叢書集成三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四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九四　〇〇一

春秋繁露集註二卷……清　董金鑑撰……董　氏　台　大　〇九四　二六九

先秦編年

戰國紀年六卷附年表……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九四　二九五

先秦別史

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　陳逢衡撰……陳　氏　台　大　〇九四　四四九

古今秋經通義事類

咸豐元年重刊

春秋經傳比事

柏山房藏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春秋經傳比事序

傳春秋者左氏尚矣自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讀者便之元明以來又有分年之事與傳相比者如郝經之春秋三傳折衷安熙之春秋左氏綱目會霆之春秋五傳（始左氏次公羊穀梁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鄭玉之春秋經傳闕疑陳氏之春秋類編李廷璣之左傳綱目定註據朱彝尊經義考惟鄭李二書尚存余惜未見也今坊刻有吳蘭陔鑒定之春秋左傳蓋以仁和張岐然春秋五傳爲藍本者然其經出入三傳例既不純編次年月經傳錯互之處先後又多失倫非善本也余向讀左傳每苦其繁思稍節以爲讀本久而攷其始末而後知其不可刪也非惟不可刪其有經無傳者且惜其略也於是參之公穀以廣其義附以國語

史記以補其遺而又懼其雜而複也愼而取之其經則專以左氏爲主而附註其異文析傳以附經亦離經以就傳傳之日月或與經異則兩不相蒙移就者註其原次於下有傳無經者以圈別之其每年逸事不知何月者附錄於後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余既上紀古史下紀戰國而於春秋尤不可無述也故成此編使三書相爲首尾云

道光二十有一年九月甲寅三山林春溥序

閩 林春溥 鑑塘 同纂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己未○周平王宜臼四十九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郤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魯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凡邾公羊皆作邾婁蔑公穀並作昧竹書作姑蔑○公羊曰及我欲之穀梁曰不日其盟渝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竹書作邾莊公）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曰其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

葬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罪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段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十二月祭伯來穀梁曰寶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子益師卒公羊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庚申

夏五月莒人入向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始滅也此滅也其言人何內大惡諱也

司空無駭入極費庳父帥費勝之

秋八月庚辰杜註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於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公穀並作履繻來逆女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公穀並作伯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杜註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故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稱夫人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註此食是三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史記曰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穀並作尹氏○公羊曰尹氏者何也卿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大王崩諸侯之主也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穀梁曰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周雖不求繒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寧人寧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寧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寧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公羊曰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冬齊鄭盟于石門尊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僕于濟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曰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嫣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嫣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忍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王戊○周桓王林元年○宋殤公與夷元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下同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尊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倘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詩小序曰州吁使公孫文仲與陳蔡伐鄭國人作擊鼓之詩）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曰何以不稱公子貶與弒公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公羊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殺梁曰其月譏之也于濮者議失賊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衞國褊小老夫孝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帥圄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愛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衞人立晉衆也

五年（癸亥○衞宣公晉元年）春公矢魚于棠（矢公穀並作觀）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伐翼（公羊曰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衞桓公

夏葬衞桓公衞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衞牧以報東門之役衞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衞師入郜（凡郜公羊並作告○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將卑師衆曰師）

衞之亂也郜人侵衞故衞師入郜

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隱爲桓立初獻六羽）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間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滅偪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甲子○晉哀侯光元年 春鄭人來渝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冀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

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蕆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乙丑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

滕侯卒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赴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夏城中丘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而曰伐何也大
天子之命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
遝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
加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
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丙寅○曲沃武公稱元年○秦寧公元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公穀並作邴下同○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

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庚寅我入祊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
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
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
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穀梁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諱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
役禮也
八月葬蔡宣公公羊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並作包○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鴆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梁作侅○公羊曰疾始滅故終其身不氏杜曰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
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
氏
附錄竹書芮人乘京荀侯封人元年丁卯○蔡桓侯封人董伯皆叛曲沃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亂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
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
雪
挾卒挾公穀並作俠○公羊曰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曰俠者所俠也非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

夏城郎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陽公羊作陽）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逐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附錄（秦本紀寧公徙居平陽遺兵伐蕩社）

（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十年（戊辰）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註云敗大於戰）辛未取邬辛巳取防（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之也甚之也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書小惡）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庚午鄭師入邬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並作載）鄭伯伐取之（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附錄（秦本紀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

十有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王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穀梁無有五月字）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羊作祁黎）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即閼）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

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處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矣許大岳之胄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鄔劉蔿邢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穀梁曰公薨何以不地故也隱之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

之矣使營菟葺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惡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亂杜隱公于鍾巫之祭爲弒隱公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一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論法即士服遠日桓

元年 庚午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即位明是即位乎弒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曰假不言以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秋大水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遠時也四時具而後爲年

○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 辛未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遠也隱亦遠矣疑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烝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舄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並作紀○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賊曰比賂已甚是事而朝之惡之故連而月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遂圍而死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臯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約言而退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鄫杞公羊作紀
公會杞侯于鄫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公羊作壬申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羊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入國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卿國大人猶曰吾姜氏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穀梁曰無譏乎曰爲禍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有年公羊曰以書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
魏
四年癸酉○晉小子侯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曰下大夫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收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以歸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
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

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在○公羊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曰不正父在子代仕之節也
仍叔之子弱也傳在王伐鄭之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曰從王正也穀梁曰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焉天子病矣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
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
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
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祉稷無隕
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過則書

螽公羊作螣下同○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乙亥○史表陳厲公他元年世家作佗春正月寔來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
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
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
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
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
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

方授楚楚之嬴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

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步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作鄰成穀梁）

夏會于成紀來諸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齊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穀梁曰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曰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秋大閱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公羊曰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絶也淫乎蔡人殺之穀梁曰陳侯憲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陳世家曰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弟躍林杵曰共令蔡人誘公以好女而殺之而立躍是爲利公與公羊曰喜有正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人曰同乎人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卿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丙子○陳厲公躍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疾始也公躍元年以火攻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後待之以初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王遷盟向之民于郯○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侯緡元年春正月己卯烝書讖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
天王使家父來聘
○八年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讎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讖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蜡祀也志不敬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弗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楚世家是年熊通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始開濮地而有之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附錄秦本紀伐滿氏阪之

九年戊寅○杞瑕公元年○秦出子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公羊曰稱紀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何自我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夏四月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七月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己卯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正終生之卒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曰公不見要也穀梁曰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庚辰○曹莊公射姑元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一年春齊衛鄭來盟于惡曹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

之至也君次於郊郊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公也其曰人賤之也突歸于鄭雖之也曰突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存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公羊曰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鄭忽出奔衛穀梁曰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羊曰桑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亦同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作鍾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辛巳○厲公突元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公穀並作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曰壬辰七月二十八日書於八月從赴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郜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云明二事皆當日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公羊曰戰不言伐此嫌與鄭人戰也何以不言敗緒內不言戰乃敗矣

遂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有三年 壬午○德惠公卒○陳莊公林元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罹焉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鄧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穀梁曰其言及者猶內及之也其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人來請脩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 穀梁曰時燠也

夏五 穀梁曰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 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 作禦來盟 穀梁曰前定之盟不日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記災也 乙亥嘗 公羊曰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曰志不敬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其死非正也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附錄 史記年表秦三父殺出子立其兄武公

十有五年 甲申○齊襄公諸兒元年○秦武公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羊作蔡穀梁作蒿）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皆何以稱人賤夷狄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公羊有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袁（公羊作爰）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謀也非其疑也）
冬會于袁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附錄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
十有六年（乙酉○周莊王佗元年○鄭昭公忽元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冬城向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

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附錄文十一年傳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殺其弟榮如埋其首於閭丘之北門
十有七年（丙戌○衛黔牟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梁作郎○傳曰內諱敗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穀梁曰蔡季蔡

之貴者也自陳
陳有拳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
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
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
官于朝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

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附錄泰本紀誅三父等夷
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公羊曰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爲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歟
十有八年 丁亥○蔡哀侯獻舞 元年○鄭子亹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公羊曰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爲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歟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
彭生
秋七月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
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
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
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三

闕　林春溥　鑑塘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

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元年戊子○鄭伯突元年

春王正月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

不稱姜氏貶與弒君也

夏單伯送王姬公穀並作逆

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諸侯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卑爲之築館矣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賜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

穀梁曰郱鄑郚邑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

二年己丑○陳宣公林曰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穀梁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離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日君在而重之也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禮僖弓曰齊殺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秋七月齊王姬卒

踰竟非正也婦人不會言會非正也賢甚矣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禚公羊作部○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庚寅○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穀梁師作侯

○傳曰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並作饗

齊侯于祝丘穀梁曰饗卿以下燕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姑姊妹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

公羊曰

**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

之下令尹鬬廉莫敖屈重除道梁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沔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楚世家曰周召隨侯難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復讎乎紀穀梁曰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並作郜○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辭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壬辰○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穀梁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郯犂來來朝犂公穀並作黎

五年秋郯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穀作三月

己巳王人子突救衛穀梁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也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明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並作寶○穀梁曰以齊首之分則殺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賤然惡戰矣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附錄秦本紀伐邽冀戎初縣之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穀梁曰婦人不會非正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穀梁曰恆星不見夜中星隕作昔日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日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公羊作實下同如雨公羊曰星實也記災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附錄秦本紀初縣杜郵滅小虢

八年未乙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曰矢不得已也俟何訖不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嗣○傳曰爲久也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公羊作戚下同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關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丙申○齊桓入齊納糾殺無知穀梁曰稱人以殺公小白元年春齊人殺無知穀梁曰大夫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並作暨○穀梁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齊世家曰小白善大夫高傒及諸立君高國先
陰召小白於莒
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並無子字○公羊曰伐而言納者眥不能納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齊小白入于齊國也其言入何纂辭也齊世家曰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魯送糾者行益遲桓公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高傒立之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後復

也復讎曷爲使微者公也曷爲不言公復讎者在下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國語曰乾時之役申孫矢集於桓鉤註申孫矢名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曰其取之何內辭也賜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宜爲君者也穀梁曰言取病內也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寇矣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從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君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搏本墜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

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

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諸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削罪朿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

於有洛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洛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洛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鄣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冬浚洙（公羊曰畏齊也）

十年丁西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公羊曰犹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二月公侵宋（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謂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穀梁曰次止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也畏我也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禮揔弓曰曾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洛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洛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鄣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武○公羊曰蔡侯獻舞何戰敗績公隊焉貴父死之說異舞其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以書絕曷爲絕之羞也曷爲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穀梁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曰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王者之後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

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

冬齊侯來逆其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獻孫生搏之

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穀梁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公羊作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曰仇牧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萬宮與壯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設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懦也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閽閔公矜

此婦人姆其言頡曰此虜也衛虜焉故曾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曾殺仇牧併其首齒著乎門閾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萬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轑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庚子○周僖王胡齊元年○宋桓公御說元年春齊侯穀梁作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衆人衆之辭也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入不至

夏六月齊人滅遂穀梁曰其不曰徹圍也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嘗其君臣請嘗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愛盟

可犯而桓公不悅曹子可傷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辛丑○杞共公元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公羊曰後會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聽貳則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荊入蔡穀梁曰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穀梁無宋公衛侯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公羊作見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邾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癸卯○晉武公二十八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荊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別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穀梁無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邾子克卒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史記年表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爲晉○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焚國請而君在前一年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史表周襄王崩于魯莊公十七年子惠王閱立杜注謂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附錄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十有七年甲辰○秦德公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下同○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執與之辭也鄭伯以鄭之衆者衆者不志以其逃來志之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灰○穀梁曰何爲不言遂人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纍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曰書其復也曰復入來矣穀梁曰逃義曰逃
冬多麋公羊曰記異也
附錄泰本紀初居雍以機三百牢祠鄜時梁伯芮伯來朝
十有八年乙巳○周惠王閒元年○晉獻公詭諸元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日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秋有戝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戝射人者也
秋有戝爲災也
冬十月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驁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附錄史記秦初作伏祠社磔狗於邑四門以禦蠱
十有九年丙午○秦宣公元年春王正月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曰辭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祕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詭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蔿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鄰通我國也
二十年丁未○蔡穆侯肸元年○楚堵敖熊囏元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姬王之位膺號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戊申）春王正月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洮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

也王以后之磬錞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己酉○鄭文公捷元年○紀惠公元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並作禦）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顓子款莊禁寇愛厲公子完完懼及己乃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

冬公如齊納幣（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附錄（秦本紀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楚世家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

二十有三年（庚戌○楚成王頵元年）春公至自齊（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卿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諸侯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材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公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楚世家曰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

公羊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附錄文十七年傳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秋丹桓宮楹

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之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二十有四年

辛亥○曹僖公赤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斥桓宮以惡莊也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國語作匠師慶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爲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穀梁曰用者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國語作宗人夏父展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公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杜註曰羈蓋曹世子羈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杜註曰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郭公

胡傳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故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

壬子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卿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附錄文十七年傳鄭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侯禁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鼜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鼜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癸丑○衛懿公赤元年春公羊無春字
公伐戎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穀梁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晉世家曰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穀梁曰同者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有同也同盟

周也于是而後校之諸侯也其招之謀侯伐之謀侯伐之
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厎信仁其
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譏出奔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穀梁曰請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杞伯來朝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國語

公十伐驪戎史敘占之曰驪兆挾以銜骨齧耳爲刑戎夏交捽交捽是交物也公曰何謂也對曰骨銜戎口耳交捽戎首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爲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殷商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十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侈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

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公羊有救鄭穀梁曰善救鄭也邾婁人救鄭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忘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亡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築郿公穀並作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曰築都曰城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國語曰魯饑臧文仲言于魯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遲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文仲以瓘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廄公羊曰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三十年庚寅春王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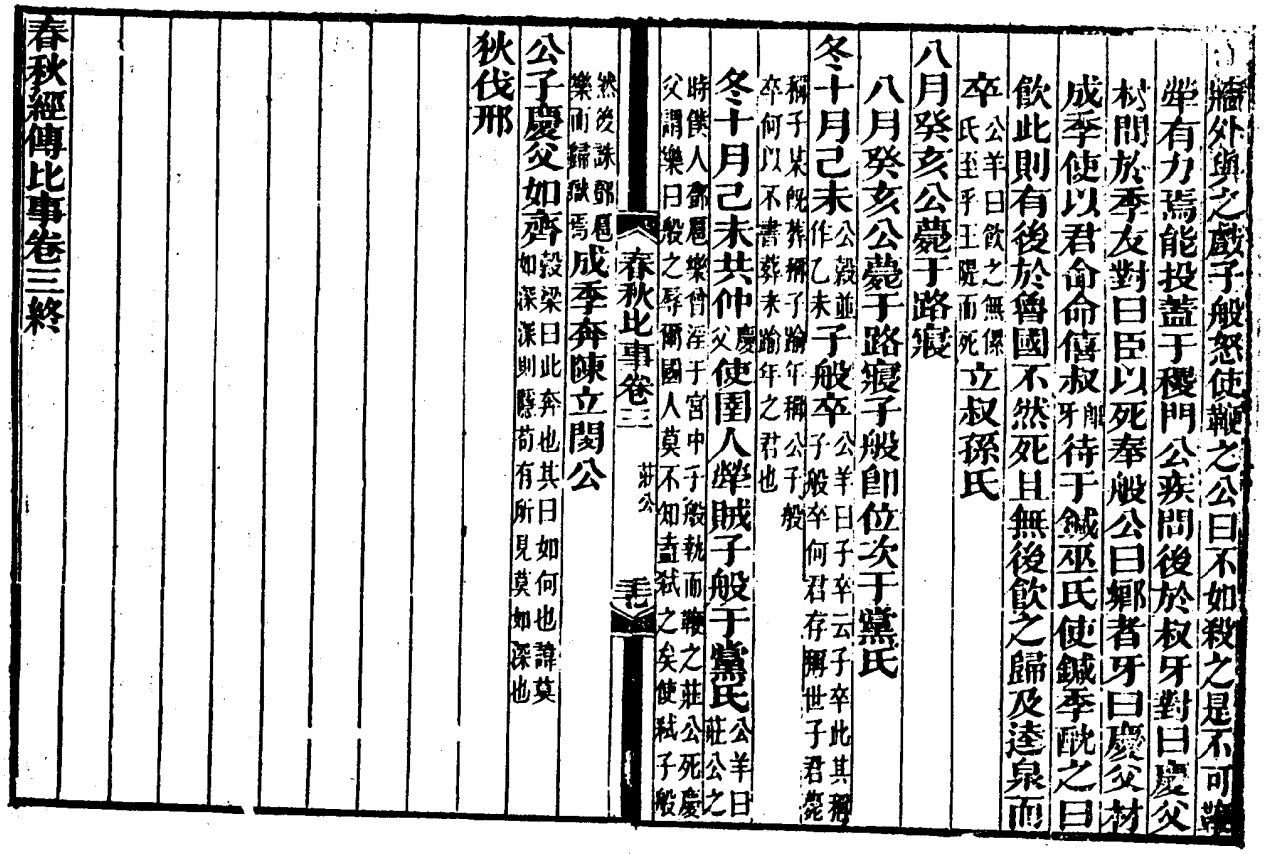
○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公穀通次于成穀梁曰不止也有闕也
有師字次于成不能也不言公公不能救鄆也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于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
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公羊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
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
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穀梁曰不日卒而
日葬閔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公羊無濟字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
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慼矣此蓋戚也何以
不言戰春秋敬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闚國語曰
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齊世家曰燕莊公送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
不出境於是分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召公之
政納貢於周
如成康時戊午○秦
三十有一年成公元年春築臺于郎公羊曰何以書譏何
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公羊曰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
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俘說苑曰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許助
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
不可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
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山戎
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秋築臺于秦穀梁曰一年罷民三時廣
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附錄秦本紀梁伯
芮伯來朝
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
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國語曰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
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鷫鸘鳴

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
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殷王受干辛雉惡于房后實有爽德
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
孫而福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乎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
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
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
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
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
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季子之
遇惡也不以爲國卻祿季子之心而爲
之諱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
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閨人舉自



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公羊曰飲之無傷氏至乎王隧而死)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公殺並作乙未)子般卒何君存爾世子君薨稱子卒此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公羊曰莊公之時僕人鄧扈樂侍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猶焉)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殺梁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狄伐邢

春秋經傳比事卷三終

閔　林春溥　鍚堪

閔公　名啟方莊公子坤叔姜史記

名開避諱曰閔　齊桓公救邢存三亡國之一

元年　庚申○魯昭　春王正月　穀梁曰禮弒君不言即位正公誅元凶　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

繆之如君父也　各受國焉爾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齊人救邢　穀梁曰善救邢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寵安貪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並作洛　季子來歸　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閉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梁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　史記曰晉公求齊齊晉大旱卜之齊後之以奉晉太山之祀晉侯賜獻公賜趙夙召衰君於

晉侯賜獻公賜趙夙　滅魏遷爲大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

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辛酉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侈也殃將至矣遂弃其國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升臨首覺召史囂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寤敗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四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貳大國之襲於己何寥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閔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閔爲未可以稱宮廟也閔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穀梁曰不地故也其不地故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穀梁曰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閟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賊年無君設以齊取魯容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國語曰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請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殫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曉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衛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其矣孰不惑爲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辜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國之自祠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萃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戚是以臨諸侯未設而亡

政不中諏武有子而不務不可謂破我援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鄢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倒斃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衆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滅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謀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啟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帥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憎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旌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optimize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狄大

臣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國語曰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嬖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申生曰不戰而反我畏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獨突杜門不出○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世家曰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經傳比事卷四終

閻林春溥鑑塘

僖公上○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譙法小心畏忌日僖

元年壬戌○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齊師宋師曹伯公穀並作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稱其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故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曰遷者何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國語曰男女不淫牛馬選其物公上

夏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故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桓公召而縊殺之

楚人伐鄭

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打

盟于牡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緩○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犖穀梁作麗獲莒挐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穀梁曰挐公子友

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者酋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君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附錄秦本紀穆公自將伐茅津勝之

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城之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爲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爲不書所會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並作夏陽○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皆江人黃人也江人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甲春王正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

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六月雨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易內傳曰魯僖遭旱修政自物下鏟鼓之縣休緒治之官躐則不雩而時雨自降

春秋比事卷五　僖公上　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爲無貶秉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冬公子穀梁有季字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勁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此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國語曰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夏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于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春秋比事卷五　僖公上　四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並作袁○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略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之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其共資糧屨屢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曰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羊作慈下同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國語曰反克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白璧豕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豭事君乃歌曰豭謀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疾不朝三旬惟乃成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出姬實諸宮六日公至稱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國語曰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圖無公族焉

附錄史記年表秦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五年丙寅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國語作夷吾蒲城人也寺人披又作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披伐蒲國語作夷吾蒲城人也寺人披又作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國語曰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大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若以幅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恩隨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稟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

酌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並作首戴下同○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宰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曰無中事而後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穀梁曰其不日微國也）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緝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穀梁曰挈其妻子以奔曹國語曰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穀梁曰亡虢五年而後卑虞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本紀曰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與語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傒讓曰臣不及友虞叔繆公尊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丁卯○杞成公元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國語曰居二年襲梁使奄楚以環擇言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將鄭伯之罪也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穀梁曰善救許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寧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宜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大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大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八年己巳○晉其公襄元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公羊有鄭世子華盟于洮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
鄭伯乞盟穀梁曰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

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
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
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遂走而退
九年庚午○周襄王鄭元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並作禦○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
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葵丘之盟陳性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公羊曰何以日危之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國語曰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涘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勤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
甲子晉侯佹諸卒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並作詭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
猶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
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
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列女傳曰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
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
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國語曰既殺奚齊卓子及驪姬
里克不鄭使居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
國在亂治民在撫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錄重耳告郤芮
曰里克欲納我郤芮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
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郤芮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
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
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
罪且辱大夫敢斮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
順之荀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
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
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
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
久則恐諸侯之謀亟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秦大夫

諫諫及僖梁曰既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後國人定之也
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貂嬪兄畜憾棹捕越託在草
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
靈鬼神降喪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
君若惠顧前禍撫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畜胄而建
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民人而羣臣受
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穆公許諾反使者
乃使公子縶如秦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如秦公子之
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
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
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
亡父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
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
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
冀芮曰公子勉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
乎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
萬璧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
荀輔我吾必遂矣亡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黃金四
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
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
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
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當仁

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
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
公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
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
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
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
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
能克是吾利也○朱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辛未○晉惠公夷吾元年○宋襄公茲父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衛王不救故滅懿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公羊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公羊曰何以書賢也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吳吾曰是又將殺我乎依殺之不以其罪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國語曰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祖稷之鎮鄙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苟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擯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秋七月
○晉侯改葬其大子國語曰惠公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矣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今各聚爾有以待所歸今猶今違今忘之哀今歲之二七其靡有徵今若翟公子吾是之依今鎮撫國家爲王妃今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徹於韓
冬大雨雪公羊作霣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歆虢射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國語曰丕鄭之自秦反也而間里克死見其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吭知之其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子其行矣我待死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秋八月大雩穀梁曰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附錄竹書雨金于晉癸亥
十有二年丙春王三月穀梁作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秋七月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甲戌○陳據公穀元年）春秋侵衛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謀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並作繒）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附錄（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
十有五年（丙子○蔡莊公甲午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師請救故也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曰善救徐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曰相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作九月壬戌在震夷伯之廟之前○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覆不言師敗績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國語曰穆公入而悔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兄佞果喪其田許之兄許果喪其賂得之而狙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穿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渭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慔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孽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憑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

祥乃許晉平（國語曰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逐之恐搆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憑後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思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公孫枝曰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鼈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

（晉世家是歲晉置官司馬韓簡侍側聞諸侯）

十有六年正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過宋都公羊曰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爾公弟叔仲貜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上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公羊無冬字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衞共姬因寺人貂以爲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註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己卯○齊孝公昭元年春王正月宋公公羊有會字曹伯衞人邾人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救穀梁曰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公羊曰易戰不言及此其言及何也

公之仇也穀梁曰善不言及善及惡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穀梁曰善救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 庚辰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嘉齊
宋人執滕宣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公羊作人會盟公羊無盟字穀梁曰惡之于邾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穀梁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祠社也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鄫在曹伐那之後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公羊有公字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屢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 辛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夏邾子來朝公羊曰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秋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
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
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
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穀梁曰旱時正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曰爲不言楚子沈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僭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歸設守備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
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戎狄荐至
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穀梁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
殺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宋人應之曰吾嘗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固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僖公下

二十有二年（秋未）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朐）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棄備有寇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曰）

戰者曰鬬此其言戰何春秋鬬不言戰戰不言敗敗不言伐伐不言圍圍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下同○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尉其不道圍于齊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穀梁曰不書葬也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國語作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國語曰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吾未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今夷久矣夷久將厭生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謂多讒在側會其季年可也蓋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國語曰過衛衛文公有邪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出而修其德必養諸侯以討無禮小人是懼公弗聽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國語曰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

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國語曰公子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召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彖嘉見以甘食偃之肉腥將焉用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國語曰負羈言於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宜於窮禮之宗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宋國語曰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狎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君其圖之襄公從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二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國語曰叔詹曰若不禮及楚楚子饗之則請殺之公弗聽焉則請殺之公弗聽國語曰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鄙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敢之心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

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國語曰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夫鄀而效之鄀又甚焉效鄀非義也乃送諸秦國語曰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國語曰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寇名不敢以禮致之敢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省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婦秦伯乃納女而固納之重耳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從公子賜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有四年乙酉○晉文公重耳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杞桓公姑容元年春王正月○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國語作十二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子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國語曰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乏關易道通商惠農慶禮勸分賓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樂善援能館方完物正名有類賜禮族愛親厥明

賢良尊貴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屛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逆也及惠后之

襄王出在鄭晉侯納之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服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婚媾無終狄安
爲忠則國語曰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畸之國也由大姒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鄧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鄫由叔姒期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忿王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王又弗聽初甘昭公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逼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秋七月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圉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

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奉惠王以入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晉侯夷吾卒杜註曰文公定位而後告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國語曰晉文公既定襄土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親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說物屬於神明之德

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
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
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
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
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
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
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
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隘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陽樊
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
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子儀屈禦寇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
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
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
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
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
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
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
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有六年 丁亥○衛成公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 公羊作遬 盟于向 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
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 公穀並作巂 弗及 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
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而不恐
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
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公羊作滅隗下同）以夔子歸（穀梁曰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

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戊戌）春杞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夏齊孝公卒（齊世家曰孝公卒弟潘因衞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
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其稱人何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己丑〇齊昭公涵元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介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熱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子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子貞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即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文十年傳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于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

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陳侯如會公羊曰後會也穀梁曰于會受命也穀梁曰朝不言所公朝于王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鄭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
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
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曰文公逐衛侯而立

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陳侯款卒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郤溱曰可
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算筏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
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
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
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穀梁無）齊侯（穀梁無）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素人于溫（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天王狩（穀梁于河陽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作守書不與再致天子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
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公羊曰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穀梁曰此人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師在京師也）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命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
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庚寅○陳其公鮑元年春介葛盧來穀梁曰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朝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穀並作翟公羊作狄于翟泉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秋大雨雹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公羊曰衛侯未至其國以殺何道殺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及公子瑕殺公子瑕也累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國語曰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卿相輯也故能有親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勸晉公說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國語曰衛侯聞其叔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衛侯使賂周歜冶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歜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厪辭卿

晉人秦人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倣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國語曰文公訴覩狀以伐鄭及其坤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子我實而師還啓行請往鄭伯弗許啓圍請曰一臣可以敝百姓而定社稷其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視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被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賑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脅同乃命弗殺厚爲將軍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羔羹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國語曰反既復命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賦之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也三卜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注曰郊春事四卜則入夏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猶三望公羊曰三望者何望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大山爾河海閎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七月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梦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有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殽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自棺出
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
焉杞子自鄫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
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
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　甲午○晉襄公驩元年○鄭穆公蘭元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
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
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
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
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
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遂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
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
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羊無及字于殽公羊曰其謂之殽何
晉人何敗君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秦越千里之險人虛國遠不能守退敗其師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
者吾子也其曰人微之也不正其得殽而主乎戰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
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
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
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
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
不以累臣覆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
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

師而哭曰孤違寒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癸巳葬晉文公（穀梁曰曰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穀梁作訾樓公羊作叢）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匡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知生初臼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郤芮）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子）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曰小寢非正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

隕霜不殺草（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公羊曰時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鄫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王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經傳比事卷六終

閩 林春溥 鑑輯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禋曰文穀梁曰繼正卽位正也

元年 乙未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曰繼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 公羊有朔字 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事則不悖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穀並作髡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殺之役晉人旣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內艮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

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丙申○楚穆王商臣元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羊曰處父何以不氏譏與大夫盟也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乘地出不書灰不致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聽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 穀梁作穀盟于垂隴 公穀並作垂歜○穀梁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愆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國語曰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故工史書世宗視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王季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盛也未嘗踰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諫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不展禽廢

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故慎制之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極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

謂之崇德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曰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勇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五月壬子虎卒公羊曰壬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卿叔服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藻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詰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傳在雨灊之後

雨螽于宋公羊曰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傳在陽處父救江之後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恪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穀梁曰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伐秦之後）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憤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矰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冬成風薨

附錄（秦本紀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穀梁作毛伯）來會葬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也賵已早而含已晚）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先且居）臼季皆卒

附錄（竹書洛絕于柯）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與汝佐盾矣）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纂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宜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
秦之良也（史記曰從死者百七十人）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
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猶世猶詒之
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
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
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
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
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

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
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
孟（卽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
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
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長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長嬴賤
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
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
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

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傳在晉殺處父之後）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梁作夜）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
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
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衷
之苞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
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其器用財賄親卽打之
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辛丑○晉靈公夷皐元年○秦康公罃元年）春公伐邾
七年春公伐邾圍郱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遂城部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大夫宋公禄父殺成公宋世家成公弟
夏四月宋成公卒（穀梁曰稱人以殺大夫宋公禄父殺成公宋世家成公弟及其大夫司馬公孫鮑甲盾

宋人共殺樂而立成公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嬴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昧以師奔秦○穀梁曰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厚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劉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公羊作秋）侵我西鄙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賤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也）其姊聲己生惠叔（穀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白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

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采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 壬寅 ○朱昭公林曰元年 春王正月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且復致公壄池

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 公羊有伊字 雒戎盟于暴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公羊無而字 丙戌奔莒 穀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受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其奔非奔也其莒非莒也

故謂而曰之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秦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穀梁曰司馬司城其官稱謚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奔其接我也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荀得田于

菫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荀得作亂

九年 癸卯 ○周頃王壬臣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春毛伯來求金 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羊曰王者不書葬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此何以書不及時書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杜註曰經從告穀梁曰卑以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婦人外夫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荊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羔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冬楚子使椒(穀梁來聘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荻作秋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也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葬曹共公
十年(甲辰○曹文公壽元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伐晉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汾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無畏字)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有一年(己巳)春楚子伐麇(公羊作囷)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公穀並作惠仲字)會晉郤缺于承匡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駟扈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穀梁曰長狄兄弟三人侠宕中國无有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

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僧見于轅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酅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賓酅班使食其征謂之酅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邾伯來奔公羊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邾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邾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之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臾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來聘公羊曰術作遂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夷駒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夷駒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汪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慦也明日請相見也夷駒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羊作運下同○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溺卒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去之至者則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歸曰晉人殺其君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其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公羊無公字于沓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公穀並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棐公羊作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戊申○楚莊王旅元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書而不告亦不書葬不赴也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遍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
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
孔潘崇將襲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
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出將如商密鬬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
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穀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
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襄二十六年傳
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楚人不禮焉故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
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眚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
君皆將死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公羊作邾婁人穀梁曰是邾克也其曰捷菑接菑
于邾弗克納穀梁曰惡之也長轂五百乘絳地千里過宋鄭踰薛負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晉趙盾公羊作卻穀梁作郤克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遍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
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
孔潘崇將襲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
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出將如商密鬬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
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穀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
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襄二十六年傳
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
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在高哀來奔之後○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
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
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穀梁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通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淫執執乎魯使之也

穀梁曰叔姬同罪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以

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周匡王班元年己酉○齊懿公商人元年辛春季孫行父如晉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脩我而歸之荀將而來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衛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安侯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竇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請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 庚戌○蔡文公申元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祖廟藏之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厥政以其矣公羊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鄄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曰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滸使廬戢黎侵庸及鄢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隩隰也又與之遇乙遇皆北唯裨儀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羊作處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飡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毋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十有七年辛亥○宋文公鮑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許曰何故弒君國語曰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朝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懼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以鋒于丁帥師以鋒其民也襲侵宅聲爲整齊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薾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

質焉

秋公至自穀

○秋周甘歜敗戎于邻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曰臺下非正也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罃卒

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
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
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卦挾職職怒歜曰入奪
女妻而不怒一秩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殉
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
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冬十月己卒公羊曰己者甥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
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
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羊曰叔仲惠伯御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殺惡及視宣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
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公羊曰拘囚以殺曷爲或拘或殺君子之前

壹紀公生大子僕及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
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
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
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其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朱武氏之族逼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朱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奔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經傳比事卷七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八

閩　林春溥　鑑塘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敫姺謚法善問聞達曰宣

元年癸丑○齊惠公元元年○秦共公稻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閒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昏義喪娶也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穀梁曰放猶屏也胥甲父于衛國以放放無罪也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穀梁曰善救陳也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公羊作斐林伐鄭公羊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吾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曰地而後伐著其美也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穀梁曰伐鄭所以救宋也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佹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

目噣其腹棄甲而復干思干思棄甲復來使其騶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
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羊作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
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
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
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
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曰靈公使勇士某甲狙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者入其閨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殆而闚其戶方食熊蹯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儉也子爲晉國重鎮而食熊蹯是子之忘君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
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羊曰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所以畜子之爲此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退則踞則自下呼之曰盾食公嗾獒出何故放獒於君所趙盾知之躐階而走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周語曰成公之生也其胎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異姓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乙加○周定王瑜元年○晉成公黑臀元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曾侯伐鄭及鄫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公羊作貫渾）之戎（公穀並無之字）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諸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既之及棄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潘崇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

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鄭襄公夷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公子宋字）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謂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子）爲令尹子越爲司馬叢賈爲工正譖子揚（鬬般子）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嚻（叢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愛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縠三矢焉伯棼窮其二矢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故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丁巳○鄭襄公堅元年○秦桓公榮元年春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公穀並叔姬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有子字叔姬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辰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穀梁曰此鄭師也其不言鄭何也未正其罪也）

（不書帥師也）

六年春晉衞侵陳陳卽楚故也

夏四月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冬召桓公迎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己未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附錄漢書引周譜定王五年河徙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會公羊作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公羊曰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絀子赤）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存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者卻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並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傳存有事大廟之前）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鄝）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並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附錄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梁不入不雨山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寄宿縣無施舍民不安居不能容蓄不可以行軍不可以治兵若蔽塞不通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圃有寓望有積有委有場有師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不盡力則財用不節解而備藏則霜雪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則霜雪而冬喪其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倦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于百姓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而廢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涂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餼廩人獻飧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公侯至于王使則皆宮正洗事上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公侯至于王使則皆宮正洗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才有分也君親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才有分也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公羊曰根牟者邾婁之邑也

秋取根牟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傳在陳殺浊冶之後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

梦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穀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十年壬戌○晉景公獳元年○衛穆公遬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曰公娶齊齊縣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奔喪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會仲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母弟也
秋劉康公來報聘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倫叔孫宣子梁丙張侯皆後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子家皆後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召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後後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後國家弗堪亡之道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嶧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饑公羊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翦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癸亥○齊頃公無野元年○陳成公午元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鄢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獲揵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公羊作甯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為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人人之國制人之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僭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鄒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公羊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轑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匡大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太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羣帥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服德也二者文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
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
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
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
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
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
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
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荀首)曰原(同)
屏(括)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
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闡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
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
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
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
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
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
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
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獻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

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鞏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
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鞏子不可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
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
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
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
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軵車逆之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
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
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
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
軍駟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
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
基之脫局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貣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
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
熊負羈囚知罃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
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
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

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魚及子服石君子曰史佚所謂毋亂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七月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於胥井而拯之若爲芼羹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芼羹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蠡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丁卯○曹宣公盧元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謂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爲道之也杜曰吾人謂大夫歸父
宋人使樂與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雖然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引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衛中國

誅曰罪國月夷狄不日此日潞子嬰兒賢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晉於是乎有以取諸侯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傳在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後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魏犨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嬖王命以殺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桓子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盜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公羊曰何以書譏始履畝也古者什一而藉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蝝生穀梁曰蝝非災也其曰蝝生災也注非責也饑
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
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
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穀梁曰周災不志也○穀梁曰榭火公羊穀並作災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名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鄆伯姬來歸
秋鄆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
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國語曰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孫子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
房烝親戚宴樂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來將舊德以樂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殽飫辭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夫成禮則有徽猶夫飫禮則有縢猶而不講其由來

不治若禽獸之來蛩蛩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餘也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其百蠻修其篚篇奉其犧象出其陳鼎俎設其黼扆巾幂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籩豆以示容合好物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陪時宴不淫月台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歸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宣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間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於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
敛盂高固逃歸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也
夏會于斷道誓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
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公至自會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

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庚午○蔡景公固元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春晉侯衞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公伐杞

夏四月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甲戌楚子旅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莫之也作呂卒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罰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穀梁曰正寢也歸父還自晉至笙穀梁作垂遂奔齊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喪者是以奔

父也遂繼事也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曰宣公死成公幼臧孫叔弢相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喪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八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纂

成公 上○名黑肱宣公子毋穆 義孟莊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辛未○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元年春晉侯使郤克乞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

三月作丘甲 穀梁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爲齊難故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並作貿戎○穀梁曰不言戰與者諱敗不諱敗爲親之敗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秋王人來告敗

冬十月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 壬申 春齊侯伐我北鄙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舅人盧蒲就魁門爲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杜云下一有闕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阻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首公穀並作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穀梁曰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皆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衞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丑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羊曰晉郤克投戟逶迤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則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斷於是斷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師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衞師衞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

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崇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騐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衞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衞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

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傳曰鞍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荻侵車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餘焉齊有以取之也）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朱公鮑卒

八月朱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庚寅衞侯速卒（速公羊作遬）

九月衞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衞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子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

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字）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申叔時）將適鄧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

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荷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衞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貶齊亡也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衞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繇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穀梁曰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衞逃歸臧宣叔曰衞侯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羣狄獻齊捷于

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羣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羣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羣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羣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癸酉○衞定公臧元年○宋共公固元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

曹伯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鄟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訊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寘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寘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敢弗逆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羊作將梁作瞞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
鄭伐許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趙旃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國語曰齊靈公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順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苗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取國君其與幾何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實諸緒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羊作運下同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鈕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其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乙亥○鄭伯髡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曰婦人之義歸反曰來歸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作荀秀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餞諸穀

梁山崩公羊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作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穀梁作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懇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
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傳在盟蟲牢之後）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
以子靈（圍龜）之難

六年（丙子○周簡王夷元年○吳壽夢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
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覩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
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公羊曰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鄟（穀梁曰鄟國也）
取鄟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祁之戎陸
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
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
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
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公羊無帥師字）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穀公羊作侵）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遁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丁丑○鄭成公喻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又食其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辭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之爲之細衣純裘有司女端奉送至於滯郊免牛亦然

吳伐鄆

七年春吳伐鄆鄆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世家曰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冬大雩 穀梁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侯反戚

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曰來言者何內辭也齊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晉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錢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樂書帥師侵蔡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作錫公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曰城己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冀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魏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二月伯姬歸于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公羊曰錄伯姬也
晉人來媵
晉人來媵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
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曰逆者微故
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庚辰○齊靈公環元年

○十年春晉侯使羅莅如楚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即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乎已鄭伯歸

齊人來媵公羊曰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莅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晉厲公州蒲元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下同

郤犨來聘且泜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妻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

○周公惡惠襄之偪也旦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冬十月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秋經傳比事卷九終

成公下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惡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晉郤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貶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二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穀梁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三月公如京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國語曰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其享親之幣薄而語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其享親之幣薄而言詔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為而後遣之日其狀本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不賞善也且財不給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脹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胄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遂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曙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逆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甲申○晉成公黑臀元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美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郤犨）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晉逆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
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
也不內飯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
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 乙酉○鄭獻公所元年○秦景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曰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其稱仲何孫
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
嬰齊就後後歸父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公羊作戚 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公羊有之字 于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
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
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齊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夏六月宋其公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偪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
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
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
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其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其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
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
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
桓氏之無肥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
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止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上而望之見馳騁而從之則決雎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一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司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伯宗子）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國語上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乃喜何也曰吾言於朝無諛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厭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公羊曰焉爲殊會狄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穀梁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穀梁作公孫）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遂舍於夫渠不儆

鄭人禦之敗諸汋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穀梁曰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辭曰敗此其敗則曰也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偪逃楚可以紓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國語曰楚子陳公合擊之欒書曰君使驟也與齊魯之師新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顧令而加顧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捷復三日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其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敖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茅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足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穀梁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誠在諸侯也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衞侯出于衞公出于壞隤宵自墨以行公使子叔黑肱以邾師入于訾婁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外而入于宮閉門而索客使逆之弗內公子鉏射其門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行父謂臧宣叔曰子盍亦事君乎對曰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愛衆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潁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衞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甚易也殺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又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作招丘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孫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
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弛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
弛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何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仁之何代公執也前此者言人來乞歸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
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
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
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
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國語曰叔孫僑如
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鄆國謂之曰子何辭若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何辭若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莫如國桢莫如德大若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十無一矣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人賜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
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孫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
酉刺公子偃穀梁曰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
齊而立之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國高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
罪齊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騶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
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
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
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
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洧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
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
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穀梁曰復伐鄭也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晉郤錡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穀梁曰言公不
[illegible]之盟也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穀梁作蜃○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疑公羊作誤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耀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之之莫而卒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
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曰自稱於是起矣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譖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丁酉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高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鮑國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朔郤公羊作郤郤也然則郤錡郤犨郤至

以莫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厥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柳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國語曰中行偃欲伐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頗犯順不辭伐果不克吾弊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閻踵焉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聘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殺梁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其矣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陵聽無淫視無遷言無逸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喜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子其嘗之也頃公許諾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

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
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
氏禮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
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
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
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僑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
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爲使訓諸御知義
荀賓爲右司士屬爲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
軍尉以楯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

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爲使訓羣騶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
人鱗朱向帶魚府爲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
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
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組言曰何也若楚人與晉
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猶懼不然而收吾脩使貢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
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欲而攜服毒諸
侯而懼異晉吾屬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
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

秋杞伯來朝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
是懼朝于晉而請爲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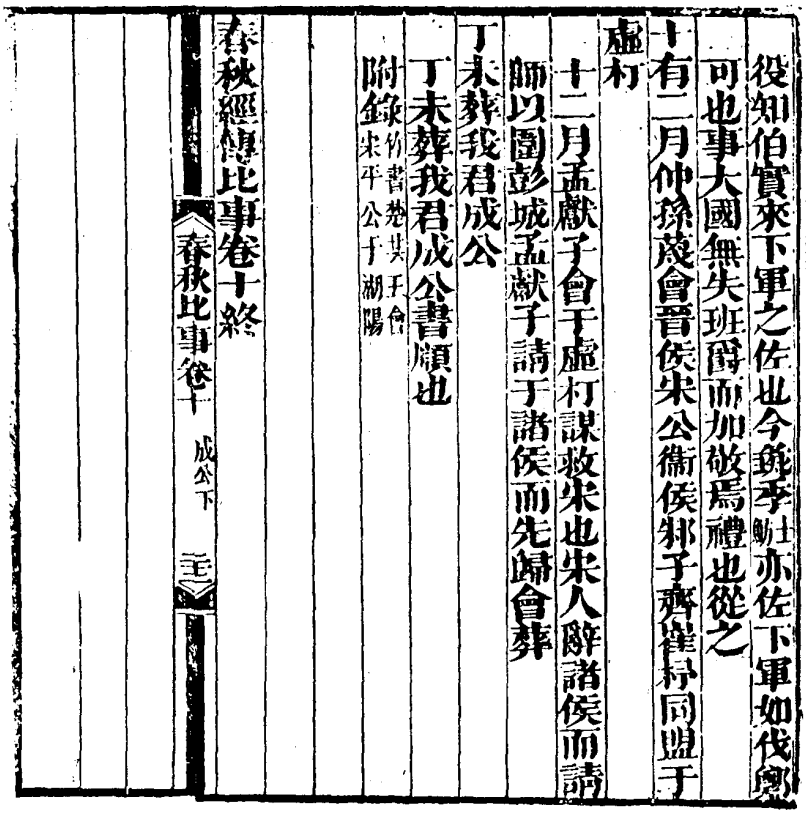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公羊作士彭）來乞師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



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我季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附錄竹書紀年王會于湖陽宋平公于湖陽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終

閻林春溥纂輯

襄公 一〇名午成公子毋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 己丑〇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曰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次于鄫

人圍宋彭城穀梁曰繼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夏晉韓厥公羊作屈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羊作合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臣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 庚寅〇周靈王泄心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〇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皮百匹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六月庚辰穀梁作庚寅鄭伯喻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堪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喻卒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偪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七五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冕弱城
東陽以偪之傳在鄭成公疾之前
叔孫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遍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惡乎大夫也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辛卯○鄭僖公冕頃元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祁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卽赤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

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公羊曰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曰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雜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曰袁僑異之也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秋公至自會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焉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闔閭弘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

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囘侵陳陳叛故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雍澨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定弋）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侵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子光與人鄫人于戚（公羊曰戚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解）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至自會

冬戍陳（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公羊曰邾子邾子曷為或稱子或稱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乙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公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音洛）辔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樂辔字）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杞桓公

子來朝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穀梁曰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曰夷狄時鄫中國也而特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曰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莒人滅鄫鄫特賂也

冬叔孫豹如邾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公羊曰曷為不言萊公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特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棼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棼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棼棼共公浮棼奔紫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棼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棼于郚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乙未○杞孝公卒元年）春邾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聽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敬盡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傳在城費之後）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遬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遬謂遬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厲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

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伯髡頡如會公羊作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公穀並作公羊髡原○操○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也何隱爾弒也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曰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葬而立之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虐庚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丙申○鄭簡公嘉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悳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溼○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商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戴梁曰見晉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戍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襄二十二年傳子產對晉徵朝曰在晉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蟜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是懼因是行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避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材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材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也愛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氓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朝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

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君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嘗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丁

春宋災（公羊作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

漬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成討左亦如之使樂遒治刑器亦如之使皇郵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朱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鴝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興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嘉爲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附錄襄二十二年傳子產對晉徵朝曰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敬梁

無杞伯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郵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飾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儆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虒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假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韓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違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閉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以待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爲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爲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蠲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龍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紛行之期年國乃有飾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謁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穀梁作傅陽○傅曰其日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辟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圍偪陽三旬而不克女還治兵將在此役也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成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寡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穀梁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衞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衞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遂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耽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作斐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堙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送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堙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

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子駟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子國聞盜爲門者斃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奴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戍鄭虎牢 公羊曰戍之者何戍之易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爲主有故反繫之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梁及制土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甯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苟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至自伐鄭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肇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其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肇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肇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 己亥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叛隱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侯閱訓諸五攻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大者抵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附錄襄二十二年傳子產對晉侯朝曰我四卿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鄭之役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悔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並作京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蕩心毋崇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

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穀梁曰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軏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豈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至自會（穀梁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傳在諸侯悉師以復伐鄭之後）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

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一終

襄公二

十有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秋吳子謁夢卒吳世家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賢謁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

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弔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鄆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辛丑○吳諸樊元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禮于廟禮也

夏取邾公羊作訾○傳曰訾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弗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邾地曰入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辟荀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乘官爲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遵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政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譏愿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

君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干鄫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宻岌之事所以從先君於
祕廟者請爲鑒若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
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
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
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
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
也

○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
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
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
以固於晉焉用之速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壬寅○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公羊作蠆下同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
人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
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
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
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棄其大德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所
嗥我諸戎驅除其荆棘貽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
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
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
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
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逿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
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
於會亦無貴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
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叔老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故奸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赴(赴)趨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鍼)不欲士鞅(士匄)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未衛侯(衛獻公戚字公羊有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頃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

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達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臑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含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專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

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蒯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郕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郕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郕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慠士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退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巍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民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

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縈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慮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

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附錄史記年表楚共王太子出奔晉

十有五年宋魯○衛孫林父甯殖公劉元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兒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鏡之重勞且不敢開

劉夏逆王后于齊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

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哀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何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扈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起三月公孫黑爲質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扈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

託諸李武子武子置諸下鄭人臨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爲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爲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爲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曠必無人爲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及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季孫

裁孫劉帥師城成郛

夏齊侯圍成以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莒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于蝸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

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有六年甲辰○晉平公彪元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賈旅然叛梁曰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逼齊楚之使（傳在命歸侯田之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卑故也夏六月次

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

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旭乎

十有七年（乙巳）春王二月庚午鄭子惲卒（公穀並作子臧）

宋人伐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卯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附錄（襄二十二年傳子產對晉使數朝日漢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羊作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畽臧賈帥甲三百實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嘻之且曰無死堅猶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傳在鄭伐南鄙之後）

宋華閱卒華臣（閱弟）弱皐比（閱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

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奭狗奭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illegible]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晉侯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

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公羊曰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秋齊師殺梁仍侯伐我北鄙

秋齊師殺梁仍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梁曰圍而曰圍諸侯同罪之也亦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

[illegible]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illegible]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illegible]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苗入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來事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孚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郛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廩邱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寺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檛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絳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閽齊侯駕將走鄭棠大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瀦南及沂

晉伯貞罷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暘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我無好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且往也二侯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丁未○周武公勝元年○魯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illegible]公羊作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同圍齊也何以伐致未圍齊也何則其言圍齊何師齊也易爲其言伐也　取邾田自漷水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瞯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荀偃東郤加豐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繈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圖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衛侯在衛伐齊之後）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叔老如晉成公

叔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爲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大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鐘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羊作瑗）卒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叢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喪而還禮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濰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喜）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嘗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守申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嫣之子也三嫣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億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冬葬齊靈公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間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

高唐人殖綽工便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郭

城西郭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其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戊申○書葬公羊作公光元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羊作遬下同）會晉人盟于向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附錄襄二十二年傳子產對晉使荀吳曰閒二年閒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繫事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欲以蔡之貳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公穀並作出奔楚穀梁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倡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賤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孫宿如宋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泊乎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

公羊曰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微也

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巳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伐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閉地下冰而牀焉重茵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

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郤胥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郤犨其討也難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國語曰欒懷子之出晉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數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可寇乃遣之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鄧豫董叔鄧師申書羊舌虎叔羅囚伯華叔向銜偃入謂叔

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謂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鄧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故吾子吾子不許鄧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鄧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音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鄧侯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謀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做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娶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國語曰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豺聲也必以貪敗祁奚曰鮒也多黨而貪可謂比而不周比以賄舉周以賄亡其可謂比乎鮒也進趨以利舉不隱讎不失親可謂周乎鮒也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可謂義乎鮒也分貨以買名可謂廉乎鮒也三物以上下其可謂正乎鮒也朋黨以隱惡其可謂忠乎鮒也數惡以取憎其可謂信乎鮒也有一於此猶不可以爲國而鮒也兼之其可謂國之良士乎鮒也實亡羊舌氏之族

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厭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魯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壯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秘數其可以逆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皆於舍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附錄穀梁傳庚子孔子生○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做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隨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做邑做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擅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與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悉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若子侯石盂歸而討之

浸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又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若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做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
[illegible]游孫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其祀盡歸其餘邑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
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
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冬會于沙隨復鍚欒氏也欒盈猶在齊宴子曰禍將作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

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君乎對曰父戮子焉君焉
用之弗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
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
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
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黨爲司馬屈
建爲莫敖有寵於莫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曰子二圃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
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
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
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游販子而
立大叔游販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
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德
也

襄公三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公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夏邾畀我（公羊作鼻我）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陳侯如楚公子黃懼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諸戎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劉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書入絡初欒盈佐魏舒于下軍獻子私焉

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婁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線而經二婦人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韓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韓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韓逆吾子韓請賢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執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壑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退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欽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邴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

疏爲右胜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騶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爲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滅庭戍鄴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趁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並作渝○穀梁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謀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儆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閭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宮偪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偪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皆居宮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前故公鉏氏宮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豎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穀梁曰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遷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勞敢不辟邑乃立

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盡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辱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附錄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壅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隨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宿伯鯀播其淫心稱逢其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鞫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鑿生其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執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厎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能皆亡王之後唯能纘卑嘉義以有物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鄫猶在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閟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絶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茵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辜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聞之虞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帥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明令終照融昭明受命受氏而酬之以令名若敬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國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其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違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闕者傷焉又曰稱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仲山甫舉之袞闕惟補仲山甫之德不泯厥職不忘在莒故周宣所以興也今王治其煩而不修其闕棄其舊而不圖其新廢其耆而不知其遠舍其親而不用其戚遠其勳而不記其功昵其讒而不察其言惡其直而不受其辭好其佞而不辨其情聽其流而不顧其源天之所壞誰能興之王其圖之王弗聽

時不其祐而蔑棄之則是以人廢言而火焚其器子孫爲隸下或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合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聚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問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耐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儆亂也度之天祐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爻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衆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二十有四年 壬子 ○杞文公益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公羊作陳 儀下同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晉侯使張嘉輔躁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窶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明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遼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帥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遽于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

陳孔奐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孔奐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郚叔孫豹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奏樂不舉殤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禍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于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爵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變乎不然其有疏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拘我必速歸何患焉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丑出自柏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賜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復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

登墓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隱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其鐸父襄仲僕壁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洲侍漁者退謂其宰曰衛以韓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殿莚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衛公孫生襄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罪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尸而寢食馬而食馬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躋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汴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

餼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胥宛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趙文子爲政合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傳在楚滅舒鳩之後
衛獻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遠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

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入陳夏公羊作嘉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嬀公至於莊宮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搖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陵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嘗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掾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楚薳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穀並作謁伐楚門于巢卒穀梁曰非吳子之自輕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饗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吳世家曰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致國乎季札而止以稱壽夢之意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

猶拇○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閎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始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拇而況晉君而卿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盟齊人

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悼起如秦涖盟秦伯中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有六年（甲寅○齊景公杵臼元年○吳餘祭元年）○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其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靡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肯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終身人公羊曰衛侯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喜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立公子衎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誰所用盟請使公子鱄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鱄辭曰夫負羈絏執鉄鉞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

矣而無愛色亦無寬言猶人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承辱命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適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禮簡弓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師壯曰如皆守社稷則孰敢驅鞅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荀氏殖綽伐荀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朝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楚子蔡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宝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侵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參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穀梁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而視之尤姬納諸御蟲生佐惡而婉大子亟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其外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逐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賄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介子木與之語間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患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明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也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藥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綽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備兵乘乘秣馬蒇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

并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逼吳於晉敬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喪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陣其城涉於洧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將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昌乎於晉乎吾不失舊○齊人城郚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晉人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處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有七年乙卯○鄫獻公卒後元年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孝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公羊作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在衛殺衛甯喜之後）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禍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少非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晉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蔡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殺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衛甯喜專公忠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君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哉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殮以亡櫜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曰專(傳)曰專斷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微約郎鄉終身不言衛專之大合乎春秋)

子鮮曰逐我者固納我者死實前無章何以辭對矣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水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愆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秘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武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曰渙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聽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人亨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幾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秦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
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
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台尸盟

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信也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弟能
對使叔向侍言爲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又諸侯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
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閔無隱情其視史張
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
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
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
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
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
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王也子展其後亡者
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
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
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
甚也則何以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氏左師曰我
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
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
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寧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
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閽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堙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縰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至則無歸矣乃縰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子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永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貲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襄公 四

十有八年 丙辰 春無冰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上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送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馳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敢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神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忘於德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發使執寇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涓饋子雅

子尼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寇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懼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讙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桓子）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即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鯛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慶封字）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慶鯛）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寅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寇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園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梃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櫟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祕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

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亟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句餘予之朱方（公羊作防敖梁作鍾離）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姟天其姟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癸巳大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慶子郚殿其鄙六十郚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郚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郚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郚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偪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王人來告喪閒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違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周景王貴元年○楚郟敖麇元年○燕惠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謎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謎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曰喜之也稱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庚午衞侯衎卒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監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聖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闍弒吳子餘祭公羊曰闍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頒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儀公羊作齊鄭公孫段曹人喜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女齊言於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亡修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邾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盟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洋洋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
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
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
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貳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吳世家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家樹而去）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
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
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閻丘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
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
鄄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
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公孫黑）曰可則往
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
六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神謀曰是

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神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成十○衛襄公惡元年○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薳頗）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逼鼂君也穆叔聞王子之爲政也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聞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薳罷將與焉助之陞其情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盈衰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良氏）侈而愎子晳（駟氏）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士文伯）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舒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乙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公穀並無宋字伯姬卒傳在王殺佚夫之後○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

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俟大子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夫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烏呼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大王殺其前佚夫（公羊作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佚夫佚夫聞知戊子儋括圍葛遂成愆成奔平時五月癸巳

月言多劉殺單襄甘過鞏成殺侯夫括聚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後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穀梁無宋字其姬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吾而葬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鄭良霄出奔許白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穀梁曰不言大夫惡之也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窞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

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尼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儆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儆伯有氏之死者而窫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段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誡之挽之曙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入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駟盟用馬珪皆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己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

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司馬

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長之主去身之偏及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穀梁曰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爲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入外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若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若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罷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巧賓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亟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齊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己未○蔡靈公般元年）春王正月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言偸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偸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偸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謚愚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聞亡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聞師故夏五月子尾殺聞亡嬰以說于我師工偃濺沮竄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犂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梁曰楚宮非正也）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珪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梁曰子野卒非正也）

立卽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襄也仲孫羯卒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婿齊歸之子公子禰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婿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閑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鬳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塗

館宮室諸侯賓至何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菹慮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蘠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弃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陨諸樊閽戕戴吳夫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

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棘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鄟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東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上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誡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四終

閩 林春溥 鐵堂 著

昭公 一〇名稠襄公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夾中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羊作圜酌下同 宋向戌鄭公羊作軒齊惡石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公羊作軒虎下同 許人曹人于虢公羊作郜穀梁作鄗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

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

剛城淳于師徒不出國家不罷民無勤誅詛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行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祭子家曰衛寧有前不亦可乎圍語曰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侮也大夫有武士備衆事也士有陪

乘共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介小國其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泉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濟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冕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鄙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莫東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塹壘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抑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齊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弭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

劬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荀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鄒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

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爲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狠

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皁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皁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貫而欲贏而惡躁乎皁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即黑）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即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褰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

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尋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親而亦之惡也）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賄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昌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虐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馳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並作大原○穀梁曰傳曰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夷狄也）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驥入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輿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並無輿字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鼋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葬邾悼公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黍或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禦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禦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同姓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問焉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慶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並作卷）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鄧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黑肱）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其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椒齒無乃不可乎卑佚有言曰非鬻何忌楚靈王卽位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甲及雍乃復

二年（辛酉○楚靈王麇元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綠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賦棠棣之華曰吉爲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詩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聘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矣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美爲之請曰送從逆班長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公

夏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郤勞辭曰寡君使吾來

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徼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酮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

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賵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其君求以貧國則不其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壬戌）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一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爭作泉）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賄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綏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盡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煽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栖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譬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恐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辟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趙簡子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旌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

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叔弓)喪(叔弓)之忌敬子(叔弓)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段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亞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儆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懼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魯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況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爰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之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蔑○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始哉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癸亥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歡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

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並作雪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大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衛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淒雨雷出不震無菑雹癸亥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齊晉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舍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隳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修郟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

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爲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　公羊曰滅之則其言取何內大惡諱也

九月取鄫言易也邑亂者正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且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龍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送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上蒲遂遇疾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

使賢牛請曰入弗誦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子有北婦人之客(譙子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佩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而不欲見人使賓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遽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

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昭公二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穀梁曰貴微正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牛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宰夫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謙入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日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瀉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瀉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侯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儉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遽啓殭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瑄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倚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

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卑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摩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邢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殭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遷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故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遷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殺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曏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以其地來何以書重地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公羊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楚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閩吳師出豫啓彊帥師從之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

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驟焉無逆使臣滋倦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酋焉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倦邑雖硫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言矣且吳祖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倦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城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漢之兆其報在郟今此行也其盧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雞泗沈尹赤會楚子次於乘山遠射姑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視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遣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乙丑○秦哀公元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夏季孫宿如晉拜昏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夫有加下臣弗堪無乃辱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讎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乃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葘不抪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愿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敎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罕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吾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公羊作薳頗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曼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丙寅○杞平鼓梁曰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公郁釐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揭曰受服而退侯譽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拳耳不克而還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于州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

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國語曰闕爲石郛陂漢以象帝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其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賜公將往薳

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薳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叔孫婼（公羊作舒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舍下同如齊泣盟（殺梁曰泣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泣外之前定之辭謂之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請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羣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還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國語曰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

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飾爲美而以金石絲竹之昌大鼓舞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後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巍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川不防火財用不盡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樂駟問誰賛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寡人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窗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賢焉而使長鬣之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將民也朋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宏弛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踈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敬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射度於大辛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隣地其爲不匿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齊魏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此臺美而爲之也君若謂此正楚其始矣○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

人若屬有聽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罕朔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遁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虺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襄大夫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鵜鴂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衞之嗣衞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九月公至自楚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人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也已

○單獻公卒親用鬷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禮檀弓曰季武子寢疾蠐固不說齊戒而入見及其喪也）

（見疾倘其再歌）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問士彭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鬷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子孫圉相之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滕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鄫滅（公元元年）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穀梁曰鄫曰陳公子招公曰陳侯之弟招何曰盡其親以惡招也世子云者唯親與君之惡也親而殺之惡也）

陳哀公元妃鄧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穀梁無侯字）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叔弓如晉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恕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傳在叔弓如晉之前）

穀梁曰正也因苑囿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楶流旁推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子尾）之室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還氏授甲將攻子子

聞請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弱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公羊作孔瑗穀梁曰惡楚子也）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襄哀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實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

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詔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寔人之及此女其辟寔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寔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葬陳哀公（穀梁曰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九年春叔弓朱華亥鄭游吉衛趙朅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郟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

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良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穨反煩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並作火○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物莫相勝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

十二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君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

以說焉

秋仲孫玃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屋斯於是乎出五星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也欒高乎曰肆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銲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厎

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薀利生孽姑使無薀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公羊作隱 如下同）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之

戊子晉侯彪卒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九月叔孫婼聘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于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

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疚于公宮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羊作戚）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戚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庚午○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此討賊也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曰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譏而名之也柳時稱月稱日柳地譏之也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慢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吩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棄疾有網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虐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五月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簒反自祲祥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公羊作屈銀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

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告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裨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裨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苴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哉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穀梁作友以歸用之

穀梁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註乎志所以惡使子也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附錄竹書河水赤于旋門三里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六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著

昭公三

十有二年 平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曰納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徙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塘弗毀則日中而塘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逼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湜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僑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倘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傳在楚殺成虎之後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

楚子謂成虎若放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餘皇歸○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

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寺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 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鱄丁酉殺獻公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緜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憖公羊作整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 公子憖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仲小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

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邑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
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更
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猶也及此若
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昔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
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朝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逐
從公如晉南朝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朝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
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朝枚筮之遇

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
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
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
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
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
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
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於
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
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間之不敢朝昭子命
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囚
雩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
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
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違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壬申○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春叔弓帥師

費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蓼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猾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摘于溝窒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如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國語曰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畮飯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畮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畮枕王以墳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徧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玉(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薳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薳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弊檻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寘君以弊檻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弊檻

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姑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違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紲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館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矣盡親叛可謂無主無數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臣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爲國無與爲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羣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其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伐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鍾離司馬起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壬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掞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筵鉏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濟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權有

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曰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何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語之既盟子大叔告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于魯汝從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吾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修其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公羊曰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聽也因爲不聽諸侯遂亂反賺蔡君子不聽不與焉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盧歸于蔡禮也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穀梁曰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赦諸侯之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辦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辦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辦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癸酉○楚平王居元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屬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迭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宋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

忠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子揚居郎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殺梁曰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郜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次南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甲戌○曹平公須元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羊作昧○吳世家曰餘昧卒欲授弟季札札讓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昭吳無出字）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

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貿怠不如完舊貿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卒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鞭歸國語曰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

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乃使行既辭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亡之會故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荀躒宴韓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戶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柜黥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賓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乙亥○吳僚元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鄫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

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衛在齊侯伐徐之下）○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賸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宣子謂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賜歸賜其祭在廟己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

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宇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歷之有晉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而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周之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或乘利以相欺若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其無藝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

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宣子曰甚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萇楚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敬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巫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逐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旱也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 丙子 ○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鄭子來朝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立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穀並無之字 陸公羊作賁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泰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神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曰兩夷狄曰敗進楚子故曰

戰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七終

昭公　四

有八年丁丑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春王三月曹平公卒

三月曹伯須卒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神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詒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鄫

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惎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徙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惕然授兵登

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儆邑之災君之憂也儆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儆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寧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事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附錄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禍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夔周固亡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卒鑄大錢

十有九年　戊寅○曹悼公午元年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邾人邾人以下傳在許止弒君之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殺梁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施夾泣歠餌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通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郱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爲婪婦及老託於紀郱紡焉以度而去之集韻奔通作去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孫書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卽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氏聳他日縣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殺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寵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假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尊稽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倚音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覬也龍鬬我獨何覬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慾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 己卯 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晉欒
春秋比事卷十八 昭公四 六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然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鄭 穀梁作夔出奔宋 穀梁曰自夔者專乎夔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間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

孫揭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辭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入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繫公穀並作轡

衛公孟繫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賓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閎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戚車及公宮鴻駵魋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閎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寡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呵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寶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寡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鞮絏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

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子齊且言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下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鄭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遇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白宰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甫使少司寇伯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伯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謂謔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

馬所以夭昏孙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扇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史記年表齊景公與晏子符合魯閒）○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欸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曰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僵仆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附錄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

預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耳若有林耳不及也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無射有林耳不及也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聲以邦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廢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慆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二十有一年 庚辰○蔡侯東國元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大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揩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格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成在孟火月在大陵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蓬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白鴒及鶡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上以二月癸亥夜陬未舉而雨以夾則之上宮舉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夜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戒於牧之野故謂之羽所以屬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郊顯文德辰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焉丙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容民也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壓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賁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朱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朱華賁逐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賁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違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卽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登御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公羊作叔痤

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雚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檄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登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鷙子蔑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汪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汪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

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爲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鷹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不宰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乎已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三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

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轡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公羊作昌蔥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傾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殽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閻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鄒肹伐皇大敗獲鄒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

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貉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閻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有三年王午○周敬王丙元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戎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遷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
遏循山而南徐鉏丘踞其地曰道下遇兩將不出是不
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
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憾于晉
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
卿嘗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
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
夥羣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
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
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
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郠（傳在叔孫卒之前○公羊曰郠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鞏入直人六月壬午王
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

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盈
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奚齊以王如劉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
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
西鄙丙寅攻劉劉潰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
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
於道左權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梁作雞甫）胡子髡沈
子逞滅（逞公羊作楹獲陳夏齧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穀梁作盈）

獲陳夏齧何
吳少進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齾壯
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
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海
威後者敦陳整於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

後中亟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

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公穀並有公字有疾乃復穀梁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公羊曰殺厥也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癸未○葬昭侯申元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夫曷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邾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邾至自晉會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蔇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鉼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

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囿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春秋經傳比事卷十八終

昭公五

二十有五年（甲申○杞悼公成元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卓朱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

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君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公穀並作叔倪下同）會晉趙鞅宋樂大心（公羊作世心下同）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賞慶以賞好生惡死刑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善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鵒來巢（公羊作鸛鴿○傳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鴝鵒鴝之巢遠哉遙遙祁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殺梁曰孫之爲言猶奔也譏奔也欠止也）

初季公鳥（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公鳥妻）與褻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公鳥妹）曰公若（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牛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平子）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

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曰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孫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郈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羊曰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去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大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愿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若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

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孰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曰唁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公羊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夫魯國之祖履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敢沈事以煩再拜

穎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不能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顧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敝邑之不寧也使某犒從者不腆敝賦不足以辱從者寡君不敢愛先君敝邑亦不敢憚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故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辱君之社稷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敢事以善敢辱君之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辱君之社稷敢事以善敢辱君之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祉受高子曰有夫不祥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用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爾昭公於是蹙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謚以賄爲葬以戲爲葬凡以過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晉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絕從公無逼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逼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逼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逼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瞿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朱公佐卒于曲棘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棟榦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寵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朱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鄆鄆魴假使爲買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

立臧會會曰傳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
茄人焉城巳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巻子
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
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乙酉○宋景公樂元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公圍成穀梁曰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縛一如項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
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
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逼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
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
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
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
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
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
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汝足
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倾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
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
鼻齊子淵捷從淺聲子射之中楯瓦縅朐汰輈乙入者
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入以爲殿辰也而助之
子車淵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聲子叱之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
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髭
鬚甚口平子曰必子張武子字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
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
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鑒而
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公羊作剸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
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
王次于滑晉知躁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
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
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僖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顯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顯王是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剪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中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

厭規求無度貢獻鬼神憑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畀濫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天法無助筱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罔不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宦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也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篤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丙戌○楚昭王軫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鵲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光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羊曰譙也餘祭也夷昧也餘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餘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嗣也盧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餘焉得爲君乎於是使鱄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戴叔作郤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令尹子常貪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賈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殺冥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敢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歸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歸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與謗讀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屠王之其曰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俊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週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大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艮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罪敢不艮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丁亥○晉悼公野元年○吳闔廬元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迎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迎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illegible]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懲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

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羊作甯）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爲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

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illegible]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大夫[illegible]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illegible]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饋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饋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以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

冬葬滕悼公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戊子○鄭獻公寧元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鄔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敢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於齊侯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寢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秋七月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鄭游販殺梁曰游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 記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徼過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儆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儆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儆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禹穀梁作羽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令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盡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喜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庚寅○晉定公午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並作櫟下同）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以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傳在昭公之後）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曾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遵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囚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太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以土地出求

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微與而去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會之民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貶不義賊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聲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輸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亮序於是焉在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世叔梁作太鄭國參曹人莒人公羯適有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梁穀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

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公於是乎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附錄史記年表昔平公弟通殺襄公自立

明 林春溥 鑑塘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溫汝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王辰○曹隱春王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公通元年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穀梁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鄫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竄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國語曰鄭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救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似敘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厥后桀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而亡公羊曰正棺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府之謂多朋可與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曰正棺於兩楹之閒

子辭曰鞫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與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縈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聞於

榮黿擲曰吾欲爲君證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是月不雨則無及矣

立煬宮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周劉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劉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穀梁曰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雨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閻以鉼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遂自殺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

冬盟于鄆脩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囚語曰闔廬將伐越聞越王勾踐之善用其民也乃先遣大夫種厚幣重禮以說吳王而私謂之曰聞君將興師誅於越若不許吾請率越國之衆以從君王而助之伐若其許我必深爲之謀不然將不利於吳王曰子姑待之吾將用師焉種曰君若用師必先觀其政與其民之所好惡而後可動也夫民見利而忘義則不可用也見難而忘其上則不可用也民無所放是之不懲而苦眾不聽其上則將

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饑豺狼焉弗必亡蓄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用國焉足以行軍公焉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焉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闔子文三舍令尹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懲而苦聚不聽其上將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疫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公羊作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羊作浩油）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鉏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薄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閒于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及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秋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公羊作圄）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柏舉）

楚師敗績（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白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遽塞大隧直轅冀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庚辰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莫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穀梁曰以日入易無楚也）

（楚者懷宗廟從陳器挹平王之墓何以謂之吳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積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

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靜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鑰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附錄竹書漢不見於天

五年丙申○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公羊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

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不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壬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

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於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葬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敄文)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闔廬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這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蓋尹齊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實圖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

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賈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達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愛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丁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羊作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脉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鎛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偕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鄀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
閻没戎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祁公羊作祈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
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晐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
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
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
晉侯曰以君命越韁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皋社詛于五父
之衢
冬城中城毅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曰此仲孫何忌也易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冬十二月大雨雪于姑蔑辟僖閟之亂也
七年戊辰春王正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
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夏四月用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濮
秋齊侯鄭伯盟于濮徵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
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
軍齊師齊師聞之隱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苟夷吾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迓王已

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黡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公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
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
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毅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儛城
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
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

子梁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涸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晉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史記年表公如吳留之因死吳

晉士鞅公羊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晉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話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我猶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穀梁曰貴復正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叟季氏以叔孫輒叟叔孫氏己叟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祫于僖公公羊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公羊曰寶者何尊乎白弓繒貝龜青純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

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林楚公羊作陘庾）虞人以鈹盾夾之（公羊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陽越殿將如請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公羊曰臨南投策而隆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南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壯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狀不成）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敛陽在公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季孫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庚子○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祁子謂桐門右師大心）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遂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歂獻）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敝笱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羊無伯字蠆作囓）

得寶玉大弓（公羊曰何以書閻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囂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鋭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衢下
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
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
甲曰襲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
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
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
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
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說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
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微無存者以五
家免乃得其尸公三遂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辛丑○鄭聲公勝元年○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俱作頰下同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
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饗以飲
之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

田穀梁曰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
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
躆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之田者蓋爲此也齊世家曰是歲晏嬰卒

公至自夾谷穀梁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
西北而守之晉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於門中曰詩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
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
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
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教梁有之字　田史記曰景公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悔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貌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城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覩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羊作闞費）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扬水卒齊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稔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益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圉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罕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敗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下同）

宋公子地嬖蕩懻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璧與雖難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雖而奪之雖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懻也而獨卑雖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羊速作遬安甫作寧）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公殺弟有宋字）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之請（傳與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連文）弗聽辰曰是我迭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附錄（史記年表彗星見）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
夏薛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郛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十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隳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公羊作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附錄史記年表齊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有二月公圍成穀梁曰非國也公至自圍成言國大公也
危魯邊乎齊也
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偃不知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甲辰春齊侯衛侯穀梁無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垂瑕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郎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郎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敛諸大夫之軒唯郎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來與之宴而駕乘廣數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嘉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公羊有及字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
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
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
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

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辭弒其君比

逐君側之惡人曰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
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戊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
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十有四年乙巳○越王句踐元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叔剋公羊作趙鞅

出奔宋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
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
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
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
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公羊作公子師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公羊作焉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槜李醉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
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

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知賓也歸曰賑熟曰賑）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冬十二月曾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丙午○吳夫差元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也）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公羊作軒達下同）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作蓬蔭）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齊侯衛侯次于邊鞏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公羊曰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姒作弋下同○傳曰妾卑君也哀公之母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葬不以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姒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終

哀公上○名蔣定公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壓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國語曰吳伐越陳音稱殺骨焉簡專申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贊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觚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焉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臣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

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國語又作諸稽郢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壞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國語曰越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足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國之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越人簡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諫曰子胥殺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曰諾於是越王句踐卽位二年而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又曰越王句踐卽位二年而吳伐越於五湖不勝欲伐吳范蠡諫王弗聽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大夫種夫種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百姓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事種也亦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

賀有喪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國語曰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無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有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明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君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又曰越王句踐卽位二年而吳伐越王又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北至於三年而吳人遺之○又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饔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卽賤越稽與貽於舟以行國之游者無不

餘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穀梁曰志不敬也）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曰不時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儆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

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使行人儀問曰人之種斯師也則謂之何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於而敝之師與有無名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鉏處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嫱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附錄（竹書晉書虹見）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逃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絕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公羊作栗鄭）

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訴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衞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白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畏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良禦之吏詰之御對曰疏作而伏衞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予焉敢告無絕筋無斬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鑿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彄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守攻鄭師取鑿旗於子姚之帑下獻曰請報主德迫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哀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靳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靳皆絕

冬十月葬衞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 己酉〇衞出公輒元年 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衞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衞者子不有父也

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

則可爲也命藏象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公羊作關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肥）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養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固識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皇夷惡范氏也

附錄（竹書紀年于周）

四年（庚戌○秦悼公元年）春王二月（公羊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錡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錡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錡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遺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遍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作蒲社○傳曰亡國之社揆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
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
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蔡成公卒○公羊作比春城毗公羊作比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射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
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
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勉之我將止

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
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羣公子於萊秋齊景
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
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纍之乎公羊曰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荅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全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闕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
人惡而殺之子思子產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不
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
六年壬子○齊安春城邾瑕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史記曰楚救陳軍于城父間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太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子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
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齊陳瓘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作舍○穀梁曰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闔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羊曰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淦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昔之陳乞之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鬬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陽自是徙舍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四王豹于句實之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
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

大國懼儆邑故儆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賜晉而違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邑

八年甲申公羊曰曹伯陽卒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滅之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也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溫囏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僤○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歸邾子益于邾穀梁曰益之名失國也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卽討之囚諸樓臺梯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焉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略而入於恭其端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且逆季姬以歸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懇之

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麾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乙卯○杞閔公維元年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鄭武子賤之斃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

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卽勝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子邾子鄭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丁巳○齊簡公壬元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一年春齊爲鄫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矣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焉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覓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務人與其屬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史記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疑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作袁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聚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

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楼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至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跋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寶之新篋鬠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閒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入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初首悼公子愬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大叔疾悼子卽位故夏戍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戍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曰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國語曰仲尼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自生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附錄竹書紀年於舊衛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益吳女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皐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羊作運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役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公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

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傳在十二月蠡之後

冬十有二月蠡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冬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朕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戊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國語曰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
稔於哉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
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
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
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
於姚丁亥入吳國語曰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
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
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
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敗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庀就寒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寢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盛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頓掘訣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艴慮無澤彼豈能與我石此危事也哉事君勇於此用之今久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謀於勁勢物之以高使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盡

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戮之不護
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
挺志一日揚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合孫馬
食士夜中乃合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
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攝鋒拱稽建肥胡奉文犀
之渠行一肆大夫建旌拔鼓拔經秉枹十旌一將軍
載常建鼓擐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旗以中陳而立
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
左軍亦如之皆立常立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
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
秉枹親就鉦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枯盡應三軍皆譁
卸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驚不出周軍飭壘乃合
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
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
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
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
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侯我翟楚秦將不長弟以
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
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
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不得事者之無遠也孤
用親聽命於蒲騶之外董褐將還王孫雒曰攝少司
馬慈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
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越執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嬰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越
執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見使滑
復命曰冀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
陽卜敗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
襄曰至日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
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
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
聞於天子有短垣而自踰於周室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
侯是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
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
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吳人將
飾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
下朝聘王帛不同故儆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寘君見晉君則晉

成爲伯矣徹邑將改賦貢魯國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
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因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
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食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
之對曰粱則無矣鄙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吳及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弢）

十有二月螽

哀公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曷爲以狩言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龍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閽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閽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弁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彭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巢不可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逄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罕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謀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聘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仳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爲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鞫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糧不歸

冬陳宗竪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儀

附錄竹書紀年 城頃亡

十有五年辛酉○齊平公驁元年○衛莊公蒯聵元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艮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宇申盡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盡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厲大

隊絕世于良廢日其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或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

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謚與閒寡君是以棄

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祼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行舊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罪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附錄宋世家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河移於成景公曰城郭民則吾誰與君君有過人之

十有六年壬戌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
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十六年春晉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鄭武子告于周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棄兄弟竄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
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
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
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
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禮祭統引衛孔悝
州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敬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大夫皆
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
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
曰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而遇之
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違許爲
許爲射之窾或以其車從得祏於囿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鄭建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
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
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
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
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
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
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
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財

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間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死焉敢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自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自乃自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自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自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鮒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子西爲令尹使寬子期爲司馬而老于葉

衛侯占夢饗人求酒於大叔儀子不得與下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舉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與貙從己劫公而誓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癸亥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爲大子請使良夫乘輿夷狄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宰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曰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而大荒薦飢市無糴糧宿藏空虛其民必疲就補竊於東海之濱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陼

不戰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歸沒而父母之世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有賜晉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於是人有致死之心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枚訖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寘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椋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瑾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瑾曰無辱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敗羣舒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盡舍焉臣懼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

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笠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竇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閨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俘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間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郤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魋也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鄒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

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甲子（起元年）衛春宋殺皇瑗公問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鄒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子西）王曰寢尹（吳由于）工尹（楚）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楚固敗巴師于鄒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矣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飬自齊復歸逐石圃

而復石隧與大叔遺
○十九年乙丑○衛出公輒後元年○秦厲共公元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寗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赴王崩故也
○二十年丙寅○周元王仁元年 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義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君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閒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歡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嘗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丁卯○晉出公錯元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戊辰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縱越人以歸

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圍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以至於今今孤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曰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違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天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又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如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及此禍吾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猶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雄請反顧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始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人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淡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越世家曰越王乃葬吳王而時太宰嚭已平吳乃以兵

北濮淮與夷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命爲伯命踐胙命爲伯則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二十三年己巳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徹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溝壑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鞫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庚午〇蔡聲侯元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緒將進衆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讒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歸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讓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辛未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讒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

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鄧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鄭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子之）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安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揮在朝使吏遍諸其室抑出信佛內五日乃館
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
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鼓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附錄竹書紀年沿絕于繹丹水曰三絕
○二十六年壬申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朱樂
茂納衛侯文子舒欲納之懿子曰君惕而虐少待之必
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樂之大敗郹猪

師定子之墓焚之子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
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
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
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
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陣而納公公不敢入
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
令苟有忿於大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
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
大子者遂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寘公孫周之子得與敬奮諸公宮未有立
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
不緩爲左師樂茂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

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
而無基能無儆乎冬十月公游于囿澤辛巳卒于連
大尹興宮澤之士千甲奉公自宮桐入如沃宮使召六
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
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
大尹立敢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
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
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敬北首而寢
於虛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
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
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識告

告皐非我皐非我因了酪樂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投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
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疑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
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
人施于大尹大尹奉敬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
曰三族其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韐且曰吾其入乎子韐稽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
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公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
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

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附錄竹書齊人伐衛

○二十七年癸酉○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黜元年○宋昭公得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隙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遴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

儆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寇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鄙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附錄竹書於越徙都琅琊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獻魋曼駱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懼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經傳比事卷二十二終

春秋繁露集註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江都公爲漢名儒所著書存於今者惟春秋繁露而其書自漢至宋已傳本不多著錄於崇文總目及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者並謂卷目與隋唐志同篇第已多訛舛中興館閣書目謂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則宋本亦有闕卷不僅篇第訛舛矣歐陽文忠謂在館中校勘八十餘篇多錯亂重複民間應募獻書者又有數篇在八十餘篇外遂疑原書多散佚程氏大昌頴杜氏通典及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謂所引繁露每爲今書所無亦疑傳本非全書開禧間胡氏槩得羅氏鄴堂本刻於萍鄉縣庠僅十卷三十七篇蓋郎中與館

閣書目所錄本嘉定間樓氏鑰得潘氏景憲所藏本十七卷八十二篇視隋唐志及諸家所記篇卷皆同而僅闕三篇由鑰校正胡氏槩之兄棨刻此本於江東漕司岳氏珂復刻於嘉禾郡齋此即崇文總目與郡齋讀書志所錄本自明以來諸刻皆以此爲底本者也今所見各本皆有慶歷間樓氏郁序冠首而郁序稱十卷爲太原王氏本則郁所序之王本實亦即中興館閣書目所錄本與十七卷本不符惟樓氏鑰跋與諸刻本合殆因樓氏郁爲北宋時人以此序最古而存之耳明刻程氏榮本爲漢魏叢書三十六種中之一何氏允中本爲漢魏叢書七十六種中之一皆非單行本單行者爲馮陽周氏本但前有趙氏維垣序後有附錄數篇而無注惟沈氏鼎新朱氏養和所刻花齋本最集眾評多至七十餘家如眞氏德秀吳氏震劉氏辰翁林氏希逸楊氏慎焦氏竑薛氏應旂李氏贄龍氏膺順之王氏世貞田氏汝成湯氏顯祖王氏穉登諸名儒悉列於中餘子不逮校勘精詳釋詁薈萃宏富允推鉅觀我　朝開四庫館臣紀文達等以永樂大典中所存樓氏鑰本與明刻諸本介校復多所補正以　武英殿聚珍板印行盧氏文弨抱經堂校注本即以聚珍本爲底本而加校注凌

氏曙注本更由盧本注語而增損之遂較明刻諸本精詳今盧校有浙江書局淮南書局兩刻本及古經解彙函本凌注本皆刻入古經解彙函中而彙函爲番禺陳氏澧選刻後又悔之更刻盧本人彙函而廢凌注故彙函初印本中繁露爲凌注而續印本中繁露皆盧本矣惟江陰南菁書院所刻　皇清經解續編中之繁露則凌注也今人德清俞氏有繁露平議二卷在春在堂全書諸子平議中獨能發明古訓補盧凌二注所未及仁和譚氏改移其篇次更易其篇目分并先後盡改舊觀名其書曰董子分爲上下二卷上卷十六篇下卷八篇

而下卷八篇中各有子目南海康氏割截其文詞分類編輯名其書曰春秋董學分爲八卷而每卷中各有子目此皆各標新意自成一家言與校注原書者不同蓋生於江都公數千年後幸獲窺觀自明以來諸刻本并細讀　國朝乾嘉間盧淩二公之校注而近日德清俞仁和兪海諸先生所著述亦均獲一寓目焉以擴充聞見自維謏陋何能更贅一詞特念後之好學者或願讀江都公之書而宋明諸刻罕我　朝諸名宿緒言欲網羅眾有盡置案頭究非頃刻之間所能猝辦爰謹以平日所採集者依原書之序合錄於每篇每句之下僅刪

其重複而不敢稍存偏見凡用力於江都公之書者罔不采取彙爲一編名曰集注以供世有好學者攷證之資江都公九原有知或不以此衆爲過此則鑒之志爾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後學董金鑑謹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曾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未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春秋繁露集註卷一　凌註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

曾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註云繁露冕之所垂也博物志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周禮大司樂賈公彥疏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玉海云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連貫之象焉

漢董仲舒撰　後學金鑑集註

楚莊王第一　凌註樓四明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爲他本皆無之然則爲潘氏附著無疑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　盧註宣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　凌註徐廣曰楚在南郡枝江縣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

周本紀注帝舜後遏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嬀滿于陳都宛丘之側宣十一年經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賈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　集註孫氏鑛曰語綜大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言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楚丘傳曰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桓公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　凌註宮本按貶他本作此　校異唐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苔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凌註僖二年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盧註詩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集註胡氏隆曰封討惡事是春秋微旨揭出凜然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　夏徵舒傳　此句康本爲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盧註殆近也　凌註原註恐是　此矣　盧註此即上三事　校異唐本作不待　不待

上亦當侯專討之文
有於字何也 不子講侯專討之文 不復見于後慶封之經傳曰春秋之用辭
已明者去之未明者旁之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盤事有
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案其前文若可
貫以貫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今諸
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
稱楚子以討之者其罪之宜死之罪何休齊君而亂
齊政也 昭四年傳慶封
孫氏鑛曰據穀梁田氏
汝成曰已盡至此如寒雨砭骨 以爲天下大禁曰人
臣之行貶上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俞氏樾曰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比於此其云陳
國比蒙大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貫陳國也
臣伏也男子膽稱臣女子膽稱妾春秋說曰正氣爲帝閽
閽開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作閽天也閽開也
孫氏鑛曰據穀梁田氏汝成曰盡至此如寒雨砭骨 以爲天下大禁曰人
臣之行貶上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俞氏樾曰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比於此其云陳
國比蒙大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貫陳國也
臣伏也男子膽稱臣女子膽稱妾春秋說曰正氣爲帝閽
閽開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作閽天也閽開也

誅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慢間可事
可諫弒之釋文云弒試也從式殺從殳不同君父言弒試
之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多亂故時復音之盧文弨
而不殺音義引經弒作試蓋古通用也今刪
弒殺二字每別曰言之 孫氏鑛曰統
盼擇文之例弒殺自楚莊王殺陳夏徵舒至此凡十
見昭十
四年傳慶封
自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至此
文自康本爲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至此
康本爲春秋例辭去已明而潛未明爲文

春秋曰晉伐鮮虞矣惡乎晉而同夷狄也二年晉荀吳
不得言是夷狄之也 鮮虞方與紀要北直定府城東
北四十里新市故城鮮虞國都也昭十二年經晉伐鮮
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
滅陳突諸夏懼然後去而與晉會于扈銀不因以大殺
者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起欲以立威行
新故伏之 俞氏樾曰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
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
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國亦有罰者曰云云與此文一
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
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倂春秋繁

露者以篇首之名卽用其全書也 俞氏樾曰說取楚莊王及
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蓋以楚莊王題篇并繫壽之
名前矣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
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
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逮及父及
鄭伐誅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
伐鮮虞兩節以相從而楚莊王節
正節以楚莊王及齊慶封相提並論
逮及父師以及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刪下其間無疑矣傳寫
者并此兩節下篇者必并其傳難未敢率議遂遂然不
可下知其誤也盧氏文弨註引錢說以爲後人據玉篇
續晉致益已見及此但未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
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地禮尊於身 沈氏鼎新曰禮信二字立四之地不
可以緩諸夏反夷同姓則罪與楚同徐
氏勃曰春秋之義尊禮重信敵能守禮信則遠之遠
手趨信則遠之其名號未無定也晉伐鮮虞與此相背
故據諸夷狄之 此三句康本爲春秋微言大義卽信
義當文曰春秋 晉伐鮮虞至此康本又爲春秋微言

大義夷狄篇文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 原註恐禮而
死於火 宋史記乃命敬子開代殺後罔於宋世本曰
年傳宋災伯姬卒焉其傳謹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
存焉有司復曰大災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母至矣火至也遂乎火而死齊桓公疑信而畏其地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何公羊傳曰曹子手劍而從
之桓曰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然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汶陽田不見
於經 莊十三年傳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
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君許
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許子頷曰君許
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擇劍
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然書子可謂而桓公不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俞氏樾曰按
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檀弓五十不致七十
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註曰疑猶恐也
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

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固宜此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遂不可通矣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疏註昭十二年者正以無虞姬姓故也案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說文通之也宋咸註女無貞心女汝何禮以不答有又何書內多如此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齊高子來聘閔二年疏註古本按安他本作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年傳莊公疏註安趙本作公死子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皆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文僖公而城魯疏註孫氏鑛曰據註雖愉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疏註計氏守敬曰遠日疎拼屢遠日疎拼屢婉介聘閔無地偷民隱曰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傳宛小貌鳴鳩鶻鵃鶻鷹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貪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彼先人傳曰先人文武也毛詩彼作昔毛明發不寐至明疏註毛傳明發發夕不寐趙本同盧本此條不誤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下趙本誤作不誤盧本並有不以字下趙本同心憂我疏註盧註當本並有其字不以其國而強大厭我疏註厭詔如擅弓死而我心望其憂我疏註盧曰望猶怨也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疏註錢曰古日已語終辭疏註自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姓鳴也至此康本爲春秋惡伐同姓篇文自詩云宛彼鳴鳩至此康本又爲董子經說引詩篇文是婉辭也疏註盧本無是字自春秋曰晉伐鮮虞至此譚本爲竹林篇文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元年註疏公者五等之爵最尊士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昭二年經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傳何疾也註因有疾以養長晉之恥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閔本按河潭徐本作癸未疏註花齋本趙本盧本並作閻爲是已矣疏註按已矣二字疑一衍疏註自晉惡而不可親至此康本爲董子經說引論語篇文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君疏註陵趙本並作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疏註孫氏鑛曰期受亂陵夷疏註師古曰陵謂陵也夷滅也言其種類若陵陵之漸乎而無懼惕之心疏註懼爲懼然輕詐疏註盧本也註云計舊本作詐安討疏註計趙本花犯大禮而取同姓疏註今從趙改下同疏註閻本並作對年註大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師古曰取讀曰娶校異此何康本爲春秋禮晉篇文接不

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疏註師古曰以禮物相慶國家亂則四鄰散疏註孫氏鑛曰名語可畏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疏註講齋曾出走八年疏註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二年燒于鄆死乃得歸疏註定元年經公身亡僕始終出走凡八年傳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國之子危疏註定元年傳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至也疏註釋文困窮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閒疏註師古曰閒行在而無教是其所以窮也疏註許氏應祈曰轉折參驗疏註自禍辱篇文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集說〕孫氏鑛曰聞見傳是創發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凌註〕顏安樂從襄二十一年以後孔子生訖卽為所見之世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凌註〕隱元年註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集說〕梁氏有譽曰高論傳出深情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校異〕此句康本為春秋衍微辭婉辭溫辭為文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凌註〕漢書韋元成傳親疏之殺漸降也與情俱也〔凌註〕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集說〕康氏祖詒曰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託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亂所聞世託升平所見世託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

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為孔子學當分二類乃可得之此為春秋第一大義〔校異〕自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至此康本為春秋例三世篇文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凌註〕昭二十五年經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子赤殺〔凌註〕按殺當作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凌註〕文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註所傳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盧註〕按左傳作己未二傳作乙未〔註〕莊二十二年經十月乙未子般卒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凌註〕進斗福日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見也〔集說〕宗氏臣曰微辭痛禍殺恩正是志文應合處〔校異〕自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至此康本為春秋例屈伸詳略篇文吾見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

而輕輕也〔凌註〕釋名貴歸也物所歸仰也賤踐也卑不見踐履也〔集說〕孫氏鑛曰洄宕遠旖有〔凌註〕又同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凌註〕司馬遷傳善善惡惡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非獨刺譏而已也師古曰善善者謂褒舉善人也有〔凌註〕又同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凌註〕後漢馮衍傳註白黑猶賢惡也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于目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凌註〕爾雅仇合也毛詩疏犍為文學注爾雅仇相求之匹〔集說〕孫氏鑛曰奇〔校異〕善矣趙本譚本並作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凌註〕諸本皆作仇匹王伯厚詩攷卻未載〔盧註〕仇趙本作讎引詩篇文此之謂也〔校異〕自吾見其近近而遠遠至此康本為董子經說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凌註〕司馬遷傳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得一端而博達之〔校異〕自然則春秋義之大音也

至此康本為春秋例得一端而博達之文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盧註〕翁氏[illegible]曰記當讀為蘊古字通也[illegible]為溫[illegible]二辭即上所謂微其辭者可以知其塞怨〔盧註〕[illegible]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盧註〕以為親者諱為尊者諱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中為親者諱之義差賢不肖覆中為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中為尊者諱之義故於尊亦然四字者衍也〔盧註〕隱元年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集說〕孫氏鑛曰奧妙參微〔校異〕此二句康本為春秋微言大義禮智篇文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凌註〕原註逾一作愈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凌註〕定元年傳定哀

多微辭主人習其義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異焉故
註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
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
君上爲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遠之至也盧註幾云
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繫露之名或
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
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集說劉氏辰翁曰奉天法天千
鐘一矩 校異此二句康本爲春
秋指奉天是故雖有巧手曰字法奇 弗修規矩不能
篇首節 正方圓 發註規圓也宁號云丈夫識用必合規矩
故規從夫也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
所以方萬物也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 發註淮南子
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
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雖有知心
立 發註此三句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釋文知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 發註官本按覽他本作
音智 覽 校異覽趙本作覽
然則先王之遺道 發註道
也之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
者法天賢者法聖 集說孫氏鑛曰此未畢現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
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
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 發註昭五年傳曰譏易常 發註
年經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
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奢奈不依古法欲其法
先王也 集說孫氏鑛曰該括郭氏子章曰輕瑣雕繁舞
文長空 校異自春秋之於世事也至此康本爲
春秋例發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發註左傳
譏經篇文 集說俞氏樾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註曰
介間也故古語以間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

問介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師古曰間介以一
言猶間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
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
即吾無間然之間王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
制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
之此所間也即可說此介字矣發註曰介因也失之自
辟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荷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
迷是間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
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 發註大射儀曰樂正反位奏
取物則決下其頭然後必得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
鄭註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封諱書云設
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集說孫氏鑛曰貍巧 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 發註
鄭元曰縣音元師古曰此古本之縣字耳後人
轉用爲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 安在
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 集說王氏棻曰首
脫洞庭 校異白人

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
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
王也 集說王氏棻曰謂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易姓示不相襲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
耳目 發註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 校異通本謂
改是與緣無緣字 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
之所大顯也 集說孫氏鑛曰命謂事父者承意 發註鄭元曰承
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 集說董氏鼎山曰承本承不失隊也
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集說俞氏樾曰按已字絕句物當
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
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
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
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己於所代之國本不
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則不顯

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段注）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隔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己者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非天意也改正朔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還元年踐凡正朔之法不得相因滿三反本禮則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赤端應以十二月爲正則命之以黑端易服色者（段注）服色車馬（段注）自今所也無他爲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段注）謂繼王必改制者至此康本爲若夫大綱八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段注）潛夫論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其地習以成性謂之俗號令有薄厚俗有洿澆明王之化尚移風變俗之雖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

爲之雖如故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段注）白虎通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此不易之道也（段注）繁露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逸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段注）自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至此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段注）授別本作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集注）唐氏順之曰此論該樂參破天人（段注）氏鏡曰彼之所受命者（段注）受舊本作授譌本譌作授必民之謳（段注）花齋本趙本所同樂也（段注）史記樂樂其所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韶武也周之民樂其伐討而作韶武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段注）北二句康本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孫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段注）禪文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段注）史記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段注）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者陰也陰制度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於陽故言制

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段注）林氏希逸曰樂反所始禮王錄兩本反所始禮王錄兩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段注）吳曆沈緘曰此與大司樂註義略同然周之時民樂其三聖相襲故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段注）之疑作已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段注）孫氏詒曰四樂義新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段注）百本按同樂之德本作樂至不可一也見元命包（段注）作樂之法必反本之同樂之德舊本趙本並作之樂同（段注）樂記五帝殊時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段注）樂記五帝殊時樂何須沿襲（段注）百本按樂德本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武四樂殊名（段注）樂趙本譌本並作代（段注）史記名與功偕正義曰名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段注）樂名也功者揔謂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護大武也　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段注）釋文風是

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治語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云君子之德固如是也義

按註菱云赫怒意斯者也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五百人乃虛僞紂詐也

集說朱氏養純曰引文便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知舜禹湯皆然

按奧自詩云文王受命至此康本爲董子經說引詩篇文周人德已洽字疑衍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集說孫氏鑛曰結究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按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

圖註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按奧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校勘白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至此譚本爲繁露篇文自問者曰物故而人校題矣至此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王杯第二

按註漢書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王杯審諦詳明行杯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圖註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

按註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爲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

集說孫氏鑛曰結究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按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

圖註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按奧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校勘白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至此譚本爲繁露篇文自問者曰物故而人校題矣至此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王杯第二

按註漢書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王杯審諦詳明行杯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圖註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

按註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爲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

集說孫氏鑛曰結究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按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

圖註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按奧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校勘白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至此譚本爲繁露篇文自問者曰物故而人校題矣至此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王杯第二

按註漢書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王杯審諦詳明行杯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圖註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

按註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爲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按異取花齋本趙本並作娶下同難者曰喪之法

按奧自木按之法他本諫作此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按註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服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服無數之制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持續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而已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限於三年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法不過三年至此康本

校勘春秋說喪篇文

按奧自木按之法他本諫作方取

圖註在四年夏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

圖註久字疑增

按奧花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

圖註齋本趙本譚本並作方

按奧花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

按奧盧志

集說許氏宗彥曰摯志字確其

圖註盧本作於

按奧此二句康本爲春秋皆重志篇文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

按註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穀傳公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奧太廟穀傳公公子遂如齊納幣皆失於太盛

圖註花齋本趙本盧本譚本並作大

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

按註閔二年註禮祫祭從先君數祫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祫祭遭祫祭者今不譏前之祫祭太盛而爲譏後之祫祭太盛也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

按註文二年傳欲久喪後不能也註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親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猶宜未平於心

集說孫氏鑛曰結究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按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

圖註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按奧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校勘白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至此譚本爲繁露篇文自問者曰物故而人校題矣至此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王杯第二

按註漢書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王杯審諦詳明行杯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圖註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

按註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爲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按異取花齋本趙本並作娶下同難者曰喪之法

按奧自木按之法他本諫作此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按註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服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服無數之制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持續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而已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限於三年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法不過三年至此康本

校勘春秋說喪篇文

按奧自木按之法他本諫作方取

圖註在四年夏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

圖註久字疑增

按奧花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

圖註齋本趙本譚本並作方

按奧花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

按奧盧志

集說許氏宗彥曰摯志字確其

圖註盧本作於

按奧此二句康本爲春秋皆重志篇文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

按註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穀傳公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奧太廟穀傳公公子遂如齊納幣皆失於太盛

圖註花齋本趙本盧本譚本並作大

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

按註閔二年註禮祫祭從先君數祫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祫祭遭祫祭者今不譏前之祫祭太盛而爲譏後之祫祭太盛也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

按註文二年傳欲久喪後不能也註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親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猶宜未平於心

集說孫氏鑛曰結究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按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

圖註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按奧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校勘白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至此譚本爲繁露篇文自問者曰物故而人校題矣至此康本爲春秋禮樂律篇文

王杯第二

按註漢書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王杯審諦詳明行杯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圖註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

按註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爲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按異取花齋本趙本並作娶下同難者曰喪之法

按奧自木按之法他本諫作此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徐氏常吉曰禮故曰非虛加之後註文二年註非虛加
樂喪直窮源本故曰非虛加之也者非虛加責之以
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者爾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
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而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
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常有質而無文
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後論孫氏介葛盧後案盧本
譚本並作蘆曰醜婉來以求見公冬又來
來是也後註僖廿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求見公冬又來
朝不能乎朝也註不能升降進讓也介者國
何以不能乎朝也註不能升降進讓也介者國
也葛遠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
以禮義於是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後案自志
爲質物爲文王此康本爲董氏曰說與漢儒所引同出
公羊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後案州花庵
外文周公是後案是花庵本作實來是也後註方輿紀要又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北有廢淳于縣

亦古諸國世本附國妻姓酒六年傳寔來者何僖曰是
人來也執謂謂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
之化我也注行遲無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
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
後註案氏說治曰天下之道文質迭之然人智日開日
趨於文三代之前漸漬而作質也春秋改制文也故春
秋始義法文王則春秋質文救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
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
國朝質然皆升平進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後
有萬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後案然則春秋之序道也
二句康本爲春秋右志而左物後註師古曰右尊也故曰
尊也左卑也
改制文質篇文
官本按他本脫故曰二字後案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花庵本與本同無故曰二字後註鄭子引聘禮志曰偕厚則傳德
則修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
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
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後案黃氏震曰詞意
察化極矣後註自故

曰禮云禮云至此康本爲
董子經說引論語篇文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後註
隱元
年注春秋託新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後案
王受命于魯
孫氏鏘曰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後註表記殷周之
字字疏舉道不勝其弊注殷
周承文敝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救難復也後案俞氏樾
曰按有脩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當周之弊
故若此也爲有一脩之辭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見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後案自春秋識文公以喪取至此譚
本作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節之下自是故孔
子立新王之道至此康本爲董子曰說與漢儒所引同
出公羊文文爲春秋
改制春秋作新王篇文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後案自春秋之法以下
天篇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後註
孫氏鏘曰重釋而備三年楊子者爲君心之表當立也此非以

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
者與天數俱終始也後案文九年傳踰年稱公矣則昌
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忍當也此非以君隨天耶
二君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此非以君隨天耶
故曰民而神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後案蘇氏
輿曰注隨
故伸大義猶然後案故屈民而伸君以下三句康本爲
春秋制曰隨君詳審爲文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
天至此康本爲春秋禮即位篇文
又爲春秋微言大義天君人篇文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後註哀十四年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後註哀十四年
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傳春秋何以始
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傳問文異
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論衛
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
撥亂世反之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險抑麤薄之俗著
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褐解下結有歌失
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

[異說]沈氏欽韓曰上曰天此曰人見人心即天命可括全經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校注]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
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
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而已矣相為左右以成文采[校注]釋名文者會集眾綵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
如文繡然也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校注]猶約口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異說]
孫氏鑛曰設運曲盡其妙[校異]自春秋論十二世之事至此皆本為春秋指作經總指篇文是故論
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校注]經解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
譚傳上比比謂類例[異說]俞氏樾曰按五當為伍古字通正其比偶其類義相近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其類覽其緒[校注]文頌曰緒尋也謂本此其統緒而正之屠其贅[校注]老子曰餘食贅行河

上公注曰無之無當為贅[異說]俞氏樾曰按屠當為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檀弓作杜蕢是也凡
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為春秋者宜杜屠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為贅亂矣是以人道浹
而王法立[校注]官本按道他本作遁[異說]楊氏慎曰奇[校異]道花齋本作逍本本作心
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校注]文九年傳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校注]文九年傳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也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
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校注]原注安訓不[異說]花齋本亦旁注云安訓不故能
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異說]孫氏鑛曰精剔大得之矣[校注]扃殿火災對春
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
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
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異說]俞氏樾曰按文九年
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亦知天子之踰三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
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即位則諸侯
年即位見矣而天子三年踰年稱子也王子經無見即位武氏子毛
伯不稱使明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於經無見也二十二公子無
有三年見於經者其見於經唯有說所實稱在
於經無異然也而其中言所謂其內寶見
經後言必有為之調有賓之所其
然後言必有所長也何有與世也
子此說雅說外之若世之辨其
孝春秋論篇之下說亦以世所
參[異]春秋比緣求論何所聚之以此之
父為繁露之篇有二時若之說亦此左
子雅春台比求十世之事天子踰年即位在此康
春秋義篇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
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校注]臞瘠也雅而
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
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備注]大禹謨下有不辟二厥

字[異說]官本按他本無不辟二字[異說]俞氏樾曰按此今本
既無此二字也成曰竝其也亦君也[異說]俞氏樾曰按依不辟
文尚書也此書也其易復初九無祇悔鄭注本也今
記文亦蘇所本與悔通[校異]按九無祇悔鄭注本也今
宜之書本當故辭從此與疏出下花齋本甲本自
是故雖有無本辭二字盧注云按此今大甲本事
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
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校注]
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曰譏不時也　倒序以不三年[校注]按他本官本無
時也喪而後不能也　又以喪取取於大夫
不飭序不以三年　[校異]花齋本作二字文
不趣本不諱本內無宇[校異]
以卑宗廟也[校注]高子曰四年取於大夫
奉宗廟本為器之[校異]宗廟器之逆姑姜于齊何
二年於春秋皆篇大夫者器之也非所以
文二年傳躋僖公何以取於大夫亂其羣祖以逆先公[校注]
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文公祭僖公於閔公

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尤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雠閔公爲子雠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順有貴賤耳自羣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校異】亂其羣祖之何【集說】康本爲春秋禮宗廟篇文　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集說】劉氏辰翁曰義故諸侯弗子盟【補註】二年及宿處父盟傳曰【校異】早【集說】康本爲春秋禮宗廟篇文　故諸侯弗子盟【補註】與大夫盟也【校註】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皆大夫使與公盟也【校異】命大夫弗爲使【補註】八年公盟花齋本趙本通本並作命【集說】孫敬如京師不至而後內戍弈喜傳曰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校異】花齋本趙本譚本命字屬上句大夫上均無命字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集說】林氏希逸曰致人侮奪可惡孰甚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校註】師古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校註】是時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及也【校註】

【異】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至此章本在春秋歲文公以喪取節之前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校註】官本按以他花齋本趙本是故前六藝以贍養之【集說】孫氏鑛詩書序本並作在【校異】易春秋明其知六【校異】養花齋本趙本並作美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校註】論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尊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人道正人倫【校異】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致至治之成法也　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校異】花齋本趙本譚本均無正字　是非故長於治【集說】湯氏顯祖曰語如赤砂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校異】花齋本趙本譚本均無正字　色泥咳日詩書序其志至此康本故人主大節則知閭大博則爲童子經說六經義篇文

業厭【校註】盧注大通高泰二者異尖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校異】自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至此康本爲正貶篇文　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愼其行齊時早晚也【校註】盧注齊勑齊【校異】早【集說】康氏祖貽曰任多少適疾徐【集說】康氏祖貽曰任多少適疾徐中和之道也造而勿遑稽而勿苦【校註】淮南子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意也甘【校異】花齋本趙本譚本並作甘【集說】孫氏鑛詩書序本並作甘【校異】意也【補註】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言向不留住苦疾則苦考也考法日前人也　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補註】沈同【集說】花齋本趙本並作此　故力不勞而身大成【集說】王氏維楨曰此之謂聖化吾取之【盧註】錢云此節汎論六藝與前後不須不知何篇之文錯簡於此【校註】【異】自是故善爲師者至此康本爲春秋微言大義師篇文

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校註】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宣六年注據宋督弑君而書葬生者責備賢者之辭其實是不嗟趙盾一人之復見然則不當云討賊明矣【校註】官本按下字原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說文云討治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宣六年經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宣二年經書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集說】續花齋本趙本

並作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集證袁氏宏趙曰復見書葬則葬確然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按註廣韻誅責也釋名曰罪及曰誅加誅大罪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被弒盡落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按註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曰不成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按異趙本盧本均作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花齋本趙本均作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凌本譚本均作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按註官本按故作誅非不當罪也按異趙本盧本並作非花齋本趙本亦非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

義一也閩監毛本故貫比而論合以下三句康本爲春秋例左右參錯合比緣求篇文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得不交無德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按註誣猶也以無爲有也按異趙本以比言之以下康本爲春秋例左右參錯合比緣求篇文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按註官本按幡他本作譬荀子倫類不通註通倫類謂譬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以發而長之按異潘花齋本趙本盧本譚本並作繙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按異趙本並作以傳者閩監毛本自春秋赴問數百至此康本爲春秋例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左右參錯合此緣求篇文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集註孫氏宏趙曰深辱夫名爲弒按異趙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官本按註罪他本作誰按異罪花齋本趙本盧本譚本並作誰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按註漢書夫度者別於寸小雅巧言之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按異鄰越本作辭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按註白詩云他人有心至此今按盾事而觀康本爲董子經說引詩篇文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集註王氏宗沐曰宣子似可按盾辭號乎天按註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趙盾曰天乎無辱吾不弒吾誰謂吾弒君者乎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按註官本按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按註盧註訓順也按異故字上花挂

惡誅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按註官本按他本此下有之字按異君字下花齋本趙本譚本並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按註曲禮曰有疾飲藥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按註昭十九年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易爲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均爲加弒焉爾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集證袁氏宏趙曰鄭案如山沈氏鼎鄭曰身正卿而不能討眞自貽伊戚安能以平日立名益之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按註太史公自序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盾不宜誅以此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袁】袁本趙本齋本知花【盧註】盧與沈同丑林微並作非蒙之所能見也【盧註】案蒙舊本說作董或改作蒙【袁】袁本趙本齋本蒙花【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董凌本譚本並作眾【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當作【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蒙【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昭十九年傳裴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止花齋本趙本並作子盾不誅無傳何也曰【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宮本按他本脫曰字【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花齋本趙本均無曰字世亂義廢背上【盧註】案大不臣簒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盧註】案大惡之誅疑當作大惡故晉趙盾楚公子比【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昭十三年傳比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骨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皆不誅之【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昭十三年經楚公子棄疾弒公而弗爲傳弗欲文子比比又辱公子是不誅之文也

明之心也【盧註】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何氏休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下經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薄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花齋本趙本卿在而不能討者【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討字下花齋本趙本均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孫氏鑛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趙盾不在國君弒不討賊遂加以弒君是責薄惡之厚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惡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花齋本趙本均無盾字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莫知其君弒賊不討之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文熙曰嚴語闇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盧註】漢與沈同丑林微【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曰吁君臣之大義【盧註】大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深也【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王氏世懋曰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祉手僵視者愧死

【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羣經音辨斗升十二升數筲竹器容斗二升數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師古曰恬安也言大義反是故重累責之【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鬼谷子鉤箝之語其說辯也作同作異其下可善者或先褒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褒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遞詩呂氏春秋將欲高之必重累之將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

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後漢馬武傳注矯正也枉者過其正師古曰正過曰矯【袁】袁本趙本齋本並作眾【盧註】肖公子比嫌可以立至此花齋本趙本均無自春秋之通視人所惡爲立說以明之至此康本爲春秋繁露文

春秋繁露集註卷一終

春秋繁露集註卷二

漢董仲舒撰　後學金鑑集註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集說】孫氏鑛曰鳥獸薄利至郯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原註】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原註】宣十二年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臣之禮者以惡晉也春秋土地名京師相攝曰郯曰春秋無通亂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在放北【集說】孫氏鑛曰花嶼本而無而字楚變【原】嶼本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通】通本無變字而無而字其事【原】嶼本自春秋之常辭也至此康本在春秋例無通辭篇【原註】宣十

二年傳莊王親自手旗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原】嶼本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原註】莊十二年傳脫去其字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原】嶼本【通】通本【考】考古如而古字本按知通本作而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矣而莊王擊之是以貶之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少休以待其衰而後擊之莊王曰不可吾以衆暴其寡以逸待其勞以衆待其衰以飽待其饑以此取之猶時有所不得也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貶之【原】嶼本如花嶼本使莫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遇敵而逃罪慤而不敢進【通】通本趙本並作而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集說】唐氏順之曰晉嫉楚善行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擊之不止任力殘民宜其予楚而奪晉徐氏勃曰案春秋無通辭之義公穀二傳未有明文惟董子發明之後儒孫明復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以爲春秋之旨最嚴華夷之限於是尊己則曰神明之裔夷狄則曰禽獸之類苗猺猺狸之民則外視之遼部遼遠之地則忍而割棄之豺呼背春秋之義以自置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無董子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原】嶼本自春秋之常辭也至此康本在春秋徵言大義夷狄

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治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者既只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原】嶼本自春秋之常辭也至此是故戰攻侵伐棄【原】嶼本爲春秋貴信重民篇【考】考古棄作弃按弃即古棄字【注】莊十一年傳宋人背北師古曰侵精者曰伐注病纔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不服則引兵而去用意稍精密也侵責之弃之弃用意稍精密【原】嶼本雖數百起必一二背偏【注】一次一次不遠也書本傷其害所重也【注】隱二年注凡書兵俱不作書之者因重兵害敬兵動則怨問者曰其書戰伐甚結讎史冊記偃伏尸流血無已時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上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集說】孫氏鑛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原註】故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爲主不知董子何以云然

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盧註】悉莊出九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按語】莊二十九年經新延廄傳新延廄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造邑則譏【按語】莊二十八年經冬築郿故曰新造邑則譏人無麥禾傳冬既見無麥禾故曰無麥禾譏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譏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集說】李氏廉曰董子嘗自云不由道而務不如由道而敗於此信然【按異】幾趙本作幾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盧註】官本按好他本作惡【集說】何氏楷曰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按異】花齋本好作惡趙本所下脫好字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勿

其文德洽此四國【盧註】鄭箋孔子閒居亦作施其文德也施也今詩作矣【夏註】鄭注施施【按異】自詩也協和也施今詩作矣【按異】此春秋之所善也云施其文德在此康本趙本均作矣【夏】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子經說引詩篇【盧註】閩本亦作斷斷【按註】原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盧註】閩本亦作斷斷【按異】花齋本亦旁注云或作斷【集說】沈氏鼎新曰說近來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遠何輕用戰道楚逆晉寇而舟中之指頤於人何尤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夏註】隱六年注戰例時例數曰詐戰月而善偏戰【按註】僖元年傳季子荅之以偏戰注苟人可忍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按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集說】康氏謂貽曰何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義得君子之恥道【按異】惡詐擊而善偏戰句康本爲董子口說篇文恥伐喪【按註】襄二年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諱伐喪

也而榮復雒【按註】莊四年經侯大去其國傳大去者何滅之者誰也內諱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諱乎襄公復雒也【按異】復雒趙本作雒復自春秋之書戰伐也全此惡本爲春秋指戰有善有惡篇奈何以【按異】以字花齋本趙本均無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盧註】春秋潛潭巴災之爲言怪也謂先癸感動之也【集說】李氏廉曰雖有數辜卓木幹也猶謂之無麥苗也【盧註】莊七年經無麥苗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雒者有二焉【盧註】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曰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復雒也又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雒也何氏云復雒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按註】莊四年傳何賢乎襄公復雒也莊九年經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雒也是何以異於無麥也而無麥苗之有數辜哉【集說】董氏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按異】王本脫義字【夏】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集說】孫氏鏞曰係壞簡而析若春秋之於【按異】於字花齋本作無偏戰也【按註】王木戰誤作義【按異】戰字趙本花齋本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盧註】效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矣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按異】也字花齋本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盧註】成十五年傳曰春秋而外夷狄【按註】裘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裂志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集說】徐氏勃曰按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內外之分祇就所引言之耳若將夷狄而引之

於諸地諸天諸星之間夷狄亦當謂之內而諸地諸天諸星當謂之外矣夷狄之視爾有定名哉此莊子所謂自其大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校異〕自故春秋之於偏戰也至此康本在春秋猶言大義夷狄篇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集解〕王氏衛曰筆墨俱成亦頒孫氏輯曰愛人之意在兼快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注疏〕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注疏〕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居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集解〕孫氏詒讓曰甚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校異〕自攻戰伐至故此康本在春秋指惡戰書民篇自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至此康本在春秋竹林篇詩云棠棣

〔校異〕棣字趙本脫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校異〕者字花本趙本脫本無詩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集註〕華反而後合詩言棣反而後至于大順也新叕古之晏者審其輕重必當必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諸而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而後合於經而合於道問道反日於義而後有善若不善之華也無不通也或日可以適他道也者通道非無不通也或日可以適他日適堯舜之道爲王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莊侍郎曰適堯舜文王象以工道之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王是故聖人之心存乎史不能究遊夏不能主是故善其辭春秋以成止諸之法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聖者之法至聖之道莫已無或執一者謂之見堯舜之道以爲斯聖王無或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無以爲難見文王也難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無慮之一爲達之見斯已見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至無難應而不違本其所起見寫所也起而不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違本其所起見偏其反而起春秋之達其辭其所以起人之問有如此也詩曰執其一隷者不華

知問無權者不能應了用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校異〕自故春秋之於偏戰也至此康本爲春秋竹林篇不能及皆在於指篇自詩云棠棣之華至此康本在董子經說引論語篇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注疏〕宣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

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校異〕善駁反專也專政則輕〔校異〕輕本誤作體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集解〕蘇氏曰元日專字數語名義不符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集解〕樂碧嘉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集解〕李光縉曰惟矜民故不暇專擅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注疏〕襄三十三年傳此大夫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

政在大夫也【按註】官本按他本無政字【校異】溴梁之盟【花齋本】遒本遒本譌本均無政字【校異】溴梁之盟【校註】景註古圓反潞雅梁莫大於溴梁音義溴水出河內原鄉東南至溫入河孫註梁小稍北【校異】溴花齋本趙本均作溴【校註】官本按他本無信字【校異】而春秋刺之【校註】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大夫也謂為衛剪天下之大夫書若與然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謂也【集註】閻即上文無計其間之間作閒者非【校異】間花齋本趙本均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有惡君名美疑當作善臣稱君名美【校註】官本按君他本作擅【校異】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

之法也【校異】自書曰爾有嘉謀嘉猷至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校註】詩十二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若陳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惟我君之德於是乎唯良顯哉【集註】汪氏道昆曰先後一支善則歸君意為大子反之地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集註】徐氏渭曰又以常變二字供品出其意旨各止其科【校註】官本按止他本作正【校異】非相妨也【校異】自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至此康本在春秋例常變【校註】官本按義他本作意曲禮之後晉荀無不同時應者天下之常當同之義也【校註】荀子藏於一已不當然也　子反之行一曲之變【校註】荀子藏於一曲注一曲一端之曲說註南子齊俗一術修之義也【校註】原注衛桀作壞【集註】曲者不可與言化【校異】孫氏鏞曰衛或作理俞氏樾曰按衛當讀為遹遹訓為述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遹同字則術遹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遹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鶡鶡字音韋亦有術音故書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以頭說推之術通作鶡則亦通作遹矣爾雅訓遹為自遹修之義郎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重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箋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遹修者訓為自者董子夫目驚而此言鄙本詩文耳【校異】術盧本譌本均作獨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集註】沈氏鼎新曰形容驚哀情狀覺肩飛鼻瞬孫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氏濬曰豁然象表【集註】孫氏鑛曰美能盡矣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校異】自夫目驚而遹失其容至此康本有重子反說引詩篇　今子反往視宋閔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集註】錢云不意下當有宋字是以心駭

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校異】花齋本體字下三者字趙本庶字下無於字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哀者字下無也字讀本者作一安著其禮方叔其質奚恤其文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主者先仁而後禮天倫然也【集註】孫氏鑛曰古義生波凌氏曙言曰簡核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校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于師行文讓者只仁為體故孔子本仁後世漸知禮文而忘仁質是逐末而忘本貫桓而遺珠失孔子之意矣【校異】自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至此康本在春秋例常變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貴者【校異】花齋本趙本此句均誤脫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校異】自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至此康本在春秋例常變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貴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校註】官本按義他本作意曲禮之後晉荀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子反之行一曲之變【校註】荀子藏於一曲注一曲一端之

字竝取亂切說文齊謂之妝發宣十 救之忘其讓花齋
五年傳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集說孫氏應鼇
本趙本均 說讓字 日正是至讓處故
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
矣閩監本或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殆非也毛本康本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自春秋
之法嘏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至
此康本爲春秋皆當仁不讓篇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皆不可不察也夫奏山之爲大考注五帝本紀注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
城縣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集說李氏廷機曰推微
眇而北弗字毛本眇作渺 故切近考異
涉故按春秋而適往事集說俞氏樾曰按殷武篇方
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
爲計數之數按 事猶云數往事矣 窮其端而視其故得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考異毛凌本之
康本作王 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雖使會同而易使驕奢
集說二語 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非 發注師古
曰與讀曰
預考異曰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有怒魯衛之志而不
至此康本在春秋指義不合篇 從諸侯于清丘斷道無注宣十二年晉宋衛曹同盟于
斷道齊皆不與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發注春秋
王本無不字非考異花齋本趙本譚本均無不字 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
發注釋文魯者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
紹之輔相而封伯禽爲定記封周公旦於太昊之墟曲
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
築也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宋忠曰康叔從

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
清邱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衛都朝歌杜預注
斷道晉地新築衛地宣十二年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同盟于清邱十七年經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
盟于斷道成二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集注孫氏鑛曰
敘次當是時也方乘考異花齋本趙本均作未勝而志廣大國往聘
侵而弗敬其使者集說流氏一貫曰兵 屢勝則驕適病宜戒晉魯俱怒內悉
其衆外得宜與衛曹四國相輔發注釋文曹者武王之
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
爵爲伯其封域在今兗州陶邱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大國之奪
北鄙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大國之奪發注原注音
奪服虔曰奪去也齊五百里成二年傳前此者晉卻克
與魯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齊君之母也踊于棺而觀客則客或跋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
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倚門而語移日然後相去晉
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竟之戰齊師大敗獲齊頃公斬逢丑父

考異按二年傳逢丑父與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似代當公當作使頃公取飲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
公曰是侯的不反逢丑父曰吾頷社稷之神靈吾君已
免矣都免曰然三軍者其法豈可謂正俗逢姓者蓋出於逢
父黑之後乃無考之矣 日別殊非伯陵丑父之裔
不得來其本注考異曰按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之裔
孟子自道來左傳無音孟子音云丁張逄薄江切按逢
丑父殷時諸侯之姓逄丑父齊人後漢有逄萌北海人其
字曾宋齊間讀云逢皮江反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逄丑
父其字從夆于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爲逢遇
之逢故以爲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音或借用或傳寫
舛訛豈可以臆斷便謂姓無皮江切耶孟子音義又云
逄從夆聲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夆爾王篇斮斬也
側略切集說孫氏鑛曰斮音卓 考異逄花齋本趙本盧
本譚本逢作逄下同 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
其端乃從 校異趙本 誤作走 僻陋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

大敗之因得【沈註】官本按得他本作其【校勘】得花齋本趙本譚本並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集說】孫氏鑛曰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沈註】成八年傳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按成五之言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按成五年會豈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集說】王氏世貞曰因敗爲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沈註】劉向功莫一善轉耳【集說】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輕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慕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窺鞏設之容故被鞏之禍通緻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

在門賀者在閭也【集說】康氏祖貽曰說苑敬慎篇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忘敵未嘗有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嫉大之行甚敗而晉魯往聘以使者獻二國怒歸求鼎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鞌大敗晉師獲齊頃公新遂丑父於是慢然大恐頓丑父之窓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舍與盟與下諸侯國家內得有憂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龍不武而得之可謂能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沈註】自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至此康本爲春秋指得志宜愼篇自齊與公親齊桓公之孫至此康本在華子口說與劉向同出公羊外篇嗚呼【沈註】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嗚呼古字或作烏乎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同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偏舉之說文孔子曰烏眄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集說】孫氏鑛曰通身汗下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詐宋【沈註】桓十一年傳祭仲專許其知權宋許宋疑當作詐宋【沈註】桓十一年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鄧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君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合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俱枉正以存其君【集說】孫氏然而丑父之所爲也【沈註】官本按所他本作難【校勘】所花齋本趙本譚本並作難爲字屬下句讀

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集說】邱氏濬曰同存君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沈註】自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夫去位而避兄弟于此康本在春秋例別嫌旌類篇【校勘】旌類篇趙本脫存字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集說】孫氏鑛曰權邪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

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盧註隱元年傳曰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案此亦所謂權也陸隱陸賤而桓貴隱之立爲行權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盧註齊頃公三年疑衍本或作齊景公更誤校異齊頃公花齋本趙本均作齊景公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校註襄六年經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集說康氏祖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位有正當既爲人位則以仁義羞恥爲

正位矣校註正也者至此是故春秋推天施校異康本在春秋微言大義正篇本施作地而順人理校註官本按人他本作天校異人花齋本譚本並作天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集說孫氏鑛曰何長而嵇嫌來輸平獨惡鄭壇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以至辱爲亦校異花齋本趙本均無亦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校註官本按他本無復字校異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湎然方獲而虜耶校註國策注恩洞同湎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集說孫氏鑛曰前攻後擊堅無不拔其於義也非君定矣校異自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至此康本在春秋微言大義不君篇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校異畢凌本作辱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

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校異盧本獲作後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集說孫氏鑛曰代論極確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校異此二句康本在春秋微言大義篇文正是之謂也校註尸子曰眾以衊形爲辱君子以衊義爲辱集說宋氏翔鳳純曰榮死賢於辱生衛止丑父汗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遂王於春正之間校註隱元年經春王正月是遂王于春正之間非曰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校註隱元年注王者不承天以

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集說屠氏隆曰王者上奉天命下正人故曰春王正校異自春秋之序論也至此康本爲春秋偕奉天篇文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施作地趙本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集說林氏希元曰以人承天只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自能下在卬恥校異花齋本趙本凌本均無者字大辱註三字花齋本趙本譚本康本均無有廉恥三字於字義據大典本補集說孫氏鑛曰凡事皆然校異自今善善惡惡至此康本在春秋微言大義天命篇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校註大戴禮作視死者歸校異自逆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至此康本爲春秋偕榮辱篇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凌註】杜預注許昌縣方輿紀要都許今開封府許州是靈公遷葉今南陽府裕州葉縣悼公遷葉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是旋還葉又遷于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是許男斯又遷于容城今鄖州府東廢華容縣是蓋皆爲楚所遷也成三年經鄭伐許注請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校異】春秋曰 盧本以下三句康本在董子□說篇【凌註】成二年經庚寅衛侯速卒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與諸侯盟于蜀【凌註】成二年經公及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校異】伐許花齋本趙本均作鄭伐許本作鄭伐許【集說】是叛盟也【盧註】以盟即已盟伐許舊本作鄭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之【集說】沈氏彤說曰義信是命討張本鄭從楚伐喪背盟一年中又兵許宛不狄之徐氏勤曰案春秋之義殷重信義鄭伐

喪背盟無信義之甚故夷狄之與晉伐鮮虞同【校異】自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至此康本在春秋微言大旨篇【盧註】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是辭其罪何未踰年君卽稱伯也【凌註】成四年經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卽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苔其惡【校異】自問者曰至此康本在董子□說篇【凌註】宣元年傳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凌註】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校異】書花齋本趙本凌本譚本康本並不呼其門【凌註】高宗諒闇【凌註】高宗商王武丁也鄭注論語詩當作書諒闇喪廬也禮記注諒古作梁闇【校異】自書云至諒闇謂之梁闇讀如鄧之鄧闇謂廬也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校異】高宗諒闇至此康本在董子□說篇 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集說】孫氏鑛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曰是可忍也

俞氏樾曰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于施失恩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校異】自問者曰至此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康本在春秋禮喪篇【凌註】既葬稱子今稱伯使不得在子行故云以辱之也 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悔之率而俱至【盧註】本或作率而俱至者謀共擊之【集說】唐氏寅曰至【校異】率凌本康本作率自雨連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

而擊之【盧註】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並作蟲牢舊本作蟲年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俠擊也俠與夾同【凌註】蟲當作蟲成五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預注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宮本按俠絕本作挾【校異】蟲花齋本趙本凌本康本並作蟲依花齋本趙本並作挾鄭罷敝危亡【凌註】師古曰疲終身愁辜【凌註】本趙本並作挾鄭罷敝危亡【盧註】罷讀曰疲【集說】田氏曼曰注辜當爲苦 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集說】田氏曼曰輕心二字可刺能孔子曰道千乘之國【凌註】師古曰故事而信知其道讀曰導 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愼之【校異】自孔子曰道千乘之國至此康本在董子經說引論語篇今鄭伯旣無子恩【凌註】官本按他本無旣字【校異】花齋本趙本譚本均無旣字又不熟【校異】花齋本趙本均作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凌註】官本按他本衍

一不字程本趙本花齋本趙本見其罪也穀梁成六年經亂譚本葬字下均有不字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受牢之盟約脩強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程本罪盧本作窮注本亦作罪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穀梁官本按他本行作得孔安國注論語放依也閩監毛本依前作倚花齋本趙本行並作得與事不審時其何字誤如此爾閩監毛本句疑有訛穀梁花齋本趙本譚本均作與事不審其時而知此爾自曰衛侯速卒鄭師伐之至此康本爲春秋指惡於爲君則從其志篇文

春秋繁露集註卷二終

戰國策

戰國紀年

竹柏山房 栞

衛先氏成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戰國紀年序

余嘗讀史至周秦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世道升降之大機由於此矣王澤一竭而不復道統一絕而無傳自封建井田學校諸大政以及民間禮俗一切委曲繁重節目維繫之意二百餘年而決裂殆盡後有作者雖聖君賢相慨然欲復三代之治而卒不可得論者徒罪商鞅之變法始皇之焚書而不知其壞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北宮之問班爵畢戰之問井地魯滕之莫行三年喪非其廢之久歟魏中山初築長城趙武靈始教騎射豈獨秦之蔑古耶是故紀人事明王道莫大乎春秋考世變窮末流莫甚於戰國春秋之有經傳至矣戰國時方多故而諸侯史記滅於秦火史公掇拾秦記於煨燼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

日月不備傳聞異辭紀傳世家紛紜繁複且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網羅不及者蓋亦有之矣閒嘗讀而竊病之於是本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之舊增而輯之旁徵博引各以類從至於百家之雜記一字之同異靡不並存以備考證或因文以徵事或比事以知人蓋成周一代之局於是乎終而所以考世變窮末流者將必於是乎在嗟乎戰國之君如魏文武齊威宣秦獻孝燕昭趙武靈類皆有過人之才而前有子夏子思後有孟子子順向使大用其一皆足以興道致治則庶乎與三代比隆矣顧乃一壞於刑名法術之論再壞於縱橫捭闔之流世卿變而爲說士屢盟變而爲割地甚者兵爭不勝轉而行間自夏商之季陵夷微未有世變若斯之亟也王澤之不復良由道統之失傳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則此編之意也夫嘉慶十九年甲戌秋八月一日閻中林春湖序

例言

一通鑑參考羣書折衷一是去取裁定允集大成紫陽加之以綱愈臻明備茲編一以爲主其此外增入者或以年附或以事附每首必以圈別之末必注明書名不分綱目亦不拘書法要使並存而不相混用圈之例事之確係本年者圈在頂格其類附而不能定何年者圈低一格卽通鑑亦偶有類敘而不知年者亦用此例

一史記國策紀年并諸子傳記旁見錯出同異雜陳散之則紛如亂絲合之則彼此可以互證茲一一附注於本事之下使覽者便焉至如列國之世次名謚史記及諸書尤多牴牾茲統載在年表亦同異得失之林也

一史記國策凡有年有事可附者率皆搜羅無遺紀年雖

皆有年可附而事多與史同只年數先後各異此類只用附註以免雜亂

一三卿分晉以前以仁山前編爲主但其舉要表題本自爲卷後人卽用爲綱多乖體例如晉反朝於韓趙魏衛屬於韓趙魏之類統辭也而強記以年魯穆公之禮子思魏文侯之敬田子方段干木非有實事也而強筆之史三卿宴於藍臺宜從小事不書之例中山武公初立豈有生前稱謚之文其事無確年而強繫者如田恆田盤田白之卒與夫荀瑤滅夙綵新稚狗伐狄吳起守西河李悝守上地西門豹爲鄴令之類今皆易特書爲附錄以從其實至於兩周之封同載考王之世殊非事實茲悉正之說具本事之下

一諸國僭王綱目貶而書君固取民無二王之義但春秋楚僭王號經只書子不聞強立一名以示貶則不如書其本爵之爲允也又春秋諸侯例書卒不必有事始書而既葬稱謚新君即位尙須時日不得連書故今新君某立是爲某公某王只旁註於君卒之下其有事相連及周王新立則用日書之

一綱目本非朱子親筆其間亦有繁簡失當紀事不實者如楚昭陽之破襄陵齊田單之守卽墨直缺不書諸國戰伐皆不書地則失之簡濁澤之會曰求爲諸侯齊康公之卒曰無子田氏遂并齊此近傳體則失之繁至如齊田文之嗣位與卒史無確年而前書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後書薛公田文卒又如書孟子去齊於伐燕之年俱非事實今並酌擬具說於其下不敢盡阿所好云

一通鑑滅齊潛王之十年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以合孟子伐燕之歲朱子疑無他據據史記索隱所引紀年田齊世次尤與孟子合其說備見年表然使以紀年之年就史記之文則於威王時事全然不合故今仍從通鑑而附其說於後至越世家全無年數可攷而紀年爲詳今悉從之

一表紀世家均無日月一年之事先後或無明文通鑑特以意次之今合參傳記互相證明其顯然倒置者略易一二

一世家年表紀年之文俱以本國爲主故稱我稱來茲皆直書之又紀年韓滅鄭後改稱鄭今仍書韓此畫一也

一綱尙體要其有一二語不得入綱以爲目又不成文者卽註本綱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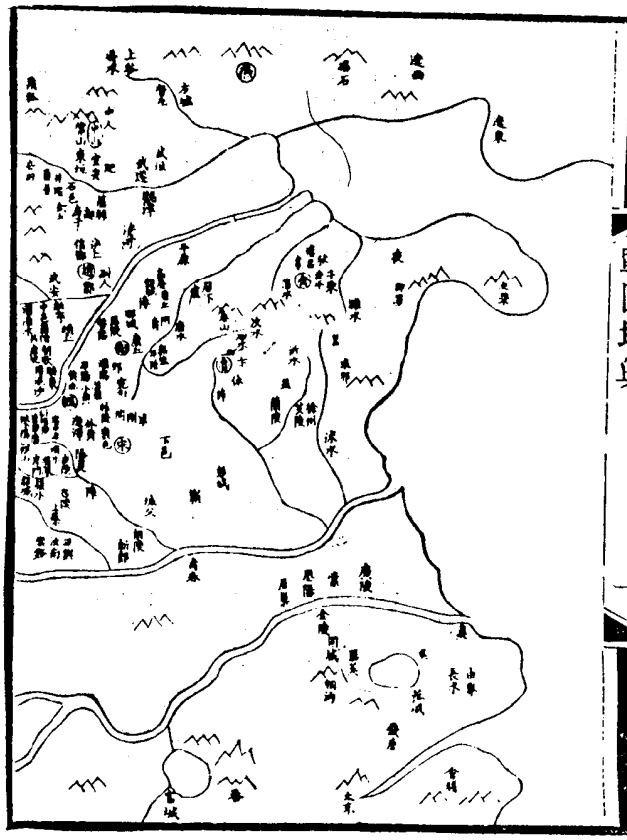
一是編事取其備而文取其簡凡問答辨論無關形勢要害者概從刪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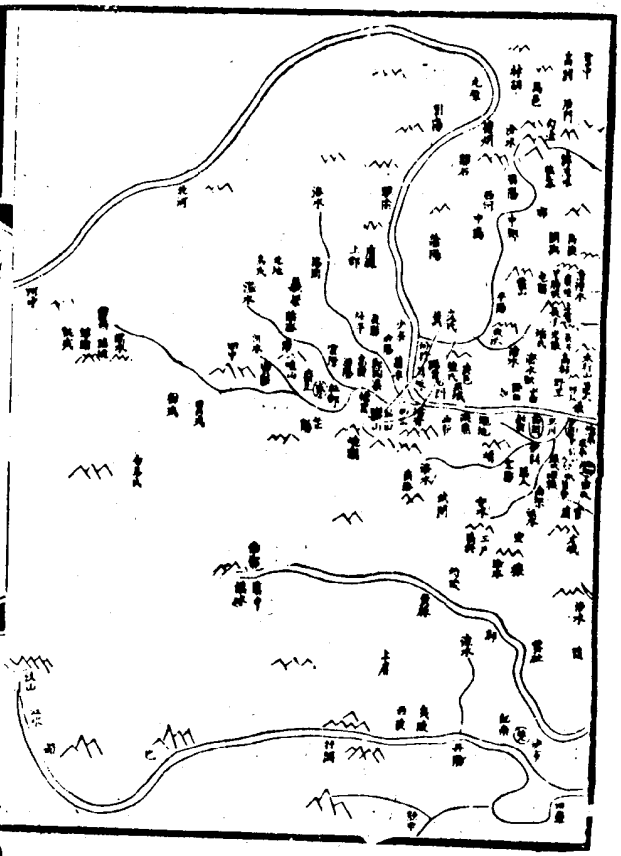
一孟子列傳殊多疎略今以七篇之文證之當日時事則游歷之先後去就之梗概略有可言覽茲編者不獨可以讀史記可以讀國策而以之讀孟子又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一茲編上接左氏迄於兩周之亡周史之體也而列國之局未終今仍於年表續之至庚辰而止使顚末可稽以盡一編之歸趣

戰國地輿

戰國之大患在秦而大勢在韓魏故言從橫者必由之如蘇秦之說肅侯陳軫之合三晉信陵之諫安釐皆指畫形勢切中事情蘇穎濱六國論實祖諸此至若張儀破從徒以虛辭恐喝諸侯不足道也惜乎時君狃目前而無遠慮如連雞不能共栖而秦因得行其遠交近攻之計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信矣茲據其可知者爲圖附以地志使覽者得以考其疆域察其風土且以知列國興廢之所由亦以爲是書之緣起云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維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隧古地字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

嵩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一號伯翳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驊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元孫是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郚亦岐字鄠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曰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

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鄜杜竹林南山檀柏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旨富饒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旨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旨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中古草字宜畜牧古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旨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隘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大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旨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灃鄗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旨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旨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旨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

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亾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蒿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

其死矣宅人是喻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於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

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寔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威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土隰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旴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

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遊爭訟生分爲失南陽好商賈潁川好爭訟分異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帥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

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

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皆朝鮮濊貉句驪濊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

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著地名卽嶩縣也）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誕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

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徘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

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滌去公室政逮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野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

陵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皆棄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帝丘古遷字）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熊繹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

吕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鮮蹤逾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失讀曰決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與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吕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

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中讀曰仲）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六世闔廬卑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粤王句踐所滅吳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劒輕死易發粤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吳粤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山

貴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以上漢地理志）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已上有山戎獫允葷粥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贏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於岐下

雒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畎夷卽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邑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邑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將邑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於涇渭

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於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桓公與戰於齊郊（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於鄭之氾邑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翟戎翟邑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衞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於洛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獯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襄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匈奴北徙

以上漢匈奴傳

貞定王元王子名介在位二十八年

癸酉　九年　晉出公鑿七年○齊平公驁十三年○秦厲共公九年○楚惠王章二十一年○越句踐二十九年○燕獻公二十五年○魯哀公將二十七年○衛悼公黔元年○蔡聲侯產四年○鄭聲公勝三十三年○共昭公得元年○杞哀公閱路三年

春二月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左傳）

晉荀瑤帥師伐鄭（表在後四年鄭世家在前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左傳）

於越徙都瑯琊（竹書紀年）

越王霸於閩東從瑯琊起觀臺（水經注曰瑯琊山名也句踐自吳欲霸中國徙都瑯琊）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瑯琊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吳越春秋）

秋八月魯侯蔣出奔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妒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左傳○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如鄙遂如越吳越春秋曰魯哀公以三桓之還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滅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左傳○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如鄙遂如越吳越春秋曰魯哀公以三桓之還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滅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左傳○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如鄙遂如越吳越春秋曰魯哀公以三桓之還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滅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然則悼公亦庶子也（魯世家）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魯世家）

甲戌　二年　彗星見（六國表）

○秦庶長將兵拔魏城（六國表○音義拔一作捕）

乙亥　三年○晉地震（外紀）

晉姑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皇王大紀）

丙子　四年　燕伯卒孝公立

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竹書紀年作翳○鹿郢左傳作適郢史記作朏與）

句踐寢疾謂太子鼫與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世家作允常）之德從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自致於斯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書曰范蠡負石而蹈梁如處車裂囷象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為王內崩而死）鼫與（又作與夷）即位（吳越春秋○與夷越絕書作夷末）

丁丑　五年　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久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是甚知伯（左傳○通世家曰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公孫支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舒卿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恥然亦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按說苑亦載灌酒事皆與傳異）

戊寅 六年晉人楚人聘於秦（六國表）

鄭伯勝卒（子易立是爲哀公）

晉河絕於扈（竹書紀年）

己卯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竹書紀年）

杞伯閟路卒（立閔公子敕是爲出公）

○有虹圍日（皇王大紀）

庚辰 八年秦塹河旁（秦本紀○補龐戲城（六國表河表作阿）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秦本紀○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壬午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竹書紀年○子不壽立○）

○有五虹青色聚於日（皇王大紀）

癸未 十一年晉侯出奔齊（晉世家紀年同）

晉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年表趙世家並在後四年○淮南子曰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之家）

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晉世家）

甲申 十二年晉侯鑿卒於齊（竹書出公薨於十七年）

出公道死（竹書出公薨於十七年）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晉世家）

蔡侯產卒（子立是爲元侯）

晉荀瑤襲衛不克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南文子（公孫弘）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衛策）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諫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蜩蛾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國語）

河水赤三日（竹書紀年）

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竹書紀年○水經注曰滹水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仍類疑即此城也）

中山之國有鳳綵者（策作杂山）知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鳳綵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不聽斷轂而行至衛七日（韓非子作至齊七月）而鳳綵亡（呂氏春秋）

秦伯帥師與綵諸戰（六國表）

乙酉 十三年秦初縣頻陽（秦本紀）

晉韓龐取秦武城（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取盧氏城秦紀是年晉取武城）

齊侯驁卒（子積立是爲宣公）

附錄 田常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

常卒有七十餘男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宣公田世家
丙戌十四年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仁人
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能安人也室成三
年而知氏亡國語
晉荀瑤及魏駒韓虎攻趙無卹無卹弁晉陽
知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知伯好利而
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
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
康子乃與之策曰與之萬家之邑一下魏同知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
任章曰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桓

子亦與之淮南子曰張武敬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知伯又求蔡皐狼
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
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郝
鄂之倉庫實襄子曰淺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
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
必和矣乃走晉陽策曰趙襄子召張孟談曰吾安居而可對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施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接君澤卽尹鐸之讒初簡子使尹
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爾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
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趙襄子使延陵君
君韓非子曰少室周子作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韓非子曰襄主夙乘至晉陽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進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
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
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楚糟同之其高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
錙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趙策○趙世家曰襄子
於王澤見三人與以竹簡莫通曰爲我遺趙無卹原過從後至齊保晉陽原過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奄有河宗不於休烟請豬南代晉別北滅黑姐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及滅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鄭人弒其君易是爲共公
己丑十五年晉荀瑤及魏駒韓虎圍晉陽

三家圍晉陽引汾水而灌之國策魏世家作晉水城不沒者三板
沈竈產黿民無叛意
戊子十六年晉趙無卹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其
地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
必反矣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
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色有憂色是非
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

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策曰圍晉陽三年城中縣居而炊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欲以城下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矣君釋此計臣請見韓魏之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策曰張孟談遇智過韓門之外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吾與約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過出見二主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不聽過曰不殺則遂親之魏之謀臣趙葭韓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智伯不可過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張孟談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晉不擊必後之矣○過一作果三月丙戌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知伯春申傳曰役知伯瑤於鑿臺之下韓非子曰身死高梁之東而太平御覽引汲書曰智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說異滅其族而分其地韓策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皐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以鄭之取成皐及韓之取鄭於是趙北有代也果從成皐始登夏屋請代以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酌飲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淮南子曰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國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離離不爲幸吾是以懼初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宵宣子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滅惟輔果在新序曰知伯嚚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趙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

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游於郊圃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并爲驂乘襄子使青并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伴爲死人叱青并曰去長者且有事青并曰少與子友而我言之是失友道不言之是失臣道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索之得豫讓策曰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索隱又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遂殺之趙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共徐廣作赫呂覽作敖晉陽之難惟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之禮是以先之趙世家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

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越策○范蠡謀大夫論作耕於會稽山）

○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田世家）

己丑　十七年晉知開率其邑人奔秦（秦紀年表同○正義曰開知伯子大事記曰荀瑤之族）

庚寅　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六國表）

衛侯黔卒（子弗立是爲敬公）

蔡侯卒（子齊立）

○張孟談耕於負親之丘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談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策）

辛卯　十九年燕伯卒（載立是爲成公）

杞伯敕卒（子春立是爲簡公）

壬辰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竹書紀年○越世家王不壽卒子王翁立）

越人迎女於秦（六國表）

癸巳　二十一年晉知寬率其邑人奔秦（六國表）

甲午　二十二年楚滅蔡（史表楚蔡世家竹書同）蔡侯齊亡（蔡世家）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旁鄰窺牆而問之對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來舉兵伐蔡說苑曰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見威公縛在虜中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苑（說苑子發克蔡獲蔡侯楚策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嫫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而見之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今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荀子）

南子曰子發爲上柴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憂諸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後子發盛罪戚王而出奔刑人逃之於城下之廬果活子發）

丙申　二十四年楚滅杞（史表楚杞世家竹書同）

楚滅杞（班固曰簡公爲楚所滅弟他奔魯魯憫悼公給以采地爲侯）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楚世家）

丁酉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秦紀年）

○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外紀）

戊戌　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六國表）

秦伯卒（子立是爲躁公）

己亥　二十八年彗星見（秦紀）

王崩

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漢書人表以叔襲爲

思王名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嗣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周本紀封弟揭於河南爲西周君大事記曰河南卽鄭鄭武王遷九鼎於此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帝王世紀

秦南鄭反秦紀年表同

考王在位十五年

辛丑 元年

壬寅 二年晉侯驕卒

子柳立是爲幽公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

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晉世家六國表作

丙午 六年夏六月秦雨雪秦紀

日有食之日月蝕

○晉大風壞垣皇王大紀

丁未 七年燕伯載卒閔公立

戊申 八年彗星見秦紀

○楚遷於郢

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能章作會侯乙宗彝寘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楚曾侯鐘文○積古齋鐘鼎欽識曰能通熊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當卽自都還郢之時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郢甚近

己酉 九年楚子章卒爲簡王

庚戌 十年楚滅莒年表楚世家竹書同

柱厲叔事莒敖公說苑作莒穆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卽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魯侯寧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公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檀弓

辛亥 十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六國表○秦紀作渭南

壬子 十二年秦伯卒第立是爲懷公○秦記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癸丑 十三年○晉桃李冬實外紀

甲寅 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己酉○漢律曆志

十四年○水經注引竹書紀年

魯季孫會晉侯於楚丘多卽殿密溪城之六字

無雲而雷太平御覽引史記曰晉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大夫秦贏貶君於高寢今史無之

己卯十五年王崩
太子午立是爲威烈王 舊載西周君封少子班於鞏在是年誤今移在顯王二年說見後
衛公子亹弒其君斜而自立 是爲懷公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年
丙辰元年晉趙無卹卒
初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卹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 其辭曰簡用聽聽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見韓詩外傳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卹爲賢立以爲後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周於代曰代成

君蚤卒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子獻子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爲桓子 世本以桓子爲襄子之子
秦庶長鼂 稽古錄作鬼 弒其君
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 秦本紀○秦紀作簡靈公云居涇陽
鄭伯丑卒 子已立是爲幽公
晉韓虎卒 子啟章代是爲武子○自韓萬至康子虎凡九世
晉魏駒卒 子斯代是爲文侯○魏世家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世本異自畢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巳二年晉趙嘉卒
桓子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獻子立之 趙世家

鄭人立其弟駘是爲繻公○韓鄭世家同年表作子
戊午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鄭伯已
晉大旱地生鹽 竹書紀年
○冬晉有火下於北方其聲如雷 皇王大紀
己巳四年秦作上下時於吳陽 六國表封禪書同○秦本紀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祀白帝文公十年爲鄜時宣公四年作密時至是而五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封禪書
○夏四月晉大雨雪 皇王大紀
庚申五年晉丹水出相反擊 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辛酉六月盜殺晉厲柳 表作魏詠晉幽公蓋有脫字紀年作晉大夫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索隱引大夫作夫人
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 說苑曰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

矣傳來告曰晉公甚武子謂樂懷子曰吾可以卒獵而後甲乎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翼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翼也武子遂報田
壬戌七年晉韓啟章都平陽 呂覽注作宜陽 趙浣城泫氏 竹書紀年 魏斯城少梁 六國表世家同
癸亥八年秦人及晉魏氏戰於少梁 大事記曰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晉趙氏城平邑 竹書紀年○世家年表水經涑水注引紀年俱在十五年河水注初學記八引紀年俱在十年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六國表
楚人伐魏南鄙至於上洛 竹書紀年
秦城塹河瀕一作濱 初以君主妻河 六國表○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龕女爲君主

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

〔魏〕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皆會觀者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女十人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驚恐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乃罷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以灌民田田皆溉滑稽傳○河渠書曰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以此爲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事呂覽亦同並與史異，魏策曰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黧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韓非子曰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請復治鄴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遂納璽而去文侯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淮南子曰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文侯身行其縣將加誅豹曰臣故稸積於民請升城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丙寅

十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六國表○金仁山曰魏城少梁而秦塹洵瀕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亹而自立是爲愼公頹敬公之孫也

秦伯卒

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稽古錄云

名衛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秦本紀○秦記曰肅靈公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圍平邑竹書紀年

○於越滅滕竹書紀年○案滕自魯哀公十一年春秋書隱公卒以後無攷至孟子時猶有定公文公趙注謂古紀世本滕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爲定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而竹書以爲滅於是年此與世本稱齊景公亡滕同洎至漢地理志水經注並云齊滅滕杜氏世族譜謂春秋後六世齊滅之春秋正義又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譚梁生引春秋釋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止三十一世焉秦所滅戰國策則稱宋王偃滅滕諸說不同國策近是姑並誌之

丁卯

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年表趙世家同○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巳漸強能爲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衡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巳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按徐廣說本漢書人表

於越滅郯以郯子鴣歸竹書紀年○滅今本作伐今從水經沂水注引改

戊辰

十三年齊田白伐晉田世家襄子卒子莊子白立毀黃城圍陽狐年表田世家同

秦晉戰於鄭下秦人敗績六國表

李悝爲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

執上執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羅三而舍一中執自三餘三百石上羅二而舍一下執自倍餘百石上則羅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執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執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執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大事記據漢書

〔附錄〕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作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賫出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貨殖傳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厎柱外紀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漢溝洫志

○冬十月大雨雪至明年正月乃止皇王大紀

○田世家己十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六國表○田世家作伐魯莒及安陵年表世家同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家同

於越子朱句卒子朱立○竹書紀年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呂氏春秋不知何年攻田莊子之時越王死者惟一朱句而朱句滅郯滅滕故有猛虎之喻蓋姑附於此○庚午十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田世家○表作取都

辛未十六年日有食之六國表

魯侯嘉卒子顯立是爲穆公○春秋考異郵曰魯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若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寶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

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然矣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疑臣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飢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

將終身不踦乎君之庭矣孔叢子

齊田盼水經注引作分敗晉趙氏於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竹書紀年

壬申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劒年表秦紀同○大事記曰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年表秦紀同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韓非子謂起使妻織組不中度怒出之其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誌於吳起起不聽遂去衛入荊說異大破齊師或譚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韓非子曰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劒已劒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于是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曰非吾令也立斬之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非子曰吳起爲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令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令曰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起之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韓非子以此爲起攻中山時事故士戰不還踵咸爲死敵

[附錄]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答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葱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工安所讎其貨乎說苑傳

晉韓啟章卒子虔代是爲景侯○呂覽注曰景侯徙都陽翟

晉趙浣卒子籍代是爲烈侯

○齊田悼子卒竹書紀年○田世家曰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按汲冢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今按如紀年之說則莊子卒於魯悼公之世與禮記云繇公召縣子而問者不合而史記繫莊子卒於代魯取一城之下是當卒於是年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於是與哭諸縣氏禮檀弓

癸酉十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其子擊守中山魏趙世家曰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表曰擊宋中山史記志疑謂表宋字乃守之訛是也前編書擊宋誤

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外紀拔趙策

羊攻中山綿陽書曰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攻之以夜光之璧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韓非子曰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

其忍下之呂氏春秋曰樂羊已得中山還報有賞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擧兩篋以進令樂羊覽之書盡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主君之功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樂毅傳曰樂羊取中山魏文侯封以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文侯愛少子摯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傳之春秋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驕戰而驕勝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寰宇記祁州無極縣故魏昌城下引水經注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極縣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谿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我百姓遂執而免之魏文侯欲滅中山常莊談謂趙桓子曰寰宇記引作張孟談謂趙襄子魏并中山也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曰魏君女中山策○按桓子當作烈侯金仁山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趄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難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異時中山所以復興

文侯嘗問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辯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晉太史屠黍說苑作屠餘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隣趙駢以爲諫臣呂覽曰甯越擧十五歲周威公師之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舉之四方之士至矣又莊子有田開之見周威公公問祝腎擧生之諾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呂氏春秋○按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此云晉先亡中山次之正與威公同時故附於此後顯王二年趙世家言分周以爲兩則威公薨惠公立而封其少子於鞏之事也

秦墜洛城重泉在前一年

齊田和伐魯取郚年表世家同

金仁山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援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於元公齊田正熾魯於是乎失昔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郚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之爲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郚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

秦初租禾六國表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年表世家同○紀年洛作汾合作郃在前一年水經注曰昔魏文侯築館洛陰

王命韓景子趙烈翟員伐齊入長城竹書紀年○從水經淯水注引改

魏文侯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膚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閒呂氏春秋○漢書樊噲傳曰陽上閒野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楚子中卒子當立是爲聲王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年表世家同

秦初令百姓帶劒秦記

鄭城京年表世家同○大事記曰備禦也

甲十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商六國表○按史記子夏少戊一歲矣隱林傳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王者師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程典擇文曰子夏傳詩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魯人大毛公又曰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名無擇為師魏策曰魏文侯見莊子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聲於官也文侯曰善 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又曰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肯祿之則不肯官之則不肯受今汝既受吾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世家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

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鄭人伐晉韓氏敗之於負黍年表世家同

齊侯鄭伯會於西城年表世家同

齊田和伐衛取毋音丘田世家○田丘表作丹陽○按孟子子思居於衛有齊寇當即此事時上距伯魚之卒已七十七年然則子思已老矣而孔子世家乃云子思年六十二果爾則其卒在魯穆公未立之前安得有問答之語其誤無疑至孔叢子載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與縣子論舊君無服之語穆公以後三十年卒豈子思所及見尤不足信也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雛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按通鑑繫此於安王二十五年其時上距伯魚之卒已百有七年而子思又未必即以伯魚卒年生也安得尚在今類附於是年

子思居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說苑

乙亥 二十年

魏文侯使太子擊守中山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擊封之中山而復

丙子 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六國表○魏世家在後五年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說苑翟璜自稱曰論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說苑翟璜對田子方又云酸棗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

進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督責）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新序曰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六國表○齊世家在後一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聞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京觀（竹書紀年在十七年）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廩丘魏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連

二京觀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古善戰者莎隨貴服御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齊不取尸則如何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呂氏春秋○孔叢子曰閻丘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優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不能討而又要利召姦非忍行也）

齊侯積卒爲康公子貸立是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從趙表推）

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勇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大事記據新書）

戊寅 二十三年九鼎震（年表周紀同）

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五行傳）

初命晉魏斯爲魏侯趙籍爲趙侯韓虔爲韓侯（通鑑始此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綱目書法因之案初命晉未有不繫以國而泛稱諸侯者左傳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其例也後命田和爲齊侯放此○司馬光曰周衰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徙以名分尚存也三晉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命而自立矣自立則天下得而征之今請而受命則雖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尹起莘曰晉之地勢足以控秦自三家分晉魏失洛西秦始得以蠶食

山東卒并天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燕伯卒子莊立是爲僖公

己卯 二十四年王崩

子驕立是爲安王

盜殺楚子當（國人立其子疑是爲悼王）

○趙以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

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遽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歇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趙世家○年據六國表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

庚辰 元年秦伐魏至陽孤魏世家六國表並作狐

辛巳 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楚世家作乘丘

鄭圍韓陽翟

韓侯虔卒子取立是爲烈侯

趙侯緤卒國人立其弟是爲武侯

秦伯嗇卒子立是爲惠公

○魏太子擊生子罃魏世家六國表同

壬午 三年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

戰國紀年卷一 三七

○楚歸楡關於鄭六國表

癸未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淮南子○亦見呂氏春秋韓非子列子窮容貌子曰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

有饋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其妻望之而拊心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向別錄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馬驌曰繆公宜爲穆公

○楚伐周楚世家

甲申 五年曰有食之魏策曰魯政之蝕韓傀也白如貫日

二月盜殺韓相韓傀史作俠累古史曰俠累韓傀字也集通鑑於此書俠累於後烈王五年增韓魏蓋一事誤分爲二今正之亦郡嚴翁仲見論衡重於君二人相吉遂亡至是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嚴遂字也乃使政刺傀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兵衛甚眾政直入上階刺傀傀走抱烈侯政刺之兼中烈侯按此策二烈侯高誘本並作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傀於朝傀走抱君遂並刺哀侯此通鑑所據而繫之烈王五年也今從鮑改者據韓策韓人攻朱簡云東孟之會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烈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許異終身相焉蓋烈侯被中時許異變之使佯死以免難故烈侯又在位十年而許異終烈侯之世皆爲相若以爲哀侯則被殺即卒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鮑改哀爲烈當矣因自皮面決眼屠腸以死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

戰國紀年卷一 三八

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屍之旁從韓策改○太平御覽引琴操謂政父爲韓王治劒不成王殺之政入太山遇仙人學琴琴成入韓王召使琴政出刀刺王其○嚴氏爲賊而陽賢與爲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客爲周君詒之曰寡人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周策○韓非子曰嚴遂不善周君慮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遂也說異

乙酉 六年鄭人弒其君駘

鄭駘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宋公購由卒于田立是爲休公

丙戌 七年○秦伐諸緜（六國表○史記志疑曰諸緜乃緜諸之誤）

丁亥 八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

魯穆公使眾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非子）

鄭負黍叛復歸韓

戊子 九年魏伐鄭城酸棗

○魏敗秦師於注（魏世家）

○楚伐韓取負黍（六國表）

晉侯止卒（子傾立是爲孝公○紀年作桓公）

庚寅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年表齊世家並在後五年）

康公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墨子曰齊康公與樂萬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繡）太公

乃遷之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從田世家增）

○三晉伐楚敗楚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楚世家）

辛卯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

齊伐魏取襄陽（魏世家作襄陵）

魯敗齊師於平陸

○秦縣陝（六國表○史記志疑曰惠文王後元年使張儀取陝則此言縣陝誤矣豈中間仍歸晉而秦復取之歟秦紀言孝公初立東圍陝城若陝歸晉矣在是時）

壬辰 十三年秦侵魏陰晉（從魏世家增）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齊世家在後二年）

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癸巳 十四年○秦出子生（秦本紀○表在前一年）

甲午 十五年蜀伐秦取南鄭（通鑑從秦紀作秦伐蜀取南鄭按前此秦城南鄭及南鄭反則南鄭非蜀土也今從表及稽古錄）

○魏伐秦秦敗之武下獲其將識（魏世家）

魏侯斯卒（太子擊立是爲武侯）

韓趙相難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魏策）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木而積之負輒

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淮南子）

魏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弔公子成父入賀曰臣聞之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曰善（說苑）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史無確年始從綱目）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

也武侯曰善（荀子曰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曰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吳起（呂氏春秋作李悝）魏相田文（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起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此三者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要公主謂之尚）而害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望西河泣數行而下曰君誠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淮南子曰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淮南子曰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起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逆之至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秦伯卒（子立是爲出公○出公時方二歲）

趙侯卒（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爲敬侯）

韓侯取卒（子立是爲文侯）

○大風晝昏（竹書紀年）

○晉太子喜出奔（竹書紀年）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齊侯

趙公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趙始都邯鄲（趙世家）

○魏封公子緩（竹書紀年）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逆靈公之子師隰於河西（稽古錄作河曲）而立之是爲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記曰出公自殺呂氏春秋曰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主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卒與吏始發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謂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

復彊奪秦河西地

齊伐魯破之（從六國表增）

辛寬見魯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對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呂氏春秋）

韓伐鄭取陽城遂伐宋執宋公（已而釋之）

齊侯和卒子午立是爲桓公○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按據此則和之後有田剡一世然後桓公午立也

○魏城安邑王垣六國表魏世家同○水經注引王作至紀年城下多洛陽及三字在二十六年趙世家

○趙敗齊於鹽上

丁酉十八年○趙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趙世家

○秦止從死秦本紀○按紀秦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時當魯莊公十六年至是始止之也

戊戌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兌臺

○秦城櫟陽六國表○徐廣曰徙都之

○趙築剛平以侵衛趙世家

趙氏襲衛衛國城割平當即剛平下衛八門上門以土塞衛字疑衍而二門陷矣衛君跣行告遬於魏齊策○秦策曰築剛平衛無東野鄙牧薪採莫敖閽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

己亥二十年日有食之既

○齊魏爲衛攻趙取剛平趙世家

魏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鼂河山之間亂衛收餘甲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齊策

庚子二十一年楚子疑卒楚人殺吳起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呂氏春秋曰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寒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起號呼拔矢而走伏尸抽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蔡澤傳韓非子並云起支解韓詩外傳云車裂既葬太子臧即位是爲肅王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呂氏春秋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於喪所陽城君與焉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請先死以除路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鉅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趙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趙世家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齊策

辛丑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鄭敗晉六國表○敗韓世家作及

壬寅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

○齊救衛田世家

○趙拔魏黃城趙世家

○秦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六國表

○於越遷於吳竹書紀年無子田氏

齊侯貸卒遂并齊子因齊立是爲威王○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卒又曰紀年齊侯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按據此則威王元年在周顯王十三年也裴駰曰齊桓公年也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

遂死福鵲傳
癸卯 二十四年 狄敗魏師於澮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正義曰此即孟子謂蚳鼃辭靈丘請士師之地○魏世家曰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按起死已四年矣
晉侯傾卒子俱酒立是爲靖公○晉世家在後二年
○齊伐燕趙救燕趙世家
○秦初行爲市秦記
甲辰 二十五年 蜀伐楚取茲方
於是楚爲扞關以拒之楚世家
魯侯顯卒子奮立是爲共公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說楚
韓侯卒子立是爲哀侯
○趙及中山戰於房子趙世家
乙巳 二十六年 王崩
子喜立是爲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按據趙世家則晉君遷而未廢據紀年則俱酒未立說見後
○趙伐中山又戰於中人趙世家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
吳人立孚錯枝爲君竹書紀年○越世家王翳卒子之侯立亲隱謂之侯卽無余之也按世家備略無年數可攷今從紀年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傅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呂氏春秋○按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然則授卽翳也

烈王在位七年
丙午 元年 日有食之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烈王二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策作攻秦而韓滅鄭韓非子
趙侯章卒子種立是爲成侯
趙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然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之亂外無諸侯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韓非子
○秦爲戶籍相伍秦記
○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竹書紀年○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竹書紀年作初無余之越世家作之侯越絕書又云句踐子與夷無彊子之侯翁子不揚不揚子無彊伐楚楚威王滅無彊君長與世家紀年異○索隱引
丁未 二年○趙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趙世家
○秦縣櫟陽六國表○按縣疑都字之誤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秦本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作七十

歲

○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竹書紀年

○魏鰓諸侯於范臺竹書紀年

戊申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燕世家作林營

魯伐齊入陽關

魏伐齊至博陵表作鱄陵

○六月雨雪趙世家

燕伯卒子立是爲桓公

宋公田卒子辟兵立是爲桓公○世家作辟公辟兵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按莊子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爲狂則辟兵蓋桓信矣若名辟兵而復譌辟殊非所以易名故古史皇王大紀俱據紀年作桓公辟兵今從之

衛侯頽卒子訓立是爲聲公

己酉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魏趙世家敗趙師於北仞

○衛伐齊取薛陵田世

○趙以大戊一作成午爲相趙世家○通志氏族略引世本云大戊氏晉公子太戊教邶爲原大夫漢書人表有大成午在中中

○孟軻騶人也傳父激名也公宜字也母仇氏音元張頷孟母墓碑記云舊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春秋演孔圖○按孟氏譜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壽八十四今攷貞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無己酉即連考王九年計之下距赧王二十大年己酉一百四十三年不得云八十四也孟衍泰三遷志譜黃九思說謂孟子生於周烈王二十大年壬申壽八十有四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時上距孔子之卒一百八年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今從之

庚戌五年魏伐楚取魯陽

韓韓嚴弒其君國人立其子是爲懿侯○通鑑以韓嚴爲韓傀嚴遂又誤據韓策聶政刺哀侯之文以卒合其事而聶政改稱人非也今從世家年表正之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將山紀年在前三年○索隱曰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按韓哀世家並云列侯三年聶政殺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哀侯二事判然惟刺客傳謂聶政事在哀侯時然亦不言兼刺哀侯則哀侯爲列侯之誤而弒哀侯者非嚴遂明矣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卒子啓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趙敗秦師於高安趙世家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說苑作楚魏合於晉陽將以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趙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夫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以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滑稽傳○按髡之使趙當已壯年後孟子去齊髡有名實未加之譏時仲燕人卜謂此已六十一年然則髡當年八九十矣楚將伐齊魯親之楚齊王患之張丐爲齊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合敗者以攻勝者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齊

辛亥六年齊侯來朝

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趙伐齊至鄄（田世家作取甄）

○趙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趙長子（趙世家○按是時鄭已滅六年矣此云趙攻鄭未詳大事記改書韓分鄭地長子與趙亦臆說也）

齊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威王卽位以來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并伐國人不治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賂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從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列女傳曰威王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佞臣也不可不退於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明年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按二國伐魏以魏罃之初立未定也則古史爲是又紀年趙成侯偪韓懿侯若伐我莫亦在是年葵水經注引作蔡路史又引作鄭寰宇記引水經注作韓懿侯會伐魏於晶澤敗）

公孫閱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淮南子作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賂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從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列女傳曰威王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佞臣也不可不退於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明年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按二國伐魏以魏罃之初立未定也則古史爲是又紀年趙成侯偪韓懿侯若伐我莫亦在是年葵水經注引作蔡路史又引作鄭寰宇記引水經注作韓懿侯會伐魏於晶澤敗）

公孫閱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年表趙世家作涿澤）大破之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衞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爲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按田世家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西擊趙衞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獻觀以和據此則安邑之圍齊亦與焉而伐魏取觀尚在後年又似誤合爲一殆不足信）

楚子臧卒（無子立其弟艮）

宋公辟兵卒（子剔成立○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剔成貶廢其君璧而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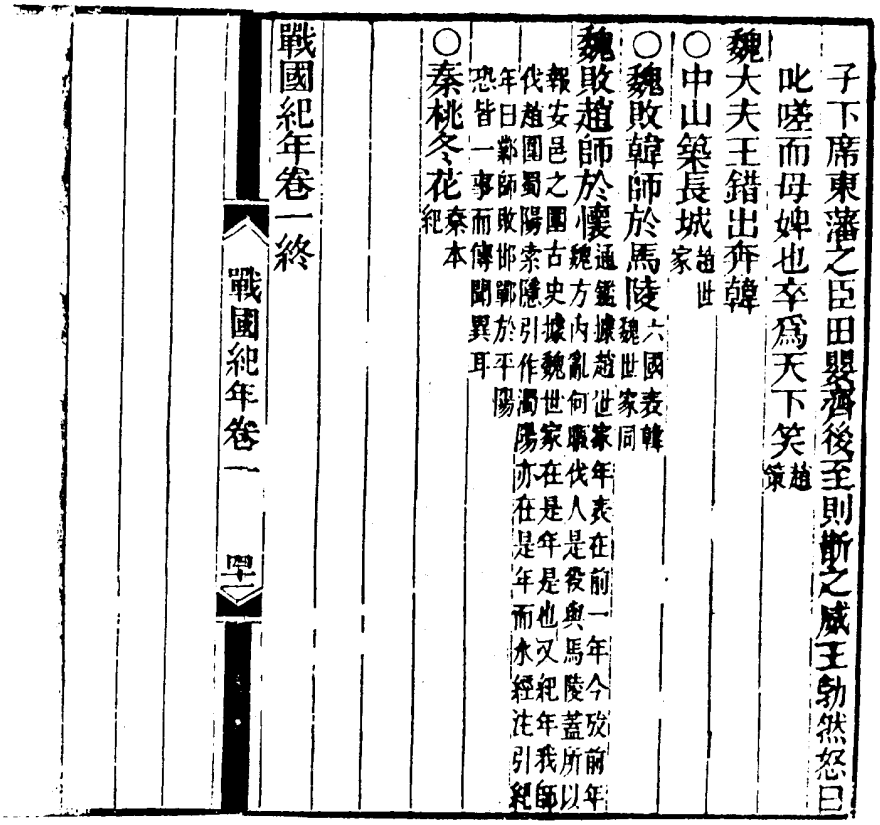
○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以後更無晉事）（○竹書紀年）

○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衒行且賣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

○秦大疫（六國表）

王崩

弟扁立是爲顯王（廣宏明集破邪論謂顯王纂立以爲出史目年紀二書不知何據而言歟也）○齊威王嘗爲仁義卒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趙策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中山築長城趙世家

○魏敗韓師於馬陵六國表韓魏世家同

魏敗趙師於懷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前一年今攷前年魏方內亂旬歲伐人是爰與馬陵蓋所以報安邑之圍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是也又紀年我師伐趙圍邯鄲索隱引作濁陽亦在是年而水經注引紀年曰鄴師敗邯鄲於平陽恐皆一事而傳聞異耳

○秦桃冬花秦本紀

戰國紀年卷一終

顯王　在位四十八年

癸丑　元年齊伐魏取觀通鑑從表作觀津今從齊魏世家○紀年齊田嬰帥師伐我圍觀觀降在前一年水經注引我作趙

趙侵齊取長城已而復歸之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六國表○秦本紀在後一年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封禪書

○趙韓攻周趙世家○太平御覽引世紀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按哀當作懿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

使卜之太卜讋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周策

○韓城邢丘竹書紀年○按自此韓改稱曰鄭今引仍作韓取畫一也

○秦子向命爲藍君竹書紀年○水經注以子向爲人名太平寰宇記引作惠王命秦子向爲藍田君又引漢書地理志曰藍田本秦孝公置長安志引作梁惠成王命太子向爲藍田君

甲寅　二年○西周君封公子班於鞏爲東周君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按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史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室爲東周惠公其子武公爲秦所滅御覽引世紀顯王二年西周惠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爲東西又趙世家成侯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正在是年據此則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明矣呂成公大事記金仁山前編徙見周紀類敘在考王之末遂繫之考王十五年不知西周傳世歷桓威惠而止十五年而東周惠公以顯王九年薨何西周年數之促而東周惠公年數之長耶據呂氏春秋務周威公問屠黍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中山次之則西周威公與威烈王同時益數括地志世紀之非妄今從之

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名亶見莊子釋文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周本紀○漢書人表曰春秋曰威公薨明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韓非子曰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又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按據此則公子根即西周惠公弟子班即少子班而周紀所云封其少子乃威公之子非西周惠公之子也周分爲二而兄弟俱以惠爲謚蓋有不能相下之勢若云父子同謚其悖亂當不至是也史於兩周特疏略今證之傳記庶得其實

○河水亦於龍門三日竹書紀年

乙卯　三年魏韓會於宅陽徐廣引表作洛陰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徐廣曰一作洛陰

○魏城武都六國表○魏世家作武堵

○趙及齊戰阿下趙世家○徐廣曰戰一作會

○魏公子景賈帥師伐韓韓明戰於韓魏師敗逋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戰於陽

丙辰　四年魏伐宋取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

○趙攻衞取甄趙世家

○魏發逢忌之戮以賜民竹書紀年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竹書紀年○索隱引在無余之立十二年與今本異越世家之侯卒子無彊立無無顓一世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王子搜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按莊子呂氏春秋同莊子音義高誘注俱以搜即王翳史注引樂資以無顓即子搜今考王翳之時未嘗三世弒君樂資說得之丁巳　五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趙世家○按阿乃門之誤

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表作章甫與晉戰石門天子賀

○雨碧於郢廣博物志引郢作鄭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竹書紀年

戊午六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趙世家

秦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足以拔鄭計者爲梁不計不如搆三國攻秦魏策

○魏伐趙取列人取肥竹書紀年

○雨黍於齊竹書紀年○路史曰梁惠成八年下黍於齊又云雨骨於赤鮮與竹書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

己未七年魏敗韓師趙師於澮取趙皮牢從趙世家增○按取皮牢魏世家年表并在後一年

公叔痤爲魏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悅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痤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沃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述惑者巴寧戮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戮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使百四十萬魏策○按吳起傳公叔爲相以計疑起於武侯起奔楚公叔卽痤也此云吳起餘教而使其嗣受田何痤前後之戾耶然吳起去魏呂氏春秋以爲王錯譖之魏武侯則非痤也百家傳記往往有可以證史之誤者此類是也

秦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取龐從趙魏世家增○趙世家年表

又作虜其太子痤○史記志疑曰威烈王十一年秦孝公城則龐秦邑也其後二年文侯聞秦龐出其民則此時秦所取者豈秦龐乎

○趙韓遇於上黨趙世家

○魏韓會於巫沙竹書紀年

○魏與趙榆次陽邑竹書紀年

○晉取泫氏太平御覽引紀年

○韓大雨三月六國表

衛侯訓卒子速立是爲成公

燕伯卒子立是爲文公

秦伯師隰卒

子渠梁立是爲孝公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

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史詮曰一本巴作巫皆以夷翟遇秦損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

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庚申八年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於是乃出兵東圍陘城西斬戎之源王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大事記曰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痤死已葬鞅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趙韓攻秦趙世家

○魏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竹書紀年

辛酉 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六國表

○趙助魏攻齊趙世家

○秦師伐韓次於懷城殷至於懷殷路史引作秦伐邮圃殷

○翟馬生人路史引秦本紀

○東周惠公傑卒六國表徐廣引紀年○按東周惠公名班非名傑皇甫謐經世作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欽定歷代紀事年表從之攷國策有文君卽呂兵非秋淮南子人表所謂昭文君蓋卽傑也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公昭文公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呂氏春秋

壬戌 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利於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商子曰於是以衛鞅爲左庶遂出垂令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漢法除其賦稅役皆謂之復事末利謂工商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

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商君爲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韓非子作五十石荀子曰秦人使民酷烈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五甲首而隸五家註五家也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書

○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趙世家○韓取屯留尚子竹書紀年○太平寰宇記引尚作長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韓趙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至是已十八年矣而趙世家又書韓魏趙分晉封晉公以端氏後十年又書趙奪晉公端氏徙處屯留紀年則於烈王六年書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於是年書韓取屯留尚子說各不同今反覆詳攷之參以史記志疑之說蓋史之誤惟紀年爲可信夫晉君之廢必以漸其始分晉桓公邑哀侯於鄭之後即趙世家所謂烈王二年桓公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者表謂在安王二十六年非是當如晉世家所云孝公十七年加靜公二年當烈王之二年爲是但君實桓公且非廢也又四年爲烈王六年韓趙又遷之屯留即趙世家所謂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者時爲桓公二十三年雖遷亦未廢也又十一年爲顯王十年韓取屯留而晉以不祀時爲靜公二年即晉世家所謂三晉廢靜公而分其地者而非安王二十六年也但靜公果廢不應有謚意屯留雖爲韓取尚有分地如秦遷東西周君於陽人聚惡狐聚之類雖廢猶未絕也又後十年爲顯王二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姬一作玘亦作玘疑即昭侯之名悼公疑靜公之子韓殺悼公而晉絕無後矣據其謚爲悼蓋幼小公之詞當時韓之國史尚有董狐之風直以弒大書於策趙史於分晉封奪亦書之重詞之復但先後之年不無錯簡史公明知其不合俱留不削蓋闕疑也獨惜晉君被徙以後一發僅存譜系莫著故世家簡略即前此數哀驪忌名謚混淆尚難詳攷何況其後此等俱當以竹書爲定所謂猶有此者也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竹書紀年○水經注引出作決

○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竹書紀年○大事記曰今開封陽武縣

○星晝隊於魏有聲六國表

韓侯卒子立是爲昭侯太平御覽引史記秦孝公十二年星晝隕有聲至十七年乃聞秦韓大戰擒晉惠王當是引此而年皆誤趙世家

○趙魏遇於葛孽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新序作宣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攜之深釋音釋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忌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鄒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鉏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請謹擇君子勿雜小人其閒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出語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田世家

○韓侯使許息致地於魏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韓馳地

地一作道魏取枳道與韓鹿魏王及韓侯盟於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韓竹書紀年○大事記作韓水經注引作宅使許息以枳道易鹿於趙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周策○韓兼曰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史惕謂公叔曰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起兵臨羊腸楚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秦二策正相類不知何年附此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矣使公子食我見魏王曰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

大國弗憐也而使樊邑存亡繼絕敝邑弗敢當也魏王愬無以應呂氏春秋○韓非子曰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公子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孟子十五歲就學於魯聖門志受業子思之門人孟軻傳○按時距伯魚之卒已百二十六年孔叢子所記孟子與子思問答之語俱不可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韓詩外傳

甲子十二年魏趙會於鄗趙通鑑作韓今從魏表世家正

○宋取韓黃池韓世家

○魏取韓朱六國表○朱韓世家作朱

○趙孟如齊六國表

○楚君尹黑迎女於秦六國表○史記志疑曰君尹疑右尹之誤

○齊封鄒忌於下邳爲成侯六國表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城北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亦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齊策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鄒

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

○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蕢蠋卯次無彊立竹書紀年

丑十三年燕趙會於阿年表阿作河紀年作會於安邑

趙齊宋會於平陸

○魯衛宋韓朝於魏六國表○紀年在十二年

梁主魏嬰史記作罃鯈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梁王稱善相屬魏

○魏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太平寰宇記引紀年○水經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遥

陽武到密者是矣日知錄云竹書惠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卷有長城輕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按水經注自亥谷以南云云乃韓築長城之事正在是年寰宇記所引疑有誤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於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韓詩外傳作宣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趙長賣救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李膚傳注作十餘家種首衛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沈欽韓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徙師沿

治魏而市無預賈鄰幸治陽而道不拾遺若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經侯默然不應與此意正相似

秦魏會於杜平魏世家作社平

○魏侵宋黃池宋復取之魏世家

○魏獻榮椹於趙趙以爲檀臺趙世家

○秦公孫壯伐韓圍焦城不克竹書紀年

○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竹書紀年○水經注引民作氏

○趙伐衛取漆富丘城之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從

○齊師及燕戰於洵水齊師遁竹書紀年

○趙四膳室多壞民多死開元占經引紀年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

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因也杜子音義○又引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魯侯奮卒子屯立是爲康公

丁卯 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魏伐趙圍邯鄲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請受邊城請得攻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梁王甚悅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宋梁

楚使景舍救趙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魏令兵以割趙趙有亡形而見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楚策○呂氏春秋曰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說異

○韓侯朝魏於中陽竹書紀年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徵謂趙卓韓晁使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王大悅之韓策○韓非子曰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狼而後言之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廢於天下矣諸侯悉魏必事韓是我倪於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韓策

○齊田期伐魏東鄙戰於桂陽魏師敗逋宋景鼓檛公孫倉會齊師圍魏襄陵竹書紀年

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謀之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田世家戊辰十六年○魏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竹書紀年○水經注引改

○齊侯使楚景舍求成於魏竹書紀年○水經注引多公會齊宋之圍六字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宜作宣王曰先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蹴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綵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媾於魏魏短長說

魏克邯鄲齊伐魏以救趙魏師還戰於桂陵魏師敗績按世家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桂陵是魏救邯鄲在前而齊出師在後也綱目只據通鑑書之殊非

事實今故擬之如此又紀年云邯鄲之師敗我師於桂陵蓋趙與齊合軍而敗之也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策作七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按孟子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卽此事也土地指邯鄲而言後十二年馬陵之敗則所謂將復之又驅子弟以殉之者也復謂復齊

○齊稱王（田世家）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穰苴傳）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韓世家作邢丘紀年東周與韓高都在十五年）

○楚昭奚恤爲相江乙言於楚王曰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不信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楚策）

己巳十七年秦衛鞅會韓趙之師圍魏襄陵

○秦衛鞅爲大良造伐魏安邑降之（六國表秦本紀同○按是時魏都安邑豈得連降故通鑑不取然史如此類甚多如趙都邯鄲而前年邯鄲降魏或謂此類或降其軍或取其旁邑非盡有其地想當然也）

○魏築長城塞固陽（世家同六國表魏）

自鄭濱洛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澮等州（史正義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於勺）

○燕伐趙圍濁鹿趙敗燕師於勺

○晉取玄武瀘沙（竹書紀年）

庚午十八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盤歷以爲戊子○漢律歷志）

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魏歸趙邯鄲及趙人盟淳水上（穰侯傳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弗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奭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頃一笑頃有爲頃笑有爲笑今袴豈特頃笑哉吾必待有功者（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說問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又曰韓昭侯握爪而伴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剖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韓策）

○秦攻趙藺（趙世家）

○秦城商塞（六國表）

○齊築防以爲長城（竹書紀年○水經注引防作防史正義引作書閔王築防以爲長城齊記曰齊宣王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以備楚均與此異）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秦紀在明年漢五行志曰文惠王末年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

始廢井田（秦紀曰昭襄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袁云而縣有爲縣臺）
（秩史在明年）凡三十一縣（秦本紀作四十一）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秦魏遇於彤

趙侯種卒

公子緤與太子語爭立緤敗奔韓語立是爲肅侯

○魏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竹書紀年○漢書注臣瓚曰汲郡古文謂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圉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魏成侯如衛命子南爲侯水經注引同今本無勁朝於魏之文）衛子南勁之爲其臣也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韓非子）

壬申 二十一年○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趙世家○說見前）

○韓姬弒其君悼公（韓世家六國表同○索隱曰姬一作弗無悼公未詳今以趙世家之文參攷之疑悼公即晉君而姬或即韓昭侯之名晉世家文略不具耳餘說見前）

癸酉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韓侯如秦（六國表）

○趙魏遇於陰晉（趙世家）

○魏殷臣趙公孫衰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竹書紀年）

甲戌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魏孫何侵楚入三戶郭（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楚伐徐州（竹書紀年）

○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華陽國志○按此時秦惠王未立與史異蓋字記引蜀記云秦王遣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伓滻五丁踴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蜀王築臺而望之不來因名爲五婦候臺）

乙亥 二十三年齊殺其大夫牟辛（索隱曰大夫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毋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魯侯屯卒（子假立是爲景公）

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按衛本侯爵而聲公以前皆僭稱公成侯以後始貶稱侯也）

○魏魏章帥師及韓師伐楚取上蔡召陵（竹書紀年）

○秦桃李冬華（秦記）

○絳中地堙西絕於汾（竹書紀年）

丁丑 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京師（按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當即此會在前二年）

○趙攻齊拔高唐（趙世家）

○魏丹封於名會丹魏大臣（六國表）

戊寅 二十六年致伯於秦

○秦城武城（六國表）

○趙公子刻攻魏首垣（趙世家）

己卯 二十七年（史記齊宣王元年）諸侯賀秦秦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朝王於逢澤（通鑑在二十六年紀年在二十三年今從秦本紀六國表正）

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

周顯王（後漢西羌傳）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呂氏春秋）魏王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如是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魏王悅故身廣公宮建九旂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恐懼跣行揖兵於圃而東次於齊（齊策）

魏伐邯鄲因退而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齊侯也天下乃釋梁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驕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秦策○呂氏春秋曰惠王布冠而拘於鄭齊威王幾卑受魏王爲九重之臺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韓非子作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云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韓策○按諸策並云魏惠王率諸侯朝天子豈逢澤之會魏王爲御而張大言之耶九重天子所居疑卽盟於京師之辭與朝王一例今並附於此以備異聞○魏以中山君爲相家在前一年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破之於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紀年魏敗韓馬陵在二十四年張旃帥師及鄭北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與齊田盼戰於馬陵在二十六年索隱引盼作盼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魏世家作魏伐趙趙告急齊田世家作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孫臏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魏策曰梁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

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殺太子申魏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請必從君之言而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做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轅之途也錯擊摩車而相過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齊策成侯鄒忌惡田忌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爲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鄒忌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爲謂楚王曰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

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齊策增○按田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奔楚宣王二年乃召而復之遂有馬陵之戰）

（課也忌若奔在馬陵之前則不得云三戰三勝而策所云孫子說之不驗果不入齊之語俱不合矣且忌既攻臨淄是叛齊也豈得再復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奔而不復明矣通鑑於此既正其失而於宣王即位後云知成侯貴田忌乃召而復之則仍襲其誤也）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齊皆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縢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眴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已而果然楚王問田忌曰先生何知之早也忌曰

申縢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眴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說楚）

○魏城濟陽（竹書紀年）

○秦馬生人（六國表）

辛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虜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趙世家在後一年）

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爲商君（紀年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二十七年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壬戌衛鞅我師敗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索隱曰紀年改名曰商商水經注引作商）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有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崤陵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魏大破於齊可因此時伐之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敗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鹽鐵論曰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

齊趙伐魏（田世家曰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引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紀年云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十月田忌伐我北鄙）

○秦侵楚（楚世家）

○邳遷於薛（竹書紀年○索隱引作下邳遷於薛改名曰徐州徐文靖統箋曰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則是邳先遷薛後遷邳至是而又遷薛也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恩夏商及周末始爲宋王偃所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

○三月魏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竹書紀年）

楚子良夫卒（子商立是爲威王）

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十二諸侯表序）

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呂氏春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

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老莊傳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緝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杜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莫敖大心謂其御曰吾將深入若扑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書吟宵哭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畛穀曰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得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楚策

王三十年○秦及晉來聘引紀年晉作魏戰於岸門紀作鴈門誤虜其將魏錯秦本紀系六國表○紀在後一年

○魏以公子赫爲太子六國表○魏世家在前一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大荔圍合陽六國表○按秦字當在圍字之下合陽秦地也秦伯渠梁卒秦人誅商鞅滅其家表曰商君反死彤地本傳曰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引盬鐵論商君困於彭池爲譖然則彤地即彭池之誤

孝公卒太子駟立秦記曰生十九年而立　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將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與呂氏春秋曰執以其私屬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秦策曰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

代後浩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難巴人致貢犬戎來服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乎

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三十二年○楚韓趙蜀人朝於秦六國表韓申不害卒

乙酉三十三年○秦行錢六國表秦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秦記

○賀秦六國表

宋太丘社亡漢郊祀志在後九年或曰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寰宇記曰徐州彭山縣鼎鼻山一名魚山李膺記云周德既衰九鼎淪沒此山下江中或見其鼻因以爲名又云山下有淵九鼎淪沒此沒其一在此冬夏恆深九尺每雲開風息靜泌則曉然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封禪書○紀年九鼎淪沒於泗淵在四十二年史正義謂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而後秦滅西周紀書取九鼎又云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鼎弗得說各不同陳霆以爲周恐鼎存而禪隨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

○齊魏會於平阿南六國表

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王東阿南盟而去孟嘗君傳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而與之并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魏策○徐州紀在三十六年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恩見太子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納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魏策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魏世家○按史記此文殊與孟子不合孟子是時年方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又稱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不合一也齊魏相王尚在後年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於楚卽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至孟子列傳更謂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則游齊時年當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乎蘇氏古史則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譚貞默以爲孟子所

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惠梁襄鄒穆滕文魯平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宋偃皆止稱王說似有據然以伐燕一事攷之前問取燕稱宣王後燕畔只稱王愈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愈者湣王也然則謂始事宣王後復見屑王者誤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遲久未有所遇故當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文皆在中年以後爲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然一見魏襄命駕逐行崇之見迟有去志難進易退未嘗久淹故曰久於齊非我志也齊湣素非賢主孟子豈有既去復來之理乎今姑存史記本文於是年而另爲攷證於後

鄒衍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孟荀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滑稽傳曰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客有見髡於梁惠王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

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東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孟荀傳○呂氏春秋曰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又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戴晉生儇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娶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曰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窮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仕（韓詩外傳）

○韓趙圍魏襄陵（竹書紀年）

丙戌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稱元一年（竹書紀年○司

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襄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眞故今從之）

秦伐韓拔宜陽（拔後報王八年秦甘茂拔韓宜陽此爲重見史記志疑謂拔乃攻之誤近是）

○秦王冠（六國表秦本紀同○大事記曰秦記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於三年兩書必有一誤）

○齊魏會於甄（六國表）

○趙起壽陵（趙世家○呂氏春秋曰邯鄲以壽陵田於萬民而衞取藺氏高誘注壽陵魏地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衞人取其藺氏之邑也）

○於越子無彊伐楚（竹書紀年）

越王無彊伐齊齊威王（按通鑑增威王十年意蓋據此）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埜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索隱本作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三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徐廣曰無假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

伯後儻罷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史記志疑曰楚之材當爲竟陵澤）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越世家丁亥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紀年王與諸侯會於徐州在三十四年秦本紀年表又書魏稱王在後九年）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兪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何爲不爲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若施者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

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蟁蝱乎惠子之治魏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舍者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謝於翟翦而受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匡章非之不亦可乎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翦曰善也王曰可行邪翦曰不可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諺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　白圭謂魏王曰市上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飯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飯耶呂氏春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

韓作高門

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

○致文武胙於秦六國表

○齊以田嬰爲相孟嘗君傳

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至是相齊孟嘗君傳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十齊策作七　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韓非子○按齊策亦有之而不詳何王故引此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韓非子

○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趙世家

○蘇秦至燕六國表

初雒陽人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乃閉室不出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策以此在求說周顯王弗信乃西至秦趙策曰蘇秦說李兌曰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後則死李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按兌殺主父時蘇秦已死久矣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即此類也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翥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蘇秦傳

戊子三十六年楚伐齊圍徐州

齊魏會徐州而相王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楚世家謂田嬰欺楚故威王令齊必逐田嬰徐廣曰齊說越令攻楚故云欺楚與此不同）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嬰使張丹說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紀（齊策作申縛）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乃止（孟嘗君傳秦齊策楚世家）鄒威王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即申紀）遇於泗水之上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使陳毛釋劒委掫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秦策）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仇報矣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因令人先之楚言之楚王聞之乃郊迎惠施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盼夷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魏策）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策）

○熒惑守斗（天官書曰越之分野熒惑守斗）

楚滅越殺越子無彊（通鑑在三十五年按越世家無年可攷今據紀年而寘宇記引括地志云在顯王四十六年誤也）

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大敗之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越世家秦紀年）　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族竊自立爲君長之族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君長（越絕書以之族爲無彊子與史異然無彊以上世次紀年爲詳而閩無之族則越絕書當非妄說也又吳越春秋謂無彊卒子王立王卒子尊立尊卒子親立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唐書世系表又謂無彊子跡更封子孫餘山陽尤異）

○趙圍魏黃不克（趙世家）

○趙築長城（趙世家）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齊策○策又謂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秦楚承其後意正相類）

韓高門成韓侯卒子立是爲宣惠王

○秦以陰晉人犀首官名姓公爲大良造秦本紀孫名衍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世家

秦使犀首攻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秦本紀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在後二年與紀年同魏世家在後三年斬首作四萬五千

趙使蘇秦會魏人韓人齊人楚人燕人盟於洹水按蘇秦說趙明云令天下將相會盟洹水之上及秦歸趙乃投約從書於秦後張儀說魏衍述諸侯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云云則是時之有盟也明甚綱目書法未免辭費今故擬之如此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策作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引作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

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侯從之資秦車馬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燕策曰蘇秦在燕李兌爲奉陽君曰齊燕合則趙輕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驕燕而使合於齊也奉陽君乃使使與秦結交淺此與史傳他策絕異古史謂奉陽君卽公子成事武靈王惠文王肅侯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王之時奉陽君蔽塞先王明其未死也故於蘇秦傳載李兌之言於說燕之後而創奉陽脩館之語大事記從之吳師道謂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然不可攷

因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策作三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滹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按天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曰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摈秦令天下之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

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策作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劒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以有盡之地逆無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策作昆陽召陵舞陽新都魏策無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武士蒼頭奮擊谷二十萬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嬰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不可以遇秦之銳士斯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

瑯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無本賞矣不可以遇魏之武卒卽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中七萬戶可三男子卒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勝負存亡之機決矣幸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衛地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於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臣故願大王少留計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楚策曰蘇秦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諫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索隱曰當是新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行過洛陽策作將說楚王

時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使人郊勞蘇秦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歸趙趙乃授從約書於秦封蘇秦爲武安君

○秦以張儀爲客卿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楚策謂張儀之楚貧舍人怒欲歸儀因見楚王王不說乃請北見晉君說言晉女之美王好之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進金於儀宜在此時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古釋字之蘇秦已說趙王乃使人微感張儀儀至趙求見蘇秦秦故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王悅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愛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

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張儀傳○呂氏春秋曰張儀將西遊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張儀德昭文君令秦惠王師之逆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案說與史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吾欲使武安子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惠王曰敬受命秦策

周顯王四十八年訓在位三十六年與史記合

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四世家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策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足以當此任也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舜乎其如舜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曰願聞齊國之政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呂氏春秋齊人見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卑矣今先生設爲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嘗過畢矣田子辭淮南子曰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使人以車迎之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

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矣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

娛則再拜辭去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騏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齊策）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對曰昔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復賜父老無徭役又不拜王曰不拜者前寡人得毋有過乎閭丘先生曰所以爲勞大王願大王選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富焉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說苑）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烏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烏奈何不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

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自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韓非子）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君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今子反是爲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王大賞其母之義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列女傳）

燕伯卒（子立是爲易王）

衛侯速卒（子立是爲平侯）

己丑　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按蘇秦傳謂蘇秦歸趙乃投約從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通鑑攷異以爲妄故削之然攷張儀說楚趙范雎說秦並有此語則非無因也古史書齊魏伐趙從約皆解然諸侯宗秦之策時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

敗大出者十五年此言得之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魏策曰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君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與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退按趙策有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之文豈趙敗卽和於秦如魏納陰晉者耶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實華陰○秦本紀曰陰晉更名寧秦漢地理志在前一年

齊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齊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見齊王曰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燕必德王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齊乃歸燕十城按黃氏日鈔載蔣曉之說謂齊宣因喪伐燕取十城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是也孟子作於宣王旣沒之後故以諡稱後潛王因子之之亂伐燕取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將王尙在故不稱諡欲以合史記孟子爲一今攷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又曰擧君而後去之此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已而後歸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蔣說究於情事不合殊不可從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策作鄒陽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也館王按卻而怒食以駏驉秦見燕王曰臣無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得十城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此三人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燕卻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蘇秦傅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君不如按兵勿出齊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齊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齊策蘇子說閔王曰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壞頰數縣取其牛馬趙弗救噲子卽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燕策○按文公時齊無敗燕之事惟紀年書齊燕戰於洵水齊師遁不聞燕不勝也則文公宜爲易王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父未教而死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齊策○按威王時秦無攻齊之事而章子與孟子同時則不在威王初年可知也此時齊燕戰而秦使趙

助燕擊齊其兵端所自始乎據紀年威王此時尚在姑附於此

庚寅三十八年○義渠內亂秦使庶長操將兵定之六國表

○魏韓會於巫沙竹書紀年

辛卯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秦本紀圍焦在明年拷里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是已取曲沃故後云歸也魏獻河西地於秦通鑑從表作獻少梁河西而秦本紀魏世家皆無少梁按前二十五年孝公已取少梁則表誤也今從本紀世家

壬辰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紀年在三十九年拔焦

○秦魏會於應秦表秦本紀魏世家同○魏表應作雁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客謂楚王曰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

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策○秦策曰楚王使景鯉如秦秦王留之以市地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何重於孤國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秦王乃出之

楚子商卒子槐立是爲懷王

○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楚世家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按是年秦取魏皮氏及皮氏未拔是中間秦又歸之魏也據此策其即歸於此時乎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秦策○按時威王方卒而勝之異

○陳軫去魏之秦張儀惡之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之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故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爲婦嫁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適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秦策曰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秦自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騙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四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余秦策

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剔成奔齊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爲相

秦公子華（表作桑徐廣作革）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張儀傳作入上郡少梁）以謝焉（按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卽此）張儀歸而相秦

○秦敗趙師於河西殺其將趙疵取藺離石（趙世家○按秦按藺或曰此藺是祁之誤周策所謂取藺離石祁是也）甲午四十二年秦賜義渠以其君爲臣○大事記曰雖以爲縣猶令其君主之

秦歸焦曲沃於魏（紀年在四十一年）

○秦更名少梁曰夏陽（秦本紀）

○趙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上（趙世家○按韓舉前爲趙將爲齊所獲距此已八十三年後二年復有韓將韓舉紀年報王四年又有趙將韓舉殊不可攷）

乙未四十三年趙侯語卒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葬於趙子雍立是爲武靈王（趙世家）

○秦初獵會龍門（六國表）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張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張儀傳）

○趙以陽文君趙豹爲相（趙世家）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趙世家）

○梁王與太子嗣（嗣襄王名見世本）韓王與太子倉朝趙於信宮（趙世家）

○魏敗韓將韓舉（韓世家○紀年作趙將韓舉在報王四年）

○魏敗趙將趙護（六國表）

衞侯卒子嗣君立

衞有胥靡亡之魏因爲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因載而往徙獻之

丁酉四十五年○秦更十四年爲元年（六國表）

秦張儀伐魏取陜（出其人與魏○秦本紀在前一年）築上郡塞（從張儀傳增）

蘇秦自燕奔齊齊以爲客卿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張儀傳云蘇秦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呂氏春秋曰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室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反寡人請今止之）

○趙城鄗（六國表○趙世家在明年）

戊戌四十六年（史記齊湣王元年）秦張儀及齊人楚人會於齧桑（楚世家作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桑張儀傳在取陜後二年）

韓燕稱王（秦本紀魏韓爲王在前二年韓世家在後一年）

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趙世家在後五年）

○楚柱國昭陽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楚世家○按此即梁惠所謂南辱於楚者紀年在四十五年水經注引史記云楚昭陽伐魏取郪）昭陽又移兵而攻齊陳軫適爲秦使齊（策作陳軫爲齊王使）往見昭陽曰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軫曰有貴於此者乎曰令尹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今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兵而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不勝身死爵奪不若引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楚世家）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黃成俠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黃易矣（魏策）

陳需（即田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韓非子○按陳軫傳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未之信是其事也）田需貴於魏王（韓非子作陳軫）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子雖欲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陳軫傳作楚使陳軫使於秦）過魏見犀首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陳軫傳作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未之信）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諸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齊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軫傳作楚王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魏策○按犀首傳云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即此事也軫傳謂犀首逐行三國相事是一事而尹畎其說故今以策爲主）

○魏會齊威王於郵（索隱引紀年）

秦以張儀相魏（紀年在赧王二年）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張儀欲并相秦魏謂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魏策）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大事記曰令韓以與魏南陽爲衍之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犀首傳○大事記曰張儀相魏尋以公孫衍代相）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貪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魏策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楚策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魏策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魏策作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

楚王喜欲復之楚策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魏策

己亥 四十七年○孟軻至魏按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自是惠王末年事但遷未考惠王有後十七年故繫之三十五年以明惠王便卒故也今據紀年則惠王末年固宜在此時梁無歲不有秦師又新爲楚所破師旅數敗莫此爲甚而孟子年已五十一故稱曰叟又新論秦攻梁惠王謂孟軻云云當即史所謂取曲沃平周者故今繫於是年

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叅列女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幸辱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必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叅魏世家孟子傳○按史記此文稱改孟子以號已說蓋誤以惠王三十六年卒故不得不以孟子至魏爲三十五年又以是時惠未稱王故改云君且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俱後日事故改云兵三折於外皆疎謬之類然者通鑑既從紀年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記至魏之年則猶未免襲誤也

秦伐魏取曲沃平周紀年在後二年

張儀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儀慚無以歸報留魏○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新論

○韓魏使其太子朝於秦秦本紀

○韓趙會於區鼠六國表

○魏有女子化爲丈夫六國表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

子定立是爲愼靚王

燕伯卒子噲立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按是年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乃威王薨之歲而齊策稱威王薨宣王立郭靖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辯而之薛云云知封薛葉已在前正與紀

年合魏氏據史記以威王時嬰未封薛與下言之薛不合故改威爲宣改宣爲閔今兩存之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考策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按滕文公時齊將築薛任敬運孟子考略據此謂孟子是時在滕先是已如宋歸鄒而後至梁至齊誤也國策此文本無確年通鑑類附於封薛之下固未必卽此年事且此時既不果城則後日復城未始不可任氏據此因不得不以過宋之見爲更在前不知宋是時未稱王顯與孟子謂薛不勝稱宋王語不合而季本孟子事蹟圖譜妄爲之說謂孟子前後兩至宋無據甚矣

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本傳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令其母勿舉其母竊舉生之及長乃見之於嬰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皆請以文爲嗣靖郭君許之

○趙取韓女爲夫人六國表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按孟子與景春論大丈夫在此時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以驕主其寡力者藉外權以削地君之國危矣韓非子曰公叔相韓而有功於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鄧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愼靚王在位六年

辛丑　元年衞更貶號曰君（據有濮陽）

○秦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國表）

○齊迎婦於秦（六國表）

壬寅　二年秦伐韓取鄧

○楚城廣陵（六國表）

魏侯罃卒（太子嗣立是爲襄王○按惠王生於魏文侯之二十五年至是年八十二）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請得傳國惠子辭夫受而賢者辭也辭而賢者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今無其他而欲爲堯窃許由故

惠王布冠而拘於鄧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呂氏春秋）魏惠王死（藝文類聚作孟子曰韓文公卒下略同）葬有日矣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皆告惠公駕而見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纍水齧其墓見悍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纍水見之於是出而反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矣而雪甚難以行先王必欲少留而扶柩安黔首也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策（魏策）

孟軻去魏適齊（列女傳曰孟子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受上大夫之祿不仕職而任國事孟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齊宣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位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遊於齊（中論）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處汙世夫蕤冬至必彫

吾亦時矣（韓詩外傳）

癸卯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大事記從楚世家作六國共攻秦然年表各世家及國策俱云五國故通鑑從表而秦本紀又作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賈誼論又云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爲九國尤異）

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藝文類聚引國策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錢爲矢長八十一弩十矢俱發）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楚世家○按秦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此時後五年秦復取魏曲沃豈齊仍歸之魏而秦取之耶又賈誼論云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梁王魏嬰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按諸人與蘇秦不盡同時長沙始未暇攷耳）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沛公君曰五國罷必攻沛公（疑韓地）以償兵費君資臣請爲君止之沛公君

遣之魏順見楚王曰王約五國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王何不擇交乎楚王曰奈何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不重王且反王之言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韓策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悅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

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大事記曰此六國欲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鬬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楚策○按五國伐秦以楚爲從長而秦本紀獨無楚又有何奴此策亦謂楚敗五國之事犀首傳又謂五國伐秦義渠起兵襲秦似與秦紀合今並錄之以備攷又按明年齊敗趙魏之師於觀津其即此策所謂齊人反趙魏者歟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按張儀復相在明年據魏世家實在

此前一年可證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策作帛之下犀首傳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衡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閒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恐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遇事遂敗楚策○樂池相秦秦本紀

宋稱王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世家○呂氏春秋曰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賢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殺罪盡不善者善者故不畏王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

宋康王偃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翟灝四書考異謂滕滅於是年則孟子至滕當前乎此不知此策乃類敘之文非即滅於是年也故通鑑載此策在赧王二十九年所以紀宋滅之由而王應麟遂謂滕滅於赧王二十九年皆約舟膠柱之見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

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宋策○按策又謂齊攻宋宋使嬴子索救於荊荊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其卽孟子所謂齊楚惡而伐之者歟

○孟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對曰輒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列女傳○任兆麟孟子時事略以爲是年孟母卒歸葬於魯此說爲近按元張須重修孟母墓碑記曰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元陽與東游記曰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又十里許達魯城南

戰國紀年卷三 五

甲辰四年秦大敗韓師於脩魚虜其將鯷申差

秦敗韓脩魚虜韓將鯷申差二將名於濁澤正義云當在韓氏急公仲名謂韓王曰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與之伐楚韓王從之楚王大恐陳軫曰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使信王之救己也韓必德王必不爲雁行以來兵雖至楚不大病若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從之韓王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此必陳軫之謀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王不聽遂絕秦秦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韓世家○韓非子說林並以此爲秦攻韓宜陽時事

○趙與韓魏其擊秦秦敗趙師斬首八萬級趙世家○按不應獨敗趙師據秦本紀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俱在前一年而張儀傳稱儀留魏四歲說哀王事秦不聽乃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在是年數事當合而攻之蓋五國攻秦在去年而秦擊之皆敗走實在是年耳史記志疑曰六國難同山師不相

應獨敗趙師據秦本紀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俱在前一年而張儀傳稱儀留魏四歲說哀王事秦不聽乃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在是年數事當合而攻之蓋五國攻秦在去年而秦擊之皆敗走實在是年耳史記志疑曰六國難同山師不相

戰國紀年卷三 六

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因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策又云犀首見梁王曰臣盡心竭智欲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周肖鮑注曰疑卽霄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必不敢有外心矣王曰善果厝需於側魏策

盜殺蘇秦張儀傳稱齊王相蘇秦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與此異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乃使一子質於齊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亦皆學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遂委質爲齊臣蘇秦傳○索隱引譙周及典略以爲蘇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鶡並爲游說之士按策蘇秦有嫂而呼爲季子似秦居第四與此異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陳翠入見太后曰今王願封公子公子無功不當封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

也而太后弗聽太后千秋之後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蘇代爲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淳于髡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燕策在魏世家前二年

魏使張儀請成於秦秦復以儀爲相魏世家在前二年

秦復欲攻魏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策作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策作守亭鄣者參列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策多燕字酸棗劫衞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國欲無危不可得也且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魯侯偃卒子旅立是爲平公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秦本紀云司馬錯滅蜀水經注華陽國志並云惠王使儀錯滅蜀甘茂傳亦稱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史蓋互見又水經注云秦惠王二十七年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在後

五年

張儀傳巴作苴蜀相擊俱告於秦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苴侯苴侯貪蜀利而親於漢中號苴侯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及蜀平司馬錯因取苴與巴焉秦惠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袁宇記引揚雄蜀記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儀之）貶蜀王更號爲侯（紀表華陽志皆云王）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水經注引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

○秦伐趙取西都中陽（趙世家○秦本紀作中都西陽六國表又作中都西陽安邑紀正義引表又作中都安陽）

燕伯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秦本紀在後二年）

初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

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按蘇秦傳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與此小異）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王曰何也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索隱曰春秋後語作眉毛壽劉伯莊通鑑注又引作唐毛壽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韓非子曰子之相燕坐而行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過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又曰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啟與友黨攻益奪

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燕世家燕策略同）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鼃澤（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按魯平公將見孟子宜在此數年而臧倉毀孟子後喪踰前喪蓋亦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是必孟子居魯喪畢之事魯不能用而復反於齊爾後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見孟子則反齊後事也）

丙午六年王崩

子延立是爲赧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正義曰從西周武公居焉吳澄曰赧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桓公自是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謀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兩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僎靚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前建都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後二公封邑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蒙按顯王二年分周爲兩即封班於鞏之事地分而治未嘗分也東西周分治自在赧王時吳說誤矣）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

死有五燕子母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周不聽是交疏也不如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周本紀○周策又謂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使於周以爲太子左尚謂悍曰公不如謂

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楊楊令王遣之以地左倘以此得事又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君何不奉養無有愛於最使天下見之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蘇子往見西周君曰今東周之民皆種麥君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則東周可令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韓非子曰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徼誣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朱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自傷於民也春秋記曰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

也故大臣得譽非國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周策

○秦伐韓取石章伐敗趙將泥　秦本紀○泥表作英

○韓使韓辰歸魏晉陽及向○二月魏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竹書紀年○史集解引河雍作河陽又作宜陽正義引平下有城之二字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引紀年

○趙稱王　從釋史年表○水經注曰七國稱王巴亦王焉朝鮮侯準亦僭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侮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齊王必聽矣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一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中山策○策又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欲與趙魏伐之以廢其王中山君遣張登說田嬰語亦略同

赧王在位五十九年

丁未　元年秦侵義渠取二十五城　秦本紀在前一年

秦伐魏取曲沃

魏復背秦爲從秦使樗里疾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　從張儀傳魏表世家增

○秦樗里疾攻魏焦降之　秦本紀○路史引紀年在後二年

○秦封公子通於蜀　秦本紀○表作綵通在二年

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　華陽國志

秦敗韓師於岸門　水經注作岑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秦本紀作十年韓太子倉來質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魏表世家並云走犀首岸門按犀首魏將而岸門之戰與魏無涉攻魏策犀首與田需不善乃與田嬰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而蘇代說魏王亦有衍將右韓而左魏之語疑是時已在韓矣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

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乃許韓使而還之韓自以爲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齊策○按田世家恒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柯公曰善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蓋引此策而誤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伯噲趙世家在前二年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燕世家作諸將謂齊潛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嚻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原有孟軻

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數語今刪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呂氏春秋八繹對燕昭王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臣高誘注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爲齊所獲齊大勝燕子之亡燕策○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集解索隱引年表均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云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按燕策明言齊宣王正與孟子合燕世家改儲子謂齊宣王句爲諸將謂齊潛王而上文云燕噲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據年表燕噲元年爲齊潛王四年則已自畝其說而田世家六國表並不復載伐燕事可知史記亦疑而不敢定豈可執此反疑孟子耶至於取燕之事史無明文惟齊策云三十日而舉燕國可證而年表於噲死之後仍紀其年亦無謂燕君子噲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畝然而身死國亡不明乎所以任臣也韓非子

○趙王趙世家稱王始此召燕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趙世家六國表同世家在前一年○徐廣曰紀年亦云爾裴駰曰燕世家無此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趙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魏王弗聽張儀告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

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魏策○按孟子云諸侯將謀救燕此其事也○韓宣王朝於魏竹書紀年齊侯辟彊卒子地立是爲湣王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尹文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韓非子靖郭君善齊貌辯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新序曰靖郭君殘賊百姓害傷羣臣國人將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野而候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齊

貌辯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乎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不若廢之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曰吾不忍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聽閔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辯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劒閔王自迎於郊望之而泣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齊策。按此策原文凡宣王皆作威王閔王皆作宣王呂氏春秋亦然此文乃鮑氏所改也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

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韓非子　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按本傳文乘閒問嬰有君相齊於今三王之語三王者威宣閔也則嬰卒文立在閔王之世明矣故大事記附於閔王元年今從之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之食客數千人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傳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眅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弊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告孟嘗君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幷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

危齊王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齊策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明日袪衣請受業韓詩外傳　楚仁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之楚仁先生曰將使我追車赴馬投石超距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新序

庚申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閼虒其將莊豹六國表趙世家並作趙莊

○秦會魏於臨晉六國表

魏復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秦張儀傳魏世家六國表　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負因上書諫王王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列女傳

○楚王魏王來過邯鄲趙世家

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羣臣皆賀陳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見欺於張儀楚王弗聽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西受地儀至秦詳墜車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楚世家作使勇士宋遣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儀乃朝謂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魏章也

○齊地景長長丈餘高一尺竹書紀年○太平御覽引景作暴丈上有七字搜神記作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又春秋後語云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如海鷗百步是時張儀爲秦連橫齊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按二十年十字疑衍張儀卒於赧王六年而連橫事在赧王四年不得云二十年也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按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朱子集註引此爲證則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齊也通鑑類敘燕人畔於伐燕之年下即繼以宣王薨而綱目連書孟軻去齊俱與孟子不合或曰伐燕之役固屬宣王而燕人之畔只稱王慙安知非卽謚王耶然以孟子之文攷之陳賈曰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而其去齊也曰王庶幾改之所改當卽指此皆明明就一人之身而言不得謂過在宣王而慙在謚王也然則齊威宣沿之年史記固誤而通鑑移下宣王十年實無他據究亦未合惟以紀年之說推之則是年爲宣王九年蓋得其實後人信孟子卽安得不信紀年耶

昭王卽位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恨按說苑昭王問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倒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蓋是時已非全燕之舊矣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王曰寡人誰朝而可隗曰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擊之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殺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則毅之至燕乃後二十餘年事策究言之耳鄒衍自齊往孟荀傳曰騶衍如請列舄于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穀生今名黍谷劇辛自趙往辛攻趙爲趙將龐煖所殺距此已六十九年然則其至燕亦在後非在是年也士爭趨燕說苑又謂蘇子從燕屈景從楚周歸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封禪書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拾遺記謂燕昭王四年問其臣甘需欲學長生久視之法乃徹膳減味殆不足信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卒以破齊從燕策增○昭王立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請於魏按人卽蘇厲見魏策魏於是出代代之宋善待之燕策

○孟軻去齊皇王大紀大事記俱云孟子去齊居宋在元年按燕人畔孟子猶在齊故任敖運孟子攻

略謂在是年蓋齊王知慙於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塞之故遂去齊是也今以大紀大事記之說參之攻略之年庶兩得之又按孟子去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據漢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則由是年逆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然攷周本紀自武王至夷王本無年數疏氏徙據劉歆魯歷爲說而魯歷湯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證之魯世家則煬公只六年獻公只三十二年武公九年是魯歷較世家實多六十五年其實武王元年至赧王三年只七百四十六年耳此正與孟子合

秦燕長章大敗楚師於丹陽屈原傳作丹淅虜屈匄遂取漢中張儀傳作取丹又敗之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漢中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韓世家是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匄斬首八萬於丹陽樗里傳助魏章攻楚取漢中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秦燕長章擊楚於丹陽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虜其將屈匄神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楚軍大敗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殘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以齊盟曰葉萬

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內之則讒虐不幸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奴父賓諸宰室擯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逮取我邊城新郢及鄢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恐怒以偏我邊境唯是秦邦之羣衆敢賦輻鞮鞻擐甲執兵礼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惕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敗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姓書熊相爲羋姓自楚熊摯公至惠文王十八世自楚成王至懷王十七世此十八世蓋自秦言之新郢及鄢卽商於也今又悉興其衆是蓋田之師矣時秦實許楚而反責楚倍盟神其聽之乎然文辭簡古始存其略

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與秦平秦本紀楚世家遇宋寧於石仁所云秦楚講兵卽此石仁孟子疏以爲宋地又孟子去齊居休滹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屬宋境皆去齊之明證甘茂本傳曰下蔡人事下蔡史舉先生宋之圉張儀傳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合於秦秦欲關而聽楚使茂謂王曰詠誘也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弱魏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必說則寄地必多矣秦策○按此卽楚割謂茂佐魏章略定漢中地在此時也屈蓋卽屈匄韓魏襲楚當亦秦約之故故韓世家亦有與秦共攻楚之文又魏策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恐亦此時事史策錯出必合證之始明楚絕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而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軫曰王獨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陳軫傳作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今兩虎爭人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

者惟王可也秦策○按屈原傳但云齊怒不救楚而張儀傳云秦齊共攻楚虜屈匄似與此策合又按陳軫傳亦載此策而以爲韓魏相攻甘茂欲攻宜陽秦惠王使計之軫對云云吳師道曰考秦惠時惟十二年韓舉趙襄帥師與魏戰敗續去楚絕齊時甚遠他未見韓魏相攻事今按紀年韓明帥師伐魏襄仁在此年豈指是耶

○韓明帥師伐魏襄仁竹書紀年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司馬庚三反於逞甘茂

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策作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於是楚解雍氏圍韓世家○世家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古史從之是也

○秦攻齊到濁助魏攻燕秦本紀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淮南子曰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攻魏酈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楚策○按三國攻燕而楚獨攻魏以救燕則主兵者魏也故秦紀但云助魏攻燕而齊怒燕畔己亦於情事爲合故附於此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燕策

○齊宋圍魏煮棗史集解引紀年

齊攻魏蘇代謂田軫曰臣聞魏王謂韓馮韓公仲侈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句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

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田世家

○魏擊齊廣聲子於濮六國表

濮上之事贅子死按贅疑聲之訛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移也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按固疑國之訛觀下文可見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攻之亦可齊策○原在齊策之六鮑改置威王之首誤甚

○趙何攻魏趙世家

○秦王見魏王於蒲阪關竹書紀年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獻魏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

齒竹書紀年

韓侯卒子倉立是爲襄王

庚戌　四年○秦伐楚取召陵秦本紀

蜀相殺蜀侯華陽國志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在六年秦本紀○正義曰丹犁二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

秦使張儀合橫親於諸侯封儀爲武信君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世家曰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曰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嬖之而美欲為之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大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屈原使從齊來新序曰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東使於齊以結驩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夫人鄭袖共譖屈原諫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

人追儀弗及張儀傳曰楚王將許之屈原曰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又楚王將出儀恐其敗己也靳尚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靳尚之仇說張旄使人微要靳尚殺之楚王大怒說各不同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策作韓王請幼宜陽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張儀傳作五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効河外

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策作請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關者十五年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矣今有徼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今秦發三將軍一塞午道一軍成皐一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秦云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儀北說燕王曰趙已效河間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相秦謂昭睢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鄧鄧漢中昭睢歸報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韓求相工陳藉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鄧鄧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楚策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曰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張儀之殘樓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樓里疾出走秦策

秦伯駟卒子蕩立是爲武王○趙世家在後一年秦記曰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

張儀歸報未至秦而惠王薨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儀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樓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秦策

○魏翟章伐衞竹書紀年

魏伐衞拔列城二衞君患之如耳魏大夫見衞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衞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衞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衞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音衞不如以魏釋衞衞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衞衞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衞釋衞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衞者必受衞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魏世家

○趙王遊大陵他日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與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於王趙世家

○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定公薨毫文公聘問爲國皇王大紀

○按陳櫟問前日於齊王魏乘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意必由宋之薛由薛反鄒已而復有滕文之聘而輟聚於是終焉鹽鐵論曰孟子困於梁宋此遠行受贐之證也風俗通曰孟子去齊絕糧於鄒薛困殆甚此聞戒受餽之證也

辛亥 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韓策云鄭彊欲走張儀於秦使楚太宰留儀之使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者再拜謁秦王王怒走張儀 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儀願之梁齊必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魏策云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王因不內張儀）齊果與師伐之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願之梁使齊梁之兵連而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此信儀於秦王也齊乃解兵張儀相魏（張儀傳○魏策云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寵沮馮儀說齊楚與此小異）張儀將相魏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

去秦張子必高子（秦策）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楚策）秦逐（從諸侯傳增）甘張儀魏章皆歸於魏（年表歸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恤也謂蘇代曰田作死誤）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田文也）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遂見梁王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太子果相魏（魏世家○按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陳需即田需也說與此異）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齊夫閒見者（儀使其臣爲見者之齊夫以閒侯之）因無敢傷張子（魏策）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爰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

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楚策○韓非子曰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王果聽張子）

秦使甘茂誅蜀相壯（華陽國志在六年）

秦魏會於臨晉（秦本紀云與魏惠王會於臨晉按如魏世家之說則惠王卒已二十五年矣史記之自爲牾如此）

○秦伐義渠丹犁（秦本紀）

○趙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趙世家○寰宇記九門縣有望風臺趙武靈王築以望齊及中山亦曰寒臺是也）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韓非子○中山策曰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又曰司馬喜三相中山鄒陽書曰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固辭而去（韓非

子曰魯用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舍丹出逐去中山其御曰何故舟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臣索而罪之之齊

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中山齊皆當此呂氏春秋

○趙孟姚生子何立爲惠王后六國表

○洛入成周山水大出竹書紀年

壬子六年秦初置丞相以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問有所立韓非子作言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因入見王再拜賀得賢相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

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秦策犀首者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入臣者也不敢離生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韓非子

○魏張儀卒六國表○紀年在三年五月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犀首傳

楚齊韓合從通鑑在九年今從楚世家

齊湣王欲爲從長賙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幷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幷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巫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

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猶豫不決昭睢曰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懷王許之乃合齊以善韓楚世家○按世家昭睢謂楚王有秦破韓宜陽及韓已得武遂於秦之語故通鑑載在九年然據戰國策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又馮章訓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秉吾骸國必危矣又謂秦王曰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周紀亦云秦攻宜陽楚救之則其合從固前此矣未可執其一二語而遽疏之也

○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竹書紀年○水經注引補

○楚庶章帥師會魏次於襄仁竹書紀年

癸丑七年秦魏會於應

○秦韓會於臨晉

○秦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秦本紀

○渭水赤三日秦記

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五行傳

○秦王封子惲爲蜀侯華陽國志

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令向壽歸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

也樗里子公孫奭策作公孫衍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趙洽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趙策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强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本周紀○紀在八年今正宜陽之役楊侯秦策作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韓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東借救於齊許以九鼎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崔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欲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君入楚鼎必不出夫鼎者非效寶醯醬甌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

逝瀝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乃止周策○按大事記載在顯王三十三年宋太臣祉亡之前於時勢殊不類今改宜陽之役武王有闚周室之志使楊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其時楊侯亦欲以五萬攻西周得九鼎以市甘茂與師求鼎其此時乎又秦方與楚韓合從以拒秦故顏率請救於齊而顏率與韓公仲同時見韓策於事勢爲合因附於此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秦策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秦策

○魏翟章救韓次於南屈竹書紀年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甯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綏必敗矣樓綏欲以趙合秦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原必敗矣樓原爲魏合秦楚外齊韓趙爲一魏必背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翟強爲魏合齊秦外楚韓策

甲寅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涉河城武遂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於是出私金以益公

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懷之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秦策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不如背秦援宜陽拔拾疑當作待援疑當作拔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實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黃棘韓氏果亦効重寶周策秦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樗里子傳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王不如善周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周本紀謂秦王曰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伯主約而不忿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秦楚者必爲天下笑矣秦策城渾周人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奧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圍之浦阪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

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悅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楚策○後十五年秦取楚新城）

○秦召西周君（策作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策作魏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周本紀）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周本紀○周策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魏太子朝於秦（六國表魏世家同）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冀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魏策○策又云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比者王不若相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秦伯蕩卒（趙世家在前一年）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帝王世紀曰烏獲孟賁之徒歸焉）八月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脈而薨（甘茂傳曰武王至周而卒於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芈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趙世家曰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襄王稷年少（秦記曰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太后治事實宣太后以冉爲將軍衛咸陽嚴君疾爲相○獻則楚人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芈字之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后同父弟後爲華陽君）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楚必便之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秦策）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史記志疑曰疑是無終）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通鑑地理通釋曰疑是皐狼）敗林人（即林胡）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騎射以教百姓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王緤（策作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公子成稱疾不朝王自往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

中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大翦髮文身錯臂（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絡（秫絡作縫紩之別名也紩者綦針也假借作秫絡蓋言女工針鏤之粗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守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幾於不守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子成再拜稽首受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始出胡服

令趙文趙造周祁（策作紹）趙俊皆諫王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士之變子弗及也遂胡服招騎射（淮南子曰武靈王貝帶鵕冠而朝趙國化之）

○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甘茂言於王曰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韓且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徵以救韓楚兵去（甘茂傳）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蘇代

（公仲侈也）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周本紀系周策）楚攻雍氏周報秦韓楚王怒周客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周策乙卯）九年○秦稽里疾圍蒲不克（索隱引紀年）

樗里疾將伐蒲胡衍為蒲守謂樗里子曰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二句從索隱引國策改）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則秦西河之外必危矣秦必罪公公不如釋蒲勿攻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遂解蒲而去（樗里子傳）

秦伐魏皮氏（魏世家在前一年紀年秦公孫爰帥師伐魏圍皮氏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亦在八年）

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如楚楚厚事之壽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壽曰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雖然願有謁於公王之愛智公也不如公孫顯（策作赫又作赫又作顯大事記謂本一人）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皆不得親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公孫顯當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何以異之且人省言楚之善變也公不如善韓以倘楚向壽曰然代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韓策曰公仲使韓琛之秦求武遂）今公徒收之甚難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韓策曰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王聽甘茂以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本紀作甘茂出之魏）

蓋自魏奔齊也又韓策曰或爲公仲謂秦王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卻齊此武王之願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爲樓子謂樗里子曰攻皮氏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止也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魏策○鮑注曰按此蓋鼻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說者兩言齊楚翟樓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秦楚攻圍皮氏或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魏策○按此策非一年事後二年秦與楚上庸又三年秦韓魏齊敗楚重上是其事也）

○魏城皮氏（竹書紀年）

○甘茂奔齊遇滕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許諾遂致使於秦說秦王曰甘茂居秦累世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代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好爲王臣辭秦相印而不往王何以禮之齊王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甘茂傳）

趙侯略中山及胡地林胡獻馬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責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疵曰不然舉

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君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策○按武靈蔑古未必非此士導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也）

丙辰 十年彗星見

趙伐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及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

趙攻中山趙祁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趙世家）王破原陽以爲騊邑

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敎不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

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之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趙策）

秦魏冉弒其君母出其故君之妃於魏（表曰桑君爲亂誅穰侯傳稱冉誅季君之亂徐廣引表亦作季君然則桑乃季之訛索隱曰季君卽公子壯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秦應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穰侯傳云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與此不同）而悼武后出歸於魏（武王后魏女）王兄弟不善者冉皆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秦迎婦於楚（六國表）

楚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楚世家）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策作環）曰寡人欲相甘茂於秦可乎對曰不可茂誠賢者也秦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思義而卒包藏禍心搆難於楚越國亂故楚南塞鬬門而郡江東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王若相向壽（策作公孫郝）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楚王從之秦卒相向壽甘茂竟不得入秦卒於魏（甘茂傳○楚策曰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則楚輕矣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魏不聽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聽甘茂與樓里疾貿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丁巳 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秦立太原郡治晉陽城置上郡治（水經注）

戊午 十二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晉陽魏世家作陽晉封陵紀年作封谷水經作風陵）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秦以請救秦使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則應之也

必勸是我離秦而攻楚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秦策

○趙攻中山趙世家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仁鴈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呂氏春秋

己未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

魏蒲阪秦本紀云魏王來朝應亭

或謂韓公仲曰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也願君之無疑也或謂公仲曰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願公之加務也韓策

楚太子橫自秦亡歸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

○趙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戰國紀年紀卷三終

赧王中

庚申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

秦伐韓取穰

蜀守煇叛秦秦使司馬錯誅之

蜀侯煇祭山川獻饋於秦王煇後毋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毋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煇劒使自裁煇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華陽國志○史記短長說謂芊八子有嫉於煇欲行申生之胙而懼大臣之以遠證也使其豎以黃金千鎰爲張儀壽使謀之儀見昭襄王王問煇之治蜀並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儀言西南爲羅苞方其人善毒施之食有卽敗者有十日敗者

有踰月不敗者爲蠱百狀不可滅而致居歲餘煇以山川之胙來八子請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卽斃獘疾曰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怒曰蜀毒不敗肉也使司馬錯賜之劒云云按史是時張儀已死說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之師伐楚敗之於重丘秦本紀云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在後二年齊表又作公子將大有功亦異

唐眛取重丘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章子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弱水劣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報與兒章子章子喜因練卒以夜犯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呂氏春秋○按蔑眛古通用荀子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亦此事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術視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宛尹曰王欲昭雎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楚策○按說與史異豈昭雎不欲戰而使唐眛代之以致敗耶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魏策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鮑注曰明豈眛之訛耶　楚王懼

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趙策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於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今二國搆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辠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今天子且措手不能按其輕重而匹夫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於陵子趙伐中山中山君賁齊秦本紀在後二年按趙策馬服君稱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

乃紀自十年至此正五年也

趙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趙世家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向傳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壽焉畫見羣鴿遊於雲中裘衎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乎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水經注引虞氏記

○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趙世家王立周紹爲傅曰有人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

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趙策

辛酉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秦本紀在前一年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昭王同母弟名悝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秦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未知君所出矣乃止孟嘗傳秦齊策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若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孟嘗君從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說苑

秦樗里疾卒以樓緩魏人爲丞相秦本紀云魏冉爲相樗里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墓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疾傳

○楚入雍氏楚人敗竹書紀年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

楚蘇代說秦任治向古史從之謂韓咎曰楚王欲內蟣虱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羋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世家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治向謂鄭彊曰公不如令秦王疑公

叔公抎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韓策)○按策多載幾瑟爭立事然煩複不可詳攷大抵二公子各有所主公叔挾齊魏以主谷公仲挾秦楚以主蟜亂也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幾瑟)也有秦楚以爭國鄭申(韓策作鄭)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太子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楚策韓策同)昭獻在陽翟(韓策楚昭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

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若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周策)秦羋戎(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白起王翦傳首三萬○楚世家作二萬)役其將景缺取襄城(秦本紀作新城)楚使太子橫爲質於齊以請平(楚策曰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是其事也)

○秦王封其子綰爲蜀侯(華陽國志)

○薛侯會魏王於釜丘(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爲驪矣按明年齊趙會韓此殆其嚆矢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覩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難之意者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宏之秦昭王曰薛公之地幾何對曰百里王笑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可乎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王曰其好人奚如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此者三人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宏曰敬諾(齊策○按明年齊與魏會韓以兵合於三晉因使孟嘗君入秦即此策所謂孟嘗君爲從先覩秦王之謀也及秦覺其詐孟嘗君絕秦之將殺己而不敢秦軍史但謂孟嘗君絕秦之將殺己而不知其謀從非一日也參攷羣書情事自見)

壬戌十六年趙侯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是爲惠文王使肥義爲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出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貌異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乃(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遂出關時人遠望之皆以爲神人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過於此)

齊侯魏侯會於韓(紀年同)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然則

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此必皆亡矣韓策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二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環中趙矣

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仰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趙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遽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憙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爲海內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齊策或獻書燕王曰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國必危矣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按前二年秦伐韓取穰中山君奔齊是其事也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燕策○按四策語意相類當並爲陳軫之言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子槐於武關執之以歸秦紀在後二年楚人立太子橫

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從秦紀增○秦紀在後一年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患之昭睢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王乃入秦秦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太子橫方質於齊楚人

臣患之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是爲頃襄王王以子質爲令尹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讒之王疏屈平平乃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本傳曰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平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楚詞曰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玉對曰曲彌高者和彌寡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

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楚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按史云許赴於齊故策云薨非卒也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謀之傅慎子許之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慎子請王召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請與而後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王用慎子計遣子良北獻地於齊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及六十三十餘萬被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於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彊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齊恐乃使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楚策○策又謂薛公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令羋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此略同而皆與史異秦以齊田文爲丞相秦本紀在後一年

齊歸涇陽君於秦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秦田世家孟嘗傳

○韓立公子咎爲太子六國表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韓策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秦本紀○索隱曰別封之也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

癸亥十七年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按平原傳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而信陵范雎傳皆以爲趙惠文王弟今攷年表趙武靈十六年吳廣女生子何至是纔十三年勝若惠文之弟年當更少豈有便能相趙受封之理當以本傳爲是但他處每多稱弟相仍已久今亦不能盡正也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本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而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諾而不殺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子

高穿字弗應明日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煩文以相假巧譬以相移則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細孟荀傳曰騶衍適趙平原君側行襜席准南子曰公孫龍在趙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下而觴在一汜使譬呼之一呼而觴來

齊田文自秦逃歸秦本紀曰薛文以金受免在後一年正義曰金受秦相名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乃以樓緩爲相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

使追之文至函谷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從孟嘗傳增

○孟嘗君歸相齊六國表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傳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於秦楚世家作齊誤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楚世家作取析十五城而去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吳師道曰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攷按此合鹽氏之役爲一誤說見後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召公子池韓非子作汜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周策作韓慶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事在十一年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

倣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倣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使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周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公孫戊曰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獻之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到楚而愛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戊趨出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戊以實對孟嘗君因書門版曰有能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齊策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謂扶柳）中山按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衞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趙策

○秦王閼悍無罪寃枉死使以喪入葬之郭內蜀人爲崛立祠其神有靈水旱禱之（華陽國志）

甲子 十八年楚子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秦紀在後一年）

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魯侯旅卒（子貢立是爲悼公）

乙丑 十九年楚子槐卒於秦

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新書曰楚懷王心矜好高人鏤金以象諸侯令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參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興師伐楚楚王徽役萬人且報國人之蔡國人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楚師之濮懷王逃適秦免尹戟○按戰國策與史異）

齊韓魏趙宋（秦紀多一中山而但云五國故通鑑削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秦紀作河北田世家作河外韓世家作河外及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

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搆中山也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欵謂李兌曰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虛言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

周最也（趙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即前年函谷之戰三國齊韓魏也敗云者觀其敗與否也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即盧氏之役按古史謂三年之間三國不應再擊秦後攻函谷事於是年而創五國至鹽氏之文殆未攻此策故耳）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宋於三國（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令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周策）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趙侯雍出代致樓煩兵

趙主父行新地（新取中山之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彗星見（六國表）

○秦取周九鼎一飛八泗水餘八入於秦中史正義

魏侯赫卒子遬立是爲昭王○史記志疑曰魏世家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十二年太子朝秦然則昭王遬卽太子政也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譆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

呂氏春秋

韓侯倉卒子咎立是爲趯王

丙寅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趙以燕齊之師滅中山遷其君於膚施趙世家在前一年秦本紀云中山君

竟死齊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齊策曰中山悉起而應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然而國逐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倘梁於魏義榷長寰宇記引戰國策曰中山專行仁義貴儒學賤壯士不教人戰趙武靈王襲而滅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卒爲趙併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世本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其君雍於沙丘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禍梯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而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傑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主父開之開門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時年五十見說苑

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

時王少成兌專政蔡澤傳云唐舉相李兌百日之內持莅政事兼韓非子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秦以魏冉爲丞相按紀云攘侯魏冉爲相疑是時已封穰後四年後相乃益封陶也

趙人樓緩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丞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策作謂宋交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攘侯傳

○秦與趙粟五萬石秦本紀

丁卯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

○秦向壽伐韓取武始秦本紀

○秦左更白起攻韓新城白起傳
○秦魏冉舉任鄙爲漢中守六國表秦白起傳
○趙與燕鄚易趙世家
○齊田甲劫湣王相薛文走六國表
孟嘗君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王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質遂自剄宮門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之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王許之孟嘗傳齊人馮煖孟嘗傳作馮驩寄食孟嘗君門下後爲孟嘗君收責於薛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民稱萬歲孟嘗君不說煖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所以爲君市義也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乃西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遣使者往聘孟嘗君齊王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寶劍一雙封書謝孟嘗君請反國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客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人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有故往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倒去之不敢以爲言齊策

○秦五大夫呂禮出奔魏秦本紀

魏冉欲誅呂禮禮出奔齊穰侯傳○蓋由魏奔齊也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秦共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周策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策作祓弗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趙趙以和秦魏收周最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魏冉書曰秦策作薛公爲魏謂魏冉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孟嘗傳

戊辰二十二年韓魏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於伊闕楚世家作伊闕
虜韓將公孫喜穰侯傳秦策白起對昭王曰伊闕之戰韓不欲先用其衆魏將韓之銳欲推以爲鋒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勢逐北故能

方功

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韓世家作公孫喜率周魏攻秦）攘侯穨左更白起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從白起傳增）○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以講於秦（策又曰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蔡毋恢致之語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客爲竇屨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屨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屨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屨奉陽君之與穨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利者竇屨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穨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魏策）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策他）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曰周君謀主也而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軍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人之周周不納曰子非周人也對曰詩云普天之下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制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臣君乃使吏出之）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賢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或爲周最謂趙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秦攻周而得衆必傷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令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吾御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在趙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也）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而欲相者（欲代足相周）且惡臣於秦秦周之交必惡臣願免（免相）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周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曰輕秦也公必不免（勢不可免相）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周策）

己巳二十三年○秦攻楚取宛葉（穰侯傳○秦本紀作宛）楚迎婦於秦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寫爲丞相（秦本紀在後一年）

○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秦本紀）

庚午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左更錯取魏軹及邸（秦本紀）

秦燔壽免復以魏冉爲丞相封於穰與陶（紀不言封穰從廣曰陶一作陰）
爲穰侯封公子市（涇陽君）於宛爲宛侯（秦本紀後五年又公子悝（高陵君）於鄧爲鄧侯（涇陽君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而於紀又云涇陽君名市悝號高陵君今攷趙策說毅對昭王曰趙豹平原君親舅君之母弟倘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秦紀又云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是葉陽高陵本一人蓋卽悝也當從後說）
○秦白起與客卿錯攻魏垣城拔之（白起傳）
○趙城南行唐（趙世家）
○燕人破東胡山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皇王大紀）
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匈奴傳）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歸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之候得而獻之東周立殺宮他（周策）
○城陽君朝秦（秦本紀○據地志云城陽古成國）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爲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宣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魏策）
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地四百里（穰侯傳在韓入武遂地後三年）二百里於秦
○秦以垣爲蒲阪皮氏（秦本紀○索隱曰爲當爲易蓋字訛也）

○秦王之宜陽（秦本紀）
○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趙世家）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曰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微邑所以事大王者謂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攻秦（魏策）

壬申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六十一城（白起傳在前三年穰侯傳拔魏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在後二年）
○秦錯攻魏垣河雍決橋取之（秦本紀）
○孟軻卒

癸酉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稱西帝（趙世家在前一年）遣使立齊侯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朱韓非子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秦僞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策作河）東國危有淮北梁

之東國免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爲王○客謂燕王曰王何不陰使使散游士頓齊兵做其衆使燕世世無患燕王奉蘇子車十五乘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今宋王射天笞地鐆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背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攴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秦攻趙拔梗陽（梗表作仵有本作柱）

○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紹天下之兵於成皐（秦他韋）

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吳師道曰陰卽陶宋地冉所封也）則陰不可得已君無講齊必攻宋楚魏燕趙必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踰重者矣復合與踰重者皆非計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秦策曰五國罷成皐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而王不收今見其達而收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貴韓倀之曹皆起而行事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銷鑠矣秦按爲義存亡繼絕起中山與勝（按勝恐滕字之誤策謂宋王偃滅滕是時滕已亡故云爾）而宋趙同命何暇言陰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趙策○按李兌記不載古史謂卽愼靚王三年五國攻函谷之事而反以蘇秦約從爲誤今攷蘇秦見殺於齊在攻函谷之明

年安見其不能約從耶若李兌約五國策每與齊伐宋並舉魏策云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則二事必不相遠故大事記於赧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滅宋蓋據此也但謂二事並在一年亦恐未然今合諸策次其先後以史記爲準而分附於數年之內庶得其實）

○秦任鄙卒（秦本紀）

○趙董叔與魏伐宋得河陽於魏（趙世家）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卒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亂此亦舉宋之時也臣已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蚤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夫

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山中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趙策○策又云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云與此同

甲戌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趙梁將攻齊趙世家

○秦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秦本紀

○秦牝馬生子而死漢五行志

乙亥 二十九年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滅宋秦本紀在前二年

宋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滑王使韓珉將而伐之此句從古史增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策作韓珉與吾交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按秦策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吾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王何惡向之攻宋乎與此語正相類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民散城不守策曰三覆宋宋遂舉呂氏春秋曰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王怒而誅殺之如此者三後又使人往視報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王大喜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下馳而走宋王奔魏死於溫策曰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蓋館在溫地也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滑王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秦田世家○案宋世家齊湣王滅宋而三分其地漢志以爲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今攷田世家齊方割楚晉豈肯使之分功其說明矣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卽擯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齊秦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必無與講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餘爲徒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臣非不知

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魏策齊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趙已講則合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孽爲趙敵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益封其子謂李兌之子魏策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子云云與此語同然則李兌亦號葉陽君也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

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謝臣且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趙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助之伐宋（呂氏春秋曰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兵以從齊王殺之燕王欲攻齊凡辭諸王綰素辟舍於邠遣使於齊客而謝焉齊王乃令燕王復舍此齊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以三

齊臨燕其禍必大矣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非利之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此燕趙之所同願也今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燕昭王善其事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

○蘇代見燕王王曰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敝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

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燕策○按策以爲蘇代說燕王噲諸非也史記亦承其誤今正）蘇代謂燕昭王曰臣聞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臣請行矣（燕策）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孟嘗君傳）

魏昭王欲與官事孟嘗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

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箇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讀非)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秦策)

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表作魏納安邑及河內)

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秦本紀)

秦攻魏取寧邑(魏策曰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大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大得寧者安能歸寧乎)諸侯皆賀趙使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使諒毅往獻書秦王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

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卒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趙策○古史以寧邑作安邑載在附於是年)芒卯謂秦王曰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因獻之入數月而秦兵不下芒卯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今以兵從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魏策○淮南子曰孟卯娶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冉其危解其患)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謂相之)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據故主不與伐齊以怨雠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救之無變王遂伐之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周策)周最入齊秦王怒(周策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逐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

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魏策)

○趙韓徐爲將攻齊(趙世家)

周最謂金投(趙人)曰公負(恃也)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謂疆理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周策)

丙子三十年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秦本紀曰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古史河東上有阪字)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彊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秦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也小國之恃莫如謀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故曰祖仁者王祖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昔者燕齊雖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皆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窮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牛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斷養士之所籍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禡破車罷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上功將不解甲尋敵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下三城而能勝敵者寡矣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倚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謀於秦王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如是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旗從七星之旗於是齊楚怒諸侯弃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拱手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此臣之所謂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齊策

秦會楚於宛會趙於中陽

○秦疑蜀侯綰反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華陽國志

燕使亞卿樂毅如趙按趙世家是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然則出師在是年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狐暄正議訾之檀衢爭見呂氏春秋宣作援檀作擅作陳舉直言殺之東周策又云司馬攢直爲政者也東周殺之大臣不親古史曰史傳齊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傳無其事意穰苴管爲湣王御燕晉而戰國雜記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往遂約趙別使使者連楚且令趙嗾秦以伐齊之利說

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秦客卿造謂穰侯曰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不成陶爲鄒魯君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今攻齊因天下之力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秦策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合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

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得燕齊遂北矣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燕策曰蘇代爲燕說奉陽君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合齊絕於趙是其事也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令人謂閔王曰燕兵在晉而不進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閔王曰善蘇子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請自歸於卑以驕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貍又使人說閔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北圍平邑大起兵伐齊破之燕策　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已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道楚

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鹽鐵論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侯地出奔莒其相淖齒弒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按楚世家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燕齊世家並云秦楚三晉合謀俱有楚然則淖齒名爲救齊實以取齊耳又廉頗傳頗爲將破齊取晉陽拜爲上卿趙世家作昔陽並在後一年據年表趙取齊昔陽則在是年

樂毅還報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弁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恐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齊策曰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不肖與軍破走求所以賞者閔王　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

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於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因其軍破而乘之其民必叛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過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慶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樂毅傳報燕王書曰珠玉寶貨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蘇秦之植植於汶篁又燕策世家並云燕其宮室宗廟呂氏春秋云燕人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　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樂毅爲國君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納魯連傳曰湣王將之魯魯人將以十太牢待之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及卽舍納笑納撫而抱抱視睨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鑿鄭也魯人投其德不果納將之蔣假途於鄒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喪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贏博之間地坼及泉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遂弒王於鼓里淮南傳曰掩王於鼓里注曰鼓里宋城門里名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晝說苑作蠋　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聲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其害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迎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樂毅傳作卻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魏韓會於京師秦本紀作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

戊寅三十二年○秦楚會於鄢秦本紀楚世家同

秦及楚趙會於穰楚字從秦本紀楚世家六國表增

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秦兵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秦本紀

秦將伐魏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呂氏春秋曰空雄之過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秦前欲爲趙助之趙所欲爲秦助之無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謂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平原君以告公孫龍龍曰未可發使謂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趙非約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去魏王恐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策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趙策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候趙候曰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王之西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燕策

齊人誅淖齒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是爲襄王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敫

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竊衣食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轄折車敗爲燕所擒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燕世家曰城不下者獨聊莒即墨燕策亦有三城未下之語竊字記引春秋後語又作惟即墨與萊未拔）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

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爲上大夫

衛君卒（子立是爲悼君）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禑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何遺之（韓非子作因）關市大恐（韓非子作吏）又愛泄姬重如耳（泄韓非子作世）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鳥獲奉千鈞又況一斤韓非子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如耳萬乘之相也必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君必善子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緤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衛策○按據此則懷公名期也）

○秦魏冉免相（秦本紀○穰侯傳云六歲而免在此前三年）

○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餘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數（減也）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

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也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趙世家）（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魯連子）

○趙王與燕王遇（趙世家）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軹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軹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正義引劉伯莊云絕句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邑兩周太原皆爲太行絕也）卷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鉄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上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王（索隱曰王當作隩）公子延因扈首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也（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蝟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七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名顯諸侯（蘇秦傳）

己卯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兩城（趙世家）

○秦王與韓王會新城（韓世家作會兩周間兩一作西誤）與魏王會新明邑（秦本紀○紀云明年赦罪人遷之）

○魏大水（六國表）

庚辰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趙王再之衞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清水出魏丹來相趙（趙世家）

秦復以魏冉爲丞相

王使西周君如楚（通鑑作東周武公按楚世家但云武公徐廣曰西周惠公之子則西周君也稽古錄亦但作周武公鑑誤）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鴈雁羅鴛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故秦魏燕趙者鴈雁也齊魯韓衞者青首也鄒費鄒邳者羅鸛也（按鄒杜誤謂春秋後八世楚滅之蓋此時猶存費有惠公見孟子王伯厚謂乃魯季氏之邑以邑爲國號也若鄒滅於越邳遷於薛皆前乎此見竹書當後重封耶齊策顏斶謂當今南面稱寡者二十四而史公但以不足記錄遺之惜哉）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勁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王朝張弓而射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足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鄒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綪繳也）繳繭纆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繳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衹（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楚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頓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故曰秦爲大

鳥賁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鄧鄀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猋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王使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

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誰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從楚世家增）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郛者皆白起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之功甚多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策本紀略同）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梁者天下之脊也秦攻梁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秦之憂

可立待也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秦果南攻藍田鄢郢（秦策）

○樂毅圍莒即墨暮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住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舍國而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辛巳 三十五年 ○秦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秦本紀）

秦白起攻趙斬首三萬（趙世家傳作二萬）○廉頗代光狼城（白起傳在前六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船舡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華陽國志○置黔中郡紀在後三年）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

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西南夷傳○漢地理志柯郡師古注引華陽國志三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乃改名牂柯）

○秦地震壞城六國（表）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趙世家）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不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今閻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呂氏春秋）

戰國紀年卷四終

赧王　下

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攻楚取鄢鄧西陵（白起傳作拔鄢鄧五城秦本紀曰取鄢鄧赦罪人遷之）

○秦置隴西郡（水經註）

○趙廉頗將攻齊（趙世家○廉頗傳曰破其一軍按是時齊僅餘兩城至五年始復而趙世家廉頗傳中間書攻齊取地者不一而足論者多以爲疑然攻燕既破齊樂毅先還秦韓之師而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是其所下者未必盡爲燕有且是時燕方注意攻莒即墨而趙與齊近乘間取其邊邑亦非燕所能禁據國策鄒忌謂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足在威王之世已然況宣湣以來取燕滅宋割楚淮北西侵三晉拓地愈廣而謂七十餘城之外惟餘莒與即墨其他別無可取豈其然乎史記紀事往往各不相蒙正以羅網舊聞難主一是後人未可舉一廢百也）

秦趙會於澠池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相如始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詎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燕伯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疾人臨淄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燕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長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

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剚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之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取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嚮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幷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

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閼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助殺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殺也　田單住貂勃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語王曰燕之伐齊楚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國已定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語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願王察之異日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勃稽首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莱作掖邑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弗謝而去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仁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織賁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騎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田單以

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衞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其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故爲公計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燕王必喜功名可立也意者捐燕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燕將見書泣三日猶預不能決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策作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戟而去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糸魯連傳齊策○按書中有引燕將栗腹之敗事在燕王喜四年故通鑑載在秦孝文王元年然田單已於趙孝成王元年降趙安得此時尚有齊乎今有丁曰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補掇其說是矣今附於此並制太引栗腹語燕得其實又按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曰未習也慎到以潛王滅宋之後所云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與此楚攻齊之南陽當一時事索隱曰南陽即齊之淮北泗上地正與魯鄰魯之欲取疑在潛王齊苦之日而楚未攻南陽之前故呂氏春秋曰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是已若前此潛王方強魯豈敢擾但此爭距孟子之卒已十年矣則又不可以強合也

初孟嘗君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滑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

史記頃襄王之爲燕謀齊也燕師劇騎劫破七十二城復爲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夫客不如所擇馮諼曰君何悲焉客曰貧乏不能自存而悲乃屬其客曰孟嘗君者賢於社而毋悲乃屬其客曰孟嘗君者賢於齊事安平君之名人以聞謂安平君曰對公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匹請以歸燕之勁而勇之安平君曰諾受教因與兒兵食勝眥曰薛六萬家家壯男子二千人其牛劇使客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來救君何用更請以十萬之兵三十六萬而五攻今二十萬之兵法十圍而攻之倍客其救道安平君不悅曰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鎮足也請錢之久之馮驩乃使以二乘爲秦裝也若而車至薛迎孟嘗君君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有頃又以一乘爲楚裝至薛亦如之有頃又以一乘爲趙裝至薛公室而使客董之繁若以奉得解請遍而內之與薛公室而使客董之繁若以奉得解者弃而事安平君以聞謂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請納甲十萬於薛而以四十萬繒之欲得薛爲外疆以界齊江漢之閒而以隘都五倍薛而酬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棄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口薛不易下也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邦以世世夾輔齊

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

按孟嘗之卒史不載何年通鑑以是年齊襄王復國故附於此非謂卒於是年也綱目直書卒始未改

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亡人入薛中諸侯賓客及有罪逃死之士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業人皆爭歸孟嘗君

六萬餘家

本傳○齊策曰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君曰文未得其人故也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驥驊騮駿耳誠後宮十妃皆編紈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說苑曰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門子周曰臣之爲足下悲者事也使秦者又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信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薛薛之靡敝可知也必不留行矣

秋三十七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東至竟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封起表在後一年秦策白起對昭王曰是時楚王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故起得引兵深入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臣請避於

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辛至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楚策）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富於王室（穰侯傳）

○周君如秦（秦本紀）

○秦楚會於襄陵（秦本紀）

○趙徙漳水武平西（趙世家）

甲申 三十八年秦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白起遂定

巫黔中置黔中郡

○趙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趙世家）

魏侯遫卒（子圉立是爲安釐王）

乙酉 三十九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表作南城）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趙將樓昌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將攻幾取之（趙世家○按廉頗傳稱會澠池之二年頗復伐齊幾拔之疑即此事而說魏爲齊且誤前一年耳幾是魏邑不屬齊也）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無忌者安釐王異母弟也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之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信陵傳）

丙戌 四十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丁卯○漢律曆志）秦魏冉伐魏至大梁韓暴爲救魏（纂作翟舊）敗走開封（斬首四萬）魏納八城於秦（秦本紀云魏入三縣請和魏世家云拔我二城）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

穰侯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穰侯傳）穰侯攻大梁乘鄧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魏策）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趙王不聽虞卿入王曰今者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趙策）虞卿謂趙王曰夫魏爲從王而遺者范痤也今王誠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

事可移於趙趙王從之魏王使司徒孰苑率而未殺也率獻書魏王曰死者不可復生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又遺信陵君書曰率雖不肖被魏之免相也王聽趙殺率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魏策○魏世家類附在後九年而文略今故以策爲王）

○趙廉頗將兵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趙世家○房子廉頗傳作防陵在後二年）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穰侯傳）

○趙燕開將攻齊昌城高唐取之（趙世家）

魯侯賈卒（子讐立是爲頃公）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攻韓華陽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秦本紀在前一年趙世家作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亦在前一年魏世家作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穰侯傳作攻趙韓魏斬首十萬白起傳作攻魏拔華陽春申傳作白起攻韓魏敗之華陽禽魏將芒卯各不同）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弗救韓相國使陳筮（策作田苓）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曰未急也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周策作孟卯）虜三將（表及白起傳並作得三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春秋後語作段干木）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策作代係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趙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脩武○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魏策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秦本紀作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秦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淖子爲質趙王乃按兵告於秦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陽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按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畤代爲齊獻書穰侯云云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於秦故曰必不益趙甲以伐齊矣於是穰侯引兵歸（穰侯傳）

○秦破華陽約（徐廣曰馬一作厄）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吉戍周因謂

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周本紀

韓侯咎卒子立是爲桓惠王

○趙取東胡歐代地趙世家

○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秦本紀

○渭水大赤三日水經注引秦本紀五行傳引史記同

○楚黃歇使於秦據通鑑增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勢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棋是也今大

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築作成橋始皇紀作成蟜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築人作人無那字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新序作愚之北策有爲之汪齊燕三字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今王如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强韓魏

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己丑 四十三年燕伯卒子立是爲武成王

燕將栗腹引作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栗隱曰樂資云其王卽惠王燕世家不言者燕諱不告喪也太史公之說疎也按此則二十八年當作二十七

秦魏韓楚伐燕燕楚韓世家增

使御左徒黃歇侍太子完入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趙徙漳水武平南河水出大潦趙世家

○趙封趙豹爲平陽君趙世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甚與虎而輸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者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韓非子

庚寅 四十四年趙蘭相如伐齊至平邑

○趙罷滅北九門大城趙世家○寰宇記鎮州九門縣引史記云趙惠文王二十八年蘭相如城九門城是也

辛卯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破之趙封奢爲馬服君云秦拔我閼與趙世家及奢傳皆云秦圍韓閼與而奢救之大破秦軍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閒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瓴盡震有一中候者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奢善食遣之閒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壁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進之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頗同位以許歷爲國尉○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大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秦本紀作胡傷在明年策與此合爲一事微異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殘廉頗救殘大敗秦師趙策○按頗取魏殘殘自是屬趙此仍書魏者蓋亦春秋書宋彭城鄭虎牛之例與秦本紀穰侯傳並在前一年齊表作秦楚擊我剛壽

秦伐齊取剛壽秦策作造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韓非子曰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說何故胡傳增

○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策作原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周本紀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弊則令不行矣（周本紀 秦周策）

秦以范雎爲客卿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謂秦賓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操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弗信待命歲餘雎

上書願得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事已寡人乃得受命雎辭讓王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見左右多窃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齊滑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壬辰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太平御覽引洪範五行傳）

○秦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無所食蜂食田苗（太平御覽引洪範五行傳）

癸巳 四十七年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秦本紀在後二年）始用范雎之謀也○秦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救之也）趙

奢鮑佼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追擊也○秦策）

甲午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悼太子死於魏歸葬芷陽（秦本紀）

乙未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魏世家作鄧丘六國表作廩丘）

秦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范雎傳作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秦策 范雎傳）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

使人求救於秦秦救不出唐雎年九十餘見秦王曰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乃引兵而去魏策秦拔魏鄗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旗策作中期說苑作申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願大王之必勿

易也於是秦王恐魏世家

秦伯廢其母不治事出魏冉芈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策作田單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皇極經世曰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耀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秦策云王謂雎曰昔齊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已死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聘於秦應侯微衣閒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卿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賈於堂下置坐豆於前而馬食之使

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還以告魏齊齊犇趙匿於平原君家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王召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貶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平原傳曰虞卿因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棄范雎傳載此事在趙孝成王時通鑑因繫在報王五十六年並誤平原乃孝成之叔此云王弟則在惠文之世明矣今故正之於此至虞卿既棄相印而後猶與趙謀事古

史以爲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是也趙侯何卒○史記志疑曰莊子說劒篇有趙文王太子悝若太子即孝成則丹有二名矣

趙以公子勝爲相

丙申 五十年秦伯母芈氏以憂卒

葬芷陽酈山秦本紀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令曰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無知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乃止秦策

九月穰侯出之陶

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泗雎傳○史記短長曰穰侯就封陶驕重千有餘乘昭王怒曰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必參而室之武安君說曰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大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益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爲融者曰遠交而近攻今舍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合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遠者亂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盡輦重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遺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布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燕長壯方韓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穰侯卒於陶秦復收陶爲郡穰侯傳

秦伯以子安國君柱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太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又伐韓取注人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

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且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僕已言之僕主矣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使安平君忠國不能當榮舉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趙強則齊不復霸矣曠日持久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王說之以爲代郡守居無幾何人告之反王方饋不墮食告者復至王不應已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

今燕齊已合臣請毀其敝而地可多割是後爲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趙策

○秦伐韓少曲高平拔之范雎傳

齊侯法章卒子建立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十餘年不受兵從齊策增

丁酉五十一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白起傳云攻韓陘城拔五城韓世家云秦拔我陘城汾旁范雎傳云秦拔韓汾陘四城河上屬武

○趙惠文后卒趙世家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策

○趙以田單爲相趙世家

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鮑改大事記作安平衆後四年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云云當即單也宜從鮑問趙奢曰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亟也趙策○策首係趙惠文王三十年然其時單未伯趙也今據趙世家繫此

戊戌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秦本紀作南郡）攻絕太行道
秦王謂公子他曰（古史曰他或作池）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使是從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從古史增）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請効上黨以和上黨之守靳黽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王有令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之王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乃使馮亭代靳黽（趙策）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子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慶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請死王怒欲誅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而楚王薨（淮南子曰頃襄王妨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禍）太子卽位是爲考烈王以歇爲相封以淮北地十二縣號曰春申君春申君既相招致賓客輔國持權○唐雎見春申君曰君相萬乘之國衆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大王（秦本紀）之所以爲能者以散秦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漬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而哭之解紵衣以幂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陋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楚策）

己亥 五十三年楚納州於秦以平
是時楚益弱（楚世家）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韓上黨降趙（韓世家在前一年秦本紀是年五大夫貰攻韓取十城後二年攻韓上黨上黨降趙）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策作七十）願再拜獻之大王（趙世家曰趙王發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墮見金王之旗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發衣偏裻之衣者殘也發飛龍上天不至而墮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旗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使者至）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徐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嚴尤三將敘曰平原君勸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頭小而面銳瞳子黑曰分明視瞻不轉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王從其計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淺馮奉世傳云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長平說○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貪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異師道曰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臨朝用事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不爲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寘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

滏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策作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索隱曰戰國策作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策作舞陽鄰鄙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策作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閼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策作十攻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隊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徧之郊北至平監策作子關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策作百名都數百策作十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閼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策作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策多而約二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策作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策作大時已通韓上黨於共

宿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魏世家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存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魏策

○秦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秦本紀

庚子　五十四年○秦王之南鄭六國表

○秦攻韓緱氏藺拔之白起傳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於長平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春申范雎傳並在後一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趙表在前一年廉頗傳在後一年乾因伐趙韓非子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陘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陘上黨以臨東陽則邯鄲中孤也王曰必陘易之矣趙軍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趙樓昌請發重使爲媾齊策曰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使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則齊無患矣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

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閒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母趙奢已死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也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用之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龁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巵沃焦釜

然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arrow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前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史記索隱曰武安君坑趙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人震懾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務夫以趙之存者其老毛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萬白刃爲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鬬亦死降亦死等死鬬什伍予而秦之殭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仍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劒石也劒雖利不能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長平之

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王曰秦韶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弭王也秦戰勝趙王故貪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魏策

○魏王聞子順賢孔子六世孫孔斌也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脅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故辭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譖言文洽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

與慮始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趙則必承敝而擊之勝趙則吾因而服焉於我何損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怡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孔叢子曰魏王使子順連和於趙趙王燕閒子順曰寡人欲北伐子何如其師以然答曰誘之以所利而與之通市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所以弱之之術也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二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且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以休士卒王聽之鄒陽傳曰衛先生爲蝕姁而昭王寤之蘇休曰白起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情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姁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秦策曰應侯失韓之汝南王曰君下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何爲憂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竊爲王將以韓之細誅奪君地傲尚奚生應侯拜曰願委之卿傲以報上自是應侯每言韓事上弗聽以其爲汝南虜也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

秦虞卿曰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云云割六縣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且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子何去之速也子順曰死病無良醫當今山東之國做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薛（即滕）而晉人亡鄫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

是王獨受秦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策安釐王十八年○案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春申君爲從長與趙魏韓倫伐秦而敗時秦王政六年而魏景閔王二年也蒙所言當是此時語而以爲安釐王十八年恐誤

○趙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世家）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趙世家）

秦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武安君病不任行○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白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韓非子曰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有功與無功俱賞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今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何也起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結親燕魏連好齊楚其國內實其交外成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秦策於卿）五十七年秦王陵圍趙邯鄲不克使王齕代之

王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又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應侯武安君語俱見秦策蘇代白起傳數語見以括之故不錄）乃以王齕代王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
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
合從之利害而決矣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
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
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
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相

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
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民炊骨易子而食而
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
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
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
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
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
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李同戰死封
其父爲李侯（從平原君傳增）○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
臯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此應者以故譯爲信）必
有以逼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曰日贊羣臣而訪之先
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趙策○趙策曰建信君貴於趙公子
魏牟過趙趙王問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之先帝然居
首而瞰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瞳瞳乃
羣建信以與強秦角逐
臣恐秦折王之輸也）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奪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
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晉連傳作止於蕩陰名爲救趙
實挾兩端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
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
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

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
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
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
之禮以號令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
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
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爲
卻軍五十里（通鑑考異以御奉軍五十里爲妄故削之今攷是時趙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爲之卻三十里蓋因此而張大之非無其事也）初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再拜問計侯生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

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鄙若不聽可使擊之於是俱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觔鐵錐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燕伯卒（子立是爲孝王○古史註曰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雖僻陋少文恐不至此按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史記以爲惠公則其餘失實可知）

○秦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秦本紀）

甲辰　五十八年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肯起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居三月諸侯攻王齕齕數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將自到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頃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本傳云以是年十一月死圉梁廿羅曰去咸陽七里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漢書司馬遷傳曰司馬錯孫斬聖敏而殺之事白起與阬趙長平軍事白起與阬趙長平軍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信陵君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

見之兩人不肯見乃聞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裴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益地趙王將益之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趙策平原傳）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普鄙卒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

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策）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爻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按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

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昔者秦人攻懷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二十九年不相攻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秦策）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

策云處於邯鄲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策云濮陽人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策作秦王后弟陽泉君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始皇紀云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在此前二年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行金六百斛與守者異人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策云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卒說趙始以

以異

○秦張唐攻鄭拔之秦本紀、史記志疑曰鄭疑鄭之譌趙地也

○秦王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徐廣曰楚一作走流死河二萬人史記志疑曰死字當讀爲尸古字通用漢書酷吏傳安得求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徐廣曰一作受此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秦本紀趙邑也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秦本紀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慮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魏策○鮑曰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寧魏地後志朝歌有寧鄉徐廣以爲趙非也魏信陵救趙

○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周本紀秦周策

乙巳五十九年○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六國表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在去年至新中存是年秦兵去楚世家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趙世家○徐廣曰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正義曰王齕號也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趙世家曰太子死而秦攻西州拔之州他本作周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

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
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
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卒○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
以避之名曰逃債臺洛陽南宮務臺是也帝王世紀○索隱云謚法無赧政以微賜窮鉄逃債赫然慙愧故號赧王耳按時二周君倘存安得不爲作謚紀年獨隱王是也

○趙徒父祺出趙世家

○燕攻趙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當作城五月拔之趙世家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
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敗趙長
平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
者易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而強秦
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

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趙策

○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字季漢書云名執嘉王名邦父曰太公皇甫謐云名執嘉王名煓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本紀○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老學庵筆記曰滕州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漢高帝生日王應麟曰是歲秦滅周而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倘伏可畏哉

丙午以後又七年兩周方俱亡今以甲子編焉秦丞相范雎免

鄭安平之降趙也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
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加賜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至是
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以不懌秦策曰秦攻邯

鄲十七月不下赧謂王稽曰君擅主斷下之日久矣而加賜軍吏而禮之稍不能軍吏窮果惡王賂相拳以反秦王大怒欲報誅范雎雎請藥賜死而以相禮葬王弗殺而善遇之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乃西入秦本傳曰澤干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曰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焉於邯鄲應侯內恥乃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雖死無所恨澤曰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長爲應侯世世稱孤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遂以爲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始皇紀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弗得則此非實也

遷西周君於憑狐之聚索隱曰西周君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案括地志引史記謂武公爲秦所滅是遷憑狐者卽武公耳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春申傳作是年滅魯誤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風俗通曰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據此則史五十乃十五之誤）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春申君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參荀卿春申傳○家語後序曰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案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云荀卿則入秦當在適楚之前）客說春申君曰孫子也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春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在此時文具議兵篇）客又說春申君曰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楚

燕王噲（子喜立）

○趙城元氏縣上原（趙世家）

○趙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趙世家）

丁未秦伐魏取吳城

天下賓秦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秦本紀○水經注引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命於秦

甲申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於鉅陵

己酉魏人殺衎君而立其弟

懷君朝魏魏囚殺之更立懷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衛世家曰魏立嗣君弟元君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則亦嗣君子也通鑑從徐氏）

庚戌秋秦王稷薨韓王衰經入弔祠

昭襄王卒子柱立是爲孝文王（秦記曰生五歲十三年而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以子楚爲太子（策曰王使子楚誦子曰少秦捐在外不習於誦王罷之問曰陛下嘗輟車於趙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恐有怨心王奇其計乃立以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

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秦世家曰春申君弔於秦）

趙公子勝卒（趙世家在前一年平原傳）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燕伐趙趙廉頗破之殺其將栗腹遂圍燕（廉頗傳在前一年）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以問昌國君樂閒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史記短長曰魏武曰幾矣昌國君之言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燕收趙即勝之是強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齊國而衛其屏亦鄰禍也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怒不聽遂以有郜代之敗）王不聽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王甚之

以足燕軍至朱子趙使廉頗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乘
燕策曰趙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則樂乘趙將也與此不同趙世家又作虜卿秦樂閒蓋有祇脫樂
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
圍其國燕割五城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
將渠處和趙師乃解
○趙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趙世家○本傳作假相國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
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本傳○史記短長說曰尉文君謂趙王曰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貪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楚杜國景伯死六國表

辛亥冬十月秦王杜薨漢五行志曰秦孝文王五年旅胸衍有獻五足牛者案孝文無五年亦異聞也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囚
位三日卒子楚立是爲莊襄王秦記曰生三年而立尊華陽夫
人爲華陽太后策曰諸侯皆致秦邑爲養地夏姬爲夏太后趙世家
○趙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樂毅傳
燕王恨不用樂閒乃遺閒書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

戰國紀年卷之五終

閻中林春溥鑑塘纂

壬子（秦滑襄王　楚元年）秦以呂不韋爲相國

○趙樂乘廉頗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樂毅傳）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盡入其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不韋爲文信侯（秦策曰食蔇田十二縣）

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秦蒙驁伐韓取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秦紀作韓獻成皐滎陽秦界至大梁）

○齊君王后卒（田世家）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王嘗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后且卒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齊策○古今注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嗚唳而鳴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癸丑日食（秦紀在明年四月蔇從表）

○趙延陵鈞卒師從廉頗助魏攻燕（趙世家）

秦蒙驁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秦紀在明年年攻趙定太原蔇從表）

楚黃歇徙封於吳

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宮室極盛

甲寅秦王政（表作正）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秦紀在明年蔇及）

○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以葛武陽平舒（趙世家）

秦蒙驁攻魏拔高都汲（見秦紀後七年辛酉魏世家又書秦拔我汲秦紀亦有攻汲之文）

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秦軍於河外追至函谷而還（秦紀在明年蔇從表）

魏師敷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燕趙韓楚魏）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五大夫使爲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更請使者至縮高之所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

君大怒使謂安陵君願生束縮高而致之弗致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臣弒君子弒父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反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思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釋罪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策作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策作公孫衍請以魏疾擊秦秦

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魏世家

五月丙午秦莊襄王楚薨秦紀莊襄王四年繫從表子政立

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因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從秦紀增

晉陽反秦始皇紀

乙卯秦王政元年秦使蒙驁擊定之

魏公子無忌謝病免

秦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閒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卻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得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

秦使鄭國鑿涇水爲渠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閒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按李斯傳會間秦以作注瀕渠已而覺宗室大臣因請逐客在此後十年是十年乃覺史終言之耳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此益富饒

丙辰秦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二萬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廉頗奔魏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

攻武襄君武襄君走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史終言之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丁巳趙悼襄王偃元年○趙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趙世家○正義以大備爲句恐非李錡曰魏欲通道當擊之魏世家不應入趙獨謂悼襄既立而廉頗入魏或畏其來攻故大備魏也又按下文傳抵將居平邑是平邑屬趙不屬魏蓋趙欲以平邑與魏中牟之道相通而不成

秦蒙驁擊韓取十二城始皇紀韓世家並作十三城繫從表

趙以李牧爲將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匈奴

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將連言之通鑑乃據而繫之是年恐非

○十月秦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始皇紀

戊午秦拔魏暘有詭三月軍罷

趙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趙世家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鉤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

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趙世家

○趙城韓皐趙世家

七月蝗蔽天秦表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始皇紀

魏王圉薨子增立魏世家

信陵君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四歲竟病酒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

無所受辭君也其子辭之

己未魏景湣王增元年秦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

○趙相魏相會黽柯盟六國表

燕劇辛死於趙燕表

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燕世家

○冬雷始皇紀

庚申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取壽陵至函谷皆敗走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

長楚策曰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安六王之臣願大王之熟計也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今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春甲君用事楚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君嘗爲秦擊之將也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

楚東徙壽春命曰郢楚表

觀津人朱英魏策作魏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踰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韓非子曰春申

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君信之爲棄正妻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甲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也

秦拔魏朝歌及衞濮陽衞徙居野王

秦拔衞逼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始皇紀

○趙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趙世家

辛酉○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始皇紀

秦攻魏取汲

將軍蒙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遷兵攻汲始皇紀

○趙使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趙世家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秦夏太后薨始皇紀

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呂不韋傳

壬戌○秦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趙世家曰趙封長安君以饒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始皇紀

魏與趙鄴趙世家

秦封嫪毐爲長信侯秦表

初王卽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大陰人爲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始皇紀云予之山陽地以河

西大原郡爲毐國政事皆決於毐舍人有告

癸亥韓王安元年○彗星見或竟天始皇紀

秦攻魏拔垣蒲陽衍紀云攻魏垣蒲陽又云榆端和攻衍氏今從魏表世家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大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魏策

四月秦王宿雍大寒民有凍死者己酉王冠帶劒考烈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妹名女環見越絕書）既有娠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所親君亦安能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幸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就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

王薨李園入臣爲君殺之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爲幽王（越絕書曰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並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說異）

秦嫪毐作亂秋九月夷毐三族

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紀云盡得毐等衛尉蜀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紀云家房陵）遷太后於雍蕢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

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紀云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名恐諸侯闕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在明年）

○秦王見頓弱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秦始皇策）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始皇紀）

甲子楚幽王悍元年秦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相出就國
齊王入朝秦秦王置酒咸陽（田世家○表紀俱云齊趙來置酒）
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
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田世家）
秦大索逐客（表云大索十日）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閒耳請
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
且上書曰昔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

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
而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
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斯至驪邑而還因
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
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毋愛財物賂其
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
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
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
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
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據始皇紀增）初李斯從荀卿
學度楚王不足事乃西入秦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
任以爲郎因得說秦王王拜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
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利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乃使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爲客卿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據李斯傳增）

乙丑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趙世家○紀年楊寬和攻鄴取九城王劉攻閼與據陽垣鷄取鄴安陽云王翦桓齮）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
王弊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

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擊之是秦趙有隙天下
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
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
趙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
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
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
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
受命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
（燕策）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
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今之燕必經趙臣不

可以行文信矣未有以强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於是見
張卿曰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
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欲攻趙而廣
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
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
十城令秦有十一秦乃封羅爲上卿甘羅傳

趙悼襄王偃薨

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
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列女傳曰倡后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

可女之不正國之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王不聽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取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陰諷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焉后而立倡姬爲后悼襄王薨遷立

丙寅趙幽繆王遷元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王恐其
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竊葬
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
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趙城柏人趙世家

秦發四郡兵助魏擊楚

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始皇紀

○秋秦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紀

丁卯○正月彗星見東方始皇紀

秦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始皇紀

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趙世家○李牧傳曰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十月桓齮復攻趙始皇紀趙以李牧爲大將擊秦軍於宜
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趙世家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郝之在明年趙
封李牧爲武安君李牧傳

戊辰秦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
陽武城始皇紀○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

韓王遣使非請臣於秦秦殺韓非秦表

王安五年前一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韓世家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
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覽則能名譽之人急則
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
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
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
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
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

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從本傳增改○始皇紀曰非死雲陽）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王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重寶盡於內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今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之對曰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屠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

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秦表）

己巳秦大興師伐趙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秦表本紀同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趙世家○李牧傳曰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表曰秦拔我狼孟鄙吾軍鄴）

燕太子丹自質秦亡歸（燕表）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刺客傳○博物志曰丹思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馳驅過之而橋不發遂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

○秦地動（始皇紀）

庚午韓獻南陽地於秦九月秦發卒受地於韓○初令男子書年（始皇紀）

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始皇紀）

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趙世家）

辛未秦內史騰（表作勝）攻韓得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始皇紀）

趙大饑

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趙世家）

秦地動華陽太后薨民大饑（始皇紀）

衛元君薨子角立

壬申（衛君角元年）秦大興兵攻趙（始皇紀）

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圍邯鄲城（始皇紀）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趙世家）

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代將）斬李牧（本傳曰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趙家）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趙事何如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疾賢如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使韓倉

敬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緩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縮劒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官中遽司爲門趨甚疾出諸門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衛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趙策）（據戰史以爲牧不受命非也證乃合據從史亮矣）

癸酉秦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紀云東陽得趙王嘉傳云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南子曰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悽愴據此志王遷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王如邯鄲）

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阬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紀）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趙之亡

趙公子嘉帥其宗族數百人走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列女傳曰倡后淫泆不止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東與燕合兵軍上谷

秦太后薨（與莊襄王合葬陽陵）（大饑始皇紀）

楚幽王悍薨

國人立其弟郝是爲哀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增薨子假立

甲戌（楚王負芻元年魏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不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慘然恐不能須也願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賢（本傳鞠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南伐楚北臨趙禍且至燕燕小弱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荊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及王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王必說

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丹聞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以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本傳云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本傳云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未發太子遲之請先遣舞陽軻怒曰何太子之遣住而不返者豎子也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軻就車不顧至咸陽因秦龍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軻奉圖以進（本傳云舞陽奉圖至陛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笑曰北番蠻人未嘗見天子願大王少假借之王謂軻取圖）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失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本傳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且曰王負劒負劒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軻以徇（論衡曰秦王誅軻九族志怒不已復夷軻之一里）秦王覇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秦軍破燕易水之西（始皇紀）

乙亥冬十月王翦拔薊

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始皇紀）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刺客傳）

秦王賁擊楚（秦表○賁翦之子見本傳）

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取十餘城（楚世家）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老於頻陽（王翦傳）

○秦人大雨雪深一尺五寸（始皇紀）

○秦王賁攻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魏世家傳）遂滅魏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曰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吾豈可見利畏誅廢義而行詐哉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購以大牢且爵其兄爲大夫（韓詩外傳）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秦李信伐楚敗走復以王翦代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王自送至滻上翦請美田宅園池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

不然王恒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

丁丑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秦表）

王翦擊楚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與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項燕楚師遂敗走翦因乘勝略定城邑（王翦傳○始皇紀曰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擊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於荊南明年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與年表楚世家王翦傳並異）

戊寅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風俗通曰王負芻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己卯秦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虜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始皇紀）

庚辰王賁擊齊虜齊王建（秦表）

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始皇紀）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田敬仲完世家）齊王入朝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齊策）遂滅齊爲郡天下一幷於秦（田敬仲完世家）

王初幷天下更號皇帝

秦初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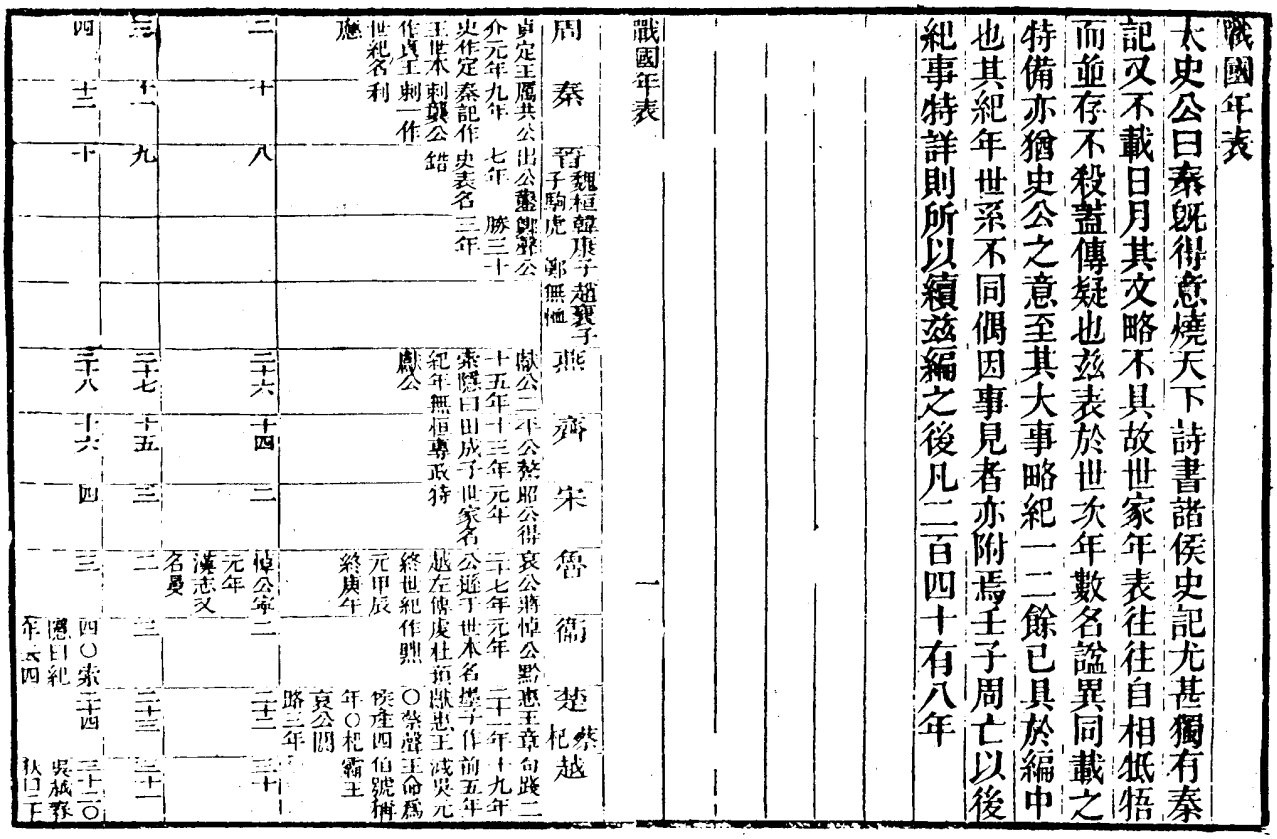
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除謚法自爲水德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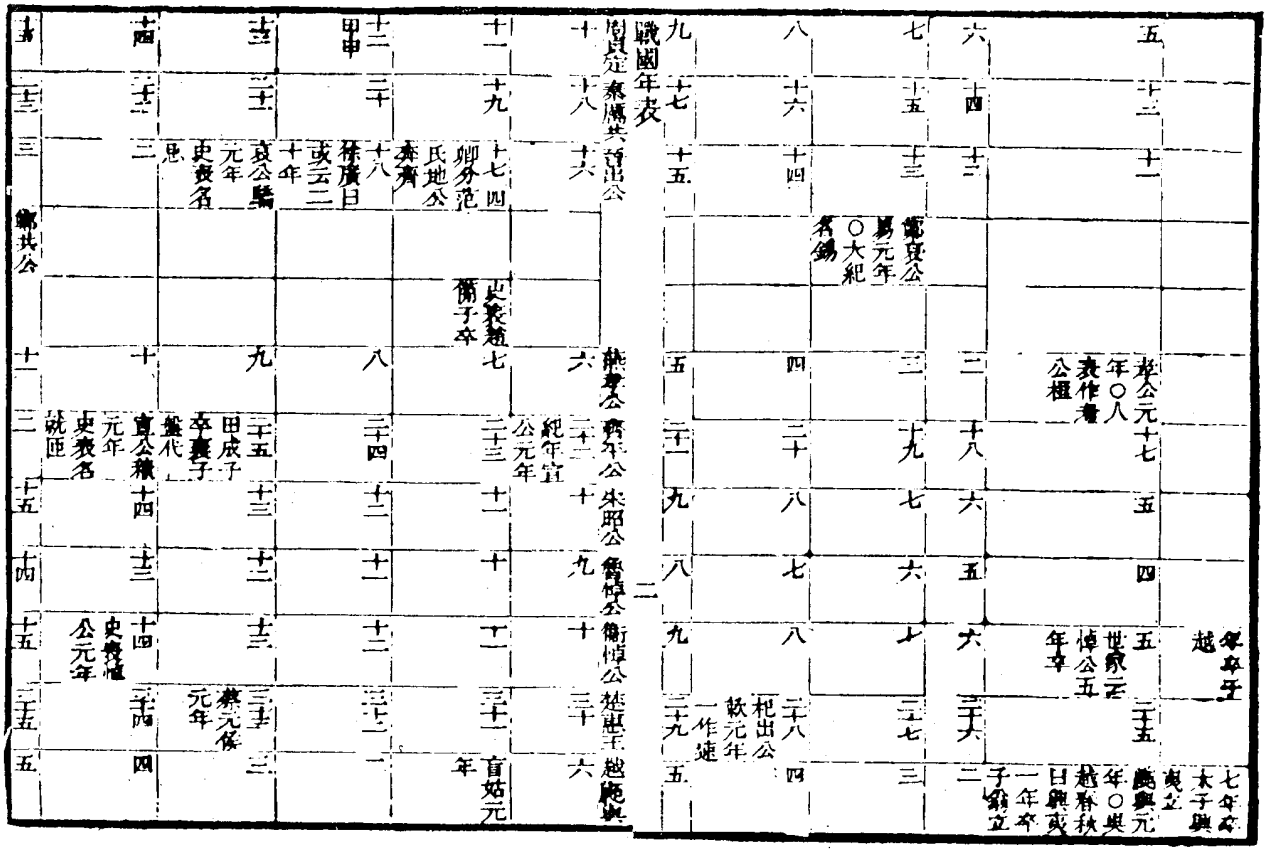
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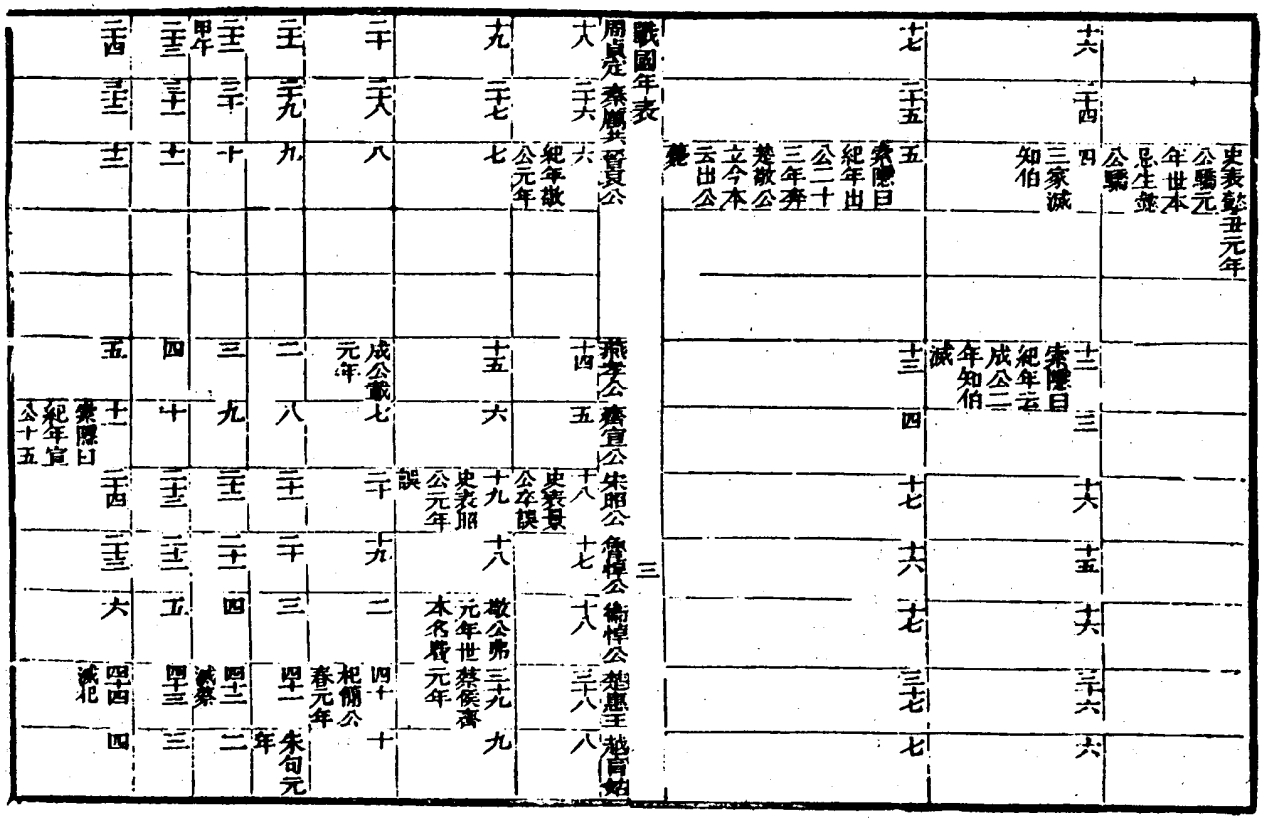
原稿五卷但迄東周之亡餘雖於年表續之而事未完具茲仍足成六卷以終戰國之局庶覽者無不備之慨云道光戊戌冬十二月鑑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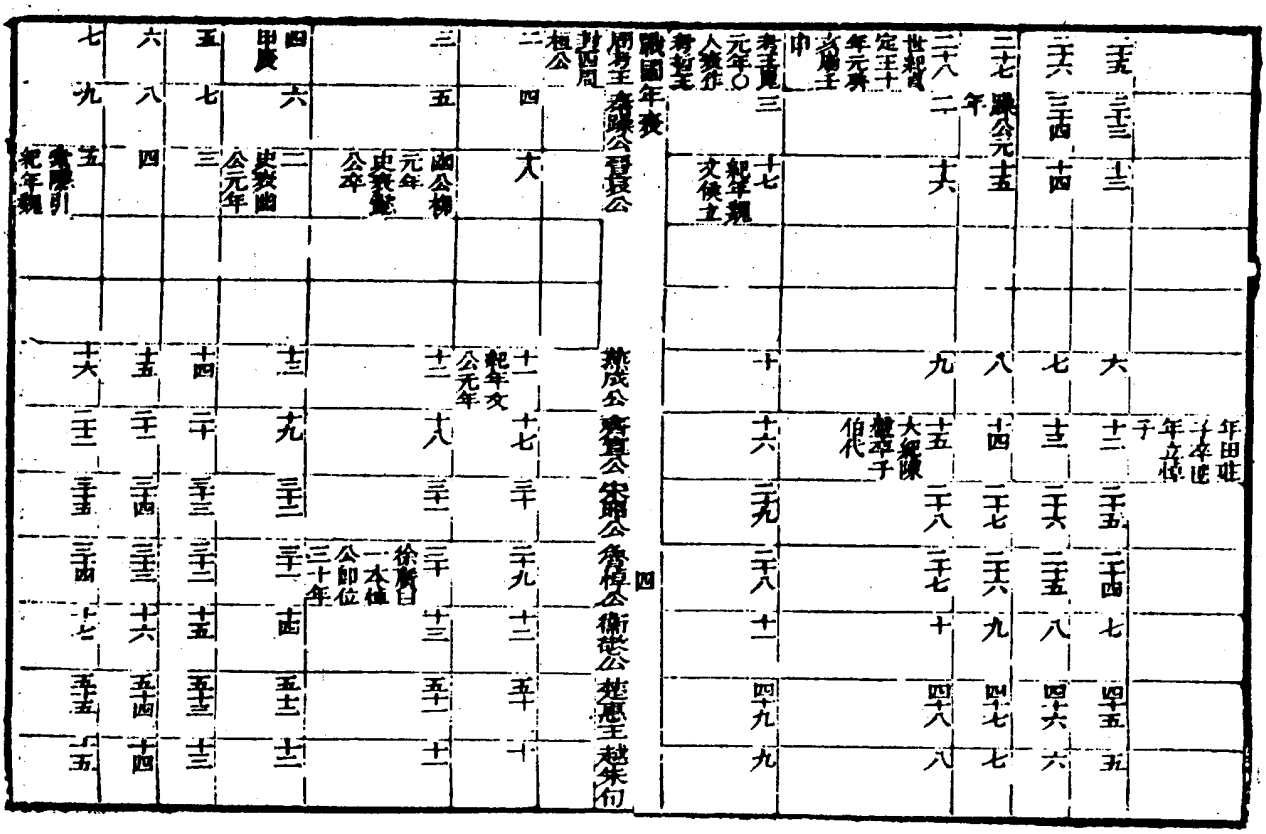
戰國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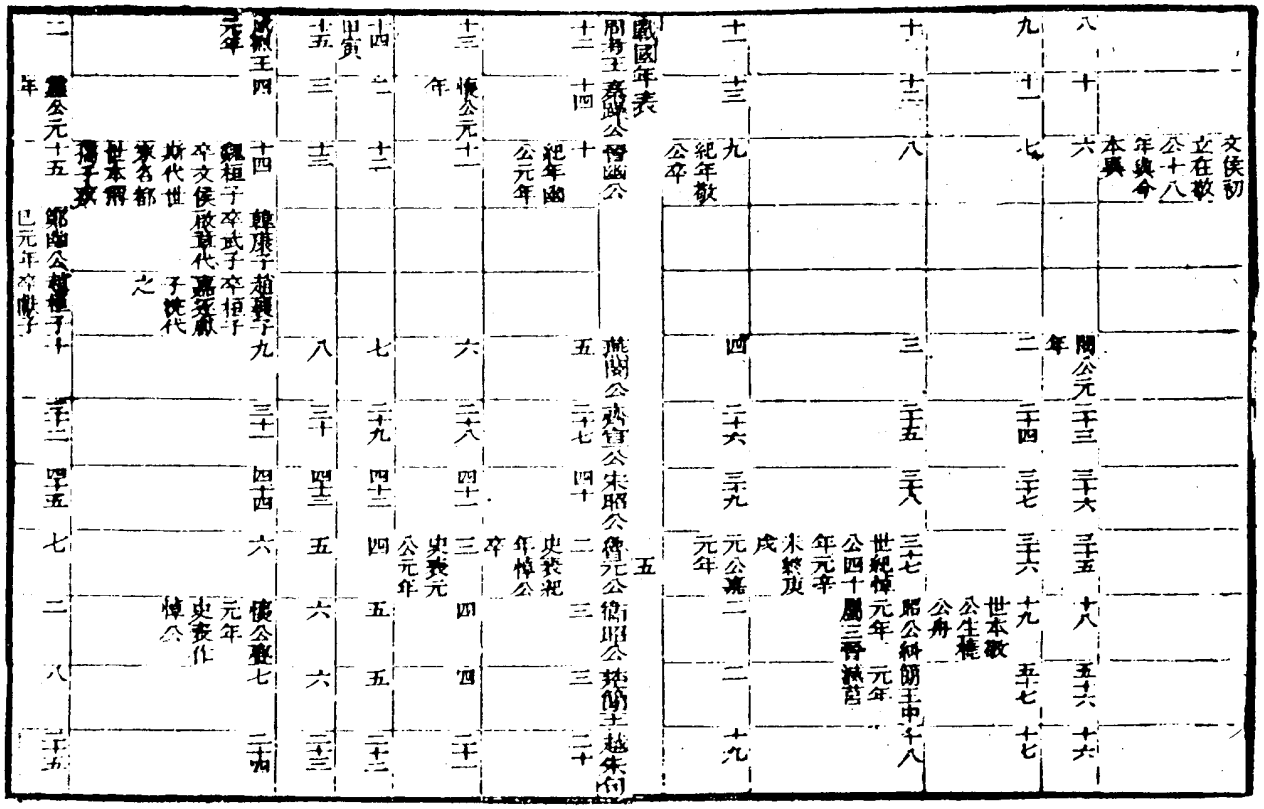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故世家年表往往自相牴牾而並存不殺蓋傳疑也茲表於世次年數名謚異同載之特備亦猶史公之意至其大事略紀一二餘已具於編中也其紀年世系不同偶因事見者亦附焉孟子周亡以後紀事特詳則所以續茲編之後凡二百四十有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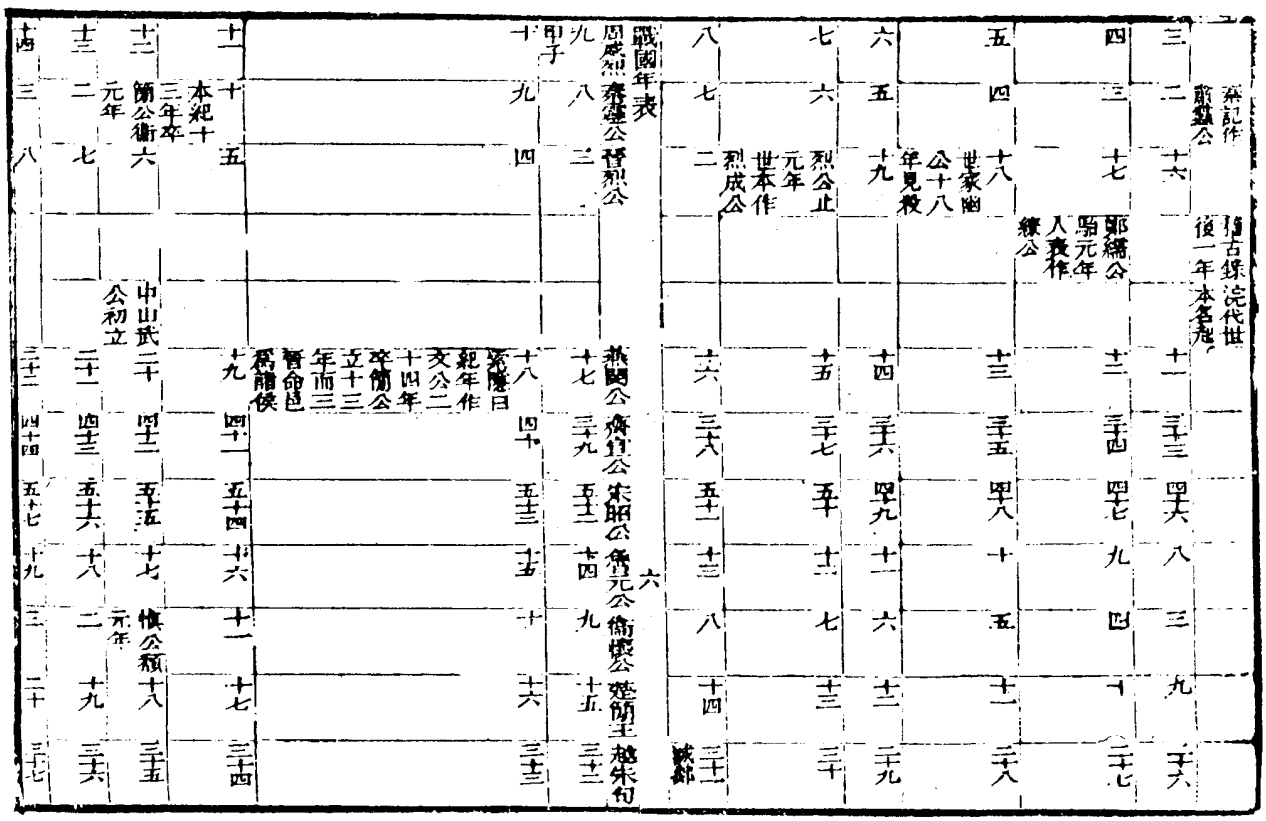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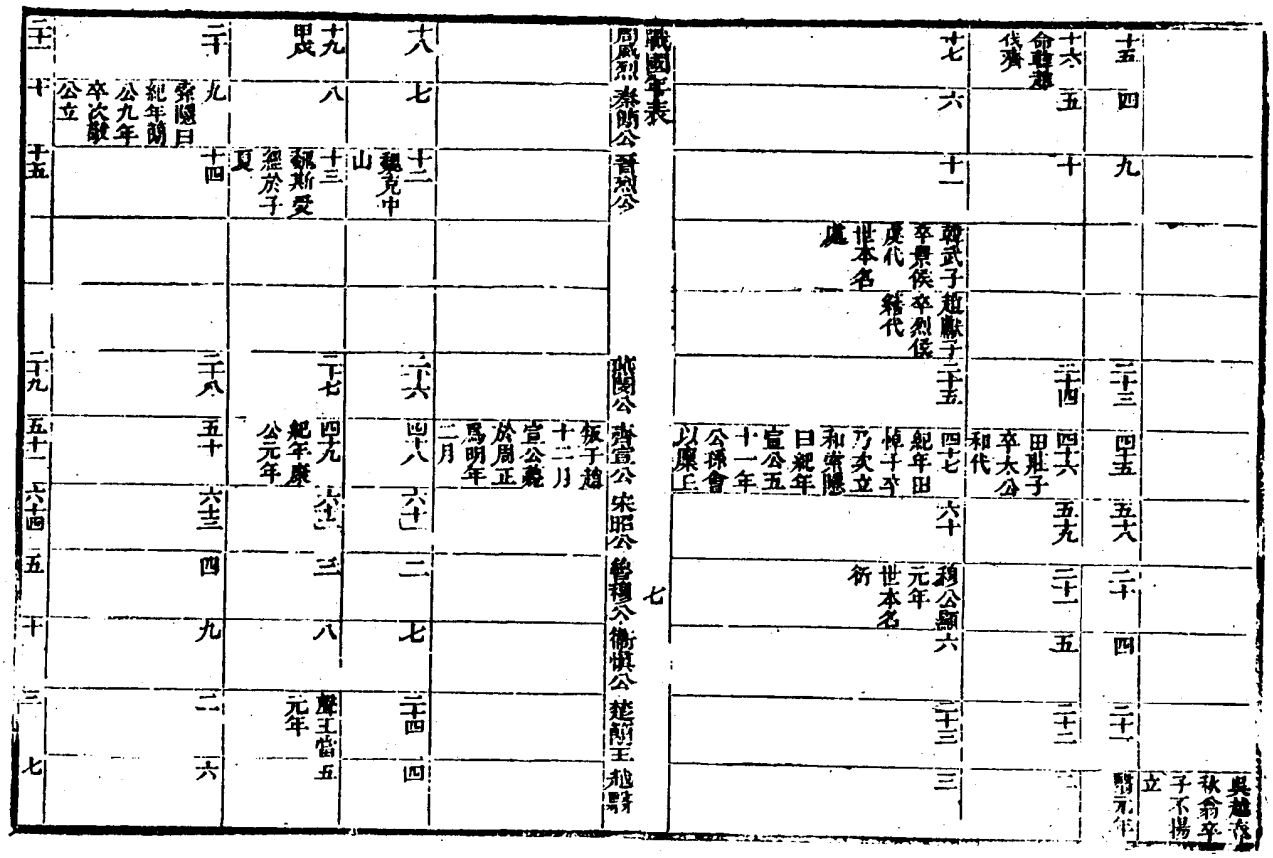

戰國年表 二
周貞定 秦厲共 靖出公 哀公 悼公 元公 悼公 楚惠王 越絕與
獻公 簡公 靈公 悼公 衛悼公 聲王 越翳與
十 十八 十六 六 二十二 十 九 十 三十 六
十一 十九 十七 四 史表越七 二十三 十一 十 十一 三十一 貢姑元
年
十二 二十 十八 徐廣曰 卿分范 氏地公 齊簡 公元年 八 二十四 十二 十一 十二 三十二 一
甲申 或云二 十年
十三 二十一 哀公驕 元年 史表名 思 九 二十五 十三 十二 十三 三十三 三
十四 二十二 十 史表越 田成子 辛盤代 子 盤代 貢公積 元年 十四 十三 十四 史表越 公元年 四
就匝
十五 二十三 十一 十 十五 十四 十五 二十五 五











戰國年表　七

周威烈　秦簡公　晉烈公　靖公　齊宣公　宋昭公　魯穆公　衛慎公　楚簡王　越聲

二十五　四　九　吳越春秋翁卒子不揚立

十六　五　十　命聽趙伐齊

二十四　四十六　五九　田莊子卒太公和代

十七　六　十一　趙武子趙獻子二十五卒景侯卒烈侯　慶代繼世本名慶

四十七　六十　趙公緇六　二十三　三　紀年田悼十卒乃太立和宋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

二十三　四十五　五八　二十四　二十一　聲王元年

十九　八　十三　魏斯受經於子夏

二十七　四九　六一　三八　聲王當五　元年

十八　七　十二　魏克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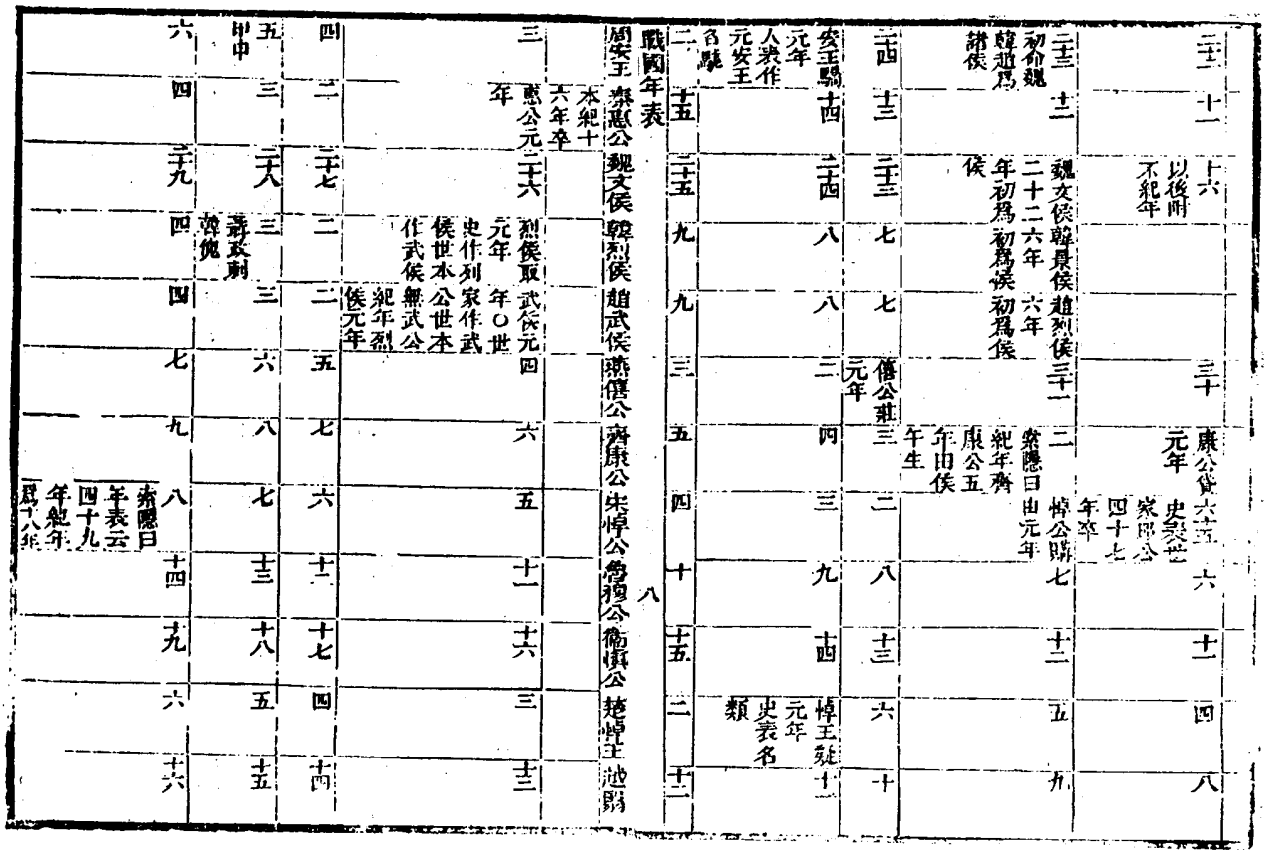
二十六　四八　六十　二七　二十四　四

二十　九　十四　秦隱曰紀年謂公九年卒次獻公立

二十八　五十　六三　四九　二六

二十一　十　十五

二十九　五十一　六四　五十　三七



戰國年表　八

周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本紀十六年卒　惠公元二十六年　烈侯元年　武侯元四年　烈侯取　元年　年○世　史作列家作武侯世本公世本作武侯無武公紀年烈侯元年

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六　三　十三

四　二十七　二　五七　六　十二　十七　四　十四

五　三　二十八　三　六　八　七　十三　十八　五　十五

中中　尋及刺韓侯

六　四　二十九　四　七　九　八　十四　十九　六　十六

秦隱曰年表云四十九年紀年謂十八年

二十一　十一　十六　以後附不紀年

二十三　十二　魏文侯韓景侯趙烈侯三十一　二十二六年　六年初稱侯初爲侯

韓趙爲諸侯

二西　十三　七　七　僖公莊三元年

安王驕十西　二西　八　八　二　四　三　九　十西　悼王疑十元年　史表名類

二　十五　二十五　九　九　三　五　四　十　十五　二　十二

二十二　十一　十六　以後附不紀年

二十三　十二　魏文侯韓景侯趙烈侯三十一　二十二六年　六年初稱侯初爲侯

韓趙爲諸侯

二西　十三　七　七　僖公莊三元年

安王驕十西　二西　八　八　二　四　三　九　十西　悼王疑十元年　史表名類

二　十五　二十五　九　九　三　五　四　十　十五　二　十二

三十　康公貸六十五　六　十一　四　八

元年　史表世家脫公四十七年卒

二十二　十二　悼公賜七　十二　五　九

紀年齊田侯午生　康公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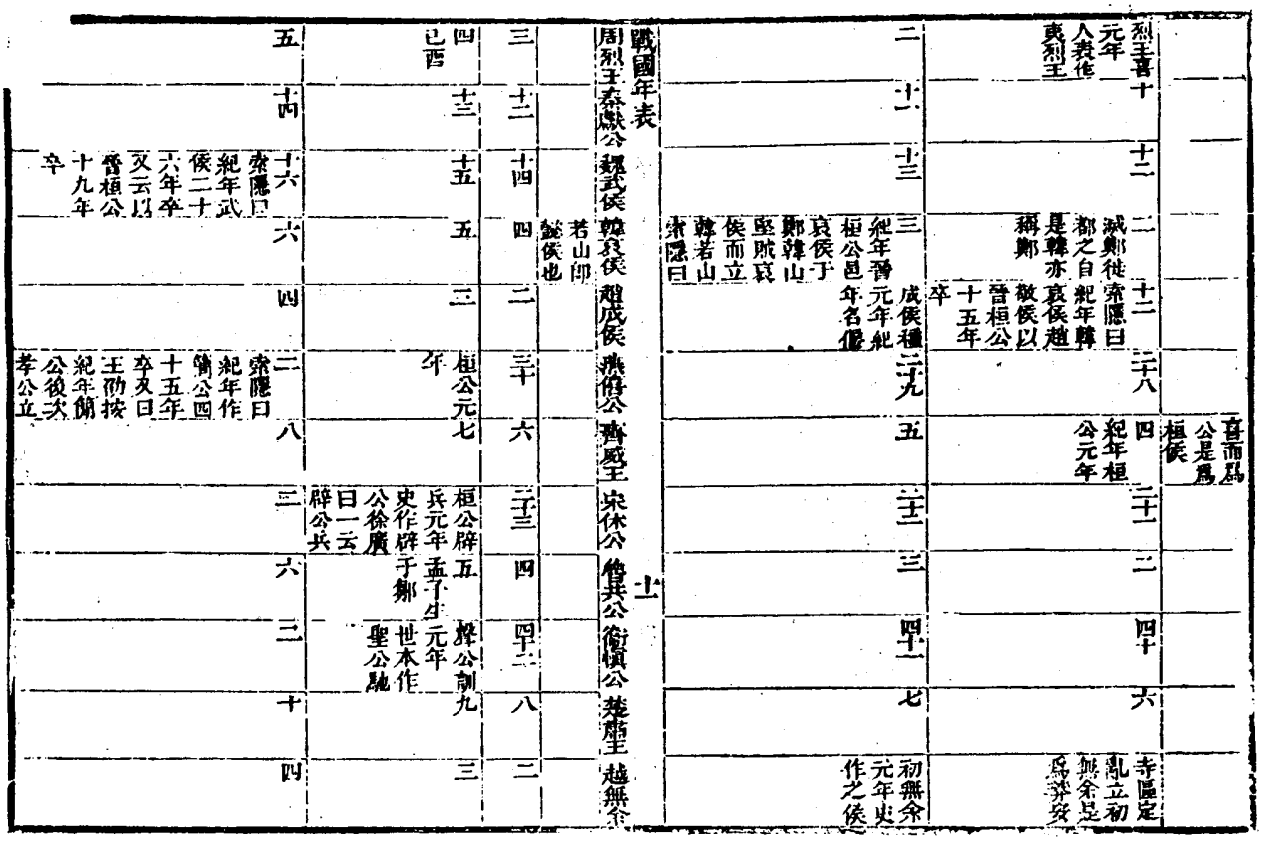
二　八　十三　六　十

戰國年表

周安王	秦惠公	魏文侯	韓烈侯	趙武侯	燕釐公	齊康公	宋休公	魯穆公	衛慎公	楚悼王	越翳
七	五	三十	五 鄭康公乙元年	五	八	十	休公田元年	十五	二十	七	十七
八	六 索隱曰紀年敬公十二年卒乃立烈公	三十一	六	六	九	十一	二	十六	二十一	八	十八
九	七	三十二	七	七	十	十二	三	十七	二十二	九	十九
十	八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紀年作桓公世家名頎	八	八	十一	十三	四	十八	二十三	十	二十
十一	九	三十四	九	九	十二	十四 田和遷康公史表在和元年	五	十九	二十四	十一	二十一
十二	十	三十五	十	十	十三	十五	六	二十	二十五	十二	二十二
十三	十一	三十六	十一	十一	十四	十六	七	二十一	二十六	十三	二十三
十四	十二	三十七	十二	十二	十五	十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七	十四	二十四
十五 甲午	十三	三十八	十三	十三	十六	十八 以後附	九	二十三	二十八	十五	二十五
十六 命田和為諸侯	出公元年	武侯擊元年	文侯元年○索隱曰紀年無文侯	敬侯章元年○索隱曰紀年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	十七	田齊太公和元年○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十	二十四	二十九	十六	二十六
十七	二	二	二	二	十八	二 紀年田	十一	二十五	三十	十七	二十七

戰國年表

周安王	秦獻公	魏武侯	韓文侯	趙敬侯	燕釐公	齊桓公	宋休公	魯穆公	衛慎公	楚肅王	越翳
十八	獻公師隰元年世本作元獻公呂覽作公子連越絕書謂之元王	三	三	三	十九	剡元年 桓公午元年	十二	二十六	三十一	十八	二十八
十九	二	四	四	四	二十	二	十三	二十七	三十二	十九	二十九
二十	三	五	五	五	二十一	三	十四	二十八	三十三	二十	三十
二十一	四	六	六 紀年韓滅鄭哀侯入鄭	六	二十二	四	十五	二十九	三十四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二	五	七	七	七	二十三	五	十六	三十	三十五	肅王臧元年	三十二
二十三	六	八	八	八	二十四	六 康公卒無子田氏并齊	十七	三十一	三十六	二	三十三
二十四	七	九 晉世家孝公十七年卒	九	九	二十五	威王因齊元年國策名嬰齊	十八	三十二	三十七	三	三十四
二十五 崩	八	十 晉靖公俱酒元年人表名任伯	十	十	二十六	二	十九	三十三	三十八	四	三十五
二十六	九	十一 靖公廢	哀侯元年	十一	二十七	三 索隱曰紀年田侯剡十年田午弒其君及孺子	二十	共公奮元年	三十九	五	三十六 諸咎弒翳立孚錯枝



戰國年表　十二

周烈王　秦獻公　魏武侯　韓哀侯　趙成侯　燕僖公　齊威王　宋休公　魯共公　衛慎公　楚簡王　越無余

烈王喜十　十二　二　十二　二十八　四　二十一　二　四十　六

元年　減鄭徙榮陽曰　紀年桓　寺區定

人表作　都之自紀年韓　公元年　亂立初

喪烈王　是韓亦哀侯趙　無余是

稱鄭　敬侯以　爲梁安

晉桓公　卒

十五年

卒

二　十一　十三　三　成侯種二十九　五　二十二　三　四十一　七　初無余

紀年晉元年紀　元年史

桓公邑年名僞　作之侯

哀侯于

鄭韓山

堅殺哀

侯而立

韓若山

榮陽曰

三　十二　十四　四　二十六　二十三　四　四十二　八　二

若山卽

鰌侯也

四　十三　十五　五　三　桓公元七　桓公辟五　辟公剖九　三

己酉　年　兵元年　孟子生元年

史作辟子鄭　世本作

公徐廣　聖公亂

曰一云　辟公兵

辟公

五　十四　十六　六　四　榮陽曰　紀年作　二　六　三　十四

紀年武　僞公四

侯二十　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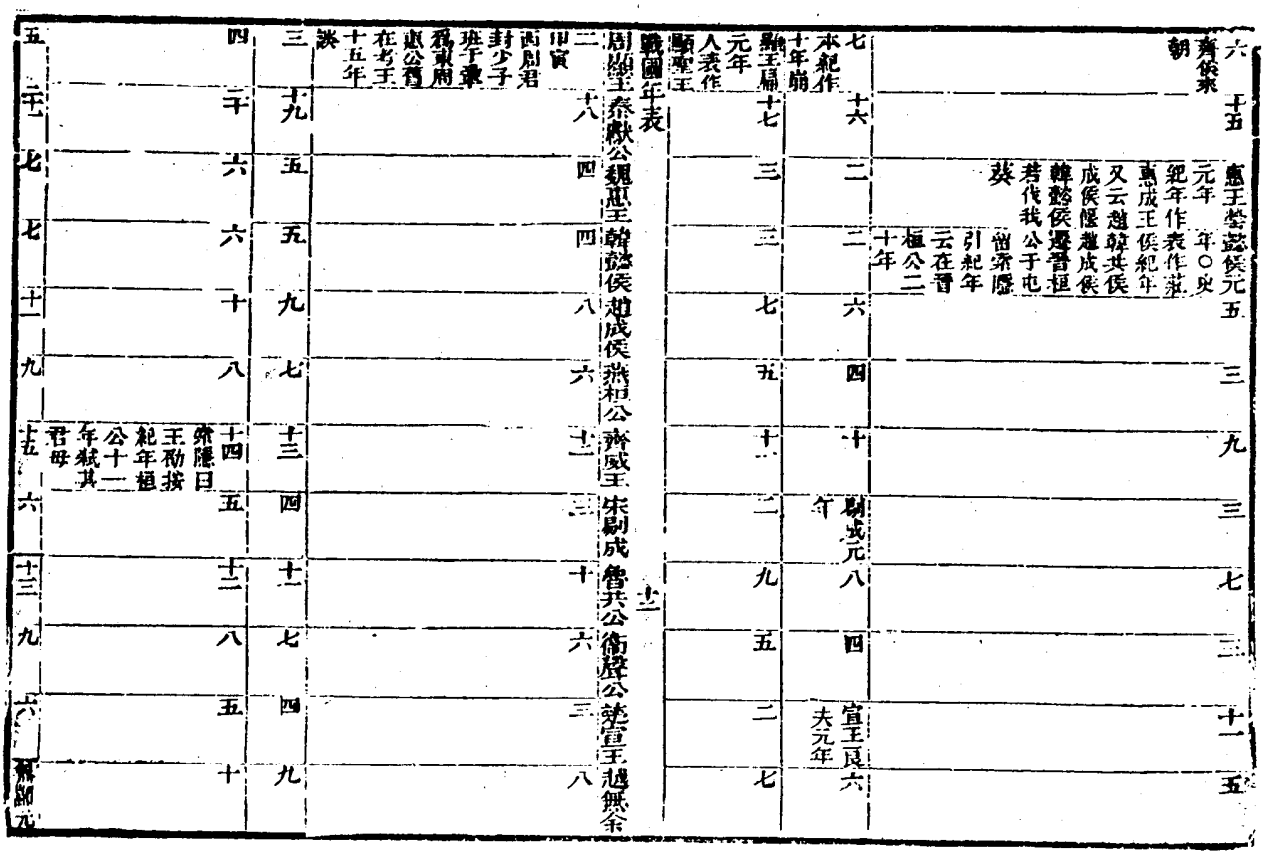
六年卒　卒又曰

又云以　王勃按

晉桓公　紀年剖

十九年　公後次

卒　孝公立



戰國年表　十三

周顯王　秦獻公　魏惠王　韓懿侯　趙成侯　燕桓公　齊威王　宋剔成　魯共公　衛聲公　楚宣王　越無余

六　十五　惠王罃懿侯元五　三　九　三　七　三　十一　五

齊侯來　元年　年○史

朝　紀年作表作莊

惠成王侯紀年

又云趙韓其侯

成侯隱趙成侯

韓懿侯遷晉桓

若伐我公子也

莫　竹書隱

引紀年

云在晉

桓公二

十年

七　十六　本紀作　二　二　六　四　十　剔成元八　四　宣王良六

十年崩　年　夫元年

顯王扁　十七　三　三　七　五　十二　二　九　五　二　七

二　十八　四　四　八　六　十二　三　十　六　三　八

周顯王　封少子　班于秦　爲東周　惠公爲　在考王　十五年　洪

卬實　周剔君

三　十九　五　五　九　七　十三　四　十二　七　四　九

四　二十　六　六　十　八　十四　五　十二　八　五　十

榮陽曰　王勃按　紀年桓　公十一　年就其　君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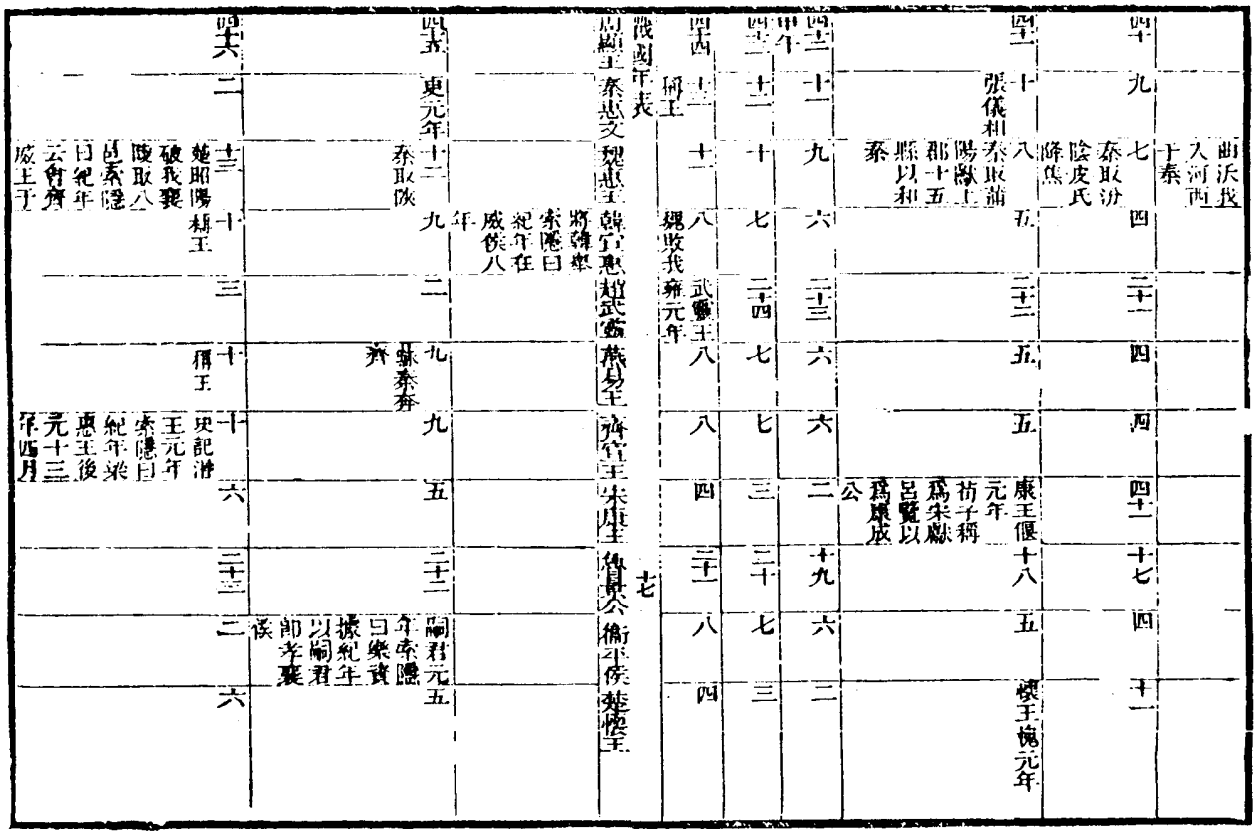
五　二十一　七　七　十一　九　十五　六　十三　九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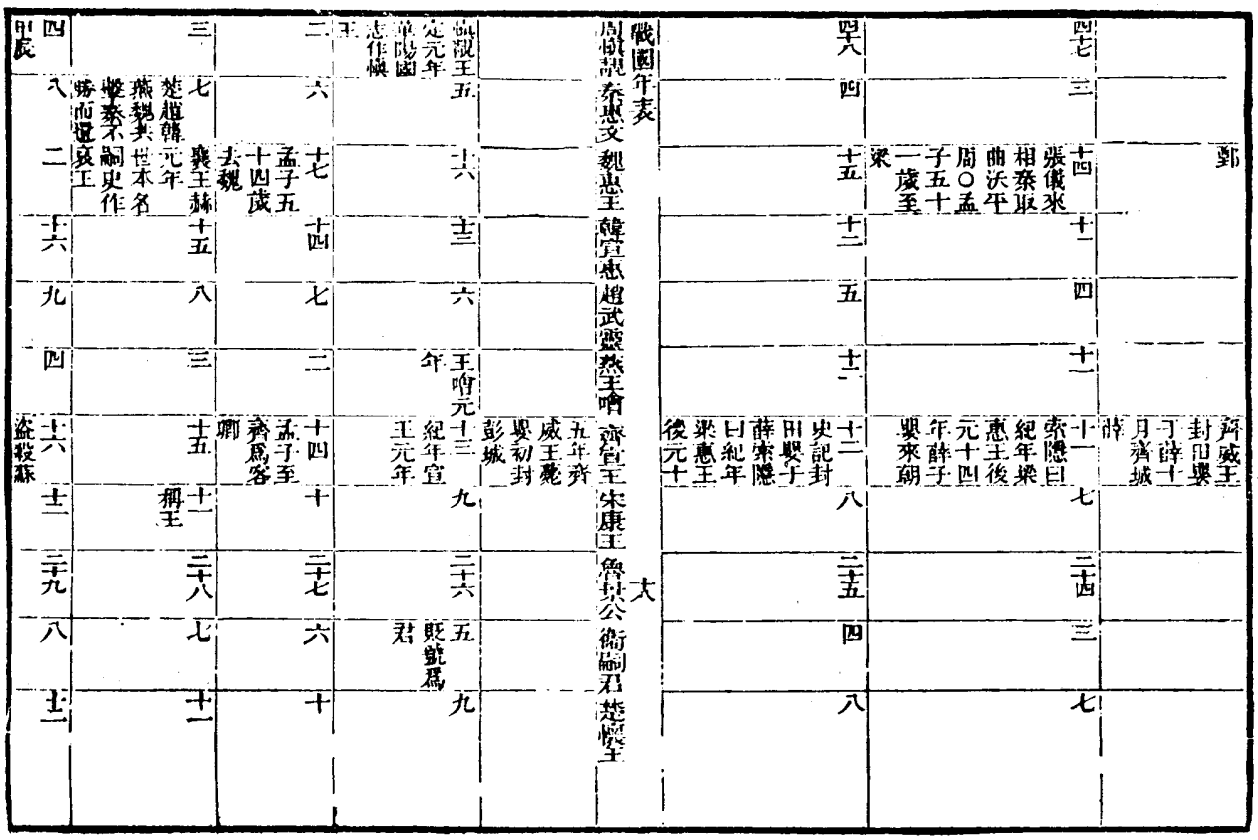
周顯王 秦孝公 魏惠王 韓懿侯 趙成侯 燕文公 齊威王 宋剔成 魯共公 衛成侯 楚宣王 越無顓

年	周	秦	魏	韓	趙	燕	齊	宋	魯	衛	楚	越
十	三	十二	十二	十六	十二	十六	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一	四	十三	十三	十七	十三	十七	四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二	五	十四	十四	十八	十四	十八	五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六	十五	十五	十九	十五	十九	六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四	七	十六	十六	二十	十六	二十	七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八	十七	十七	二十一	十七	二十一	八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六	九	十八	十八	二十二	十八	二十二	九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七	十	十九	十九	二十三	十九	二十三	十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八	十一	二十	二十	二十四	二十	二十四	十一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十九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五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六	二十二	二十六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一	十四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七	二十三	二十七	十四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四	二十八	十五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三	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	二十五	二十九	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四	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六	三十	二十六	三十	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五	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一	二十七	三十一	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六	十九	二十八	二十八	三十二	二十八	三十二	十九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三	二十九	三十三	二十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一	三十	三十	三十四	三十	三十四	二十一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二十九	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五	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三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六	三十二	三十六	二十三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一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七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二	二十五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八	三十四	三十八	二十五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三	二十六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九	三十五	三十九	二十六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二十七	三十六	三十六	四十	三十六	四十	二十七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八	三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一	三十七	四十一	二十八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六	二十九	三十八	三十八	四十二	三十八	四十二	二十九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三	三十九	四十三	三十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一	四十	四十	四十四	四十	四十四	三十一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三十九	三十二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五	四十一	四十五	三十二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三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六	四十二	四十六	三十三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一	三十四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七	四十三	四十七	三十四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二	三十五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八	四十四	四十八	三十五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三	三十六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九	四十五	四十九	三十六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四	三十七	四十六	四十六	五十	四十六	五十	三十七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五	三十八	四十七	四十七	五十一	四十七	五十一	三十八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六	三十九	四十八	四十八	五十二	四十八	五十二	三十九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三	四十九	五十三	四十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一	五十	五十	五十四	五十	五十四	四十一	五十	五十	五十	五十	五十
四十九	四十二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五	四十二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三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六	五十二	五十六	四十三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一	四十四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七	五十三	五十七	四十四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二	四十五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八	五十四	五十八	四十五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三	四十六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九	五十五	五十九	四十六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四	四十七	五十六	五十六	六十	五十六	六十	四十七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五	四十八	五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一	五十七	六十一	四十八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六	四十九	五十八	五十八	六十二	五十八	六十二	四十九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	五十九	五十九	六十三	五十九	六十三	五十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一	六十	六十	六十四	六十	六十四	五十一	六十	六十	六十	六十	六十
五十九	五十二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五	六十一	六十五	五十二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三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六	六十二	六十六	五十三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一	五十四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七	六十三	六十七	五十四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二	五十五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八	六十四	六十八	五十五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三	五十六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九	六十五	六十九	五十六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四	五十七	六十六	六十六	七十	六十六	七十	五十七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五	五十八	六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一	六十七	七十一	五十八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六	五十九	六十八	六十八	七十二	六十八	七十二	五十九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	六十九	六十九	七十三	六十九	七十三	六十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八	六十一	七十	七十	七十四	七十	七十四	六十一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六十九	六十二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五	七十一	七十五	六十二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三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六	七十二	七十六	六十三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一	六十四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七	七十三	七十七	六十四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二	六十五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八	七十四	七十八	六十五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三	六十六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九	七十五	七十九	六十六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四	六十七	七十六	七十六	八十	七十六	八十	六十七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五	六十八	七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一	七十七	八十一	六十八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六	六十九	七十八	七十八	八十二	七十八	八十二	六十九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	七十九	七十九	八十三	七十九	八十三	七十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一	八十	八十	八十四	八十	八十四	七十一	八十	八十	八十	八十	八十
七十九	七十二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五	八十一	八十五	七十二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	七十三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六	八十二	八十六	七十三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一	七十四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七	八十三	八十七	七十四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二	七十五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八	八十四	八十八	七十五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三	七十六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九	八十五	八十九	七十六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四	七十七	八十六	八十六	九十	八十六	九十	七十七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五	七十八	八十七	八十七	九十一	八十七	九十一	七十八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六	七十九	八十八	八十八	九十二	八十八	九十二	七十九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七	八十	八十九	八十九	九十三	八十九	九十三	八十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八	八十一	九十	九十	九十四	九十	九十四	八十一	九十	九十	九十	九十	九十
八十九	八十二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五	九十一	九十五	八十二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	八十三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六	九十二	九十六	八十三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一	八十四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七	九十三	九十七	八十四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五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八	九十四	九十八	八十五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三	八十六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九	九十五	九十九	八十六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四	八十七	九十六	九十六	百	九十六	百	八十七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五	八十八	九十七	九十七	百一	九十七	百一	八十八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六	八十九	九十八	九十八	百二	九十八	百二	八十九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七	九十	九十九	九十九	百三	九十九	百三	九十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八	九十一	百	百	百四	百	百四	九十一	百	百	百	百	百
九十九	九十二	百一	百一	百五	百一	百五	九十二	百一	百一	百一	百一	百一
百	九十三	百二	百二	百六	百二	百六	九十三	百二	百二	百二	百二	百二
百一	九十四	百三	百三	百七	百三	百七	九十四	百三	百三	百三	百三	百三
百二	九十五	百四	百四	百八	百四	百八	九十五	百四	百四	百四	百四	百四
百三	九十六	百五	百五	百九	百五	百九	九十六	百五	百五	百五	百五	百五
百四	九十七	百六	百六	百十	百六	百十	九十七	百六	百六	百六	百六	百六
百五	九十八	百七	百七	百十一	百七	百十一	九十八	百七	百七	百七	百七	百七
百六	九十九	百八	百八	百十二	百八	百十二	九十九	百八	百八	百八	百八	百八
百七	百	百九	百九	百十三	百九	百十三	百	百九	百九	百九	百九	百九
百八	百一	百十	百十	百十四	百十	百十四	百一	百十	百十	百十	百十	百十
百九	百二	百十一	百十一	百十五	百十一	百十五	百二	百十一	百十一	百十一	百十一	百十一
百十	百三	百十二	百十二	百十六	百十二	百十六	百三	百十二	百十二	百十二	百十二	百十二
百十一	百四	百十三	百十三	百十七	百十三	百十七	百四	百十三	百十三	百十三	百十三	百十三
百十二	百五	百十四	百十四	百十八	百十四	百十八	百五	百十四	百十四	百十四	百十四	百十四
百十三	百六	百十五	百十五	百十九	百十五	百十九	百六	百十五	百十五	百十五	百十五	百十五
百十四	百七	百十六	百十六	百二十	百十六	百二十	百七	百十六	百十六	百十六	百十六	百十六
百十五	百八	百十七	百十七	百二十一	百十七	百二十一	百八	百十七	百十七	百十七	百十七	百十七
百十六	百九	百十八	百十八	百二十二	百十八	百二十二	百九	百十八	百十八	百十八	百十八	百十八
百十七	百十	百十九	百十九	百二十三	百十九	百二十三	百十	百十九	百十九	百十九	百十九	百十九
百十八	百十一	百二十	百二十	百二十四	百二十	百二十四	百十一	百二十	百二十	百二十	百二十	百二十
百十九	百十二	百二十一	百二十一	百二十五	百二十一	百二十五	百十二	百二十一	百二十一	百二十一	百二十一	百二十一
百二十	百十三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二十六	百二十二	百二十六	百十三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二十一	百十四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七	百十四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百二十二	百十五	百二十四	百二十四	百二十八	百二十四	百二十八	百十五	百二十四	百二十四	百二十四	百二十四	百二十四
百二十三	百十六	百二十五	百二十五	百二十九	百二十五	百二十九	百十六	百二十五	百二十五	百二十五	百二十五	百二十五
百二十四	百十七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百三十	百二十六	百三十	百十七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百二十五	百十八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七	百三十一	百二十七	百三十一	百十八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七	百二十七
百二十六	百十九	百二十八	百二十八	百三十二	百二十八	百三十二	百十九	百二十八	百二十八	百二十八	百二十八	百二十八
百二十七	百二十	百二十九	百二十九	百三十三	百二十九	百三十三	百二十	百二十九	百二十九	百二十九	百二十九	百二十九
百二十八	百二十一	百三十	百三十	百三十四	百三十	百三十四	百二十一	百三十	百三十	百三十	百三十	百三十
百二十九	百二十二	百三十一	百三十一	百三十五	百三十一	百三十五	百二十二	百三十一	百三十一	百三十一	百三十一	百三十一
百三十	百二十三	百三十二	百三十二	百三十六	百三十二	百三十六	百二十三	百三十二	百三十二	百三十二	百三十二	百三十二
百三十一	百二十四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七	百二十四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三	百三十三
百三十二	百二十五	百三十四	百三十四	百三十八	百三十四	百三十八	百二十五	百三十四	百三十四	百三十四	百三十四	百三十四
百三十三	百二十六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百三十九	百三十五	百三十九	百二十六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百三十四	百二十七	百三十六	百三十六	百四十	百三十六	百四十	百二十七	百三十六	百三十六	百三十六	百三十六	百三十六
百三十五	百二十八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七	百四十一	百三十七	百四十一	百二十八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七	百三十七
百三十六	百二十九	百三十八	百三十八	百四十二	百三十八	百四十二	百二十九	百三十八	百三十八	百三十八	百三十八	百三十八
百三十七	百三十	百三十九	百三十九	百四十三	百三十九	百四十三	百三十	百三十九	百三十九	百三十九	百三十九	百三十九
百三十八	百三十一	百四十	百四十	百四十四	百四十	百四十四	百三十一	百四十	百四十	百四十	百四十	百四十
百三十九	百三十二	百四十一	百四十一	百四十五	百四十一	百四十五	百三十二	百四十一	百四十一	百四十一	百四十一	百四十一
百四十	百三十三	百四十二	百四十二	百四十六	百四十二	百四十六	百三十三	百四十二	百四十二	百四十二	百四十二	百四十二
百四十一	百三十四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七	百三十四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三	百四十三
百四十二	百三十五	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	百四十八	百四十四	百四十八	百三十五	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
百四十三	百三十六	百四十五	百四十五	百四十九	百四十五	百四十九	百三十六	百四十五	百四十五	百四十五	百四十五	百四十五
百四十四	百三十七	百四十六	百四十六	百五十	百四十六	百五十	百三十七	百四十六	百四十六	百四十六	百四十六	百四十六
百四十五	百三十八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百五十一	百四十七	百五十一	百三十八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百四十六	百三十九	百四十八	百四十八	百五十二	百四十八	百五十二	百三十九	百四十八	百四十八	百四十八	百四十八	百四十八
百四十七	百四十	百四十九	百四十九	百五十三	百四十九	百五十三	百四十	百四十九	百四十九	百四十九	百四十九	百四十九
百四十八	百四十一	百五十	百五十	百五十四	百五十	百五十四	百四十一	百五十	百五十	百五十	百五十	百五十
百四十九	百四十二	百五十一	百五十一	百五十五	百五十一	百五十五	百四十二	百五十一	百五十一	百五十一	百五十一	百五十一
百五十	百四十三	百五十二	百五十二	百五十六	百五十二	百五十六	百四十三	百五十二	百五十二	百五十二	百五十二	百五十二
百五十一	百四十四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七	百四十四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百五十三
百五十二	百四十五	百五十四	百五十四	百五十八	百五十四	百五十八	百四十五	百五十四	百五十四	百五十四	百五十四	百五十四
百五十三	百四十六	百五十五	百五十五	百五十九	百五十五	百五十九	百四十六	百五十五	百五十五	百五十五	百五十五	百五十五
百五十四	百四十七	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百六十	百五十六	百六十	百四十七	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百五十六
百五十五	百四十八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七	百六十一	百五十七	百六十一	百四十八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七	百五十七
百五十六	百四十九	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	百六十二	百五十八	百六十二	百四十九	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
百五十七	百五十	百五十九	百五十九	百六十三	百五十九	百六十三	百五十	百五十九	百五十九	百五十九	百五十九	百五十九
百五十八	百五十一	百六十	百六十	百六十四	百六十	百六十四	百五十一	百六十	百六十	百六十	百六十	百六十
百五十九	百五十二	百六十一	百六十一	百六十五	百六十一	百六十五	百五十二	百六十一	百六十一	百六十一	百六十一	百六十一
百六十	百五十三	百六十二	百六十二	百六十六	百六十二	百六十六	百五十三	百六十二	百六十二	百六十二	百六十二	百六十二
百六十一	百五十四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七	百五十四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百六十二	百五十五	百六十四	百六十四	百六十八	百六十四	百六十八	百五十五	百六十四	百六十四	百六十四	百六十四	百六十四
百六十三	百五十六	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	百六十九	百六十五	百六十九	百五十六	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
百六十四	百五十七	百六十六	百六十六	百七十	百六十六	百七十	百五十七	百六十六	百六十六	百六十六	百六十六	百六十六
百六十五	百五十八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七	百七十一	百六十七	百七十一	百五十八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七	百六十七
百六十六	百五十九	百六十八	百六十八	百七十二	百六十八	百七十二	百五十九	百六十八	百六十八	百六十八	百六十八	百六十八
百六十七	百六十	百六十九	百六十九	百七十三	百六十九	百七十三	百六十	百六十九	百六十九	百六十九	百六十九	百六十九
百六十八	百六十一	百七十	百七十	百七十四	百七十	百七十四	百六十一	百七十	百七十	百七十	百七十	百七十
百六十九	百六十二	百七十一	百七十一	百七十五	百七十一	百七十五	百六十二	百七十一	百七十一	百七十一	百七十一	百七十一
百七十	百六十三	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百七十六	百七十二	百七十六	百六十三	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百七十二
百七十一	百六十四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七	百六十四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百七十三
百七十二	百六十五	百七十四	百七十四	百七十八	百七十四	百七十八	百六十五	百七十四	百七十四	百七十四	百七十四	百七十四
百七十三	百六十六	百七十五	百七十五	百七十九	百七十五	百七十九	百六十六	百七十五	百七十五	百七十五	百七十五	百七十五
百七十四	百六十七	百七十六	百七十六	百八十	百七十六	百八十	百六十七	百七十六	百七十六	百七十六	百七十六	百七十六
百七十五	百六十八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七	百八十一	百七十七	百八十一	百六十八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七	百七十七
百七十六	百六十九	百七十八	百七十八	百八十二	百七十八	百八十二	百六十九	百七十八	百七十八	百七十八	百七十八	百七十八
百七十七	百七十	百七十九	百七十九	百八十三	百七十九	百八十三	百七十	百七十九	百七十九	百七十九	百七十九	百七十九
百七十八	百七十一	百八十	百八十	百八十四	百八十	百八十四	百七十一	百八十	百八十	百八十	百八十	百八十
百七十九	百七十二	百八十一	百八十一	百八十五	百八十一	百八十五	百七十二	百八十一	百八十一	百八十一	百八十一	百八十一
百八十	百七十三	百八十二	百八十二	百八十六	百八十二	百八十六	百七十三	百八十二	百八十二	百八十二	百八十二	百八十二
百八十一	百七十四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七	百七十四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三	百八十三
百八十二	百七十五	百八十四	百八十四	百八十八	百八十四	百八十八	百七十五	百八十四	百八十四	百八十四	百八十四	百八十四
百八十三	百七十六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百八十九	百八十五	百八十九	百七十六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百八十五
百八十四	百七十七	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百九十	百八十六	百九十	百七十七	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百八十六
百八十五	百七十八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七	百九十一	百八十七	百九十一	百七十八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七	百八十七
百八十六	百七十九	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百九十二	百八十八	百九十二	百七十九	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百八十八
百八十七	百八十	百八十九	百八十九	百九十三	百八十九	百九十三	百八十	百八十九	百八十九	百八十九	百八十九	百八十九
百八十八	百八十一	百九十	百九十	百九十四	百九十	百九十四	百八十一	百九十	百九十	百九十	百九十	百九十
百八十九	百八十二	百九十一	百九十一	百九十五	百九十一	百九十五	百八十二	百九十一	百九十一	百九十一	百九十一	百九十一
百九十	百八十三	百九十二	百九十二	百九十六	百九十二	百九十六	百八十三	百九十二	百九十二	百九十二	百九十二	百九十二
百九十一	百八十四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七	百八十四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三	百九十三
百九十二	百八十五	百九十四	百九十四	百九十八	百九十四	百九十八	百八十五	百九十四	百九十四	百九十四	百九十四	百九十四
百九十三	百八十六	百九十五	百九十五	百九十九	百九十五	百九十九	百八十六	百九十五	百九十五	百九十五	百九十五	百九十五
百九十四	百八十七	百九十六	百九十六	二百	百九十六	二百	百八十七	百九十六	百九十六	百九十六	百九十六	百九十六
百九十五	百八十八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七	二百一	百九十七	二百一	百八十八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七	百九十七
百九十六	百八十九	百九十八	百九十八	二百二	百九十八	二百二	百八十九	百九十八	百九十八	百九十八	百九十八	百九十八
百九十七	百九十	百九十九	百九十九	二百三	百九十九	二百三	百九十	百九十九	百九十九	百九十九	百九十九	百九十九
百九十八	百九十一	二百	二百	二百四	二百	二百四	百九十一	二百	二百	二百	二百	二百
百九十九	百九十二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五	二百一	二百五	百九十二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	百九十三	二百二	二百二	二百六	二百二	二百六	百九十三	二百二	二百二	二百二	二百二	二百

周顯王		二十一	二十二 甲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致伯于秦	二十七 秦會諸侯朝于逢澤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秦孝公		十四 初爲賦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虜魏公子卬	二十三 越紀曰
魏惠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中山君相	三十	三十一 獻河西于秦徙都大梁	三十二
韓昭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趙肅侯	處屯留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齊威王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此時齊威未稱王故戰國策稱爲田侯今史以田侯爲宣王誤	三十七 史記宣王元年	三十八 敗魏馬陵	三十九	四十
宋剔成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魯景公		七	八	九	景公偃元年	二	三 史表景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衛成侯		十四	十五	十六 貶號爲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宣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威王商元年
越無彊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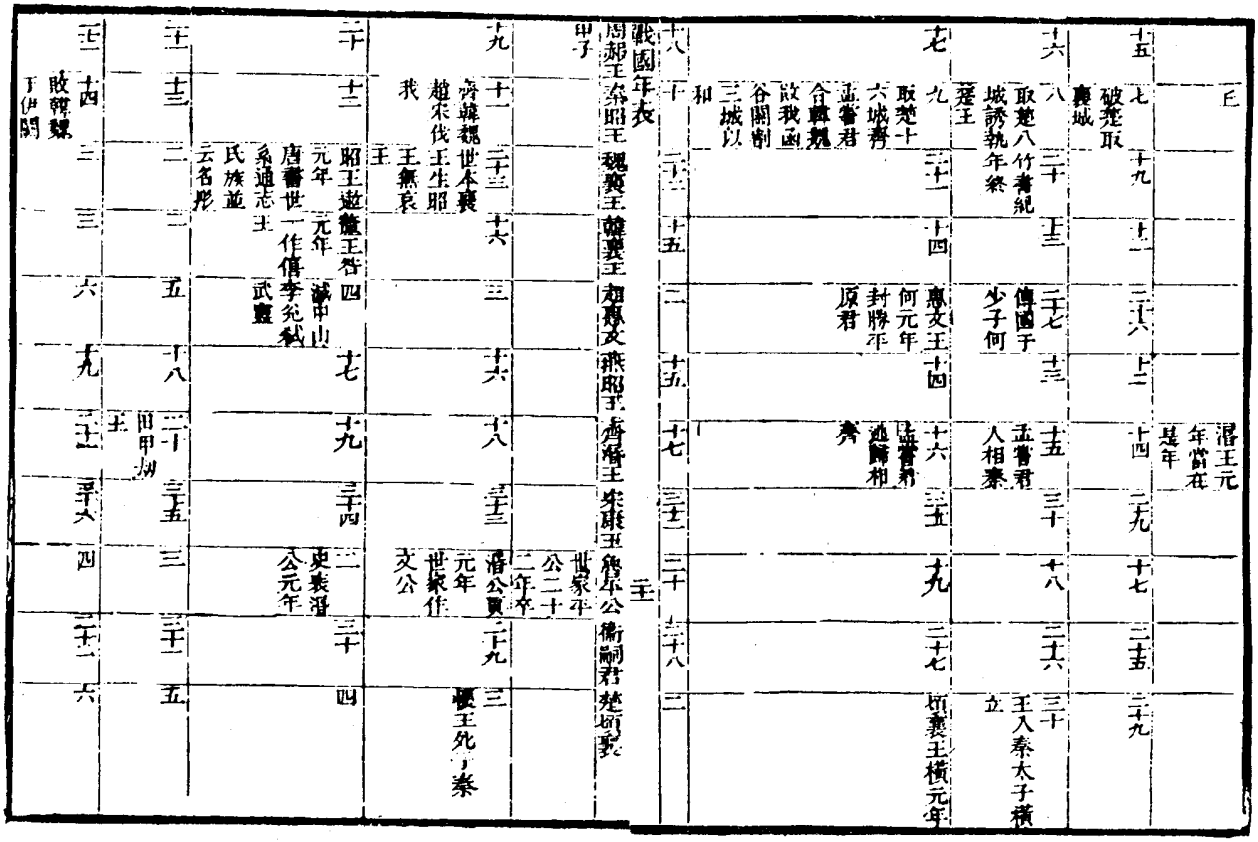
周顯王		三十一	三十二 甲申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秦惠文	孝公立二十三年	二十四 誅商鞅	惠文王駟元年	二	三	四	五 張儀爲客卿	六 犀首欺齊魏伐趙	七	八
魏惠王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孟子三十七歲史云至梁觀	改元年	二 史記襄王元年	三	四	五	六 秦圍焦
韓昭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紀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索隱引云在威侯七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宣惠王元年紀年表並作宣王	二 紀年魏丁會鄭威侯于巫沙索隱引云在威侯七年五月	三
趙肅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蘇秦爲從約長	十八 蘇秦弃人燕從約解	十九	二十
燕文公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蘇秦始來合從	二十九	易王元年	二	三
齊威王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與魏會徐州相王	四十六	宣王辟彊元年伐燕取十城復歸之	二	三
宋剔成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太丘社亡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魯景公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衛成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平侯元年	二	三
楚威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越無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楚滅越			


戰國年表
周烈王 秦惠文 魏惠王 韓宣惠 趙武靈 燕王噲 齊宣王 宋康王 魯共公 衛嗣君 楚懷王
七


戰國年表
周顯王 秦惠文 魏惠王 韓宣惠 趙武靈 燕王噲 齊宣王 宋康王 魯共公 衛嗣君 楚懷王
七

周赧王	五	六	赧王延元年 紀年作隱王 世紀名誕	二	三	四
秦武文	九 滅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敗楚丹陽藍田 孟子云秦楚構兵卽此	十四 張儀連橫王卒
魏襄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韓宣惠	十七	十八	十九 紀年鄭宣王朝梁索隱曰紀年威侯七年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	二十	二十一	襄王倉元年 留侯世
趙武靈	十	十一 稱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	五 讓國子之	六	七 齊破燕殺噲子之		太子平立 孟子云燕人畔卽此	昭王平元年
齊湣王	十七 秦	十八	十九 伐燕取之	湣王地元年 索隱曰世本名遂又曰紀年宣王八年役其王后	二 孟子六十一歲去齊如宋按如紀年之說是年爲宣王九年與孟子合	三
宋康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孟子遇宋牼于石丘	十八
魯平公	平公旅元年 世家名叔	二	三 史表平公元年	四	五	六
衛嗣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懷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張儀詐楚絕齊 屈匄伐秦	十七	十八

周赧王		五	六	七	八 甲寅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昭王	諸侯復屬從	武王蕩元年 秦紀作悼武世本作武烈越絕作元武	二 初置丞相	三 甘茂伐韓 世本云三年卒	四 拔韓宜陽	昭王稷元年 索隱曰一名則世本名側紀作昭襄王	二 魏冉誅亂	三	四 拔魏蒲阪晉陽封陵	五	六 敗楚重
魏襄王		九 張儀相	十 張儀卒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韓襄王	家作襄哀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趙武靈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燕昭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齊湣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據紀年
宋康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魯平公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衛嗣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楚懷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周赧王 秦昭王 魏昭王 韓釐王 趙惠文 燕昭王 齊湣王 宋康王 魯平公 衛嗣君 楚頃襄

戰國年表

周赧王 秦昭王 魏安釐 韓桓惠 趙惠文 燕惠王 齊襄王 魯頃公 衛懷君 楚頃襄

白起拔楚鄢郢西陵										會秦滅王僚以田單破燕復齊	
三七	二九	十八	十八							沈尹相繼知政如相樂毅	
			二十一	惠王元六							
白起拔楚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南郡				年							
三八	三十	十九	十九								
甲申 拔楚巫黔中郡			二十二	二	七						
三九	三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三	八			十九	五	二十二 王走都陳	
四十	三十二	二	二十四	四	九			二十一	八	二十四	
四十一	三十三	三	二十五	五	十			二十二	九	二十五	
四十二	三十四	四	二十六	六	十一			二十三 頃公薨 元年	十	二十六	
四十三	三十五	五	桓惠王二七	七	十二			史表在明年	十一	二十七	
四十四	三十六	六	二	武成王十三	十三			二	十二	二十八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二十九	二	十四			三	十三	二十九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三十	三	十五			四	十四	三十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三十一	四	十六			五	十五	三十一	
四十八	四十	十	三十二	五	十七			六	十六	三十二	

秦昭王	魏安釐	韓桓惠	趙惠文	燕惠王	齊襄王	魯頃公	衛懷君	楚頃襄			
四十一	三十三	三	二十五	五	十		二十三	九	二十五		
四十二	三十四	四	二十六	六	十一		元年	十	二十六		
四十三	三十五	五	桓惠王二七	七	十二		史表在明年	十一	二十七		
四十四	三十六	六	二	武成王十三	十三		二	十二	二十八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二十九	二	十四		三	十三	二十九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三十	三	十五		四	十四	三十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三十一	四	十六		五	十五	三十一		
四十八	四十	十	三十二	五	十七		六	十六	三十二		

戰國年表

周赧王 秦昭王 魏安釐 韓桓惠 趙孝成 燕武成 齊王建 魯頃公 衛懷君 楚考烈

四十九	四十二	十二	七	三十二	六	十八				慶太后逐穰侯范雎相	
五十	四十三	十三	八	孝成王七	十九	八	十七	三十三			
五十一	四十四	十四	九	十年	田單攻燕中陽平原君相	九	十八	三十四			
五十二	四十五	十五	上	四	十	王建元年	后決于君王	十	十九	三十五	
五十三	四十六	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二十	考烈王元元年			
五十四	四十七	十七	十二	六	十二	十一	二十一	世家名元與莊封春申君			
五十五	四十八	十八	十四	七	十三	十二	二十二	二			
五十六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十四	十三	二十三	三			
五十七	五十	二十	十六	九	考王元八	十四	二十四	四			
五十八	五十一	二十一	十七	二十六	六						

秦昭王	魏安釐	韓桓惠	趙孝成	燕武成	齊王建	魯頃公	衛懷君	楚考烈			
五十五	四十七	十七	十三	六	十五			十四	二十三	三	
五十六	四十八	十八	十四	七	十六			十五	二十四	四	
五十七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十七			十六	二十五	五	
五十八	五十一	二十一	十六	九	考王元八			十七	二十六	六	

白起拔楚鄢西陵 三七 二九 十八 十八

白起拔楚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南郡 三八 三十 十九 十九

甲申 拔楚巫黔中郡 三九 三十一 二十 二十一

周赧王 秦昭王 魏安釐 韓桓惠 趙惠文 燕惠王 齊襄王 魯頃公 衛懷君 楚頃襄

四十一 三十三 三 二十五 五 十 二十三 九 二十五

四十二 三十四 四 二十六 六 十一 頃公薨 元年 二十三 十 二十六

四十三 三十五 五 桓惠王二七 七 十二 史表在明年 二十四 十一 二十七

四十四 三十六 六 二 武成王十三 十三 二 十二 二十八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二十九 二 十四 三 十三 二十九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三十 三 十五 四 十四 三十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三十一 四 十六 五 十五 三十一

四十八 四十 十 三十二 五 十七 六 十六 三十二

白起破以南陽與華陽和秦

范雎爲客卿

趙奢破秦兵閼與下

秦兵圍邯鄲

家作悼惠王

留侯世

封無忌爲信陵君

侯取江南十五邑

王走都陳

沈尹相繼知政如相樂毅

會秦滅王僚以田單破燕復齊

慶太后逐穰侯范雎相

周　秦昭王稷安釐韓桓惠趙孝成燕王喜齊王建　魯頃公衛元君楚考烈

庚戌　五六　二六　二二　十五　四　十四　二三　三　十二
辛亥　老文王三十七　三十三　十六　五　十五　二四　三　十三
壬子　莊襄王二十八　二十四　十七　六　十六　二五　四　十四
癸丑　始皇政元年　二十五　十八　七　十七　二六　五　十五
甲寅　二　二十六　十九　八　十八　二七　六　十六
乙卯　三　二十七　二十　九　十九　二八　七　十七
丙辰　四　二十八　二十一　十　二十　二九　八　十八
丁巳　五　二十九　二十二　十一　二十一　三十　九　十九
戊午　六　三十　二十三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一　十　二十
己未　七　三十一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二　十一　二十一
庚申　八　三十二　二十五　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三　十二　二十二
辛酉　九　三十三　二十六　十五　二十五　三十四　十三　二十三
壬戌　十　三十四　二十七　十六　二十六　三十五　十四　二十四
癸亥　十一　三十五　二十八　十七　二十七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五
甲子　十二　三十六　二十九　十八　二十八　三十七　十六　二十六
乙丑　十三　三十七　三十　十九　二十九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七
丙寅　十四　三十八　三十一　二十　三十　三十九　十八　二十八
丁卯　十五　三十九　三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一　四十　十九　二十九
戊辰　十六　四十　三十三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一　二十　三十
己巳　十七　四十一　三十四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一
庚午　十八　四十二　三十五　二十四　三十四　四十三　二十二　三十二
辛未　十九　四十三　三十六　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四　二十三　三十三
壬申　二十　四十四　三十七　二十六　三十六　四十五　二十四　三十四
癸酉　二十一　四十五　三十八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五
甲戌　二十二　四十六　三十九　二十八　三十八　四十七　二十六　三十六
乙亥　二十三　四十七　四十　二十九　三十九　四十八　二十七　三十七
丙子　二十四　四十八　四十一　三十　四十　四十九　二十八　三十八
丁丑　二十五　四十九　四十二　三十一　四十一　五十　二十九　三十九
戊寅　二十六　五十　四十三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一　三十　四十
己卯　二十七　五十一　四十四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二　三十一　四十一
庚辰　二十八　五十二　四十五　三十四　四十四　五十三　三十二　四十二
辛巳　二十九　五十三　四十六　三十五　四十五　五十四　三十三　四十三
壬午　三十　五十四　四十七　三十六　四十六　五十五　三十四　四十四
癸未　三十一　五十五　四十八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六　三十五　四十五
甲申　三十二　五十六　四十九　三十八　四十八　五十七　三十六　四十六
乙酉　三十三　五十七　五十　三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八　三十七　四十七
丙戌　三十四　五十八　五十一　四十　五十　五十九　三十八　四十八
丁亥　三十五　五十九　五十二　四十一　五十一　六十　三十九　四十九
戊子　三十六　六十　五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一　四十　五十
己丑　三十七　六十一　五十四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二　四十一　五十一
庚寅　三十八　六十二　五十五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二
辛卯　三十九　六十三　五十六　四十五　五十五　六十四　四十三　五十三
壬辰　四十　六十四　五十七　四十六　五十六　六十五　四十四　五十四
癸巳　四十一　六十五　五十八　四十七　五十七　六十六　四十五　五十五
甲午　四十二　六十六　五十九　四十八　五十八　六十七　四十六　五十六
乙未　四十三　六十七　六十　四十九　五十九　六十八　四十七　五十七
丙申　四十四　六十八　六十一　五十　六十　六十九　四十八　五十八
丁酉　四十五　六十九　六十二　五十一　六十一　七十　四十九　五十九
戊戌　四十六　七十　六十三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一　五十　六十
己亥　四十七　七十一　六十四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二　五十一　六十一
庚子　四十八　七十二　六十五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三　五十二　六十二
辛丑　四十九　七十三　六十六　五十五　六十五　七十四　五十三　六十三
壬寅　五十　七十四　六十七　五十六　六十六　七十五　五十四　六十四
癸卯　五十一　七十五　六十八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六　五十五　六十五
甲辰　五十二　七十六　六十九　五十八　六十八　七十七　五十六　六十六
乙巳　五十三　七十七　七十　五十九　六十九　七十八　五十七　六十七
丙午　五十四　七十八　七十一　六十　七十　七十九　五十八　六十八
丁未　五十五　七十九　七十二　六十一　七十一　八十　五十九　六十九
戊申　五十六　八十　七十三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一　六十　七十
己酉　五十七　八十一　七十四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二　六十一　七十一

周赧王延　秦莊襄太原

己酉　五十八　八十二　七十五　六十四　七十四　八十三　六十二　七十二
庚戌　五十九　八十三　七十六　六十五　七十五　八十四　六十三　七十三
辛亥　六十　八十四　七十七　六十六　七十六　八十五　六十四　七十四
壬子　六十一　八十五　七十八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六　六十五　七十五
癸丑　六十二　八十六　七十九　六十八　七十八　八十七　六十六　七十六
甲寅　六十三　八十七　八十　六十九　七十九　八十八　六十七　七十七
乙卯　六十四　八十八　八十一　七十　八十　八十九　六十八　七十八
丙辰　六十五　八十九　八十二　七十一　八十一　九十　六十九　七十九
丁巳　六十六　九十　八十三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一　七十　八十
戊午　六十七　九十一　八十四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二　七十一　八十一
己未　六十八　九十二　八十五　七十四　八十四　九十三　七十二　八十二
庚申　六十九　九十三　八十六　七十五　八十五　九十四　七十三　八十三
辛酉　七十　九十四　八十七　七十六　八十六　九十五　七十四　八十四
壬戌　七十一　九十五　八十八　七十七　八十七　九十六　七十五　八十五
癸亥　七十二　九十六　八十九　七十八　八十八　九十七　七十六　八十六
甲子　七十三　九十七　九十　七十九　八十九　九十八　七十七　八十七
乙丑　七十四　九十八　九十一　八十　九十　九十九　七十八　八十八
丙寅　七十五　九十九　九十二　八十一　九十一　一百　七十九　八十九
丁卯　七十六　一百　九十三　八十二　九十二　一百一　八十　九十
戊辰　七十七　一百一　九十四　八十三　九十三　一百二　八十一　九十一
己巳　七十八　一百二　九十五　八十四　九十四　一百三　八十二　九十二
庚午　七十九　一百三　九十六　八十五　九十五　一百四　八十三　九十三
辛未　八十　一百四　九十七　八十六　九十六　一百五　八十四　九十四
壬申　八十一　一百五　九十八　八十七　九十七　一百六　八十五　九十五
癸酉　八十二　一百六　九十九　八十八　九十八　一百七　八十六　九十六
甲戌　八十三　一百七　一百　八十九　九十九　一百八　八十七　九十七
乙亥　八十四　一百八　一百一　九十　一百　一百九　八十八　九十八
丙子　八十五　一百九　一百二　九十一　一百一　一百十　八十九　九十九
丁丑　八十六　一百十　一百三　九十二　一百二　一百十一　九十　一百
戊寅　八十七　一百十一　一百四　九十三　一百三　一百十二　九十一　一百一
己卯　八十八　一百十二　一百五　九十四　一百四　一百十三　九十二　一百二
庚辰　八十九　一百十三　一百六　九十五　一百五　一百十四　九十三　一百三
辛巳　九十　一百十四　一百七　九十六　一百六　一百十五　九十四　一百四
壬午　九十一　一百十五　一百八　九十七　一百七　一百十六　九十五　一百五
癸未　九十二　一百十六　一百九　九十八　一百八　一百十七　九十六　一百六
甲申　九十三　一百十七　一百十　九十九　一百九　一百十八　九十七　一百七
乙酉　九十四　一百十八　一百十一　一百　一百十　一百十九　九十八　一百八
丙戌　九十五　一百十九　一百十二　一百一　一百十一　一百二十　九十九　一百九
丁亥　九十六　一百二十　一百十三　一百二　一百十二　一百二十一　一百　一百十
戊子　九十七　一百二十一　一百十四　一百三　一百十三　一百二十二　一百一　一百十一
己丑　九十八　一百二十二　一百十五　一百四　一百十四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　一百十二
庚寅　九十九　一百二十三　一百十六　一百五　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四　一百三　一百十三
辛卯　一百　一百二十四　一百十七　一百六　一百十六　一百二十五　一百四　一百十四
壬辰　一百一　一百二十五　一百十八　一百七　一百十七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五　一百十五
癸巳　一百二　一百二十六　一百十九　一百八　一百十八　一百二十七　一百六　一百十六
甲午　一百三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　一百九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八　一百七　一百十七
乙未　一百四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一　一百十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九　一百八　一百十八
丙申　一百五　一百二十九　一百二十二　一百十一　一百二十一　一百三十　一百九　一百十九
丁酉　一百六　一百三十　一百二十三　一百十二　一百二十二　一百三十一　一百十　一百二十
戊戌　一百七　一百三十一　一百二十四　一百十三　一百二十三　一百三十二　一百十一　一百二十一
己亥　一百八　一百三十二　一百二十五　一百十四　一百二十四　一百三十三　一百十二　一百二十二
庚子　一百九　一百三十三　一百二十六　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四　一百十三　一百二十三
辛丑　一百十　一百三十四　一百二十七　一百十六　一百二十六　一百三十五　一百十四　一百二十四
壬寅　一百十一　一百三十五　一百二十八　一百十七　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六　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五
癸卯　一百十二　一百三十六　一百二十九　一百十八　一百二十八　一百三十七　一百十六　一百二十六
甲辰　一百十三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八　一百十七　一百二十七
乙巳　一百十四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一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九　一百十八　一百二十八
丙午　一百十五　一百三十九　一百三十二　一百二十一　一百三十一　一百四十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九
丁未　一百十六　一百四十　一百三十三　一百二十二　一百三十二　一百四十一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戊申　一百十七　一百四十一　一百三十四　一百二十三　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二　一百二十一　一百三十一
己酉　一百十八　一百四十二　一百三十五　一百二十四　一百三十四　一百四十三　一百二十二　一百三十二

周赧王延　秦莊襄太原

庚戌　一百十九　一百四十三　一百三十六　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四　一百二十三　一百三十三
辛亥　一百二十　一百四十四　一百三十七　一百二十六　一百三十六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二十四　一百三十四
壬子　一百二十一　一百四十五　一百三十八　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七　一百四十六　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五
癸丑　一百二十二　一百四十六　一百三十九　一百二十八　一百三十八　一百四十七　一百二十六　一百三十六
甲寅　一百二十三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八　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七
乙卯　一百二十四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一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二十八　一百三十八
丙辰　一百二十五　一百四十九　一百四十二　一百三十一　一百四十一　一百五十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九
丁巳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五十　一百四十三　一百三十二　一百四十二　一百五十一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戊午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五十一　一百四十四　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三　一百五十二　一百三十一　一百四十一
己未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五十二　一百四十五　一百三十四　一百四十四　一百五十三　一百三十二　一百四十二
庚申　一百二十九　一百五十三　一百四十六　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四　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三
辛酉　一百三十　一百五十四　一百四十七　一百三十六　一百四十六　一百五十五　一百三十四　一百四十四
壬戌　一百三十一　一百五十五　一百四十八　一百三十七　一百四十七　一百五十六　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五
癸亥　一百三十二　一百五十六　一百四十九　一百三十八　一百四十八　一百五十七　一百三十六　一百四十六
甲子　一百三十三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八　一百三十七　一百四十七
乙丑　一百三十四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一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九　一百三十八　一百四十八
丙寅　一百三十五　一百五十九　一百五十二　一百四十一　一百五十一　一百六十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九
丁卯　一百三十六　一百六十　一百五十三　一百四十二　一百五十二　一百六十一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戊辰　一百三十七　一百六十一　一百五十四　一百四十三　一百五十三　一百六十二　一百四十一　一百五十一
己巳　一百三十八　一百六十二　一百五十五　一百四十四　一百五十四　一百六十三　一百四十二　一百五十二
庚午　一百三十九　一百六十三　一百五十六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十四　一百四十三　一百五十三
辛未　一百四十　一百六十四　一百五十七　一百四十六　一百五十六　一百六十五　一百四十四　一百五十四
壬申　一百四十一　一百六十五　一百五十八　一百四十七　一百五十七　一百六十六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五
癸酉　一百四十二　一百六十六　一百五十九　一百四十八　一百五十八　一百六十七　一百四十六　一百五十六
甲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八　一百四十七　一百五十七
乙亥　一百四十四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一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九　一百四十八　一百五十八
丙子　一百四十五　一百六十九　一百六十二　一百五十一　一百六十一　一百七十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九
丁丑　一百四十六　一百七十　一百六十三　一百五十二　一百六十二　一百七十一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戊寅　一百四十七　一百七十一　一百六十四　一百五十三　一百六十三　一百七十二　一百五十一　一百六十一
己卯　一百四十八　一百七十二　一百六十五　一百五十四　一百六十四　一百七十三　一百五十二　一百六十二
庚辰　一百四十九　一百七十三　一百六十六　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十五　一百七十四　一百五十三　一百六十三
辛巳　一百五十　一百七十四　一百六十七　一百五十六　一百六十六　一百七十五　一百五十四　一百六十四
壬午　一百五十一　一百七十五　一百六十八　一百五十七　一百六十七　一百七十六　一百五十五　一百六十五
癸未　一百五十二　一百七十六　一百六十九　一百五十八　一百六十八　一百七十七　一百五十六　一百六十六
甲申　一百五十三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八　一百五十七　一百六十七
乙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一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九　一百五十八　一百六十八
丙戌　一百五十五　一百七十九　一百七十二　一百六十一　一百七十一　一百八十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九
丁亥　一百五十六　一百八十　一百七十三　一百六十二　一百七十二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戊子　一百五十七　一百八十一　一百七十四　一百六十三　一百七十三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六十一　一百七十一
己丑　一百五十八　一百八十二　一百七十五　一百六十四　一百七十四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六十二　一百七十二
庚寅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八十三　一百七十六　一百六十五　一百七十五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六十三　一百七十三
辛卯　一百六十　一百八十四　一百七十七　一百六十六　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六十四　一百七十四
壬辰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八十五　一百七十八　一百六十七　一百七十七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六十五　一百七十五
癸巳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八十六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六十八　一百七十八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六十六　一百七十六
甲午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六十七　一百七十七
乙未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一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九　一百六十八　一百七十八
丙申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八十九　一百八十二　一百七十一　一百八十一　一百九十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九
丁酉　一百六十六　一百九十　一百八十三　一百七十二　一百八十二　一百九十一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戊戌　一百六十七　一百九十一　一百八十四　一百七十三　一百八十三　一百九十二　一百七十一　一百八十一
己亥　一百六十八　一百九十二　一百八十五　一百七十四　一百八十四　一百九十三　一百七十二　一百八十二
庚子　一百六十九　一百九十三　一百八十六　一百七十五　一百八十五　一百九十四　一百七十三　一百八十三
辛丑　一百七十　一百九十四　一百八十七　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六　一百九十五　一百七十四　一百八十四
壬寅　一百七十一　一百九十五　一百八十八　一百七十七　一百八十七　一百九十六　一百七十五　一百八十五
癸卯　一百七十二　一百九十六　一百八十九　一百七十八　一百八十八　一百九十七　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六
甲辰　一百七十三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八　一百七十七　一百八十七
乙巳　一百七十四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一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九　一百七十八　一百八十八
丙午　一百七十五　一百九十九　一百九十二　一百八十一　一百九十一　二百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九
丁未　一百七十六　二百　一百九十三　一百八十二　一百九十二　二百一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戊申　一百七十七　二百一　一百九十四　一百八十三　一百九十三　二百二　一百八十一　一百九十一
己酉　一百七十八　二百二　一百九十五　一百八十四　一百九十四　二百三　一百八十二　一百九十二

秦王政　魏安釐韓桓惠趙孝成燕王喜齊王建　衛元君楚考烈

庚戌　二　二百二　一百九十六　一百八十五　一百九十五　二百四　一百八十三　一百九十三
辛亥　三　二百三　一百九十七　一百八十六　一百九十六　二百五　一百八十四　一百九十四
壬子　四　二百四　一百九十八　一百八十七　一百九十七　二百六　一百八十五　一百九十五
癸丑　五　二百五　一百九十九　一百八十八　一百九十八　二百七　一百八十六　一百九十六
甲寅　六　二百六　二百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九　二百八　一百八十七　一百九十七
乙卯　七　二百七　二百一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九　一百八十八　一百九十八
丙辰　八　二百八　二百二　一百九十一　二百一　二百十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九
丁巳　九　二百九　二百三　一百九十二　二百二　二百十一　一百九十　二百
戊午　十　二百十　二百四　一百九十三　二百三　二百十二　一百九十一　二百一
己未　十一　二百十一　二百五　一百九十四　二百四　二百十三　一百九十二　二百二
庚申　十二　二百十二　二百六　一百九十五　二百五　二百十四　一百九十三　二百三
辛酉　十三　二百十三　二百七　一百九十六　二百六　二百十五　一百九十四　二百四
壬戌　十四　二百十四　二百八　一百九十七　二百七　二百十六　一百九十五　二百五
癸亥　十五　二百十五　二百九　一百九十八　二百八　二百十七　一百九十六　二百六
甲子　十六　二百十六　二百十　一百九十九　二百九　二百十八　一百九十七　二百七
乙丑　十七　二百十七　二百十一　二百　二百十　二百十九　一百九十八　二百八
丙寅　十八　二百十八　二百十二　二百一　二百十一　二百二十　一百九十九　二百九
丁卯　十九　二百十九　二百十三　二百二　二百十二　二百二十一　二百　二百十
戊辰　二十　二百二十　二百十四　二百三　二百十三　二百二十二　二百一　二百十一
己巳　二十一　二百二十一　二百十五　二百四　二百十四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　二百十二
庚午　二十二　二百二十二　二百十六　二百五　二百十五　二百二十四　二百三　二百十三
辛未　二十三　二百二十三　二百十七　二百六　二百十六　二百二十五　二百四　二百十四
壬申　二十四　二百二十四　二百十八　二百七　二百十七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五　二百十五
癸酉　二十五　二百二十五　二百十九　二百八　二百十八　二百二十七　二百六　二百十六
甲戌　二十六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　二百九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八　二百七　二百十七
乙亥　二十七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一　二百十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九　二百八　二百十八
丙子　二十八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二　二百十一　二百二十一　二百三十　二百九　二百十九
丁丑　二十九　二百二十九　二百二十三　二百十二　二百二十二　二百三十一　二百十　二百二十
戊寅　三十　二百三十　二百二十四　二百十三　二百二十三　二百三十二　二百十一　二百二十一
己卯　三十一　二百三十一　二百二十五　二百十四　二百二十四　二百三十三　二百十二　二百二十二
庚辰　三十二　二百三十二　二百二十六　二百十五　二百二十五　二百三十四　二百十三　二百二十三
辛巳　三十三　二百三十三　二百二十七　二百十六　二百二十六　二百三十五　二百十四　二百二十四
壬午　三十四　二百三十四　二百二十八　二百十七　二百二十七　二百三十六　二百十五　二百二十五
癸未　三十五　二百三十五　二百二十九　二百十八　二百二十八　二百三十七　二百十六　二百二十六
甲申　三十六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八　二百十七　二百二十七
乙酉　三十七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一　二百二十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九　二百十八　二百二十八
丙戌　三十八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二　二百二十一　二百三十一　二百四十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九
丁亥　三十九　二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三　二百二十二　二百三十二　二百四十一　二百二十　二百三十
戊子　四十　二百四十　二百三十四　二百二十三　二百三十三　二百四十二　二百二十一　二百三十一
己丑　四十一　二百四十一　二百三十五　二百二十四　二百三十四　二百四十三　二百二十二　二百三十二
庚寅　四十二　二百四十二　二百三十六　二百二十五　二百三十五　二百四十四　二百二十三　二百三十三
辛卯　四十三　二百四十三　二百三十七　二百二十六　二百三十六　二百四十五　二百二十四　二百三十四
壬辰　四十四　二百四十四　二百三十八　二百二十七　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六　二百二十五　二百三十五
癸巳　四十五　二百四十五　二百三十九　二百二十八　二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七　二百二十六　二百三十六
甲午　四十六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八　二百二十七　二百三十七
乙未　四十七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一　二百三十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二十八　二百三十八
丙申　四十八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二　二百三十一　二百四十一　二百五十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九
丁酉　四十九　二百四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百三十二　二百四十二　二百五十一　二百三十　二百四十
戊戌　五十　二百五十　二百四十四　二百三十三　二百四十三　二百五十二　二百三十一　二百四十一
己亥　五十一　二百五十一　二百四十五　二百三十四　二百四十四　二百五十三　二百三十二　二百四十二
庚子　五十二　二百五十二　二百四十六　二百三十五　二百四十五　二百五十四　二百三十三　二百四十三
辛丑　五十三　二百五十三　二百四十七　二百三十六　二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五　二百三十四　二百四十四
壬寅　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七　二百五十六　二百三十五　二百四十五
癸卯　五十五　二百五十五　二百四十九　二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八　二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六　二百四十六
甲辰　五十六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七
乙巳　五十七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一　二百四十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九　二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八
丙午　五十八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二　二百四十一　二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丁未　五十九　二百五十九　二百五十三　二百四十二　二百五十二　二百六十一　二百四十　二百五十
戊申　六十　二百六十　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三　二百五十三　二百六十二　二百四十一　二百五十一
己酉　六十一　二百六十一　二百五十五　二百四十四　二百五十四　二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二　二百五十二

戰國年表

秦王政	魏景閔	韓桓惠	趙悼襄	燕王喜	齊王建	衛元君	楚考烈
			質秦歸趙世家秦召春平君欲留之泄鈞說文信侯乃遣之在明年				
五 蒙驁攻魏拔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二十城置東郡 冬雷	景閔王增元年	二十一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十三	二十三	十一	二十一
六 楚趙魏韓衛伐秦取壽陵至函谷秦出兵五國皆敗走	二 秦拔我朝歌	二十二	四 龐煖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十四	二十四	十二 秦拔我濮陽徙居野王	二十二 春申君爲從約長伐秦敗歸徙都壽春命曰郢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三 秦拔我汲	二十三	五 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陽	十五	二十五	十三	二十三
八 文信侯進嫪毐于太后生二子封爲長信侯決國事以山陽太原郡爲毐國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 河魚大上人東就食	四	二十四	六 封長安君以饒 魏與我鄴	十六	二十六	十四	二十四
九 彗星見竟天 王冠帶劍嫪毐作亂討而族之遷太后于雍殺	五 秦拔我垣蒲陽衍氏	王安元年	七	十七	二十七	十五	二十五 王無子春申君納李園之妹有娠而進之生男嗣園貴用事王

[illegible]

戰國年表

秦王政	魏景閔	韓王安	趙幽繆	燕王喜	齊王建	衛元君	楚幽王
二子茅焦諫乃復迎太后 四月大寒民有凍死者							卒悍立園殺春申君以滅口
十 甲子 呂不韋免就國 齊趙來置酒大索逐客李斯諫乃止斯說王先取韓大梁人尉繚說王以財物賂諸侯豪臣亂其謀王從其計以爲國尉而李斯用事	六	二	八	十八	二十八 后勝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	十六	幽王悍元年
十一 王翦攻趙閼與櫟陽取鄴安陽	七	三	九 攻燕取貍陽兵未罷秦拔我鄴閼與九城	十九	二十九	十七	二
十二 遷呂不韋于蜀自殺 復嫪毐入遷蜀者 自六月不雨至八月	八	四	幽繆王遷元年 遷母倡也悼襄王廢太子嘉立之 城柏人	二十	三十	十八	三 秦魏伐我
十三 彗星見東方 桓齮攻趙平陽殺其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以李牧將敗我師于宜安	九	五	二 封李牧爲武安君	二十一	三十一	十九	四
十四 韓非來王悅之李斯姚賈譖之	十	六 使韓非納地效	三 秦拔我宜安平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	五

[illegible]

說文解字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序

古籍之存於今也若誠若汲岌岌乎千鈞一髮矣學者不能悉心研究但知拾取浮言習爲排斥之說是豈與古爲讐哉抑亦囿於衆而不克自拔也夫以孔壁古文之炳於唐疏須於學官尚不見容斯世矧其在七十一篇之聲沈響絕者乎吾爲此懼爰取晉孔氏所注周書補之雖學殖蕪陋無所發明幸依盧學士校刊本爲之彌縫而斟酌以求合焉庶幾區區嗜古之心稍覺慰耳竊念生平閉戶自怡不邀虛譽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且幸家有藏書倘天假

以年總集前此攻擊古文諸家條分縷晰以昭平允之論則子今日之殷殷七十一篇實他日力挽二十五篇之先路也道光五年乙酉五月端午日江都陳逢衡識

黃序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於器服凡七十解自序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注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秘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詞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京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

士之所纂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證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脩己治人雖其間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郡太守劉公延餘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於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既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姜序

史以事辭勝如以事而已則自周秦以逮於今體無論繁簡辭無論工拙而是非善敗興壞之端備見於史何可廢也如以辭而已則自左氏內外傳子長孟堅二書以及於范氏陳壽而下遂無足論然吾以爲皆不能當左氏左氏所紀載雖斷自東遷以後而彼其時去古未遠所稱引多三代盛時微言遺事迄今讀之若揭日月而行千載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學者所及固道法所存而六藝之羽翼也等左氏而上之則無如世所稱汲冢周書者周書七

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楊用修太史論辨甚覈茲可無論其文辭淵深質古出左氏上所不必論若酈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六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敘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仿佛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概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

邱明氏以博物君子抒藻摛辭臣素王以垂不朽千載而下誦法素王者不能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犁然甚具而周書祝左氏辭特深奥流俗畏難好易不復研覈孔晁一注寥寥及今亦頗多繆誤矣楊用修太史嘗序是書以傳顧未嘗一爲參合讐校予讀之不無遺慨乃稍加參訂正其舛誤其不可以意更定者仍闕之以竢博聞之士說者謂尚書篇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爲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暁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刪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竝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

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爲孔子所論遂豈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然皆殘缺漫漶不甚可讀蓋去古日遠綴文者喜爲近易故時俗之言易傳而古語日就脫誤有足歎者予既刻是書因爲敘之如此姜士昌仲文序

謝序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尚書而於尚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卽列於尚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尚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語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

能仿佛不第克殷度邑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有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令想卽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既多又頗有爲後人羼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論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未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

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儆之嘆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即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益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於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八月望日嘉善謝墉題於江陰使院

班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僅存四十五篇今其目仍有七十篇而存者乃有五十九篇較班志轉多十四篇此由後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數實祇四十五篇未嘗亡耳且如大武以下並論攻伐之宜文氣不斷不得分爲三篇卷一之糴匡與卷二之大匡俱屬荒政辭義聯屬自是一篇恭糴匡之文即在大匡中間如勤而不賓祈而不賓利民不淫民利不淫文義一律箚册舛錯遂分而爲二因有卿參告糴之句而妄立糴匡之名也若第四卷大匡爲監殷事篇內雖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應與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訛武寤文勢亦似竟接前文非另篇也世俘與克殷事詞相屬文筆亦一類應爲

克殷一篇今中隔大匡文政大聚三篇益亦妄立世俘之名而分之并亂其篇次也

孔氏既注周書而尙有不注者十餘篇豈此十餘篇爲孔氏之所未見後乃附入者耶如器服篇多闕文固不可注至若酆謀度邑武儆嘗麥官人諸篇均多名言法語何以概置不注是可疑也

是書之刻盧抱經同年積數年校勘之功加以博雅之士蒼萃所見而成之而墉適以採風莅止遂以夙昔管見參互考訂課士之餘不辭炳燭之明悉力討論謹以質之同好汲古之士願更有以開我也丙午九月下澣墉又識

汪序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終秦誓共書百篇無所謂周書七十一篇也考班史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諸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其閒時訓明堂見諸記禮克殷度邑援自史遷是此爲周之逸書或經秦火之餘而司馬班劉所見者仍有四十五篇初不因汲冢而始有也汲冢則自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乘其目七十五篇無所謂周書楊用修太史云宋太宗修太平御覽始列汲冢周書或

宋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卒以周書七十一篇充之愚案班志載七十一篇僅存四十五篇今之傳者其目則七十篇所存則五十九篇意逸周書七十一篇秦火亡其二十六汲冢則得書五十九厥書較備於昔故以汲冢周書名之耶抑或汲冢曾存是書偶未列其目耶是未可知先儒云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敎者無踰於此書則是書不可以不傳今仍其舊名以俟廣覽博搜之君子云康熙己酉二月春分前二日星源汪士漢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審何姓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荀勗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祥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級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態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衛案此俱見晉書束

晳傳由紀年十三篇數至雜書十九篇共六十六篇又七篇不識名題通共七十三篇無七十五篇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脫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束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益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案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盧文弨曰案漢志無逸字）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

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盧文弨曰案隋唐志已云汲冢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澂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盧文弨曰案李舆言已云繫之汲冢失其本矣升菴失考）余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楊慎書

顧序

邗水之陽有修絜自好之士曰陳君穆堂家世儒林受學植行插架既備寢饋其間徧涉四部尤邃三古雪鈔螢纂祁酷靡輟專室左右池亭花藥琴樽香茞勝侶過訪從容譚藝皆以君為如春之熙怡秋之曠爽也值

今天子元年開殊科有司欲選君以上大府君力辭非所敢當至再三乃止於昔人所謂為善而不近名庶乎似之子慶游是士交君頗稔客冬曾數晨夕獲見所注逸周書廿二卷并屬為之序夫逸周書晉孔晁解疎陋無足觀近

世餘姚盧學士文弨雖集合衆家校正刊行然間一尋覽但覺尚多棘口嘗心譬猶蠶叢魚鳧與康莊相錯每至窘步輒復掩卷君獨不避艱難鉤深致遠字梳句櫛旁徵博引詳哉言之凡孔解所無盧校之欠期於全得其通則將讀是書舍君之注曷由哉定本有年未遂問世造物不聽

君祕而自娛迨乎今茲創氏告竟予遂操翰濡墨克完宿諾為讀逸周書者幸焉為逸周書幸矣又嘗見君有疏證隋經籍志一書為例本諸深寧叟漢藝文之作加以推廣厥在補亡搜羅鴻濶排比妥帖當使百氏廢者咸起九流

散者仍聚其殆兼會前此孫穀姚之與余蕭客臺宗源等諸公所長而益其所未及為成一家言茲事體大方遲脫藁以君富齒僅艾篤嗜罔遷日而月之優而柔之玉屑堆枝此中閉戶珠光照乘他時懸門可屈指計爾牽連及焉用訊夫世之以讀是書而知君者且毋以知是書而盡君也道光乙酉嘉平月元和顧千里撰於新城雙橋巷口之思適寓齋

逸周書補注目錄
卷首
敘略
集說
卷一
度訓解
命訓解
卷二
常訓解
文酌解
糴匡解
卷三
武稱解
允文解
大武解
大明武解
小明武解
卷四

大匡解
程典解
程寤解
秦陰解
九政解
劉法解
文開解
保開解
八繁解
卷五
酆保解
大開解
小開解
文傳解
卷六
文傳解
柔武解
大開武解

小開武解
卷七
寶典解
鄭謀解
賚徵解
武順解
武穆解
卷八
和賚解
武賚解
克殷解
卷九
大匡解
文政解
大聚解
卷十
世俘解
箕子解

青德解
卷十一
商誓解
度邑解
武徵解
五權解
成開解
卷十二
作雒解
皇門解
大戒解
卷十三
周月解
時訓解
月令解
卷十四
諡法解
卷十五

明堂解
嘗麥解
卷十六
本典解
官人解
卷十七
王會解
卷十八
祭公解
史記解
卷十九
職方解
卷二十
芮良夫解
王子晉解
王佩解
卷二十一
殷祝解

周祝解
武紀解
卷二十二
銓法解
器服解
周書序
卷末
補遺
諸書誤引
附錄

卷首

敘略

逸周書古無善本以近日餘姚盧氏抱經堂校本爲最善其所據舊本則有元劉廷幹本名貞有明章檗本程榮本吳琯本卜世昌本何允中本胡文煥本鍾惺本其參校諸家則有元和惠氏定宇棟吳江沈氏果堂彤嘉善謝氏金圃塘江陰趙氏敬夫曦明諸暨張氏芑田坦江寧嚴氏東有長明金壇段氏若膺玉裁仁和沈氏朗仲景熊仁和梁氏曜北玉繩錢塘梁氏處素履繩錢塘陳氏省衷雷而

末則自序合衆本並集諸家說校蓋世間相傳之本莫善於此矣故一依盧氏作藍本而間取他本參訂之

逸周書於全刻外其見於選本者則有武林陳交一淏子周文歸西吳潘基慶良耜古逸潘刻於萬歷辛亥陳刻於崇禎庚辰祇取圈評無所詮發潘刻命訓常訓武稱程典文傳武順大匡大聚皇門大戒史記職方芮良夫祝武紀共十五篇則其自選陳刻度訓命訓武稱文傳大開武武順和寤武寤克殷解作雒誤作雒解作雒證法官人王會王佩共十四篇則竟陵鍾伯敬選也嘉靖間黃佐輯六藝流別采逸書甚多其錄於書藝者則有商誓皇門之誥祭公之顧命程典嘗麥歲典本典文酌之謨開武之謨佩玉之訓大匡之問度邑之問四方獻令其錄於禮藝者則有謚法義夏箴見文傳解商箴案所引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乃呂氏春秋序意篇文非逸書企版銘案所引乃大聚解即位箴祝案所引乃克殷解中殷之末孫至受天明命一段其錄於春秋藝者則有成周王會記詩藝則轡之柔矣六語天爲蓋地爲軫六語欲伐而不得生斧柯二語而已典謨訓誥硬分名目已屬穿鑿而於諸篇舊本空圈一槩刪去連接成文尤非

是書命名俱以解名其篇案說文解判也博雅解說也玉篇釋也文心雕龍曰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又古今樂錄倡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據斯二說古人原有以一篇爲一解者求之春秋時惟管子有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然皆申明前篇之意而爲解說故曰解與周書又不同

大匡第十

程典文傳大開武小開武武順和寤武寤克殷大聚度邑作雒皇門周月時訓謚法王會祭公史記職方

芮良夫王佩最爲完善而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其尤雖者也文酌鄭保小開寶典大匡第三十七文政成開諸篇訛誤脫落均所不免在善讀者疑以傳疑而已

糴匡大匡第十二文傳大聚等篇皆爲備荒而設可見周家體卹民隱至意

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柔武武順武紀皆兵法也諸篇不無戰國謀略先聲然要是周人手筆非秦漢以後語

大開武儆銓法器服四篇俱不全之文而器服則並難句讀

程寤秦當作泰陰九征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皆亡盧本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補程寤七十五字嘉蔡邕明堂月令論及隋書牛宏傳抄呂氏十二紀首補月令今仍從舊本

謚法解即六家之周公謚法盧本以史記正義删改則既失謚法解之舊觀而又非史正義之旨次雨失之矣今仍從舊

王會解孔氏注本甚略朱王伯厚舊有補注于名物多不能詳而援引又無裁斷是篇凡七易稿其無考者猶磊磊焉甚矣古書之難讀也

世俘一篇據漢志亦稱武成舊本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至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七十九字係錯簡故日月不符今依正文干支推算時日毫無疑義

皇門作于流言初起之時嘗麥作于三叔搆禍之後二篇文辭古奧定是西周手筆

大匡解云管叔自作殷之監作雒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可知管叔之畔於周公無涉作雒又言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後又言俾中旄父宇于東可以証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非東都也

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大戒解云王訪于周公明堂解云武王崩成王嗣嘗麥解云王初祈禱于宗廟本典解云王在東宮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周公在左均是周公未攝天子之證可補傳注所未及

是書舊稱周書見漢藝文志其後隋經籍志因之劉知幾史通因之經注亦多作周書至晁公武讀書志始目爲汲冢周書楊升菴辨之甚悉則當稱周書爲是今題逸周書

者從說文引稱逸周書以別于尚書故仍從盧本不改

此書相傳爲孔晁注然晉書無孔晁傳隋志周書十卷亦不云某人注晁公武讀書志始云晉孔晁注案孔氏之學隋志載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又云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又穀梁傳五卷注謂孔若指訓而不言名余蕭客經解鉤沉曰程端學春秋本義十四卷引孔晁

書之有補遺也蓋摘錄他書之引是書而爲今本所無者然往往援據失眞謬相引證訛以傳訛非徙無益茲特別

立諸書說引一門懼魚目之混珠也

周人卜年七百當戰國之際家自爲說人自爲書幾于汗牛充棟其有典章文物藉以流傳者已如吉光片羽不可多得其間小說稗官往往雜出此亦金中之沙相附而存棄之可惜然不收竟謂逸書之遺故又爲附錄一門以拾散亂于朽蠹之餘而已

集說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周書止七十篇其一爲書序則周史氏所作也周史係戰國時人劉向以爲周時誥誓號令今案其書如祭公芮良夫諸解豈宜在就刪之列師古謂今之存者四十五篇則在唐時已少二十六篇今止七十一篇較之師古時反多十五篇豈束晳傳所謂雜書十九篇尚存于世後人乃拾取以補之因以有汲冢之目耶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劉知幾史通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淬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

謂即孔子刊約百篇之外同師古說王子晉事最後蓋當靈王之世不得至景王也謂是五經之別錄良然

晁公武讀書志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采之餘凡七十篇

逸周書漢人已引非晉太康中始出也其誤本隋書經籍志注

容齋續筆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

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貔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千有三萬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狼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慈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馬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衡案王會無俘玉事事見世俘解容齋誤記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眞爲稷眞衡案宋孝宗諱齊故避偏爲眞獩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衡案所說諸字皆通用字高句麗爲高夷所敘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蕕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衡案人上脫發字青邱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食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

叟以鬿犬鬿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鼉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康民以穊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白笑笑則上唇翁其目食人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夷嶲羊嶲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鬣綠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衡案北字誤當作比下同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

之鞞劒鼈蛟秘利劒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慴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非全書甚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逸書豈特七十篇哉克殷亦周之野史故太史公取入周紀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

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案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

汲冢無周書升巷辨之甚詳孔晁晉書無傳隋志周書十卷亦不云孔晁注以爲晁注者自晁公武始其注頗多疎略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

案皇門時訓嘗麥王會祭公職方芮良夫王佩周祝諸解豈戰國以後人所能道

王補曰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誕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

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予不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

始得本於李舆叢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强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商周鼎革之際其事蓋亦難言矣非經筆削安得盡醇今所傳尚書五十八篇可謂皆出先聖王之格言然尚不免僞古文之攻丁氏此刻實爲逸書大幸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

案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固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荒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案書大傳成王時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來會當武王時會孟津者八百國其餘九百七十三國均未從周則謂當牧野既事之後絕無一逆命梗化之國吾不信也至於擒虎二十有二云云合以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之語正是紂從禽無厭之證而俘商寶玉亦猶之俘玉三腰耳總見紂之失德非武王愛寶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誓誥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書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間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又引貙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案晉傳太康

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案晉書束晳傳由紀年十三篇數至雜書十九篇止六十六卷有名題

黃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傲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閎有明白者

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閒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周初文辭難曉自是古文簡奧然亦有脫誤處不可强爲解也王佩與周祝類與芮良夫不類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

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遊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遂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殛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

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諡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開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亦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

出涕

司馬遷劉向何如人若漢初隱士所爲二公豈不能辨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迂疎無百篇渾厚沈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士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焚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懸諸大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元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祓入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元黃之迎而其君又以自焚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報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黃鉞事誠可疑王會記四夷貢獻自是當時實錄如必執旅獒以獻疑則越裳白雉肅愼楛矢皆不足信耶

郭果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

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明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曰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佩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敬字

誤案今本作數億二字　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禍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卽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多誇誕說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蒐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憨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

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盭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閎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則史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爲周之誥誓號令未經孔子刪定之餘則吾不敢信也

輕呂黃鉞之事世俘官人等篇斷爲周之野史其論亦公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漢時周書不缺故藝文志直云周書七十篇其云存四十五篇者乃顏師古語胡氏誤會

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職方乃周官之文穆王抄出以資循覽故較王會殷整

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遺亡益以縱橫夸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四十五篇則當時脫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

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此謂漢人止見四十五篇而其餘篇出汲冢亦謂停之說案漢志注所云今之存者乃顏氏語

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周書卷首十數篇大與子類或出鬻子手大武武稱

等篇則太公兵法近之其言亦不盡出於變詐閱者參之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武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總是周書但有醇不醇耳六經而下文字近古洵無過此矣劉氏可謂知言

臧琳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顏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自蓋孔子所論以下皆師古語今本闕十一篇猶存六十篇較之唐本反多十五篇可異也其中鄭保大開小開文傲商誓度邑武傲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銓法器服書序十八篇無注蓋亡闕之餘後人掇拾他書補之故止存其本文若周月時訓明堂官人職方等篇爲采摭他書其跡顯然又今人不能不致疑其文理精醇堪與典謨並列者莫過祭公史記芮良夫玉佩數篇識者辨之

今之存者四十五篇是師古語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仍是劉向語李燾丁黼王應麟諸人所說皆同臧氏以爲皆師古語誤矣玉佩篇名以玉者所佩在德一語考之當作王佩爲是蓋古玉字作王易與王混也

又曰晉孔氏所注者非汲冢書宋王伯厚明楊用修已辨之矣但漢志止言周書隋志周書下附注云汲冢書唐志竟標汲冢周書其相沿致誤之由尚未明也案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公云咸寧中汲郡人盜魏安釐王冢得竹

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於是始有汲冢周書之號矣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其中與經傳太異則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未嘗言有夏書又云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止言雜書中有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盛姬事未嘗言別有周書也晉史公誤述汲冢之書以爲有周書隋志又誤會晉史公所述汲冢周書而以班志所載之周書當之誤遂不可解矣

且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杜氏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子解甲休兵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冢者則發汲冢事雖不言二年爲太康二年可知而晉史公云咸寧中與束傳杜序皆不合又束傳云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國語論語未嘗言有論語也而晉史又言有論語何不憭文理若此稱爲晉史公似即當時史官不應誤會至此郭氏之言未知何本大抵出於傳聞之誤當更考之庶釋然也

汲冢發於咸寧五年冬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此說閻氏百詩最得見潛

學紀聞生

閻若璩曰今汲冢周書漢志正名周書班固以爲周史記顏師古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六朝人亦謂之尚書逸篇觀南史劉顯傳可見傳云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此以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爲小顏語與臧氏同六朝所云尚書逸篇兼有虞書夏書商書在內不專指周書

潛邱劄記卷首終

逸周書卷一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度訓解第一

天行有度而四象正皇極有度而萬民順紂失度故以亡文秉度故日昌度也者所以整齊萬物之具也斯篇命名立義與大學絜矩之說相符故於好惡特詳言之

天生民而制其度

孔注聖人爲制法度

補注度者自然之矩矱而聖人裁成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度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制其度也

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

孔注制法度所以立中正

補注正直也極至也言於事物之大小輕重無一不權度乎當然之理以歸於正直至善之區也中者無過不及之稱本末猶兩端

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

孔注損益以中爲制故知足也

補注立中以補損則愚不肖不盡於自修補損以知足則賢智不騖於高遠

口爵以明等極空方疑是制字

孔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補注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荀子王制篇曰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富貴貧賤之等然則等也者所以明冠履辨天澤也極至也謂等級之所至不敢踰也

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

孔注內外正則大命成也

補注極以正民詩所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正中外以成命與下句正上下以順政俱從正民說下命令也令出維行則命成矣

正上下以順政

孔注順其政教

補注自邦畿以迄荒裔則統乎中外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統乎上下矣成命則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而無弗亨順政則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無弗屆政以內□□□白邇彌與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分微在明

孔注知精□□□□微分理有明故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分去聲樂音洛

孔注慧者甚明所以知人

補注敬微慎獨之學順分循理之事循理則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無一不出於自然矣故曰分次以知和和則發榮條達暢於四支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故曰知和以知樂樂者情之逸也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故曰知樂以知哀哀則操心危慮患深而恒能見禍於未然審機於當局故曰知哀以知慧知慧則內明象坎外明象離而知愚賢否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矣故曰內外以知人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好惡俱去聲下同樂音洛

孔注言其性之自然

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

補注生物如飲食衣服之類死物如鈇鉞刀鋸之類左昭二十五年傳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

孔注不讓則爭爭則必犯法矣

民至有惡而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

補注民至有好而不讓欲生也民至有惡而不讓惡死也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若不從其所好不去其所惡是謂拂人之性矣故犯法而無以事上

徧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不去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民能居乎

孔注徧謂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也

補注言好惡俱從民欲尚有莠民雜處其間況不去民之所惡而僅從其所好則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民詎能遂其好而安宅乎大學平天下章言絜矩之道反覆推明所惡與此意同

若不口力何以求之

孔注言力爭也

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樂音洛大戴用兵篇諸侯力征注引民樂乎作民皆樂之乎

孔注爭則不樂注皆在民樂乎下

補注政征通此言欲民之樂當先力去其所惡而化以禮讓若不樂則民生不遂而爭奪起是乃所惡也

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分去聲下同

孔注忍爲持久堅以次第盧文弨曰爲疑當作謂堅字句以疑當作次

補注不能分次言無度也沈濤曰廣雅釋言忍耐也古能與耐通不忍好惡猶言不能好惡耳

不次則爭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句何以救痛疾死喪句何以胥役也

孔注胥相也

補注不次則無等而爭鬬之事必起故上無以惠下下無以事上也

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

補注極等以斷好惡則好惡不偏教民以度則次明而分定舊本正文教民次分下有揚舉二小字注下空圍二處依卜本作揚舉力竟四字改作大字正文並注六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優爲下三事則揚舉之也衡案力竟見下猶之力爭力政耳此處不當有力竟二字揚舉亦係他處小注傳寫之誤今並刪去

任壯養老長幼有報長上聲下同

孔注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竟也末五字疑誤或曰當在和之以懷衆下

補注報如報政之報

民是以胥役也

補注任之養之長之則有以養老幼有以救痛疾死喪矣民知有等則有以胥役矣

夫力竟非衆不剋衆非和不衆

孔注和之以懷衆

補注力竟謂力足以相抗敵非衆不剋師克在和衆乃無敵故非和不衆

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樂不履

補注致和必以中爲本故非中不立教中必以禮爲防故非禮不愼愼順通禮者天秩天敘之自然然必出於懽欣鼓舞而後可行故非樂不履

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樂音洛

孔注言明王所樂所哀無非人也

補注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與此義同

人是以衆

補注無樂非人無哀非人則天下皆與我和矣衆非

和不衆故曰人是以衆

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教乃不至

孔注醜謂所厚

補注唐順之曰罰固不可多賞亦不可多所以聖主授受惟厥中耳周文歸曰醜衆也言不得衆心也盧文弨曰孔注所厚下疑脫所薄二字衡校醜無訓厚薄者當訓作恥庶與前後文義相貫蓋罰多則束縛其手足故困賞多則淫泆其心志故乏困乏則民無適從而其性失故無恥教乃不至上之責也

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明王舊作民王盧文弨曰趙疑當作明王今從之

補注醜恥也明恥則教化行教化行則民無背畔之心故有以長子孫

子孫習服鳥獸仁德

孔注歸其仁德

補注言子孫習其制度而好惡哀樂通於天下則雖鳥獸亦歸仁德矣而況此受中之民乎

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孔注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

補注土宜剛柔燥濕之性天時陰陽寒暑之序百物飛潛動植之倫行治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治之初靡初哉

補注盧文弨曰靡字無考趙曦明曰疑即下文厲字之訛沈濤曰案厲初義亦不順或當爲靡字之誤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

孔注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

補注治化則順以有等也厲猶夕惕若厲之厲無順

非厲言凡一切治化之順皆猶燭精圖治而屮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
孔注言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
補注言長幼皆遂其生成之性則無往而不合於度矣故曰順極

命訓解第二
紂不知命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故大命以傾文王受天之命日以小心昭事故聿懷多福天者命之宰也禍福所從出也文藻欲糞紂之一悟故作是篇以警之
天生民而成大命
孔注賢愚自然之性命也
補注言生殺之大命皆成於天即下文禍福是也
命司德正之以禍福
孔注司主也以德爲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
補注命天命也司德天神如司命司中之類
立明王以順之
孔注順天作政
補注書曰惟辟奉天惟聖時憲順謂順命立者天所立也
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於極
孔注日成日進也如有常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
補注大命有常作君作師由天付也小命日成積德累功當日致也成則敬本諸身也有常則廣保天下也度至於極謂止於至善也

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
孔注懲止也以德居身深術息其義（深字疑衍術息當作行習二形誤一辭誤也）
補注謝墉曰悔過即所以召福懲其不德不義即福祿在人矣注文義殊晦案司命益年司祿益食司金益富皆視其人之所受而加焉故曰在人言福祿雖賜於天而實準乎人若能懲而悔過以求合乎德義則福祿至矣司義猶司德

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

補注言人有悖逆之事則災及其身是以君子恐懼修省無已時也

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於極

孔注不謂醜者若道上爲君

補注盧文弨曰無以明之民不能自明也在上者能無醜乎謂旌別淑慝也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斯所

謂競行不醜也是則止於至善矣下無以穀之無以畏之皆謂民能無勸乎能無恐乎皆謂君衡案醜恥也戰國秦策皆有詬醜大雅泂酌醜恥也呂覽節喪篇無此之醜注醜恥也又慎人篇蓋君子之所醜也注醜猶恥也言民生而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舉凡可恥之事無以滌其舊染而明之則必自陷於罪矣在上者能無激發其恥乎若人皆知有恥而至於無恥可恥則競行不恥矣故民協於度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於極樂音洛

孔注穀善也謂忠信也

補注言民雖樂生而無以自淑則在上者當導之以德而民協於中矣勸勉也中心曰忠

夫民生而惡死無以長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於極惡去聲

孔注以死亡恐民使奉上易教也

補注言民雖惡死而猶不免於犯法則在上者當齊之以禮而民知從欲矣

六極既通六間具塞問去聲

孔注六中之道通則六間塞矣

補注六極既通猶堯典所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荀子儒效曰宇中六指謂之極楊倞注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間謂間隙如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之類塞實也王者上蟠下際放諸四海而太和充滿無少欠缺故曰六間具塞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是也

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孔注道謂言說之也

補注楊慎曰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然則無極之名不始周子矣案周子無極太極遞說是一義此無極有極對說又一義楊說誤趙曦明曰道即通道之道注訓言非是盧文弨曰天道遠人道邇此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衡案通道道字作實理講道天道字作率循講正人莫如有極通道也通道者達道也道天莫如無極通天也通天者達乎天德也有極者懸象著明禮樂刑政之謂無極者神明變通

翠龍無首之謂有極固所以正人道天無極亦所以正人故曰通道通天以正人

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

孔注政教不明

補注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故不測者聖人之權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故晝一者聖人之法

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於極

補注無極以昭天有極以信人以度謂有常也有常則廣故能功地以利之而爵賞及辟公矣使謂使令有土之君信人則令行畏天則奉法故度至於極

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綍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綍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存

孔注言相方以立教一者善之謂也不行善不知故也

補注紼綍與黻冕通醜恥也以人之醜當天之命者民知恥則能習於善故命亦從而善焉民無恥則必習於惡故命亦從而惡焉惠迪從逆惟人自召非有私也六方天道三人道三也三述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綍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也天人合一感應不殊故曰其極一也不知指六方三述不存謂天之大命不集於身盧文弨曰述與術同

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

孔注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

補注天命憑乎人事人事臻則天命集極者竟也窮也極命則一切總付諸天而人事無所持權故曰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民旣曠命而反以天命有在告誡其上則事事無備焉得不亂曁子非命曰王公大人若信有命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乎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此之謂也

極福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

孔注不行善也

補注福祿所以勸善若富及淫人是爲極福極福則民生惟知有祿而以干善爲務矣干通作奸僞也謂本無善可福祿而僞爲善以弋取也

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罷音波

孔注罷弊其財業無禍也

補注殺戮所以止姦若刑及正人是爲極禍極禍則民無所措手足惟專意祈禳以冀免禍矣故至於淫祭而罷家

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

孔注民不堪行則叛義也

補注沈濤曰醜謂愧厲之愧厲太過民不堪行故叛也衡案極醜則民無自新之路必至逆行而不顧語所謂惡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傷人謂用刑不義謂輕重不得其宜

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

孔注賈賣以功求其賞也

補注有功則賞進賢則賞是故周官有賞田若賞不以道是爲極賞則民必多方悅君而以市心交於上

矣故曰賈其上無讓則爭爲能循分而順乎

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

孔注上過其禮不報口終

補注用罰不當是爲極罰習爲巧避故多詐詐則不忠故無以報上

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盧文弨曰按大戴禮本命篇注引別書大命世小命身

孔注違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

補注前云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曰成蓋

天以命命王者之意此明王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是王者承天命以申命之蓋謂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統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也大命世小命身兼禍福兩層言人當强於爲善已隱寓不可極命意在內孔注誤

福莫大於干善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貢上罰莫大於貪詐 此節舊本多誤今從盧說改正

孔注言此六者最大

補注此言極福極禍極醜極賞極罰之害其不言極

命者上已言大命世小命身故不復言也盧文弨曰所謂六者兼命而言也其語意非以干善爲福淫祭爲禍所謂莫大正申言極之害大耳

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

孔注不失其義

補注言操此六方三術之用而不至于極命極福極禍極醜極賞極罰也用而不失則無民墮民祘民鬼民叛民貳民詐之虞

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嫉之以樂愼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

行之以權 樂音洛下同

孔注以權行之

補注此俱牧萬民之事撫之以惠則民知恩和之以均則民循分斂之以哀則民有節嫉之以樂則民情悅愼之以禮則民志定教之以藝則民皆有用震之以政則民不敢玩動之以事則民興功勸之以賞則民向善畏之以罰則民有懲臨之以忠則民不敢欺

行之以權則民無不化

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

孔注言行權當有如此時盧文弨曰時字疑誤

補注權不法權宜之事非可以爲常法也忠不忠忠於內者必忤於外也罰有必行故不期於民之服如子產之誇蝤尾是也賞以德禮爲先故不從勞如晉文公之於壺叔三賞而後及趙衰子之於高赫無大功而賞居首是也事以謹小而立故不震政以積久而報故不倖其成

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

攘之屬也

孔注物事

補注藝無取乎技巧故不淫禮以適用爲貴故有時樂不滿者情不可極也哀不至者喪惟其稱也均有等差故不壹惠以愛爲主故不忍人末句未詳

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

孔注害則死口而猶不如口

補注首句不字衍惠而忍人者假仁義以濟其凶也故惡害甚於惡死

均一則不和哀至則置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於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

孔注不長言淺近也

補注親親尊賢必有等差均一則無辨故不和哀至則費財故置樂滿則無節故荒禮無時則用非其宜故不貴藝淫則相習爲無用故害於才政期於速成則苟且故不長不長猶不達也震矜其事則志滿而驕故鮮功凌曙曰均一則不和如昭二十年傳齊侯與晏子論和同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事震則寡功如僖九年公羊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

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盧文弨曰以法從中以下數句有脫誤以上文推之賞之下當言罰言忠然後終於權也趙曦明曰當作以法從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法則必行行以知權衡案二說以意改更非也

補注以賞從勞則有虛冒之嫌故不至以法從中奉法者也從中則事有定格故賞以旌之賞不必中用賞者也謂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故不必有定格也以權從法制法者也制法能因時變通故行行不必以知權如萬物之受鑄於洪鈞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孔注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補注人所不見之地曰微權以知微精義入神之謂微以知始者知至至之也始以知終者知終終之也上文行不必以知權指民說此知微知始知終指牧民者說所謂道天莫如無極也

逸周書卷一終

逸周書卷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常訓解第三

四徵六極八政九德俱政治之要所謂常訓也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是以聖人不專責之民而民無弗治古者此民今亦此民無二性也故曰政維今法維古

前篇言命此篇專言性故其道在因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

孔注學能故可變自然故不改

補注天有常性天命之謂性也人有常順率性之謂道也順在可變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性在不改生之謂性也

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好惡俱去聲

孔注雖有天性可因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

補注不改可因如其性以治之也因在好惡者董子保位權曰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法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之此之謂也好惡生變則民俗移變習生常則人道立常則生醜則善惡分醜命者天有命人有醜也生德則人有常順能復其性矣

明王於是立政以正之立舊作生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常爲慎民若生於中習常爲常左昭十六年傳習實爲常惠棟左傳補注五引周書曰習實爲常口美惡一也衡案今本俱作習常爲常而無下五字惠氏並未注明某篇疑誤

孔注習常爲常如性自然故若生於中也

補注有習者明善之功有常者自然之體以習爲常則因知勉行以復其初也慎順也以常爲慎人有常順也

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

孔注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血氣生之始也

補注大戴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爲常盧辯注引周書曰習之爲常自血氣始案習之爲常即上文習常爲常也血氣知覺運動所托與生俱來

者也

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

孔注示之以好惡也

補注血氣易動耳目易染因其粗乃易知從其欲乃易行以明之醜則民知愧恥矣

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樂音洛

孔注窮謂不肖之人

補注民知醜則能慕義能慕義則能向上能向上則能尊賢不窮謂不失其性

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於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樂音洛

孔注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

補注哀樂不淫則民習於正矣民知其至至猶度至於極之至至於子孫則家有教矣古謂高曾之矩矱因謂因其好惡順則利而導之不拂其性也

夫民羣居而無選爲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

孔注言政必敬始愼終選行也

補注羣居而無選則無貴賤之等無賢否之別爲政謂爲選政董子官制象天云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此以德行爲選者也又云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此以爵位爲選者也始之以古繼自今立政也終之以古畧成憲以無愆也

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愼愼微以始而敬句終乃不困盧文弨曰左傳襄二十五年引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又中論法象篇亦引

孔注重明終始之義

補注行古者因也志今者損益也政之至也猶云蔑以加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政維今也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法維古也頑貪指民之失其性者以疑疑如罪疑從輕之疑卜堯年曰前云順在可變疑者尚望其改變也疑意揣測之義以兩謂事以相比而可否見也平兩權衡之義以參謂理以得中而是非定也參伍錯雜之義以權謂用以審量而輕重適也

權之數則以多一致而百慮也多而難則以允執一以應萬也允德以慎履信思乎順也慎微猶云慎獨以始而敬則事有基而可久故終乃不困

困在岔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姦九姦不遷萬物不至岔蒲悶切樂音洛下同

孔注言以岔導民政之弊

補注困在岔殷政總總若風草之象岔塵涌貌誘在王民之無良導自上也王仰指紂苟如論語無所苟

之苟常訓序所謂紂作淫亂民散無性是也無性則志氣昏故不明哀樂不時猶傳所謂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四徵不顯則性情乖六極不服則生殺悖八政不順則倫紀壞九德有姦姦謂作僞遷改也九姦不改則萬物何由至於善乎

夫禮非剋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口好惡有空方疑在好惡有下

補注此疑度訓解脫簡之文非剋不承非樂不竟與非衆不克非樂不履句法相似而此有脫文

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

孔注以中道化之也

補注動之以則不踰閑也發之以文謂品節之也成之以民作於上而應於下也行之以化措諸近而播諸遠也

六極命醜福賞禍罰六極不嬴

孔注嬴謂無常

補注六極已見命訓解廣雅嬴過也孔注誤

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

補注首句與上末句接言六極不嬴然後八政和平

也夫扶也妻齊也父矩也子孳也兄況也弟悌也君羣也臣堅也此綱常倫紀所繫故曰政不逆則人道順軌而九德於以純恪矣純恪完備也

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僞曰姦姦物在目姦聲在耳二姦字汪士漢本作監耳目有疑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二和字俱當作私

孔注等謂差等

補注忠無私也信慤也敬肅也剛彊斷也柔安也不剛不柔曰和固堅也貞正也順理也君子名之必可

言言之必可行故順言曰正遂成也順政曰遂終竟其政也遂僞曰姦姦卽上文九姦九姦與九德相背而外竊其似故曰僞姦物令人目盲姦聲令人耳聾故耳目有疑耳目疑則失所守而其辭支矣言爲樞機故曰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當作私耳目敝則私意起也無等則無度此與下萬民無法句相承說下言上無等則下無法也

萬民無法口口在敖空方疑重無法二字口在復古空方疑是治字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去聲

孔注所行相反故也

補注明王奉法厥類惟彰幽王奉幽乃與暗行奉法則治奉幽則亂故績功不同荀子王霸篇云王道治明不治幽主能治明則幽者化又正論篇云主道利明不利幽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此奉法奉幽之義也敬微順分見度訓解文酌解第四

此篇文義甚晦篇中五大十二來當與大匡程典大聚等篇參看然與序所謂明恥示教迺不合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賓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惡去聲樂音洛

孔注廣演其義也

補注欲惡根於天性哀樂動於人情有德有則卽大雅有物有則好是懿德之義

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賓有五大聚有

九酌案九聚九酌五賓五大四忍四教三豐三頻數目俱承接說下惟二咎三尼一極七事數目各異而七事後又申論一極注有脫誤

孔注又數陳也

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親三發滯以正民四貸官以屬五人口必禮六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寵可動趙曦明曰正民疑當作振民取此疑取比言求其相稱也

孔注此言所酌爲政之事英傑人當親之也

補注取允移人明信也宗傑以親尚賢也發滯以正民救荒也貸官以屬分任也往來取此便民也商賈易資通商也農人美利勸農也如是則民樂就矣故九酌與九聚因也

五大二大知率謀二大武劒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

孔注率謀言爲謀之帥假貸恤貧振施者也

補注大知富於才故資之以率謀大武富於力故資之以劒勇大工富於藝巧故資之以賦事大商富於財故資之以行賄大農富於粟故資之以假貸古者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見六韜六守又加以大知大武則虎門不乏坐論之才兔罝亦備干城之選所寶惟賢是其證矣故五大亦謂之五寶

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洛音樂

孔注就年尊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患也

補注守之以信教以忠因親就年教以孝取戚免梏教以保身樂生身復教以俟命四者必忍乃有濟故四教與四忍通

三頻一頻祿質潰盧文弨曰潰字依宋本俗間本作潰二陰福靈極三留身散眞

孔注頻數也散失也

三尼二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假時權要

孔注尼是也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

補注尼無訓是者是乃定字之訛尼定也見爾雅釋詁除戎咎醜則禍亂定矣申親考疏則厚薄定矣假時權要則尊卑定矣除去也醜如執訊獲醜獲其羣醜之醜申升也考校也假嘉通案三尼本於二咎其數不符或曰前二咎當作三咎蓋戎醜不翦親疏不明權要不尊三者皆不能無咎也

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瀆謀三聚疑沮事四騰屬威衆

五處寬身降六陵塞勝備七錄兵免戎盧文弨曰卜本戎作戚錢大昕曰說文木部槷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閟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槷疑沮事後人轉寫脫槷字妄於句尾添一閟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槷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見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衛宏漆書所據切說文曰衆盛也段玉裁曰聚古讀如驟與槷音近槷疑沮事猶云蓄疑敗謀也

孔注騰勝也錄謂不備兵不字疑衍

補注騰咎道勝則不疚也故信志信讀若伸援拔薦賢也瀆通也瀆謀則謀必成聚疑沮事貴能斷也騰屬者德足以服臣下也故威衆處寬身降不迫賊不

矜驕也陵塞勝備固四境備不虞也錄兵料兵也足兵故免戎

一極惟事昌道開蓄代

孔注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則吉昌之道開行而征伐之道蓄之也此本不可解而孔氏妄爲解之鑿矣趙曉明謂忠政當作中正然正文無此二字案中正見寶典解忠正見大戒解

伐有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

孔注言征伐之道必有此事可也

補注文酌其猶允文乎故亦及征伐之事足國足兵

須預於平日戰國董安于治晉陽得此意

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兆虛本作惟

孔注絕靈不淫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凶

補注惠士奇曰三穆即所謂穆卜衡校穆者深遠之義絕如絕地天通之絕靈謂神靈破城猶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也筮蓍也奇如奇偶之奇昌大也爲動也言筮蓍之法必視陽神爲用而後可動龜卜也兆朕兆也卜從兆凶者卜必斷以理審以義謀於未事之先而後可獲吉若龜從而卿士庶民俱逆則違卜可也靜則吉動則凶故不可從

七信一仁之愼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五商之淺資六農之少積七貴之爭寵

孔注七者所宜信明之也

補注仁愼散則吝生惠下之道宜信智完巧則詐出應事之道宜信勇精富則技窮厲武之道宜信族寡賄則恩薄親親之道宜信商淺資則利虧恤商之道宜信農少積則稼傷勸農之道宜信貴爭寵則亂生馭貴之道宜信信謂有成法無疑政也

一幹勝權與疑有缺字

孔注言有權無不與

補注謝墉曰注謬幹謂骨幹勝讀平聲權與始基也立其能勝之也趙曉明曰權與言當先立勝算於其始

二御一樹惠不癉二既用茲憂盧文弨曰癉字無考注亦難曉衡案癉疑癈之訛

孔注癉顛也以爲已顛也既盡

補注此言御下之道樹惠用恩俱當審愼

三安一定居安裕二貢貴得布三刑罪布財

補注定居安邸貨賂諸物邸舍之稅周禮謂之廛布
貢貴得布取給於府也周禮謂之邦布刑罪布財金
作贖刑也周禮謂之罰布三者既定則國阜而民安
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
孔注射當可用
補注此以下言內府所儲各有統也周禮司弓矢在
夏官言弓矢凡一切角幹金筍之類皆屬歸射則澤
宮造士春田振旅皆有以試其藝矣吳慶恩曰來如
來百工之來

三輪四輿歸御
孔注言御可用
補注攻工有輪人輿人言輪輿凡一切轅轂輢轙之
類皆屬歸御則巾車馭僕得以範我馳驅矣
五鮑六魚歸蓄
孔注積以爲資
補注蔡曰鮑鰲曰魚周禮天官獻人掌之言鮑魚凡
一切鞮互乾腊之類皆屬蓄藏也
七陶八冶歸窴
孔注言竈善則陶冶良也
補注陶搏埴之工冶攻金之工俱見攻工言陶冶凡
一切合土范金之類皆屬梓金土皆以火成故歸窴
九柯十匠歸林
孔注林當作材匠以爲用
補注柯匠即攻工攻木之工言柯匠凡一切斧斤繩
墨之類皆屬歸林者山有木工則度之也
十一竹十二葦歸時
孔注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

補注竹葦器用所資周禮太宰九職所謂虞衡作山
澤之材是也歸時者竹取於夏葦取於秋言竹葦凡
一切園圃草木之類皆屬
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落
物取配維有永究
孔注落始也類也究終也趙曦明曰落如左傳落
實取材之落不當訓始
急哉急哉後失時
繙匡解第五
此篇專爲荒歉立法而首由成年敘起豐殺各當補

凶禮以濟天道之窮也

成年穀足賓祭以盛舊本年祭二字俱重文今從盧說刪

孔注言賓客宗廟足而不奢也盧文弨曰不奢何本作不儉詁以盛似尤切與記所云祭豐年不奢不必強合

補注書曰百穀用成禮曰萬寶告成所謂成年也故足穀賓大賓客秋官有三饗三食三燕之禮儀禮有公食儐食聘燕諸儀皆所以待賓也祭則禘郊祖宗報以及時舉月享之類以盛言禮備也成年物力豐美故賓祭供從其厚

大馴鍾絕服美義淫

孔注大馴後洛淫過

補注謝墉曰大馴鍾絕注亦難曉義當闕疑服美義淫謂禮之盛也注訓淫為過凡義之所當為者皆可過盛淫如聲淫及商之淫與周書服美於人迥異衡按此與下樂惟鍾鼓不服美樂無鍾鼓凡美禁二條緊對而語有脫誤

皁斄約制餘子務藝

孔注皁隸別名斄則馬約制不常秣餘衆也藝樹也盧文弨曰秣舊訛秩今從趙改秣馬食穀也

補注皁斄約制使有定數餘子庶子也謂官吏之衆子左昭二十八魏戊餘子杜注卿之庶子為餘子李兆洛曰藝六藝也食貨志餘子亦在於序室衡案即周官宮正所謂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是也鄭司農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宋保曰餘子務藝餘子務稿成年儉年之所有事餘子倅運大荒之所有事務藝務稿事同一例孔注是也

宮室城廓脩為備供有嘉菜於是日滿盧文弨曰廓與郭同

孔注嘉善也謂蓋蒜之屬滿也

補注成年國有餘財民有餘力故得以治宮室城廓備完善也嘉菜旨蓄也於是日滿則民食無不足矣

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

孔注有黍稷無稻粱

補注年儉微歉之歲以中盛則牲醴不能如成年之備沈壽曰盛字疑衍以盛以中以薄文義甚明中謂酌豐儉之中

樂唯鍾鼓不服美

孔注外有祭服內無文衛盧文弨曰內外二字疑衍

補注樂唯鍾鼓不備樂也如弛懸之類不服美猶所謂朝中無采衣也

三牧五庫補攝

孔注事物相兼不物設也

補注盧文弨曰案三牧當謂戎馬田馬駑馬三物之牧也月令季春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也皮革筋一也丹漆一也脂膠丹漆一也衡案補攝者闕則補之物可兼用者則攝之不必物物皆

具備也

凡美不修餘子務稽於是糺秩

孔注糺之令有事秩

補注凡美不修則百工之費減餘子務稽則倉廩之蓄多說文秩積也詩曰積之秩秩糺則課其程不使懈怠也李兆洛曰糺秩省百官之秩祿義見堅子

年饑則勑而不貸舉祭以薄

孔注用下牲也

補注年饑比年儉又歉矣爾雅穀不熟爲饑穀菜粟

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勤而不賓蓋止脩勞問之禮而無燕飲之事也舉祭以薄則並中盛不能矣樂無鍾鼓凡美禁畜不阜舉舊作書不早舉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

孔注攻治

補注凡美禁則工巧之物俱不粥於市蓋欲使之務本畜不阜萃遊牧於野令其蕃息也車不雕攻盧文弨曰爾雅攻善也謂功緻也衡案即大匡之車不雕飾省工也兵備不制武備則修而用之不另制也民

利不淫知有節也

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間隨鄉不鬻熟

孔注鬻賣

補注征當商旅借外財以紓內困也故窮乏得以少助間隨鄉者因其土俗詢其利害謀所以安之也不鬻熟熟精熟也食粗糲則去者少惜穀也謝墉曰鬻熟則啟奢惰故禁之

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

補注助補助也分助則力贍匡救也綏安也無者謂

窮乏也於是救困在國則有鬻孤賑恤之議在民則有解衣推食之情而民之無食者可以不轉於溝壑矣

大荒有禱無祭盧文弨曰穀梁襄二十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引周書大荒有禱無祀卽此

孔注饑饉師旅爲大荒也

補注大荒五穀俱不收禱謂祈請白虎通引禮曰五穀不收不備三牲故無祭

國不稱樂仝不滿壑刑罰不脩舍用振窮

孔注不滿壑不于治地舍用常以振民也盧文弨曰鍾伯敬本地作也因疑于治或亡治之訛

補注國不稱樂如湯大旱禁絃歌之類仝不滿壑未詳刑罰不脩刑用輕典之謂蓋饑渴所致或有不得已而遭刑者此仁人所當恤也舍用振窮惠自上也

盧文弨曰舍與釋同窮與窮同

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

匡空方疑是闕字閒闕同食卽大匡解開闕通糧之義

孔注倅副也盡行此事名曰有匡也

補注君親巡方恐窮黎無告有司不以上達也卿參告糴如春秋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是也市穀曰糴參卽周禮大宰設其參之參謂卿三人也告糴以卿參者重其事也餘子倅運移民移粟之義民不藏糧曰有匡者鄉里白爲聯鄰有無可以相通也

盧文弨曰左傳振廩同食此亦當然

倅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

孔注雖有凶疾惑而相殺者不赦也

補注牛羊食草易長故倅民畜之助民食也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者防奸民乘亂且不欲多株連也

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察以薄資

孔注戎事自守而已不征伐也喪儉也而速喪察用盧文弨曰注訛脫難曉衡案下喪字當作葬

補注男守疆防外盜也戎兵也戎禁不出恐開邊釁也五庫見上膳與繕通補也喪禮無度喪取盡哀能斂能葬而已不必盡制也察以薄資謂節用也察審察也或曰察祭通書大傳祭之爲言察也資與齊同粢也粢一名稷上文有禱無祭指天地山川此謂祭其先亦通衡案楊本察作祭

禮無樂宮不帷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
孔注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合之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也（衛案空圍疑是萬民二字）
補注禮無樂凡一切吉軍賓嘉也宮不帷則幕人之事俱從省嫁娶不以時盧文弨曰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荒政十二荄昏亦其一也衛校禮以義起古者霜降娶女冰泮殺內故歸妻有未泮之咏焉不以時則不拘此義矣蓋男有家女有室過此恐有失時之懼此聖人之權也賓旅過客也位謂班次設位有賜謂隨其爵秩之尊卑以贈勞而已

逸周書卷二終

逸周書卷三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武稱解第六　稱去聲

孫子軍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攻兵若以銖稱鎰此武稱之義也盧文弨曰惠云左氏傳楚莊王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七者皆具此篇中衡案篇中無所謂豐財據序云武有七德作大武大明武小

明武三篇則七德不係武稱可知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

孔注此即所謂稱也

補注大國不失其威不黷武也小國不失其卑不怒鄰也敵國不失其權不取侮也

岨險伐夾并小奪亂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孔注經常

補注盧文弨曰岨險與阻險同衡桉岨險得地勢也夾平也並小奪亂如辛甲所謂服衆小以劫大是已

司馬法曰焉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烏獸行則滅之皆所謂襲不正也

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

孔注武道逆取順守故曰順也

補注木內朽則易摧國內潰則易滅事半功倍不勞而獲故曰武之順

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

孔注武以爲用事也

補注商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者輔之也又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亂者取之也作者勸之與其善也怠者沮之懲其惡也恐者懼之風之以害也欲者趣之示之以利也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盧文弨曰今戰國策引此二語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

淫圖破口　宰方疑是與字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

孔注凡行此事所以毀敵國也

補注國君好艾則遠棄典型故破老國君好內則忠諫塞路故破舌破時謂作爲淫巧則空廢時日破正謂日聽淫樂則惑溺心志破義謂倡爲邪說則有害政事六者在彼有之則可伐在我有之則宜儆毀敗也棄也

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口（空方疑是民字）助其竇武之間也（間去聲）

補注周文歸曰赦其衆遂其咎猶云厚其毒而復之也助其竇姑予之也衡案赦其衆則黨孤遂其咎則

國疑助其竇如漢高予陳平金四萬忿其出入之類

佃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尙也

孔注以分謂以分器土田佃之此術

補注佃敵以分如趙約韓魏殺知伯共分其地照其儲知其蓄積之數三略軍讖所謂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也以伐輔德謂去其左右則無用命之人追當作維時是也

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

孔注寒衣爲敗其絲麻冬夏寒暑甚故欲疾之（疾舊作度盧文弨曰案冬夏欲亟亟疾也故改爲疾）

補注違其農寒其服使不得耕桑伐其穡取其麥使不得積聚春秋恐奪我民時故欲舒冬夏慮率於疾疫故欲亟

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强勝弱飽勝飢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

孔注肅敬也

補注長勝短謂用我之所長以攻其所短如步戰爲

我所長爲彼所短則用步戰以勝之車戰騎戰舟戰稱是或用火攻或用衝突皆以我兵所諳練者用之史記李左車對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是也輕勝重如金注瓦注之類俗所謂四兩薄千金是也輕則所得多所失少重則得不償失且有一蹶不堪復振之虞直勝曲師直爲壯曲爲老也衆勝寡十則圍之五則攻之也强勝弱技擊不如武卒武卒不如銳士也飽勝飢飽則可以戰飢並無與守也肅勝怒忿兵必敗也先勝後先發制人也疾勝

遲兵貴神速也此九者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術故曰武之勝李兆洛曰長勝短輕勝重器也直勝曲理也衆勝寡强勝弱勢也飽勝飢力也肅勝怒氣也先勝後疾勝遲機也

追戎無恪窮寇不捨舊作格誤力倦氣竭敵乃易克敵字舊脫從趙說補

孔注捨闕也追敵之法捨闕也三字舊在窮寇不捨下今並合爲一

補注追戎當整旅以進不可遲迴恪則緩而怠彼必回軍返鼓以乘之矣捨擊也窮寇則并命恐反爲所敗故不捨孫子曰歸師勿遏此之謂也力倦氣竭敵

乃易克者擊其惰氣因其勞倦也

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令吏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

孔注謙損也寧安也

補注舉旗以號令安民也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令吏民皆安堵如故也盧文弨曰案謙當與減同衡桉謙與歉同

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武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孔注毀武謂毀服之

補注夷厥險阻以毀其武謂平其闕隘則彼無用武之地也如城鄭虎牢之類

允文解第七

文令見管子文伐見太公武韜文德見漢刑法志是皆所謂允文也通作韻語與大明武小明武同皆太公兵法之遜文篇中死思復生生思復所數語尤得王者用兵之意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

孔注以靜規勝康文紀武

補注兵如火弗戢將自焚故思靜振勝振收也允信也文文德也記當作紀紀法律也

昭告周行維旌所在

孔注旌旗治亂所在

補注昭告周行露布也維旌所在褒有德也旌表也在存也

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

孔注收其戎器不取賄因其官吏無敢改

補注收武偃武也釋賄散財也無遷厥里所以安小人官校屬職因其百吏所以安君子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卽此義也

公貨多少振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

孔注王施赦布政也

補注此卽周禮泉府國服之法公貨賕罰之貨猶後世所謂沒入官者是也振賜窮士養賢也救瘠補病養民也周官九布在國曰邦布在市曰征布總謂之

田布賦均田布則不病民不傷財而上下交獲其贏矣李兆洛曰公貨多少謂不論貨之多少皆公之以振賜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 李兆洛以損當捐之說

孔注損除憂恥謂赦罪振窮數大惠也

補注命夫復服修廢官之謂命夫在位者復服謂復其爵也服如賜服之服用損憂恥則士大夫皆有進身之階孤寡無告窮民也獲厚咸喜則家給人足矣咸間外咸書其所在遷同氏姓位之宗子

孔注誅其君爲之主口及羣臣宗主

補注外咸敵之外咸書其所在在存也謂收錄其賢者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如條徐六族遷於魯陶施七族遷於衛懷姓九宗遷於晉之類蓋世家大族聚則易爲亂故徙其族於遠使不相通復立宗子一人以主其祀也

率用十五綏用士女敎用顯允若得父母 士舊作空方女舊作安盧文弨曰案夏小正綏多女士此當是綏用士女與謚協今從之

孔注懷其德政也

補注十五者保甲之法管子禁藏曰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此率用十五之義也民不驚擾則士女安故曰綏用士女與武成綏厥士女同義敎如敎民七年之敎顯明允信也

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悔遵養時晦 政聽協悔晦協

孔注養時闇昧而誅之

補注寬以政之除苛法也孰云不聽得民心也聽言靡悔民不倍上則無罪也遵養時晦見周頌傳云遵

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晦明遂語於時允武死思復生生思復所
孔注使昧者脩明而遂告以信武也
補注死思復生出水火而衽席之也生思復所合婦
子而安全之也商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此之謂也
人知不棄愛守正戶上下和協靡敵不下
孔注人守正戶言不逃亡
補注此養而兼以教也人知不棄則民氣新愛守正
戶則趨向正如是則長幼有序可以觀禮尊君親上

可以觀義故無敵
執彼玉珪以居其宇庶民咸毗童壯無輔無拂其取遹其
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
孔注彼謂亂邦之君
補注執彼玉珪收其爵也以居其宇鎮其地也庶民
咸毗毗者不變也無輔當作是輔或曰無當為吾聲
之誤也無拂其取生有養也遹其疆土遠人來也
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補注言易易也一旦猶會朝也

大武解第八
此篇四戚五和見大開武解春違其農見武稱解五
衢六庠見鄭保解蓋兵家相傳之語而又脫去六庠
不載知其遺失多矣篇首武有六制北堂書鈔引作
七制豈序所謂七德者即七制歟
武有六制政攻伐搏戰
孔注政者征伐之政
補注政征通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攻擊也伐漸進也
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左傳無鍾鼓曰侵有

鍾鼓曰伐搏取也戰鬬也左傳皆陳曰戰
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盧文
弨曰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
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鬬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
不陣善陣不鬬善鬬不敗與此不同書鈔善征不侵句有脫字
孔注言廟勝也
補注善政不攻戰勝於廟堂也善攻不伐先聲有奪
人之志也善侵不伐行軍決勝而人不覺也善伐不
搏聲罪致討敵已服也善搏不戰止戈為武無事相
殺過當也

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戾伐有四時三與拇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屬五衝六厚五虞六厚鄙保解作五衅
孔注此皆有義然後能致其攻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
孔注言所宜親也
補注此皆與國同休戚者
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
五遠宅不薄薄去聲與上協
孔注雖遠居皆厚之

補注有天無惡能奉若也有人無郤能一心也郤同隙同好相固有婚姻盟誓之堅同惡相助有驅除并力之義二語見太公武韜篇相固作相趣遠宅不薄盧文弨曰案戰國策黃歇說秦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當是引此文詩必本是書字之誤梁云大武遠宅不涉國策鮑吳兩注及史記正義所解各不同與此文不合似未可牽連也衡案鮑彪秦策注云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吳師道曰威武之大者遠宅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史記春申君列傳正義言大軍不遠涉攻伐矣正義所說是鮑氏高氏俱謂此是逸詩蓋以詩有大武而不知逸書別有大武解也遠宅不薄薄迫也猶大開武言遠方不爭也
此九者政之因也
孔注言因此以成政
四攻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
孔注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
補注攻天時因水因旱因疫且視歲星所去留攻地

宜謂有間道可入或有險可乘也攻人德因其不和行利則操璧以餌之也
五戾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五戾據孔注文弨曰戾當為求求乃來字之誤衡案當仍舊作戾字為是
孔注所務來而任之戾當為求之誤也
補注仁智勇材藝五者皆國之戾也戾如秦有三良之戾此專為選將而言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故仁智勇三者取人之首要也材藝如公輸造雲梯墨子修守

具諸葛亮造木牛流馬皆是

此九者攻之開也

孔注言開此道以成攻也

四聚一酌之以仁一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死樂音洛

孔注祇敬

補注此專爲民而言酌之以仁予以生也懷之以樂普以惠也旁聚封人謹斥堠也設圍以信示不欺也比合也丁男隸卒丁女饋糧無此離也工百工制器

械者次舍也百工居次則事易成也祇人死者神武不殺也語曰佳兵者不祥坑降卒者無後

此七者佞之酌也

孔注言酌此法以成佞也

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

孔注此皆所用以敵之以敵之盧文弨曰當作以毀敵也凍謂發露其葆聚

補注春違其農見武稱解食其穀取其刈則因糧於敵也葆與堡通小城也凍其葆謂毀其屯聚使彼皆凍餒也

二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

孔注此所行當之也

補注王者應天順人然後舉事故曰政以和時政征也平人之亂而我以仁義節制之師臨之是伐亂以治也我有十年之積而彼無一日之儲是伐飢以飽也漢書韓安國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本此

此七者伐之機也

孔注機要也以此要成其伐也

三哀一要不贏二喪人三損厥親

孔注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爲惡損一作損

補注盧文弨曰案所當哀者贏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訛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贏當作不贏不足也衡桉三哀語多不解凌曙曰哀喪人當如襄十一年公羊傳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是也

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樂音洛
惡去聲

孔注贏謂益之復謂有之皆赦救也

補注贏與贏通緩也勝人以緩不怒敵也復白也取威信復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天下共見也人樂生身有以安之也赦民所惡予以不死也

此七者搏之來也

孔注所以悾來之也

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行去聲

孔注厲爲治政也口口

補注厲與勵通仁厲以行則無色取之假智厲以道則無詭詐之謀武厲以勇神勇上也氣勇次之貌勇爲下師厲以士如六韜練士篇所載冒刃之士陷陣之士勇銳之士勇力之士是也校正厲御古者車戰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央若將所乘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晉卄晉御非其馬之正正義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校正以厲御則進止合度矣射師厲伍師法也射有師法則命中易厲武則尚功之義也

五衛一明仁悾怨二明智輔謀補鄭保解作設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義攝官五衛與鄭保解六衛同惟少末句明命攝政處文弼曰案當有六庠闕

孔注皆所以成戰矣此注當在五虞後

補注明者表而出之也明仁則百姓悾怨藏諸身而喻乎人也明智則士大夫輔謀君不疑而翠力合也明武則勇足兼人明材則士可兼事明藝則官可兼職攝與左傳成二年攝官承乏義同謂訓舉得人才可兼攝也

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

孔注撚從也皆求安道令之道盧文弼曰道令二字非衍即訛

補注鼓走疑審虛實也備從來謀定而後戰也佐車舉旗如龍章鳥章虎章蛇章之類虞人趙曦明疑是與人案當是山虞澤虞之類以其熟於地形故采其謀以爲鄉導廣雅撚續也王氏疏證曰逸周書大武解後動撚之孔晁注云撚從也從亦相續之義

無競惟烈有功無攻

孔注雖強常念烈則不攻也

補注無競惟烈不以內寧而玩也有功無攻不以大勝而驕也

大明武解第九

此篇於攻城陷敵之法尤爲精備其作於伐崇伐密時予篇中十因十藝二節文體不類疑非此篇所有

長嚴大武曰維四方長威乃寧

孔注大武之道四方長威天下乃寧之也

補注長嚴二字疑衍四方長威則無兵革之事

天作武修戎兵以助義正遒

孔注正順其義

補注天作武奉天討也修戎兵嚴紀律也治國曰義亂邦曰遒助義正遒輔有道以伐無道也

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亡亡量殃明荒行方闕叶

孔注五官舉大官言之亡無也之言舊倒從盧說改

補注盧文弨曰此五官即曲禮所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衡案五官者五行之官六韜五音所謂五行之神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即此五者俱當奉天而行故曰順官候厥政謂各立一官以候測敵情所屬而因以制勝謂有所亡如敵陣屬木則亡金而吾以白虎方位時日勝之敵陣屬火則亡水而吾以元武方位時日勝之盧以曲禮五官當此與武略無涉

城廓溝渠高厚是量

孔注謂敵人所處也

補注城固而渠深者以守則固以攻則難故當先量既踐戎野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敖乃戰敖三字有脫誤

孔注言當明耳目遠斥候

補注既踐戎野入敵境也備慎其殃三軍之命寄焉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

孔注荒敗也

陣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衛在戎二方

孔注奔敵之陣如此

補注陣若雲布密也侵若風行速也輕車見周禮車

僕役漢輿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也翼衛張左右翼以衛中軍也戎如小戎夏戎兵車也二方猶所謂楚君之戎分爲爲二廣也文選王逸魯靈光殿賦方二軌而並入李善引儀禮注方併也張銑注方謂二車相並

我師之窮靡入不剛

孔注知敵人之强乃剛勇也

補注盧文弨曰此卽韓信爲背水陣以破趙者也注非是衡案孫子所謂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

後生也

十藝一大援二明從三餘子四長與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八間書九用少十與怨問去聲

孔注刑餘赦徒用少者省費與怨離構也

補注大援兵屬利器械也考工記戈廣二寸援四之注援長八寸直刃也又詩大雅以爾鉤援鉤援引上城者木明從知方也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故曰明從

餘子在兵制則謂之羨卒長與鼓厲士卒之義伐卽管子禁藏所云情伐事伐政伐之伐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人之謂也或謂卽牧誓所云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者蓋敎以攻殺擊刺之法刑餘謂赦其罪而令以戰功自贖也三疑盧文弨曰三當爲參衡案卽林木設旌旗黑夜擊金鼓之類蓋爲疑兵以誘敵傳所謂多方以誤之管子所謂三驚當一至是也或曰卽六韜之三疑間書間諜也孫子有用間篇用少謂以少擊衆六韜云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吳子云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隘以千擊萬

莫善於阻尉繚子云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故用少與怨謂激怒彼國而與之戰如晉文公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十因一樹仁二勝欲三賓客四通旅五親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口能十利事空方疑是與字

孔注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勝欲

補注樹仁布德也勝欲不貪也賓客攬賢也通旅足貨也親戚安內也無告振窮也同事一德也程巧尙

技也利事相機也

藝因伐用是爲强轉應天順時時有寒暑暑處貢女下解
集武士備下募
叶

孔注言時有難易也

補注伐用疑代用强轉轉當作輔應天順時時有寒暑宜休息也司馬法曰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風雨饑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委以淫樂賂以美女

孔注謂扇動之使沈惑也

補注風雨饑疾皆民所不欲故不處移謂移避水潦散謂散軍歸戍不敗謂立於不敗之地故農得以盡力田畝而其利乃比於商賈淫樂美女皆用以試敵且以緩强寇之逼

上八若杖口兵城下高堙臨內日夜不解

孔注杖謂堅也

補注主如齊桓南伐以魯爲主西伐以衛爲主北伐以燕爲主之義又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有莒

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我先君文公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梁卻狐先以爲內主是也杖憑倚也陸賈新語曰任杖不可以不固高堙臨內積土平城以陷敵也日夜不解防突騎以衝我也

方陣竝功云何能禦雖易必敬是謂明武

孔注禦當也

補注方陣謂厚集其陣盧文弨曰功與攻同衡案竝攻奮力竝進故敵莫能禦雖易必敬不玩寇也

城高難平湮之以土開之以走路餓傳器櫓

孔注湮土謂爲土山以臨之也

補注盧文弨曰此湮字與下湮溪皆塡塞之義亦與堙通用左傳井湮木刊从水堙之傳於堞上从土俄傳似當作蛾傳音蟻墨子書有備蛾傳篇趙云傳當爲傳音附著城也衡案湮之以土如左襄六年傳堙之環城傳於堞宜十五年公羊傳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堙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開之以走路所謂圍師必闕也然必設伏以擒之否則莫行恐致敗事器櫓攻城之具左成十六年傳晉楚戰於鄢陵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凌曙曰俄當如桓二年公羊傳俄而可以爲其矣之俄何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蓋開之走路旋復以器櫓傳城要截之且斷其歸路也

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文誨其寡

孔注言務恤刑也

補注因風行火者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也月在箕壁翼軫則風起是爲起火有日水攻之法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可以漂城灌軍沈

營殺將二者俱當審愼惠順也元元衆庶也文誨其寡如漢高約法三章之類

旁隧外權驟城湮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離盧文弨曰離舊作難今依惠士奇定爲離與上溪協

孔注單處謂無保障

補注闕地通路曰隧旁隧謂於偏僻處穿道以攻其不備也權與爟通烽火也後漢郊祀志上宿郊見通權火外權謂於城外數舉烽火以亂之也驟城攻其瑕也湮溪平其險也老弱單處强敵盡於兵也其謀

乃離離散也

既克和服使衆咸宜竟其金革是謂大夷溪離宜夷叶

孔注咸皆夷平

補注既克和服使衆咸宜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也竟其金革則所以善後者不可不備

小明武解第十

三墳補遂曰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衡案自武稱至小明武五篇凡選將練士

攻城修備無不精到直高出孫吳之上非太公不能爲此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

孔注兵凶器戰危事故以祥順之稽考也

補注得地勢謂地居上游則勢如破竹可以建瓴而下順天時者推刑德隨斗擊也觀之以今察敵情也稽之以古閱軍志也

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

孔注五教五常之教也

補注攻其逆政則民應毀其地阻則險奪管子兵法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教其心以賞罰之誠是爲五教惠順也兵者所以全其生故曰惠下矜寡無告實爲之主五教允中枝葉代舉舉舊作與今從盧說改

孔注爲之君枝葉謂衆善政也

補注矜與鰥通無告窮民也實爲之主謂彼陷溺其民而我往救之則我爲彼民之主矣允信也中不愆

也枝葉謂一切行軍之務言以五教爲本而他務爲枝葉也舉者次第舉行之意

國爲僞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注樂無旣百姓辛苦樂音洛

孔注言凡有此事皆可伐

補注如桀紂所爲是已旣盡也

上有困令乃有極口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敎行王法濟用金鼓

孔注濟成也言以金鼓濟其伐

補注上有困令承上節說騰沸騰也管子君臣篇云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此上困下騰之說也戎遷其野四郊多壘之象敎行王法討有罪也濟用金鼓者周禮地官鼓人以鼜鼓鼓軍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是也

降以列陣無悅怒口按道攻巷無襲門戶悅毋沃切音慕

孔注言不赦有罪怒伐無幸襲掩也

補注降歸也列行列也陣戰陣也列陣見周禮夏官

大司馬蓋寓兵戰之法於田獵使彼演習之民盡歸行列也盧文弨曰悅與慊慁同當訓爲憤怒字是韻與上下協疑所脫字在上句衡案脫字當在無悅怒上老子曰善戰者不怒漢書魏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此戒之之詞故曰無悅怒桉道攻巷出以律也無襲門戶恐遇伏也盧文弨曰漢武帝封韓說爲桉道侯本此衡案桉通作安如安國安都安成安陽安衆安郭安險安遂之類與此無涉

無受貨賂攻用弓弩上下禱祀靡神不下具行衝梯振以長旗

孔注先祈禱而後攻戰也

補注無受貨賂懼用間以謀我也弓弩器之利者上下禱祀告以興師之故衝衝車梯雲梯皆攻城之具振以長旗麾士卒也

懷戚思終左右憤勇無食六畜無聚子女羣振若雷造於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

孔注言士卒之畜厲也

補注懷戚同憂患也思終撫死亡也左右憤勇則人爭效力無食六畜無聚子女戒士卒勿擄掠也羣振若雷造於城下出不意也鼓行參呼明號令也以正什伍有節制也

上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

孔注軒冕所以為賞也

補注軒冕以待有功斧鉞以待有罪賞罰明則士用命士用命則無敵勝國若化言易克也

逸周書卷三終

逸周書卷四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大匡解第十一

此篇洵救荒良策而言均者凡九末言平均無乏尤與史記平準義近方言平均賦也故篇中有賦洒其幣克賦爲征等語亦以備荒而設祈而不賓以下大約與糴匡同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

孔注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

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

補注趙曦明曰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遷於程三十五年周大饑正與此合衡案周王文王也文未稱王此何以書追稱也三年謂遷密人於程之三年宅即多士宅爾宅之義程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安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闕駰曰安陵本周之程邑也

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

孔注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率謂奉順也

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

孔注冢卿孤卿三老三卿也大庭公堂之庭

補注冢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三吏三卿之副大夫下大夫也百執事之人庶有司也朝於大庭詢國危也惠士奇曰以年曰三老以職曰三吏沈濤曰三吏疑五更之誤字形相近也

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罷音疲下同樂音洛

孔注戾罪尤過注舊在哀樂之尤下

補注即成湯六事自責之意

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實田宅之荒溝渠之害

孔注匱荒害皆謂官不脩無征征盧文弨曰趙疑是政

補注關市征則商賈不集山林匱則材木不出田宅荒則五穀不生溝渠害則水利不備

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

孔注皆以爲失之者

補注怠墮之過貨棄於地也驕頑之虐生一殺十也水旱之菑水菑如堯旱菑如湯也

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尙
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
孔注不尙尙也問人政得失
補注穀善也不穀謙詞文王自謂也言所以遭此大
荒皆由予不德故政事不時而國家罷病至不能胥
匡以生則其勢迫矣然荒歉在天而救荒在人故望
羣臣相助爲理二三子指家卿三老三吏百執事官
考厥職則無冗食之員鄉問其人則有備荒之策
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愼問其故無隱乃情末二句在昉策秀才文注引

孔注總衆人也
補注耆老士耆之民總害謂通都大邑之所害與鄙
通故謂疲病之故
及某日以告於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
孔注明日王至廟告常者常刑也
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徹膳以思其職方道
孔注不舉樂百官徹膳以思其職方道
補注入食不舉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
皆有俎以樂侑食大荒則不舉注殺牲盛饌曰舉禮

玉藻年不順成天子食無樂注自貶損也不食褻者
損祿也舉子七忠曰歲饑則仕者大夫皆損祿五分
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餓則損五
分之四饑大侵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曲禮歲凶大
夫不食粱
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
孔注此凶服自居爲荒變
補注麻衣素服也周禮春官司服大荒素服注君臣
素服縞冠禮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

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苗旁匡於衆無敢有違
孔注衆衆民也百官率職故無違
補注官考其職則食之者寡鄉問其利則生之者衆
此慮政事之失也苗謂水旱之苗王氏廣雅疏證曰
說文旁溥也爾雅溥大也逸周書旁匡卽大匡也
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愼惟怠墮什伍相保
孔注方收收其不服化者也
補注此戒驕頑之虐怠墮之過也詰退驕頑則怙侈
者警方通作旁方收不服則梗化者刑愼惟怠墮恐

其因循疲玩也什伍相保即保甲之法恐有姦民藉以爲亂故荒政十二有除盜賊之政

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

孔注茂勉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勸農

補注動勸游居則國無閒民事節則費用省時茂則生殖繁也農夫任戶任即周禮可任也者家三人家二人之任戶盡夫出則侯伯亞旅無不力作矣

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

孔注農人藏穀於廩分任諸鄉合課程比藏者比方

其收藏也

補注廩倉廩也農廩分鄉謂六鄉六遂之地各以一鄉大夫主其事即後世常平義倉之謂鄉命受糧屯積以備荒歉也課第也程課謂考試上農下農之次第徵收也物徵謂徵收甲貨乙貨之蓋藏比如洽比之比躬競比藏則人爭足穀矣此懲田宅之荒也

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酒其幣鄉正保貸

孔注糶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酒散也幣以糴以貧窮也

補注糴買穀也藏不粥糴謂不使富民市穀居奇以蓋藏爲粥糴之地糴不加均言市穀之法以均爲主不增加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曰散利鄭司農云散利貸種食也疏謂民無食者從公貸之或爲種子或爲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爲散據民往取爲貸然則賦酒其幣據公家而言也鄉正保貸據民往取而言也正長也

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

孔注名曰貸而不償所以生殖民財也

補注成年熟年也不償謂不限以償還之數而民之樂輸者亦聽其自來以備義倉之蓄故曰信誠匡助以輔殖財信誠謂君以實心待民民亦以實心奉上也

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

孔注均民足食而征其賦以入官也

補注財殖足食言殖財在於足食克賦爲征克能也言民力能納賦然後從而征之數口以食計口授食給口糧也食均有賦旅師所謂春頒而秋斂之也施

彦士曰數口以食如周禮人四舖人三舖食貨志曰
食人五升之類
外食不聽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
孔注窮征困內不轉出外也
補注聽足也開關通糧移粟以救民也糧窮不轉孤
寡不廢謂糧若不足則不通糧而於孤寡之來歸者
亦不廢存活之計此移民以就粟也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其義如此
滯不轉留戍城不留口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逆旦夕
轉運空方疑是食字

孔注口不戍者不令留足以守之衆皆共運之也
補注滯不轉留四方相通之義戍城守邊之士旅衆
也戍城不留三句蓋謂徵邊邑之戍使人與食足以
相守而已如是則食不耗於邊而且無窘急之慮故
設旦夕運糧之法
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孔注有告者窮者有所歸也
補注此為司關者告也凶荒則流離者多故周禮遣
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以待四方遊旅之至也
有橋梁以待津濟有郵亭以待道宿則所至如歸矣
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
孔注以貴重為母謂錢幣之屬
補注幣珠玉黃金刀布也租稅也在工商曰租猶在
農曰租稅周語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韋昭注民患幣輕
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重曰母輕曰子以貿

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
通民皆得其欲也衡案單穆公之說與此義近
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
孔注非但租賦作母行子遊旅易資亦然
補注此即慮遷有無之義蓋天災流行不過一隅而
徵貴徵賤總以平準之法行之則居貨行貨兩得其
平而轉運不窮矣
無弱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間次均行
孔注均平民財行之無早晚之常也

補注此為司市者告也無粥熟熟精熟也米熟則去
者多故不使粥無室市謂不私相貿易而市於室凡
交易必以司市之官主之防有欺偽也權內外以立
均內謂國內外謂國外立均則多少貴賤得其平無
蚤暮不限以日中也閭次均行罔不奉也閭里也次
舍也
均行衆從積而勿□空方疑是壅字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
乏利民不淫
孔注雖積貨進有無常進疑作常通不隄防之使民有過者

罰其穀幣其穀幣通以助均
補注盧文弨曰罰民有過者其穀幣仍以予民也無
使之窮所謂罰其人也不傷財衡案以罰助均即後
世以贓罰為義卑之意周禮秋官職金有金罰貨罰
平均無乏地官司市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是也利民不淫富者使亡靡者使
儆也故王者之民無甚貧亦無甚富
無播蔬無食種
孔注可食之菜曰蔬

補注播棄也無播蔬蓄者亦所以備荒無食種有種
然後有穫也
以數度多少省用
孔注國家常用
補注此裁用度之費也冢宰量入為出是其義周禮
荒政七曰眚禮鄭注眚禮掌職職所謂荒政殺禮者
也
新而不寘祭服澈不制
孔注不寘殺禮不制不造新也

補注所而不寘不廢祭不燕饗也與羅匡勤而不寘
同澈澁也沈濤曰案勤新聲之轉新讀為薪
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
孔注畜謂馬也
補注車不雕飾節無益之費與羅匡車不雕攻同人
不食肉減膳也歲凶馬不食穀見曲禮又毛詩雲漢
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
國不鄉射樂不賜合牆屋有補無作
孔注皆為荒降之也

補注國不鄉射謂不行鄉禮射禮禮曰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今以省用故不舉也樂不牆合不宮懸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鄭司農曰宮縣象宮室四面有牆一名牆合曲禮歲凶祭祀不縣牆屋有補無作緩力役也

資農不敗務

孔注農務不廢棄也盧文弨曰一作農桑之務不廢

補注資農補助也不敗務不以他事妨農務也

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

孔注唯賓公卿酒食而已

補注此慮賓客之盛也公卿指鄰國來聘問者賓不過具謂東道而已不從豐也

哭不留日登降一等

孔注留盡也降一等爲荒廢之也盧文弨曰廢當作降

補注哭不留日荒政所謂殺哀也鄭注殺哀謂省凶也

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

孔注均恤與迎亦如植其送迎亦相赦也注有訛誤

補注庶人不獨葬鄰里助喪也植與置通史記孝文紀餘皆給以置傳集解引廣雅置驛也伍有植者蓋謂以五人保甲之法安設郵驛以備非常也送往迎來恐有姦宄利其資褻故亦設伍以衛之周禮大司馬注植謂部曲將吏義亦與此相通

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補注有常不違猶云有常不赦也

程典解第十二

按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即此篇所云逆諸文王也周大饑在帝辛三十五年則程典當在大匡前此敘書者之誤又案自助予體民以下皆經國之辭與所謂奉勤於商文王弗忍以命三忠者毫不相屬疑程典篇文已亡此篇所云生稽省用不濫其度牛羊不盡齒不屠與大匡仿佛即前篇中戒之文故次於後而敘者不察遂以爲即程典也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

孔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也盧文弨曰伏與服同

補注按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與此解合蓋程典作於逆西伯歸程之後文王在程故云程典是爲文王卽位之四十一年在帝辛釋西伯之次年下文商王用宗讒蓋述前事事在帝辛二十三年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奉勤服勞王家也是時諸侯意欲叛紂文猶率以歸命故左襄四年傳韓獻子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

孔注宗衆疆境也

補注謝墉曰宗不當訓衆六州歸化安得衆人讒之當是商宗之人耳程榮本宗下作方圍蓋亦疑之衡案宗讒作衆讒解亦可當紂之時文王旣不諂事左右崇侯左疆之輩羣起譖諛故曰衆或曰古崇字作宗此宗卽宗之誤蓋卽指崇侯虎震怒無疆言紂怒不可測文於是有牖里之囚案程典作於帝辛二十九年文王歸程之後此蓋追敘前事緣起也

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孔注娛樂也不忍從諸侯卽王位所以爲至德典常也

補注逆諸文王卽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九年諸侯逆西伯歸程之事三忠惠士奇曰卽三公盧文弨曰疑本或作三忠國策臣作忠古字也

曰助予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孔注毛以喻小也無不省故宜敬小也

補注文王視民如傷故有斯喻

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誡誡在往事備必愼句思備

愼地句舊作備思地三字今案下文有愼地二字故據以增改思地愼制句思制愼人句思人愼德句德開句開乃無患節點句俱誤

孔注以往事戒將來開通言德合也

補注政失則患作作而無備則死亡近不誡謂不知懼誡在往事則備必愼前車不可不鑒也思備愼地思地愼制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思制愼人有人此有土也思人愼德有德此有人也德開者大啟之義開則有備故無患

愼德必躬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愼下

孔注以慎道教天下

補注此以下言慎德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慎德必躬恕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故恕以明德左襄二十四年傳恕思以明德卽此義當天者達天也慎下者接人也

下爲上貸力竟以讓讓德乃行

孔注以讓爲化

補注貸稱貸也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曰下爲上貸力竟以讓相爭

以禮讓爲先也

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 句省和而順 句慎同 句攜乃爭和乃比 盧本上中立而下比句爭省句和而順句又云此下舊有慎同二字乃校者之辭誤入正文今刪衛案鍾本句讀其合今從之

孔注翼敬也中立謂無比也

補注此以下言慎人也翼戴也慎下必翼上能得人則有臣鄰之輔矣中立有謂亭兩可之意故下比爭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又云君子矜而不爭比爭皆非美德比則黨爭則亂省察也省和而順則無比爭之患同則偏而害上故當慎同攜貳也攜乃爭分黨角立也和乃比羣小附合也

比事無政無跌無選無迭民乃頑頑乃害上

孔注無僞選之士在官故頑民害上

補注政者正也比則不公焉得有政無政則小人乘君子之位故無選無迭謂無辨別也民頑則不順故害上

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笭寇

孔注小大口吉凶也

補注選官辨論官材也明訓如月吉讀法之類頑民乃順不悖上也慎守其數法有常也小大謂大事小事笭天笭寇外寇也

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援於眷反

孔注脩文教誠武備聖王之事

補注協其三族庶本根也固其四援備屏籓也明其伍候錄兵士也習其武誠教戰陳也依其山川度城邑也通其舟車足貨財也利其守務備機宜也惠氏

禮說曰左傳親其人民明其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奸謀衡案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愼其四竟結其四援四援與四竟連敘猶所謂四達也又云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伍候與疆場土田走集民人鄰國官守交禮並敘則伍候不必作五候明矣杜注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甚洽

士大夫不雜於工商

孔注使各專其業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必善其事治乃成也

補注士大夫一國之望不可不尊若惟利是趨則失身賤行所辱多矣

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長上聲

孔注有士行之義方爲士

補注士不知義不學故也不可以長幼言不可以入學與胄子齒也

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

孔注族謂羣也不別其鄉難以行其惠也

補注族居謂羣聚州處也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故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六鄉六守篇謂工一其鄉則器足是也族不鄉別族如宗以族得民之族鄉如管子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是也無別則言庀事雜無以納於訓惠矣

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

孔注言國無恥醜也

補注謝墉曰醜當訓類注似誤解衡案作恥字解爲

得盜在位者不明制度以訓下在下者不順功令而悖上則國無恥醜可知

輕其行多不愚不智

孔注不重其行自多其愚何智之有

愼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

孔注別其地所生之善惡也

補注此以下言愼地也必爲之圖以舉其物者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是也物其

善惡則地有肥磽也

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

孔注務其勤樹藝也其勤疑倒誤

補注度其高下物有宜燥宜濕之分也利其陂溝通溝洫以資灌溉也愛其農時使得盡力耕耨也脩其等列授田各有上中下之不同也務其土實五穀爲上農圃次之不使逐末也

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

孔注言其所施當也

補注差等也施謂所出賦謂所入如春頒秋斂之謂設得其宜則生物者衆宜協其務則用力者專務應其趣則奉公者急

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

孔注順時所謂愛之也

補注此以下言慎制也慎用即慎制上言慎地開其源此言慎用節其流也愛惜也工攻其材治器也商通其財易貨也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則撙節愛養之效也

生稽省用不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

孔注溫過也非時不火不伐也

補注凡物暴長者其生不遂故生者稽之則土力不匱省用從儉也津不行火備柴薪也藪林不伐儲材木也

牛羊不盡茴不屠

孔注老不任用食之

補注蕃牧畜也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口備不敬不意多用用字

舊作空圍今據孔注添補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適安

孔注多用謂振施也格至也格至也三字舊在謂終其義也下今移置此

補注土勸勸耕也不極美謂不窮極其美也極美則土耗美不害用物可常繼也用乃思慎有節也用寡立親儉從近也如後世不寵椒房之謂用勝懷遠厚於往也如後世金縢互市之謂

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左襄十一年傳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此指上三句蓋引程典而鈔變其辭也杜氏載居安思危一語下注云逸書似不合案此篇左傳所載尚有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之語思

終二字亦本此

孔注必有忍乃有濟也終謂終其義也謝瑞曰必有忍句引用無忍句疑正文有脫句衡案必有忍七字疑是寶典解惠而能忍下注

補注於安思危於始思終豫也於邇思備於遠思近互文也遠近無不思周備也於老思行有惟恐不及之意不備者政失忠作而無備也無遲嚴戒文與諸臣共慄之詞

程寤解第十三七

此篇紀太姒得吉夢寤驚以告事周禮占夢所謂寤夢也詩大雅皇矣居岐之陽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是時文王宅程故謂之程寤其文散亡

盧本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補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七字然割裂抄撮究不知原文何若今仍從舊闕而附集諸書所引畧存其概

藝文類聚七十九引周書曰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寤當作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又八十八引太公兵法周太姒夢周梓化爲松

又八十九引周書程寤曰文王在翟當作程夢商當作商庭生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於闕間化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大命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

又五百三十五引程寤曰文王在翟當作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告受商之大命

又九百五十三引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爲松

又九百五十八引周書曰太姒夢梓化爲杞又引周書曰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商闕間化爲松杞案御覽於柏類不引周書商於杞類梓類並云化爲杞當屬誤引

又九百五十九引周書曰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

衡案此事所載莫古於潛夫論其夢列篇云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閒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又博物志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槭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作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於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當作六十年禹當作夷羊在牧

水潦東流四字重東流下衍天下飛鴻滿野天下二字亦係衍文蓋因上文水潦不字而誤日之出地無移照乎地當作也移當作私乎字衍桉所云冬日之陽數語見大聚解天道尚左數語見武順解天不享於殷數語見度邑解木句見周祝解則太姒夢商庭產棘云云定爲周書無疑其連接數篇成文乃傳寫之誤又竹書紀年周武王下注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槭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亦本程寤又案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槭柞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虛文詔曰當亦本諸周書及發上有脫字衡案十年蓋謂因羑里後之十年

秦陰解第十四亡

此蓋泰陰之訛也疑所闕殆如史記白圭傳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之義蓋以推豐歉而務積聚也故次

於大匡程典之後否則當爲兵家占驗之書

九政解第十五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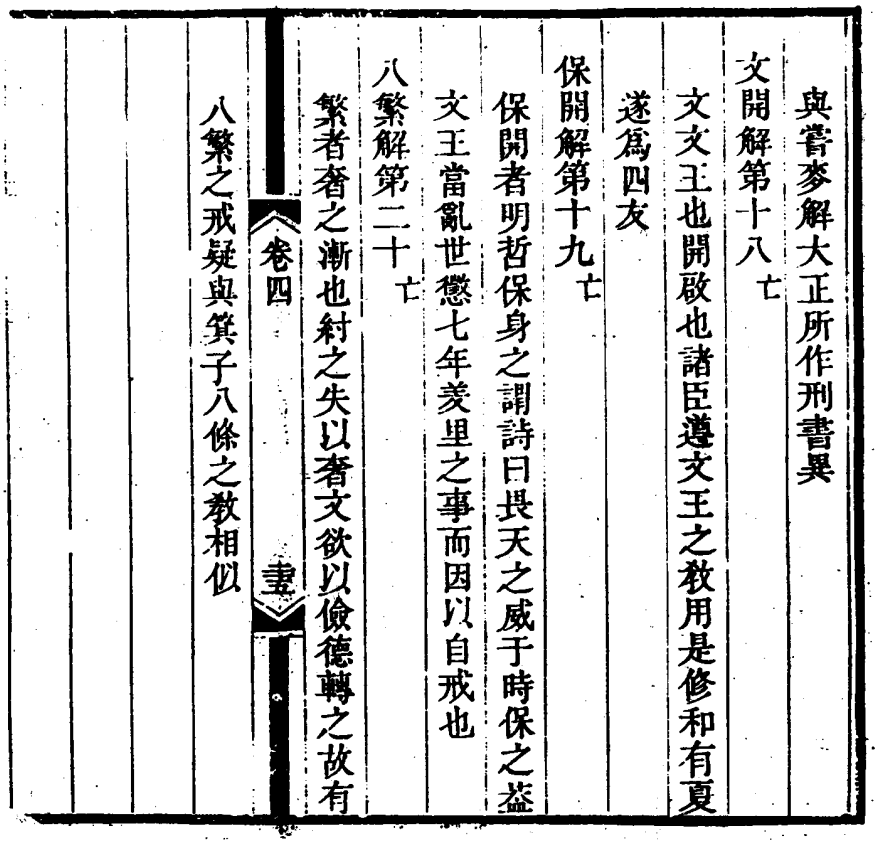
九政九征也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義

九開解第十六亡

案大開解有兆墓九開之語兆墓是兆基之誤大開又言九過九禁九教九利並有綱而無目疑其詳具載於九開而今不傳矣

劉法解第十七亡

爾雅釋詁劉殺也書曰咸劉克敵此劉法當是軍書


與嘗麥解大正所作刑書異
文開解第十八
文文王也開啟也諸臣遵文王之教用是修和有夏
遂爲四友
保開解第十九
保開者明哲保身之謂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
文王當亂世懲七年羑里之事而因以自戒也
八繁解第二十
繁者奢之漸也紂之失以奢文欲以儉德轉之故有
卷四
八繁之戒疑與箕子八條之教相似

逸周書卷五

鄘保大開小開文傲四篇孔氏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鄘保解第二十一

此篇當在大匡程典二篇前案紀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饑文於是有大匡之訓則文王四十七年也而帝辛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作程典則文王四十一年也故程典當在大匡前此篇云惟二十三祀是為帝辛十二年故鄘保又當在程典前也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於周王在鄘昧爽立於少庭

補注九州當作六州即程典解六州之侯文王祇三分有二不得云九州古九六多混格至也鄘邑名在今陝西西安府西南七十里案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於鄘此時宅程而云在鄘者文王至鄘會諸侯也昧爽由闇而明夜嚮晨也少庭燕寢之處王有大庭少庭大庭以詢衆少庭以寢息施彥士曰以天元歷推之文王二十三祀為中元五十七章第三歲次庚戌置距章平朔三十四閏朔一共三十五朔以朔策乘之得七百八十三萬二六四七一三為中積加朔應一什二日一一二七七六四四除旬周餘三十日零三七七四八九四四是歲天正月甲午朔先庚子六日不合若丑月癸亥朔則無庚子矣推前一年己酉歲天正月置平朔十二加閏朔二以朔策乘之得三百八十三萬八九七六五〇七六加朔應十二日一一二七七六四四累除旬周六十餘三十六日〇一〇四二七二大餘命甲恰是庚子

王若曰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若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為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若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網禍其亡亡句鐘本禍其亡人三字斷句讀惟庸王其祀德純禮句鐘本王其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祀斷句讀

補注棄德刑範言蔑德用刑也莫大之網禍其亡亡言與國相維繫者莫大於羣臣百姓諸侯而俱受其虐則滅亡可待矣亡亡者重言以見義也人惟庸三字當在末句下祀德純禮至治馨也明允無二昭忠

信也卑位謙也柔色和也金聲大而遠也如是以合四方則人無不用命矣故曰人惟庸與庶徵咸和遠人惟庸同義

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於上帝商饋始於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於郊樹昏於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

補注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九卿泛指羣臣恭敬齊潔咸格而祀於上帝王命三公九卿百姓之語止此

言上下一心俱潔齊相見以昭事上帝也商饋始於王重周王以下紀是月在鄭受饋發令諸事饋始於王重周且何周也因饗諸侯諸侯咸在鄭因以饗之也重禮庶吏優待來饋之使臣及陪從也出送於郊盡賓禮謹臣節也崇紂黨惡之國且鄰於鄭故樹昏於崇使不備己也淮南道應訓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此樹昏之證也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俱用以治國故曰內備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俱用以制敵故曰外用

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舍四不行賂五察民困

補注君選擇論定後官也官得度官不失職也務不舍慎刑罰也舍與赦通漢書朱博傳赦以事君常刑不舍商雅釋詁赦舍也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鄭注赦舍也不行賂則官無失德察民困則民說無蹙五者皆以福國庇民故曰祥

六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設謀三明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德攝官六明命攝政盧文弨曰按此六衛與前卷大武解有相同者明智設謀揣卷作明智輔謀又明戒攝勇戒宋或作武明德攝官本或作明義法官疑皆後人以前卷改易此文也

補注趙曦明曰明戒以攝其勇則知方而不妄逞明德以攝其官則在官者皆以實心行實政矣衛案五衛已見大武解設謀疑作攝謀明戒當從大武作明武明才即明材明德即明義明命攝政威福在御也六者皆以輔弼君德故曰衛

七厲一翼勤厲務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翼敬厲衆七翼知厲道

補注厲與勵通翼輔也勤勞也務庶務也無偏陂之

謂正動必以正則民有所觀法故厲民兆朕兆也武威也神明剛斷不予人以窺測故厲武藝技藝也物猶事也復踐言也不失禮之謂敬衆謂衆人心有所明曰知道者當然之則七者皆有儆惕之義故曰厲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諂言毀積三陰資自舉四女貨速禍五比黨不揀六佞說鬻獄七神龜敗卜八賓祭推穀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亂族

補注樸質素也佞人巧言故敗樸諂言讒間之言毀積者衆口鑠金羣輕折軸也陰資自舉謂陰有所資而攘善以自舉此竊祿竊名之輩女貨速禍女謂色貨謂財有一於此國必亡故速禍盧文弨曰此即左傳叔向所云女富溢尤也比黨不揀則羣小進佞說鬻獄則典獄疵謝墉曰亦即左傳叔向所云鄶也鬻獄衡案佞說者呂刑所謂佞折獄鬻獄則惟貨惟來是也神龜敗卜趙曦明曰此如詩所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也衡案卜以人道爲憑若以龜爲神而不審之人事則所以卜者必敗推離也穀善也賓祭國之大事而離棄善人則神不享而鄰不和忿言惡言也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自辱異姓亂族則譜牒紊十者俱足以覆亡家國故曰敗

四葛一葛其農時不移二費其土慮不化三正賞罰獄無姦奇四葛其戍謀族乃不罰奇居宜反

補注葛義不可解或曰葛取斬斷之義葛其農時不移者春耕夏耘時有一定不可奪也費其土慮不化者驊剛用牛赤緹用羊費有必用不可惜也賞罰者國之大柄事書於一則無乞恩倖免之路故獄無姦奇梁處素曰姦奇即姦邪盧文弨曰奇當如奇請宅之奇衡按奇請宅比見漢刑法志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宅比謂引宅類以比附之稍增條律也按此說於葛義尤合葛其戍謀者戍大也絕其大謀使不敢逞則宗子勢臣皆安受其福矣故曰族乃不罰此四者皆當裁決不可少存游移之見故曰葛蓋農失其時種失其糞則有終歲不穫之憂賞罰不公戍謀不消則有玩法長奸之弊

四蠱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說以服之三羣巧仍

與以力之四神巫蠱寵以惑之

補注蠱者蟲生木中之謂美好怪奇以蠱其目淫言流說以蠱其耳巧僞與以蠱其物力神巫蠱寵以蠱其志氣四者皆足以惑溺其心故曰蠱

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栢三信蜮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禱巫其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

補注落如落實取材之落示吾貞以移其名謂以義正我而因以治人之不義也松栢喻賢臣微降霜雪

以觀其後洞士窮見節義故取以助己信蜮萌莫能安宅未詳盧文弨曰惠云周禮占夢合萌於四方眡祲掌安宅敘降衡校此第截取萌與安宅三字爲解與文義不合俟考厚其禱巫謂以神道惑之使彼棄人信天如元都氏所爲則吾得遂其謀矣流德飄枉飄風貌枉邪曲也布吾之德以風指彼之不德則其惡見矣故曰以明其惡或曰飄當作諷

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喪去聲

補注容防隱也游言無根之言則防其惑聽行通也通商工則防有奸細庸功也軍旅之庸則防有冒功外風之所揚謂風聞之事則防其無實困失而亡之人宜其悖亂狂惑而乃作事應時是不當困失而喪亡也則防其有詐厚使以往來其所藏謂厚待其使以餌之則彼國深隱之事均傾心相告而我得知其所藏矣然亦防其作僞反爲所誘五者俱當深察其事而不可不預防者也故曰容

七惡一以物角兵二令美其前而厚其傷三間於大國安得吉凶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猶不往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見親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問去聲

補注此段多不可解訛誤顯然

丑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句孫音遜鍾本連天下二字爲句天下適無見過過適二字衍鍾本過適無好四字句誤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不脩國乃不固務周四竈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緩盧文弨曰緩或作緻或反作緻皆訛疑當作緻以白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

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

補注王孫其尊謂自貶損也天下適無見過猶所謂無得罪於羣臣百姓也無好自益不自滿也以明而迹則萬物皆相見矣案正文反以自溝不當緊接王曰允哉其鳴呼深念之哉至其用汝謀疑是小開解謀夭鮮無害下錯簡不時不允以下義俱未詳其用汝謀亦非周公對文王語

大開解第二十二

大開即繼鄭保而作故亦曰王在鄭立於少庭篇中九過九禁九敎九利俱未敘說蓋不全之文有加武儆銓法器服諸解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鄭立於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

補注既生魄望後一日也兆通作肇墓當作基九開周書篇名今亡開厥後人猶所謂佑啟我後人也八儆一曰旦於開二躬脩九過三族脩九禁四無兢維義五習用九敎六曰用守備七足用九利八寧用愿口

補注九過九禁九敎九利條目俱不詳躬脩九過則自治嚴九過別見文政解族脩九禁則犯法寡無兢維義向義則不爭也習用九敎如九職任萬民之類足用九利如九賦斂財九式均用之類

五戒一祇用謀宗二經內戒工三無遠親戚四雕無薄口五禱無憂玉及爲人盡不足王拜儆我後人謀兢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及爲人下脫誤錯本句讀不足據

補注祇敬也敬用謀宗則九族睦矣經內戒工齊其家也工通作功經內如天官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戒功如獻穜稚之種以及蠶於北郊之類無遠親成不使故舊大臣有怨也禱無憂玉古者禱有矯玉不惜費也

小開解第二十三

小開作於文王三十五祀是爲帝辛二十四年其次序亦當在大匡程典前柞帝辛二十三年四西伯二十九年釋西伯則此七年中西伯無由在周有册命也此篇當在四羨里之前

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五祀下舊有王念曰三字當在下文嗚呼之上今移置彼而衍下曰字並此處多口二字

補注丙子日望食月食是日周地月食不以時文於是循救月之典故曰拜望食無時案月象臣道紂忌

文故天垂其象施彦士曰以徐圖臣天元歷法推之文王三十五祀爲中元五十七章第十五歲歲次壬戌距章平朔一百六十八朔加閏朔五共一百七十三朔以朔策乘之得五千一百〇八日七九一八一三九六爲中積加朔應一什二日一一二七七六四四除旬周徐二十日〇九〇四五九〇四大餘甲申日爲天正月朔則望爲戊戌寅月癸未朔則望爲丁酉在丙子後二十二日不合另推文王三十四祀爲中元五十七章第十四歲歲次辛酉距章十三

歲平朔一百五十六閏朔五共一百六十一朔以朔策乘之得四千七百五十四日四二四七五一七二爲中積加一朔一望再加朔應除旬周餘十日八三三四一〇九四爲丑月經望分大餘命甲得甲戌丙子爲丑月十七日以定望推之當亦不遠又以交應加中積除交策餘一日有奇亦合食限三十五祀疑當作三十四祀

王念曰嗚呼汝開後嗣句謀於來後之人汝開後嗣謀五字當在日字上今案文義移在嗚呼下子開在昔日明明非常維德爲明句德下當衍曰字鍾本維德曰爲句明字屬下讀食無時句汝夜句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

補注汝開後嗣汝指太子發猶文傚汝敬之哉文傳吾語汝所保所守也文懼月食之變恐有不測故言汝當敬佑後嗣也來後猶後來來後之人指子孫言明明非常維德爲明言上天垂象莫大於日月故有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災則惟修德格天可以復其明明之象也況今者食不以時則尤災之大者汝當掖予修德以挽之夜與掖通汝夜猶益稷篇汝翼汝義亦通何修非躬盡臣職也何慎非言懼讒口也何擇非德普仁施也

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賈粥不警謀念之哉不索禍招無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句鍾本不庸不茂句誤八當不謀句鍾本不次八當句誤迷弃非人

補注不讀如丕丕命大命也賈粥不警爰曙曰當如詩所謂賈用不售也說文鬻今俗作粥史記高祖警數倍如淳曰警亦售也言如商賈粥貨不售可不謀

念之哉施彦士曰文王抱服事之忠而不見答如賈之不見售也是年卽囚羑里之年蓋已聞崇侯之讒又感月食之變能不謀念之哉索求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今禍非自作詎必不免衡案庸功也茂勉也次序也不庸則放佚不勉則叢脞不次則陵亂有此三者則人蓍不謀而集矣迷昏迷弃暴弃非人謂身應其咎自貽伊戚無與於人也

朕聞用人不以謀說說惡詔言色不知適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惡去聲

補注便於口者多不忠故用人不以謀說盧文弨曰詔音叨疑也或作諂亦通衡按詔言無實之言適猝然造次之頃謀中藏祕密之事色不知適謂有觸卽形莊子大宗師所謂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是也適不知謀謂偶然流露之處其誠不可掩如衛姬見桓公請罪仲父知桓公舍衛之類言當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不可忽也允信也謀泄汝躬不允者機事欲其密也不密則害成故不允

嗚呼敬之哉朕聞曰謀有共輔如乃句鍾而舍人之好句本謀有共輔句如乃後之人舊在敬之哉下而舍句俱誤按文義當在此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閒而不遙遠而不絕窮而不匱者鮮矣汝謀斯句何嚮非翼句維有共枳句枳亡重句大害句小不堪柯句引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說文輔與城通並如勇反集韻音拊好閒俱去聲鮮上聲前鄭保解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共用汝謀三十五字當在此節

補注謀有共輔如乃言謀事當相輔而後有濟乃難也盧文弨曰惠云如讀若而讀曰衡按乃卽莊子大宗師是自其所以乃之乃蓋其難其慎而唯恐或泄之義卽承上謀泄汝躬不允說惠氏讀不可解舍施也施人之好則能從欲以治矣佚而無窮七句皆難能之事故曰鮮佚安逸也窮困窮也佚而無窮非恭己而治者不能貴則易傲富則易驕不驕不傲則保家之主也兩則必爭兩而不爭則能下人者必能長人矣閒令閒也聲閒過情君子恥之故不遙遠而不絕言德能及遠則遺澤長故不絕匱溢也窮而不溢則內難而能正其志矣汝謀斯斯卽指上七事何嚮非翼嚮往也翼燕翼也枳多刺可以禦外侮故借以

爲屏藩之義然又恐有震主之嫌故曰枳亡重蓋尾大不掉則爲國大害而動掣其肘不少假以事權則又小不堪柯無以爲棟梁之器況乎維德之用所以挽天災而開後嗣者用皆在國而可不兢兢乎引通作矧謀大妄圖也鮮少也覬覦天命以小謀大則鮮有不害者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舊脫枳維公公枳五字盧從後漢注補今從之又云章懷注後漢書引此作周書呂刑篇衛案盧從據汲古閣本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

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補注何敬非時造次顛沛不戲豫也何擇非德見上後漢馮敬通顯志賦捷六枳而爲籬今章懷注捷立也枳芬木也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束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小開汲古閣本作呂刑誤今據大德板後漢書改正朱竹垞經義考亦引作呂刑失之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口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

也其數有八與束觀同此爲六衛案周書舊本無大人枳維公一層而君枳維國章懷注引止維國二字故合八枳之數今依孫維公一層則九枳矣古九與六多混馮賦六枳或九枳之訛德枳維大人人能宏道也大人帝王之號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二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故曰大人枳維公書立政篇有三公又有三孤盉三公之貳以上大夫爲之王制上大夫卿故曰公枳維卿大夫有中有下爵次於卿而以扶助爲義故曰卿枳維大夫士有上士中士下

士名職甚衆或爲公臣或爲家臣俱任事於大夫咎以其屬故曰大夫枳維士也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即此義又春秋說有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亦本此登登皇皇美大之辭登登猶烝烝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家枳維欲無疆萬年厥乃德也

動有三極用有九因因當作政有四戚五和和舊作私誤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

驅動獲九因無限務用三德順攻奸口言彼翼翼在意似順攻至意似有脫誤時德春育生素草蕭疎數滿施彥士曰數當作數夏育長美柯華務本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倍信何謀本口時歲至大視何謀至大嗚呼汝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與非因何用非極維周於民人謀兢不可以後戒後戒殆不悉日不足維周於民人下脫誤重復鍾本句讀不可從

補注三極九因四戚五和三德條目俱不詳三極別見小開武解四戚五和見大武解又見大開武解何異非義義與時遷故不同何畏非世世與運更故可懼何勸非樂樂與人同故當勉謀獲三極則可久故無驅動獲九因則可大故無限三德別見寤儆解時德謂四時之德劉殺也大寒將至用刑不爽故曰倍信監視也何監非時順天道也何務非德務用三德也何與非因用有九因足以與也何用非極動有三極無弗用也九因別見大開武解餘義俱未詳

文儆解第二十四

此因拜受吉夢於明堂之後恐後嗣以吉祥廢人事也利惟生痛則變而之善私惟生抗則變而之不善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則所以迪厥者不可不慎方正學疑此篇非聖人之言過矣

惟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

補注告夢即告程寤之夢

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樂音洛

補注庚辰日也或謂即前篇正月丙子後四日據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周書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云云是爲正月望後之一日據施彥士推月食爲正月十七日丙子而大姒之夢爲正月十八日丁丑文於是日拜受吉夢於明堂作程寤其篇亡又於後三日作此篇以儆太子發謂之文儆是爲二十一日庚辰本一時事也民物多變當思其難保公而溥曰利何嚮非利民之趨慕養欲給求忮美利也利維生痛仰事俯畜一有不贍則愁苦怨恨常相憐也痛維生樂憂戚與共則家室安家室安則歡欣見也樂維生禮和而泰則有自然之品節也禮維生義親疎貴賤有品節斯有裁制也義維生

仁事有裁制則心安理得也諸言生者謂必至於此
也

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
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

補注此因上文而反言以明之適至也民之至於敗
由於上析秋毫而民信之也私與利相反溥得曰利
獨據曰私相挺而起曰抗必期於得而不我與則奪
奪則上下交征而禍亂作亂則小者滅身大者滅族
而死亡相繼矣言在上者當公其利而不可導以私

也

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
引汝何慎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壞非壞不
高水非水不流 會子制言篇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士非士不高水非水不流 嗚呼敬
之哉倍本者槁汝何槁非監不惟一保監順時維周於民
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汝何槁以下錯誤重復不可解鐘本
句讀俱屬武斷

補注慎守勿失以詔有司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也引導也民之嚮利嚮私俱當慎以導之

標末也煇顯明也非本非標非微非煇此中之相喻
微矣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言當以類相從也倍
本者槁盧文弨曰倍與背同魏甄后塘上行倍恩者
苦枯意亦本此衡案本立則道生背本則人道息焉
得不槁哉者倍之傾者覆之是其象也

逸周書卷六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文傳解第二十五

此篇引用夏箴開望兢兢以積聚爲務蓋深有鑒於大荒也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於此益信

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盧文弨曰今本詩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王海三十一引哉字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盧本召太子發曰下作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

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今仍從舊本案篇首至下文土不失宜諸書引用不同今並附錄於此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盧文弨曰萬物不失其性以下今多見大聚解中衡案藝文蓋截取文傳又截大聚數語以成文也御覽八十四引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吾不驕侈不爲泰靡不淫於美吾括柱而茅茨吾爲民愛費也春夏育山林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而順天時水澤不內舟楫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牛不天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不淫不行害上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又一百四十六引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時惟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志愛人君之行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民愛費

孔注四者君德

補注案竹書紀年受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曰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其九年則受辛四十一年也劉恕通鑑外紀曰孔安國治古學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皆同歆說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

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引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猶召太子明七年未崩也衛枚文王即崩於是年故召武王而語以所保所守之道下篇柔武即爲武王元祀篇次井然鄗鎬京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民愛費

孔注言務儉也因就木枚曰括盧文弨曰括與刮楹楹注木枚俗本誤作不決亦從御覽改

補注不爲驕侈三句即商湯不邇不殖之義括柱不

雕也茅茨不翦也淩曙曰校呂氏春秋明堂茅茨蒿
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又大戴禮盛德篇周時德澤
協和蒿茂大以爲宮柱然則括柱其蒿桂歟
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
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長俱上聲盧文弨曰說文引云不卵不踩以成鳥獸六異者續獸足也
攻漁以時童不天胎馬不駒駹土不
失宜童字當在不天胎下謂童馬不駒爲也御覽引童馬不駒不騭

孔注言土地所宜悉長之
補注禮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攻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
巢卽此意
土可犯材可薪澗涇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
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
孔注所爲土不失宜盧文弨曰所爲疑是所謂
補注犯抵觸謂償與其土脈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禹貢揚州貢篠簜荆州貢箘簵是澗涇
宜竹之證葦蒲葦也幼曰蒹葭長曰葭葦江灘海岸

多有之爾雅莞苻蘺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
謂之苻蘺以其叢生水中故俱宜澗涇礫石土中有
細石者管子輕重所謂山間嶮嵲不爲用之壤戰國
韓策所謂石溜之地也葛性柔韌蔓生可織爲布精
曰絺粗曰綌盧文弨曰絺綌謂葛也材用謂木也
故凡土地之閒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以以字舊缺從盧說補魚
鼈歸其泉鳥歸其林
孔注取之以時不天胎故
補注閒讀如閒田之閒土地之閒卽王制所謂名山

大澤不以封也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
聖人裁之如上文所云是已歸泉歸林繁育得所之
象
孤寡辛苦咸賴其生
孔注得所生長材用
補注謂以閒田養閒民也孤寡辛苦皆無力耕作之
人故賴有閒田之利得以養贍
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
貨

孔注無二德也 四字疑下文出一日神明下注

補注山以遂其材不槎蘖也工匠以爲其器無棄材也百工以平其利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也商賈以通其貨無者使有利者使阜也

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

孔注和故不失

補注工不失其務則器用備農不失其時則黍稷豐和德謂孳居和一也

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

以濟四方四方流之

孔注濟轉流歸言移內人也 人盧本作入衛案入字不訛內音納移下當脫粟字言移粟內人也或曰內入二字益粟字之誤

補注言地廣民稀則耕蔟不及而土非其土矣地狹民衆則民食不足而人非其人矣管子霸言曰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義本此發政以濟四方謂輸粟也四方流之民來歸附如流水也民歸則人衆而土闢如是則土多之患免

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

孔注外設業而四民方輸穀盧文弨曰當作外設業民而四方輸穀衛案此說亦未明暢

補注帑妻子也安帑謂安妻子於家外謂出賈於外務事也方旁也輸聚也取資於外以養其民如是則土少之患免

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孔注夏禹之箴戒書也利福業次舍於田盧文弨曰舊脫利福二字又次舍二字倒今據玉海增正之

補注中謂國中地小則生息薄故不容利外次謂逐末於外蓋引以證安帑而外之義

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稱去聲盧文弨曰潛夫論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遺竭疑是匱竭之誤衛案潛夫論蓋抄變周書成文非文傳本文如此莫出其材謂不發政以濟四方

孔注開望古書名也政以人土相稱爲善也

補注土廣而不招集則無守土挾而不出貢則無食不稱謂土多民少土少民多也

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御覽五引同）

孔注積財用聚穀蔬

補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財故積聚者生民之大命也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焉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盧文弨曰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即謂此也衛案文選王融策秀才文注引周書夏

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又御覽三十五引夏諺藏曰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與焉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蓋誤以夏箴爲諺藏然大夫下多國無兼年之食一條王海引亦有之今據補

孔注古者國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儲非其有言流亡也（耕字舊脫據王海補）

補注古人懼天災如此方正學指此篇爲言利之書失其旨矣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孔注言不遠也

補注弗思謂不知天災弗行謂不務積聚至謂禹至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

補注開謂開其源塞謂塞其流禁謂裁其太過舍施也施謂補所不及管子地數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粟菽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變坐起之費也按開闔決塞與開塞禁舍義同又尉繚子兵談篇明乎禁舍開塞淮南本經訓明於禁舍開閉之道鹽鐵論非鞅篇

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皆本此文選王融策秀才文開塞所宜注引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

孔注制而業用

補注各修其學謂各務其業也尊其名各執一藝以成名也聖人制之曲成不遺也

故諸積生盡以養從生（生字舊脫從謝說補）從生盡以養一丈夫

孔注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言兆民養天子也

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

孔注通三十年之計也

補注趙曦明曰三十年之通惟有耕耳此兼言庶物如此者十年承上即以貫下但當就十年作解可耳注非是衡案如此者十年言惜物力講農事至於十年也下有十年之積三句指耕生十殺一四句指庶

物此十年之積仍當從孔注爲是積即上文務積聚之積專指百穀重民食也

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

孔注通十五年之計有五年之積也亡爲無國家

補注王者富民霸者富國亡國之君富府庫是故聖王務積以養民也

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下頓空者亡重平聲

孔注生多到重生少到空

補注此節專指庶物說十重謂有十倍之孳息頓空謂竭澤而漁則明年無魚也孔注到重到空大錯

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

孔注勝天勝有天命

補注兵勝人以力人勝天以德制其有以制人之有謂我有土地而我自闢之我有人民而我自植之我有庶物而我自蕃息之則天下之有皆其有矣言能大一統也

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

孔注術自取之

補注不能制其有則不患土多即患人多而國非其國矣焉得不受制於人哉

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前無二德也四字注當在此出二曰分光

孔注政有二名分君之明光亦明也趙曦明改名作管子明法曰政不二門左臣校當作二門昭十三年傳晉政多門

補注庶文昭曰王始疑是王治衡案令行禁止始於王謂一人首出權肇於上也出一曰神明威福獨御

也管子心術曰獨則明明則神矣出二曰分光言君不能獨理則分其任於臣也

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孔注君臣無適異民無適與不亡何待也補注無適異謂政出多門國有異政也無適與則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矣黨與各立君如守府則不待襲伐圍竭而分崩立見矣

柔武解第二十六

此篇用意專以內治爲要內治勝則外侮服故曰柔武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

孔注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

補注受辛四十二年是爲武王元年施彥士曰漢人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十一年伐紂上冒文王之年不改元於是父死不葬之說起而再葬次祥伐紂數十年來併爲一談牢不可破違經誣聖莫此爲甚今據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古者生曰父死曰考曰文考則文考既崩可知曰惟王元祀則武王即位改元未嘗上冒先君之年又可知凡書序之十一年泰誓之十三年皆從武王即位起數而大祥伐紂之誣不待辨而自明矣

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禁淫叶

孔注此成周也而謂之戎言五者不禁戎之道也

補注此戎字作戎兵解不作戎狄解據下文五者不距自生戎旅與書唯口出好興戎左傳有男戎必有

女戎同義孔注誤

一曰土靚幸時政匱不疑二曰獄讎刑蔽姦吏濟貸時疑叶蔽貸叶

孔注濟貸成其貨也

補注有土而不務是謂土靚不耕而望穫是謂幸時匱竭也不疑不憂也國空無積則寇興此召戎旅者一獄以讎興則刑罰蔽故奸吏得以濟貸呂刑所謂惟貨是也民虐無告則民叛此召戎旅者二

三曰聲樂口口飾女滅德四曰維勢是輔維蔽是怙五曰

盤游安居枝葉維落輔怙叶居落叶落讀如露
孔注輔口怙恃盤游安居皆害之術輔下空方疑是助字
補注聲樂以溺耳飾女以溺心盡戎多端變生肘腋
此召戎旅者三輔勢者必慢賢怙禱者多務鬼威福
失馭民神雜糅此召戎旅者四盤游安居枝葉維落
如太康盤游無度五子用失乎家巷是也不能亢身
焉能亢宗則奸人乘隙矣此召戎旅者五
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
以成為心以決為計以節為勝距戎之本也盧文弨曰以成趙疑是以誠衡案王融曲水詩序云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李善注引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今案此解是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曲水詩序本係誤用而李善注又誤作加用師旅蓋皆記憶不晰之故也至呂延濟注則以為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捍王命似全未見周書者
盧文弨曰但舉首末兩語亦有訛高作言以德為距戎之本也
補注距絕也去也以德為本自修也以義為術正人也術路也以信為動不貳也以成為心慎終也以決為計尚斷也以節為勝知足也
務在審時紀綱為序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序苦鼓武下叶

孔注匡正也辛苦窮也
補注務在審時不妄舉也紀綱為序內治嚴也匡救也辛苦指百姓即文傳所謂孤寡辛苦也
見寇口戚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盧文弨曰奄宋本作掩謝云當作奄衡案勝國若化見小明武解善戰不鬬即善陣不鬬見大武解
孔注拂違也言感也盧文弨曰元本作言威也
補注不動金鼓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光武曰吾取天下以柔得之此柔武之道也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是時紂忌周愈甚武王難之故有其落若何之問十淫指商俗武周兢兢為念則牧野之事已不待甲子而決矣故心戰在乎自修廟勝在乎能戒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宮命
孔注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
補注徐文靖竹書統箋曰周書言一祀三月者當作一月是年為文王受命得專征伐之年故周書稱為一祀如所謂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皆以是年為始一

祀者時從殷稱祀也衡校此說大誤據此解篇中云
惟文考烙勤戰篇末又云詘文考之功緒則一祀
爲武王卽位之一年無疑逸周書序言武王忌商周
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的是武王非文王切證
徐蓋惑於孔注密人之說不知紂辛三十二年西伯
率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密於
是年已滅逸周書文傳解爲文王受命九年事是爲
紂辛四十一年柔武解作於武王元祀一月是爲紂
辛四十二年而大開武其二月也篇次井然毫無疑

義此時尙有密人謀周之事哉路史國名紀密文王
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紂有謀周之
意其誤亦因孔注總之不知武王時已無密故輾轉
滋誤如此密命謀不外泄之謂周文歸曰深秘帶有
敬在注以爲密人非也
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予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
孔注言欲以毀送之商密
補注密故不顯誰和疑是維和言我君臣當一心一
德以自警戒也孔注不合

若歲之有秋今子不獲其落若何若舊作告
孔注和捐萬物而商密欲擯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
補注獲與穫同收也落如不殖將落之落言當及時
自勉周文歸曰落成也言歲已有秋而我不得享其
成乃自反之意非急於伐商盧文弨曰案此蓋以田
事爲喻也後云秋而不獲正是一意篇中無一語及
密人序云武王忌商亦不及密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
孔注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已

補注德敬卽召誥所謂敬德天命有德敬德卽所以
敬命
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
孔注所親近疎遠也再失爲復失也盧文弨曰爲當作謂
補注遠戚上疑脫無字施彥士曰十疑干之訛李兆
洛曰戚卽四戚和卽五和失則七失
佚不可還維文考烙勤戰戰句鍾本維文考烙勤句戰戰何敬句誤何敬何
好何惡時不敬殆哉
孔注言一佚不可還故念文王所敬

補注佚放佚不可還悔不可追也恪恭也勤勞也戰戰恐懼貌何敬二字疑衍何好何惡猶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也時是也殆危也

王拜曰允哉予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四戚五和見大武解又見小開解九因亦見小開解

孔注言非不欲敬而未知所聞欲知之也

補注非不敬不知言予非不能德敬者特不知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之目汝當明告朕而啟以未聞也

今而言維格予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

孔注而汝格至也是祇敬之

補注周文歸曰而汝格法也祇敬也謂汝言必衷於法度予非廢善言以自塞其聰明者惟汝明戒是敬也

周公拜曰茲順天茲下疑脫在字猶上文言茲在德敬也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

孔注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

補注徐文靖曰程寤解雖亡其義略見於此矣趙曦明曰降寤於程蓋即指太姒之夢衡案紂辛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故程寤一篇即次於程典之後寤有猛然驚醒之意言我文考用晦而明倍加惕勵是天降寤於程以開我也又於紂辛三十年西伯率諸侯入貢紂悅其服事因有得專征伐之命而崇密者邘因以次第翦除則是周日以大商日以衰皆因於逆程之後所謂程降因於商也商今生葛與鞠爲茂草同義國祓不治有銅駝荆棘之象焉商之葛周之福也非助周

而何故曰葛右有周凌曙曰校生葛者詩葛生蒙楚葛生蒙棘荆棘一物也老子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商郊生葛周之所以興也故曰右周程寤解太姒夢商庭產棘葛生之兆也

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孔注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矣

補注開和書名又見武儆解疑當在九開文開保開中今亡或曰下文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皆開和

之言

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去聲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好惡俱去聲樂音洛

孔注以文德來遠

補注內同外則恩無所私外婚姻則情無所溺官同師則法有所受哀同勞則誼有所聯有天維國順天出治也有地維義因地制宜也同好維樂樂生也同惡維哀哀死也遠方不爭柔遠也四戚五和當與大

武解參看

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

孔注立所廢則功多廢所敬則不見疑口比諂近公私於錯公法不能違之所謂失

補注趙曦明曰立在廢立者在亟廢也廢在祇廢者在所敬也注不可曉衡案此七失俱指用人言立在廢立所可廢也廢在祇廢所可敬也比在門近親匿也易曰同人於門詩曰瑣瑣姻亞是矣諂在內蔽於讒也天官書曰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私在外謂倖私人以權如後世中貴典兵之類私在公以左右干預朝政也公不違則政在私門惟命是聽矣

九內一神有不饗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賈八好有遂九敵有勝去聲

孔注此皆因其事而以誤彼國也

補注神不饗則天怒德不守則人怨才不官則職曠事不均則令違兩有必爭則內叛富有別則衆離貪

有賈則厚亡好有遂則用奢敵有勝則志滿九者俱指敵國因謂因而襲之趙曦明曰因乃因利乘便之因無誤彼國意

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乃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補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來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貸破職百官乃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

違危哉今商維茲

孔注言商紂所行如此十者之所敝

補注淫過也政謂紀綱動不時好爲紛更也弋不能保刑罰亂也非所好而好之故不合於義言謂號令不能協衆故不和淫樂破德聲色溺則君德傷也失常謂民失其性動舉動也醜恥也恥不足則爭奪起文質得宜謂之中淫中則婚冠喪祭皆無適從故不協采繪畫也淫采則用非其色不度不順如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是也文文書典典則姦吏舞墨則舊章壞故典不式教式法也類謂比式權者一時之宜故成憲也事無定格則官無法守而百姓疑貸假貸也淫貸則寵賂章而侵濫衆故破職令不成不奉法也淫巧作奇技也破用則財匱而庶務廢故百意不成意謂也遹去也

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

孔注不率天命則危殆

補注此九字疑有脫文或曰第字當作商言商紂有此失德而我不能順天受命是背福而交禍矣故殆

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詘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

孔注廢政令罪不赦而乃廢天命口父之業忍民患是不祥也

補注言人君出令而民不從則廢令者罪無赦今乃廢天之命而不成業父之業而不終忍民之苦而不救則當反受其咎矣故不祥此申言茲命不承之害也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盧文弨曰不獲沈改不穫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饗當作食食與宅叶注作飤食之可據飢之叶

孔注草居之是農不修也飤食之是飢也自取之是時矜之父業之遵盧文弨曰是時疑當作有誰又父業上疑有脫文蓋即有播有穫之意周公欲武王纘承文考之功緒也王是以拜受其言

補注此亦申言茲命不承之害也獲與穫同服田而不耨既秋而不獲皆自貽之咎以此獲飢其誰哀之此與若歲之有秋一節義同然在武王弟愛其落而此直欲以維草其宅維禽其饗之禍蓋公之苔意更

深矣

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惡去聲何惡非下疑有空圍後人傳寫脫去遂與是字接連矣是不敬猶上文時不敬也

孔注王以周公言爲至故拜也

補注言卽所謂開和之言夙夜戰戰法文考也道心惟微故可畏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是篇與洪範相表裏蓋天人合一之學周公所得於文考者也時紂爲長夜之飲舉國不知甲子其沈酗至矣而紂猶曰吾有命在天嗚呼紂之言天與箕言日同其不自速其亡者鮮矣故三極五行九紀周公以爲告

維王二祀一月旣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子夙夜忌商不不字鍾本空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

補注二祀紂辛四十三年忌畏也畏商恐其圖己不知道極猶言不知所處也敬聽以勤天命則修身以俟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

孔注皆文王所行也

三極旣明五行乃常四察旣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

孔注言化道大行也

補注三極與五行相因四察與七順相因故錯綜言之是則也明勢勢字當作執九紀本乎天故明執天道則九紀咸當順德以謀天德合也罔維不行人事從也

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

孔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四左疏附禦侮奔走先後是也盧文弨曰惠云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予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案文選注二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他說皆不足取又四左成開解作四佐上言文考故注引詩爲釋衡案九星乃三極之一若九紀另是一項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所引當是逸周書亡篇中語惠說本困學紀聞二然不足據

補注九星謂九天之星指二十八宿言或曰卽天璇天樞天機天權天衡開陽瑤光及左輔右弼二星維地九州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

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
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維人四左與武順解心有四佐
同四佐指四枝謂手足也
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
孔注四者當所必察眞僞
補注目察維極察視於忽似也耳察維聲察聽於怵
攸也口察維言禦言於訛衆也心察維念禦思心於
有尤也
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

孔注言其所順而勤與正文不合當是敬聽以勤天
命下注錯誤在此仍宜作勤字
補注盧文弨曰勤宜當作動衡案注
補注此序五行與洪範同水色黑位在北方火色赤
位在南方木色青位在東方金色白位在西方土色
黃位在中央詳見蕭吉五行大義
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
五順得助明謝墉曰疑是順助得民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
孔注順天時得天道順道有功得人功
補注順天得時則四序正順地得助則百穀登順民
得和則百族安順利財足則百藝作順得助明則九
式均順仁無失則四方協順道有功則百度修
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
孔注日月之會曰辰甲乙十者於四方以紀日宿次
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爲禮月爲法也
補注以十二辰配十日而成六十甲故曰辰以紀日
十二次以二十八宿得名用紀十二月之躔離故曰
宿以紀月日陽也故紀德月陰也故紀刑管子四時
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月爲刑是也

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
以紀終
孔注四時終則成歲
補注春爲發生故紀生夏爲長嬴故紀長秋爲收成
故紀殺冬爲安寧故紀藏紀記也
天視可監候時不失以知吉凶舊本作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誤今改正
孔注天視言視天時
補注此占驗之義淮南天文訓丙子千甲子諸說是
以支干論吉凶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火干木諸說

是以五行論吉凶月令春行夏令謂諸是謂四時
吉凶在周禮則有馮相氏保章氏之掌
王拜曰允哉予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格言曰正予不足中去聲
孔注謙以受
補注予聞在昔聞自古先哲王也周語脩其訓典左傳文六年告之訓典杜注訓典先王之書中規中法度也時是也非是則不爲格言矣盧文弨曰惠云格即古文格字

逸周書卷六終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寶典解第二十九

信以生寶而生寶九在知義生仁方爲子孫世守之器四位自脩也九德齊治也十姦用人也十散監敗也三信法天也信能法天則王者之大寶在是矣

惟王三祀盧文弨曰唐書引作元祀衡案此篇次於大小開武二篇之後當作三祀爲是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

孔注言脩身以四位九德也

補注三祀紂辛四十四年施彦士曰是年係中元五十八章第十六歲壬午置閏章首十五歲平朔一百八十加閏朔六共一百八十六朔以朔策乘之得五千四九二日六八九四六四七二爲中積中積加章首朔應五十一日八〇一〇七八六四累除旬周餘二十四日九四〇五四三三六大餘命甲得戊子日爲子月朔加朔策三除旬周餘五十二日〇八二三〇八九二平朔在寸巳丑初三刻定朔先數刻是爲丙辰

何擇非人人有十姦

孔注凡人所不能免者

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不圉我哉盧文弨曰惠云圉讀如禦

孔注圉禁也

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爲器

孔注周用之爲器

補注何脩非躬則白治嚴何擇非人則審官當何有非謀則庶務成何慎非言則機事密寶以貴物物周爲器明信以生寶之義言信之可貴有如器周於用也

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美好疑衍

孔注貴在周用

補注寶物不如寶信物無常寶有貴有弗貴也信無弗貴故無不行此言信之爲寶九貴於物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象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悵患

孔注言治寶以器用

補注行之以神則用不滯振之以實則動有常厭之以事則令無弗達庶衆格至也庶格則服感之感忠當作忠悫忠則止信之符

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丕哉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張惠言曰非當爲行注同

孔注不大也時非待時不動張惠言曰不當爲而

補注定靜之說開大學知止得止之先敬位則能大時非宜從張作時行或曰非乃作字之訛與宅叶亦通正位凝命之象不廢不敗事也定則無欲故安宅

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悌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哉謀叶倫崩叶序乃下疑脫有字

孔注不騰不越不相超越

補注畏則懼辱親故不亂謀悌則順倫紀故不騰生騰上猶言陵上不崩不替也

三慈惠知長幼舊重一句係衍文今刪樂養老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長上聲樂音洛儀移叶

孔注儀言也言當是宜之誤

補注慈以長幼惠以養老長幼者使幼孤得遂長也風言無實之言極至也意定不移中有主也戴清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義與此合

五中正是謂權斷補損知選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慝斷選叶德慝叶以法從權當緊接是謂權斷是謂容德下疑脫一句

孔注選數慝惡

補注中正不偏倚也權權衡斷裁斷選擇也補損知選以就中也恭遜謙讓也容德猶德容也安上全下莫大於禮故無慝

七寬宏是謂寬宇准德以義樂獲純嘏樂音洛宇嘏叶

孔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

補注准德以義則不失之姑息故並受其福

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郤主人乃福直德郤服叶

孔注郤間也

補注溫和厚也直正也喜怒不郤有常度也主如周禮主以利得民之主

九兼武是謂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廣備次世有聲刑經聲叶

孔注長有令問

補注惠而能忍則非婦人之仁經常也五刑五用皆奉天討以率天常故曰尊天大經九德廣備總上文而言

十姦盧文弨曰謝云十姦當作十干古十字姦作奸與干通用後人訛作姦一窮口干靜二酒行干理三辯惠干智四移潔干清五死勇干武行去聲

孔注實少而名多曰移也

補注酒行干理酒乃酒字之誤謂洗滌其行以自表見此飾外以欺世者辯惠干智謂敏給有口才而內無深識移潔干清如陳仲子避兄離母獨居於陵之類

死勇干武如暴虎馮河之類

六展允干信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外傳展而不信韋昭云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衡案展允則言必信行必果蓋如尾生之類故曰干信爾雅釋詁允佞也郭注允信也佞人似信邵晉涵曰允訓爲信又訓爲佞者邁周書寶典解云展允干信是允爲不信反覆相訓也

七比舉干讓八阿衆干名九專恩干果十悖孤干貞

孔注十者皆不誠之行故曰姦

補注比舉干讓比阿比也此互相標榜以謙退式名者阿衆干名猶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專恩干果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之類悖孤干貞如巢父許由之類諸言干者爲其近似而亂真也故官人者當善擇之施彥士曰愚而自用有似於果如揠苗之宋人不臣不友有似於貞如却馬之華士

十散一廢□□其行乃泄二□□□□□□□□三淺薄朋瞞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

弗憂其圖說音悅

孔注開瞞不察謂所謀也所謀一作誖謀

補注盧文弨曰說咷當卽倪佻皆謂不厚重衡案說謂喜說咷謂號咷輕意恣意也言哀樂無定則營立之事皆不得成就也行恕而不願則不能喻諸人矣憂懼也圖謀也

六極言不度其謀乃廢

補注盧文弨曰極言不度謂汗漫也衡謂窮極其言而皆不合於法度所謂言則非先王之法言也故其

謀乃廢

七以親爲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思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親疎虛叶適僻叶

孔注適單也言十者皆散汝成

補注以親爲疎無腹心矣其謀乃虛無實用也適當讀如丁歷切解如論語無適也之適言心既處乎私而所慮又膠固牢合不通權變故百事俱偏僻而不中愚而自信則搖動易故不知所守不釋太約未詳

二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

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私迷叶常行叶物德極叶

孔注言其信至

補注此以天道生殺喻人主之刑德民乃不迷遂其性也政乃盛行不敢違也物德其德則偏爲爾德矣信既極矣嗜欲口在空圍疑是所字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有義二字疑衍好寶叶首句上當有而其余也句虛文弼曰四字衍疑案所說是今刪

孔注以義爲寶

補注民不知義則美好無定故王者示之以寶臣字周公拜手稽首與曰臣既能生寶恐未有子孫其敗疑衍有下疑脫義字

孔注有口其心恐有寶而子孫不能有以致治也虛文弼曰舊脫孫不二字趙增

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仁親叶會廢叶

孔注會所當會之寶

補注恐無後親仁不能佑之也會和會也

王拜曰格而言維時予勸之以安位教之廣

孔注安位謂信有得

川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忠莫仁

孔注言以榮祿祿口仁也則用是榮人也

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爲常程名仁叶

孔注言仁人以愛祿爲常法則人皆競仁欲愛子孫謀此爲常

補注口信既傳矣至此大約言以信爲寶而又當以義輔之以仁守之則子孫得所庇而寶以爲常矣

鄭謀解第三十

謀於鄭告文王也武王之時周日以盛紂惡浸之
罪知必不免則所云望謀建功蓋勢所必至矣與師
循故故後世不以咎周
維王三祀王在鄭謀言告聞
孔注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知故情向人問人曰
以紂謀告武王也盧文弨曰注十年趙云是十二年
衛案此當注於前篇維王二祀下
補注謀言紂謀周之言告聞於武王也
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咸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
今如其何

孔注言商君臣皆悲周日望以周建功也
補注據此則周師之興蓋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
孔注言紂可伐之時至謂循古法
補注趙曦明曰循故謂循用湯之故事即世俗解所
云循商人典以斬紂身者也
初川三同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無聲
孔注矢誓言誓衆以誠心也
補注戚取同親親也任用能得賢也矢無聲機事密
也
三讓一近市二賤粥三施賚
孔注以財讓也近來民市施賚以惠也施舊作旅惠舊作恩從盧說改
補注近市則民志通賤粥則民力足施賚則民用饒讓謂損上益下也
三虞一邊不侵內二道不歐牧三郊不留人
孔注虞樂也設此三禁所以悅民樂音洛
補注邊不侵內則守土安道不歐牧則庶物阜郊不

留人則關市贏虞安也
王曰嗚呼允從三三無咈厥徵可因
孔注言三同三讓三虞無違言善徵可用以立功也與周同愛愛徵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徵舊作徵戴清從之
孔注疾惡
補注與周同愛民歸心也愛徵無疾徵證也愛有徵則民忠於上故無害疾取不取疾至致備謂不先發制人則患至而反欲設備也

曲禱不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終維貫大悔後乃無

孔注曲謂非義神不德之（謂舊作爲從盧說改）

補注禱所祓也惟神不享非德故不成害不在小三句言當保邦於未危也終維貫大悔後乃無猶云終實維大後悔無及也

帝命不諮應時作謀不敏殆哉

孔注帝天也諮僭也敏疾也（此注舊在乃笛下今移置此）

補注帝命降祥降殃也不諮不疑也左昭二十六年天命不諮二十七年天命不慆哀十七年傳天命不

諮杜注俱云諮疑也時是也應是作謀而不敏則不及事而天命亦去矣故殆

周公曰言斯允格誰從已出出而不允乃笛往而不往乃弱士卒咸若周一心

孔注不往則是弱一心則應時也

補注允信也格至也誰伊也誰從已出謂言出於已也出而不允則發令有更革之嫌故笛往而不往則行軍生畏葸之迹故弱言既有典師循故之言則不可持二三之見況士卒咸若周一心哉

寤儆解第三十一（盧文弨曰舊本皆作寤儆儆亦與儆通）

武王承文考之業心懼商紂之虐至形諸夢寐而有傅翼食人之儆則詩詠如林書稱漂杵豈虛語哉紂者嬴姓項羽之先聲也後世視如子舅輩遂謂武王不煩刃而得天下謬矣

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

孔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

補注此亦紂辛四十四年事也武王蓋以謀言告聞

而因形諸夢寤則其勢孔棘矣

欲與無口則欲攻（句）無庸以王不足（句）戒乃不與憂其深矣

孔注不與言所憂不從戒中來也

補注欲與無口則欲攻言欲與紂相安而不能則不得不有攻伐之事無庸以王爲不足王指紂克殷解先入適王所猶指紂所爲王所言紂力尙强不可玩也戒乃不與憂其深矣自儆之詞言不能夙興夜寐則其憂未可量也

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

孔注虞度若順

補注言天下三分有二俱不虞度我周而王乃寤有商驚予是天啟我王也則王惟敬命以俟之奉承也

稽同也古天也

克明三德維則

孔注三德剛柔正直

補注三德猶三綱也則法也此與上奉若稽古維王下咸和遠人維庸本一串說奉若稽古順天也克明

三德修身也咸和遠人安民也

咸和遠人維庸

孔注和近人則遠人用

補注庸功也民功曰庸周官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五曰保庸是其義

攻王祷赦有罪懷庶有玆封福

孔注庶衆封大

補注此節文義殊晦赦疑殺字之誤召公曰有罪者殺無罪者活曾是有罪而可以赦乎

監戒善敗護守勿失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不駭

不恤時乃無敵邑舊作宮盧本據韓非子難勢篇改作入邑衛案韓詩外傳卷四引周書曰爲虎傅翼也又漢書賈誼傳所謂假賊兵如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又張衡東京賦薛綜氏傳翼擇肉西邑薛綜注引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搏翼也

孔注此是義也

補注監戒善敗視前轍也善敗猶云成敗護守勿失矢弗諠也無虎傅翼譬紂惡不可長言當先發制之緩則彼羽翼成而我受其毒矣不騐則戰勝廟堂不恤則士卒用命故無敵

王拜曰允哉予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臧不泄不竭維天而已

孔注聞古言也天道無常

補注允信也乃汝也時是也臧善也不泄不漏也不竭不窮竭也李兆洛曰乃予猶爾我所謂出於予口入於爾耳即不泄之謂

予維與汝監舊之葆咸祗曰戒戒維宿

孔注言戒於心宿古文夙

補注葆與寶通監舊之寶所謂寶典是也臧皆也祗

敬也

武順解第三十二

是篇周家兵制之祖猶是其軍三單之遺制故以三立法前段兵制之推原後段兵制之歸束太公兵法此爲上乘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孔注言耳目爲心所役也

補注天左旋故尚左日月西移則右行也地右旋故

尚右水道東流則左行也此亦迴環之義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故尚中中者天地之心亦即人之所以爲心也耳目者心之使也故役心

心有四佐不和曰廢

孔注四佐脾腎肺肝也

補注案四佐即指下左右手左右足故不和曰廢廢謂肢體廢也

地有五行不通曰惡

孔注金木水火土更相生

補注五行謂五方金西木東水北火南土中央也不通則衰旺之令不行故惡

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補注不時如春行秋令夏行冬令之謂凶則災咎疊見矣

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

孔注言其相通

補注祥仁也天以仁生人故曰祥義正也地道方故

曰義禮體也上體天道下體地道而人道立故曰禮知祥則壽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知義則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知禮則行謂五倫各循當然之道斯體信達順無不由之也

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

孔注本謂人也趙曉明曰注首亦當有天左還也一句與下注相配

補注吉事尚左故左還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曰順天以利本民爲邦本利本猶利民也

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

孔注地右還也

補注凶事尚右武禮則軍禮而兼凶禮者也故右還順地利兵取容畜也

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將去聲

孔注人尚中

補注將居中軍以節制左右能得人心則無往不利矣故曰順人以利陣

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彊參和曰彊

孔注有中必有兩故曰參

補注謝墉曰有中無中卽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三女成兩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搆成室以生民下文左右手亦以形體言之注有中必有兩解未明衡按參兩者奇偶之謂也有中曰參則左提右挈而罔不順無中曰兩則勢均力敵而不相能故兩則爭而弱參則和而彊此將居中軍之微權也惠氏禮說解有中曰參謂中民之農非是

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室以生民民生以度

此節舊本訛誤頗多今從盧本增刪

孔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

補注男生而成三奇也女生而成兩偶也五以成室一夫一婦成一室也室以生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民生以度度猶數也謂成三成兩之數

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

孔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

補注枝與肢同附在人身如樹木之有枝也惠士奇曰左傳風淫末疾謂首疾也盧文弨曰案易大過象上又木上曰末則以元首爲末理固然也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孔注伍兵名

補注案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四肢又合元首爲五共得五五二十五之數故元首與元卒對也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

孔注開猶啟敦猶服盧文弨曰舊作閒有聲之一作戎十乘以先啟行是也不當作敦猶殿軍後曰殿是也

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

孔注皆陣名伯卒名

補注二十五家謂之閭卒閭兵也其數與元卒相
應左右一卒者左右各二十五人爲一卒也四卒成
衛則爲兵百人伯長也總百人則能把持軍政矣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長上聲下同
孔注九伯卒也
補注三伯一長三百人之長三佐一長九百人之長
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

孔注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皋令之
於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故不正相當
也
補注孔所言兵數俱不合惟數起於三故無成數若
起於伍詎不正相當耶盧文弨曰案伯所統者四卒
爲兵百人以下皆三三而益之佐十二卒兵三百人
右三十六卒兵九百人正百八卒兵二千七百人卿
三百二十四卒兵八千一百人辟九百七十二卒兵
二萬四千三百人衛案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
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夏
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
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周公輔成王制禮
時所立軍數武順作於武王伐商之前猶是周人舊
法故其數不合疑即公劉其軍三單之遺制故自伯
以上三三而遞增也辟法也能立法斯謂之君也

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
孔注言其德如此乃堪其任也
補注明則能將將仁則能惠衆智則能審勢和則能
合謀
佐必肅伯必勤卒必力
孔注卒二十五人之帥故以勇力爲之也
補注肅則能整齊勤則能訓練力則能先登
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
不力無以承訓無以集衆下脫正不智
右不和佐不肅三條
孔注訓謂先後辟也承謂奉行其令也其舊作後從趙說改
補注無以慮官則不能選士無以集衆則不能將兵
無以行令則不能整軍無以承訓則不能克敵

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

孔注比者比同也

補注均卒力伯之職也均者謂平之義貌謂接以禮無比者一以公也比則偏厚而軍心疑故不順

均伯勤勞而無擯擯則不和勞去聲

孔注擯離

補注均伯勤佐之職也勞慰勞無擯謂不使有二心也擯則不和必有內潰之憂矣

均佐肅敬而無留留則無成

孔注留遲

補注均佐肅右之職也敬謂申儆軍實無留者軍貴神速不慢令也留則軍心懈故無成

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此下國均正智均卿仁二條辟必文聖如度

孔注言聖君有所爲如度度功不有差也

補注均右和正之職也虛己下士之謂恭羞則士氣阻故不興經天緯地曰文聰明睿知曰聖度即生民以度之度聖人立人道之極故曰度

元忠尙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

孔注介大也言必所集則常在大道也

補注此連上辟必文聖如度爲一節俱指君德言元善也忠周也尙讓不驕也親均惠下如雨露之及物而無私集固介德則君身學問之事

危言不干德曰正

孔注不干謂不犯也

補注此所謂正非指三右一長曰正也正極帝三層俱指君德之極而言危高峻也干奸也

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孔注極謂其上

補注幽明兼治則正及神人矣極猶至也世世能極則子子孫孫永保民而有配天之德矣故曰帝

武穆解第三十三

武穆似與武順不類然昭天之道四語已括孫吳司馬之全至小國不凶不伐一德訓民民乃章等語尤爲正大之師序以爲作於一時必有本也

曰若稽古古下舊衍曰字昭天之道黜帝之戒揆民之任夷德之

用

孔注夷常

補注曰若稽古順考古道也昭明也昭天之道奉天時也熙廣也帝上帝也載事也熙帝之載亮天工也揆度也揆民之任無失所也夷平也夷德之用位各當也

總之以咸殷等之以口禁咸之以口和

孔注咸皆殷盛也皆以法總之也

咸康於民卿格維時監於列辟

孔注視古公列君以爲師也

補注咸康於民能安民也格至也卿格維時卿士從也虞文弼曰列辟周上世之賢君子孫臣民所當取法也衡案列辟指有土之君監如既立之監同義監於列辟各守爾典也

敬惟三事永有休哉三事一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有七倫亂有五遂齊有五備

補注倡德則民應和亂則事平終齊則治洽五備一同往路疑脫以揆遠道一明醜次德（剜下舊衍要字）以衆庶庸衆疑作要三明辟章遠以蕭民教四明義倡裝（倡下舊衍爾字）之以服五要權文德不畏強禦

孔注同往路謂口遠之也教之以服先王法服也

補注揆度也醜類也庸功也辟法也義宜也趙曦明曰服行也

五遂一道其通以決其雍虞文弼曰雍與壅同元本卽作壅二絕口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閑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羣不敵

孔注羣離故不敵也

七倫一毀成寡守不路

孔注路通

補注毀城寡守疲弊之國不路謂不於此假道恐疑襲彼致驚百姓也

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忍寧於百姓

孔注中厚忍辱

補注通道謂聘問往來之國不戰不用武也小國不凶不伐字小也凶謂治法紊亂正維正其綱維昌靜

倡爲寢兵之說不疑者蔽無厭求無詘也聖和厚也
容耐曰忍寧安也
六禁害求濟民七一德訓民民乃章
孔注明於教訓
補注害謂民害禁害則民安一德訓民令不二三也
章明也
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射音亦
補注射厭也終也

逸周書卷七終

逸周書卷八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和寤解第三十四

綿綿四語戰國魏策已引蓋傳自黃帝而太公述之尹氏八士即論語周有八士閎此可以補傳注所未及

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鮮上聲

孔注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

補注乃者繼詞難詞也至於鮮原師次而不驟進也

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五年周始伐商秋周師次於鮮原即此事其地在岐山之南故皇矣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是時周師初出駐於高曠之所蓋猶未出岐周疆界

召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竸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

孔注言王以多賢人爲强保安之也盧文弨曰王疑當作武王

補注召公奭周同姓畢公高文王庶子或曰召公亦文王庶子人指賢人無竸惟人言能用人則莫與爭也允信也忠周也能信而周則能敬其事矣小人指百姓撫則后虐則讎故難保

后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

孔注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補注自上下下曰惠民罔不格惟風從令如流也以利相請托曰賄行賄賄無成事言狥私則廢公也胡仲衍曰惟風行賄謂行賄如風耳以惟風二字連下亦通

綿綿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戰國魏策引周書曰綿綿不絕

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後二語係蘇氏訓釋之詞豪末二句史記蘇秦傳引作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家語載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毛不札將尋斧柯劉向說苑敬愼篇亦載其說云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辭語微異又賈子審微篇引語曰熾熾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又劉書新論愼隙篇云熒熒不滅能焚昆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尋其文義蓋皆出於太公黃帝案六韜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數語與黃帝巾機銘同是諸書所本也

孔注此言防患在微也

補注詩咏椒聊遠條易占履霜堅冰即此意也綿綿小長貌蔓蔓大長貌廣雅綿綿曼曼長也曼蔓通豪

與亳通豪末徵也掇與剟同創也

士乃屬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

孔注屬與屬也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

補注屬翼勸勉之義固堅固也允信也讓謙遜也三墳補遜曰和寤解王乃屬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

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王末年謂

成王時尚近之而曰宜王者不足信也衛案尹是其姓南宮是其氏非官也若武寤之太師三公指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非謂尹氏八士也八士即

八虞晉語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據此則八士即論語之八士包氏注謂四乳生八子說本董子郊祭篇蓋文武所資以興周者故君奭篇以南宮括與太顛閎夭散宜生並爲修和迪教之四友漢書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格列於成叔武霍叔處之前則論語八士即其

氏八士益信閻若璩曰據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爲即仲忽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南宮括即伯括則八士者南宮氏也衛案八士皆武臣同爲虞官而賜氏南宮者三人曰伯達曰括曰忽蓋虞官職司原野而南宮賜氏儼有親軍護衛比於東宮之義周南肅肅兔罝馬知非爲南宮氏作然則三人其尤八士中之最賢者歟故晉語曰詢於八虞則八士之統辭也又曰謀於南宮則三八之專辭也

德降爲則振於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德降爲則又見成開解

孔注言皆順成和志也

補注蘊於內爲德播於外爲則振動也令聞美譽也成就也和會也應天順人故不逆加用禱巫昭告也神人允順人謀鬼謀罔不協也

武寤解第三十五

武王因寤儆而用兵故曰武寤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

孔注言士卒應王之奮烈被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

補注王赫奮烈猶云王赫斯怒也八方咸發諸國之兵不期而自來高城若地則士卒用命罔不先登商庶若化則王師救民有如時雨盧文弨曰若化如蒲盧待化而成之化

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

孔注於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

補注約期二月癸亥日布陳甲子日戰牧紂南郊地名水經清水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坰野矣案用師旅進止有節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安猶於是也字或作案周書武寤篇曰約期於牧案用師旅言約期於牧野於是用師旅也

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敕定宗

孔注言當敕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

補注湯誓朕不食言僖二十八年傳背惠食言又哀二十五年傳是食言多矣衛案言出于已而不能踐猶飲食在口而復下咽也是謂食言言王所食甚多而言則必信不致既出而復內也王不食言即指庶敕定宗說言王所以來不過除暴救民敕爾衆庶定爾宗祉非有他也孔注誤

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賓績舊作績案績二字多混書亮典結用弗成古文尚書作績嚴梁成五年傳伯尊其無績乎范甯注績或作績

孔注言卒臣皆謀立功而神明享其禱

補注太師三公太公周召之類咸作有績一德一心以定厥功也

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

孔注德合四表

補注此史臣頌美永清大定之辭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太白黃鉞之事近不經矣或曰此實錄也後世類功德上符命方且掩飾之不暇雖有南董直筆寧能不諱如是乎然則武王躬行大逆奈何曰武與紂俱躬蹈行間兵刃相接矣寧保紂不斃於矢石之下乎敗而自焚猶手刃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太白黃

鈔疑以存疑留以作野史讀可也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帝當作商後言商辛奔內可據從周文歸讀如縱謂縱兵也商案當如字讀謂從而逆戰也

孔注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

補注武王十三年正月始出師二月初四至商郊布陳孟子謂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書牧誓序國策史記周本紀蘇秦傳韓子初見秦篇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本經主術兵略訓風俗通正失篇博物志竝同蓋舉全數也此云三百五十乘則周史之實錄其五十乘或別爲一隊蓋用以挑戰是時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故齊子云紂虎旅百萬大明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於此益信蓋商辛恃衆故從而與武王戰也

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

孔注挑戰也

補注詩大雅大明篇云維師尚父時爲鷹揚毛傳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伯夫南宮伯達也是時尚父與伯夫爲一隊前陷紂陣武王以虎賁戎車爲二隊橫衝之以正合一以奇勝致師見周禮環人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伯棼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盧本據御覽於王既戰之前若兵刃既接何暇再誓據周本紀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亦無誓字御覽不可從

孔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盧文弨曰樂云書序孟子及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故有虎賁三百人書序可據孫奕示兒編以孟子三千人爲引經之誤是已周禮虎賁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況又增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即依三百五十乘計之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衛案周禮係周公身致太平之書不可援以證商周鼎革之事虎賁之屬八百用以衛王宮守王閤足矣故有定制若疆場效命則勇力之士俱可謂之虎賁逸周書言虎賁戎車雖未明言數目多寡孟子云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皆舉成數而言其說必有傳授示兒篇以爲引經之誤非也

補注既者遂事終事之辭馳疾驅也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武成所謂攻於後以北也虎賁勇力之士左暆

三餘偶筆據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是天子之制
武王爲商諸侯不應虎賁有三千人之多又引魯語
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尚書大傳諸侯有功三賜
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武王繼文王而爲西伯此
其所以有虎賁衡案是時周以有道征無道豈尚遵
諸侯旅賁之制且此是周制非殷制惟武既用虎賁
伐紂故天子以爲衛蓋當殺伐之時必須多人故虎
賁之士有三千及其既定天下而取以衛王宮故周
禮定制減其數爲八百若在武王時其不限八百可
知今據克殷但言虎賁戎車則臨敵應變多寡增減
均可酌用故不言數目

商辛弃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廩一作鹿

孔注屏遮自障

補注廩臺卽鹿臺一名南單之臺在朝歌城內紀年
武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是也周本紀紂反走入登
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從遂揖之

孔注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諸侯共追紂也

補注周本紀武王執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
王武王乃揖諸侯正義曰武王率諸侯伐天子天子
已死諸侯畢賀故武王揖諸侯言先循扶其心也衡
按此從周伐紂之諸侯武王以勝殷召之故麾之並
進也沈濤曰古揖與輯通尚書輯五瑞史記作揖孔晁注揖召也召當作合

商庶百姓咸俟於郊

孔注待武王於郊外也

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

孔注諸侯賀武王也

補注此商諸侯新附者故曰羣賓謂之賓者貴之也

武王答拜

補注周本紀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
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
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索隱曰武王雖以臣伐
君頗有慚德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
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
人三墳補逸曰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
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

交自明其容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訛注者亦失考也衛案史記蓋本周書為言本紀所謂商人即此解所謂羣賓也武王於從征之諸侯揖之於商諸侯之來賀者拜之當時初入商郊自應如此索隱謂不應答商人之拜固非胡應麟謂史記訛誤亦未會斯旨

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輕呂史記作輕劒正義曰周書作輕呂

孔注輕呂劒名

補注古今注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

折懸諸太白

孔注折絕其首盧文弨曰折字舊作斬誤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折紂而縣之赤環載之白旗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折字是今改正

補注戰國趙策昔者文王拘於羑里武王囚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荀子正論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旗

適二女之所乃既縱盧本據御覽移乃字於適字上

孔注二女妲己及嬖妾緹自縊也

補注通志紂之嬖寵如妲己者二人皆自殺衛案二女當如孔注故世俘解云妻二首赤旗若通志所云則三女矣

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

孔注玄鉞墨斧小白旗名也

補注右通作又周本紀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三女皆經自殺武王又

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古今注太公以玄鉞斬妲已故婦人以為戒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

乃出場於厥軍

孔注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還也張惠言曰社以及宮十一字宜為正文

補注周本紀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今案孔注治社及宮等語正文題有脫誤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

孔注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　作以前於王

補注周本紀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畢罕旗即素白旗蓋畫雲旗上

叔振奏拜假

孔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奏行也

補注叔振名鐸武王同母弟第六人見史記管蔡世家後封於曹奏拜假者贊相其禮也

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孔注常車威儀車也二公夾衛王也

補注周本紀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案下文召公贊采不得又執鉞也當作畢公魯世家作召公亦誤

泰顛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太卒之左

孔注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

補注閎天泰顛俱周臣周本紀散宜生泰顛閎天皆執劒以衛武王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案史記右畢從右字誤當從克殷解作羣臣大卒即指虎賁戎車位立通

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傅禮

孔注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

補注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注明水以爲元酒毛叔鄭文王庶子左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案毛叔名鄭不名聃周本紀與逸周書可證且不是武王同母弟此毛叔鄭即尚書顧命之毛公孔傳謂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傳與正義俱不云毛公爲何人余以左傳富辰所云魯衛毛聃證之則毛公爲叔鄭無疑漢

書人表不解毛公即毛叔鄭故於第三格既列毛叔鄭於前又列毛公於後誤矣史記志疑曰毛叔鄭四八目作毛叔圉未知孰是余案毛叔名圉無他經傳可證衛叔武王同母弟康叔封也傳禮周本紀作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衛案傳布一聲之轉傳禮即布茲茲席也言布席以成禮故傳禮亦謂之布茲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孔注贊佐采事也倅王也

補注周本紀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正義曰贊佐

也采幣也采訓幣義長

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

孔注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以下竝可知矣

補注周本紀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正義曰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梁曜北曰受德猶云受之凶德書曰其在受德暬與此正同非紂字受德也自呂不韋誤注於仲冬紀漢以後諸儒因之而誤史記作季紂是衛案尹

逸即下文史佚逸佚通漢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即尹逸周書洛誥逸祝冊即此尹逸也葢即論語八士之叔夜夜讀作液薛氏鐘鼎款識載叔液叔夜二鼎文仿佛與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賜氏南宮故仍曰尹逸其官則史故又曰史佚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昊天上帝

孔注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補注昊天上帝史記作天皇上帝孔以五帝非之帝非是

武王再拜稽首乃出梁曜北曰此有脫文史記作武王再拜稽首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李善注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周書亦有此語唯膺更作膺受觀孔晁注正是釋武王之語則知今書本有之傳寫者因兩再拜稽首遂遺却上文耳

孔注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空方疑是下字

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相去聲

孔注爲三監監殷人

補注武庚紂子祿父謂之王子仍舊稱也其曰立者葢立爲諸侯以奉殷祀管叔鮮武王同母弟據孟子是周公兄故史記管蔡世家敘管於周公之上淮南

氾論齊俗白虎通姓名章列女傳並謂管叔是周公弟俱誤葢惟管叔爲諸弟之長故特命相武庚葢以齒及非以德論也據此則管叔監殷乃武王之命證以下篇管叔自作殷之監葢管叔請於武王而武因命之也周本紀亦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陳賈乃云周公使管叔監殷周公何嘗使管叔哉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

孔注紂所拘囚者也

補注箕子紂諸父以佯狂受囚周本紀已詳命在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

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周書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今據補

孔注忽卽括振散之以施惠也周本紀命南宮括散粟以振貧弱蒯聵案括當從周書作忽孔云忽卽括謂忽與括是一人括卽論語伯括忽卽栝忽也

補注鹿臺亦名廩臺巨橋亦作鉅橋巨鉅通高誘淮南主術訓注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清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水經注衛漳又北逕巨橋枋閣

西舊有大梁衡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饑民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遺囷故窖處也戴清曰按樂史鹿臺在汲縣西鉅橋在曲周縣汲縣今仍之爲衛輝府治曲周今仍之屬廣平府

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亟

孔注鼎王者所傳寶三亟地名

補注周本紀命南宮适史佚展九鼎保玉令據此解是伯達非南宮适案伯達亦是尹氏八士之一與适忽俱賜氏南宮故曰南宮伯達左成公十一年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杜注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案檀伯達既與司寇蘇公同時則卽此南宮伯達矣蓋檀是其封邑故又曰檀伯達史記保玉或謂卽保巫之誤巫者殷家世守之器故曰保保一作寶殷之寶巫猶周之寶龜也孔謂三巫是地名誤據左傳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紀年亦云遷九鼎於洛不聞遷

於三巫也鄭璞曰巫疑作滋然三滋在滄浪大別間武亦無由遷鼎至此或謂卽度邑解南望過於三塗者塗巫音近而訛然本文九鼎三巫平列中間不得添一於字謂遷九鼎於三巫也案周禮九籥八曰巫參參卽三巫參三巫互文耳殷人尚鬼故重巫覡於巫咸巫賢父子並以大臣贊太戊之世故全謝山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也其謂之三巫者筮立三法法立一人俱吉則從俱凶則避在洪範曰凡卜立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殷法也故箕子言之周因

立九筮有筮參據此則三巫卽巫參無疑是爲饒家神明之重器故並遷之而特命史佚同往者此也史佚卽上文尹逸以其職司祝卜故有遷巫之命

乃命閻天封比干之墓

孔注益其墓塚也

補注史記正義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淮南主術訓註崇封其墓以旌仁也越絕書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一統志比干墓在河南衛輝府汲縣北

乃命宗祝崇禋禱之於軍

孔注宗祝主祀禋敬也禱祭前所禱之神

補注崇禋禱是一事蓋以禱禮禮商諸侯及來會諸侯禱於軍又一事告勝也俱以宗祝主之

乃班

孔注還郤京也

補注史記所謂罷兵西歸也

逸周書卷八終

逸周書卷九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大匡解第三十七

謝墉曰前已有大匡此不應又名大匡蓋因篇內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訛錯之故衛校前大匡文王時作義取救荒此篇武王時作義取定亂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孔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謁各使陳其政事者也

補注十有三祀武王即天子位之元年管管叔封邑今開封府鄭州東二十里舊管城是也竹書紀年命監殷遂狩於管即此時蓋王方議監殷之命而管叔恃親而請挾武王以不得不允之勢故曰自作覯於在文考時諫密須之伐武王蓋已微覘其不可托矣特以親親之誼不可拒故下文深戒諭之東隅之侯東方諸侯也咸受賜於王蓋因舊封而命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旅祭也祭東隅之山而為壇以告諸侯與管叔也上猶升也張惠言曰旅尊禮也上長也禮管叔命為東方牧伯

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

孔注古大匡有所法盧文弨曰古一作言

補注匡正也九則兼告諸侯八宅六位專戒管叔

寬儉恭敬夙夜有嚴

孔注言當嚴敬思順也

補注此總冒之辭寬以臨民儉以守已恭以待人敬以事上四者侯服之大端夙夜有嚴則無敢戲豫矣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

醜詐

孔注忠於欲謂忠於絕私欲也

補注明於事而以實意行之之謂質樸則一思蠢無識而已故不明明執於私本心之明敝於私也執有泥而不化之意私回不中輾轉於內也回邪也忠周也中周於欲則不違衆以從已之欲而公生明矣故思慧醜詐慧能破愚則詐無所用案醜者醜恥之義與既醜有夏之醜同下篇九醜亦此意蓋因商俗之壞而思以變易之也

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諮

孔注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盧文弨曰本或作諈也

補注言出於義而不虛假之謂信展則勿論事理之當然而必期於踐也外傳展而不信與此同義展盡不伊伊疑當作尹尹正也必期於信則不能盡出於正矣下伊字並同尹言於允者謂當正言以求其信也故思復醜諮復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復諮子念切與僭通不信也詩大雅諮始竟背箋本亦作僭又覆謂我僭傳僭不信也本亦作諮

昭讓非背背棠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

孔注讓以待之非棄背也

補注準乎可不可而謙以受之之謂讓背則違而去之恒矯情鎮物以自明故朋黨相滋而有德者咸引嫌自退矣雍與壅同蓋讓非一切謝絕之謂能以德讓而一本於敬則維賢者能之故思賢醜爭

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衆思直醜比

孔注位所以行道非以息忿忿怒也

補注恪共守職和衷其濟之謂位忿則攬權結勢以氣相高矣直立於衆非骨鯁不能故思直醜比比阿比也

昭政非閙閙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

孔注政以道民非禁閙之也故貴得節也

補注法制禁令整齊嚴肅之謂政閙有閉塞苛刻之義閙非遠節未詳節政於進則無求治太速之慮故思止醜殘止謂不出位而事當其可殘者求進而不知止則賊思忍善無所不至矣

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

孔注仁者好靜窮非取樂

補注靜者不以嗜欲亂其中而自能樂天安命之義窮則時位俱失枯木自朽而已意志也窮居則志失故非意意動於行則有爲有守而能求其志矣故思靜醜躁者此心妄動之謂

昭潔非爲爲窮非涓涓潔於利思義醜貪

孔注涓潔於利不以自汙

補注澡身浴德立心純白之謂潔爲則立異以爲高矯情以干譽矣古者遯世無悶不見世而無悶故昭

潔非爲爲弟如陳仲子避兄離母之類故非清言不得爲皎皎獨立之士也涓潔於利則自守者嚴而非義不爲故思義醜貪貪則不潔之尤者也矣晤曰二爲字當讀如無所爲而爲之爲言昭潔之士本無所爲而爲之若有所爲而以窮約自高則不得謂之涓矣涓與狷通卽孟子所謂不屑不潔之士

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

孔注疾口

補注張惠言曰昭因不可曉校文政亦有九醜一仁

二行三讓四信五固六治七義八意九勇以此合之信讓二者是矣仁當昭質行當昭立治當昭政義當昭潔意當昭靜則昭因當爲昭固而缺昭勇一條衡案因當如張說作固昭固者中有定見果於力行之謂疾則但取速成而已疾非不貞非字疑誤貞正也貞固於事則能任故思任醜誕任者克荷之義誕則往向不堅恃才矣作而已

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盧文弨曰案上所陳九則九醜尙少其一疑昭質非樸一段有脫文

孔注明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法咸則拘死於勇不知節

補注昭明九則昭質昭信昭讓昭位昭政昭靜昭潔昭固也九醜醜詐醜譖醜爭醜比醜殘醜躁醜貪醜誕也九則九醜齊一也九醜自齊過而能改則與善一矣齊則曰知心有所明則愧恥生悖則死勇梗而不化則死亡近曰知當作日知二則字卽指上九則

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盧文弨曰如與而同舊作知誤不登於明堂左氏文二年傳引云勇則害上明堂李兆洛曰此正解昭勇而冠以九則蓋有脫有倒

孔注惟以法度化人

補注勇而害上悖則者也悖則之士王者不用故不登於明堂明堂政事所出故以明道法則也惠氏禮說夏官司勳一條引魏高堂隆議謂周書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證左傳引之曰周志今之周書古之周志也衡校登於明堂作進用解未見爲配食也勇如害上一語武王蓋已暗防東諸侯煽武庚作亂

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句惟時祗祗句汝其庸庸字舊脫盧文弨曰汝其下疑脫庸字衛案注汝其用之盧說是今據補

孔注言其所尊者老人乃政之寶也文王惟敬是道汝其用之汝諸侯也

補注人謂賢人法人謂以賢人爲法則也老者九則之典型故三老亦謂之三寶重老惟寶王者是以登之明堂此上兼戒管叔與東隅諸侯之辭嗚呼以下則專戒管叔故稱文考以勗之呼汝以警之孔謂汝指諸侯誤在昔文考戰戰即大開武所謂文考恪勤

戰戰也惟時祗祗即康誥所謂丕顯考文王庸庸祗祗也戰戰者戰而又戰懼懼之甚也祗祗者敬所當敬尊禮之至也時是也指重老言

夙夜濟濟無斁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羣正不邇讒邪

孔注言當進正士遠讒人

補注濟濟人材衆多之貌夙夜夙興夜寐也詩曰濟濟多士無斁惟人人謂賢人言能得人則無敵也允信也讓謙遜也法人重老則當崇信而尊禮之汝不時行汝害於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

孔注不行是文王之道其如此也

補注汝謂管叔時是也指上不遠不邇說汝不是行則必害於羣正矣士惟都人孝悌子孫皆汝所當寶都人謂殷氏

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口空方疑是師字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長上聲

孔注官以長官所戒惟敬則入宅順矣

補注張惠言曰士事也任事者惟都人孝悌子孫汝不官之則不能長人衡校宅即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之宅宅居也謂入者各有宅任不可假也

殺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

孔注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

補注新故內外貴賤所謂六位也新不易故外不間內賤不陵貴則位定矣殺之則能安其職比之則能合其功

大官備武小官承長長上聲

孔注承奉

補注大官備武威則能使衆也小官承長大事則從

長也

大匡封撫外用和大盧文弨曰封字舊本作棻不成字今從宋元本

孔注和平大國

補注此睦鄰之事

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勞去聲

孔注士大夫及賓客

補注此敬體羣僚之事

小匡用惠施合靜衆

孔注靜安也

補注此惠民之事

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憚

孔注不計分部不失其理

補注言凡有所禁凡有所請總無結怨於民而於其善者則順而生之於其惡者則分別而殺之事有所必謹故不忘法有所必伸故不憚

伸若九則生欲在國國咸敬順維敬敬維讓讓維禮生欲在國國咸敬盧本從沈改作生敬在國國咸順蓋依注文也然孔注亦不甚分明故仍从舊本

孔注言周大匡使順九則生其所敬於國國人皆順之以敬讓之禮也周當作用

補注此復言九則以申管叔生欲在國欲竝生哉之意國咸敬者敬以聽命也順維敬則民從敬維讓則民親讓維禮則民化

辟不及寬有永假

孔注不及言同假於王道

補注辟法也辟不及寬火烈民斯畏也假與嘉通民知畏法則不及罪故能長享其福也

文政解第三十八

周書篇題以文名者凡五曰文酌文開文傲文傳文政文酌義晦不可曉文開篇亡文傲文傳皆文王時作此篇作於武王時篇首開宗循王玩注意王當作政謂遵循文王之化也故篇題曰文政篇中九慝九行九醜九德九過九勝九戒九守九典或謂是九開錯簡亦通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

孔注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郤京之政言從化也

補注蔡蔡叔度開啟也宗衆也開宗謂曉諭殷民孔注開其宗族費解

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

孔注九人所茂政也濟謂濟其醜以好也順此戒也

補注濟九醜濟字當作齊即上篇所謂九醜自齊也然齊亦有濟義

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有不功五外有内通六幼不覩國七間不通徑入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

孔注刑法也不令不宜令也

補注類善也服行也職也則法也務有不功專用力於無益之事有猶爲也外有内通奸人潛結左右也有亦爲也幼不覩國學不立也間不通徑俗蔽於鄉也家不開刑教蔽於塾也大禁不令路徑法不彰於國也

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信五固六治七義八意九勇

孔注意於道也

補注仁者心之德行者功之表讓者禮之實也言不爽曰信修不懈曰固有條理曰治有裁制曰義心能慮曰意氣能配道義曰勇

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義醜貪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嚚嚚欺芸聲醫脫思義醜貪句虛本增貪字作空方今據大匡篇補

孔注殘謂殘禮義也

補注果於行爲勇李兆洛曰忘當爲妄衡案忘妄一聲之轉二字俱收二十三漾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故推正不忘

耶釋文忘本又作妄又易象上傳物與无妄虞注妄忘也則忘妄二字古本通用妄謂虛妄忘訓亡失二字俱與勇義相反心志專爲意變則無主而意不誠治理也亂者泯泯棼棼之象固謂有以自守轉則惑於岐途矣信實也奸則僞讓者多以慈祥爲忝殘則貪而忍行敏德也頑者無知無識之貌仁謂心德純全嚚則破敗決裂間隙日生矣

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工商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

孔注敬死勸葬也足民之財也盧文弨曰本句字衍
補注不敢曰忠能愛曰慈以屬及人甘旅多賜予
賞民之利謀生息也工商受貧集百貨也敬民之死
減刑息兵也無奪農使得盡力田畝也足民之財家
有餘積也九德別見寶典解祇民死別見大開武解
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額貌四法令口亂
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口害行空方疑八口
忌前後空方疑是不字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漁
補注視與示同視民傲則不敬聽治也聽民暴則不

仁遠慎而近額謂棄老成而狎便辟也仁善是誅則
賢者退不察而好殺則死者冤餘未詳
九勝一口口口二口口口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因
五師口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路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
名書新
孔注潛謀潛密之謀也移成謂易子而教也蹈名之
子書而新用
補注同惡潛謀防伏戎也同好和因樂多助也師口
征惡除暴亂也迎旋使路通商旅也明路施舍惠窮

困也幼子移成養人材也迪名書漸進賢良也
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寓四郊有立信
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飢有兆積九勞
休無期
孔注柔成善柔諂人也罷寓言口困倉暗也盧文弨曰暗
本作晻字書無考暗亦疑訛康逸也合詳無德而信也守邑無備
恃其人衆皆危道
補注柔成小人女子之類示當作宗宗有危傾謂族
不和睦有顛覆之懼也旅有罷寓則往來不通亂有

立信信不準乎義也教用康經習於惰也合詳毀成
衆口如一能鑠金也邑守維人無禦侮之策而僅恃
人也飢有兆積不能發倉廩賑濟也勞休無期及瓜
而不代則民有怨咨也
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
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
守以謀盧文弨曰信守維假二句似有誤
孔注維假言立信常至於義也
補注仁守以均不偏私也智守以等有分次也固守

以典遵成式也信守維假格於衆也城溝守立不越
畔也廉守以名不虛冒也戒守以信毋再失也兢守
以備能自固也國守以謀廟算勝也
九典一祗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
戚以勞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
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稱去聲長俱上聲
孔注典師謀各隨所能而教之也遵行之以戒之事
也將之軍旅行陣也謀當作謂
補注此俱官人之事祇道以明之能問學則能通達

也稱賢以賞之以功定食也典師以教之以賢得民
也四戚以勞之親親也四戚謂內姓外婚朋友同里
見大武解又別見大開武解位長以尊之重以事權
則其屬有統也羣長以老之大農大工大商是謂三
老也羣醜以移之如王制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
欲其改而之善也醜恥也什長以行之十人爲什什
必有長也行謂行保甲之法戒卒以將之謂討軍實
而申儆之也
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由當作充通
疑德字之誤

孔注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補注充卽列子貌充心虛之充充全也又充虛見荀
子儒效篇楊倞注充實也又充虛儆形見鹽鐵論錯
幣篇拯此則充當訓作滿謂人滿也與虛字緊對蓋
卽文傳土多民少土少人多之義疑是彼虞錯僭或
曰充虛爲害卽下篇有所積有所虛也當是大聚解
脫文孔注陰陽姦不可解
大聚解第三十九
傳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故有大聚之命大致與文傳

解仿佛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五德總以生生爲
要規模草創居然周禮之先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
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董子度制篇有
空虛本此所積重則有所
孔注總總亂也有積有虛言不平也
補注總總若風草亂靡有定之象有所積有所虛卽
前篇所云充虛爲害也武王將以反其政而均謂之
故曰和此如何

周公曰閩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相去聲

孔注禮遠賓廉近者道總土宜以愛民也

補注廉察也凌曙曰道別其陰陽之利如詩所云相其陰陽是也衛案土有剛柔燥濕之不同故宜別其利相視也土地之宜山林宜毛物阜物川澤宜鱗物

育物邱陵宜羽物叢物墳衍宜介物茨物原隰宜蠃物叢物見周禮大司徒又職方氏揚州荆州青州宜稻豫州幷州宜五種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是也水土之便如淮南所云汾水宜麻濟水宜麥河水宜菽雒水宜禾渭水宜黍漢水宜竹江水宜稻之類

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

孔注四郊自近始也在察也

補注邑國邑也說文邑落曰聚生聚之道務欲其廣故曰大聚誘勸也邑外謂之郊王親在之恐有司不以上達也凌曙曰營邑制即周禮制其畿

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亡復解辱

孔注亡者復之辱者解之

補注大夫曰賓尊之也免勉通列位序也管子君臣曰其選賢遂材也卑德以就列墨子尚賢曰以德就列此言免列以選者謂士大夫勉於有位則進之選卽選造之義赦刑以寬卽周禮議賢之辟謂法有可原則當曲赦之也亡者復之立其後也辱者解之與以自新也

創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

孔注行風化也

補注奪其職曰創宥其罪曰赦重上空方疑是輕字言惟輕惟重皆有科條故曰有數此謂行風令無阻也

乃令縣鄙商旅日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

孔注以一丈夫之耕祿者盧文弨曰丈字或衍文者疑當作之

補注惠氏禮說曰言能招來外商之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衛按此卽周禮載師之賞田一室之祿則半農人也

閭閈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孔注待行旅也

補注開開脩道即夏令除道成梁之事五里有郊備憩息也十里有井備飲食也二十里有舍備止宿也此周初之制周禮則較此爲備盧文弨曰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廬此作二十里疑訛衡案遺人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盧云三十里誤案此節與周語單襄公語相近開開脩道即所謂列樹以表道也五里有郊即所謂國有郊牧也十里

有井即所謂立鄙食以守路也二十里有舍即所謂量有寓望也又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輦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案宿息井樹義尤與此合

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

孔注資易供其資也

補注案周禮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

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

孔注均平也言早暮一價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河間獻王所傳樂元語其道五均事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衡案樂緯叶圖徵亦有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強者不侵弱智者不詐愚等語案五均者輕重長短大小多寡精粗也早暮如一謂一日之間市

有三時不得更價在周禮有羣吏平肆展成莫價之事送行逆來招外旅也在周禮有門關達節之事振乏救窮憫無告也在周禮大司徒有振窮恤貧之事

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

孔注當先恤也

補注孟子王政必先斯四者義與此合六十以外曰老三十以內曰弱疾病如篤廢施之類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夫曰寡無子曰獨

民有欲耆發令

孔注命以畜牧

補注發令者蓋以助不足而貸之或謂此六字當在六畜有羣一節上

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

孔注邑閭比相救恤比服共喪服也

補注二十五家爲閭五百家爲鄉邑有百室千室之分國有五十七十百里之別此言四方民大和會不以遠近爲隔限也禍災相卹卽大司徒相救相賙之義資喪比服盧文弨曰疑卽周禮所謂比共吉凶二

服也衛棻比共吉凶二服者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見鄉師職

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 長上聲下同

孔注首爲五家最

補注五戶爲伍以家起算以首爲長尙能也十夫爲什以人起算以年爲長尙齒也左襄十三年傳使其什史正義曰什史謂十人長也惠氏左傳補注周書大聚十夫爲什卽什史

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

孔注教由威有旅由敬親

補注合閭立教由五戶爲伍合之至於二十五家也立教則齒讓之化行故以威爲長合旅同親由十夫爲什合之至於五百人也同親則孝悌之誼明故以敬爲長惠氏禮說曰古文君讀爲威閭胥里宰亦稱君威猶君也衛校威與敬對仍當作嚴憚之義爲長且與上立教二字貫此卽左右塾之謂威者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虞書朴作教刑是其切證

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

有親

孔注言相通也

補注飲食相約男女以歲時聚會如醵錢飲烝之類與彈相庸惠氏禮說曰此里宰合耦之法也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興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衛棻相庸義如相約相連相不得與庸對舉功作相勸曰與游惰相糾曰彈與如周禮與畎之與彈如漢時衛彈之彈見周禮里宰合耦注疏又見冰鑒注相庸者相爲功也耦耕口耘通力合作也在周禮有遂大夫之勸男女有婚洽比

其鄰也在周禮有媒氏之掌墳墓相連死徙無出鄉也在周禮有大司徒族墳墓大夫令國民族葬之事

六畜有墓室屋既完民乃歸之

孔注六畜牛馬豬羊犬雞

補注六畜有墓在周禮則間師縣師遂師掌之室屋既完于茅索絢也度地居民則司空之事

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

孔注草味同言五味非一也盧文弨曰同疑是不同

補注巫即祝由之類醫有疾醫瘍醫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遫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又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鄉立巫醫之義藥三百六十五種見神農本草經言百藥者舉成數也禮月令孟夏之月聚畜百藥皆爲民疾疫而具故曰以備疾災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周禮瘍醫凡藥酸養骨苦養氣甘養肉辛養筋鹹養脈春秋潛潭巴云五味生五藏者鹹生肝酸生心苦生脾甘生肺辛生腎黃帝內經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又甲乙經云穀則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黍辛菜則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菜則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薤辛畜則牛甘犬酸彘鹹羊苦雞辛本草云石則玉甘金辛雄黃苦曾青酸赤石脂鹹草則茯苓甘桂心辛天門冬苦五味子酸元參鹹蟲則蜚零甘蛭蝱辛蚯蚓苦伊威酸蜥蜴鹹百草即百藥

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鄙死立大葬以正同長上聲

孔注職同盧文弨曰同疑司字之誤職訓主司亦訓主也

補注勤人正長職喪大葬俱官名勤人正長如管子入國篇掌孤掌幼是也職喪大葬如周禮慕大夫冢人之屬古者令民族葬不使亂姓亂之故曰正同同謂同族

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

孔注禮樂干戚兵刃也盧文弨曰注有脫誤

補注君子文德之士故立以修禮樂小人技勇之士故立以教用兵

立鄉射以習容和獵耕耘以習遷行容下當衍耕字今刪鍾本以耕和連下七字爲句誤潘氏古逸春和獵三字爲句亦誤錢氏十駕齋養新餘錄引周書大聚解立鄉正以脩容以鄉射作鄉正以習容和作脩容俱誤

孔注羣行出入坐起隨行

補注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案夏有容臺習容之所春秋時官有和容晉羊舌大夫爲之此云容和卽和容也獵耕耘以習遷行謂獵於耕耘之際以講武事

教芧盧文弨曰芧本或作茅今從宋元本與樹藝比長句鍾本教芧與樹藝句比長立職句潘氏古逸同俱因孔注立職與田疇皆通長上聲比長之職而誤

孔注根衍曰芧比長之職通連比也盧文弨曰謝云根衍曰芧不知所出說文玉篇釋芧字皆謂草之可以爲繩者字亦通芧衡案芧與芧通芧布一名越向書島夷卉服孔傳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張守節及本紀正義東南草服葛越蕉竹之屬是也

補注古者衣食並重故教芧與樹藝比長教芧者織布以爲衣樹藝者種穀以爲食比長謂較其生植也

立職職田畯農大夫也田疇亦以之屬疇類也通謂歲時合耦遂師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時事也戴侗

臼月令孔疏麻田曰疇仍此處疇字

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教德舊誤倒今據下文五德改正

孔注登下謂穀豐也

補注歲豐曰登歲歉曰下禮豐曰厚禮殺曰薄內經曰辰戌之紀其穀元黔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蒼丑未之紀其穀黔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已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此又一義

若其凶土墮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

孔注不順政故曰凶

補注土荒而不治則地有是謂凶土民佚而不教則俗偷是謂墮民賤食貴貨謂棄五穀而重珠玉也

山林藪澤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

孔注言政行也

補注工匠大匠也役工役羣工也攻其材如攻金攻木之類商賈趣市以合其用以有易無也

外商資貨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

孔注通其有無使相資也

補注外商資貴而來以價昂也貴物益賤謂市既立平價之官外商又復雲集則貴物無以居奇故益賤資賤物出貴物者謂以本產壅滯之物出賣於外則賤者可轉而貴故得以通其器也

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

孔注言政治和之所致也

補注關夷市平則百貨集財無鬱廢則農末通商不乏資則轉徙便百工不失其時則器用足無愚不教如戚施直鎛簫條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鞮瞲司火皆官司之所材也故能以工受食而無窮乏愚如愚夫愚婦之愚無不教則無棄民矣和德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也

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茇邱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

孔注除藂穢木

補注若有不言乃政其凶謂居眷土者不條陳其土宜之事則終爲凶土矣故從而征之以警其惰陂溝卑溼道路走集藂茇鬱塞邱墳高聳四者俱不宜樹五穀故樹材木以備樵采之用

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葉榮盧文弨曰當作華榮衡案淮南主術訓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藏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語供本此

孔注以此匡之也

補注惠氏禮說謂此卽臣妾聚斂疏材之職衡案大聚所云與周禮不同周禮言聚此言發周禮是任臣妾此是匡窮困益以輔五穀之缺春發枯槁出陳以補不足也隔年存畜之物曰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皆以助民食葉榮嘉菜芹韭之屬實果實蔬園蔬冬發薪烝舉火之物助民爨也烝通蒸薪烝柴也大者曰薪小者曰烝發如發倉廩之發故曰以匡窮困

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師宜資尸叶盧文弨曰惠云揖與輯同

孔注更相爲師匡資火用也

補注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如呂覽所載任地辨土審

時諸篇是也淮南齊俗訓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是爲因其土宜以爲民資也漢書貨殖傳因其土宜各任智力

則生無乏用死無僤尸此謂仁德盬鐵論通有篇生無乏資死無轉尸本此

孔注傳於溝壑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鄧而無轉高誘曰轉讀若傳衡案生無乏用則鰥寡孤獨得以盡年死無僤尸則孝子仁人可以無憾故曰仁德

轉尸猶孟子老羸轉於溝壑也淮南氾論訓注轉讀傳譯之傳

旦閧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長上聲

孔注男耕女桑成此功也

補注此與文傳解山林非時不升斧斤同義春夏二時尤於農桑爲急故設漁樵之禁以成大務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盧文弨曰藝文類聚引此有生作有土無而字財作材二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任衡案正德乃五德之一當以德字終尾藝文類聚作是謂大仁誤

孔注放散供人用也

補注生不失其宜五物均也萬物不失其性四靈馴也人不失其事九職任也天不失其時五紀協也萬財既成即萬寶告成之義放讀上聲謂遵循也正德見書大禹謨

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稠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

下農民歸利呂氏春秋功名篇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深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語意本此

孔注歷言自然之至

王若欲求天下民來當爲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冬日之陽三句見文子精誠篇引老子語羣書治要引六韜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又淮南主術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若之然鄧析子亦云爲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皆本周書

孔注政善德之至也

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

孔注側側喻多長有國也

補注五德教德和德仁德正德歸德也民乃知常有恒產則有恒心也允信也民者天之所生故曰天民詩大雅天生烝民是也側側與惻惻通痌瘝一體也極謂建極余武王自謂知建其極則有以宜民人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孔注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

補注盧文弨曰謝云昆吾乃掌冶世官註云利冶誤衡案昆吾不見周官蓋是時猶用古官號也山海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蓋其地產金故冶人之事即以昆吾氏掌之在周官則謂之職金周禮秋官職金供金版是也國有大訓則書於版重其事也鉼金謂之版或謂周禮所謂冬官昆吾即其一也

逸周書卷九終

逸周書卷十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世俘解第四十 世當作世與糜同糜俘猶囊二十五年傳所謂數俘也說見王氏廣雅疏證

此言伐紂所獲以及寶惡之國所得人數俘者係人之謂商書序遂伐三殷俘厥寶玉故俘亦兼寶在內

漢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又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又引武成篇惟四月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

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衡案小共八顏以此二條爲今文尚書誤

十二字皆見今世俘解然則世俘舊亦有武成之目矣惟今本世俘于辰訛作丙辰癸巳訛作丁巳茲特據以改正則非第與三統合而於書武成時日亦無不水乳矣馮山公解春集答閻百詩疑武成日月書云今觀世俘篇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即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且中間復說尅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耶嗚呼此則古冊紊亂而孔氏校注是書又未嘗細心釐定之過也今斷以庚子乙巳二條移在甲申後則上下文義一貫時日俱不誤非錯簡而何至謂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此則古史體本如是也三代以前俱不紀閏月則此閏二月即蒙前二月數下

故得有五十六日之多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十七字疑是逸周書序脫簡與武王將行大事予商郊武王率六州之兵車武王既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一例故云武王成辟四方若篇中之文不應爲此總目之辭且不應從維四月乙未日起

孔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爲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

補注四月武王即位十三年之四月乙未初七日以下文四月既旁生魄六日庚戌推之庚戌爲四月二十二日則逆數至四月初七日爲乙未也辟君也成

辟四方謂君天下也殷衆也通殷命有國謂大封國
邑遂通道於九夷八蠻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

王紂壬辰舊作丙辰旁死魄舊作旁生魄癸巳舊作丁巳今據漢志改正盧本改丙辰爲丙午丁巳爲丁未以就旁生魄之日非惟無據且與師行三十里三十一日渡孟津不合閻若璩曰以辛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翌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巳乎衡案由一日辛卯數至丁未是爲十七日翌日戊申是爲十八日蓋以就旁生魄之說而不知生魄實死魄之誤也今惟改從漢志則前後日月庶與今武成國語無不脗合

孔注旁廣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渡孟津也

既月大時三字則爲死魄生明時無疑蓋謂月漸大時若木文是生魄月由是漸小當云月小時據此則

孔注此書時是旁死魄

補注案書武成傳云此本說始發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正義曰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是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曰二日近死魄

魄者形也謂月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詹愚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

孔注越於也朔後爲死魄末五字當在前注月大時魄此節是死魄豈有不注生魄而獨注死魄之理也下若云上節正文是生

補注越若語辭來至也言越若至二月也既死魄二月朔也是日爲庚申前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

日庚申爲二月朔月朔則蘇故魄死而明生越五日甲子由庚申辛酉壬戌癸亥至甲子也盧文弨曰惠云接讀爲捷衡案惠讀爲捷說本內則注當解作一月三捷之捷謂克勝也然不如仍讀如本字解作兵刃既接之接接交也接於商者謂接仗於商郊牧野之地卽漢志所云甲子昧爽而合是也

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夫字盧改作矢今從舊作夫夫音扶

孔注劉克也夫惡臣崇侯之黨

補注咸劉滅絕之名夫猶彼也執彼惡臣絕紂黨也

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孔注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

補注方來疑即惡來方是國名案東夷傳有方夷來其名也以其助桀爲虐故又謂之惡來惡來以力事紂是爲紂黨之魁故特命太公禦之丁卯二月八日截耳曰馘

戊辰王遂禦衛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禦字疑衍張惠言日自祀當作祀自

孔注禦衛追祀以尅紂告祖考墳帷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

補注戊辰二月九日也據史記武王載木主而征故帷祭文王告以克紂之事張惠言曰禦祀也下有禽禦之文則禦是車疑此禦是祀主車之名衛追也祀白文王追祀自文王而上也皆於文王主車祀之

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張惠言曰荒新二字疑淡文

孔注呂他將也越戲方紂三邑也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呂他南宮氏也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鼎銘衛案鄀鼎敔識載南宮中鼎有三薛侯功曰右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中其名也南宮爲氏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第二第三鼎曰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虎西方之戲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耳案薛氏所言則南宮中者乃南宮括南宮毛之屬非所謂呂他也而且虎方猶鬼方非所謂越戲方也惠氏不考全文而截取以附合之誤矣或曰此呂他蓋呂伋之誤若南宮氏則當姓尹不當姓呂矣壬申二月十三日

王文方來是紂黨惡之人故曰禦此越戲方與下文靡陳衛皆紂黨惡之國故曰伐國名紀按襄九年戲鄭地

侯來命伐靡集於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孔注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也

補注集於陳駐師於陳也辛巳二月二十五日

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

孔注百弁亦將

補注甲申二月二十五日衛即益封康叔之地以虎賁者衛強於諸邑也

庆了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本下舊衍命字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

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此五十三字與下文百韋至二十六字舊本俱在乙卯翁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下故孔注云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盧文弨曰此復說尅紂所命代故曰不與上文或以庚子爲庚申乙巳爲乙丑非也衛案盧氏未曾看出錯簡故依孔注爲言不知此七十九字當緊接甲申一條在辛亥薦俘殷王鼎之上非惟文氣順下而支干排算毫無疑義

孔注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庚子誾二月十一日禦大臣也張惠言曰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

補注庚子上距甲申十六日而甲申爲前月二十五日則大餘三十日爲乙丑晦大寒中明日庚寅爲閏二月朔順數至庚子爲十一日數至乙巳爲十六日

也其不言閏者古法簡質蓋即蒙上二月而言陳本百韋新荒俱周臣磨宣方蜀霍艾俱紂黨惡之國陳本新荒蜀磨至者陳本尅磨以磨俘至新荒尅蜀以蜀俘至也佚侯淫逸有過失者故併俘之以示警禽禦八百有三兩所獲輜重也國名紀鄒呂春秋揚鄒

霍侯爵武王禽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霍艾侯爵穆卿有艾侯并之廣陽漢之上艾後漢石艾也衛案此所伐蜀國與庸蜀羌髳之蜀有別秦本紀蜚廉死葬於霍太山則霍爲紂黨惡之國可知羅氏又謂佚侯之佚是國名疑誤前編作俘佚小臣

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孔注言南隅之言也

補注漢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

辛亥薦俘殷王鼎盧文弨曰通鑑前編作薦殷俘正殷鼎衛案王說爲正又倒誤也

孔注殷國之鼎

補注殷王鼎殷彝器也如薛氏鍾鼎欵識所載庚鼎

辛鼎癸鼎子鼎乙鼎之類辛亥閏二月二十二日

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

孔注矢陳也稷太牢別於天也盧文弨曰稷太牢不見正文疑有脫下云用牛於天於稷此不應預見案書正義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張惠言曰稷太牢三字是正文衛案此七字當在後文告周廟天稷也下

補注翼敬也珪所執以祀天旅上帝者憲法也大訓之類天宗六宗也六宗屬於天故曰天宗淮南時則訓注凡屬天上之神曰月星辰皆爲天宗上帝昊天上帝也告祭也

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篇人九終

孔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盧文弨曰宋五字誤

補注此格於廟即禮大傳之牧宝盛行館也以其奉行主故亦曰廟秉持也鄭重而出之曰秉語庶國衆國也篇人舞佾也終成也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

罪虞公舊在王季下今改正

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

補注王列祖即禮大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也太伯古公長子次仲雍即虞公次季歷是爲王季伯邑考文王長子武王同母兄案太伯虞公邑考俱當在附祭之列孔謂皆升王於帝誤張惠言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

篇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孔注於篇人進則王進正伯之位也

補注造作也正治也國伯謂九州之牧

王子王服衮衣矢玟格廟篇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孔注正諸侯之位也

補注王子閏二月二十三日衮衣十二章天子服邦君小大庶邦也張惠言曰矢玟圭取其和難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

孔注王士紂之士所囚俘者

補注癸丑閏二月二十四日王士百人皆殷之良故謂之士以別夫惡臣也詩曰殷士膚敏

篇人造王矢玟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

孔注大享獻酌奏庸擊鍾

補注此薦殷士於廟也矢玟秉鉞執戈設儀衛也拜手頭至手大祝九擘所謂空首是也稽首頭至地亦見周禮大祝注定安也張惠言曰庸功也錄功以告也大享一終用大享之樂也

甲寅誓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旗篇人奏武句鐘本以武王入爲句誤

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孔注誓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爲萬舞也

補注甲寅閏二月二十五日誓戎殷於牧野誓設奠

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王佩赤白旄以麾令也

武王武樂此時所奏祇大武一成之歌明明虛文弨曰惠云即大明衡案大明作於成王時故末章有涼彼武王語惠說不足據

乙卯篇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

補注乙卯閏二月二十六日崇禹崇羽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舉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章注

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爲羽羽翼其衆也案禹雨羽古通用崇長也長謂先用之也生開疑即厥初生民之詩或曰明明崇禹生開即伶州鳩所謂羽爲宣贏亂也蓋有二名如繁遏渠之類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猶二麋五千二百二十五犀十有二虛文弨曰容齋隨筆猶作獌麋作麛案下文別有麋必有一誤犀十有二作犀十有三案處素云麋必有一字作麛者古麛麋多通用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虛文弨曰盧容齋作虎

麅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有俱去聲下同

孔注武王克紂遂總其圖所獲禽獸

補注此俱三月事也孟子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武王蓋因其有而狩之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

孔注憝惡也

戡黎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虛文弨曰黎舊作麻戡億下不當更十萬十字非衍即誤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

孔注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戡億也俘戡之多此大言之也

補注戡黎當作戡庶戡庶殷衆也俘人謂在官者案上文七言告以戡俘此特稽其總數蓋合殷商七十萬衆如林之旅又加以九十九國逆命之邦故俘戡之多至如此也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三

孔注此屬紂也□□

補注總計周家臣屬之數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六百五十二國蓋三分有二之外未被文王之化者故

武王征而服之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維子沖子綏文末六字又見後此處宜衍

孔注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盧文弨曰注十六日訛當作四月二十二日衛案此十六日是注時四月既旁生魄之文

補注前乙卯奏崇禹生開爲閏二月二十六日順數至己未爲三月朔又順數至乙丑爲四月朔又順數至甲辰爲十六日望乙巳旁之又從乙巳順數至六日爲庚戌是爲四月二十二日案書武成言丁未祀

於周廟此但云燎於周即柴望也孔晁注先廟後天本武成傳然燎於周廟在後以世俘本文證之蓋先郊後廟沖子武王自謂謝墉曰凡沖子似皆有錯簡

書中惟成王有沖子之稱衛案沖子猶言沖人字通作忡憂也書盤庚肆予沖人蓋憂當時水患與武王憂紂之亂同故云自謂沖人一自謂沖子也武王伐紂恒稱太子發志不忍忘先君也此稱沖子亦此意

綏安也文文考也

武王降自軍乃俾史佚辭書於天號

孔注使史佚用書重薦俘於天也

補注史佚尹佚也繇致也尚書帝命驗天有五號又曰帝者天號也周禮大祝六號一曰神號即天號鄭注神號若云皇天上帝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臣下舊衍人字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

孔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

補注乃廢於紂謂以紂不可君天下之義告於天猶後世廢昌邑王之廢此六字自爲一事矢惡臣百人

又一事孔注廢其惡人誤惡臣百人即咸劉商王紂時所執也伐發也甲兵革之類鼎則所俘殷王鼎也小子小臣也虎賁之類太師太公望也言此發於右者甲則小臣掌之鼎則太公陳之貴鼎而賤甲也

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

孔注言初克紂於商郊號令所伐也

補注此薦殷巨室之彝器也如鍾鼎款識所載畢父鼎乙毛鼎乘仲鼎伯申鼎召夫鼎以及甚父尊單父彝冀父卣欽姬壺言父尊之類不言諸器者統於鼎

也夫家大家也司徒司馬三卿也不言司空者司空無事故不與也初厥於郊號郊南郊也祭天於南郊答陽也蓋初以天子禮祭天於南郊故曰初號即天號以其行於郊故亦謂之郊號孔注謂初克紂於商郊誤

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上衣字去聲

孔注言陳列俘馘於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取乃衣之施之以恥也

補注夾兩行排列也南門國南門也蓋由南郊禮畢

令軍士俱排列獻俘而入施佩衣衣指周軍士脫劍故施佩佩帶也衣衣去甲也先馘紂都之馘入入南門也

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駢埴曰白旗赤旗與前大白小白亦辭異而意同負紂縣首太師爲之不類且從上文讀下則亦當在甲子下衡案駢意亦從孔注解太師爲樂師故云不類至云此餘當在甲子下則更不然案甲子克紂在殷郊牧野之地其地止有行館焉得有周廟衡斷以爲當在此且與上朝至燎於周下馘於國周廟等文聯接一氣

孔注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

補注武王在祀踐祀位也太師太公也克殷一役師尚父居首故特令以先馘入燎於廟也孔以太師爲樂師誤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即此

若翌日辛亥祀於位用簫於天位

孔注此詳說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簫衣事也衣字誤當作人

補注辛亥四月二十三日孔注詳說庚戌明日郊天

誤按郊天在前上文燎於周繇書於天號初厥於郊號即大告武成郊天之事此祀於位用簫於天位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曰天位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於國周廟翌子沖子斷牛六斷羊二漢志引武成作庶國祀馘於周廟

孔注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然者

補注乙卯四月二十七日乃以庶祀馘於國周廟謂以越戲方等諸國馘俘薦之周廟也

庶國乃竟告於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盧文弨曰疑當作告

孔注言諸侯竟殺牲告周廟天稷也

補注庶國乃竟告於周廟者謂以歲俘次第告畢也

古昔也言昔朕聞文考之訓故脩商家伐夏救民之典以斬紂身而上告於天於稷也

用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於誓社

孔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

補注用小牲降於天稷也百神水土指所過名山大川張惠言曰社所以誓衆故曰誓社

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於沖子用牛於天於稷五百有四

孔注及宗廟山川也

補注言予之脩典告天凡以安文考之心也用牛特牲也

用小牲羊豕於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孔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

補注用小牲少牢也上言五百有四此言二千七百有一乃總計一月壬辰至四月乙卯所用之牲中有閏月凡五閏月益禴祀之餘兼以犒師也

商王紂於商郊謝墉曰自商王紂於商郊始其文皆當在前甲子朝至接於商下句則成劉商王紂於商郊此處商王紂三字衍文也俘商玉億有百萬下乃接武王在祓至燎於周廟而止則時日亦符而文義無舛矣衛案商王紂於商郊六字定有脫文益以上言俘人日此以下則另紀俘玉也當分別看謝說似未明晰

孔注更說始伐紂時

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盧文弨曰五環二字舊本作璲今依張守節正義改惠氏云御覽引此日紂取天智玉琰五班環身以自焚注曰天智玉之上美者班環身以自厚也又御覽七百十八引此云取天知玉琱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玉琱在火中不銷衛案御覽前一條班疑璲字之誤後一條庶玉衣身則抄變其詞而非原文也

孔注天智玉之上美者也璲環其身以自厚也

補注殷本紀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本紀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公兩紀俱本此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孔注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五曰武王乃俾于盧文弨曰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于字疑衍周本紀正義引周書凡焚四千玉也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此益合正文與孔注言之

孔注紂身不盡玉亦不銷

補注五日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也是爲二月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王在火中不銷蓋寶玉也高誘曰民重亡篇注崙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卽此類

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

孔注言王者所寶不銷也

補注則寶與同者言同於庶玉不爲珍奇也

凡武王俘商旧玉億有百萬

補注億有百萬所以著紂淫侈之罪也

箕子解第四十一 七

盧文弨曰惠云廣韻引書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別無所見當在此篇衡案箕子亦紂諸父告箕子卽所以告殷宗也下篇耆德解告殷舊臣並世家大族商誓解告商史氏及百官里居獻民今惟商誓存而箕子耆德俱亡或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於朝鮮而不臣此其封之之文也

耆德解第四十二 十

商祚六百祀求賢之典最著故君奭篇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然則孟子所謂故家卽此解所謂耆德也受乃播棄黎老而大命卒以傾焉故武王繼箕子告之非惟引年尚德抑亦見殷之所以亡也

逸周書卷十一

商誓度邑武敬武權
孔氏無注成開有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商誓解第四十三

此滅殷後告商史氏及百官里居獻民也題曰商誓蓋以著紂之惡並以見我周世有令德實商先誓王用顯西土則我今日之告亦脩商典反商政耳爾諸臣百姓其安受之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句小史昔句及百官里居獻民□□□來尹師之戒戒字舊訛在敬諸下敬諸疾聽朕言用胥生蠲尹

補注伊姓舊謂殷室之舊何父殷遺老疑是伊尹之後故曰伊舊何父其號也官人序文如周禮序官之目比太史名昔小史名百官居里即百姓里居見酒誥孔傳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獻民賢民也尹師如立政所謂尹伯謂有司之長胥生胥匡以生也蠲除也革去故也尹正也師從新也

王曰嗟爾衆予言若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

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於十話言其惟明命爾

補注若敢謙言之義顧視也天命殛商故予來致上帝之威罰今惟新誥命爾以革其舊染之俗誥命曉喻也其惟明命爾故盡言以相告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

補注此述祖德以諭之也上帝之言猶云帝命率育也克播百穀謂稷爲堯農師登禹之績登升也言禹得后稷教稼而始告成功元穀善穀也用蒸享者民乃得以粒食養其親祭其先也誓王盧文弨曰惠云誓讀曰哲下並同衡案惠讀曰哲者以康誥有往敷求于殷先哲王酒誥有在昔殷先哲王召誥有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之語也或曰誓通作逝先誓猶上賓登遐云爾用告和四時調也用胥飲食萬民養也故商先誓王以我后稷厥功甚大是以屢有錫命之典

而我西土因以光顯焉案竹書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文丁十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此俱商先王益封周室而西土日益光顯之證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句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尅致

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紂之口方圍疑是政字予亦無敢違天命敬諸

補注此節序伐紂之由昏亂也憂病也昏虐則又甚矣弗顯上帝受自絕于天也上帝弗顯天不佑于紂也殪殺也朕考文考胥相也翕合也稷后稷也言我文考之德政上符后稷故天佑之而命以伐紂之事

甲子尅紂之日

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盧文弨曰趙疑百字下當有姓字其惟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

君子其周即命□□□□□□□□□□□□□□□□□□□□□□□□□爾家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家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今予維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遂遂集之于上帝盧文弨曰遂本或作遂遂與遂同

補注其周即命以上統論之詞爾家邦君則告殷舊國也言爾百姓無罪罪惟獨夫我昔於西土未與師之日已有明言矣今予既誅紂而來致休美則爾百姓里居君子當即命於周爾家邦君無敢其有不告

見于我周言與周一心相告語也若其比黨於紂則我無所愛亦上帝所不佑明告猶明命也趙曦明曰上帝曰必伐之已見上文此處語勢似不當有疑衍衡案前云上帝曰必伐之者伐紂也此言上帝曰必伐之者伐紂之黨也蓋指方來越戲方等諸國故曰往追遂遂集之於上帝者言大勳已集俱得以馘俘入告也

天王其有命句王字衍盧本連爾字斷句誤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夫自敬其有斯天命句鍾本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句誤不令爾百姓無告西

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句鐘本爾多子其自敬助天句鐘本助人自敬助句誤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口及惻興亂空方疑是若字及惻疑反側之誤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句在我

補注盧文弨曰綴芻謂若絲之絕而更續草之刈而更生也衡案芻當作莠言爾百姓獻民中或有不軌之徒若嘉禾之旁有綴莠則必爲所煽惑爾當自有以警察之夫自敬其有斯天命則爲周友民我定有以安輯之不令爾百姓毒痡無告也西土至我無二十一字有脫誤克乃一心謂周臣多子卽多士謂之子者男子之美稱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正義曰大夫稱子多子衆大夫也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言爾多子能助宅天命則紹我見休爾百姓其亦有安處矣在彼宜在天命彼謂百姓言當察天命不可違也若反側興亂是謂迷民則我有亂臣保奭其人

者其以斯勿用天命之罪爲最大而治之保奭二字見君奭奭召公名保官名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卽前云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也西土卽周故又曰朕命在周於此而乃有不用我命則是先作我肆罪疾者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矣御統御也復如復逆之復正治也越則非朕予均敢有越厥志也負亂惟爾則在所必誅在我則刑茲無赦

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此句無誓字克辟上帝保生商民王融曲水詩序注民作人避唐諱克用三德德下舊衍疑字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咸劉滅之咸字舊作空圍

補注克辟卽克配保生商民謂伐夏救民也克用三德言湯能用賢三德猶三事謂卿大夫商民弗懷故云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用辟厥辟致天之罰辟以止辟也今紂棄成湯之典則紂一桀矣小國謙辭猶云小邦周也革商國除紂惡也肆予明

命則汝百姓當受命於周矣其斯弗用朕命是負亂
也則爾家邦君與爾百姓自取滅亡矣
王曰雚予天命 句鐘本雚予句誤 維既咸汝 句鐘本天命維既句誤 克成天
休于我有周 句鐘本咸汝克 句誤 斯小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
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口
口美室方疑是之休二字 左右予小子肆劉殷之命今予惟篤祐爾
予史太史逢 盧文弨曰予史本或作予吏今從元本 帝休然予字亦似訛衡案于史史字誤 我寔
視爾靖疑胥敬諸 諸舊訛請其斯一話敢遝僭予則上帝之明
命予爾拜 句拜口百姓 室方疑是乃字 越爾庶義庶刑予維改西

土我乃其來即刑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
補注盧文弨曰說文雚飛聲也兩而雙飛者其聲雚
然徐呼郭切徐鍇曰其聲雚忽疾也然則此亦當爲
命不于常之意衡案雚子天命當是一旦奄有天下
之義所謂其興也勃焉是也維既咸汝咸滅也汝指
商紂小國自謂不易謂不改易也昔我盟津指誓師
之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言上天特降休命以判別
商家從善之國其有何國實式賴之而命我小子以
殷戎之事也故予承帝命亦惟判別爾百度之休美

用能左右予小子肆劉殷之命今予惟篤祐爾則所
以福汝者自有道矣篤厚也祐福也爾謂順命於周
者我寔視爾靖疑言爾殷室舊國咸能安定厥志則
我疑爾商臣之心亦靖胥敬諸戒之之詞其斯二語
敢遝僭猶所謂涕不食言也予則上帝之明命則法
也予爾拜禮及爾諸臣拜乃百姓禮及爾萬民爾臣
民其共慄之庶義庶刑自有我西土成法在我乃其
來即刑則汝負亂之衆其聽朕言無謂我不相告也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此牧野既事之後武王相視商邑慮四方未定欲效
殷人傳及之法叔旦涕泣弗敢受武王於是圖度有
夏之居爲營洛邑而去
維王廼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於殷
郊
補注獻民賢民也主即周禮所謂主以利得民者主
謂大夫盞爾時徵聘殷士之在位者故曰徵主猶後
文言厥徵天民也九牧之師周本紀作九牧之君盧
文弨曰鄭康成注尚書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

佐牧張惠言曰徵進也大夫曰主徵主采地之君師長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

補注升汾之阜周本紀作登豳之阜史詮曰度邑篇作汾蓋因汾與邠相近遂誤爲豳耳梁曜北曰史詮從周書作汾是也汾近朝歌即郡國志潁川襄城縣之汾邱若在栒邑之豳何從登其阜以望商邑乎盧文弨曰左氏襄十八年傳楚子庚治兵於汾即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本有作豳字者誤施彥士曰襄城之汾在朝歌西南五百里安得爲近且武王來自朝歌而反渡河而南從五百里外望朝歌何哉汾阜當在今山西蒲州府東北百二十里榮河縣商祖乙所都之耿在今絳州西百里河津縣僅隔一水故升阜以望之衡案元鳥之詩曰殷土芒芒又曰邦畿千里則此商邑不必定指朝歌其曰汾之阜者乃汾水上之阜如汾陰脽之類耳水經汾水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於河注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

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邱類也

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對充舊作兌今據王融曲水詩序注改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於周自鹿至於邱中曲水詩序度邑篇鹿邱之僕注引周書自鹿至于邱中又云周書邱或作苑具明不寐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盧文弨曰害與曷同曰安子告汝

補注充當也遂命一日猶云一息尚存也遂盡也維顯畏弗忘顯明也畏威也言上帝既付子有家我惟此明威之命弗敢忘耳施彥士曰對即作邦作對之對武王升汾阜以望商耿知不可以作邑故永歎曰

不淑充天對言此地不善不可以立郊廟配上帝也於是從茅津濟河自宜陽鹿蹄山至檜之邱中以度東周形勢鹿蹄山在今河南府西南七十里宜陽縣東南五十里有甘鹿地昭公十七年傳陸渾衆奔甘鹿邱中在今開封府西二百里新鄭縣成周之東界也衡案晉書陸機傳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考晉朝歌爲汲郡即今河南衛輝府之淇縣文選引周書邱中或作苑中疑即所謂鹿苑也是時殷紂好女好鹿故

養鹿之所俱得以鹿名則其地自當在朝歌左右俟考

淩曙曰王小子卽成王

王曰嗚呼旦維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案金樓子談以末二語爲夏后既衰之引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御覽九百二引同俱誤

補注史記正義謂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此蓋從周本紀推算據紀年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周師伐殷則六十年當自帝乙初年起算其所謂天不享於殷者蓋謂武乙無道畋于河渭大雷震死文

丁之世戎患不絕也夷羊怪物商羊類羊之類周語注謂是神獸淮南本經訓注謂是土神俱誤博物志隨巢子俱作夷羊與周書同史記周本紀作麋鹿不知何據飛鴻蜩螗也淮南作飛蛩注蝗也隨巢子作飛拾博物志作飛蝗

天不享于殷自幽自幽舊作自幽盧本從史記刪二字乃今有成

補注史記索隱曰言上天不欲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今乃有成王業者也張惠言曰自幽從微至著也

衡案自幽當作自幽形近而誤言我周自公劉遷幽之日天已眷顧故今乃克用有成也

維天建殷厥徵天民民下舊衍名字三百六十句天弗顧亦不賓成天舊作夫據史記索隱引隨巢子天鬼不顧亦不賓則夫當作天成舊作成史記作滅盧依惠定作成成滅同聲去用戾於今

補注天民周本紀作名民弗顧作不顯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無字疑衍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損滅以至於今也衡案周家王業自遷豳以來寖昌寖大其所以遲至於今者則維天建殷之初人材間出

如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俱以名世大賢保乂有殷遂得循建官之制厥徵天民有三百六十之多以爲殷家庶官之常法降及於紂君雖不德猶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故自武乙而後天雖不眷顧有殷然亦不驟加損滅故得延至於今也

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邮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瘥能欲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盧文弨曰惠云俾當作卑古貶字

補注子憂茲難天難諶也近飽千鄙鄙亦憂也憂與於中故曰飽辰是不室指商紂辰時也言商家已不能保有其室故我所以來爲定天保故耳天保卽大雅天保定爾之義天室王者建都之地謂殷邦也依倚也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周本紀作悉求夫惡貶從商王受索隱曰言今悉求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商王受衡案此承上文說下言我克致天之明命旣伐商大定得依天室矣凡志我之志而共惡殷亂者罔不從滅商

紂故曰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

四方亦肯來定我於西土盧本從史記改作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亦肯來舊訛赤宜未李兆洛曰史記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此赤宜未當是亦肯來之訛今依改

補注言天下悉肯從周也

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口口傳于後空方當是其敬二字蓋卽周公答語

補注上言紂室不保我因來致天命而四方亦罔不從周若此此而定天保依天室亟亟矣我乃不豫有加則是無德堪此也惟有讓位有德以定此居耳顯明也服章服及謂傳及德之方明卽暗指周公蓋謂顯明此章服以及公故叔旦悲不能對而謂王其敬傳於後言傳及不可當以與子常與裳通泣涕於常猶所謂泣下沾衣裳也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句舊本下子字多作子鐘本汝維朕達弟子句誤子有使汝句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子未致于休下于字舊作子誤子近懷于朕室于舊作子誤汝維幼子未有知

補注武王將欲傳及於公故呼達弟而告之言子有使汝則汝固嘗播食不遑暇食矣其公而忘私雖勞瘁不辭矧其有乃室而肯效殷家傳及之法耶此三句代表公之心迹言非汝有此任受之意也今惟天使子則子無可辭二神王季文王也二后在天之靈故曰神授朕靈期謂告以畢數之期言朕身不豫不能久於在位也靈期亡日也予未致于休者致在也言天下尚未致太平故近懷于朕室室謂天室幼子指叔旦大有知言多材多藝也薛傳均曰據徐鼎臣云禮記夢帝與我九齡通作靈是靈卽齡也文王曰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預告以靈之期限即授朕
靈期之證二神蓋指帝與文王
昔皇祖厎于今勛厥遺得句鍾本勛厥遺句誤顯義告期付于朕身
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予有不顯句朕卑皇祖不得高位
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句汝幼子句庚厥心句鍾本汝幼子庚句誤庶乃來句班
朕大瑗茲于有虞意鍾本茲于有虞句誤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於
上句民亦不可答于朕下句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
來省汝共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龜筮其何所即
今用建庶建盧文弨曰庶叔旦恐泣涕共手共音拱

補注皇祖后稷也勛與冒通懋也得與德通勛厥遺
得言自后稷以至文王皆由懋勉以遺厥德顯明也
義謂弔伐之義告期即所謂授朕靈期也付于朕身
則任大責重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盧文弨曰惠云
飢與幾同幾讀曰冀衡案當如飢僅之飢予有不顯
言我或有爽德不能繼前人之緒以光顯之則必不
能追崇先祖矣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於上帝言不
能尊祖以配天也庚更也庚厥心謂不必泥傳世之
常庶乃來庶謂庶民來從也班布也位也瑗宮衛之
官左傳有瑗列之尹周禮夏官有瑗人此大瑗猶書
所謂大楚蓋龍異之名隱以攝政托公矣虞憂也乃
懷厥妻子設言之辭言我所憂甚大設乃懷厥妻子
不為宗祉大計則德不可追於上民亦不可答於朕
下矣朕下謂自朕以下言上無以對先祖下無以答
羣臣百姓也如是則豈惟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將
不賓在高祖矣高祖太王以上也古謂前王大行為
上賓於天言在帝左右也不賓則弗克追配矣惟天
不嘉于降來省省通作眚言天不予佑而降茲災眚

故不豫汝其可瘳於茲汝謂周公言當此昊天不弔
之際惟望付托於汝則災眚庶可抽去耳乃今我兄
弟相後則武王本意實欲傳及於公矣我龜筮其何
所即即就也言朕志已定無庸就問於龜筮庶建當
作庶達達即所謂達弟也今用建庶達者言傳位不
必泥於嫡長當選支子之達者而建之案叔旦亦同
母弟而云庶達者言我既不能久於位而誦又幼沖
則當求支子入承大統以繼前業荀子儒效篇曰
以枝代主而非越楊倞注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

曰枝主成王也此庶達謂周公之明證也張惠言曰庚通也庶庶幾班分也班朕猶助朕環衛也茲茲民虞樂也言攸通達其心庶幾助我大衛茲民使有樂生之意能安其妻子也朕下二字當倒朕字屬下句言不可以追於上不可以咨於下我則不能貪享高祖惟天降省亦且不嘉惟汝其可救此

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惟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相去聲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

于河宛盧本據史記改作我北望過于有嶽鄧顧瞻過于河宛又云案史集解徐廣曰武王問太公曰我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語亦相似衛案漢地理志贊引作周書度邑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茲度邑其下茲下舊衍曰字今刪

補注圖謀也夷平也依倚也憲命天所出也求茲無遠茲謂天室天有求繹帝度其心也相助也洛伊二水名水北曰汭延及也水北又曰陽故曰居陽蓋謂其地居洛水伊水之北也無固謂不險要史記作居易無固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衛案史本是易字易即陽後人訛爲易也夏大也有夏之居即有那其居之義左傳昭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入周請有事於洛與三塗杜預注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案三塗山在今河南府嵩縣西南或以大行轅轅崤黽當之非也有嶽史記作嶽鄧索隱曰嶽蓋河北太行山案嶽即太岳在今山西霍州東南丕大也瞻視也河大河宛在今衛輝府溶縣西水經注宛水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西魏書地形志朝歌有宛城寰宇記在衛縣北四十里言我既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此居陽無固實洪洪乎有夏之

居也我其瞻眺於河宛伊洛之間以建王國此我之丕願也爾其無遠天室於茲度邑以慰我願可耳蓋俱以後事屬公之語

武徵解第四十五

此武王詔周公立小子誦之文蓋托公以後事也文不止此疑有缺落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賓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口周未知所周不知商口無也朕不敢望敬

守勿失以詔寘小子寘盧本作宥下注云俗本作寘今從元本章本又作賓字衡案仍當作寘字爲是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

補注此因周公涕泣辭相後之言故命立小子誦也王告夢夢不祥也丙辰日也案紀年武王十七年命王世子于東宮即此事據徐圃臣天元厤理攷古法武王十二祀辛卯巳月甲午朔若以時憲法用紀年積年推之巳月癸巳朔丙辰爲二十四日十七祀巳月朔爲甲子無丙辰丙辰係辰月二十二日月日必有誤金枝郊寶開和俱周家典冊金枝譜牒也枝宗

枝以其書於金版故謂之金枝郊寶郊祀上帝之書盖紀太微五帝感生帝之類以其爲子孫世守之重器故謂之郊寶開和見大開解出者取諸太史而設之也細書者敬錄之辭誦成王名生於帝辛四十七年至武王十七年成王年十二以周公不肯傳及故有東宮之命紀年書其事武儆則其命立之文也屬者以天位付屬之文則命立之文如後世大行傳位詔書是也寶典書名見第二十九及者並此書亦陳也嗚呼敬之哉以下皆武王托公之辭汝勤之至末中有脫文難解大約言商周之勢尚未可知盖已意及武庚之叛而並陰識所監之非人矣按監殷三叔俱武王同母弟故不忍明言其曰周未知所周又曰不知商其意念盖已深矣朕不敢望言殷遺之靖與亂而復治皆非我所敢必特以其事難顯言故不竟其辭也敬守勿失諄勉之辭以詔寘小子詔即命立之詔寘置也置與示通詩曰示我周行示猶置也末句武王嘆美周公之辭

五權解第四十六

此篇實周公官禮所本後半反言以足其義三機轉軸在心退藏於密非可以外洩也故專以五權名篇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

補注不豫不安也武王知疾不起而以輔孤托公故召而勗之降命降大命先後小子扶掖其身也勤在維政之失書所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詩所謂袞職

有闕仲山甫補之也蓋命公以師保之任三機用以防亂五權用以經國克能也中卽下文維中是以之中苗通作貓克中無貓言無毫釐之不當也

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士無遠齊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

補注機謂事之形於未然者前大匡解王在管管叔曰作殷之監則監殷非出武王本意蓋管叔恃親而請也武已預料有後日之變則於疾大漸時不得不爲公告之疑家卽指管叔無授衆謂不可予以大權

疑德指殷遺無舉士士與事通謂當相時而動也周公兩三年坐鎮其地而後次第剪除實師其意質士無遠齊質謂斷質無遠齊言當求之近也武蓋逆知流言必出於管叔故教公預防之吁敬之哉嘆而復儆之也天命無常則爲殷爲周未可知也可不敬哉

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權管下舊有不遵承括食不宜不宜授臣十一字今刪）

補注地以權民度地居民也物事物也物以權官量能授職也鄙野也庶農也鄙以權庶計口授田也刑者五常之鞭策刑以權常防紀陳綱也食采地也食以權爵班祿定制也

極賞則漏漏得不食

補注極賞則漏猶史記解所謂屈而無以賞也盧文弨曰漏與屈同荀子宥坐篇言水洸洸乎不漏盡似道楊倞云漏讀爲屈竭也家語三恕篇正作屈盡衡紫極賞則物產必盡是猶掘地而取故生之者少而

民不得食此食不權爵之過也

極刑則仇仇至乃別

補注極刑則仇虐民則民讎也別者別有所屬謂心向外不親附此刑不權常之過也

鄙庶則奴奴乃不滅

補注鄙庶則奴庶侈也治野無法則民習於侈而陷於罪故奴滅絕也奴乃不滅犯法者衆也犯法者衆則耕者無人此鄙不權庶之過也

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庶則荷荷至乃幸（謝墉曰荷與苛同見漢書鄒食

其傳盧文弨曰案辛疑羊字之訛說文叢生草也讀若泥于詩細碎之意爲近且業字从羊則辭當亦相近與上所用韻亦協衡案荀當讀如何物庶則蘇蘇乃不和盧文弨曰天之麗之何辛乃辟字之誤惠於乃字旁校云宋作擇梁處素六擇疑蘇字之訛說文引尚書應草繁蘇是也無字當重文衡案梁說是今从之盧又云和字亦必訛衡案仰字當作秩

補注國大則主驕主驕則使令常若不給而官庶官庶則苟龍者多而陷於刑辟者必衆物庶則政事麗維而官階無序此物不權官之過也

地庶則荒荒則寡人庶則匱匱則匿

補注盧文弨曰寡當如爾雅守宮槐謂寡宵炕之寡

合也脈其滿眚閉塞而不能疏通是之謂寡衡案地庶則荒所謂土多人少非其土也人庶則匿所謂人多土少非其人也寡當作憮謂地荒不治則寇盜生故居者多恐懼而心動匱竭也民貧則竭勢必遠徙樂土有似逃逋故曰匿此地不權民之過也

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去聲五權句維中是以句鍾本汝愼和稱句五權維中句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句俱讀以長小子于位寔維永寧長上聲

補注謂而能一日和輕重不失曰稱維中是以以用也以長小子於位長猶保也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成王也開即取大開告用之義篇中言父顯父正父機父猶夔殷人官號其作於元年無疑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盧文弨曰案篇中云今商孽競時逋播則在未東征之先舊作九年非也今从趙改衡案周書序是元年趙改未此

孔注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也

補注大開有闢門明目達聰之義告用則嘉謨嘉猷無不采納矣

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予何循

何慎于其敬天命無易天不庾舊本何循下重何循二字係衍文今刪

孔注言商餘孑子祿父競求是逋播逃越之人以自輔當敬天命備不度者也

補注將勉以文考之緒言故先以商孽儆之天難忱斯不易惟于當預爲綢繆牖戶之計

在告文考躬脩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祗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

孔注祗敬協和

補注此教以儀式刑文王之典也敬人畏天是文考

一生心學立忠則不欺協義則用和

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當明所望（當字舊脫據孔注補）

孔注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右輔左弼也當明謂五示示於明也（五示上疑脫當以二字）

補注盧文弨曰惠云九列即九星衡案三極已見前小開武解小開武言九星此謂日月所行之九道故曰九列別時陰陽謂寒暑也五行謂土在中央木在東金在西火在南水在北故曰別處人有四佐謂四枝佐官維明官五官耳目口鼻心也

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衆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

孔注主明則民安之安宅則妻子寧利用則產業衆

補注明位則貴有尊卑而上下辨明惠則君有賜予而恩誼通明主則序有統屬而分次定安宅則國有定居而家室宜利用則民有恒業而生養遂

庶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衆衆和乃同

孔注言五示之義同謂和同也

補注施彥士曰此承上五示而歷言其效也產足不窮利用之效家懷思終安宅之效主為之宗明主之效德以撫衆明惠之效衆和乃同明位之效

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致死二士守其城溝三障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

孔注任人盡其材則死力效致（當作效力致死）大有沙炭可以政適人也（政盧木改作攻又云適人即敵人也）

補注政盡人材材盡致死則用命者衆守在人也士兵卒也守其城毋子壍守其溝毋子塡守在國也障

水壅水也寇至則決以灌之守在邊也沙炭疑即塗炭政征也行政四方救民塗炭守在四鄰也

六則一和衆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

孔注鬱謂穀帛滯積者也怒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以尅紂也

補注六則俱指民說和衆則上下通發鬱則民氣暢明怨則民不相讎轉怒則國無大獄疑謂不安君疑則刑臣疑則亂民疑則散懼則務有以安之因欲從民好也

九功一貪好在笱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貿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敎九任
謀生詐好去聲樂音洛舊本任謀生詐下有和集集以禁
寇有離莫送通具十二字盧文弨曰此十二字疑
晚卜本誤剛之非也衡案此十二字上下絕無
連屬亦全無文義卜本剛去未爲無見今從之
孔注在笱謂貪幣於笱無節限也盡哀謂送終逾制
也無別亂同也任謀謂權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
補注盧文弨曰案古功攻同此九功當爲九攻孔注
似曲衡案盧說是貪好在笱吝而不予也淫巧破制
作聰明以亂舊章也好危破事行險以徼幸也任利

敗功貪而憤事也神巫動衆不務民義而近鬼也盡
哀民貿厚葬破產也荒樂無別謂相習於奢則上下
亡等也無制破敎國無法度則民不從也任謀生詐
不以忠信而以虛罔也
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
爲則則信民寧盧文弨曰顯父二句又見本典解惠半農
不合前和寧解亦有德降爲則語蓋法制皆
本於德法制信於民民是以寧惠所改非也
孔注言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
補注盧文弨曰言父顯父如書酒誥之稱圻父農父

宏父也父者尊之之辭此言父蓋宗伯之屬顯父司
徒之官衡案上文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則五官皆殷
制也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
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又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
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此五典蓋卽典司六典
典司五衆之謂言父指太宰是爲天官六太之一案
虞廷龍爲納言說命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猶之
北斗在天爲喉舌之司也故太宰爲言父鎛鼎欽諴
商器類載有言父癸彝言父爵典祭則贊玉几玉爵

之謂昭明也若順也言祭神則神享治民則民應也
顯父見詩大雅韓奕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周之公
卿也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父衡案
此卽曲禮五官所謂司徒也酒誥謂之農父以其掌
邦教故又謂之顯父登德典賢也德降爲則五教敷
也則信民寧百姓安也
三正父登遹遹愼于武設備無盈
孔注使正舉事遹於前無自滿
補注盧文弨曰正父司馬之官衡案正父見洛誥正

義正父謂武王蔡氏曰猶稱先正吳英經句說以正父爲冢宰俱誤案洛誥之正父當與此解正父同即曲禮五官所謂司寇也據嘗麥解有大正正刑書之命則正父斷爲司寇無疑其曰正父登過者蓋欲使民無訟必先使民無過也過愼於武謂用刑之愼亦如用兵皆民命所關設備謂布憲令於邦國以警之無盈者惡不可長也蔡氏書傳以先正訓正父吳英引昔吾有先正閎之余又得數證一說命昔先正保衡先正謂伊尹一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謂君牙祖父一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先正謂唐叔

四機父登失修□□官空方疑是厥庶二字官無不敬五□□□□制衰節用政治民懷盧文弨曰所闕一父當司空之職

孔注使刺譏之士舉政之失共官當云舉其官之失政官無不敬矣懷猶歸之也

補注盧文弨曰機父師氏保氏之職衡案機父即酒誥之圻父圻與畿通亦即小雅之祈父祈通作圻左傳叔孫穆叔賦圻父圻即畿周禮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故司馬亦謂之圻父此機父蓋即曲禮五官之司馬也酒誥圻父薄違違邪也薄違與左傳桓二年塞違同此云登失亦此義也周禮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故官無不敬制衰節用二句蓋司空之職則所闕一父誠如盧說

五典有常政乃重開闕下當有之字二字盧云衍衡案盧說是今刪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

孔注重開言無爽也

補注官修厥職則政無壅匿故曰重開內則順意誠正之功外則順敬修齊之事

王拜曰允哉維子開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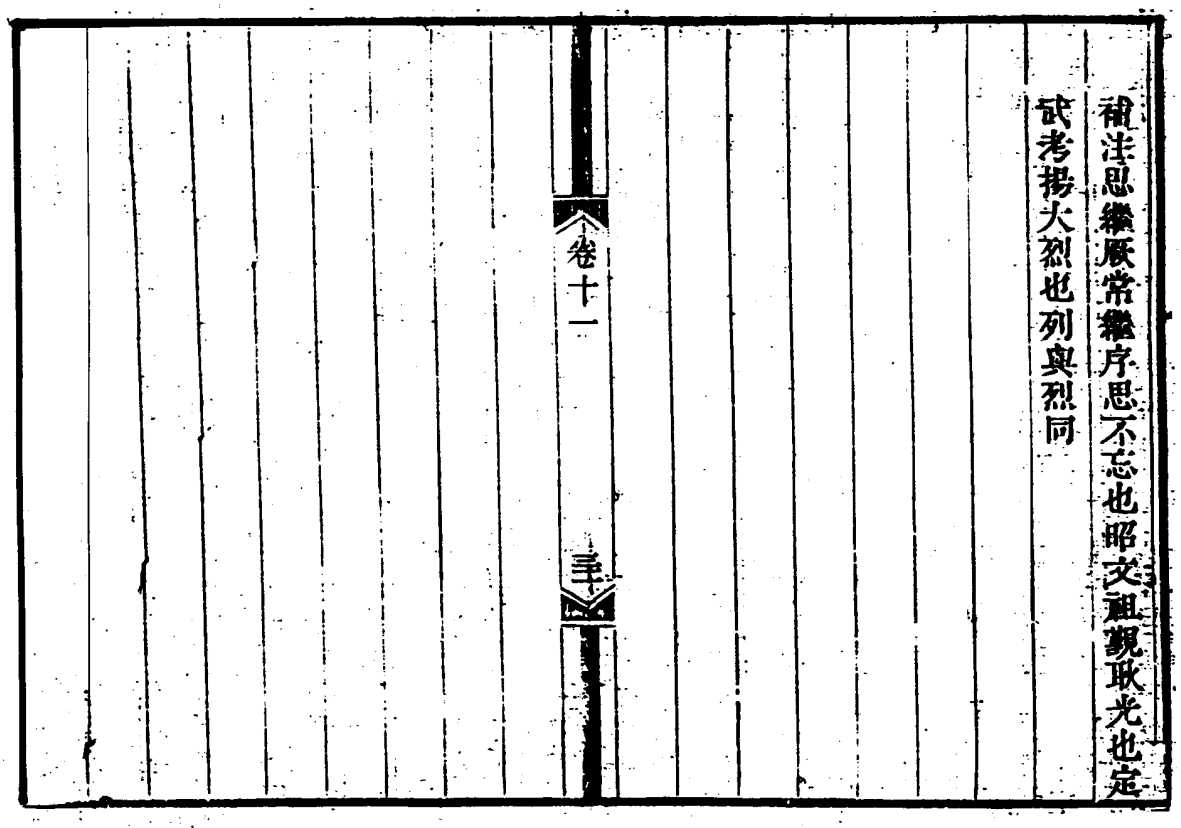
格無曰鄉音向

孔注格至

補注何鄉非懷言於文考敬人畏天之事無一不永念也懷人惟思人即指言父顯父正父機父思如恭默思道之思思若不及則左右無納誨之人矣故禍至無日

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嗚呼予夙夜不寧

孔注式用皇大


祖注思繼厥常繼序思不忘也昭文祖覩耿光也定
武考揚大烈也列與烈同
卷十一
三十

逸周書卷十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此敘武庚作亂本末及營洛邑之事篇中建管叔于東俾中旄父宇于東等語可以證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而非東都也營洛實武王本意周公至是成之體國經野則有城郛郊甸縣都諸制而士農工賈亦關措注饗帝饗親則有丘兆南郊祖遠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諸制而建侯受土均列與章規模濶大

樹立宏達非惟奠王會之丕基兼以作西京之保鄣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孔注封以鄭祭成湯鄭疑鄘字之誤

補注史記殷本紀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衛世家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

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孔注東謂衛殷鄙鄘霍叔相祿父也

補注據此則可知使管叔監殷乃武王非周公也漢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鄘衛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譜則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亦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南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今據此解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後又云俾康叔宇于殷俾

中旄父宇于東又云三叔及殷東兩兩殷東對舉則東之爲地顯然另成一國不得閘入殷內也孔注東爲衛本鄭譜意當時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京師即朝歌邶在其北鄘在其南國小而逼故統謂之殷而其地已見東則地大而遠其形勝足以控制殷都蓋即衛也其不曰衛而曰東者是時方命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誠俘勢尚不能合全衛而有之但得衛之東偏即以管叔據其地而監殷此東之所由名也康誥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定四年傳取於

相土之東都以供王之東蒐非其明證歟故監曰三監管蔡霍也國曰四國殷郡鄘衛也衛卽東東卽周公居東之東或謂東旣爲管叔所據周公焉得出居于此不知管叔旣助武庚勢當入殷都合謀所謂管叔以殷畔也故周公得以乘虛而坐鎭其地吳慶恩曰按東者魯衛之間地名在大河之東泰漢之東郡也詩云我徂東山書云周公居東周書作雒云建管叔于東又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又云俾中旄父宇于東俾康叔宇于殷竹書紀年武庚以殷

叛周文公出居于東殷東對舉則非朝歌可知是時雒邑未建則非東都可知史稱衛遷於帝丘在東郡濮陽縣秦始皇拔衛東地置東郡衛元君乃徙野王則東爲東郡無疑矣其地在今東昌大名曹州三府界內

武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

孔注乃謂乃後之歲也肆攢塗

補注歸鎬京也乃歲克殷後之五歲也盧文弨曰惠云士喪禮掘肆見衽自天子至於士殯皆曰肆衛案肆與殛通小爾雅埋柩謂之肆釋名喪制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假葬于道側曰肆肆埋也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相去聲

孔注立謂爲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

補注案史記魯燕兩世家均有周公踐阼之文禮明堂文王世子及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齊俗氾論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八諸書並有踐阼履石等語漢唐諸儒據以釋經並誤今據此解云周公立相天子立者立爲冢宰也執立之成王立之也天子成王

也此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一語均足破千古不解之惑殷武庚所封東管叔所建也三叔舉其人殷東舉其地其不曰殷東徐奄及三叔而曰三叔及殷東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爲王室懿親三叔不畔則殷東徐奄不敢狡焉思啟故以三叔爲禍首也徐徐州之戎奄紂之黨皆東方國近魯者故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紀年亦云奄人徐人及淮夷人於鄆以叛也徐奄舉其國熊盈舉其姓徐奄之爲國二熊盈之爲國十有七蓋殷東之叛則三

叔煽之熊盈之叛則徐奄因之一首事一從亂也畧
謂強取邊界以自防守而兼有殺略叔略之事汪中
謂略疑當作畔非也金履祥曰武庚挾殷畿之頑民
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
戎自秦漢之世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孔注弭安畢地名
補注據此則知召公無疑周公之心內弭父兄厚同
姓也外撫諸侯懷異姓也天子七月而葬故在成王

元年六月一統志武王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
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案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
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墓在
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顏師古劉向傳注則
曰畢原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寰宇記長安志皆云二
陵在咸陽縣北十五里以史記周本紀贊證之當從
皇覽括地志在今咸寧縣西北為是今咸寧西南遺
蹟無可考而文武成康四陵及歷代碑碣皆在咸陽
衛案紀年葬武王於畢在武庚徐奄未叛前作雒先
言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後言葬畢者蓋諸國
初萌叛迹于前直至武王葬後始連衛以起故紀年
書叛而逸書言略
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
孔注下仮其上曰潰
補注前此牧野之戰一用師旅今復用以定武庚之
亂故曰又作衛即東地為管叔所據故臨衛政殷一
時並舉使彼首尾不能相顧故殷大震潰蓋衛為商
家強國先是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戡俘旋以

管叔按據其地與武庚連衛而起至是殷滅而衛亦
並下矣或曰臨衛當作臨衝詩所謂臨衝閑閑臨衝
茀茀是也臨臨車衝衝車臨車一曰樓車衝車一曰
陷陣車先是文王用以伐崇故皇矣詠之至此則又
用以伐殷故曰又作亦通
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通鑑外紀成王二年注引周書作洛解管叔霍叔經而卒
囚蔡叔于郭鄰衛案霍叔二字添設金履祥前編同並誤
孔注郭淩地名囚拘也
補注降辟致法也北奔敗北也史記魯世家殺武庚

紀年亦云殺武庚祿父此但云北奔者哀其受管叔之愚而不忍言殺也經自經也書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猶降辟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並言誅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言殺管叔又淮南齊俗泰族並言誅管叔荀子儒效說苑指武並云殺管叔此獨言經而卒卽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是也周禮甸師亦云凡王之公族有罪則死刑焉蓋致辟非必定是身首異處以議親之辟論則作維管叔經而卒可據徐文靖管城碩記謂天問伯

林雉經是管叔於伯林之地自經而死其說無據郭淩書蔡仲之命作郭鄰惠氏禮說曰周書四蔡叔於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埋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衛案周禮六遂五家爲鄰左傳定四年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是蓋子以五家五百畝之入以養此七十人故謂之鄰以其附近城郭仍在蔡境內故謂之郭鄰惠氏謂亦不離其國內是也

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孔注俘囚爲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囚之

補注凡所征統謂徐奄淮夷蒲姑商奄等國也俘維九邑則盡執拘以歸於周矣路史國名紀高陽氏後有濮羅夔諸國俱熊姓又少昊嬴姓國有盈嬴之枝一作鄧姓也或云卽嬴者非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楊本畢作里通鑑前編亦作里竝誤

孔注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補注傳謂遷頑民於洛邑蓋遷於東此云遷獻民於九畢乃遷於西如漢世遷豪傑實關中之類畢卽畢

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寧二縣西南水經注引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卽此九畢也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亦謂之畢陌一統志曰案畢原綿亘渭之南北其境甚廣以今考之在萬年縣西南者卽文武周公所葬在長安咸陽西北者乃畢公高所封據此則地之廣濶可知故謂之九畢孔謂是成周之地誤矣此與遷六族於魯七族於衛是一時事恐其勢衆故竝遷之

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中音仲

孔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補注案康叔于武王時已封特不與監殷之命故不在三監內至是殷亂已定故以全衛之地封之而有宇殷之命蓋竝鄘而亦尹之也定四年傳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冊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即此時也中旄父疑是毛叔鄭故與康叔並封一同母弟一異母弟蓋當家亂之後

故擇賢而代也東即管叔所建之地困學紀聞云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衛案此說甚混周書作雒兩殷東對舉則東與邶鄘自各不相涉汪中曰逸周書凡言東不知為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即是東都衛案此蓋以車攻篇言徂東傳為證然詩傳以洛邑訓東自是篤言徂東切解以宣王實由西周鎬京至東都也至逸周書三言東當與周公居東參看地與邶鄘不遠其在魯衛之間乎故康誥有在茲東土之文而魯頌亦有俾侯於東之語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宅克迫俾中天下前編同作周盧文弨曰謝云同宅克迫當是同室克造之訛注迫畏尊王之語殊不明衛案當讀予畏同宅為句克迫二字又句

孔注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三年春歸也周公迫畏尊王也迫畏尊王當是迫思前王之誤

補注敬念於後為周謀遠大之基簡室指管蔡霍即大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克迫謂追武王營洛之事俾中天下正武王度邑之意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水經洛水注引作中土

孔注王城也於天下土為中

補注盧文弨曰沈云自邠以內統稱成周不專指王城衛案前後營洛本末俱見竹書紀年大邑洛邑也謂之王城故曰大邑成周東都也諸侯來會之所此兼言洛邑東都故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大邑也又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成周也周至大會諸侯於東都而王業成故曰成周於土中者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注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孝經

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漢書地理志周公營洛邑以爲在土中諸侯蕃屏故立京師蓋以此地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故卒營築居九鼎焉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盧文弨曰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訛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孔注郛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

補注案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則城方九百丈此侯國之制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茲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則王城之制以三丈一雉計之蓋周五百七十三雉以一雉五步計之則有二千八百六十五步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城方九里有奇此與匠人營國方九里合郛郭也外城曰郭以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計之郛特倍大於城今以九里之城爲郭當不過二十里若依宋本作七十二里則郭大於城八倍似不足據俗本作郛方七百里

更屬謬誤惟前編作十七里差可信今姑從盧本以俟博雅者定之南繫於洛水者據度邑解云自洛汭延於伊汭水北曰汭故曰南繫猶所謂衣帶水也郟山北芒山也在今河南府北十里王孫滿所謂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邑名蓋郟山在洛邑之北境而依以爲城故曰北因湊水上人所會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

孔注西土岐周通爲圻內

補注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蓋統言王幾之地總謂之甸也陳氏禮書謂天子寰內面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合兩面言之共得千里甸服之制水經洛水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方八百爲千里案自其城方七百二十丈以下俱本逸周書故漢書地里志有西周方八百里東周

方六百里之說施彥士曰東都六百里以六六乘之得三百六十里西周方八百里以八八乘之得六百四十里合東西周計之恰是一千里孟子所謂不千里不足以朝諸侯也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說文六篇引周制天子城方千里爲百縣縣有四郡本此高誘淮南時則注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又呂氏季夏紀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鄰又季冬紀注亦云俱本此

孔注三分九分居其一

補注據此則郡縣之名蓋自周初有之古者縣大於郡故左哀二年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云分以百縣縣有四郡亦縣大於郡之證若小司徒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在六遂之地與此不同此分以百縣蓋指畿內封國言據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此云百縣者舉成數也縣有四郡郡有四鄙蓋以一縣之地分爲四郡統歸於縣領之以一郡之地分爲四鄙統歸於郡領之大縣立城卽王制所謂方百里之國九也方王城三之一則爲國方三里小縣立城卽王制所謂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也方王城九之一則爲國方一里案左傳隱元年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作雉不言五之一者舉小大以例乎中也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孔注耕桑之事

補注陳氏禮書曰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

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朝市宗廟社稷之別使之朝夕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衛案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此六鄉六遂之地其賦入俱以供王朝之用故於三百里以至五百里立都鄙以爲王子弟卿大夫之采邑陳氏謂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此乃畿內諸侯建國里數若食采當降如附庸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似不得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故作雉云不過

百室所以別於千室諸侯之國邑也白虎通曰一夫一婦成一室百室則百夫矣百夫則有萬畝之耕而於其中約去廬舍道路溝洫十之二則所謂大夫受田八百上士受田四百中士受田二百下士受田百畝者胥於是乎出故曰以便野事則分田制產世食其德矣惠氏九經古義曰艮邦云以開百室周書作雒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鄭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孔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

補注盧文弨曰農之秀者可爲士士有功效可爲大夫趙云以用也衡案以者能左右之謂也農力於野而士食其祿則士有代耕之助矣故曰農居鄙得以庶士士效其材而諸公大夫收其用則諸公大夫有臂指之助矣故曰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在也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

孔注工商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

胥相也盧文弨曰舊作待也疑此三字後人竄入

補注此戒小民不可踰分上交身任職役者不可交通受賄而卿大夫退休於家者亦不可不廉隅自持也工百工以藝食者居貨曰賈出貧以收利者此小民也胥即周官府史胥徒之胥如所謂胥執鞭度守門是也市即司市之官臣僕臣妾也周官曰臣妾聚斂疏材左傳曰僚臣僕僕臣臺此身任職役者也州里見周官司常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與書酒誥所謂越百姓里居者近是蓋鄉大夫鄉先生

之屬孔謂各異州里而居誤矣俾無交爲則托業者安其業司事者敬其事養望者高其望而君子小人兩無出位之懼矣

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孔注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戴清曰按內字疑誤

補注設丘兆於南郊祭感生帝郊特牲兆於南郊掃地而祭是也上帝據禮器注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此正月之祭月令祈穀於上帝即此南郊以后稷配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與去聲盧文弨曰日月星辰御覽何氏詩經世本古義絲衣篇秦氏五禮通考並引作日月農星

孔注先王后稷謂郊時

補注日月星辰天宗也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四類日月星辰肆師立次祀鄭司農曰次祀日月星辰孔注先王后稷蓋台顓叔均之類趙曦明曰此注非后稷已配上帝此先王當自太王而下盧文弨曰疑此先王當如月令之五帝衡案孔以后稷注先王不誤特所謂后稷者蓋如國語我先王世后稷之義不指棄言所謂先嚳是也據史記周本紀棄之後世爲稷官皆有功德於民故配食以報之國語所謂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是也趙氏盧氏之說均不合

封人社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

孔注受封也

補注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注壝謂埒及堳埒也諸侯受命於周封國也大社冢土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禮運祀社於國此建於國中之證

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畳以黃土將建諸侯壓取其方一面之土熏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盧文弨曰畳亦作璧見公羊疏熏徒到切則土盧本從御覽作列土

孔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熏覆茅苴裹土封之爲社也

補注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韓詩外傳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敬謹潔清也則土惠氏禮說曰九儀之命五命賜則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地埶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衡案則土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五里均有一定之制是謂則土

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位階書牛宏傳作亢盧文弨曰古立位二字本通用

孔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盧文弨曰五宮疑當作五官注當是本作五官官府寺也今皆訛宮為宮如以太廟等五者當五宮非也衛案五宮作五官非是孔注云宮府寺也有譌誤不可據

補注上文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是建國設丘兆於南郊是郊建大社於國中是社此一條自是左祖廟之制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五宮即指下五項禮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首立太廟以祀后稷宗宮文王廟謂之宗者宗祀文王之義也考廟武王廟路寢大寢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路寢聽政之所為周六寢之一明堂之制見攷工匠人及大戴禮盛昉黃帝合宮為之其見於傳記者則有鎬京之明堂有泰山之明堂此則洛邑之明堂也盛朝諸侯及四夷之所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旅重平聲

孔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橑也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言皆畫列柱為文也之橑盧本作芝橑廣雅疏證亦引作芝橑唯惠氏禮說引同俗本今仍从舊

補注周禮攷工注周制明堂太廟路寢同制故曰咸有宋文帝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玄注禮義生於斯阿棟也四阿四棟之屋也上有複屋始用四阿故攷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反坫堂隅外向室其制如屏墻故說文云坫屏也全祖望

經史問荅云屏墻之坫亦曰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以外向為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蓋反坫與山節相連是反爵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衛案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坊與序通序古文亦訓墻也爾雅廔謂之坫郭注坫墻也或曰此反坫與四阿相連而飲於重亢重郎之上蓋複屋四隅之屋角因其

卷上而外向故謂之反坫文選班固西都賦上反字以蓋戴張衡西京賦反宇業業飛檐巘巘何晏景福

殿賦飛檽翼以軒翥反宇業以高驤反宇即反坫也
此說頗通案漢書文帝紀陷於鬼亡下註服虔曰陷
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陷音屋檐之檐師古
曰服孟二音竝通衡案亢高貌重亢謂於四阿之上
復累以阿重郎則明堂位所云復廟重檐也一曰太
室屋五行志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
也服虔曰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左傳春秋文公
十三年太室屋壞疏云太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
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而於其上下承接處止立以

擾而四旁無壁故又謂之通天屋蓋堂下周屋謂之
廊而此屋重檐四起亦周於殿屋阿棟之上故曰重
郎景福殿賦雙枚既修重梓乃飾注雙枚屋內重檐
也重梓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梓衡案
後世宮殿之式多倣此制爲之常累疑作舉恩以形
近而訛或曰累謂層累蓋即周於重屋上下承接處
者說苑宮室臺閣連屬增累是其義也復格或謂即
復笮爾雅屋上薄謂之筰筰即笮也廣雅榕謂之笮
惠氏禮說謂殷人重屋注複笮笮讀爲格蓋復格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亦云屋皆有笮其用諸重屋則用

複笮二說俱引周書爲証又王氏廣雅疏證謂周書
本是復格格笮一聲之轉今本周書訛作格衡案孔
注復格累之檐也檐交疏也則復格疑是累系處橫
隱王逸魯靈光殿賦所謂懸棟結阿天窗綺疎是也
藻棁梁上短柱也棁與楶通禮明堂位注藻棁侏儒
柱畫之爲藻文設移移篆也爾雅連謂之篆郭注堂
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篆廚連觀也案廣韻楗篆也楗
即連移者連接之謂臺相連曰諸臺門相連曰諸門
樹相連曰連閣是則與屋相連接者總可謂之移旅

衆也楹柱也詩商頌旅楹有閑春常孔氏謂藻井之
飾坪雅屋上覆橑謂之藻井亦或謂之圜頂衡案即
今之仰塵一曰承塵蓋以擧圜之式制爲仰板故曰
圜頂因其采畫成文故又謂之藻井旅通作梠釋名
旅梠也連旅之也又曰梠謂之棬縣聯椽頭使齊平
也方言梠謂之檐注雀梠即屋榜也亦呼爲連縣爾
雅檐謂之滴注屋梠那杈明曰屋梠又名宇衡案書
旅楹謂布采於屋榜以狀觀飾孔以畫列柱爲解似
指上文旅楹失之

內階玄階堤唐山齋盧文弨曰玄階前編作玄陛堤唐陶山集作提唐

孔注以黑色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齋謂畫山雲

補注凌曙曰內與納通玉篇陛天子階也王莽傳朱戶納陛注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堂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尊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也說文階陛也陛升高階也二字轉相訓註知內階與外陛同也衡案元階以黑石爲之爾雅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攻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

令磚甃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疏云漢時名堂涂爲令甓械令甓則今之甎也械則甎道也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衡案提唐卽中央爲督之謂磨垣也爾雅牆謂之墉山齋狀其高也

應門庫臺玄闕

孔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補注應門爾雅謂之正門蓋發政以應物故謂之應門而前於路門故又謂之南門一曰法門見穀梁謂法令所出入也攻工記注謂之朝門戴東原謂應門是天子之中門衡案庫臺者謂於庫門兩旁積土如臺門之制故曰庫臺或曰庫卽五庫蓋築臺以貯五庫之物亦通謂卽國門限也亦作棿說文棿門橛也

皇門解第四十九

周學紀聞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

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嚴命先大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衡案此篇蓋爲流言初起而發

前段言大門宗子孥臣後段言家相厥室皆暗指管叔及羣弟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

孔注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也

補注施彥士曰中元五十九章第十二歲減一歲置平朔一百三十二閏朔四共一百三十六朔以策乘之得四千〇一六一六〇〇三八七二爲中積加朔應三十一日四六九三八〇八四除旬周餘二七日六四九四一九五六爲子月經朔分大餘辛卯加一

朔爲五月經朔大餘辛酉庚午爲月之十日按本年閏四月豈是時置閏在歲前而差一月耶統箋以庚午爲正月二日蓋本漢志也金旭欣曰據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三十七以今法推之子月辛卯朔無庚午丑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午寅月庚寅朔亦無庚午據通鑑前編成王九年丙戌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八以今法推之子月癸巳朔無庚午丑月癸亥朔初八日庚午寅月壬辰朔無庚午據漢書律曆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則成王元年癸巳距康熙甲子元積年二千七百九十一以今法推之子月癸未朔無庚午丑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寅月壬午朔無庚午與三統法正月己巳朔亦不合據三書積年以時憲法推之無論正月爲建子建寅皆無庚午日是積年皆非實數非同春秋朔閏信而有徵可以一步算而即得也注逸書者惟有據漢志以庚午爲正月二日之証而已盧文弨曰羣門族姓也篇中曰宗子曰

私子皆爲大家世族而言此誥在成王元年見竹書衛案公益欲弭流言於初起之時大合羣門以誥之故特言會

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

孔注耆老賢人也又建立沈伏之賢人無不用明法

補注下邑小國諸友邦冢君也暗指殷東邶鄘諸國屏位如玉藻所謂某屏之臣是也或曰屏攝之位言能承祀也沈人屈於下者建謂建立罔不用明刑刑典型也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孔注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

補注開告啟迪也嘉德美善之德說謂言說予周公自謂

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鄙

孔注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鄙憂言思治也

補注辟王指成王小至於大小大之言皆容告也在昔有國哲王古我夏先后與殷先哲王也不綏不安也於鄙多憂鄙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孔注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

補注大門猶梓材所云大家宗子公族公姓也周禮小宗伯與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康成曰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勢臣衆國有權勢者也大門宗子勢臣即暗指三叔茂揚肅德則不至譖賊姻嫉矣故能助厥君以勤勞王國也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於王所

孔注方旁羞進

補注方求徧求也論擇慎選也書曰聿求元聖詩曰赳赳武夫元聖以資論道武夫以備股心羞於王所責王之典也

其善臣以至於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於王所

孔注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

也於義二字添設

補注善臣猶謇臣也分分王也有分私子謂有采邑之庶孽王藻公子曰臣孽罔不允通則咸有獻言之責意是時流言方煽周之支庶必有交通三叔者故並及有分私子責以有常也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其不專指蔡霍可知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孔注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

補注恭明祀則天祖格敷明刑則億兆安人即指元聖武夫

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

孔注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成天命王天下也

補注王用有監明憲朕命惟聖時憲惟臣欽若也克和有成則有交脩之贊承天嘏命則有多福之申

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

孔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

補注天子曰兆民案流言之來國人亦必問知故此誥兼及百姓兆民況庶人亦有傳語之責用罔不茂在王庭則流言雖起必不信也

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 空方疑是格字

孔注上謂天下謂地也

補注先用有勸指大門宗子勢臣上謂天下謂民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

孔注助若也謂大門衆子也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 盧文弨曰困學紀聞引作俾嗣在王家蓋嗣先人勤勞於王家也趙云嗣厥家謂世有令聞保其宗嗣亦通

孔注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美紹家

補注報如國語殷人報焉周人報焉之報紀年報祀上甲微皆謂祭也報職用休者謂報以其職如食於水食於火食於社稷之類以用昭其休美也嗣在厥家子孫繩繩萬年靡不承也

王國用宁人用格口能稼穡 空圍疑是用字 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

孔注神佑之故

補注用宁用格安上全下也克慎克多有備無患也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 句鍾本及潘氏古逸俱以遠土丕承四字斷句誤 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孔注奄同丕大末終

補注奄有四鄰遠土謂有天下用末被先王之靈光謂終受其福也此在昔有國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茂揚肅德故有此休美也

至於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於非夷 句鍾本維時及胥句誤盧文弨曰及程本吳本訛作反今從元本趙疑是反字衡案及字疑作乃

孔注時有胥相爲是相學於非常也

補注厥後嗣夏商季世學習也非夷即匪彝

以家相厥室弗鄙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十字句相去聲

孔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補注家相厥室猶上文大門宗子勢臣此與罔不茂揚肅德緊對言有勤王國王家之大門宗子則晉王以與有弗鄉王國王家之家相厥室則後嗣以敗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句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

孔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句言進不順之辭於王之字盧本脫從楊慎本補進順二字舊互倒今更正盧文弨曰詳本或作祥義並同不屑屑不肎之謂亂辭辭有理者也言不肎順察無罪有理之辭以進於王也舊本誤分兩段以注詳善也至以惡民又添一也字注無辜之亂下脫七字爲辭是羞於王之注趙疑言順不進辭於王或是言進不順辭於王文

沼按進不順之言在下文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路反惡民言順謂惡民之理直故不肎上問耳今審文義改併衡案孔注本明白不察無罪以惡民是注作威不詳言進不順之辭於王是注無辜之亂辭虛以惡民言順爲句失之

補注言家相厥室既弗維德是用故以昏求臣昏亂也昧於人之賢否而不察故曰昏也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民用僭忒故曰作威不詳詳祥通不祥即所謂害于家凶于國也惠順也不屑惠聽者恃寵而傲不聽老成金石之論而因以無辜之亂辭是羞於王羞進也王即暗指成王無辜之亂辭即所謂無稽之言辜必也無辜猶無據也此實指流言故曰亂辭辜字不必作罪字解

王皐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

孔注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

補注皐盛也良易直也不順之言即無辜之亂辭出於口而逆於耳者也是人指家相厥室乃非維直以

應則必作誣以對矣誣欺罔也以無爲有也誣則不直不直則讒賊媚嫉勢必至小人進君子退而君爲孤注矣故無依無助案周公去則成王無輔此三叔之本計也

譬若畎犬騎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

孔注騎謂不習也言口人之無得猶騎犬逐禽不能獲空方疑作是字

補注言畎犬用以逐禽必馴擾而後有獲若聽其狂噬必至喪家而不恤此譬之用人當謹御下之道否

則敗乃公事矣

是人斯乃讒賊娼嫉以不利于厥家國

孔注言賊仁賢忌娼嫉妒以不利其君

補注讒賊娼嫉則方正不容故不利於厥家國案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唐磬以動王左右也此云讒賊娼嫉以不利於厥家國明正其罪以曉之也

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

孔注寢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喻昏臣也戴清曰下

言字似衍衡案下言字當作尚

補注婚通作昏閽也昏妻無益於厥夫猶昏臣無益於王國故獨服在寢亦若王之無依助而自露厥家矣露敗也李兆洛曰獨服在寢言專妬也仰下文食蓋善夫莫通於王之比

蓋善夫莫通於王之比

孔注言媚夫有邇無遠句浦氏古遠以媚夫有邇無遠乃食斷句誤乃食蓋善夫句倒莫通在于王所

孔注食為野口媚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為掩蓋善夫使莫通盧文弨曰野字說

補注媚夫佞幸之臣猶秦風所謂媚子荀子臣道所謂態臣有邇無遠徒知有身而不知有國家也善夫即善臣食蓋掩蔽貌淮南所謂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也盧文弨曰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衡案媚夫與狂夫相為表裏此三叔所用以導言於王者也乃維有奏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為上是授司事于正長長聲

孔注言陽奏狂夫以為上人口為官長正主其事也

補注狂夫與媚夫相類詩所謂狂夫瞿瞿也陽通作

揚繩舉也言媚夫既食蓋善夫故尊奉狂夫而顯揚之稱美之更優崇其勢而授以正長之官則羣小敗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

孔注命者教也率皆痛愁困也

補注政出多門故迷亂獄以賄行故無成穡斂也斂以秋有陰慘之象故孔以痛愁困訓穡也

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

孔注安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

用非其人故也

補注言民既弗保則必至天亡不能畢其壽算矣高宗彤日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此狂夫媚夫殃壽所致故天用弗保而亦降之禍

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於茲朕維其及

孔注殄絕其世罰及其人也

補注言媚夫退賢進不肖必先受顯戮而次及於國家敬儆也監視也盧文弨曰朕維其及蓋言害將及我也衡案上言先誓王因大門宗子勢臣之方求論

擇而王國用寧至於厥後嗣因家相厥室之以昏求臣而天用弗保故我不可不監於茲也朕維其及朕

周公自謂慮家相厥室之不利家國而禍因及已也

朕蓋臣大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大皆訛夫

孔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大明爾德助我憂天下者大明爾德俾作大明明之德訛

補注此周公呼蓋臣而欲其助己也蓋臣忠謹之臣暗指望敬畢榮大明爾德則不為流言所動予一人周公自謂憂謂憂王室之不靖也

無維乃身之暴皆鄙爾假子德慤資告予元盧文弨曰皆疑當作是

孔注假借資用也借我德法用告我大德之所行也

補注乃汝也此仍望家相厥室改弦更張故曰無維乃身之暴言無用為此讒賊媚嫉以自暴乃身也鄙憂鄙也皆鄙爾者言我於家國之外亦併憂及汝身當思有以保全之此則欲寬以法外而誘之於善也

慤法也假子德慤則善夫進元善也資告予元則善言通

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孔注如衆令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

補注譬若衆畋則一乃心力扶予險故能出艱屯而有濟盧文弨曰而古與能同

汝無作盧文弨曰趙云似有缺文

補注汝指卽大門宗子勢臣與家相厥室暗謂三叔作造也謂造流言以傾國無作戒之之辭

大戒解第五十

此成王訪於周公公敎以體羣臣之事務在尊其位盡其志庶人才為我用也後幅九備雖脫落不全而

篇名大戒實取義於此此篇亦當在作雒前

雒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朕實不明盧文弨曰說文引周書朕實不明以侃伯父侃完也胡困切今此書無下句說文所稱亦難曉

孔注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

補注言百司庶府俱有顯績朕實不明無以簡任之也

雒土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懈懈謀不極

孔注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

補注言我非不以求士為務而不能得其助權大則驕位小則懈懈則不敢為我謀雖謀亦不得其中也

何助之有

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其舊作其今改正

孔注言言舊說重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大德而厚福用之是求益之言也大舊說作夫

補注趙曦明曰似言授之位與服誠冀助我而其得其福耳非然者胡為厚遺之若此乎衡案予重位與輕服者謂斟酌官爵大小而任之服如服官政之服福祿也非其得福位不當也厚用遺則絀而退之耳

庸止生郤盧文弨曰郤正字作郤庸行信貳衆輯羣政不輯自匿嗚呼子夙夜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

孔注止容也常信貳則難得中也我雖勤之無有告我者徒知而不得明知也

補注張惠言曰庸用也止無事行有為也無事則隙有為則貳不得助之患如此政正也衆士輯和則無不正不和則人人自匿其心矣衡案衆即周禮所謂陳殷置輔也予非不念念不知盍望公訓勉之辭

周公曰於敬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于小小乃不懈

孔注言汝之武考有是言

補注於嘆辭稱述也張惠言曰夙喻素行喻乎人也言行動人大臣乃不驕惠及小臣小臣乃不懈衡案微言入心夙喻動衆臣鄰一德都俞之象也故大臣處盛滿而不驕行惠於小加温語於庶府也故小臣得以効忠而不懈

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詘有不行予惟重告爾盧文弨曰集乘疑是集衆

子字從宋本俗閒本作玆元本無重字衛案子作玆亦通

孔注連官職集衆事則同憂濟謀有不行言必行也

盧本連官下衍則同憂三字

補注連與聯通乘事也連官集乘謂連事通職相佐助如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是也同憂若一則謀宜濟矣乃有不行則未得盡其志耳

庸厲以餌之士權以申之明約以遺之舊作庸厲口以餌之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今改正

孔注餌謂爵祿權謂勢重

補注庸功也厲勵也餌謂誘之使進士權以申之尊其位也明約以遺之約戒約也遺卽厚用遺之遺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

孔注言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口補注知此則無楚材晉用之患矣位卑而言高其謀必不見用故不陽謂不顯揚也我不畏敬則去之他國勢所必然盧文弨曰在四方言野多遺賢或且以資敵

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

孔注擅人專已塞匿陰忌惠順戚近也

補注無擅於人用賢不吝簡在帝心不專擅也賢路大開故塞匿勿行惠戚咸服一家仁也孝悌乃明一國興仁也

立戚恥亂立戚上舊衍明字今刪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姓無謫

孔注鄙恥其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姓異姓謫過長同二字疑衍

補注立威則法不弛恥亂則禍不生內姓無感親親得其所也外姓無謫尊賢各有等也盧文弨曰感古憾字

人知其罪上之明審句敬幼乃勤句鍾本上之明審敬幼句乃勤貧賤制句俱誤貧賤制制上疑脫有字口設九備乃無亂謀空圍疑是敬字

孔注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

補注言人知其罪由於上之明審敬幼乃勤父兄之教嚴也貧賤有制則不妄干九備見下乃無亂謀知所戒也

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盧文弨曰正文脫二三段

孔注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

補注荒如色荒禽荒之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皆所謂美好也不荒美好則能修身故曰乃不作惡

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數口口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樂音洛

孔注碩大怪異

補注聲色惑溺雖樂必憂盈匿謂樂滿則憂伏也碩信傷辯大詐似信辭多飾也出觀遊幸也好怪服奇之義

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八口口好威民衆日逃九富寵極足是大極是下疑脫曰字內心其離盧文弨曰逃字從元本下本俗閒本作逃字者無

孔注口室也

補注謀躁則心無定荒異荒忽無常之貌好威則民衆畏罪故曰逃富寵貴侍之臣極足賜予無復加也內心其離人心散也案九備岡之大忌故篇題以大戒爲名

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盧文弨曰協亦作協

孔注應協以動動必以和

補注我貴保之則能大戒協和也應和以動則事乃有成故同功遠謂外姓邇謂內姓

謀和適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盧文弨曰用本亦作同

孔注上謂君也

補注謀和則志同故適用覆以觀之覈其實也戴清曰案上明仁義二句乃歸重于上之詞下三節詳言之備即前九備貢疑是責字之訛

聚財多口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

孔注言閉塞不行也

補注淫謀猶言非謀衆匿衆謀匿於下者雍和也衆匿乃雍則其謀陽矣此謂在上者能大戒聲色遊觀寵幸等九備之害庶能尊賢貴德而謀國有人也

順得以動人以立行去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

孔注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也

補注順得以動順所得以鼓舞之也人以立行能建白也盡其志則位尊得其謀則謀陽

無口其信空方疑是失字雖危不動口口以昭其乃得人空方疑是厥用

字

孔注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

補注危謂事勢急迫不動謂君心不搖動也其乃得人猶云乃得其人也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

孔注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

補注此與上節緊對上危而轉不信也下乃不親則自匿矣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 允哉允哉呂氏春秋貴信篇引周書高誘注周書逸書也

衡案此節與上文不貫當是小開武解以知古凶下錯簡其小開武解王拜曰允哉至曰正余不足二十四字當在此篇陵書者以倒有王拜曰允哉遂致前後錯亂爾案曰下子不足語意於此篇脉實不明余非不念念不知此闕注

逸周書卷十二終

孔氏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周月解第五十一

周月與時訓不同時訓用夏時故從孟春建寅之月起周月從周正故以惟一月既南至起篇末又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以起次篇時訓之義

惟一月既南至昏鼎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降于萬物

補注一月仲冬之月夏之十一月南至冬至也孝經說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鼎七星畢八星鼎畢之間謂之天街日短至者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辰之間謂之天街日短至者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謂晷刻也基踐長者晷影極長也微陽動於黃泉氣初發於內也地底謂之黃泉陰慘降於萬物地上之物無不摧落也徐發天元歷理曰既南至即冬至既者明非朔日今以法考之乃武王克商壬辰歲冬十一月甲申朔甲午冬至也畢盡也堯典之日短星鼎乃鼎宿之初見此云畢見乃鼎宿所占之分盡見也非畢宿也

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

補注古人定時建月多用斗杓故小正言斗最詳周時仍用此法故云斗柄建子斗柄玉衡也鶡冠子環流篇曰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晉樂志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陽氣虧者建子之月於卦爲復一陽不能敵五陰故虧萌蕩猶萌動也

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起盧本從沈改作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

補注河圖括地象天左動始於牽牛尚書考靈曜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周髀算經日復星爲一歲注冬至日出在牽牛從牽牛周牽牛則爲一歲呂氏孟春紀以初爲常注以起牽牛之初爲常衡案推算家言唐虞冬至日在虛七度或云在女十度或云女虛之交夏太康十二年在女十一度商太甲二年在女六度周康王十二年在牽牛六度秦莊襄王元年在斗

二十二度則自唐虞步自周末已經數改如再上溯諸歷元之始正未可以耳目習見妄測也乃考靈曜則云天地開闢元歷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豈非泥於所見不知歲差故疎於測驗耶據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則日月起於牽牛當在殷末周初故郭注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徐發曰此言合朔也朔日與冬至相去十日合朔日在牽牛之初則至日當女二今歲差法推周初冬至日躔確該女二度以是知今世術士所守

星盤乃周公之遺制周初之天象漢人不見此書但相傳有日月起牽牛之說誤認至朔同日故不知歲差之理且又混入五星二字故又誤作太初之象右回而行者天道尚左日月西移也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此時月與日會乃爲一月徐發曰次即十二次之次仲冬合宿於元枵之次則季冬合宿於陬訾之次必周環十二次舍也施彦士曰按月行速故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日行雖遲至此亦且進一次矣故月必更起一次凡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者次舍也日與月會爲一次爲會十二則周天矣故曰歷舍於十有二辰徐發曰上言月行一月一周天此言日行一歲一周天也衡案左傳日月之會是爲辰疏云辰時也管窺輯要月與日會處定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假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聚會於亥其辰爲陬訾自危十

七度至奎四度是也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爲降婁自奎五度至胃五度是也三月斗柄指辰辰與酉合日月則會於酉其辰爲大梁自胃六度至畢十二度是也四月斗柄指巳巳與申合日月則會於申其辰爲實沈自畢十三度至井十六度是也五月斗柄指午午與未合日月則會於未其辰爲鶉首自井十七度至柳九度是也六月斗柄指未未與午合日月則會於午其辰爲鶉火自柳十度至張十八度是也七月斗柄指申申與巳合日月

則會於巳其辰爲鶉尾自翼一度至軫十一度是也八月斗柄指酉酉與辰合日月則會於辰其辰爲壽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是也九月斗柄指戌戌與卯合日月則會於卯其辰爲大火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是也十月斗柄指亥亥與寅合日月則會於寅其辰爲析木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是也十一月斗柄指子子與丑合日月則會於丑其辰爲星紀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是也十二月斗柄指丑丑與子合日月則會於子其辰爲元枵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是

也然其中日月行度又有遲速之不同故有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之異而後日月合朔終則復始者淮南天文訓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爲匝終而復始卽此義也權輿始也莊子陰陽終始云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周正歲首舊作道盧從沈改作首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周語數之紀也注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

補注施彥士曰盧本歲道作歲首甚核蓋以一月爲正歲之首與周禮正歲幽風十月改歲無乎不合徐發曰正讀如政歲與年不同周禮太史正歲年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節焉之謂言歲必節焉全年則以月論十二月不必全節焉也凡作歷必始冬至故以冬至之月爲正歲言歲月之道從此而始正也然天有差移歷代不同故以此月之朔日月皆起率牛之初爲本朝正歲之道可見古人於歲差之理甚明故其昭示法象如此數月數言數必起於四時之首當以春爲月數之始明矣但數止於十其孟春

卽次一矣次一爲時之首而仲冬却爲歲之首者天道由正日月權輿之義不得不然也故豳風與周書仲冬皆稱一月衡案周正歲首指仲冬建子之月次一爲首指孟春建寅之月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者董子陽尊陰卑篇云天之大數畢於十旬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而通更始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又煖燠孰多篇云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案董

子兩說皆與此合

凡四時成歲歲下舊衍有字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月有二字舊本脫據文選顏延年謝曲水詩注補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盧本改作驚蟄春分清明今仍舊說見時訓雨水之日下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幹處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補注無閏之年三百五十餘日成歲有閏之年三百八十餘日成歲而春夏秋冬流行於三百六十五日之中凡四時各有孟仲季謂月氣每月一變凡三變而成一時故顏延年謝曲水詩云月氣參變蓋謂此也十有二月自寅至丑也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二十四氣一爲節氣十二爲中氣十二孝經援神契曰大寒十五日斗指東北維艮方爲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此春三月節氣古法後十五日斗指東南維巽方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

斗指午爲夏至後十五日斗指丁爲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爲大暑此夏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後十五日斗指西南維坤方爲立秋後十五日斗指申爲處暑後十五日斗指庚爲白露後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爲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爲霜降此秋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後十五日斗指西北維乾方爲立冬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後十五日斗指丑爲大寒此冬三月節氣中氣之古法案援神契所說與周月合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陸績渾天說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本此

補注案四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亦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整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是爲

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是爲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積氣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之月則爲閏故曰閏無中氣此唐虞相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大法也春秋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昆山顧氏鄧縣萬氏皆謂古人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尋改舊法置在三月故爲非禮陸

則南曰上古日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此日爲術之端始故曰履端於始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月朔與刀節每月剩一日有餘彦士按每月剩一日而不足此言有餘誤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之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此言取中氣以正月則月皆有中與辰相值因得命爲某月若餘日所積雖多至一月而氣偏不中不得謂偏氣以命月故置之爲閏而後月乃又適得中氣以正月今必謂在十二月之後則雖積滿一月而始不爲閏直候歲終乃以後月之三十日附於前月以爲閏月是前有無中氣之月後有有中氣之閏證諸經傳難以盡合衡案陸氏所云說本杜氏最爲確切梅氏勿庵曰左氏履端於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而序不愆也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

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爲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爲閏月矣閏卽餘也前此餘分積累歸於此月而成閏月以爲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二月入於夏且不致冬三月入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則不悖也

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

補注爾雅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管子四時曰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極中也不易不改易也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眡一作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

補注徐發曰正歲本於歷數有餘不足因時改變故有改朔之法亦謂之改正朔若正月乃四時之首孟春定數何得改變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朔即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祠先王也蓋正朔爲班朝蒞治之始故新君願見於此時行之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可知商之改正寔非正月矣衡案夏數謂由正月至十二月之數得天謂合天道百王所同則因而不改也其改者爲歲首湯革命則以丑月爲歲首武伐商則以子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盧文弨曰祭是謂周前編作蒸是謂周月以紀其政

補注徐發曰此尤見改正不改月之明證矣衡案敬授民時如堯典所載厥民因厥民析小正所載綏多士女之類巡狩二月岱五月南嶽八月西嶽十一月北嶽也祭享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之類自用也華泉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書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

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皆本朝之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祭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葉夢發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吳德方以正月正歲皆爲周正王昭明以正月正歲皆爲夏正果孰爲是曰昭明之說近是揆逸周書授時祭享猶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四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況淩人十二月令

斬氷康成亦以爲用夏正矣十二月既用夏正正月安得用周正也施彦士曰桉以周正爲改月者據春秋而不可通於周禮以爲不改月者據周禮而不可通於春秋聚訟紛如迄無定論不知周之正歲自建子歲於是改卽於是正正月自建寅觀此解以子月爲天正之一月而不曰正月其義益顯

時訓解第五十二

此七十二候所由始也蓋自周有之非始於秦漢也困學紀聞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

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正故楊子雲太元二十四氣贊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衡案周書時訓與今法同自唐大衍術議後多遵用之仁和郎瑛著七修類藁有二十四氣考王棠知新錄采其說而復申論之然於名物不甚詳核近刻藝海珠塵載曹仁虎七十二候考亦祇詳歷代異同增損而於時應概無發明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補注立春之日正月節氣也孝經援神契立始建也東風一曰谷風一曰協風一曰滔風一曰條風解凍者立春距冬至四十六日陽氣暢達向之水澤腹堅今則無不融釋也蟄蟲始振者冬時蟄蟲皆塞其戶今得陽氣故始動卽小正所謂正月啟蟄也按月令兩言蟄蟲其在孟春之月云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者卽時訓所謂驚蟄之日也魚上冰者魚當盛寒

之時伏於水下正月陽氣至則上游而近冰卽小正所謂魚陟負冰也

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氛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

補注此占驗之始也案風爲號令之象故易巽爲風君子以申命行事蓋風行於天猶令行於國令不解凍是帝出乎震而不齊乎巽也故其占爲號令不行之象蟲昆蟲也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今時當孟春而猶不振是陰氣犯陽陽氣不能發於黃泉也故

其占爲陰氣陽之象氷有稜角甲冑之應也蓋氷薄則魚畏負氷而上下和氷厚則魚不上氷而陰陽戰易曰履霜堅氷至防其漸也故其占爲甲冑私藏之象

雨水之日雨去聲　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

案虛本雨水改作驚蟄下驚蟄之日改作雨水並注云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始易之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書此皆本亦以雨水在前驚蟄在後非也今從沈改下載雨清明亦然衡案虛意所謂古者指呂氏十二紀及小戴月令也不知呂氏與月令俱兩紀驚蟄一在孟春一在仲春一謂其始蘇一謂其盡出戶也而漢初之以驚蟄在正月者蓋泥於小正正月啟蟄之說後改從古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者據時訓也今俱仍舊

補注雨水之日正月中氣也謂之雨水者前此雨雪今則融爲水也獺也者獭也水狗也一名水狗似狐而小青色魚也者鯉鮒之屬也獺祭非其類故小正大之而謂之獺獸祭魚也祭也者何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而先置之水邊四面陳之有似於祭所謂獺祭則鋪是也則鋪者水象也鴻雁來者自南而北也即小正所謂正月雁北鄉也案時訓小寒之日已言雁北鄉此直云鴻雁來而其義自見且雁無定居有生意大戴禮所謂百草權輿是也

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補注魚潛於水猶盜賊伏於草莽獺能捕魚則魚避之今不祭魚則魚得肆志矣故其占爲國多盜賊之象鴻雁一歲自北而南復自南而北如旅人之奔走今時當北鄉而猶不來故其占爲遠人不服之象草木者果蔬之本也春不發揚安望秋實故其占爲果蔬不熟之象

驚蟄之日驚蟄虛本作雨水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月令正義引同

補注驚蟄之日二月節氣也謂之驚蟄者蟄蟲聞雷而驚出也淮南天文訓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則雷驚蟄蓋前此有動有不動今則無不動矣故月令仲春言蟄蟲咸動也桃也者桃桃也即小正所謂梅杏桃桃則華也此不言梅杏者梅杏華或在前而桃則必二月始華也倉庚者商庚也即小正所謂有鳴倉庚也鳴則蟄生故幽風咏之以紀可蟄之候焉倉庚

一謂之鴡黃一謂之黃離一謂之楚雀一謂之倉黎
其謂之竦木者高誘注時則之鶪也其謂之長股者
大戴釋小正之誤也鷹也者雕也鷙鳥也化爲鳩者
春氣溫鼓猛厲化爲慈柔即小正所謂正月鷹則爲
鳩也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變而之仁也蓋其質猶是而其性則變也閱其形則
鷹而格其性則鳩也故曰化也郎瑛曰仲春之時鷙
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癡而化故曰鷹鳩

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口主（堂圖疑是從字）鷹不化
鳩寇戎數起（盧文弨曰御覽作桃始不華是謂否塞又云倉庫災倉庚不鳴即下不從上衡案御覽所引俱誤）

補注桃色紅其象爲火火有所附則不爲災今不始
華則陽氣無所洩故其發必猛烈而爲害易通卦驗
曰鷙蟲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是其應也
故其占爲陽否陽火也否愆也倉庚性和不妒故當
春而鳴歷歌喜起之應也今不鳴則國家擯貳故其
占爲臣不從主之象鷹鳥性鷙不仁之應也化爲鳩
則不仁者遠矣今不爲鳩其賊殺也必有應故其占
爲寇戎數起之象

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補注春分之日二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螫蟄加十
五日斗指卯中維故曰春分春秋繁露仲春之月陽
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
晝夜均而寒暑平元鳥者燕也燕乙鳥故謂之鳦莊
子謂之鶂鳥乙以春分來是爲二月之候鳥即小正
所謂來降燕乃睇也雷也者震氣也正月必雷雷不

必聞至二月始得聞之電也者激氣也二月雷不必
電然雷爲火電爲燄電則其雷之將發而先見者故
其色青而紫有電然後有雷蓋有電而不雷者未有
雷而不電者二月其氣微不甚著故人有見有不見
也謂之始者因雷而始之也

元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
（震盧文弨曰御覽作電若不見國無威振振與震同）

補注元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故古禮祀
于高禖以爲請子之候今其鳥不至則天失其施地
失其生而人受厥咎矣故其占爲婦人不娠之象雷

震百里大國侯伯之應今不發聲則無以號令而民將背畔矣故其占爲諸侯失民之象電也者雷之前驅也雷未至而電已奪其魄則其威可畏也今不始電非無電也無雷則亦無電也雷以電照民猶君以刑政治國刑政者君之威震也今因無雷而亦不始電則無以爲五常之鞭策矣故其占爲君無威震之象

清明之日盧本清明作穀雨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

補注清明之日三月節氣也謂之清明者天氣和煦萬物鮮潤明潔也淮南天文訓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則清明桐始華者即小正所謂拂桐芭也桐有白桐青桐油桐今始華者白桐也田鼠者鼬鼠也鼬鼠也者鼫鼠也非食禾之田鼠也食禾之田鼠爲碩鼠化爲鴽之田鼠爲鼫鼬同名而異實也小正傳鴽鵪也說文鴽牟母也爾雅作鴾母王砅素問注鴽鶉也案鶉即鵪故列子天瑞云田鼠之爲鶉也一說田鼠即田雞淮南齊俗訓夫蝦蟆爲鶉是也薛傳均曰鴽說文作鴽儀禮注引莊子云蝦蟆所化衡案蝦蟆即蛙一統志湖北施南府蝦蟆池在恩施縣南一百二十里池多蝦蟆春水方生輒跳躑出岸間前跳變爲羽隨衆鴈飛去上人常得之雀網中是其驗也盖是陽氣極旺故潛物化爲飛物也或以鴽爲田鼠所化鶉爲蝦蟆所化分鶉與鴽爲二似可不必虹也者陰陽交媾之象其物青紅二氣相抱一謂之蝃蝀或曰雄者謂之虹雌者謂之蜺其實一物也盖雄勝雌則陽盛而鮮明雌勝雄則陰盛而微闇矣

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盧文弨曰御覽作亂色衡案御覽誤亂下脫與寒歲叶

補注桐木挺生中虛而外直其得氣最易今不華是陽氣不至也故其占爲歲有大寒之象田鼠耗物而害於民者也化爲鴽則變形易志而歸於善矣今乃不因氣候而化則鼠竊必衆故其占爲國多貪殘之象虹者淫氣也氣有所附則升而散今不始見則婦人應其事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滿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倡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似人君心

在房內不脩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制故云
女謁亂公衡案易緯所云與時訓同故其占爲婦人
苞亂之象苞亂者謂包藏淫亂也
穀雨之日虞本穀雨作清明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
戴勝降于桑
補注穀雨之日三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清明加十
五日斗指辰則穀雨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也
今以清明前十日得雨謂之桃花雨以清明後十日
得雨謂之啣花雨蓋有雨則歲豐無雨則歲歉故謂

之穀雨也萍也者萍也無根之物生與水平故名萍
也一謂之水藻鳴鳩者鶻鳩也一曰鵴鳩左傳謂之
祝鳩祝鳩應春而鳴故亦謂之鳴鳩離騷謂之雄鳩
莊子謂之爲鳩呂氏季春紀注謂鳴鳩是斑鳩談鳴
鳩春來冬去而斑鳩則四時有之者也鳴也者言如
相命也拂也者搏也鳩感陽氣而搏羽故曰拂其羽
戴勝鴠鳥也亦謂之鴟鴟鴞事之候鳥也鳥似山鵲
而尾短色青毛冠俱有文飾若戴花勝故謂之戴勝
呂氏季春紀作戴任淮南時則作戴鵀任卽鵀鵀卽

勝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亦鵀也禽經曰戴
勝布穀案布穀催耕以興男事戴勝催織以興女功
非一鳥也其謂之降者若自天而來重之也鳥于是
時恒在桑故曰降于桑
萍不生陰氣憤盈憤盈繹史作憤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于桑政教不平平舊作中今從御覽卷三十改盈兵平叶
補注萍者浮蕩之物最易生者也微陽蒸煦便盈溝
壑今乃爲寒氣逼而不生故其占爲陰氣憤盈之象
羽者舞人所執羽舞所以息兵也國治兵則羽舞而

鳩亦應乎上今不拂羽無以動物也故其占爲國不
治兵之象戴勝頭戴花勝繡帷太平之象降于桑以
興蠶也國家無事政教和平婦人得以務其織紝今
戴勝不降是桑者少而上無以勸也故其占爲政教
不平之象
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螾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補注立夏之日四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穀雨加十
五日斗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夏孝經緯云斗指東南維立夏物至此時皆假大

也蝼蝈一名蛙色青而長股今所謂水雞本草所謂
土鴨爾雅所謂耿黽也單呼謂之蛙雙呼謂之蝼蝈
其實一也夏小正四月鳴蜮蜮與蝈同高誘時則注
乃謂蝼是蝼蛄蝈是蝦蟆誤矣蔡中郎分爲二物亦
誤高注呂氏孟夏紀蝼蝈蝦蟆也與康成月令注蝼
蝈蛙也同其說可據郎瑛乃謂蝼蝈是土狗即小正
之穀案穀是大蝼乃三月應候之物非四月也蚯蚓
者却行之物無心之蟲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故

謂之蚯蚓爾雅螼蚓竪蠶郭注即蜫蟺也王瓜一名
土瓜爾雅之劬荼姑也月令鄭注王瓜草挈也夏小
正四月王貢秀幽風箋疑即是蔞草案王貢王瓜二
物也蓋以草言之則其時已秀故小正四月言王貢
秀幽風四月言秀蔞以瓜言之則其時乃生故時訓
月令淮南俱言王瓜生也
蝼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辟妾后命命字齊缺今據
御覽補細覽蝼作王瓜不生困于百姓御覽困
作害
補注蝼蝈屬土土氣王則鳴今不鳴則土不勝水故
其占爲水潦淫漫之象蚓亦土屬其爲物能屈小人
女子之態今不出是潛藏于內欲有所謀也故其占
爲辟妾后命之象王瓜民食也今不生則徵令繁而
民荒於圃故其占爲困于百姓之象李兆洛曰蚯蚓
純土不出者土氣否也地爲后象故辟妾后命瓜陰
類微者故困于百姓
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補注小滿之日四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夏加十
五日斗指巳則小滿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
滿盈也苦菜一名荼陶宏景疑以爲茗者非也通卦

驗曰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
食但苦耳郎晉涵曰夏小正正月取荼是孟春已取
荼矣衡案小正正月是采芸非采荼也取荼在王瓜
秀之後亦四月也靡草薺葶藶之屬薺也者菜之甘
者也以冬美以夏死葶藶者草也亦謂之丁歷亦謂
之狗薺三月開花結子至夏則枯死案二物皆草之
靡細者故曰靡草淮南天文訓陰生於午故五月爲
小刑薺麥葶藶枯冬生草木必死是也小暑者氣將
鬱而未甚也

苦菜不秀賢人潛伏廢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盧文弨曰御覽賢作仁不死作未死慝作匿

補注賢人守節在下如荼之苦今不秀是無發榮之日故其占爲賢人潛伏之象廢草莫延于地盜賊潛伏之應今不死是不能翦除也故其占爲國縱盜賊之象暑者陽氣外發之應今其氣不至則陽不勝陰故曰是謂陰慝

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補注芒種之日五月節氣也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至是可斂可種也淮南天文訓小滿十五日斗指丙則芒種螳螂蟷蠰也一謂之蝚疣一謂之天馬一謂之巨斧爾雅謂之不過鵙也者伯勞也狀類鵲鴝而大亦謂之百鴝亦謂之搏勞亦謂之百舌通雅曰鵙即今之苦吻鳥四月鳴苦苦又名姑惡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之動其音鵙鵙故以其音名也反舌百舌也形小于鴝鵒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高誘淮南注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禮正義引蔡邕曰反舌蟲名畫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卷內故謂之反舌其說不足據

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詩傳名物集覽引作擁令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補注螳螂感陰氣而生故其物能殺蟲今不生則是陽極而陰不出也故曰是謂陰息鵙性殘賊亦陰氣所感今不始鳴則陰險潛蓄故其占爲令姦壅偪之象反舌能學百鳥詩所謂巧言如簧者佞道也今有聲則不應候矣故其占爲佞人在側之象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補注夏至之日五月中氣也禮所謂日長至也日行南陸臨于東井是謂夏至淮南天文訓芒種加十五日斗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鹿形小山獸也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而隕蜩也者蟬也一謂之蜓一謂之蜺蟟一謂之蜓蚞四月鳴者謂之札五月鳴者謂之蜩六月鳴者謂之蜩半夏藥草也其生也當夏之半故名易通卦驗謂大暑雨濕半夏生者誤也大暑則季夏非半

夏矣

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補注鹿角善觸有似兵刃今不解則戰鬬之應也故其占爲兵革不息之象蟬居高而吟言官之應故當鳴而鳴則貴臣有以懼矣今不鳴是言路不通有所壅于上也故其占爲貴臣放逸之象易通卦驗曰鹿者歌中陰也貴臣之象鹿應陰解角夏至太陽始屈陰氣始升陰陽相間君臣之象也今失節不解臣不

承君之象故爲貴臣作姦也此其說非也案貴臣作姦卽貴臣放逸在周書爲蜩不鳴之應而鹿角自象兵革與此無與也通卦驗又曰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否語之象今失節不鳴則失時多妖言此蓋以大雪候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誤爲此候應矣詩傳名物集覽云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此又似半夏不生民多厲疾之訛半夏氣味辛平感一陰始生今不生則夏有伏陰而氣必鬱故其占爲民多厲疾之象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補注小暑之日六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夏至加十五日斗指丁則小暑謂之小暑者此時暑熱之氣猶未盛對大暑而言也呂氏春秋謂夏之德在暑故以暑爲驗也溫風薰風也月令作溫風始至與時訓同呂氏季夏紀淮南時則訓並作涼風始至高誘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案小暑十五日乃大暑大暑十五日乃立秋不得取三十日後之涼風以爲小暑之驗也蟋蟀者蟋也一謂之蟋蟀亦

謂之蜻蛚亦謂之趣織似蝗而小生于牆壁之下故曰居辟辟與壁同鷹乃學習者前此鷹性慈柔至此始順殺氣習肄搏擊小正所謂六月鷹始摯也

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盧文弨曰御覽作溫風不至卽時無緩蟋蟀不居壁卽恒急之暴鷹不學習卽寇去不備衝案御覽所引俱誤

補注溫風陽氣所結陽爲德爲生今不至則刑政之酷而陰氣愁慘也故其占爲國無寬教之象蟋蟀居壁猶民得所依今不居壁則無所容也故其占爲暴

急之象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
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女工不成有淫
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
入今夜不閉明非也此又一解也鷹逐鳥雀比司寇
之擊奸司馬之討賊今不學習則軍容慢矣故其占
爲不備戎盜之象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
行

補注大暑之日六月中氣也謂之大暑者比小暑爲

盛也腐草朽敗之草螢一名卽照一名景天呂氏作
螢蚜淮南作蚜案螢與蚜俱生于腐草并是季夏節
候之驗故或以爲螢或以爲蚜記者各有所授不必
同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內經曰中央生濕濕生
土土生甘甘在天爲濕在地爲土管子四時曰中央
爲歲德掌和和爲雨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曰土居中
央謂之天潤白虎通曰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
之爲言吐也此皆季夏土之驗也

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
時行國無恩澤盧文弨曰御覽作土潤不溽暑卽益應之罰大雨不時行卽恩不及下凡句皆有卽字衡案御覽所引俱誤

補注腐草朽落之物化而爲螢則天地之生氣所惡
今不化則終於朽壞矣故其占爲穀實鮮落之象鮮
解也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
落鮮卽解也落如落實取材之落季夏土潤因溽暑
所致今不溽暑則刑罰過峻是當煥而不煥也故其
占爲物不應罰之象雨者天之發施猶國之恩澤也
今萬物皆待命而大雨不降是惠不及衆也故其占

爲國無恩澤之象

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

補注立秋之日七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大暑加十
五日斗指西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秋孝經緯大暑十五日斗指坤爲立秋秋者揫也
物于此而揫斂也涼風者氣轉而將肅也陸佃曰西
風謂之涼風淮南天文訓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高誘呂氏孟秋注涼風坤卦之風露者天地滋潤之
氣至是應金行之象而白也降下也寒蟬者寒蜩也

似蟬而小其色青一謂之蜓蜩一謂之蟪蛄即小正
所謂寒蟬鳴是也又謂之寒蜩蜩即瘖蓋此蟲不鳴
於夏故謂之瘖蜩又謂之啞蟬鳴則天涼故謂之寒
蟬也郝瑛曰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
俗稱都了是也衡案廣雅謂之蛁蟟
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欬病舊作疾病
盧本作邪病今
從藝文類聚
御覽作欬寒蟬不鳴人皆力爭

補注涼風者金行之應金主刑殺嚴政也今不至則
士慢而下縱矣故其占爲國無嚴政之象露者陰陽
之和也季夏暑熱煩悶得秋氣之清潤則暑鬱解而
民氣和故無病今白露不降故暑變而旱亢陽爲患
使天地清潤之氣不行則于五行爲金者于人主肺
肺色白而屬金喜潤而惡燥又主氣今乃無以助其
滋養之性則氣燥而逆故其占爲民多欬病之象寒
蟬飲而不食應時而動如守令之清而治化行也今
不鳴則賢者尸位而民氣不靖矣故其占爲人多力
爭之象
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補注處暑之日七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秋加十
五日斗指申則處暑謂之處暑者暑氣將退而伏處
也鷹乃祭鳥者是月鷹始殺鳥于大澤之中四面陳
之有似于祭也天地始肅者謂始收斂閉藏也禾乃
登者登升也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暖氣
爲凶凶盧本從舊作災
今依御覽與功叶

補注鷹捕鳥雀如師旅捕寇盜今不祭鳥則威無所
用也故其占爲師旅無功之象七月之氣於卦爲否
天地有交泰之意故始肅今不肅則上下玩而君臣
應之矣穀者民之命也木得秋金而成其時必有清
涼之氣助之今農不登穀則火尅金而木亦受其害
矣故其占爲暖氣爲凶之象
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黃校
琳曰
前月令作君鳥養羞藂棗陽有君象故謂之君鳥逸周書
君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羞養之而後食之食之而不盡食
之是君道也自今月令訛爲羣鳥而說者紛紛矣衡案此
說黑白顛倒之至以螢火比君象不倫以不盡食爲君道
爲羣鳥不知黃氏所據是何本逸周書也
補注白露之日八月節氣也謂之白露者前此立秋

始降今則露凝而白也淮南天文訓處暑加十五日斗指庚則白露降鴻雁來者自北而南以就煖也元鳥歸者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去者蟄也謂蟄於山林隱僻之地故高誘曰歸謂歸于蟄所也夏小正謂九月遰鴻雁元鳥熱者舉其晚者而言也羣鳥養羞者羞謂所食若食之有珍羞也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當是有翅之蟲不必定指蚊蚋蓋蟲之小者爲丹鳥猶人之初生爲赤子也白鳥當是百鳥脫去上盡而爲白鳥也白鳥即月令所謂羣鳥也金樓子謂白鳥是蚊引齊桓七事不足據蓋此時羣鳥以丹鳥爲珍羞而不盡食以後此蟲將蟄戶而不可多得也其曰丹鳥羞百鳥者言丹鳥爲白鳥之羞倒文也與時訓月令之言養羞一也呂氏仲秋紀注謂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似不足據

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補注鴻雁者遠人之應也今不至則所以柔之者無道耳故其占爲遠人背畔之象元鳥巢人屋宇經秋而蟄得安止之義今不歸則漂泊無定故其占爲室家離散之象羣鳥者臣下之應也有備無患似臣下之小心謹慎今不養羞則恃寵而玩事矣故其占爲臣下驕慢之象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北堂書鈔雷部注引始作乃又秋部引作始與今本同藝文類聚引作雷乃始又五日蟄蟲培戶培戶御覽引作閉戶柱未谷札樸收附卽坿衡案又五日水始涸今本作培

補注秋分之日八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白露加十五日斗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孝經緯白露後十五日斗柄指酉爲秋分陰生於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雷者陽氣所發也八月陽氣漸衰故收聲漢五行志曰于易雷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也培戶益戶也謂以土增益其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之也水曰八月中氣以後潮勢就衰雨澤漸少溝澮無復盈滿之象故始涸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則白此以後也蓋九月事也一則始涸一則盡涸也

雷不始收聲諸侯荐汰汰舊作佚藝文類聚亦作佚今從御覽作汰蟄蟲不培

戶民廢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盧文弨曰御覽別見一段云雷乃收聲不收聲而人民不安又云諸侯驕逸熱蟲坯戶不坯戶即邊方不寧又云人廢有賴水始涸水不始涸即人多疾病又云介蟲爲害惠云此當是古本衡案御覽別見一段俱誤

補注雷震百里大國諸侯之象雷應天地之變而收聲猶諸侯服天王之政敎而寧輯也今不收聲則號令不肅矣故其占爲諸侯淫泆之象蟄蟲培戶猶民之綢繆牖戶也今不培戶則不安厥居而寒莫能禦故其占爲民廢有賴之象水者介蟲之窟宅也今不始涸則龜蠏之屬得有所憑藉以肆其毒故其占爲甲蟲爲害之象

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補注寒露之日九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秋分加十五日斗指辛則寒露三禮義宗曰寒露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故謂之寒露也賓也者客也鴻雁一歲南北遷徙無定其孕育乳孳俱於北方是北方乃其巢宇之所而南方乃其作客之鄉故曰來賓賓之爲言賓旅也或曰賓與濱通詩率土之濱王莽傳作率土之賓此鴻雁來賓蓋謂自北而南來居于彭蠡之濱禹貢所謂彭蠡既猪陽鳥攸居是也亦通高誘呂氏淮南二注俱以賓字連下爵字成文因謂賓爵者老爵也棲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此其說非也易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始冰齊多生賓爵入水爲蛤鄭注賓爵入水爲蛤亦物應時之變候衡案通卦驗所云之賓爵此賓字尤當通作濱蓋謂沙灘海岸之傍其地所產之鳥雀性情與水相近且多水族所化故當陰極之時又復轉而爲蛤也其有

以賓鳥爲鴻雁者魏孝昭賦之賓鳥鼓翼謝朓郊廟歌之榆關命賓鳥是也有以賓爵爲水濱之鳥者張叔皮論之賓爵下草陶注本草之賓爵化爲蛤是也二事須分別看大水者海也爵化爲蛤者飛物化爲潛物陽氣伏而在下也即小正所謂爵入于海爲蛤也蛤蛤蠣海蛤魁蛤之類菊一名治蘧夏小正所謂九月榮鞠也

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

補注鴻雁至秋而就煖南方如小民之知依而懷樂土也今不來是不相歸附也故其占爲小民不服之象曾入大水時之應也今不入則物失其性矣故曰失時之極續古今注云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佚此蓋誤以立冬雉不入水之占混于九月矣菊者牝菊也當榮而榮樹麥之候也且其色正黃應在農事今不花知來歲之力田惟草其宅也故其占爲土不稼穡之象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

俯御覽作附

補注霜降之日九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寒露加十五日斗指戌則霜降國語驅見而隕霜注謂建戌之中霜始降考異郵曰霜之爲言亡也豺乃祭獸者是月豺殺諸獸四面陳之有似乎祭小正在十月者舉其晚也草木黃落者九月金盛尅木故先黃而後落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蟄蟲咸俯俯也者伏也謂以身附土就地陽而不出也呂氏季秋紀所謂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也

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德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補注豺殺諸獸如徒役之捕盜今不祭獸是不用力也故其占爲爪牙不良之象九月陽氣寖微故草木盡凋今不黃落則過時而陽不斂也故曰是爲德陽蟄蟲畏寒在穴如小民之塞向墐戶今不咸俯則無以安其身故其占爲民多流亡之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補注立冬之日十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霜降加十五日斗指戌通之維則立冬孝經緯霜降後斗指西北維立冬水始冰者陰極於亥故凝結也地始凍者寒氣由外達內無不閉塞也雉比雀爲大故化爲蜃蜃亦比蛤爲大也大水淮海之屬小正傳謂蜃爲蛤盧則大蛤也月令鄭注大蛤曰蜃呂氏淮南注並云蜃蛤也或曰蜃蓋蛟屬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上咎字疑誤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盧文弨曰御覽又載一段云立冬十月節水始冰若不冰即陰之有負地始凍若不凍即

寔皆之歟野獸化爲屋若不爲屋卽時多淫婦案此惠氏所疑爲古本者也然避民字雉字當出唐人所更定御案御覽別出一段俱係說誤

補注水得陰氣而凝今不冰則陰不能聚也故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豫恒燠若也故其占爲咎徵雉喜淫常與蛇交化爲屋則沈伏於下今不入水則陽動而不能禁其欲故其占爲國多淫婦之象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補注小雪之日十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立冬加十五日斗指亥則小雪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氣氣欵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謂之小雪者未盛之辭對十一月而言也虹者陰陽相接而成今氣不交故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非復前此絪緼化生而暫爲凝聚以待來歲之發洩也閉塞而成冬亦指天地之氣言呂氏孟冬紀注謂天地閉冰霜凜烈成冬呂氏音律篇亦云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是也鄭康成謂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說

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毋后淫佚

補注虹爲天地之淫氣當藏而藏婦德之應也今不藏則雌雄逐逐而事必有驗矣故其占爲婦不專一之象天尊地卑君臣之應也今乃天不上騰則于事爲逼下地不下降則于事爲凌上故其占爲君臣相嫉之象冬者四時之終也坤道也易所謂無成而代有終也今乃不閉塞則于至靜之德不協故其占爲毋后淫佚之象

大雪之日鵙烏不鳴鷃史引作鵙烏鳴誤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

補注大雪之日十一月節氣也淮南天文訓小雪加十五日斗指壬則大雪謂之大雪者此時寒氣極盛雨雪比前月爲大也鵙烏求旦之鳥詩所謂鴟鴞淮南時則禮坊記所謂盍旦也廣志作侃旦方言作鶡旦同通卦驗作曷旦詩注作渴旦說文鳥部鵙渴旦也高誘呂氏注鵙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勝故不鳴也淮南注同唐書及宋金史俱作鶡鳥誤案鶡鳥則又一

物虎始交者虎乃陽中之陰故交于冬至一陽將發之前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交讀將校之校衡案始交當訓爲交合之義所謂虎不再交是也其字當讀如郊荔挺鄭注月令曰馬蜜也顏氏家訓引蔡邕月令章句荔似挺高誘呂氏注荔草挺出之說以月令注爲訣衡案下文荔挺不生與易通卦驗荔挺不出皆以荔挺二字連名鄭注似不可議

鴟鳥猶鳴御覽作鵄鳥繹史引作鵄鳥不鳴俱誤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不生御覽作不出卿士專權

補注鴟以陽鳥而鳴於陰極之時則口舌爲祟之應也故其占爲國有訛言之象虎者將帥之應也今不交則貔貅必有不相能者故其占爲將帥不和之象荔挺生而正直如臺端得人有正色立朝之槩今不生則朝列無所憚故其占爲卿士專權之象易通卦驗謂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此又一說也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

補注冬至之日十一月中氣也蚯蚓結者高誘呂氏注結糾也麋角解者麋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也水泉動者泉淡于地陽氣聚于內故稟微陽而動動謂氣始達也

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補注蚯蚓蟠動之物今陽氣已達黃泉而猶挺然若死則是一陽未生而號令不伸于至近也故其占爲君政不行之象麋角象刃亦如鹿角俱兵甲之應今不解是櫜武也故其占爲兵甲不藏之象水泉乘陰而凝乘陽而達今不動則嫌于無陽矣故其占爲陰

不承陽之象

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雊音口

補注小寒之日十二月節氣也謂之小寒者對大寒而言也管子四時曰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呂氏春秋曰冬之德寒故以小寒大寒爲冬日之驗也淮南天文訓冬至加十五日斗指癸則小寒雁北向者自南而北此據早者而言也晚者正月二月乃北鄉故時訓於雨水又言鴻雁來始巢淮南作加巢高誘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詩維鵲有巢箋鵲之作巢冬至

加功至春乃成故曰始巢雉始雊雊謂鼓其翼也小正正月雉震呴而此在十二月者一言其震呴乃大鳴之候一言其始雊乃微鼓其音也

雁不北向民不懷主懷文類聚引作懷生御覽繹史作懷土格致鏡原引作懷至俱誤鵲不始巢國不安寧盧從舊本閩安字今據藝文類聚補雉不始雊國乃大水盧本從舊閩乃字今據藝文類聚補安寧當作安宇方與上水二字叶盧文弨曰御覽載小寒十二月節雁北鄉雁不北鄉卽臣不懷忠鵲始巢鵲不巢卽邊方不寧又曰一國不寧野雞始雊雉野雞不雊卽國乃大水衡案所引俱誤補注雁北向向北闕也是小民拱戴王室之應今時已轉陽而猶戀煖于南故其占爲民不懷主之象鵲巢所以安處小之應閭閻之得所大之應城邑之奠安今不始巢則旅無所容矣故其占爲國不安寧之象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干未風之象大寒之日鵲始巢今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案此以鵲始巢爲大寒候而其占爲春不東風之應則又一解也雉陰類好與蛇交應北方元武之精惟震雉而上與雷應故水氣散而不爲害今乃不始雊則陰氣聚而無以鼓盪之故其占爲國乃大水之象大水者來年之應也

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盧文弨曰宋本無疾字朱下云鷙鳥不厲則上句本無疾字朱本是也又五日水澤腹堅

補注大寒之日十二月中氣也淮南天文訓小寒加十五日斗指丑則大寒謂之大寒者寒至此無復加也易稽覽圖所謂冬至後三十日極寒是也白虎通曰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也陽氣推而上故大寒雞始乳者謂當字育之時卽小正雞桴粥也小正以爲正月通卦驗以爲孟春候舉其晚者而言也鷙鳥題肩也亦謂之擊征厲疾猛迅也水澤腹堅腹內也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姦姦各本俱作兵今從御覽改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御覽作言無所從

補注雞乳所求在得子今不始乳則牝雞之逐逐惟雄是戀矣故其占爲淫女亂男之象鷙鳥厲疾則雀角之屬皆遠避今不厲疾無所用力雖禍在肘腋而不能制也故其占爲國不除姦之象澤也者舍也舍也爲曰象言語今不復堅則言皆虛僞矣故其占爲言乃不從之象

月令解第五十三七

盧文弨曰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俱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載禮夏小正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

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案隋書牛宏傳云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案宏以今禮記中之月令卽是在周書內者故云卽此與蔡邕說相符合邕以淮南時則在第四篇今却在第五篇其文與呂氏微異邕作月令問答所云云者皆在呂氏不在淮南既蔡邕牛宏有斯二證故今卽依呂氏十二紀首鈔出以補此闕衡案月令全文已載在呂氏又載小戴篇中似不必再取以補周書而且出自呂氏其中有無潤色損益不可知恐未必卽周書月令之舊故仍從舊闕而其引見于他書者另附于後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論語鑽燧改火馬氏註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取各異木故

曰改火也正義曰周書孔子所刪百篇之餘也晉太康中得之汲冢其辭今亡衡案御覽二十二引周書夏取棗杏之火九百五十八引周書季夏取桑柘之火則春秋冬當亦引周書爲是而乃于春取榆柳之火則引易京房占見卷十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竝引鄒子見卷二十四二十六又九百五十四槐部引周禮司烜氏掌取槐檀之火九百五十四桑部引鄒子季夏取桑柘之火九百六十五棗部引鄒子夏取棗杏之火豈非自亂其例乎又其甚者

九百五十六榆部既引秋官司烜氏春取榆柳之火又引鄒子之說于後此與卷二十二引鄒子周書同其重復雜出無序甚矣案鄒子四時改火見周禮司爟疏鄭司農引蓋其源出于周書故御覽或以爲周書或以爲周禮或以爲鄒子其實一也改火之法呂氏十二紀首不載而春三月其燧火其讀該備之該夏三月秋三月柘燧火冬三月桵燧火則見於淮南時則然四時而三改火則秋用柘必誤蓋傳者失之管子幼官云五和時節以倮獸之火爨八舉時節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以介蟲之火爨六

行時節以鱗獸之火爨其於改火之說又別未知出於周月令否也

夏食鬱秋食櫨梨橘柚冬食菱藕

御覽九百七十三引周書夏食鬱秋食橘柚又九百七十五引周書冬食菱藕初學記橘部引周書秋食櫨梨橘柚據藝文類聚菓部引月令食橘柚則初學記御覽所引周書皆月令解中文也藝文類聚菓部引周官曰冬食菱藕棗栗杼實案周官當是周書之誤

逸周書卷十三終

逸周書卷十四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謚法解第五十四

郡齋讀書志曰周公謚法一百九十餘條衡案宋史藝文志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則是周公謚法原本止當有九十五字今檢謚法解所載自一人無名曰神至貞心大度曰匡共一百八十餘條而唐張守節所錄以冠於史記者計一百九十四謚與晁氏所謂一百九十條條令若不數重字止得九十九謚則與宋禮志所云爭差不遠蓋今本尚有空方三字故也盧抱經謂此解錯簡甚多良然王圻續通考卷一百三十四載周公謚法並註蓋從史記正義而注又多不相同蓋王氏雜取他書改竄成文不足以訂孔晁本注之誤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盧文弨曰案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贐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

補注此因武王將葬議謚南郊而作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也

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

孔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

補注禮外傳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禮表記謚以尊名注謚者行之迹也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崔駰達旨帝謚

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名當其實車服者賜葬之器如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故曰位之章魯語孟文子曰車服表之章也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謚之迹也至此魏晉玄珠傳引同）

孔注名謂號謚

補注禮外傳有大行受大名小善受小名小猶細也

晉書稽紹傳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後漢安帝紀注引前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

有小行人主謚號官也衡案周禮王謚掌於太師賜謚掌於太史大行人小行人並非掌謚號之官穀梁桓十八年注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故公羊說謂天子謚於南郊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大戴曰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謚慎也以人之始終悉慎錄

之以爲名也案大戴亦有謚法與周書同如官人解之亦見大戴是也今大戴僅存官人而謚法亡矣

一人無名曰神盧本從史記正義改作民無能名曰神

孔注不名壹善

補注一人尊無二上之稱無名者無得而名也鴈冠子道瑞曰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其證也北魏神元皇帝謚神

俾善口間曰聖間去聲史記正義作揚善賦簡盧本作稱善賦簡

孔注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補注聖通明也盧文弨曰闕處疑是無字所謂焉吾無間然方與聖相稱沈濤曰民無能名曰神稱善無間則能名矣故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衛案索隱引世本有衛聖公馳爲慎公之子又姓氏書辨證四十勁引姓源韻譜聖氏八愷愷

敦謚聖後世氏焉

敬賓厚禮曰聖

孔注聖於禮也

補注禮鄉飲酒義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

德象天地曰帝

孔注同於天地

補注易坤彖圖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樂稽耀嘉德象天地爲帝白虎通德合天地者稱帝

靜民則法曰皇盧文弨曰正義靜作靖注同二字本通

孔注靜安也

補注獨斷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風俗通三皇道德元洎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

也白虎通皇君也美也大也盧文弨曰論衡獨斷皇
並作黃案黃帝亦作皇帝二字亦本通衡案論衡道
虛篇曰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升不
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
道德之稱也又白虎通曰古者先黃後帝何黃帝始
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同也後
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
仁義所往曰王往舊作在今從史記正義白虎通引禮記
案稽耀嘉仁義所生爲王文選兩都賦序注引
案兩生字俱往字之誤

孔注民往歸之也

補注公羊成八年注仁義合者稱王白虎通仁義合
者稱王春秋元命苞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所樂
歸也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歸落
呂覽下賢曰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韓詩外傳曰王者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春秋繁露滅國曰王者民之
所往又深察名號曰王者往也風俗通皇霸引書大
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立志及衆曰公

孔注志無私也

補注春秋元命苞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

執應八方曰侯獨斷同

孔注所執行八方應之也

補注白虎通侯者侯也侯逆順也案執應八方蓋即
屏溝之義施彥士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以爵列
謚法之首蓋惟克稱其爵乃可以議謚

壹德不懈曰簡獨斷同盧文弨曰左昭二十
二年正義作壹意不懈曰簡

孔注壹不委曲

補注周王夷謚簡王晉書郭奕太康八年卒詔曰謚
所以旌德表行案謚法壹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
立德不踰於是遂賜謚曰簡又唐尉遲汾杜佑謚議
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共能考終
得不爲寬容乎和好不爭衡案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當云得不爲好和不爭乎又漢書孝安皇帝紀引寬容和平曰安亦自卑尊而
當云得不爲寬容和平乎疑所引有誤極衆任一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止人無尤怨得不
爲壹德不懈乎請謚爲安簡

平易不訛曰簡訛史記正義作訾唐楊綰謚議引庇作辭
盧文弨曰此簡字不屬於文而列於文之

前叠篇中錯簡多矣史記正義本作兩排首排畫然後及次排此簡字在恭欽定裏之前則固灼然可辨也

孔注疵多病也

經緯天地曰文 獨斷同

孔注成其道也

補注經緯天地如周文公是已詩皇矣比于文王傳左襄二十八年傳周語思文后稷注並云經緯天地曰文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馬注鄭注並云經緯天地謂之文又左二十八年傳服注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 禮檀弓公叔文子疏唐楊綰謚議並同

孔注無不知之

補注道德博聞如孔子是已宋夏竦始謚文正司馬光奏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問記博雅之謂也

勤學好問曰文 舊作學勤史記正義同今從欽定續通志改

孔注不恥下問

補注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疏案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白虎通引禮記謚法漢書孝文皇帝注左傳文公釋文及疏穀梁文公疏論語公叔文子疏引並同

孔注惠以成文也 文盧本從史記正義作政

補注慈惠愛民如漢孝文帝是已春秋時郤文公卜遷于繹志在利民亦慈惠愛民之一證遷繹事在魯文公十三年孟子滕文公疏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爲謚

愍民惠禮曰文

孔注以禮安人 盧本從史記正義作惠而有禮

錫民爵位曰文

孔注與同升也 舊作舉可舉也今從史記正義

補注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疏以謚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剛彊直理曰武 論語孟武伯宿武子叔孫武叔疏引並同直理盧本據北史于忠傳改作理直又云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彊理勁直曰武衛案于忠謚議見魏書北史于忠無傳

孔注剛無欲彊不撓直正無曲理忠恕也 盧本作理忠恕直無

豈也葢從史記正義

威彊叡德曰武漢書孝武皇帝注引同盧文弨曰正義叡作敳注云與有德者敳訛

孔注思有德者叡也

補注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注謹法曰威彊睿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後漢書光武皇帝注左傳隱元年疏引並同獨斷克作剋冊府元龜五百九十五趙宧別傳姜維議引謹法克定禍亂曰平

孔注以兵征故能定

補注武定禍亂如揚武是已禮外傳武定禍亂其功大也書大禹謨乃武乃文傳武定禍亂文選述高帝紀注引項岱定禍亂闢土升彊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孔注法以正民能使服

大志多窮曰武大盧本從史記正義作夸

孔注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敬事供上曰恭左傳隱元年疏引敬長事上曰共後漢章帝紀注引謹法敬本尊上曰恭

孔注供奉也

補注周王伊厲謚共共恭同凌曙曰按檀弓是以為恭世子也疏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以其順於父母而已謹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孔注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尊賢敬讓曰恭

孔注敬有德讓有功

既過能改曰恭唐許敬宗謚議引而獨斷既過作即過

孔注言自知也

補注左襄十三年傳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襄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共恭同魯語閔馬父曰楚共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昔語是以謚為共君謂申生韋注謹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又楚語可不為恭乎謂楚恭王韋注謹法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孔注守正不移

補注如宋共姬逮乎火而死是也

安民長弟曰恭長上聲安盧本從史記正義改作愛

孔注順長接弟盧文弨曰按本一作校疑二字俱誤

補注長如長養之長弟猶弟也

執禮御賓曰恭盧文弨曰御當作敖正義前編俱作御注亦釋御字也阮案御當讀如迓

孔注迎待賓也

此親之闕曰恭

孔注脩德以益之也

補注易所謂幹父之蠱也魯語閔馬父曰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注庇蔭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

恭王能庇蔭之故爲恭也

尊長讓善曰恭長上聲盧本從史記正義作尊賢案尊賢前已兩見

孔注不專己善推於人也

補注尊長尚齒也讓善貴德也

淵源流通曰恭盧文弨曰案正義以文武成康昭穆爲次其淵源流通曰康在溫柔好樂曰康三句之前今錯簡於此攷康爲恭非本文也又書正義引作淵源流通曰禹承稽斷有堯舜禹湯之謚史正義僅有除堯去虞曰湯一謚而此無之然案書湯誓釋文引馬融之說謂禹湯皆不在謚法中故今亦缺之

孔注性無所忌也此注與正文不合蓋恭謚下脫去兩不相附孔注而此注又脫去正文一條故

照臨四方曰明後漢書孝明皇帝注引同

孔注以明照之

補注左昭二十八年傳詩皇矣其德克明箋禮樂記其德克明注並云照臨四方曰明服虔曰豫見安危也書堯典欽明馬注鄭注並云照臨四方謂之明文

遷延高帝紀聰明神武注引項岱照臨四方曰明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照臨四方漢孝明帝是也

譖訴不行曰明

孔注通知之故不行

補注論語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威儀悉備曰欽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引悉備作備悉誤

孔注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補注欽敬也堯典焉注威儀表備謂之欽表當作悉

此謚唐明宗用之

大慮慈民曰定 慈民舊作靜民史記正義同案靜訓安與下安民大慮複今從獨斷

孔注思樹惠也

補注周王瑜謚定王

安民大慮曰定 左傳定公釋文又疏敎梁定公疏引並同

孔注以慮安民

補注孟子滕文公箋疏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爲謚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安民大慮魯定公是也

安民法古曰定

孔注不失舊意也 舊意疑作舊章

純行不爽曰定 爽舊作二今從史記正義左傳襄四年定姒疏同冊府元龜五百九十五引作其行不差誤

孔注行實不爽

補注所謂有大醇無小疵也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純行不爽魯定姒是也

諫爭不威曰德 盧文弨曰諫爭舊作謀慮訛

孔注不以威拒諫也

補注君不拒諫臣子之幸語曰荷恩爲德此之謂也

周僖王時秦寧公子德公謚德

辟地有德曰襄 獨斷左傳襄公釋文孟子梁襄王疏並作辟土

孔注取之以義

補注周王鄭謚襄王

甲胄有勞曰襄

孔注言亟征伐

補注勞謂有功

有伐而還曰釐 盧文弨曰正義前編伐俱作討

孔注知難而退

補注有伐而還不窮兵也止戈爲武與民同福故曰釐釐僖古通用周王胡齊謚僖王春秋齊僖公魯僖公史記並作釐

質淵受諫曰釐

孔注深故能受

補注艮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能受諫宗社之福也沈濤曰案後漢梁統傳注釐猶改也釐有改義故受諫曰釐

博聞多能曰憲 盧文弨曰憲舊作獻案正義博文多能曰憲在艮順二謚之後不與獻謚相比逆故

今定爲志前編亦作博文

孔注雖多能不至大道

補注憲法也漢書古今人表秦憲公史記秦本紀作寧公二字不通用必有一誤

聰明叡哲曰獻後漢書孝獻皇帝注引同爾雅釋言郭注叡哲作睿智獨斷同後漢書桓帝懿獻梁皇后注引作智

孔注有通知之聰也

補注僖獻公具譖獻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王德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譖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譖曰獻王師古曰獻深也通也

溫柔聖善曰懿盧文弨曰正義作賢善衛顧前編皆作聖善衛案論語孟懿子疏引作賢善後漢懿獻梁皇后注柔作和

孔注性純淑也

補注懿美也周王堅譖懿王

五宗安之曰孝

孔注五世之宗也

補注周王辟方譖孝王禮大傳鄭注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正義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室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也衡案五宗安之則能敬宗收族矣非孝而何

慈惠愛親曰孝盧文弨曰孝舊作蠢與蠢譖一類正義作孝在五宗句下乘德協時二句之上案慈惠愛親於孝義爲允於蠢義太淺故定從正義移此衡案獨斷作孝

孔注言周愛親族也

補注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賈子道術子愛利親謂之孝魏書甄琛傳正光五年卒太常議譖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甄可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譖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譖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譖謂宜依譖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譖曰孝穆衡案慈惠愛民是文譖愛民當作愛親

協時肇享曰孝

孔注協合肇始也始也下盧從舊本有常如始三字史記正義無今刪

補注能承祭祀不忘遠矣詩曰綏子孝子又曰孝孫

有慶此之謂也

秉德不回曰孝

孔注順於德而不違

補注孝莫大於守身秉順也回邪也秉德不回則其身正而無忝所生矣故曰孝晉書周處列傳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宏人立政入司百僚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大慮行節曰考

考舊訛作孝正義同盧文弨曰案正義此句在成祈二字之後不與孝謚連文而今本亦作孝此傳寫之訛也公羊隱元年疏引此作考考成也正與注合故定從之

孔注言成其節

補注王謨曰案舊謚無考字而孝字已有四條若以周本紀考之威烈王之父是爲考王則考當在謚法此當從通鑑注引謚法作考衡案史記燕世家孝公漢書人表作考公孝考二字形近易混周一代有考王嵬魯有考公楚有考烈王熊宛衛有考伯滕有考公此解不應無考謚一條

執心克莊曰齊

左傳襄二年疏引同

孔注能自嚴也

補注魯成公妃姜氏謚齊姜襄公妃歸氏謚齊歸論語叔齊正義齊亦謚也

資輔共就曰齊

孔注資輔佐而供成

虞本作有所輔而共成也今從史記正義

補注言其應事接物無缺失也齊有整肅周備之義

豐年好樂曰康

樂音洛下同盧文弨曰豐舊作温正義作温柔前編作温良皆誤今依注改衡案後有温良好樂曰良一條此處作豐年好樂爲是

孔注好豐年勤民事

補注豐年多黍多稌也好樂優游伴奐也尚之康王近之

安樂撫民曰康

左傳僖四年召陵公疏論語季康子疏引並同衛顗撫作治

孔注無四方之虞

令民安樂曰康

孔注富而教之

安民立政曰成

漢書孝成皇帝注禮樂志孟康注書顧命疏引並同衛顗斷安仁立政曰神神字誤

孔注政以安之

補注安民立政如周成王是已

孔注穆純也

補注周王滿謚穆王布德執義則和而能敬故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孔注性公露也

敬以敬順曰傾盧文弨曰正義順作慎注同二字本通用

孔注疾於所敬順也

補注案敬以敬順於傾謚不合漢書文帝紀注諸謚

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字此謚史記正義亦作頃頃傾通景十三王傳中山頃王師古曰頃音傾案傾訓衰邪訓危訓傷俱與此不合後文甄心懼動確是傾字

謚議據通鑑周紀注引敏以敬曰慎又蘇洵嘉祐謚法有敏事以敬曰慎則此條當是敏以敬順曰慎

昭德有勞曰昭盧文弨曰昭德前編作明德

孔注能勞謙也

補注周王瑕謚昭王昭明也民功曰勞注以勞謙訓有勞非

容儀恭美曰昭盧文弨曰舊本誤昭爲勝此條在後圀宮二謚之上今案正義本在昭德上前編亦明德下故移補此處後勝一條則倒之左氏釋文及正義並引作成儀恭明曰昭衡案數案昭公疏亦作恭明

孔注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補注如魯昭公習於威儀之節是已

聖聞周達曰昭漢書孝昭皇帝注引同盧文弨曰聞舊作文訛

孔注聖聞通洽也

補注孟德音孔昭之義

保民耆艾曰胡竹垞傳儒二十二合璧及胡考疏並同

孔注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補注老而慈惠克享大年故曰胡

爾年壽考曰胡

孔注大其年也

補注詩周頌胡考之寧傳胡壽也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注胡猶遐也通志謚略曰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考之稱焉胡非謚義衡案言其老正與爾年壽考合姓纂十一模胡氏帝舜之後胡公封陳子孫以謚爲氏鄭謂胡非謚義誤欽定欽通志謚略曰史記陳有胡公滿其子爲申公孫爲相公

申與相不列謚法則疑胡公非謚不爲無因然齊有
胡公靜公哀公不辰後哀既爲謚胡亦是謚矣漢陽
信侯呂清懷昌侯劉延年晉都亭侯華譚梁之王汾
吉士瞻皆川胡謚樵謂特胡者之稱是其疑古之過
也

彊毅果敢曰剛史記正義脫此條

孔注彊於仁義致果曰毅

補注說文剛彊斷也漢棘蒲侯陳武復陽侯陳胥都
昌侯朱宰並謚剛

追補前過曰剛

孔注勁善以補過

補注通鑑建武三十年廖通剛侯賈復薨胡三省注
謚法能補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謚之耳趙紹
祖曰余按謚法自有彊毅果敢曰剛胡氏何不引之
乃引此句而自駁之耶

梁德考衆曰靜盧文弨曰考工記作安非靜作靖本通用傳本不同也衛案獨斷考作好靜作靖

孔注成衆使安也

補注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古靖與靜通故謚作靖
者皆即靜字晉六世靖侯宜曰三十七世靜公俗酒蓋先後同謚而字異又與說
通周愼靚王即愼靖王也又或作竫秦文公賜太子
謚爲竫公

恭己鮮言曰靜鮮上聲

孔注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補注恭己不妄動鮮言不妄言晉語吾其靜也注靜
默也

寬樂令終曰靜樂音洛又逸陶徵士誄注引謚法靜作靖

孔注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治而無告曰平盧文弨曰無告當作清省非衛案論語晏平仲疏引亦作無告孟子魯平公疏作清

孔注無失闕之病也

補注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周十三世爲平王於是
陳有平公燮至簡王時朱有平公成靈王時晉有平
公彪景王時有杞平公郁釐蔡平公廬楚平王居晉
平公須及燕平公敬王時有齊平公悼戰國時有衛
平侯魯平公則平謚周所習用鄭志以爲義不可而

制之非是

執事有制曰平

孔注不任意也盧文弨曰有法度檢制故曰不任意舊作在位平意也誤

補注執事有制能絜矩也周語細大不踰曰平冊府元龜臧雲遠雲別傳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拒志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謚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

謚雲曰順平侯

布綱治紀曰平陶湘漢書考平皇帝注引惟同盧文弨曰左昭二十二年正義治作持

孔注施之政事

補注詩何彼穠矣疏引鄭志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

由義而濟曰景

孔注用義而成也

補注景有正大顯鑠之義周王貴謚景王

布義行剛曰景漢書霍去病傳張晏注引同

孔注以剛行義也

補注春秋考異郵曰景者強也魏書羊祜傳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祜志存理輸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伏節撫落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臨負悵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北史羊祜傳同

清白守節曰貞書楊統謚議同盧文弨曰獨潔守節作自守

孔注行清白執志固也當作志固執也

補注處亂而不污其身蒙難而能正其志艱屯之會有守斯不厚矣故曰貞周王介謚貞王

大慮克就曰貞

孔注能大慮非正而何

補注大慮克就能以正決疑也故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

孔注坦然無私也

猛以剛果曰威

孔注猛則少寬果敢行也

補注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凡桓謚或作威因後人

遊諱改也若周威烈王及桓公之子威公齊威王與

齊楚威王商則是其本謚非因諱改

猛以彊果曰威

孔注彊甚於剛也

彊毅信正曰威盧文弨曰正義作彊義最正

孔注信正言無邪也

辟土服遠曰桓漢書翟方進傳注左傳桓公釋文穀梁桓公疏引並同

孔注以武正定

克敬勤民曰桓後漢書桓帝紀注作克敵

孔注敬以使之

辟土兼國曰桓獨斷同

孔注兼人故敬土

補注桓成武也遊志謚法惡謚法惡謚其次莫如桓靈桓於經典並無惡義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爲惡名乎

道德純一曰思

孔注道大而德一也

補注周王叔謚思王書堯典馬注欽明文思俱用謚法解鄭注明文二義用謚法其敬事能用謂之欽慮深通敏謂之思則又雜取他義然以此證堯典文思孔馬鄭三家所傳本俱是思字與謚法解同後漢書郅壽傳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塞即寒思與寒聲之轉

大省兆民曰思

孔注大親民而不殺

補注寒則爲民思衣飢則爲民思食貧則爲民思富足鰥寡孤獨則爲民思存活偷惰縱佚則爲民思教

化是皆大兆省民之事

外內思索曰思

孔注言求善也

補注外謂國內謂身索求索也

追悔前過曰思

孔注思而能改也

補注此卽論語內自訟之義前追補前過曰剛剛在補字上看此思義在悔字上看

柔質受諫曰惠惠盧本作慧

孔注以虛受人

補注周王亦謚元王案爾雅釋言惠順也故質柔而能受諫者曰惠

能思辨衆曰元

孔注別之使各有次也

補注周王亦謚元王案元者首出之謂也能思辨衆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官人矣故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說音悅漢書孝元皇帝注引同獨斷行作仁

孔注民說其義

始建國都曰元盧文弨曰左傳昭十年正義始作好

孔注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補注爾雅元始也造端伊始立我丕基故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孔注以義爲主行德政也

補注主義疑作主善注同周語衆非元后何戴晉語人之有元君韋昭注並云元善也主善行德則能長人故曰元

兵甲亟作曰荒

孔注以數征爲嚴

補注周王宅謚莊王漢避明帝諱故人表莊作嚴然二字亦可相通故孔注以數征爲嚴非嚴何以死難以嚴蓋之三謚義俱以嚴字相替

敬閒克服曰莊

孔注通逸閒使能服也

死於原野曰莊

孔注非嚴何以死難

補注不辱社稷不辱宗廟以身殉焉可謂莊矣

屢征殺伐曰莊

孔注以嚴蓋之

補注傳曰殺敵致果以昭戎經

貳而不遂曰莊

孔注武功不成

補注此乃止戈爲武之義如楚莊王是也不遂謂不窮兵黷武也孔解非

克殺秉政曰夷

孔注秉政不任賢也

補注夾傷也滅也誅也以殺爲政慘莫大焉是故周
王燮以紀侯之譖而烹齊哀侯不辰於鼎故有斯謚
安民好靜曰夷好去聲安民舊作安心史記正義同盧文弨曰左氏僖三十八年正義引作安民好靜僖十五年正義民作人
孔注不爽正也
補注夷平也論語伯夷正義夷謚又見孟子疏好名之人章案克殺秉政爲惡謚此安民好靜爲平謚
執義揚善曰愍獨斷同史記正義愍作德通鑑漢紀注引作執義行善曰德
孔注稱人之善

補注春秋時晉有懷公圉陳有懷公柳爾雅釋詁懷止也止於義故執義詩周頌注懷來也能來衆善故揚善
慈仁短折曰愍後漢書章德竇皇后謚恭愍注引謚法慈仁折行曰愍
孔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注有說說見短折不成曰殤下
補注其德在人而無大年之享故黎民愍之
夙夜警戒曰敬
孔注敬身思戒
補注周王匄謚敬王詩常武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夙夜恭事曰敬史記正義脫此條襄書于忠謚議引同左傳宣八年疏引恭事作敬事宋本作勤事昭二十二年注引恭作共
孔注敬以莅事也
補注周禮小宰廉敬注敬不解於位也
象方益平曰敬史記正義脫此條
孔注法之以常而加敬也
補注象方益平地道也地屬坤坤道主敬
合善法典曰敬合善盧本作善合

孔注非敬何以善之
述義不克曰丁
孔注不能成義
補注說文齊大公子伋謚曰玎公段玉裁曰齊世家古今人表皆云師尚父之子丁公丁公之子乙公乙公之子癸公猶之魯酋父哲變父衛康伯宋微仲皆無謚不聞謚丁也此當云讀若齊大公子伋謚曰丁公卻瑛曰玎公今經典作丁左昭三年傳微福於太公丁公十二年傳杜注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適周

書謚法解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克曰丁據說文當作玎梁玉繩曰通志氏族略云謚法雖始有周是時諸侯猶未能遍及齊五世後稱謚則知所謂丁公者長第之次也鄭說是杞宋曹蔡四世未稱謚衛亦五世後稱謚而宋並有丁公可驗已說文以攷謚玎非又謚法述義不克曰丁呂攷賢嗣何以蒙此不韙之名乎沈濤曰盨古文左傳作玎公故許偁之猶堋淫于家我之弗肯許書引經之例如此非必謂其字之本義也又曰丁公之丁假借作玎猶泰丙之丙假借

作冏古書往往有此衡案丁義自是謚法中所有齊丁公之後爲乙公癸公是襲用殷法若宋丁公申之後爲煬公閔則丁是謚法無疑且合觀全謚周一代未用者甚多使必盡有證而後爲謚義似未免拘虛之見魏書穆崇爲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太祖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北史穆崇傳同又廣韻十五青丁本自姜姓丁氏齊太公子伋謚丁公因以命族據斯二說則丁爲謚義所有明矣

述義不悌曰丁 史記正義脫此條盧從前編改作述而不悌

孔注不悌不遜順也

補注丁有强壯盛大義故不悌前云述義不克謂紹述前業而不克肖其父不克二字非貶辭此述義不悌亦謂能述前業而有用壯之象也

有功安民曰烈

孔注以武立功

補注烈功也周王喜謚烈王

秉德遵業曰烈 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華注引東觀作執又順烈梁皇后注引

孔注遵世業不墮改

補注爾雅釋詁烈業也唐書盧奕列傳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與李澄同見害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案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忘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二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執道佐時奕

剛之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剛克爲伐曰翼通鑑晉紀注翼作肅

孔注伐功也

補注後漢闕內侯陰興謚翼

思慮深遠曰翼通鑑周紀注引戴記思慮深遠曰懌

孔注好遠思任能也

補注翼有敬義故思慮深遠

剛德克就曰肅

孔注成其敬使爲終

補注春秋時趙侯語楚子臧謚肅御覽唐獨孤及謚呂諡曰肅嚴鄧駿曰國家故事宰臣之謚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于形容請曰忠肅及重議曰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多字肅者威德克就之名威德冊府元龜作盛德以諡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姓氏書辨證一屋引姓源韻諸肅氏八元仲堪謚肅後世爲氏又姓纂一屋肅氏周文王子郕叔之後成肅公以謚爲氏

執心決斷曰肅南史徐勉傳同

孔注言嚴果也

愛民好治曰戴

孔注好民治也

補注曹八世有戴伕鮮急就章注戴氏宋戴公子文以謚爲氏

典禮不懌曰戴懌舊作愆今從前編盧本從史記正義作懟云音義並同沈濤曰觀下文懌過也則當從前編爲是懌即愆字之假懟乃懌字之誤說文懟怨也音讀如隊與愆義異

孔注無過

死而志成曰靈

孔注立志不忝命也

補注鄭氏通志謚略謂靈非惡謚衡案周書靈謚六條俱不甚惡蓋平謚也水經洛水注周靈王葬以王生而神故謚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獨斷左傳文元年疏襄十三年注楚語諸爲靈若爲注後漢書孝靈皇帝注引並同

孔注不能以治損亂

補注亂如禮煩則亂之亂損傷也失也左傳襄二年

君子是以知臧靈公之爲靈也注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極知鬼事曰靈

孔注其智能聰徹也

不勤成名曰靈

孔注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此與不成勤名不合蓋衆謚下脫去孔注此注又脫去正文連連接而義各別矣

補注鄧立誠曰按後漢書高陽公鄭羣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羣雖宿有文業而治閨廉清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謚文靈衛案宋司徒岐國公陳執中謚議韓維曰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

死見鬼能曰靈鬼盧本作神

孔注有鬼爲爲盧本作不爲爲

好祭鬼神曰靈

孔注敬鬼神不能遠也盧本作瀆鬼神不敬遠也

短折不成曰殤獨斷同

孔注有知而夭殤也

補注晉穆侯殤叔宋公與夷並謚殤儀禮喪服傳年十六至十九死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死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釋名釋喪制未二十而死曰殤殤傷也可哀傷也衡案前慈仁短折曰懷孔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當在此處六十當作十六三十當作十三蓋謂長殤中殤也若年未六十去下壽不遠焉得爲短洪範六

極一曰凶短折短爲上殤折爲下殤

朱家短折曰殤盧文弨曰正義殤作傷不與上條相連

孔注未家者未室家也

補注此指長殤言鹽鐵論十九年已下爲殤不顯尸國曰隱盧文弨曰左傳釋文作不尸其國

孔注以閒主國也

補注魯侯息姑謚隱公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隱與偃同用故徐隱王亦稱徐偃王

隱拂不成曰隱殺哀隱公疏引同盧文弨曰春秋傳隱拂同前編作隱拓獨斷又作遏拂

孔注言以隱拂改其性也

補注如晉隱公欲傳位桓公將營菟裘而卒見殺可哀痛也

中年早天曰悼 舊作年中史記正義同今從前編獨斷作中身早折曰悼

孔注年不稱志

補注周王猛謚悼王年不稱志如晉悼公是也據獨斷中年作中身蓋年未五十之謂漢書平帝傳云悼者未成爲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

肆行勞祀曰悼 盧文弨曰殺梁定元年疏引作肆行勞神曰煬

孔注縱於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 縱於心盧本作放心

恐懼從處曰悼

孔注從處言險圮也

補注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晉語隱悼播越注悼懼也從當作聳左傳驪氏聳亦懼也

不思忘愛曰刺 刺音辣

孔注忘其愛己者也

補注說文刺戾也漢燕王劉旦長沙王劉建德利昌侯劉殷當塗侯魏楊宜城侯燕安汜鄉侯何武平阿侯王仁並謚剌又唐中書侍郎高璩卒太常博士言璩建言璩爲相交遊醜雜謚法不思妄愛曰剌請謚爲剌案妄與忘通

愎很遂過曰剌

孔注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外內從亂曰荒 盧文弨曰前編從作縱

孔注官不治家不理

補注書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傳迷亂曰荒

漢成王劉順梁王劉嘉朝陽侯劉聖什邡侯雍鉅鹿

舞陽侯樊市人建平侯杜業紅陽侯王立並謚荒

好樂怠政曰荒 好去聲樂音洛漢書諸侯王表注引荒作殮

孔注淫於聲色怠於政事

在國逢難曰愍 難去聲獨斷同史記正義作逢張左傳閔公釋文作遘難疏作逢難與梁閔公疏同

孔注逢兵寇之患也

補注愍憂也痻也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古愍與閔通故凡春秋謚閔者皆卽愍也又與湣通史記宋閔公魯閔公皆作湣三字是一義又南宋以後兼用憫字宋張廷堅紹興時追謚節憫遵托卞嘉道宗時謚

貞憫衛案人表宋愍公作敏公

使民折傷曰愍 盧文弨曰折正義前編作悉非

孔注苛政賊害

在國連憂曰愍 盧文弨曰正義前編連作遭非注仍正釋連字

孔注仍多大喪

禍亂方作曰愍

孔注國無政動長亂

孤短折曰哀

孔注孤者未知人事

補注周王去疾謚哀王 漢書孝哀皇帝注左傳哀公釋文設梁哀公疏論語哀公問曰疏引並同獨斷仁作人

恭仁短折曰哀

孔注體恭質仁功未施也

孤孤鋪位曰幽

孔注鋪位即位而卒也

補注幼而孤露嗣位即病故曰鋪位詩江漢淮夷來鋪傳鋪病也

壅遏不通曰幽 獨斷同呂覽審分篇注引遏作過誤

孔注弱損不淩也 此蓋另一條注非注壅遏不通也其幽謚下脫去孔注而損弱不淩又脫去正文一條與前不成勤名下注同

補注通志謚略曰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壅遏不通之義衡案以魯隱公與周幽王並舉不合易幽人貞吉幽囚也與壅遏不通義近

動祭亂常曰幽 左傳宣十年疏祭作靜

孔注易神之班

補注書說命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是其義也

克威捷行曰魏

孔注有威而敏行

補注方言魏能也史記魯世家有魏公漢人表同左傳文十六年疏引世家作徽公釋文云世本作徽公漢律歷志及集解索隱引世本皆作徽公

克威惠禮曰魏

孔注雖威不逆禮也

去禮遠正曰煬正舊作衆獨斷同今從史記正義

孔注不率禮不親長

補注周穆王時魯有煬公懿王時宋有煬公並名熙

好內怠政曰煬

孔注好內多淫外則荒政此注舊在去禮遠正下注義與正文不合檢定元年正義疏引譙法前編俱有好內怠政一條正與此注合今從盧本而移好內遠禮一句于補遺條內

補注南史蕭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于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

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

甄心動懼曰甄

孔注甄稽也史記正作稽

補注周王士臣謚甄王甄與傾通危也甄猶掉也心轉掉故動而兼懼

咸德剛武曰圉盧文弨曰史表索隱剛作強

孔注圉禦也能禦亂患也

補注漢高陵侯王虞人謚圉

聖善周聞曰宣獨斷漢書孝宣皇帝注引並同後漢書朱穆傳注引作善聞周達左傳宣公釋文殺宣公疏孟子齊宣王疏引並作善聞周達皆與前謚聖聞周達曰昭混

孔注聞所未聞善事也

補注宣通也周王靖謚宣王

治民克盡曰使盧文弨曰舊本使作空圍案正義前編明允並作使今據補

孔注克盡無恩惠也

行見中外口怒

孔注言表裏如一也

補注愨謹實也漢有祁愨侯綰賀史記索隱曰謚法行見中外口穀衛案穀字誤當作愨又蘇洵嘉祐謚

法有行見中外曰敵敵字亦誤嘉祐謚法又有行見中外曰顯通鑑周紀注亦有之胡三省謂是傳寫謚法者遺之案此條既爲愨謚何得又爲顯謚傳顯謚者亦疑有誤

勝敵壯志曰勇

孔注不撓折

補注唐高祖時絳州總管羅士信謚勇

昭功寧民曰商

孔注明有功也

補注商章也張也藏珠玉不如富厥趫厚倉箱不如
課農桑商之爲言商也故王者以富民爲要
狀古述今曰譽
孔注立言之稱
補注博通今古名譽斯彰春秋時子產叔向晏子可
以當之
心能制義曰度
孔注制事得宜
補注左昭二十八年傳詩皇矣帝度其心傳並云心
能制儀曰度服虔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
事也魯語咨義爲度
好和不爭曰安
孔注失在少斷盧文弨曰正義作生而少斷衛案俱
注而失在少斷上又脫去正
文證法一條故兩不連接
補注周王曉證安王
外內貞復曰白
孔注正而復始終一也
補注晉陶宏景證貞白先生

不生其國曰聲左傳隱元年疏引同
孔注生於外家
補注孚經室文集曰逸周書證法解不生其國曰聲
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於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
然然其義猶在殼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云贅壻
之義爲嬰齊證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左成十一年傳然則聲伯必是隨母
生長於外所以卒證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
其姪殼聲姬生光杜注云顏殼皆二姬母姓姬之證聲亦必肖于
母殼姓家之故故以母姓爲名而證曰聲左襄十九年傳與
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證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
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衛案衛世家聲公索隱云世
本作聖公據廣韻引風俗通聖者聲也則聖聲二字
可通　欽定續通志證略曰魯聲伯之母不聘因證
爲聲然曹有聲公野鄭有聲公勝蔡有聲公產楚有
聲王當衛有聲公訓列國大夫證聲者九多豈盡不
生其國者意聲證或兼聲問之義而周書流傳日久
不無闕漏乃僅傳不生其國一義其義亦太專矣

殺戮無辜曰厲左傳襄十三年注楚語諸侯事若厲注呂覽審分覽審應作慎引無慎作殆

孔注賊民善人

補注厲惡也虐也周王胡謚厲王

官人應賢曰知

孔注能官人也

補注官人應賢則能進賢退不肖矣故曰知古知智通

凶年無穀曰慭慭史記正義作荒

孔注不務稼穡

補注盧文弨曰漢書諸侯王表有中山慭王昆侈則謚法之有慭明矣師古注引好樂怠政曰慭則與前荒之謚相同正義此慭字亦作荒案美謚中有豐年好樂曰康此慭字之惡謚正與相反慭之為言虛也注以不務稼穡為言可謂深得制謚之旨師古所引或誤記耳衡案慭訓虛荒亦訓虛說見後慭虛也下名實不爽曰質

孔注不爽言相應也

補注質信實也後謚名與實爽曰繆正與此相反漢

襄陽侯杜但謚質

不悔前過曰戾

孔注知而不改

補注漢戾太子謚戾章昭注以邪戾擅發兵故謚曰戾唐楊綰謚議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

溫良好樂曰良好去聲樂音洛案溫良當作溫柔

孔注言其行可好可樂也

補注良善也唐太宗時皇甫無逸長孫敞並謚良

怙威肆行曰醜

孔注肆意行威

補注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干寶晉紀曰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奏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循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辭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宜謚為繆醜魏書于忠薨太常少卿元端議曰忠剛直猛暴專慾好殺案謚法剛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又三國魏志吳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

勤施無私曰類盧文弨曰舊作勤政前編同正義作施勤今從左氏案此兩條及下美謚當本在前不與惡謚雜厠今皆紛亂難以考而復矣

孔注無私惟義所在

補注左昭二十八年杜注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正義曰勤行施惠情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曲臺奏議五代鄧州刺史劉敬文謚類

好變動民曰躁

孔注數移徙也

補注躁擾也燥也漢書古今人表秦躁公史記索隱

作趮薛傳均曰說文無躁字當作趮桑與參偏旁古書多混用鄧云誠曰按漢書王子侯年表清河綱王子東昌趮侯成確是趮字衡案晉灼曰音躁疾師古曰即古躁字也功臣表有陽都趮侯丁宿師古曰趮古躁字也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世儁位尚書令輕薄好去就與和中薨謚曰躁玩案輕薄好去就與好變動民義近

慈和徧服曰順後漢書孝順皇帝注引同

孔注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補注左昭二十八年服注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而順之杜注唯順故天下徧服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天下徧服而從順之故為順也

滿志多窮曰戚盧木作威下注云正義前編俱作戚非也戚古慼字注與慼之義正合

孔注自足者必不足也

補注案後周有陳戚王宇文純盧改作感非也

危身奉上曰忠

孔注險不辭難也

補注事君能致其身故曰忠漢燁渠侯僕明謚忠

思慮果遠曰趕盧文弨曰舊本果作深前編同云趕恐當作悍正義作明訛

孔注自任多近於專

補注案趕乃追趕之義字同赶說文赶舉尾走也義與思慮果遠不合舊作深遠亦誤案思慮深遠已為翼謚通鑑周紀注引戴記翼作慎此不得又云趕也

蘇洵嘉祐謚法有意深慮遠曰趯案趯與踔同亦與意深慮遠不合舊本曰下一字空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曰下字各本同書俱闕史記正義作思慮果遠

日明註云自任多近於專與周書同玩注意係別釋一字係不美之謚非釋明字知史記明字亦誤明玉圻謚法考引會編載有思慮深遠曰揖句與注意稍近

忘政外交曰撝（盧文弨曰正義脫此條舊本撝前衍同今從獨斷改正）

孔注不自明而恃外也

補注左昭二十六年傳撝王奸命杜預曰撝王幽王少子伯服也正義曰以本非適故稱撝王衛案紀年幽王十一年立王子余臣于撝注是爲撝王則撝王是余臣非伯服也且以立于撝故稱撝王亦如厲王稱汾王左傳晉翼侯鄂侯之類非謚法所謂撝也正義本非適之說不可據冊府元龜邵陵王綸爲西魏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追議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忘政交外曰撝從之（衛案邵陵撝王綸追謚事見南史梁武帝諸子列傳）鄧立誠曰漢書功臣表有容臣撝侯徐盧疏遠繼位曰紹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

孔注非其次第偶得之也

補注漢有汲紹侯公上不害

彰義掩過曰堅

孔注明義以蓋前過

補注漢有臨轅侯戚鯓謚堅

肇敏行成曰直

孔注始疾行成言不深也

補注漢王根謚直道讓公

內外賓服曰正（左傳昭十年正義引正作平）

孔注言以正服之

補注正治也後漢有節鄉正侯趙憙

華言無實曰夸

孔注恢誕（盧文弨曰疑有脫字衛案此注舊作空方五）

補注夸大也張也虛也唐沙門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謚法華言無實曰誇也又卷十五引謚法華言無實曰誇誇相誕也謂憍恣過制自夸大也又卷十七引謚法華而無實曰誇也又卷二十三引謚法華而無實曰誇

敎誨不倦曰長（長上聲）

孔注以道教之也

補注詩皇矣克長克君箋禮樂記克長克君注並云敎誨不倦曰長左昭二十八年服注敎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杜注敎誨長人之道

愛民在刑曰克

孔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補注克勝也能也漢有隆慮克侯周窟史表作哀侯

嗇于賜與曰愛

孔注言貪悋也

補注魯語人以其子爲吝注愛吝也孟子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注愛嗇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傳豈以臣爲有愛橐隱愛猶惜也皆與此義近漢成安侯郭遷謚愛

逆天虐民曰抗

孔注所尊天而逆天

補注國策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剖偪者之背鋘朝涉之脛是其證也案抗讀康見後漢書班彪傳又禮明堂位崇坫康圭康卽抗

好廉自克曰節 文選陶徵士誄注引謚法同冊府元龜五百九十五自克作自斁

孔注自勝其情欲也

補注漢閼氏侯馮解散謚節

擇善而從曰比

孔注比方善而從之

補注禮樂記克順克俾注擇善從之曰比服虔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也左昭二十八年擇善而從之曰比注比方善事使相從也

好更改舊曰易 漢諸侯王表江都易王非師古引謚法改作故又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注引亦作故

孔注變故改常

補注周顯王時燕有易王

名與實爽曰繆 繆眉救切唐許敬宗謚議引同獨斷名實過爽曰繆

孔注言名美而實傷

補注繆誤也史記蒙恬傳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皇霸篇繆公殺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據此則繆當讀如謬然繆穆實通用禮坊記陽侯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釋文繆音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
音穆又論衡福虛篇亦云秦穆公穆者謚亂之名衡
案秦繆公之繆與蔽仁傷善義近漢書楚元王傳劉
德薨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　欽定續通志謚
略曰古繆與穆通故史記曹繆公燕繆侯秦繆公魯
繆公凡作繆者皆本謚穆至唐謚封倫裴延齡爲繆
乃取名與實爽之義
思慮不爽曰愿
孔注不差所思而得也

補注愿謹厚也　欽定續通志謚略曰古字愿原同
故此謚周書作愿蘇洵謚法作原漢王子侯表劇侯
錯山侯國柴侯代修市侯寅景成侯雍棗侯山皆謚
原箕侯文謚愿顏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蓋漢時兩
字通用
貞心大度曰匡獨斷同
孔注心正而用察少
補注爾雅釋言匡正也案匡亦包有廓大義在故貞
心大度曰匡周王班謚匡王

施德爲文盧本作施爲文也今從史記正義又此條
上舊有隆哀也三字今移在和會也上
除惡爲武盧本作除爲武也今從史正義又此條下有除
惡二字注案正義自隆哀也以下俱無注今刪
辟地爲襄
服遠爲桓
剛克爲發史記正義發作僖而無
柔克履正有過三句
柔克爲懿
履正爲莊
有過爲僖
施而不成爲宣

惠無內德爲獻盧本獻作乎
孔注無內德惠不成也
治而生眚爲平
亂而不損爲靈
出義而濟爲景
補注自施德爲文以下十三條疑非周書所有故多
重複或出大戴或出世本或出劉熙均未可知蓋後
人掇拾附之久而遂不復辨也
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盧文弨曰前編失志無轉
一作失志無傳正義無失

志以下入字

孔注以其明所及爲謚象謂象其行事也盧本作以其所爲謚象其行事也史記正義緐注案以其明所及爲謚者明如白虎通日未出而明之明生而有覺死則以其餘光所及定爲美謚或曰明當作名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是也

補注此條當緊接貞心大度曰匡下蓋總結上文之辭

隱哀也舊作隱哀之也盧本從前編作隱哀之方又多景武之方也一句今從史記正義舊在貞心大度曰匡下今移置此

補注以下俱釋篇內字義隱哀聲之轉廣雅釋詁慇哀也慇與隱通此釋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之義

和會也

補注此旁釋好和不爭正德應和慈和徧服之義

勤勞也

補注爾雅釋詁勤勞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泗水哀王薨立爰是爲勤王師古曰勤謹也此旁釋學勤好問克敬勤民不勤成名勤施無私之義

遵循也

補注爾雅釋詁遵循也此旁釋秉德遵業之義

爽傷也

補注廣雅釋詁爽傷也此旁釋純行不爽名與實爽思厚不爽之義

肇始也

補注爾雅釋詁肇始也此旁釋協時肇享肇敏行成之義

乂治也史記正義無

補注爾雅釋詁乂治也此字周書無蓋傳譌法者失之

康安也史記正義無

補注爾雅釋詁康安也此釋豐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之義

怙恃也

補注爾雅釋言怙恃也此旁釋怙威肆行之義

享祀也

補注爾雅釋言享祀也此旁釋協時肇享之義

胡大也

補注廣雅釋詁胡大也此釋保民者艾曰胡觔年耆
老曰胡之義
服敗也史記正義無
補注此旁釋刑民克服辟土服遠叙圄克服慈和徧
服內外賓服之義盧文弨曰疑是伏也衛案服當作
伐春秋說題辭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
爲言敗也篇中有伐而還屬征殺伐剛克爲伐凡三
見
秉順也盧文弨曰秉舊作康案康
安也已見前今從正義

補注此旁釋秉德不回克殺秉政秉德遵業之義
就會也
補注就之爲言成也會如周禮歲會之會此旁釋資
輔佽就大慮克就剛德克就之義
憖遏也
補注憖與愆同說文十篇愆過也此旁釋典禮不愆
之義
錫與也
補注爾雅釋詁錫與也此旁釋錫民爵位之義

典常也
補注爾雅釋詁典常也此旁釋合善法典典禮不愆
之義
肆放也
補注左昭二十三年伯父若肆大惠注肆展放也此
旁釋肆行勞祀怙威肆行之義
穆虛也穆史記正義作康
補注廣雅穆謂之穊案穊通作康爾雅釋詁康虛也
說文康水虛也穆又通作康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

爵穀梁襄二十四年傳四穀不生謂之康皆謂虛也
又通作荒大雅召旻云我居圄卒荒鄭箋荒虛也又
通作康歛方言康空也郭注康寬空貌康或作歛虛
也此釋凶年無穀曰穆之義
叡聖也
補注叡與睿同書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廣雅釋言睿
聖也此旁釋威儀叡德聰明叡哲叡圄克服之義
惠愛也
補注書皐陶謨安民則惠傳詩北風惠而好我傳並

云惠愛也此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之義

綏安也

補注爾雅釋詁綏安也此解無綏字知篇內多有缺落今不可考矣

堅長也

補注廣雅釋詁堅長也此釋彰義掩過曰堅之義

者殭也

補注廣雅釋詁者殭也此旁釋保民者艾之義案史記正義者意大慮下注正用此義

考成也

補注爾雅釋詁考成也此釋大慮行節曰考之義

周至也

補注廣雅釋詁周至也此旁釋聖聞周達聖善周聞之義

懷思也

補注爾雅釋詁懷思也此釋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之義

式法也

補注廣雅釋詁式法也式字亦不見此解

敏疾也

補注說文敏疾也此旁釋敏以敬慎肇敏行成之義

捷克也史記正義無

補注左莊八年傳捷吾以女爲夫人注捷克也衛世家有庄伯世表作聚類篇作逮蓋即捷也索隱引世本作摯人表及衛詩譜引史作建並誤此旁釋克威捷行之義

載事也

補注小爾雅廣詁載事也案周書無載字載當作戴

釋名載載也二字通用

彌久也

補注小爾雅釋詁彌久也此旁釋彌年壽考之義○案史記正義全寫周書諡法其爲今本所不載者盧本悉補於周書篇內然序列未必盡合周書之舊茲特補於篇末而獨斷及兩漢史注等書所錄不見於周書者亦依次采入其錄及左公穀正義與論孟正義者以注經所用當用古諡法也

忠信接禮曰文 左傳文公釋文

綏柔士民曰德 史記正義

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史記正義

忠和純淑曰德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注

因事有功曰襄 左傳襄公釋文○襄公疏○穀梁襄公疏○孟子梁襄王疏

小心畏忌曰僖 獨斷○史記正義○左傳隱五年疏○僖公釋文○穀梁僖公疏

思所當忌 史記正義

有功安人曰憙 後漢書和憙鄧皇后注

知質有聖曰獻 史記正義○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疏

有所通而無蔽 史記正義

温柔好樂曰康 史記正義

聲聞宣達曰昭 獨斷

耆意大慮曰景 史記正義

耆強也 史記正義

致志大圖曰景 獨斷

內外用情曰貞 左傳[redacted]疏○禮弓貞惠文子疏

克敵服遠曰桓 後漢書孝桓皇帝注

謀慮不愆曰思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注

柔質慈民曰惠 史記正義○漢書孝惠皇帝注

知其惟 史記正義案注與正文不合疑有脫誤

愛民好與曰惠 獨斷○史記正義○左傳隱元年疏○禮弓貞惠文子疏○孟子梁惠王疏

與謂施 史記正義

勝敵志强曰莊 史記正義

不撓故勝 史記正義

好勇致力曰莊 獨斷

勝敵克壯曰莊 左傳莊公疏○穀梁莊公疏○左傳莊公釋文莊作亂

夙興夜寐曰敬 獨斷

見美堅長曰隱 史記正義

美過其令 史記正義

暴戾無親曰刺 漢書武五子傳注

好內遠禮曰煬 史記正義

閑淫於家不奉禮 史記正義

祇動逆懼曰頃 左昭八年疏

寬容和平曰安 後漢書孝安皇帝注

暴虐無親曰厲 獨斷案此與暴戾無親曰刺同

忠正無邪曰質 後漢書孝質皇帝注

慈仁和民曰顧獨斷

柔賢慈惠曰顧晉府元龜載雲別傳姜維襲引證法

敬仁傷善曰繆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繆王齊注○以上諸謚所用字俱見周書

賞慶刑威曰君史記正義○以下諸謚所用字周書不載

能行四者史記正義

從之成羣曰君史記正義

民從之史記正義

治典不殺曰鄔史記正義○盧文弨曰獨斷作鄔一作鄔左氏莊六年正義引經典不易曰鄔

秉常不衰史記正義

正德應和曰莫史記正義

正其德應其和史記正義

翼善傳聖曰堯白虎通引禮記謚法○獨斷○史記集解○論語堯曰疏

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引禮記謚法○獨斷○史記集解○論語堯曰疏引作仁義中庸疏同

受禪成功曰禹史記集解○中庸其斯以爲舜乎疏引受禪成功曰舜○姓纂九歎引風俗通禹氏夏禹之後以謚爲氏

除殘去虐曰湯史記集解○史記正義○白虎通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廣雅十一唐湯氏殷湯之後以謚爲氏

賊人多殺曰桀史記集解○獨斷作殘人多壘

殘義損善曰紂獨斷○史記集解

善行不怠曰敦史記正義敦侯劉光案隱引謚法

能紹前業曰光皇帝注漢書光武

温克令儀曰章皇帝注漢書孝章

不剛不柔曰和漢書孝和皇帝注

正德美容曰和漢書孝和皇帝注

幼少在位曰沖司馬彪曰沖幼早天故謚曰沖

景武也史記正義

布施也史記正義

按春秋時周有顯王赧王鄭有繻公此繻公是幽公之弟非成公庶兄繻

宋有休公辟公陳有申公相公利公蔡曹俱有宮

伯燕有鄭公晉衛秦杞俱有出公俱謚所未載又漢所用謚如膠西于王之子淸河綱王之綱周呂令武侯呂澤之令索隱曰周呂國也令武謚也鄭侯蕭何安國王舟秣陵侯劉纏什邡侯雍桓之終高宛侯丙猜鄒成侯周緤之祠衍侯翟山蠆侯陳鉛之祇祁敦侯繒賀之敷索隱曰謚法行見中外曰敦邛侯黃榮盛之慶廣陵侯劉裒之厖史表作常侯劉裒案定敦侯劉越柳敦侯劉罷之敦常亦謚法所不載

索隱曰敷謚也說文云敷讀如躍　牧邱恬侯石慶之恬常樂侯洞雕之肥邯會侯劉仁挾術侯劉昆景之衍都昌侯朱充之昌成安侯郭賞之刻賞子郭長之鄗王葬妻孝哇之睦舞陽侯岑彭溧陽侯史祟之壯夷安侯鄧康之義以上漢所用字當亦古謚法所傳又史記老子列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又姓氏急就篇寧公秦襄公曾孫謚寧公支庶因以爲氏又一切經音義卷二引謚法溫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師卷四引謚法貴貴親賢曰仁殺身成人曰仁卷十三引謚法

賊人多累曰槩劉熙曰多以惡逆累賢人也卷十五引謚法陽詐也卷二十三引謚法賤而得愛曰斐通鑑建光元年斐幸充庭胡三省注謚法賤而得愛曰斐卷二十三二十四引謚法知死不避曰勇縣命爲仁曰勇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七之引姓苑慈氏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其一倉舒謚慈後世以爲氏又一先引姓源韻譜淵氏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其一謚淵後世以爲氏

逸周書卷十四終

逸周書卷十五

孔氏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明堂解第五十五

汪師韓曰魯用天子禮樂魯自僭也而托於成王之賜先儒多有辨者若周公踐天子位此斷斷必無之事然記有明堂位史有魯世家堂溪方氏作周官辨於明堂位一篇斷爲王莽劉歆所僞竄而特疑其文不知何爲而作蓋無他書作證也余竊嘗得其證於周書之明堂解其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

堂之位以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若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不曰天下君逮踰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卽成王也位卽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於成王之左右卽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制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卽指周公且移其解之後文于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改宗周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要而論之明堂解乃自古方策所流傳而魯後人述之以著周公之勳勞其自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以下則魯人僭禮而增益之詞然魯但以

禮樂賜自成王未嘗以踐阼誣周公也故其文頻稱天子而曰天下傳之久矣又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蓋詞隱而指微焉不幸爲莽歆顚倒而又竄易史記以證之莽歆之禍不更烈于焚書也哉

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

補注鬼侯商諸侯紂殺而脯之以禮諸侯于廟事見呂氏行論篇鬼侯卽九侯史本紀九侯有女入于紂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並脯九侯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 相去聲

補注夷平也武王卽天子位六年而崩與竹書紀年合武王崩成王嗣繼也謂繼武王爲天子也是時成王年十三故未能踐天子之位言未能聽政也史記魯世家禮明堂位文王世子荀子儒效韓子難二淮南子齊俗氾論韓詩外傳卷三卷七卷八並有周公踐阼之說案踐者立也阼者東階也王會解云周

公在左左東也卽阼也此殆如後世宰相領班而乃誣以身爲天子過矣今據此解言攝政可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冢百官參看此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治之職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爲天下君也亂謂殷亂卽指武庚奄人徐人淮夷之叛

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補注方國四方諸侯之國宗周鎬京也明堂之制具見大戴盛德小戴月令明堂位周禮考工等書

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

補注天子成王也禮明堂位鄭注謂是周公誤負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戶牖間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卽依斧亦作黼其繡用斧故謂之斧蓋取其有斷也皇氏云斧依在明堂太室中央戶牖間南面者答陽也是時成王負斧依南面立其率公卿士侍于左右者則周公也

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

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

補注禮明堂位正義曰此明朝位之法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衡案此來朝之公當如虞公朱公之類指外諸侯之爲公者猶周禮言諸公也此三公三字似不必泥至謂周公已居天子尤妄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補注四裔來朝義固取面天子也故四門之外隨其所面而皆以右爲尊

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補注案禮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三句緊接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句下而四塞世告至五字則在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後與此不同鄭康成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乃朝正義曰正

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衛案明堂亦當有重門故南門之外有八蠻而應門之外又有九采若云但有應門豈八蠻九采同位而朝乎四塞九采謂極遠之國四塞猶四極日出日沒之所也言自此以外則非人力所通矣故曰四塞采事也言雖在要荒亦供王事世告至者即周禮蕃國世一見是也

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

盧本改明作朝

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貢七年致政于成王

補注制禮作樂如周禮儀禮所載是已度丈尺量斗斛也方貢器貢服貢物貢嬪貢之類成王時千七百七十三國言萬國者誇大之辭致政復政也竹書紀年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成王

嘗麥解第五十六

此成王四年事也沖幼委裘變生骨肉故于免喪朝廟之後踐行夏祝之禮因命大正正刑書以儆厥後篇中引蚩尤以寓紂虐引武觀以寓三叔則戎衣一

著破斧三年皆非得已故明刑即以弼教而勿畏多寵九于九宗三致意焉蓋深有戒于鴟鴞之變也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補注孟夏夏令之四月宗廟武王廟案紀年成王四年初朝于廟在正月嘗麥在四月蓋踐行夏祝之禮而薦新太廟也董仲舒曰祝者以四月食麥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誤案王于是年初免喪而蒲姑商奄猶作不靖焉得舉巡狩之典至岱宗而祈禱乎管子輕重已曰以春日至

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據此則御覽
嵗宗嵗以管子祀于太宗而誤不知祈禱于廟是一
事祀于太宗以嘗麥又一事太宗猶太祖也故曰族
之始太祖后稷廟禮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
雛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
補注書冏命大正是太僕正此大正是刑官惠氏禮
說曰大正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衡案廣雅刑正

也此大正非蘇公卽康叔正刑書定律也
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卽假于太宗少
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
補注僕馭僕也周禮小祝掌小祭祀將祀候禳禱祠
之事少祝卽小祝亞祝則又次于小祝者假與暇通
惠士奇曰大宗少宗卽大宗伯少宗伯也少祕疑卽
小史梁玉繩曰太宗顧命有之衡案少祕祕祝之官
見史記漢文帝紀應劭曰國家諱之故曰祕盖祝史
以神道設教故曰祕祝祕密也神也古者刑人于社
今將正刑書故假于社張惠言曰太宗太祖廟少宗
小祖廟少祕冏宮姜嫄廟也此與篇中大宗少宗爲
宗伯者不同羊豕少牢也羊一豕三者嘗麥以祭故
加二豕俎不與常禮同
史導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卽居于
戶西南向九州之伯咸進之字從閻本補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
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惠氏禮說以執筴從三字斷句誤宰坐尊中于
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太宗玉海引作宗正王命口
口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

補注北階北堂之階也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大射儀工人上與梓人升下自北階位在北堂下則
北堂有階也陟升也堂之東西牆謂之序東序房中
近東牆處也乃命太史尙大正尙上也以大正將正
刑書故特尙之卽就也居位也戶西南向者奧也室
中西南隅謂之奧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時祕祝用
祈禱以神明其事故命大正卽居于是九州侯伯位
于中階之東故在中西向宰宰夫承奉也宰乃承王
中升謂奉王升自中堂盖前此王在東序今則立于

兩柱之間以出命也客階西階筴簡書也自客階作筴謂宰由西階作簡以命大正也執筴從中從由也謂宰復以所作筴進于王也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者坐止也是時大正在戶西南向故特止尊中于其前禮曰唯君面尊蓋以殊禮隆之案君燕臣列尊于東楹之西兩君敵體尊在兩楹之間今坐尊中于大正之前者變禮也太祝以王命作筴此所作筴乃祈禱之文筴告太宗蓋以正刑書事卜于神而因宗伯以禱也祕作筴許諾則告于神而神聽矣空方疑是

太史二字下文挾刑書升授大正是太史則此時北面繇書于兩楹之間亦卽太史無疑繇致也書刑書也無字曰筴有字曰書楹柱也堂之上東西有楹兩楹之間謂堂東西之中也張惠言曰此當在太祖廟堂嘗參用禮在寢山寢出故升北階牧伯等則自門入太史尚大正者太史以王命命大正升周官士師受中鄭注中獄訟之成衡案秋官鄭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注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張氏引此蓋以武庚作中獄訟之成以解此處中字似誤罪辭告於諸侯在中在察也就堂下視之畢乃奉中

升而作筴執筴者太祝也尊當爲奠筴告太宗者以正刑書之意告太祖也下句當是王命告少祕告少祕則告少宗可知也繇用也用書作筴也王若曰以下正刑書之辭大正所先作者非此告太宗之筴

王若曰宗揚大正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西方西舊作四司口口上天未成之慶空方楊慎本作明明衡案可明明當作以明二字

補注王若曰以下乃申明作刑書之意或以此卽刑書之辭非也案刑書卽九刑今亡覩下文筴刑書九篇則非此可知宗卽下文九宗揚通作掩同也王將以作刑書之意宣布同族故特呼宗與大正而告之

二后天皇地皇也赤帝炎帝神農氏也分正二卿如周召分陝之謂少昊主西東方則黃帝氏之先主之命蚩尤于宇少昊于往也宇謂棣其下以佐之此蚩尤與神農同時非榆罔時作亂之蚩尤

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

補注神農氏衰帝榆罔之世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爲暴爰逐帝而居于涿鹿帝謂榆罔虛文弼曰河當

作阿梁虞素曰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地名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衛案梁說可據九隅九方也無遺言受其荼毒靡有子遺也史記序阪泉之戰曰與炎帝戰涿鹿之戰曰與蚩尤其實止一戰蓋蚩尤亦僭號炎帝而阪泉與涿鹿連接非二地也

赤帝大懣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盧文弨曰舊校大帝疑作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

補注赤帝榆罔也懣懼也史記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中冀卽冀州之野見山海經郭注冀州中土也故曰中冀用大正者大刑用甲兵也黃帝以土繼火順五行之序于天故曰順天思序紀于大帝謂昭告于天絕轡之野一曰凶黎之邱此段暗指商紂暴虐武王伐罪弔民之事言我周之所以大正于商者亦奉天罰如黃帝故事非有貪也

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

補注前主西方之少昊當炎帝神農時此少昊乃其後裔當榆罔之世清其名也爰以封于西故得以兵扼蚩尤之西路使不能逞及黃帝滅蚩尤遂命爲司馬司馬掌兵亦刑官也以有鳳鳥之瑞故又爲鳥師而鳥名五帝之官水火木金土也左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脩曰該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據此則金木水三官少昊氏一家掌

之而火則祝融氏掌之土則句龍氏掌之正謂順其序則五行治也故名曰質黃帝賜名也天用大成則天下一治矣故至于今不亂張惠言曰質摯古通左氏少昊摯之立也爲鳥師而鳥名蓋少昊本名清以能正五帝之官故改名質質正也案史記帝摯爲譽子不當黃帝時竹書紀年帝摯少昊氏在黃帝後與此合

其在敓之五子敓舊作殷盧文弨曰殷當作敓夏衛案殷乃敓之訛今改正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

補注五子啟之庶子五觀也黨于有扈故國語士蠆對楚莊以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號姦子而昭元年左傳趙孟亦曰夏有觀扈也韋昭注以太康昆弟當五觀又引書序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以明觀即洛汭之地並誤案五觀爲啟庶子而太康與作歌之五子乃嫡子爲同母弟故書曰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其母者五子之母亦即太康之母也厥弟者太康之弟也則

是作歌之五子爲啟賢子而五觀爲啟姦子一曰武觀據竹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五觀爲姦子爲庶子益信蓋啟能承敬禹之道故傳位于嫡武觀以庶子不得承大統故黨于扈以禹不傳賢爲非又復誘啟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筵斁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說具載墨子非樂上蓋以鈞臺之享天穆之舞有扈之戰均爲啟不德之事而誣以淫溢豈非忘伯禹傳子之命乎而謂即作歌之五賢子誤矣然且武觀是一人作歌是五人彼忘伯禹之命者又焉得有明明我祖一語出自其口乎漢書古今人表遂謂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不知武觀據邑以叛必非須于洛汭之牖牖者而路史乃云后啟五庶俱封于觀是爲五觀夫古未有五人合封一國者假國無正正政也國指西河用胥與作亂指武觀遂凶厥國謂滅亡也彭壽視融之後陸終第三子彭鏗之裔彭大彭壽名思正夏略謂以武定亂而姒氏一治按

成王時三叔忘文考之命而叛周亦猶五子忘伯禹之命而作亂故借往事以寓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則叔旦之禦亂後先如一轍焉

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子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庶我大治庶字盧本作空用我九方今從楊本宗正州伯敎告于我相去在大國有殷之多辟多字盧本作空方今從楊本自其作虐于古虐字盧本作空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舊小國下仍衍其命子克長王國長上舊王國二字今刪今改正

補注閒古遺訓卽指上二事三叔之亂與啟五子同
三叔者文考之子也故成王自謂遹朕文考之言以
儆之不易不變易也皇大也威武也予用皇威則東
征之事出自成王命非周公專擅益信不忘祗天之
明典令祗敬也典令大經大法所在故管叔磬霍叔
囚蔡叔降而罰無可貸三叔皆同姓故又呼九宗正
以及牧伯而欲其敎告于我也九宗九族也正長也
漢百官表有宗正應劭曰彤伯入爲宗正相在大國
相視也大國謂殷有殷之多辟指紂與武庚辟如辟

則爲天下戮之辟自其作虐于古謂其得罪於古先
哲王實肇由自作也是威厥邑威卽予用皇威之威
厥邑朝歌也無類于冀州蓋警惕殷頑之語恐其復
有不靖則當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矣
無類猶云無遺類也古者指天下爲冀州嘉我小國
周自謂猶云小邦周也其命予克長王國與立政以
長我王國同當如弼我丕基之義
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顚厥巢其猶有枝葉句作休句爾弗
敬恤爾句執以屏句惠氏棟說以爾執以屏助予一人爲句讀助予一人集天

之顯句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句勿畏多寵無愛乃
臣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句惠乃其常無別于民
補注此申儆之辭故發歎而勖之以敬也如木既顚
厥巢寓前此三叔之亂其猶有枝葉寓後此綱繆牖
戶不可不謹也休美也執拘也屏除也言爾同異姓
有弗敬恤乃事者則司刑將執以屏除之以助予一
人集天之顯集成也顯明也卽所謂明典令也亦爾
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則世世勿替矣勿畏多寵法
有必伸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臣無愛乃臣則犯法

者必少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則榮獨固所當恤而
無辜九所當愍惠乃其常無別于民則爲殷民爲周
民總視如一體矣李兆洛曰惠順也順汝所常供之
職別絕也毋自絕于民
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
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盧文弨曰左沈疑右
補注衆臣九宗及州伯也咸興者前此拜聽王命至
語畢而咸起也受大正書書卽刑書乃降者衆臣也
筴挾也刑書九篇卽所謂九刑也左文十八年傳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則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又左昭六年傳三月鄧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罝謂禹以有苗之亂作禹刑湯以桀之亂作湯刑周以三叔之亂作九刑也是時大正仍居在戶西南故太史筴刑書以升授之兩柱之間卽兩楹之間罝由兩楹之間升於戶西以書授大正而復左還至此也

布箴布字盧本空方今從陽本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說以諸正敬功爾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大循爲句爾乃德大舊作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惠張言曰乃當作及再拜稽首王命大正升拜于上大下舊衍史字張惠言曰史字疑衍今刪王則退

補注布如露布之布布箴猶懸書也布箴大正者罝謂太史左還自兩楹之間述王命箴大正以及諸正也據下文有太史乃降語則此爲太史箴大正無疑諸正大正之屬敬功爾卽敬爾由獄之意頌通作訟三節三宥三赦也無思民因反辭也訟必有因言聽訟者能無思民因乎順爾臨獄無頗謂不偏也掇拾也正刑有掇謂援取前事以斷今也刑有定者正之以律刑無定者援之以例重典中典輕典比而驗之拾取他事而證之則刑無不正矣循遵也式監不遠指畫九五子之事罝以戒侯國也以有此人人

謂臨獄無頗之人保寧爾國則無滅亡之禍矣克能也戒飭也服職也殆危也公正也若順也太史述箴已畢於是自兩楹而降大正坐舉書書刑書也乃中降者謂由戶西從中執筴而降也再拜稽首大正謝王命也故王命太正升拜于上以成禮而退上堂上也于是作刑書事畢

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職以爲之資邑

補注張惠言曰爲正刑書故士師命祭大宗大宗伯

小宗少宗伯衡案此因作刑書而用祈禱之事且以
偏告國中也士師司寇之屬序于天時正時令也是
月爲孟夏四月故祠大暑而上雩以祀風雨蓋先時
祈至也周禮中春逆暑是常行之禮此祠大暑及風
雨是特舉之禮風雨師雨師也百享從祀風雨之
百神周禮大宗伯以煙燎祀飌師雨師戠變也謂祭
肉也士師用受其戠以爲之資邑者邑謂城邑資通

爲之資野
補注此命百姓亦士師也遂享于富祭則受福也無
思民疾言能無思疾苦之事而爲之祈禱乎百享百
物之祭也歸讀如歸豚之歸歸祭閭率里皆社也閭
里門也周禮地官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
五家相羣侶也里居也地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
里亦二十五家許慎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率讀若
遂與術通謂祭行也蓋坊閭表啜之類君以爲之
資野者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凡井田廬舍山川溝洫之處皆野也君主也此所謂
君蓋指鄉大夫言資野則侯伯亞旅均受其賜矣
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戠以
爲之資采
補注宰宰夫家邑縣都王子弟及卿大夫之食邑太
祠猶上祠古有上祠中祠下祠三等祠風雨在家邑
縣都爲太祠在王國則爲中祠職戠謂牛羊魚豕之
類各有等級也家邑縣都皆采地故曰以爲之資采

君乃命天御豐穧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篚大史乃藏之
于盟府以爲歲典
補注天御御廩也豐穧美穀也享祠爲施蓋取天御
之美穀以祀先代爲施者漢郊祀志荆巫祀堂下巫
先司命施廉之屬師古曰施廉其先常施設廉薦者
也大夫以爲資篚勸有家也於是通國皆知有作刑
書一事太史乃藏之盟府以爲掌故故曰歲典是爲
嘗麥之禮

逸周書卷十五終

逸周書卷十六

孔氏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本典解第五十七

此成王寶周公之言以爲典也明德政教字民禮樂

王以是問故公以是告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召公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不知作而知不知舊據大戒解故問伯父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又當作不知故問伯父

沈約齋故安陸昭王碑李善注引同據此則故問故字當作敬說文侃胡困切引逸周書以侃伯父侃與問音近然彼引與朕實不明連接而此篇止故問伯父四字其朕實不明乃大戒篇語益未知誰脫矣

補注東宮成王所居王在東宮蓋猶在七年保傅之內召如若命召之召公周公也盧本衍召公二字似以召公爲召公奭矣失之不知乃問不得乃學此武王作聖之基不肖成王自謂言資武考之問學庶可以無惑明德所則脩身之事政教所行治平之事字民之道撫惠百姓之事禮樂所生制治太平之事非不念不知言於此四端非不求索實由不知故必咨訓迪乃有獲也

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材者智也材字盧本空方今從楊本補能興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難去聲

補注自此以至民無淫慝俱指明德所則言周公對成王稱臣其未嘗踐天子位尤屬顯然能求士材者辨賢否也故曰智能興民利者本養生息也故曰仁能收民獄者刑所當刑也故曰義能督民過者以身爲教也故曰德爲民犯難者執干戈以衛社稷也故曰武

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度曰至度字盧本空方今從楊本補

補注智能親智五句言王者有如是之德則能以類召類矣五者昌于國則賢哲在位能知人矣故曰明明能見物無不照也高能致物無不覆也物備咸至醴泉芝草無不應也故曰帝帝鄉在地曰本乾元所以資始也本生萬物曰世悠久所以成物也世可則

度曰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至如中庸至矣之
至
德昭天昭舊作照百姓用驚用字盧本空方備有好醜民無今從楊本補不戒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顯父登德三句已見成開解爲畏爲極民無淫慝
補注至德昭天合撰合明之象百姓用驚服敎畏神也備有好醜民無不戒善者勸而惡者懲也顯父司徒也登德尙德也德降則信信則民寧本諸身而信于民也畏威也極中也淫慝過差也

生民知常利之道則國疆序明好醜必固其務好醜下盧本一字空方楊本作乃字案說文示部引逸周書均分曰祘之此字當衍今刪均分以利之則民安均分以利之則民安書均分曰祘之阜用以資之則民樂阜字盧本空今從楊本補明德以師之則民讓樂音洛下同
補注此則政敎所行也常利之道農桑是也重農桑則民富故國疆序明好醜旌別淑慝也必固其務務本務也均分以利之謂計口授田而蒙强不得兼幷故民安阜用以資之謂財用相資以羨補不足故民樂明德以師之興賢能也賢能興則商德崇故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敎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於民其慈惟博末二字盧本空方今從楊本補
補注此則字民之道也生之樂之慈也政之敎之遂以成之則慈而濟以嚴焉禮猶道也如是則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而天下樂其顧復矣故其慈惟博博廣也普也

古之聖王樂體其政上有九綍皆得其宜曰材多人有八政皆得其則曰禮服士樂音洛其生而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
補注此言禮樂所生之事樂體其政謂作樂以象其功德左傳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輿隸僚僕臺今舉王以下言故曰士有九等皆得其宜位得當也材多師濟之義八政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皆得其則則倫紀正矣故曰禮服服行也士樂其生祿足以代耕也務其宜則能受業講貫而習復矣樂有八器獨舉鼓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樂以金鼓爲重故奏鼓以章樂舞有文舞武舞奏舞以觀禮如季札見舞韶箾之類歌人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故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則治之盛也故上乃不危

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為本典

補注幼愚成王自謂也

官人解第五十八

此與大戴文王官人篇同挍其辭義與六韜相似其原蓋出於太公而周公復錄以進成王如職方是周公所作而穆王抄出觀覽遂以為穆王時書矣

王曰於呼太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

色觀隱挍德可得聞乎

補注王成王也世紀八年王始躬親政事以周公為太師案洛誥成王於周公稱公未聞稱太師也設官以牧民故曰維民務官不當位則民受其咎故不可不慎論辨論也川謂授以尊而試之事

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挍之

補注唐太宗帝範曰古之明王用人必先六徵本此

齊一也挍度也

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

補注施予也富貴者能以禮施則不驕不吝而能得衆矣

貧賤者觀其有德守

補注守操守也貧賤者能以德守則不干進不辱身而動必以正矣

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慴懼

補注嬖寵近倖之臣隱約高蹈之士不驕奢則不僨事不慴懼則有以當大任而不疑

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好去聲

補注恭敬其質也好學其文也能悌其本也

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行去聲

補注廉潔則有守務行則有為勝私則不以勇害義

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

補注思慎則慮事周彊其所不足則不以氣血衰而自廢不踰不越也

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

補注父子兄弟君臣人之大倫三者不失而後可為

人
鄉黨之問觀其信誠
補注人能取信於鄉黨則大而天下國家均可托矣
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illegible]人觀其
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喪去聲
補注居處燕溺之候觀其義方則不至失於宴寧喪
哀謂失位窮處非謂居喪哀毀也大戴曾子立事曰
居哀而觀其貞也去一喪字其義自見觀其貞良則
無失身苟賤之行出入舉動也觀其交友者不知其

人視其友也以信相親曰任廉謂廉於財
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
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樂音洛
補注設之以謀以觀其智明足以運籌也示之以難
以觀其勇氣足以任事也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才足
以勝劇也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廉足以自守也濫
之以樂以觀其不荒義足以自正也濫漬也濫大戴
作藍盧注云藍猶濫也
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
補注輕佻則易犯持重則難奪喜之以觀其輕怒之
以觀其重互文也喜怒皆不爲所奪則中有主也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
之以觀其不狎從音縱六韜選將篇言人證語意與此合又莊子列御寇九徵本此
補注酒能亂德故醉之以觀其恭色能喪志故從之
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壹於忠也昵之以觀其
不狎本於敬也
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大戴
採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徵言以觀
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誠也盧紹弓謂精

當作情蓋以大戴採取其志二句抵周書復徵其言二句
孔廣軒大戴注則謂周書其徵作徵其信作精蓋以大戴
覆其徵言二句當周書復徵其言二句案大
戴與周書所記互有詳略各傳其說可也
補注復徵其言反覆以證其言之是否也復與覆通
以觀其精精猶眞也微妙曰精曲省其行曲折以察
其行之邪正也以觀其備則表裏精粗無不得矣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誠方與二字其志殷以淵其器寬以悅
盧本從大戴作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
所不足日日益者也
補注方與旁通偏也殷以淵深也寬綽也能容衆也

悌豈弟也儉約也不諂不阿媚也其禮先人與人恭也其言後人不敢肆也見其所不足則自知明而學業敏矣

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

補注臨人以色則不能儉矣高人以氣則不能以禮先人矣賢人以言則不能後人矣防其所不足曲護其短而唯恐人知也發矜誇也發其所能則自滿而不復求進矣

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

補注直而不止無回曲也正而不私無暗昧也不飾其美無伐善也不隱其惡不防其過無愿情也

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

補注曲媚善承順工巧謂有口才飾其見物耀於外也務其小證據以鳴也以故自說故詐也說謂喜悅大戴盧注言以事自解說誤

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

補注喜怒以物而色不變其神靜也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其識定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其欲淡也深疑作探臨懾以威而氣不卑其節抗也

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怒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懼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盧文弨曰賦注引懼懼作悚悚

補注鄙心心粗而貪也假氣氣浮而偽也

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戴震曰不文當作不學

補注設之以物試以事也數決有敏斷卒謂猝然之事敬與儆同度應謂能料事應物也不文而辯謂不必繁稱文辭而自中典要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舊脫言字據大戴補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

補注難決以物事至而不能決也難說以言固執而不能以言諫也守一而不可變知一而不知二也困

而不知止謂當事勢窮蹙而不知轉計也盧文弨曰
依當讀爲菱蔽也
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
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
補注營亂也物事也煩而御之以簡動而鎮之以靜
故不誤謂臨事不惑也誤與虞通魯頌閟宮無貳無
虞毛傳虞誤也犯之以卒謂以意外倉卒之事干之
不懼則中有裁決也置義而不可遷勇於赴義也臨
之貨色而不過目不過心亦不過拒之決絕也

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
補注移易以言失其守者其辭支也志不能固奪於
外也已諾無決謂已應諾之事而又搖惑也
順子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
曰質靜者也盧文弨曰大戴險作儉古通用
補注順子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寵辱不驚也沈
靜氣不浮寡言口不肆多稽而險貌察於內而不露
於外也
屏言而弗願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妬誣者也
補注屏摒通屏言便言也弗願者言與行違也自順
而弗讓順如飾非順過之順弗讓不少遜也非是而
彊之行僻而堅也妬忌也誣謂輕佻失據
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
屈曰志治者也
補注微而能發明足以照也察而能深智足以燭也
寬順而恭儉與人以可親也溫柔而能斷則非婦人
之仁果敢而能屈則非匹夫之勇
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

補注盧文弨曰案詩廢爲殘賊王肅云廢大也張湛
注列子楊朱篇同此亦當作大解衡案華有虛義後
漢馬融傳注華譽虛譽也
三日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
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供去成發於聲心氣華誕者其
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斯舊
作譖據大戴改案斯與醜音義相近疑本作醜而傳寫又誤爲譖也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
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

小觀其大此之謂觀聲

補注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以其聲處其實實情實也處分別也氣初生物物生有聲天地自然之感也剛柔清濁好惡六者察聲之大端華不實也誕妄也流散飄忽也順慎也信實也順節語有倫次也鄙粗鄙戾乖戾也禮內則鳥鳴色而沙鳴鄭注沙猶嘶也釋文嘶音西字又作斯音同正義曰嘶謂破嘶古之嘶字單作斯耳周禮內饗注沙嘶也漢書王莽傳莽為人大聲而嘶注嘶聲破也方言

嘶破散也東齊聲散曰嘶秦晉聲變曰嘶說文嘶散聲也普悲聲也案斯嘶澌嘶普俱通用醜愧恥也寬柔安舒也溫和靜然可聽也中正也易平易也時舒合宜也簡備不煩而能該括也壯力能任重也

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

補注陽喜陽怒陽氣必見者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

補注爾雅釋詁藹阿繇喜也郭注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薦進也荀子儒效以相薦樽注薦樽皆謂相陵駕也嫗然以愉謂和悅也嫗然好色貌薄然以下厭然消阻之貌薄迫也瞿然以靜瞿瞿視也漢書惠帝贊閎孺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改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蔓然亂以煩二色字舊缺據大戴補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

補注難盡之色謂不與人以揣測也誠智言非假托之智餘倣此誠仁則安敦而高厚故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則死生不懼故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則內外如一故必有可親之色新親通誠潔則夷齊是已故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則坦率自然故必有可信之色質

色本乎天眞故無虛假浩皓通固堅固安舒也僞色與質色相反蔓然蓼葛紛紜之貌亂以煩內多欲而順倒也雖欲改之中色弗聽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此二語總結上文蓋謂誠仁則其色必仁誠勇則其色必勇不能改也

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賢者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

補注內藏曰陰外見曰陽隱其情陰也飾其僞陽也

攻專治也隱於仁賢謂以此自掩蓋博虛譽也餘倣此

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其得以改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賢者也改汪士漢本作故如此者六條舊本或無舊字或無如舊字今補改一例

補注小施而好德少與以沽名也小讓而爭大廉於介介而露於昭昭也言願以爲質大戴盧注曰愿當聲誤爲願也衡案言願猶願言也願如不願乎其外之願言其人本無質行而恆稱道於人以自表白也僞愛以爲忠僞愛面爲親暱也以爲者假托之謂尊其得得與德通色取也改其名行違也

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而不遂如此者隱於智理者也慮誠不及上舊有前總唱功四字按大戴無今刪

補注慮誠不及短於謀也佯爲不言奸深以文其固陋也內誠不足色示有餘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也自順而不讓自順其非而不少遜也措辭而不遂謂不終竟其辭而恆吞吐其言各居是非之半

也

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托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

補注動人以言竭而弗終謂以難喻之言動人如臧三耳之類竭揭也既揭其旨而又弗終其說以啟人疑乃又不對而佯爲不可窮蓋其中本無甚深之義故爲此態以欺世盜名也假道而自順假托道德以順己之欲假如五霸假之也之假

口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

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

補注口言疑是矯言矯言以爲廉廉於口而不廉於心也矯厲以爲勇勇於外而不勇於內也內恐外誇外彊中乾色厲而內荏也亟稱其說以詐臨人亟稱猶孟子亟稱於水之意蓋謂言之不已欲以見信於人而實則借以售其詐也

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

補注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欲以孝聞於人也飾其

見物不誠於內如食而弗敬之類發名以事親發與伐通誇也蓋以親心名而求重於世也自以名私其身者善則歸己也

此周以相舉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不同而交（庚本不同二字不重案舊本交必重已心說而身不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者有）見於衆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

補注比周以相舉朋黨也知賢可徵已知其人矣而左右不同故鑒柯以示之蓋將招之使附已也不同而交則其人必尊我而不相背故必重已心說而身不近使之遙聞聲而相思也身近而實不至不示人以璞也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者惟恐知我之不盡而畢露於顏面以求勝也貌克疑當作貌充貌充心虛見列子

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行俱去聲）

補注類善也悖逆也假節見行謂假托志節以飾其美

言忠行夷爭靡及私曰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

仁者也（行去聲）

補注忠直也夷平也爭靡及私急公也情忠而寬主乎內者直而溫也貌莊而安見於外者敬而和也

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

補注能治謂能理也效窮而能達屈而能信也措身立方而能遂謀無弗成功無弗就也

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曰謙良者也

補注少言以行慎於言而敏於事也恭儉以讓則能

下人矣有知而言弗發不自炫其才也有施而口弗
德不自多其惠也
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
順信者也
補注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庸言必信也幽閒之行獨
而弗克庸行必謹也行亡如存能主敬也
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
補注祿愈崇而身愈約位愈高而志愈謙望愈隆而
心愈小可以當此矣

隱約而不慼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
守者也樂音洛
補注窮不失志故不慼富而好禮故不奢勤勞而不
變如北山行役之大夫是已發而皆中節故有度
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
補注直方而不毀不毀方氏合也廉潔而不戾不矯
情立異也彊立而無私剛不過乎中也經常也
虛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
靜者也行去聲

補注虛以待命不急仕也不召不至其品重也不問
不言不越俎也言不過行行不過道道言也言顧行
行顧言是為不過
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曰曰忠孝
者也
補注忠愛愛出於誠也驩以盡力勞而不怨也驩喜
悅也回邪也事親以道不衰邪也忠孝一心於孝也

盧文弨曰大戴作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
人以故名不生焉初學記引周書亦作歡以敬之盡
力而不固敬以安之案回與固皆面之訛即上文所
云面於敬愛是也缺處疑是名字亦見上文衡案面
於愛敬見大戴周書無
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口隱道而
不舍曰交友者也
補注合志同方共道同也共憂任難以義從也
志色辭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辭不至少句其
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此段較大戴脫落甚多因傳此書者各有詳略故也
補注偷苟且也進退多巧虛而委蛇也就人甚數貌

爲親暱也辭不至少多爲言說以悅人也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患得之心甚也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行好惡俱去聲行身之行如字

補注言行亟變更革不一也從容克易舉動反覆也好惡無常喜怒叵測也行身不篤後先易轍也

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誣者也

補注此小有材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淮南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是也規猶規規也小見之貌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

補注類善也規諫而不類謂諍人則是而自治則非也道引導也道行而不平謂立訓則正而率由則乖也

故曰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舊作畸口者不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陽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大戴揆德下尚有四百餘字疑亦周書闕文

補注應事齟齬者其立心必險故不夷夷平也畸鬼猶倚魁荀子修身篇注倚魁謂偏倚狂怪是也畸鬼則中情叵測故不仁面譽者佞故不忠飾貌者僞故不靜靜通作情無實也盧文弨曰表記文而靜鄭云靜或爲情衡案文選嵇康絕交書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李善注引周書飾貌者不情據此當作情字假節見前不平謂偏頗反側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王會解第五十九

昔之評王會者以爲似考工記似山海經信矣然於名物之晰外夷之考雖有王氏補注猶未備焉茲編採擇羣書凡百餘種尚有不能注釋者幸博雅教之

成周之會

孔注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

補注王應麟曰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成王命周公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西爲朝會之地謂之王城是爲東都衡案周至東都築而王業成故曰成周竹書紀年成王七年王如東都卽此事故王會題爲成周之會

埠上張赤帟陰羽　王本陰羽上有張字

孔注除地曰埠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　潛確類書曰汲冢書目鶴爲陰羽衡案孔注以鶴訓陰非目鶴爲陰羽也通雅亦云鶴謂之陰羽俱誤

補注王應麟曰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埠十有二尋深四尺司儀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幕人朝覲會同共帟掌次合諸侯設重帟帟以茷下而承塵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故以陰爲鶴

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揩挺

孔注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揩插也挺笏也　王本作挺似笏

補注天子謂成王南面南鄉也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共受諸侯覲用

衮冕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後方前俛後仰飾之布上元以象天下纁以象地名之曰冕取俛以致敬之義故字通作絻繁露者旒也旒綴玉而下垂如露之多有聯貫之象故曰繁露今覲諸侯以上臨下故不用朝服八十物者天官典絲云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挺大圭也謂之挺者挺然直上示方正於天下無少屈也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鄭衆曰晉讀爲搢紳之搢謂面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又冬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王所搢大圭

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紬也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炤惠士奇禮說曰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斗杓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杼燕謂之杼諸侯之笏前詘前故前短天子之珽杼上故上長惠氏此說明晰故又於下特注曰珽比他圭最長也或謂珽非大圭則是天子見諸侯僅搢此六寸之珽褒矣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綩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孔注唐荀國名皆成王弟故曰叔旁謂差在後也近天子故其冕亦無旒也

補注王應麟曰唐叔虞封於堯舊都爲唐侯地理志太原晉陽縣詩唐國在今太原府左氏傳有荀侯世本荀姬姓杜預云河東長脩縣東北有荀城在今絳州玉藻笏諸侯以象曰荼前詘後直五經要義笏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古笏搢之以記事不

執之以爲儀宇文周百官始執笏衡案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曰先儒皆謂荀即郇考詩云郇伯勞之竹書昭王六年賜郇伯命則郇爲伯爵自不同也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云唐荀皆成王弟是郇爲文昭荀爲武穆又不同也孔疏又止云荀姬姓其爲兩國無疑衡案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無所謂荀者疑孔晁注皆成王弟有誤周道親親故周公與唐叔荀叔皆在左太公異姓故在右其冕制之等級周公太公當用衮冕九章唐叔荀叔

當用鷩冕七章七十物者降天子一等也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孔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

補注王應麟曰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史記以祝爲薊衡案此不言祝公陳公者從其朔也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綩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

孔注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

補注王應麟曰史記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杞書序成王命微子啟代殷後梅福曰封殷於宋紹夏於杞衡案此不言杞公宋公者亦猶稱唐虞之義也王者之後稱公其冕服俱當用衮冕九章此皆外諸侯以臣見君故冕有繁露爲尊敬也

爲諸侯之有疾病者爲去聲趙曰下文有之此處疑衍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庄本旁之作之方

孔注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庄贊南差在後

補注王應麟曰祝主祭之贊詞宗宗人主神之列位

尊卑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豆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古以宗伯爲上宗彌宗蓋宗人之阼階東階也贊者盛罍酒之器以庄爲倚詞之庄瓚衡案東方生氣所在故令淮榮氏次之庄贊蓋用以祈禳也惠士奇禮說曰春官太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祝由之術此淮榮二祝亦古祝由之類惠棟曰大戴公符有祝雍此淮字與相似盧文弨曰案雍爲名淮爲氏不必一人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

孔注使儲左右召則至也

補注王應麟曰此見遇臣之厚處事之周衡案上文彌宗爲之王本作彌宗之爲是宋以前所傳本如此盧抱經以爲誤倒非也蓋上條所云乃巫用稱禱之事以禱祈去病祝由掌之此條醫藥所居當是針石之類傳宗人之有職事者掌之故曰彌宗之爲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此十六字當連爲一條上文爲諸侯之有疾病者八字趙氏以爲衍不可從

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相去聲

孔注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贊相賓客禮儀也

補注周禮春官太史下大夫二人大合同朝覲以書協禮事秋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案大子受諸侯朝覲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齊大夫爲末擯此言相者太史魚大行人者蓋以太史掌策命諸侯之事大行人掌侯國納貢之事此殆舉其全節而言之也皆朝服有繁露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加孤之服以其襄事於

外不近天子故有繁露下郭叔同

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葆幣焉統有繁露

孔注郭叔虢叔文王弟葆錄諸侯之幣也

補注王應麟曰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在畿內謂之西虢括地志故城在岐州陳倉縣虢文公其後也唐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虢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衛案晉語晉臣曰文王敬友二虢謂虢仲虢叔皆文王之母弟也馬融謂虢仲是同母弟虢叔是異母弟不可從虢叔爲文王卿士此郭

叔是其後郭虢通公羊傳晉獻公曰吾欲伐郭則虞救之伐虞則郭救之又蔡邕郭有道碑文曰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之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是也王氏謂此是西虢蓋本賈逵虢仲封東虢虢叔封西虢之說據路史國名紀東虢是叔之封葆通作錄案部也以簡牘錄其物也周官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杜子春云定其錄籍也此庭實之物蓋郭叔掌之統有繁露虢爲公爵冕服當用九章

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

孔注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皆國名爲諸侯二舅成王之舅姜兄弟也

補注應侯武王子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王應麟謂武王封其子於應誤案傳序應於邢晉之下年必弱於唐叔據紀年唐叔在成王十年始封十年當作年成王七年王如東都即王會事而此解已云唐叔則受封當即在此年古十七二字多以形似互錯則謂應侯封子武王時者誤也漢地理志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

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是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矣衛案漢志周武王弟當作周成王弟應爲武穆載在稽倍二十四年傳不與武王有弟封應也桐葉之事固說顓氏以爲是武王弟亦未爲得也蓋應是古國名商盤庚時已有應侯至成王時始滅以封其弟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西南有應城即故應國也曹文

之昭也史記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漢志濟陽郡定陶縣故曹國伯舅中舅指異姓侯國言孔以美兄弟釋此誤王應麟引左氏齊甥舅之國爲解亦誤蓋皆泥于武王妃邑姜之說與爾雅母之舅弟爲舅也不知曲禮明云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此伯舅中舅者卽曲禮所謂伯舅叔舅也泛指異姓下文伯父中子泛指同姓必求其人以實之鑿矣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

孔注此要服於比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

補注王應麟曰服言服王事也比近也以職方九服約之比服其侯甸要服其男采衛荒服其蠻夷鎭蕃與祭公謀父諫穆王謂先王之制有甸侯賓要荒亦與職方異曲禮同姓謂之伯父中子王之支子也衛案比服卽周禮之采衛夏官形方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注比猶親也則此比服蓋謂去侯服不遠有依比親密之義其地自當近于要服要取要約之義大行人在甸男采衛之外卽指夷狄之近者言荒服則蕃服也伯父中子同姓之國上文應侯曹叔則同姓之親近者此伯父中子則同姓之疏遠者蓋異姓不必有昭穆之序故統之以伯舅中舅若同姓則天璽之玉牒不可紊故舉伯父以包叔父舉中子以包季弟幼子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蓋卽朝廷序爵而親親之義亦在其中矣或曰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十三字當在比服次之之上與上條

伯舅中舅緊接爲是蓋伯舅中舅伯父中子卽所謂侯甸男也一在西面一在東面外則比服要服荒服序次井然

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

孔注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

補注惠氏禮說曰王會篇千里之內爲比服比之言親先王之所以親諸侯易之比卦取名於此注云此服名因於夏夏之比服周之賓服也衛案今本孔注

是名因于殷惠引作夏不知何據夏比服亦無考禹貢要服之內是綏服綏有安撫之義其即比服之說乎周賓服即比服據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篇次賓于甸侯之外要荒之內則比服即賓服自是確切比服當在侯甸男之外約其地有千里之廣故曰方千里之內分之則爲采衛合之則爲比服故比亦訓合也要服之地與比服相等案禹貢五百里要服周禮大行人于衛服之下亦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則是要服指夷狄之近者蓋自唐虞以迄殷周總

不過五百里即兩面算亦不過千里其曰二千里之內者蓋蒙上比服千里而某爲二千里也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則又蒙上二句而言案荒服即大行人九州外之蕃國職方則以蠻夷二服當大行人之要服以鎮藩二服當大行人之蕃國據禹貢荒服亦不過五百里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要各五百里合之王畿共得四千里而蕃國又在其外職方則王畿千里侯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男服五百里采服五百里衛服五百里與大行人同而無要服五百里另有蠻服五百里夷服五百里鎮服五百里藩服五百里總計有五千五百里蓋大行人于蕃國統言之而職方則蠻夷鎮藩又遞界其疆于五百里今以王會計之王畿千里外則侯甸男各五百里其外爲比服當職方之采衛又其外爲要服當職方之蠻夷又其外爲荒服當職方之鎮藩此與大行人並可互證王應麟謂職方九服并王畿方五千五百里此三服方六千里王畿不與焉則是以二千里盡屬要服三千里盡屬荒服也俟考

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

孔注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

補注禮玉藻出杅注杅浴器也疏云杅浴之盆也案設此非不用之物禮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則以諸侯遠來恐其不潔故令其沐浴而後朝所以敬君非敬諸侯也

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皃旌

孔注鶴皃羽爲旌旄也

補注王應麟曰書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

多言天子駕四公羊說王度記云天子駕六析羽爲旌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衡案此天子車旗之制後世謂之鹵簿六青指馬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 王應麟曰士一作巫

孔注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言尊王泰彌相儀之士也

補注盧文弨曰右泰士之右或疑左謝墉曰中臺之外其右泰士則在臺之前下云臺右側旁臺而立者上右字不必疑是左字衡案王應麟以大訓泰以終

訓彌於義不合又謂泰士是上士彌士是中士下士則同是臺外之列何得殊其職而異其分乎惠棟謂泰士理官則惑於左氏榮爲大士之說案是時各同卑行嘉禮焉用刑官而所謂彌士者又將何說以通之乎盧氏謂彌如彌縫之彌案彌縫之彌訓遠與此亦不合然則泰士彌士當何解曰此權設非常職也且是入衛之士非相儀之士也相儀別有司儀肆師等官而此則吉士庶士之流暫衛王所者案是時各國既畢朝於內而又率其屬以陳幣外臺則於中臺之外自不得不陳列虎賁之士以少備非常益不必躬環甲胄如營壘之守故不曰虎賁而曰泰士彌士泰安也彌讀如弭亦安也殆有取於安辑之義乎

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孔注受賓幣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

補注王應麟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衡案受贄受諸侯之貢也九州之外各以所寶爲贄

陳幣當外臺天玄既宗馬十二

孔注陳束帛被馬於外臺天玄黑既宗尊也

補注王應麟曰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畫繢之事天謂之玄玄與黑別黑者北方之正色六入爲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博雅既宗尚也左氏傳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衡案陳幣當外臺五字當爲一節所謂庭實唯國所有也天元既宗馬十二當另爲一節與下三項皆王朝所設以備覲瞻者既舊作歆今從王本作既案集韻既力涉切音獵此獵髮長涉切音獵與鬣同髮鬣也鬣力涉切音獵此

三字音切竝同然則髭當作髭髭通謂頷毛也明堂位所謂夏后氏駱馬黑鬣是也宗亦不訓尊當與鬃字通或傳寫脫去上半耳葢謂此所陳之馬其髭與鬃皆天元而其數則十二也王應麟引博雅髭屬也之說則是天元髭爲一物宗馬爲一物矣不可據

王元綵碧基十二碧基盧從王本作璧基注同

孔注此下三碧皆玉元繢請以黑組紐之基玉名有十二也

補注王古玉字元綵黑紐也所以束玉亦謂之繅藉

聘禮之絢組尺也或曰王乃天字之誤亦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案山海經西山經之高山北山經之帶山少咸山狐岐山蟲尾山繡山碣石山東山經之枸狀山皆出青碧西山經之章莪山北山經之石者山饒山東山經之竹山中山經之和山傅山皆出瑤碧又西山經之大次山北山經之北鄙山湖灌山太行山歸山中山經之光山龍山玉山柴桑山皆出碧又北山經之維龍山有碧玉東山經之耿山多水碧碧山多碧水玉中山經之爽水多碧綠郭景純曰碧亦玉類也又碧樹見淮南墜形訓注碧青石也唐碧見脩務訓注唐碧石似玉又碧盧見氾論訓廣雅作碧盧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會無縣東山出碧宣帝時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碧形似雞魏略曰大秦國出碧吾大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他如瑤碧縹碧之類引用不勝枚舉然則此處碧字不必改作圭璧之璧基與瑟通省作基瑟讀如綦葢玉之小者亦不必改作綦也中山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鴟卵博物志作狀如雞卵又本草石膽別錄云一名棋石然則基讀如綦當即棋也葢謂玉之成塊如棋子者

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

孔注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

補注爾雅肉倍好謂之璧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四方玄繚璧剡十二

孔注剡珪也有鋒銳陳之四方所列之也也當作地

補注考工記玉人剡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此

圭銳上而有鋒刃其用銛利以諭諸侯有不庭者則
天討有加焉故陳之西方使知所警也
外臺之四隅張赤帛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間
四隅下王本有每隅二字爲去聲
孔注每角張帛息者隨所近也諸侯稱爻也
補注說文爻交也毋鉛總錄曰木經云爻者交疏之
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一牕之孔六十四
六牕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仁和沈赤然曰諸侯無
爻字之稱古文安字似爻疑本是安字爲諸侯安息

之間耳衡案古人制器命名俱有深義無泛設者是
以月吉之布則曰象魏所以示衆庶之觀也外臺之
息則曰爻間所以聯上下之交也
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母兒
孔注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青馬則西白馬
矣馬名未聞
補注案孔說太泥此合以周公主其事猶湯定獻令
以伊尹主其事也王應麟引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
公主之亦因孔注而泥若東青馬則西白馬其說更
屬迂贅案上文郭叔掌爲天子葆緇而爻間之息諸
侯則周公旦主之當與上爻間聯爲一節其東方青
馬黑鬣謂之母兒當與下文正北方稷與大麆正東
高丈喙羊一類不應在守營牆之前今以脫去國名
又復連爲一事遂致訛錯
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
孔注戟也各異方王本各作名無方字盧本作方各異今仍從舊
補注王應麟曰營牆壝宮之墻也司儀注宮壝土以
爲牆後漢祭祀志爲壝重營盧文弨曰案此東方也

故衣青操弓執矛餘方則各異矣注以戟爲矛若依
淮南子則春矛夏戟有別也衡案青衣賤者之服不
必泥定上文東方二字蓋此是守門之賤故衣青後
世兵卒衣青本此其操弓執矛所以拱護王宮孔注
所云各異方者謂餘方皆然也穀梁莊公二十五年
傳天子救日陳五兵范注矛戟鉞楯弓矢徐邈云矛
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又禮記曾
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與其方
色與其兵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

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據此則操弓執矛不必盡
在東也高誘淮南時則訓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
戟有枝幹象陽布散則矛與戟爲二物孔以戟訓矛
亦誤矛狼筤之屬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
孔注稷慎肅慎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
補注王應麟曰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注周書王會備焉書序成王既
伐東夷肅慎來賀史記作息慎山海經大荒之中有

山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在白民北注去遼東三千
餘里後漢書挹婁古肅慎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
大海唐地理志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慎城
說文麈麋屬急就篇注似鹿尾大而一角漢書粵
山多麈麋麈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山海經風雨之
山卽谷之山多麈衡案稷慎卽肅慎左傳肅慎燕亳
吾北土也淮南墜形訓海外三十六國有肅慎民高
誘注肅敬也慎畏也竹書紀年大戴禮五帝德史記
五帝紀並作息慎稷息肅古通用肅慎之國見海外
西經又見大荒北經不咸山今之長白山也後魏書
勿吉國在高句驪北舊肅慎國也去洛五千里北史
勿吉國一曰靺鞨其部類凡有七種自拂涅以東皆
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案一統志盛京奉天府承德縣
秦以前肅慎氏地又開原縣鐵嶺縣寧古塔黑龍江
等處俱肅慎氏地
穢人前兒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
孔注穢韓穢東夷別種韓鍾本周文歸作寒誤
補注王應麟曰後漢東夷傳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

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山海經注今扶餘國
卽滅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爾雅注鯢魚似
鮎四脚前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
尺水經注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鱣出
伊水史記謂之人魚始皇葬以膏爲燭司馬相如上
林賦注鯩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宋祁益部
方物圖鮀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如鯢四足能緣
木聲如兒啼衡案穢人穢貊也山海經海內西經謂
之貊國案穢卽滅一作薉其地與三韓接壤三韓者

馬韓辰韓弁韓也後漢書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穢地也魏志濊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案一統志扶餘今爲科爾沁六旗地又朝鮮國之江原道爲古濊貊國前兒卽山海經之人魚互見北山經中山經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郭注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郝懿行曰鯢古文省作兒周書王會濊人前兒兒从儿卽古文人字又人兒聲轉經文古本作兒魚

闕脫其上卽爲人魚衡案山海經北山經人魚僅一見於沒沒之水而中山經浮濛之水厭染之水楊水濕水視水凡數見又見於西山經之丹水焉得處處皆闕脫其上而爲人魚乎蓋此魚四足若彌猴聲似小兒又能立行以其有似於人故謂之人魚郝氏又於中山經少室山休水鯑魚下引周書王會云兒若彌猴亦誤案所謂形似彌猴者實是魚不是猴庶物異名疏引周書王會直云前兒猴屬格致鏡原列之獸部猴類俱誤周益公云宋興洞有四足鮎宋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旁各具五指此魚妖也案此卽前兒各具五指卽中山經所謂長距是也益公以爲魚妖直未考耳郝氏又謂北山經歷虢水之師魚卽人魚似不甚合若北山經諸懷水之鮎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正與鯢魚相似已狂卽所謂無癡疾也犬首初學記及太平御覽並引作犬首案當是人首前兒貌似人故曰人首也

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幣盧本作室方今從王本作蓑）

孔注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漢志樂浪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狼）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今樂浪縣爾雅疏九夷二曰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霍呈葉衡案山海經朝鮮在海內北經一統志樂浪今爲朝鮮之平安道又合黃城吞列城不耐城帶方城俱漢樂浪郡屬縣七修類藁載登州老醫毛翔自言捕魚海中見有城府欹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因謂白浪卽樂浪并引王會良夷

山海經朝鮮作證其說不足據在子不知何物幣疑作弊玉篇弊獸名格致鏡原引王會幣身作鼈身並附於鼈類之末通雅亦云在子鼈身人首案良夷濱於東北海例以穢人前兒揚州禺禺則在子爲水族似可信炙之霍者霍卽劉廣雅裂也釋名發霍也所中霍然卽破裂王本改作雚又訓爲豆葉於文義不甚貫通雅謂炙之以雚以字涂設

揚州禺禺魚名解翰冠冠盧本作冠

孔注亦奇魚也玩此注則上文奇獸當作奇魚

補注王應麟曰說文鯛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鯛上林賦禺禺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衡案下文蠻揚爲揚州之蠻漢書南粵傳所謂揚越是也當在揚之南境此揚州疑卽禹貢所謂島夷其國當在揚之東境呂氏侍君覽有揚島禺禺卽鰅鰅見山海經東山經其狀如犁牛博物志東海中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卽此禺禺鮥鰅見子虛賦徐廣曰禺禺魚牛也又上林賦鰅鱅鰬魠郭璞曰鰅魚有文彩方言齊宋之閒凡物盛多者謂之冤或曰魚名解翰冠五字疑衍

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舊作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誤王本作發人鹿人鹿人者若鹿迅走盧從史記正義改作麃郝氏爾雅正義引亦作麃今從之

孔注發亦東夷迅疾

補注王應麟曰漢武帝詔曰周成康刑錯不用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晉灼曰王俶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大戴記五帝德曰北山戎發息愼管子曰發朝鮮之文皮博物志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鹿人蓋此類衡案發國有二一在南史記五帝紀南撫交阯北發是也此發人自是北狄大戴少閒篇虙注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可據管子大戴漢詔以發與朝鮮息愼類舉其國蓋在東北故孔注謂之東夷東原戴氏引逸周書曰發鹿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見所校大戴禮案所引亦誤今從盧本作麃麃牛尾而一角其大者謂之麤麤或作麤麤與麃音相近故楚人謂麃爲麃也竊疑此條當是發人麃麃音麃其字上从鹿下从几几與几形相似几卽古文人字後世傳寫誤分爲二故王

伯厚所見本爲鹿人也爾雅麋大麐旄毛狗足又云
猶如鹿善登木李時珍曰麎似麋而小黑色豹脚脚
矮而勁善跳越其說與王會所謂迅走合
命人雖馬
孔注命東北夷雖馬焉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騾
補注王應麟曰漢書巴俞注俞水名今渝州爾雅騶
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眞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
角角如鹿茸此卽騶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
無角者衡案廣韻渝本巴國漢爲巴郡之江州縣梁

於巴郡置楚州隋改爲渝州因渝水爲名案一統志
今四川重慶府巴縣江津縣璧山縣綦江縣皆其地
又順慶府有渠江西南流入重慶府合州界東北入
嘉陵江水經注謂之宕渠水寰宇記宕渠水一名渝
水此則漢書注所謂渝水也其地當在成周西南與
孔注東北夷不合又漢書欒布傳以功封鄜侯蘇林
曰鄜音榆濟河縣也案漢志淸河郡有鄜縣亦不在
東北惟遼西郡之臨渝縣有渝水首受白浪東入塞
外遼西郡屬幽州幽州東北也今直隸永平府有渝
河在撫寧縣東又山海闕在撫寧縣東二百里本古
渝闕地此俞人當在其左近山海經北山經帶山有
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朏朏郝懿行曰朏
雖疏俱聲相近廣雅錯雖也王氏疏證曰爾雅釋獸
騶如馬一角亦以其角形如雖而名之故逸周書王
會篇謂之雖馬雖雖聲相近也
青邱狐九尾
孔注青邱海東地名
補注王應麟曰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司馬

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郭氏曰山名
上有國在海外淮南子堯緻大風於青邱之澤瑞應
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孝經援
神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
狐九尾造於禹山海經青邱國在朝陽北其狐九尾
青邱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注
竹書曰伯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衡案青
邱之澤見淮南本經訓注青邱東方之澤名也青邱
國見海外東經又見大荒東經晉天文志青邱七星

在黔東南蠻夷之國也案一統志青邱在高麗境高麗今朝鮮也唐討高麗置青邱道行軍總管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圖讚云青邱奇獸九尾之狐

周頭煇翄煇翄者羊也

孔注周頭亦海東夷

補注案山海經有嚩頭國周饒國不知誰是此國或曰周乃雕字之誤頭與題通蓋卽雕題國也翄同翅

牲羊也

黑齒白鹿白馬

孔注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黑齒國在青邱北爲人黑齒注齒如漆呂氏春秋禹東至烏谷青邱之鄉黑齒之國東夷傳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吳都賦注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伊尹朝獻商書正西漆齒管子雕題黑齒注南夷之國南夷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見人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宋符瑞志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鬳衡案黑齒國見管子小匡又見呂氏春秋求人篇高誘注東方其人黑齒因曰黑齒之國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郭注齒如漆也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黑齒國又見海外東經淮南墜形訓自東南至東北方有黑齒民注云東方國也又脩務訓東至黑齒注黑齒東方之國魏志東夷傳侏儒國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案以上諸說俱謂黑齒在東南故屈子招魂以

雕題黑齒屬之南方吳都賦亦以儋耳黑齒類敘而孔晁謂是西遠之夷者蓋以伊尹四方令有正西漆齒之說不知黑齒有二一在東南一在西南伊尹四方令之黑齒在西南卽異物志所謂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是也而此黑齒則在東南黑齒乃其水土使然南夷志謂以漆漆其齒不可信當從郭氏齒如漆之說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

孔注白民亦東南夷玩孔注亦字東南當作西南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東夷傳九夷有白夷漢郊祀歌嶲黃注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注飛黃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舜時地出乘黃之馬衡案白民非東南夷也東九夷是白夷非白民白民在西故山海經白氏之國列之大荒西經而白民之國亦列之海外西經也白民卽白民淮南覽冥訓注飛黃出西方則白

民在西信矣墜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白氏高誘注曰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卽此白民無疑若大荒東經所云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等語疑是大荒西經有白民之國下錯簡路氏帝鴻氏紀白氏銷姓降居于夷是爲白民之祖注云汲冢周書有白氏之國出乘黃孔晁云是東南夷與白州相接又國名紀曰白民山海經云銷姓國而汲冢書言白民之國今之白州孔晁以爲東南夷與白州接衡案羅氏所引蓋合後文白州比閭

孔注而言也其說亦誤乘黃神馬也海外西經云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郭注引周書亦云似狐淮南覽冥訓注博物志初學記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李注引周書並云似狐而此作似騏未知孰是兩角初學記引周書作肉角據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北史王劭傳隋文帝所乘騊駼馬脊有肉鞍卽是類也符瑞圖云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吉黃或曰翠黃衡案吉黃是犬戎文馬之名今以黃字相附遂類舉之誤矣詩傳名物集

覽乃云白氏乘黃犬戎吉黃似騏而有兩角益混

東越海金

孔注東越則海際金文

補注東越於周爲七閩地史記有東越傳乃越王勾踐之後其地爲閩越亦稱東越仍沿舊名也秦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爲卽今之泉州建安也衡案今福建福州府周爲七閩地後屬越秦爲閩中郡地漢五年爲閩越國三國吳屬建安郡隋平陳郡廢改曰泉州唐武德

六年復置泉州是爲古東越地也海蚕一名蜜見爾雅其狀圓而厚外有紋縱橫一名瓦屋子卽蚶子也蚶之大者爲洪蚶臨海水土記蚶徑四尺皆似瓦蓋文卽此因學紀聞云周書王會東越海蚕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衛案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云侮食來玉李善注引周書東越侮食蓋以形近而訛也

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歐王本作甌

孔注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王本無比特多

三字盧文弨曰比者猶言近來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甌居海中注今臨海永寧縣卽東甌在坡海中漢以東甌地立回浦縣後漢以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輿地廣記溫台處皆東甌地楊氏南裔異物志蚺爲大虵旣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衛案一統志浙江溫州府處州府春秋時俱屬越漢初爲東甌國地卽王伯厚所據以爲歐人者竊疑東甌卽東越不得分爲二國此歐人當是西甌卽淮南人間訓所謂西嘔也漢書南粵王傳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卽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漢書南粵傳又云西有西甌東有閩粵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歐郡國志又謂鬱林是西越案永嘉在浙江溫州鬱林在廣東是東越卽東甌歐人卽西越不當混合爲一孔注似爲東越歐人誤矣史記南越傳索隱引廣州記交趾九眞二郡卽甌駱也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之地蓋按諸說歐人當在今廣東廣西境蓋其土俗喜啖虵故淮

南子云越人得蚺虵以爲上品蓋指此也王氏以此爲東歐而以下文且甌爲西歐失之蟬虵路史國名紀引作鱓虵蟬鱓古通用倦遊雜錄云嶺南人好啖虵易其名曰茅鱓是也

於越納口

孔注於越越也

補注舊本於越上衍姑字路史國名紀云姑於見王會解又云東越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又云越一曰於越王會解有於越國徐文靖曰案王會有姑於

越納之文若以姑於爲一國則於屬上若以於越爲一國則於屬下羅氏兩引王會其旨失矣衛案羅氏所云姑於疑卽下文之姑妹於越一日于越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有此發聲漢書貨殖傳注引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勾吳也王應麟曰納謂納貢案王本直將納下空方刪去故以納貢訓納其實非也通雅曰有納文者曰納布案王會圖於越納注謂納貢也此指王注諸國

各書貢物而於越總言納字非也必其時已有細納縐積之布矣管城碩記曰案沈約宋書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齊王融有謝竟陵王賜納裳啟陳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後魏李平傳賜平綀物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梁簡文帝有謝賜鄧泥納袈裟裘劉孝綽有謝越布啟曰比納方紺旣輕且麗納布之名蓋起於漢周初想未有也據宋本草圖經有納龜蘇頌曰龜之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曰納字亦作衲漢書音義曰衲鰕魚相如子虛賦禺鱋衲是也周書云東越海蚕甌人鱓蛇姑於越納以類言之納龜鱓蛤皆水族也何得以納爲納布衛案位山之駁方氏謂納布之名始於漢是也而以納爲龜又以爲卽衲則大錯矣案納者鴿也卽前兒也是魚不是龜廣志謂觜魚四足如龜特不過狀其形耳案諸說都撇却本文納下空方一字故糾纏納字實以名物鑿矣據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則此云納口者當是粟米之類故重其物特云納以貢之也不然下文直言長沙鬱此何不可

言於越龜而乃特變文言納乎正字通解於越納如通雅之說亦誤

姑妹珍妹亡結反

孔注姑妹國後屬越

補注王應麟曰越語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注今大末東地廣記衢州龍游縣本姑蔑越西鄙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作昧亡結反妹亦蔑字也珍謂珍物衛案隱元年盟于蔑杜注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案其地在今兗州府與定公十二

年敗諸姑蔑是一地此姑蔑屬越在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不得混合爲一呂氏春秋本味篇指姑之東高注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鷙鶚雞於姑餘是也又山海經南山經有勾餘山郭注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路史謂姑於見王會解或即此羅氏又云周書有句餘蓋句越也今周書無句餘案姑於姑餘句餘一聲之轉耳珍謂物之可貴者如蠙珠之類

且甌文蜃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周書成王時具區歐蜃下引鄭玄注蜃大蛤也案以且甌爲具區又以孔晁注作鄭注俱誤

孔注且甌在越蜃大蛤也

補注此且甌乃東甌也其地與東越近故東越貢海禽而且甌亦貢文蜃也國名紀云高陽氏後有且甌即此文蜃一名含漿其小者謂之珧後世所謂江瑤柱也

共人玄貝

孔注共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

補注路史顓頊紀百越之屬有供人即共人也又國名紀高陽氏後有供人或云文明氏也今之峯州元貝貽貝也見爾雅郭注黑色貝也

海陽大蟹

孔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楊慎山海經補注引汲冢其殼專車蓋合正文與孔注言之

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蘇秦曰楚東有海陽山海經大蟹在海中又女丑有大蟹注廣千里玄中記北海之蟹鉗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衡案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此蓋國於海水之北者國名紀海陽見王會

解漢之揭揚今潮之海陽縣案漢志揭陽在南海郡今爲廣東嘉應州地又潮州府海陽縣本漢南海郡揭陽縣地有海陽山其海陽故城在海陽縣東元和志本漢揭陽縣地晉於此立海陽縣屬義安郡南濱大海故曰海陽寰宇記引南越志縣南十二里即大海衡謂王會篇所云海陽當是漢志遵西郡之海陽案呂氏春秋恃君覽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大解即大蟹也穢即濊貊合之元中記北海之說則此國蓋在東北故山海經女丑有大蟹列之大荒東經而海內

北經類敘大蟹在海中於朝鮮列姑射之次也若在
廣東潮州府則南海而非北海矣郭氏山海經注謂
大蟹廣千里不足信
自深桂
孔注自深亦南蠻也
補注謝墉曰自深當即鼻深衡案自當作目路史國
名紀高陽氏後有曰深國即山海經深目之國是也
互見海外北經大荒北經尸子亦云四夷之民有深
目者然則深曰目深互文耳蓋其地近南故產桂即

交趾肉桂之類
會稽以鼉皆西嚮（王本皆下有面字）
孔注其皮可以冠鼓自大麈以下至此向西面也
補注王應麟曰越絕傳禹封大越上苗山會計更名
會稽山山海經江水多鼉注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
皮可以冒鼓詩鼉鼓逢逢疏云四足長丈餘甲如鎧
皮堅厚宜冒鼓衡案會稽之山已見山海經此蓋因
山以立國者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三十
里秦漢皆爲會稽郡地國名紀王會解有會稽或云
即越蓋自一國
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王融曲水詩序注引周書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孔注亦在臺北與大麈相對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
駮
補注王應麟曰西羌傳涇北有義渠之戎地理志北
地郡義渠道秦縣也括地志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
戰國爲義渠戎國之地爾雅駮如馬鋸牙食虎豹山

海經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三尾一角虎牙爪音
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博物志茲白狀如白
耳尾長參其身食虎豹說苑師曠曰駮之狀有似駮
馬衡案漢何奴傳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之戎一統
志甘肅慶陽府春秋戰國義渠戎地又郁郅故城今
安化縣治本義渠戎地又義渠故城在寧州西北元
和志寧州古公劉邑周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地
駮馬鋸牙食虎豹見爾雅與海外北經而西山經中
曲之山所載形狀稍異博物志所云蓋以下文央林
酋耳混入誤矣

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

孔注央林戎之在西南者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注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吾宏作虞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注閒大也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酋耳於陵英林音相邇其是乎

淮南子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衡案書大傳於陵

氏六韜作林氏國蓋陵林古通用也郝懿行海內北經注謂即王會篇之央林以林氏國所產之騶虞與酋耳形狀相類郭氏圖贊云怪獸五彩尾參其身矯是千里條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即是物也瑞應圖酋耳似虎而大見虎豹即殺之太平即至

北唐以閒閒似踰冤作寇盧本作冠

孔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射禮以閒象爲射器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獸多閒注閒即羬也似驢而歧蹄角如靈羊一名山驪燿

諸之山其獸多閒荊山多閒女几之山多閒風雨之山多閒鄉射禮於郊則閒中注閒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北唐即晉陽也詩晉謂之唐傳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郤立誠曰案北唐者漢書地里志中山國唐縣注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孟康曰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今中人亭據此數說斯則北唐之的解也必加北者所以別于晉陽之唐及當陽春陵之上唐鄉也衡案山海經綸山美山即

谷之山皆多閒並見中山經案是物似羊非羊似驢非驢故廣志直謂之驢羊也廣志引見初學記然則正文踰即羬字之誤蓋謂閒似羬也寇字當衍南史滑國野驢有角即閒又西山經錢來之山有獸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臧羊郭注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

渠叟以畋犬畋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渠搜獸畋犬畋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孔注渠叟西戎之別名也

補注王應麟曰禹貢渠搜地里志朔方有渠搜縣水經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西域圖記鉢汗國在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之渠搜國山海經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露犬蓋此類衡案駮犬獵犬也露有虛音說苑所謂韓氏之虛是也故能飛食虎豹王氏所引山海經見北山經案此獸名曰天馬是馬不是犬且不云食虎豹通雅亦謂駮犬即山海經馬成山之露犬蓋由王說而誤案山海經並不云此是露犬大戴禮少閒篇注渠搜貢虛犬

虛蓋虛字之誤今孔本注本大戴禮徐文靖管城碩記謂曹操經白狼山逢獅子忽一物如貍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收起即是此物不可據虛文弨曰案庾韻駮比教反能飛食虎豹之屬正此是也說文駮胡地風犬王本從李善注文選作駮云一作駮之若切案駮乃小鼠李注或字訛不可從

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

孔注樓煩北狄也施所以爲旄羽珥盧文弨曰李善注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燭引樓煩星旄星旄者羽旄也北堂書鈔百二十引作樓煩黑旄皂旗也恐訛衡案說文七篇

於部施旗旖施也从从也聲齊燮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據此則當作星施爲是案燮施字子旗見左昭三年傳又鄭罕施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又孔子弟子巫馬施亦字子旗古人名字命意俱相關合

補注王應麟曰匈奴傳晉北有樓煩之戎伊尹朝獻商書正北樓煩地理志鴈門樓煩縣故樓煩胡也旄以旄牛尾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爾雅擐牛旄牛也顏師古曰今謂偏牛楊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燭荀子西海文旄衡案一統志山西寧武府春秋樓煩地又忻州有樓煩故城在靜樂縣南七十里又代州樓煩故城在崞縣東古樓煩國又保德州戰國爲樓煩地星施蓋即熊旗五游以象伐星之類珥旄謂以髦牛尾析而著旗之兩旁也

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盧文弨曰紈字舊脫初學記有之又見李善注或誤作紈衡案王融曲水詩序紈牛露犬之玩李善注引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王劭乾元殿頌紈牛露犬之貢俱誤作紈

孔注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今盧水是

補注王應麟曰牧誓微盧彭濮人注盧在西北立政夷微盧烝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左氏

傳有盧戎紈與綵同詩有捄其角捄曲貌穀梁傳解角注球球然角貌衡案唐房州即今湖北鄖陽府房縣秦漢之房陵縣也舜封堯子丹朱于房即此地春秋時爲房子國其竹山縣則爲秦上庸縣地漢屬漢中郡本周之庸國王氏引括地志以爲古盧國不知何據左傳文十四年盧戎黎盧與盧同杜注今襄陽中盧縣段長基愚代疆域表引元和志云秦時謂之伊盧項羽亡將鍾離昧家在伊盧是也衡案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伊盧鄉注史記曰鍾離昧家在伊盧

則伊盧在東海郡中盧在南郡相去甚遠段氏引以注中盧誤矣案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春秋盧戎地於晉屬襄陽郡晉地理志襄陽無盧水且不在成周西北水經注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地理志曰水出鄖郡横縣故山王莽之令邱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齊地記曰東武城南有盧水案其地在漢志鄖郡此所謂盧即職方兗州之浸也當在成周東南與所謂西北戎亦不合然則卜盧果何屬案卜與濮通此必在百濮左右故曰卜

盧然亦東南蠻非戎也若必從孔氏西北戎之說則漢書西域傳戎盧國可以當之今新疆巴爾呼都克爲漢戎盧國紈同綵見廣韻集韻又通作觩詩兕觥其觩是也觳梁注見成七年解當作解爾雅綵戴也考工記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蓋謂此牛之角復有一牛之直故曰戴然則王會紈牛當亦指其角而言也寰宇記九德出果下牛此云牛之小者當類是

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舡前後有首盧文弨曰舊本鼈封不重從洪容齋及王本補衡案周文歸區陽以鼈句封者若舡句蓋不知鼈封即山海經之并封又於注內添封大也二字眞杜撰矣

孔注區陽亦戎之名

補注胡應麟曰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舡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宏之荆州記武陵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明言鼈封考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舡前後皆有首蓋即此物也衡案并封見海外西經又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逢郭注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郝懿行以左右有首與

海外西經前後有首之文不同遂謂似非一物不知
準以一頭食一頭行之說此物實是左右有首橫布
之則若前後有首也故山海經又云赤水之西流沙
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跂踵又延維左右有首亦
見山海經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游氏臆見云西區
陽有蓋封謂之兩頭鹿衡案區陽上不應添西字又
以爲兩頭鹿俱誤又引史記云神功元年安國獻兩
首犬亦并封類案古來兩首物甚多兩頭蛇見爾雅
郭注兩頭鹿見華陽國志博物志雙
頭雞見集異志兩首龜見山
堂肆考兩頭虵見酉陽雜俎

規矩以麟麟者仁獸也
孔注規矩亦戎也麟似鹿牛尾一角馬蹄也
補注規矩國名無考盧從王本作規規亦無考故仍
從舊王應麟曰爾雅麋麈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陸
璣疏云音中鐘呂行中規矩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王
者至仁則出宋符瑞志成王時麒麟游苑衡案說苑
辨物麒麟行步中規折旋中矩廣雅亦云然則規矩
命國其殆以此歟
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披信舊本披信下有
歸有德三字
孔注其形似雞王本作似鶴誤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
懷有義披信歸有信也舊本歸有信也作
歸有德之君也
補注後漢西羌傳宣王征申戎疑卽此西申也山海
經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
鳳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
曰信又海內經所載與此小異韓詩外傳天老曰夫
鳳象鴻前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
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說苑辨物鳳首戴德頂揭義
背負仁心信智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抱朴

子曰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
義爲白鳳翼白故曰翼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
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胸黑故曰向智也土
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
氐羌以鷰鳥
孔注氐羌地羌不同故謂之氐羌合謂之氐鷰大王本
作文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
補注王應麟曰南頌自彼氐羌牧誓羌髳說文西方
羌从羊地理志隴西有氐道羌道氐夷種名羌卽西

域婼羌之屬括地志隴右岷洮叠等州西羌也黃氏曰羌古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爾雅疏戎類曰者羌山海經氐羌乞姓賈捐之曰成王地西不過氐羌山海經女牀之山有鳥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說文鸞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成王時氐羌獻焉漢蔡衡曰凡象鳳者五多青色者鸞徐鍇曰鸞似鳳而青與說文異瑞應圖鸞鳥赤神之精鳳皇之佐尚書中侯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禽經鸞鳴噰噰鳳鳴喈喈淮南子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衡案一統志四川龍安府松潘衛古氐羌地又甘肅階州陰平故城在文縣西北古氐羌地鸞狀如翟見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周成王時獻之即指此說文瑞應圖俱謂鸞鳥赤色蔡衡徐鍇及埤雅並云青鳳爲鸞而禽經則又云黃鳳謂之鸞殆所謂傳聞異詞者歟

巴人以比翼鳥

孔注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補注王應麟曰左傳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渝州巴縣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也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其人勇銳歌舞以凌殷郊後封爲巴子其地東至魚腹西連樊道北接漢中南極牂柯山海經後照始爲巴人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注似鳧青赤色山海經崇吾之山有鳥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鶼鶼見則天下大水注比翼鳥也南山在結匈東南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管仲曰西海致比翼之鳥瑞應圖王者德及高遠

則至王嘉拾遺記成王時燃邱國獻之狀如鵲而多力張華以爲一青一赤在參嵎山衡案巴國見山海經海內經郭注今三巴是一統志四川重慶府忠州禹貢梁州之域周爲巴國地又重慶府江州故城在巴縣西本巴國都左傳文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杜注江州故巴國華陽國志秦惠文王遣張儀滅巴城江州又保寧府禹貢梁州之域春秋巴國別都巴州在府東北古巴國地又有小巴山在南江縣東北周地圖云此山之南即古巴國水經注

言林邑城外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名曰歸飛格至鏡原鳳類引瑯嬛記云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食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覩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著也其形與鸂鶒不同疑另一物案爾雅謂此鳥在南方韓詩外傳亦云南方有鳥名曰鸂而管子則云西海今以王會巴人考之則此鳥蓋出於西南故山海經既列之西山經而又列之海外南經也

方揚以皇鳥揚盧從王本作煬

孔注方揚亦戎別名皇鳥配於鳳者也

補注方揚疑亦揚越之別種孔謂是戎別名當與下文方人爲一類皇鳥鳳之匹郝懿行以北山經軒轅山黃鳥當之與郝氏爾雅正義同予案大荒北經附禺之山有皇鳥又有黃鳥明是二鳥不得據爾雅皇黃鳥之說訓即一物也再考大荒西經北狄之國有五采鳥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是方揚所貢皇鳥與上西申之鳳氏羌之鸞同爲太平之應爾雅所謂鸑鷟鳳其雌皇是也孔注所謂皇配於鳳者解釋確切王應麟補注從同郝氏之說不足據

蜀人以文鷄文鷄者若皐雞

孔注鳥有文采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本下多皐一作皇四字

補注王應麟曰蜀見於牧誓華陽國志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寰宇記蠶叢始稱王次曰柏濩次曰魚鳧其後杜宇號望帝以蒼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池澤禪位於開明自開明而上至蠶叢凡歷千歲秦以其地爲蜀郡衡案寰宇記之說蓋據蜀本紀其

言不足憑信當武王伐紂時蜀與羌髳七國不期來助殆亦子男國耳其先世微末荒略難考稱王據險大都在周末之時案一統志四川城都府禹貢梁州之域自古爲蜀國臧玉林經義雜記曰案皐雞當爲翬雉之訛說文羽部翰天雞亦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文翰若翬雉一名鳷鵲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皐雞爾雅釋鳥鶾天鷄郭注鶾鷄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采鷄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鶾若采鷄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

以文鷄文鷄者若翬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皐雞而徵引原文稱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翬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鷄雉肥鷄音者也从鳥奚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

斯鷄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翬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皃之言爲誤矣

方人以孔鳥

孔注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鸞相匹也匹也王本作配者

補注王應麟曰東夷傳九夷有方夷竹書紀年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孔雀生南海蓋鸞鳳之亞藝文類聚引周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山海經南方多孔鳥春秋元命苞火離爲孔雀異物志大如鴈而足高細頸龍背似鳳自背及尾皆珠文五采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末皆員文五色相繞頭戴三毛長寸以爲冠足有距迎晨則鳴相和人指其尾則僤交州記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衡案山海經孔鳥見海內經類敘於南方贛巨人之末西域傳罽賓國出孔雀續漢書西南夷滇池出孔雀又西域條支國出孔雀然則此鳥多產于西南王氏引東夷傳似不甚合藝文類聚引周書以爲西方人據此則方夷在東方人在西亦猶東屠西屠云爾

卜人以丹沙沙一作砂

孔注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

補注王應麟曰太平御覽卜人蓋今之濮人也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爾雅南至於濮鉛郡國志越巂會無縣華陽國志曰故濮人邑左氏傳巴濮吾南土也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鄭語楚蚡冒始啓濮禹貢荊州貢丹山海經柜山多丹粟注細丹砂如粟苟子南海有丹干本草丹砂生符陵山谷職方氏荊州其利丹銀衡案此卜人即百濮之一詳見下四方令丹沙朱砂也

夷用檮木檮木一作檮栜

孔注夷東北夷木生水中木一作栜黑色而光其堅若鐵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夷人在東胡東崔豹古今注烏文木出波斯國集韻檮木名茲消切南方草木狀文木樹高七八尺色正黑如水牛角衡山王氏如孔晁之說故引山海經之夷人然烏文木不出於東北也春秋隱公元年紀伐夷夷姑姓今山東膠州即墨縣西廢北武城即古夷國或曰夷用檮木與肅慎大塵檛人前兒文法一例用字不作以字解路史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說見國名紀周世侯伯案高唐亦齊地舊本檮木作檮栜栜謂栜石即禹貢青州怪石之類山海經槐江之山其陰多采黃金銀漢地理志豫章郡有黃金栜則栜是黃色又說文四篇今檮鳥名似雉鴽而黃然則檮栜之爲黃猶翡翠之爲綠也玉篇檮力進切

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

孔注康亦西戎別名也食桴苡即有身

補注王應麟曰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唐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漢西域傳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說文茉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或从以山海經茉苡木也王肅引周書云茉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茉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衡案康人康居之先也今新疆左哈薩克右哈薩克爲漢魏康居國地在準爾喀部之西北晉書康居在大宛西北二千里魏書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唐書康在窣那水南詩釋文

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茉苡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案山海經西山經崇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說與周書相似然未明言是茉苡蓋康人所獻者自是茉苡木周南所咏者自是茉苡草以其食之均能宜子故異物而同名藝文類聚引郭氏圖贊曰車前之草別名茉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此贊分疏雖切不易

州靡費贊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翁其目食人北

方謂之吐噱

孔注州靡北狄也費費曰梟羊好立行如人被髮前足指長

補注王應麟曰漢書嶓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唇蔽其目山海經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注海內經謂之顓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卿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呼爲山都南康今有顓水以有此人因以水名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說文成王時州靡國獻禽或作狒左思吳都賦禺禺笑而就格衡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壽麻之國壽麻即州靡呂氏春秋任數篇南服壽靡高誘注云西極之國即此又漢地理志益州郡有收靡李奇云靡音麻然則此國當在西南不當云北狄也故山海經梟陽國列之海內南經蓋以地出梟陽即以此名其國梟陽即梟羊淮南氾論訓山出嶓陽高誘注嶓陽山精也人形長大而黑色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唇蔽其目俱與王會所說費費同御覽九百八禺禺音翠

其引爾雅說文山海經及圖贊並作禺禺案爾雅本作狒狒說文作禽讀若費符味切其引周書爾雅竝作禽禽海內南經注引周書爾雅竝作髮髮爾雅疏引圖讚作狒狒集韻八未禽或作狒禺禺禺廣韻引說文作禽扶涕切禺狒並同案以上諸書所引字形各異其實一也若吐噱則又一物案山海經西山經崑崙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廣韻亦云土螻似羊四角其銳難當觸物則斃

食人蓋即下文高夷嗥羊羊而四角也此食人北方謂之吐噱八字定屬高夷下錯簡

都郭生生欻羽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舊本都郭生生下無欻羽生生四字今據王本補

孔注都郭北狄生生獸名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汜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爾雅猩猩小而好啼注山海經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狨狌聲似小兒啼荀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

無毛博物志若黃狗與周書同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淮南萬畢術猩猩知往郭璞贊曰厥狀似猴號音若嬰水經注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衡案都郭國名無考郭注海內南經引作鄭郭未知孰是生生山海經作狌狌爾雅作猩猩淮南氾論訓注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則都郭爲北狄信矣然蜀志謂封溪縣有獸曰猩猩南方草木狀亦云猩猩之獸生在野中狀如狗子交阯武平與古有之則是物蓋出西南不當在北方

也至其形狀高誘淮南注博物志水經葉榆河注並云若黃狗與王會同山海經則云如豕郭注爾雅以爲狀如豬純其注海內南經既云狀如黃狗又以爲狀如豚腹似狗其於圖讚則又云厥狀似猴何其互舛若此又郭注海內南經引周書無欺羽二字而於人面下連接頭如雄雞食之不眯八字郝懿行曰其頭如雄雞二句彼文所說奇幹善芳自別一物此注不加刻削妄行牽引似非郭氏原文或後人寫書者羼入之耳衡案郭氏所引斷非後人羼入之語說具見下文通雅引王會狡犬跪犬之下忽綴以東郭生欺羽能逐虎九字豈以生生欺羽爲犬類乎陳大章詩名物集覽引以釋遇犬獲之而不闢其說亦謬又一切經音義卷三猩猩知人名如豕人面又似黃狗頭如雄雞出交阯封溪聲如小兒啼蓋又因山海經郭注而誤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

孔注奇幹亦北狄善芳烏名不昧不忘也此東嚮列次也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翼望之山有鳥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注不厭夢也周書云服者不昧或曰昧昧目也善芳太平御覽作獻茅衡案奇幹國名無考格致鏡原引作奇翰誤郝注山海經引作奇幹善芳爲物亦無考鵸鵌見山海經西山經卽是王會之欺羽鵸鵌音猗餘與欺羽音相近又卽春秋繁露郊語篇所云鵸羽去昧是也鵸羽亦欺羽之轉去昧卽不昧高誘淮南注楚人謂厭爲昧然則服之使人不厭卽所謂佩之令人不昧

也據此則上文欺羽二字當在此條今本誤刻入巳文耳故孔注亦謂善芳是鳥名也余意古本當是都郭生生欺羽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鵸鵌善笑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蓋一國貢二物故連敘而及郭氏引注山海經截去欺羽二字遂連生生爲一條而以頭若雄雞二語續之則似爲一物矣故水經葉榆河注亦云生生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案不厭二字與生生無著則以王會此條古來脫誤已久故引用者承襲而不知其誤也余謂欺羽轉爲鵸鵌鵸鵌誤爲奇幹而善笑又誤爲善芳自是定論通雅據太平御覽謂鵸鵌卽獻茅鳥亦誤王融曲水詩序奇幹善芳之賦李善注引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竟以奇幹善芳四字聯名失之

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

孔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

補注王應麟曰爾雅疏九夷三曰高驪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

夫餘接速異記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亦嗛羊之類後漢書冉駹夷有五角羊衡荼高夷高句驪之先也一統志古高句驪國在朝鮮咸興府東北漢縣爲元菟郡治後魏書高句驪者出於扶餘自言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出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棄之於豕豕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又棄之野衆鳥翼之夫餘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國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其善惡駿者減食令瘦爲者足食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則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以告朱蒙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兵不得渡朱蒙至普述水遇

見三人其一人衣著麻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爲氏焉衡案高夷已見王會焉得爲夫餘之別種或曰此言朱蒙是河伯外孫則河伯是夏殷時侯伯焉知非立國於夏乎且其俗謂朱蒙善射則又逢蒙學射於羿而因有善射爲蒙之語也予謂魏書既以高句驪爲夫餘別種則當先求夫餘立國之始案後漢書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本穢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

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于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淹滅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此則夫餘立國之始也夫何東明以魚鼈得免而朱蒙又以魚鼈得渡也夫何兩人皆以善射罔而一則以有氣來降一則以日影來照而生也最可疑者東與朱字形相近而明與蒙則又聲之轉也豈非不知高夷所自始故神其事以爲荒遠之說乎

嚎羊形狀與山海經吐嚏同上文費費下食人北方謂之吐噯八字當在此述異記謂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蓋四角之誤又西山經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畢氏沅曰周書王會云高夷嚎羊嚎羊者羊而四角則亦或當爲嚎聲相近衡案羬羊并不云四角疑非若北山經歸山有獸狀如麋羊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當與嚎羊相似

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

孔注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鼠距虛負蹙而走也盧本無鼠字今從王本補案羅願爾雅翼引亦有鼠字

補注王應麟曰周書史記篇阪泉氏徙居至於獨鹿注西戎地名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蟨甘草即有蹶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顚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能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謂之蹙鼠

穆天子傳邛邛岠虛日走五百里宋符瑞志比肩獸王者德及矜寡則至說文作蛩蛩爾雅翼云沈括使遼稱契丹北境慶州之地大漠中有跳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則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此則蟨也邛邛岠虛蓋二獸子虛賦曰蹷蛩蛩驒距虛張揖以爲邛邛青獸其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二獸者非性愛蟨也爲得甘草而貴之故也然則負蟨者或邛邛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周書

王會注以爲邛邛似鼠距虛負而走則是以邛邛爲蟨也與爾雅說苑異今不取衛案獨鹿即濁鹿一作涿鹿在今北直順天府涿州北括地志嬀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涿鹿山懷戎縣今宣府鎮懷來衛山海經海外北經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駮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郭注卽蛩蛩距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郭又于穆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下注云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蛩蛩距虛并言之耳合觀郭氏二說則邛邛距虛爲馬屬信矣故山海經以蛩蛩與駮駮並言也相如子虛賦蹷蛩蛩驒距虛軼野馬轢陶駼案雖分蛩蛩距虛爲二然與野馬陶駼並舉則亦以爲馬屬矣故張揖注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李善曰蛩蛩卽距虛變文互言耳然則蛩蛩距虛有四字連名者獨鹿邛邛距虛是也有單呼距虛者孤竹距虛是也似贏似馬當亦相去不遠乃有爲鼠後兎前之說者則始于爾雅比肩獸注蓋本淮南注前足長後足短之

說故其圖讚亦云蹷與岠虛乍兎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也羅氏爾雅翼曰蹷惟前短而後長故不能走而有待於物然猶獸之長尠若長前而短後豈直不能負物而已哉直便無是理也此說明快其引說苑二獸之說不可據劉昭謂蛩蛩巨虛其實一物是也蓋惟蛩蛩距虛爲一物故與蟨爲比肩若謂負蟨者或邛邛或距虛則連類而三矣其於比肩之義何居焉羅又謂周書注邛邛似鼠距虛負而走則是以蛩蛩爲蟨也今案孔氏注是距

虛負蹷而走乃脫引一蹷字遂謂與爾雅說苑異誤矣盧文弨曰正文似本無距虛二字爾雅邛邛岠虛是一獸今此下文別出孤竹距虛注於邛邛則云似距虛於距虛則云野獸則知邛邛下距虛二字乃後人以所習聞妄增耳且於注中獸似下又增一鼠字則下距虛二字反賸矣故知此不與爾雅及呂氏春秋所說同也衡案孔注鼠字誤當作馬其所謂距虛負蹷而走者蒙上邛邛而言也若云孔注是邛邛似距虛則下文注距虛亦可云距虛似邛邛矣撲朔迷離究爲何物

孤竹距虛

孔注孤竹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

補注王應麟曰爾雅觚竹在北荒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國姓墨胎氏史記正義孤竹君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封相傳至夷齊之父衡案成王時孤竹君當是子朝中子之後路史國名紀孤竹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

離支縣漢令支也營州皆其地一作觚羅苹注本以孤生之竹可管而名之衡案周初孤竹與令支自爲二國故下文有不令支而齊語亦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也至秦漢時始併爲一故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也據一統志今爲土默特二旗地又直隸永平府盧龍縣本商孤竹國尸子距虛不擇地而遠葸以此物善走與邛邛距虛同故俱有距虛之號一則如馬而大一則似騾而小以爲類鼠兎者并非玉篇駏驉獸似騾崔豹曰驉爲牡馬爲牝即

生騾馬爲牡驢爲牝生駏驉郭注子虛賦曰驒騱駏驉類也驒騱見史記匈奴傳徐廣曰驒音顚巨虛之屬漢匈奴傳作驒奚師古曰巨虛類也李善七發注引范子云千里馬必有巨虛

不令支玄獏

孔注不令支亦東北夷亦舊訛作皆獏白狐玄獏則黑狐詩傳名物集覽云王會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獏

補注王應麟曰齊語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注云國山戎之與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

括地志令支故城在平州盧龍縣七十里爾雅翼曰豹注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强直中實少髓皮薄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說文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南中志曰豹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豹色蒼白其皮温煖衡案令支一曰離支見史記齊世家一曰冷支見管子小匡一曰離枝見管子輕重甲一曰零支見路史後紀注一曰令疵見呂氏春秋有始覽與淮南墜形訓注云令疵在遼西一曰令止見淮南時則訓

本作令正太平御覽作令止案即令支也漢志遼西郡令支應劭曰令音鈴孟康曰支音祇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一統志直隸永平府令支故城在遷安縣爲春秋時山戎屬國漢置縣魏書地形志肥如縣有令支城通典盧龍有漢令支縣城楊慎曰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據此則不令支及下文不屠何之不俱當讀如丕然華不注之不音柎以爲盡作丕字讀亦非

通雅載不字有十四音則王會二不字係助語辭如句吳于越之類

不屠何青熊御覽九百八引王會成王時不屠何國獻青熊一一字添設

孔注不屠何亦東北夷也

補注王應麟曰管子曰桓公敗胡貉破屠何注屠何東胡之先也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上林賦注犬身人足鄧展曰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令支縣又有徒河縣徒河即屠何也晉時有段務勿塵者徒何種也衡案王會屠何與東胡並稱是周初現有此二國

管子小匡注以爲東胡之先誤矣漢徒河縣在今直隸永平府大寧衛東百九十里錦縣西北段長基歷代疆域表曰相傳虞舜時已有此城劉恕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河即徒河

東胡黃羆

孔注東胡東北夷

補注王應麟曰伊尹朝獻商書正北東胡山海經大澤在雁門北東胡在大澤東匈奴傳燕北有東胡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爾雅羆如熊黃白文似

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貙羆

詩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獻其黃羆陸璣疏羆大於熊淮南子脩宜生得玄豹黃羆以獻於紂衡案一統志鮮卑今爲敖漢奈曼喀爾喀蘇尼特諸旗地羆狀如麋其川在尾上見北山經孫炎曰羆如熊而力大於熊有赤黃二種而古者以黃爲貴

山戎戎菽

孔注山戎亦東北夷戎菽巨豆也

補注王應麟曰何休傳燕北有山戎山戎越燕而伐

齊史記正義今奚國杜預曰山戎北狄無終子國漢書戎菽也括地志幽州漁陽縣本山戎無終子國漢書戎菽注胡豆也管子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於天下衡案一統志山戎今爲喀喇沁三旗地段長基歷代沿革表曰直隸承德府卽雍正元年熱河廳舊境古爲山戎北齊庫莫奚地隋唐併爲奚地爾雅戎菽謂之荏菽郭注卽胡豆也大雅生民荏菽旆旆毛傳荏菽戎菽也鄭箋戎菽大豆也案爾雅釋詁戎壬大也壬通作荏故荏菽戎菽皆謂之大豆也魯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

戎菽也

其西般吾白虎黑文黑文二字舊缺鄭志張逸問詩傳白虎黑文答曰周書王會云又詩釋文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性之德則應之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今據補

孔注次西也般吾北狄近西

補注王應麟曰說文彪白虎也爾雅彪白虎瑞應圖白虎者仁而不殺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淮南子脩宜生得白虎獻紂衡案般吾國名無考王引淮南子脩宜生得白虎獻紂參以詩騶虞釋文則與上文央林酋耳相似釋文又有尾長于身不履生草之說則是旣以酋耳爲騶虞又以白虎爲騶虞必有一誤余謂上文酋耳蓋另一獸但以尾長參其身與山海經騶虞同後人遂誤以爲卽騶虞也此白虎黑文乃眞騶虞若脩宜生所得以獻之紂者乃是騶吾馬故曰得騶虞雞斯之乘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十騶虞引說文詩國風騶虞草木蟲魚疏山海經並以白虎爲騶虞也又引宋書曰元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騶虞據此則般吾卽般虞蓋以地出騶虞卽以是名其

國如山海經梟陽國楊雄傳後陶塗師古曰國名出
駃騠是已般音班周禮天官內豎馬黑脊而般臂螻
注般臂臂毛有文楊雄羽獵賦屬般首如淳曰般音
斑斑首虎之頭也張衡西京賦奮揵被般李善注毛
詩曰揵般虎皮也上林賦曰被斑文般與斑古字通
又史記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樂我君王注謂駃騠
也則般吾即駃騠之轉洵爲定論矣或以朱書琅邪
出駃騠證之則般吾國當在周詩州左近漢地理志

濟南郡有般陽縣般即般蓋以其地在般水之陽也
山海經北山經沂山般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沂山
當即嶧方言青州之鎮山郝氏行以漢志平原郡般當
之又謂即爾雅九河鉤盤案平原郡濟南郡俱隸青
州刺史部與琅邪郡之隸徐州者相去不遠則般吾
或即以般水得名亦通故並錄之以俟考焉
屠州黑豹
孔注屠州狄之別也
補注王應麟曰晉史北狄有屠各山海經幽都山多
玄虎玄豹散宜生得玄豹列女傳南山有玄豹爾雅

應黑虎衡案異物志有西屠爾雅疏有東屠又路史
黃帝戮蚩尤遷其善者於鄒屠高陽氏取於鄒屠此
屠州未知孰是幽都山見海內經又中山經即谷之
山多玄豹
禺氏騊駼
孔注禺氏西北戎騊駼馬屬
補注王應麟曰管子曰堯舜之王北用禺氏之玉注
西北戎名又曰玉幣有七筴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
伊尹朝獻商書正北以騊駼爲獻山海經北海內有

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字林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
瑞應圖云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即至說文野馬
之良也史記匈奴奇書則騊駼音陶塗顏師古曰出
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楊雄傳前番禺後陶塗
師古曰國名出騊駼段玉裁曰如淳漢書注曰騊駼
野馬也蓋用爾雅爲訓顏氏駁之誤矣騊駼爲北野
之良馬故謂之野馬衡案管子北用禺氏之玉見揆
度篇爾雅騊駼馬野馬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也
大夏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虛文紹曰舊本
正文止大夏茲

白牛五字下十一字誤入注中惠據洪本增入正文與初學記正同今從之衡案茲白牛野獸也六字當衍不然則孔注何用復述耶

孔注大夏西北戎茲白牛野獸似白牛形

補注王應麟曰伊尹朝獻商書正北大夏山海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管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衡案流沙見海內東經史記大宛傳王所引管子見史記封禪書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茲白牛卽駮牛案前有茲白馬是駮馬白駮音相近說

文犖駮牛也

犬戎文馬而赤鼠縞身盧本文馬二字重無而字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古黃初學記二十九引同山海經郭注引作吉黃

孔注犬戎西戎之遠者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書傳文王伐犬夷匈奴傳西伯伐畎夷卽畎戎也隴以西有畎戎山海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注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焉瑞應圖騰黃神馬一名吉光說文馬赤鼠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馬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衡案犬戎黃帝之後見大荒北經又犬封國曰犬戎國見海內北經說文文王二字誤案文王時是取之犬戎以獻紂而犬戎來獻則成王時也

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孔注數楚北戎

補注王應麟曰爾雅注擺牛庳小今之犍牛也又呼果下牛衡案地名以類舉者如西甌北甌南甌南亳北亳西亳以及黑齒金齒銀齒東越西越百濮百粵之類不可枚舉則數楚疑亦荊楚之別如國名紀所載西楚南楚東楚以及鄧邸諸國是已郭注犡牛謂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又寰宇記謂九德出果下牛則數楚當是南蠻孔謂是北戎不可考邵晉涵曰犡牛卽每牛也犡每聲之轉廣韻以犍爲牛名卽犡牛之別名盧文弨曰西山經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犎郭音敏畢氏沅云廣韻音切同美與此

每牛合

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嚙四足舊作四尺

孔注匈奴北戎盧從王本北戎上有
㦸字今從舊本刪

補注王應麟曰伊尹朝獻商書正北匈奴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通典云山海經已有匈奴爾雅疏五狄三曰匈奴說文狡少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衡案匈奴見海內南經又見王會解及伊尹四方令非始於秦也狡狗見淮南俶眞訓顏注急就篇狡犬匈奴中大犬也鉅口而赤身瑞應

圖云匈奴獻豹犬錐口赤身四足二說俱云赤身與說文異案羅山記云羅山有獸小似猿猴名果下豹與瑞應圖豹犬之說合然師古謂是匈奴中大犬則又非小似猿猴之謂或曰果與倮通謂窳毛也蓋如虎豹之屬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一作羊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郝懿行曰此經狡無犬名周書狡犬又不道有角疑未敢定衡案山海經明云其名曰狡又云其狀如犬其音如吠犬尚有何疑盧文弨曰梁云四足果蓋足短之稱

權扶玉目

孔注權扶南蠻目玉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末三字疑衍

補注左傳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權於那處注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水經注權水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東南有那口城權國疑卽權扶昌黎權德輿墓碑云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國也國名紀云高陽氏後有權扶案高陽氏後多封於楚權扶卽權扶之誤今湖北

安陸府古蹟有權城在鍾祥縣西南玉目不知何物王應麟引相玉書瑑玉六寸明白照亦與此不合

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其華當作其葉

孔注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也水中可居曰州州中出此珍木案白州既是東南蠻則不得與白民接以白民在西故也

補注王應麟曰爾雅疏戎類有老白廣志樓一名并閭葉似車輪比閭疑亦并閭之類衡案國名紀三皇之世有白皐國此白州不知卽其後否也比閭卽并

閩史記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閩或曰比閩卽花櫚樹與閩通比則花字形近而誤也舊作北閩誤周文歸載陳涉子曰車出北閩因其地名之亦非

禽人菅御覽九百九十六菅類引周書成王時會稽人獻以菅下注云舍或作禽亦東南蠻菅草堅靭案引作會稽誤

孔注亦東南蠻菅草堅忍 盧文弨曰忍讀爲靭

補注國名紀高陽氏後有禽人或謂卽山海經海外南經之羽民亦見淮南墜形訓呂氏春秋求人篇作羽人爾雅曰華野菅注茅屬說文菅茅也陸璣云菅

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

路人大竹

孔注路人東南蠻貢大竹

補注王應麟曰鄭語北有路洛泉徐廣注皆赤翟隗姓春秋赤狄潞氏山海經長石山之西有共谷其中多竹衛邱之山竹林在焉大可爲舟岳山尋竹生焉衡案赤狄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漢志上黨郡潞縣古潞子國是也與所謂東南蠻不合據一統志雲南有潞江此路人當在其左近大竹卽所產濮竹也或謂四川順慶府有大竹故城在渠縣北以邑界多產大竹爲名據此則路人亦當是西南夷

長沙鼈

孔注特大而美故貢也

補注王應麟曰湘川記秦分黔中以南長沙鄉爲長沙郡衡案一統志湖南長沙府古三苗國地春秋戰國爲楚秦置長沙郡漢爲長沙國通典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又岳州府衡州府永州府寶慶府桂陽州

道州郴州俱秦長沙郡地今據王會已有長沙則秦漢蓋沿舊名也國名紀陶唐氏後有長沙

其西魚復鼓鐘鐘牛

孔注次西列也魚復南蠻國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美遠致也

補注王應麟曰左傳魚人注魚復今巴東永安縣十道志夔州春秋時魚國漢爲巴郡魚復縣鐘牛未詳衡案左傳魚人注見文公十六年國名紀魚魚人逐楚者長楊之魚城也舊云魚復衡案魚復已見王會

漢置縣因此一統志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春秋時庸國之魚邑鼓鐘鐘牛孔謂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其解似鑿案山海經中山經有鼓鐘山水經河水注有鼓鐘城此鼓鐘是國名蓋依山以立國者其地產銅故鑄鐘以獻而刻牛形于上以爲飾故謂之鐘牛蓋謂鼓鐘貢鐘牛而魚復所貢疑闕或謂當是魚復牛鼓鐘鐘其文法蓋如禽人菅長沙鼈一例後人傳寫訛錯而孔氏亦未及校正也

蠻揚之翟

孔注揚州之蠙貢翟鳥

補注王應麟曰禹貢揚州有島夷翟雉名徐州羽畎夏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爾雅鷮山雉注長尾者疏云今俗呼山雞衡案路史後紀注揚越即揚粵是爲蠻揚或作揚零非也又國名紀揚粵吳起爲楚收揚越者揚州之分下注云見王會解或云蠻婺州也本屬會稽郡國志云東越之地爲東揚州衡案今本王會解無揚粵二字疑即後紀注所謂蠻揚也粵當是粵之誤史記南越傳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張昊曰揚州之南越也揚越漢書南粵王傳作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名揚粵

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

孔注倉吾亦蠻翠羽其色青而有黃也

補注王應麟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禮記注蒼梧於周南越之地楚吳起南并蠻越遂有蒼梧漢有蒼梧王趙光後平南粵以其地爲蒼梧郡爾雅翠鵗注似燕紺色生鬱林伊尹朝獻商書正南翠羽異物志曰翠鳥似鸎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交州記翡

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鳲鳩衡案蒼梧之邱見海內經戰國策蘇秦說威王曰南有蒼吾國名紀高陽氏後有蒼梧案今廣西梧州府爲古蒼吾地說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邵氏爾雅正義引博物志翡通身黑惟胸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通身青黃惟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然因以爲名也案今本博物志無此文太平御覽亦不見引此語俟考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孫鑛曰自古之政宜在伊尹字上

孔注餘謂衆諸侯貢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

補注王應麟曰書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此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蓋遠人來慕以其寶贄而不寶遠物以庶邦惟正之貢乃成王之心也衡案惟正之貢歲有常入此因周公將歸政成王且因東都既成故大會諸侯於其地以示天下無不臣服於成王而四夷亦罔不輸誠來獻其在王朝覩之則彼爲異物而以諸國所貢言之則皆爲土產非難得之寶也蓋將大一統以示殷遺小腆罔敢窺發故特徵多士多方之誥而爲是

會歟

南人至衆皆北嚮此七字疑當在其餘上

孔注南人南越

補注王應麟曰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南或云東首皆爲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愚謂此篇亦然鄭康成注禮許叔重說文皆稽以爲證蓋周書著錄于劉略班志非晉時始出繫之汲冢失其本矣罔覽洽聞之士如郭景純王元長援述者不

一宅與禹貢厥方並傳敘事之祖也若禹四海異物載於大傳湯四方獻令附於王會合而觀之三代之典粲然矣衡案古人圖畫之學甚重然在成周當日秉筆者依次而序蓋得之目驗非按圖而寫也

伊尹朝獻商書

孔注不錄周書中錄字舊在周書下今改正以事類來附十字舊作正文又以王注言別有此書也六字竄入爲伊尹朝獻商書下之注今俱改正

補注王應麟曰言別有此書也王會俱朝貢事故令附合衡案自此以下蓋另一篇乃商書也如周祝解

前另有殷祝解蓋各自爲篇序書者以其事相類遂附入焉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

孔注非其所有而當遠求於民故不利也

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

孔注制其品服之令

補注竹書紀年湯二十五年定獻令即此事

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

孔注九十者東夷蠻越之稱王本稱上有別字鬋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

補注王應麟曰符婁後漢東夷傳有夫餘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愼之國仇州伊慮來詳仇州海中洲漢遼東郡有無慮縣顏氏注即所謂醫無閭伊慮即醫閭也漚深即甌也九夷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后

芬三年九夷來御孔子欲居九夷爾雅疏九夷一曰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鬼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十蠻書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職方四夷八蠻蠻類有八天竺咳首僬僥跋踵穿胸儋耳狗軹窮奇狨雅六蠻此言十蠻言其非一而已越禹之苗裔封會稽世本芊姓東越閩君皆其後又交趾之南有越裳國漚亦甌也鬋髮垂史記越文身斷髮趙世家云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吳世家注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地理志

以避蛟龍之害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通典文身國梁時聞焉在倭東北人體有文如獸額上有三文衛案呂氏春秋恃君覽有縛婁國拾遺記成王時有扶婁之國縛婁扶婁符婁一也仇州或云浙江杭州府有仇山在餘杭縣北十五里下有仇溪不知即仇州故址否也伊慮郝懿行謂即海內南經之伯慮國漚深疑即曰深九夷則東夷傳所載是已十蠻蓋夏末殷初之際其類有十與周八蠻不同且此是東十蠻錯處九夷者與爾雅六蠻專指南方者又別越漚

即東越漚人郭注山海經所謂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是也淮南原道訓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

請令以魚皮之鞞烏劒之腎鮫瞂利劒爲獻鞞布頂反

孔注鞞刀削劒魚名瞂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

補注王應麟曰左傳注鞞佩刀削上飾詩鞞琫有珌正義今刀削說文烏劒魚名荀子楚人鮫革爲甲方言盾或謂之瞂後漢志佩刀乘輿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劒日本草注沙魚一名鮫衛茶魚皮

鮫魚皮鞘刀室也烏鯽魚一名烏賊一名墨魚醬蓋
以烏鯽骨爲之利劍千將莫邪之類
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御覽七百九十一引歐鄧作歐陰下注云五來反又損子作指子產里作六童
孔注六者南蠻之別名
補注王應麟曰百濮見左傳鄧曼姓甌即甌駱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隅東泰南取百粵之地爲桂林郡漢曰鬱林徐未詳後漢注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
衡案爾雅六蠻本殷制或即此與上文東十蠻異左

傳巴濮楚鄧吾南土此歐鄧疑即鄧國之先姓纂四十八蹬鄧氏殷時侯國即此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都尉治注應劭曰鄧侯國案一統志湖北襄陽府有鄧縣故城在襄陽縣北春秋時鄧國路史國名紀桂國見伊尹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隅東盡桂陽也衡案桂林八樹見海內南經郭注賁禺今番禺縣蓋以縣以有番山禺山得名山今在廣東廣州府損子無考案墨子節葬云越東有輸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此損子國當似之輸太平廣記引作輸博物志作駮後漢書南蠻傳謂之敢人國其實一也國名紀曰產里一云語兒也或作陸童誤衡案後漢書建武十三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俚君王氏所引里蠻之別號二語即此處注據南州異物志謂俚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則俚在廣東廣西境內檢一統志廣東瓊州府有黎峒黎爲蠻之別號後漢謂之俚人俗訛俚爲黎此即王所據以爲里人者也然又係一種據一統志雲南普洱府禹

貢梁州荒裔本古產里地又古蹟舊車里軍民宜慰司在府城南七百四十五里古產里地段長基歷代沿革表曰普洱府古產里也一名車里呂覽曰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曰車里案以象齒短狗獻是逸周書非呂覽也百濮見文十六年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杜注百濮夷也昭元年魯爲邾所侵趙孟爲魯請于楚曰吳濮有釁杜注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

九年詹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杜注濮南夷杜氏三注不同蓋以種族不一故稱百濮約言其地當在楚之南境而迤西矣晉建南郡在今雲南界極言所至當在此也左思三都賦曰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劉注云今巴中七姓有濮是蓋百濮之一種轉徙於此非春秋所云矣衡案文十六年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國名紀曰九菌四方令在正南今九江之菌江衡案海內南經有菌山有

桂山疑桂國與九菌皆在其左近今廣東桂山所在多有或曰九菌卽九眞菌眞一聲之轉

請令以珠璣琦舊作琦璏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

孔注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

補注史記江南出丹沙犀象琦璏珠璣後漢書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象犀琦璏異香美木之屬梁祚魏國統曰西南有夷名尾濮其地出琦璏犀象珠璣金銀葛越怪木山海經海內經有青獻如菟名曰黃狗郭注音如朝菌之菌郝懿行曰黃狗者周書王會篇載伊尹四方令云正南以菌鶴短狗爲獻疑卽此也衡案菌鶴短狗是二物郝以爲一物誤矣蓋菌鶴是九菌所產之鶴故曰菌鶴短狗或亦九菌所出故菌狗在海內經而菌山亦列其次也蓋菌人短小其所產之物亦可類推故在山海經本其所出則曰黃狗而在獻令象其形狀則謂之短狗與山海經曰青獻如菟可以證矣案一統志雲南順寧府土產有矮犬毛深足短卽竹書所謂短狗盧文弨曰短

狗王本作矩狗蓋因注云狗之善者故以爲當作矩耳考唐幽州昭仁寺碑有云豈止菌鶴短狗西鰲東鰈之貢而已哉正用此文則作短狗爲是衡案駢雅云菌狗兎屬蓋據山海經如兎之說薛傳均曰短狗卽猋說文猋短頸狗

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閣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盧文弨曰後漢書注引狗國作狗骨又引離邱作雕邱衡案後漢西南夷注引作離邱又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周書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爲獻

孔注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閣耳貫胸雕題漆齒亦因

其事以名之也

補注王應麟曰禹貢織皮昆侖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狗國犬戎也唐天文志聲教所不暨皆係于狗國鬼親鬼方也通典流鬼在北海之地鬼國在駮馬國西枳已未詳左傳衛侯入于戎州已氏在楚邱縣爾雅疏蠻類有狗軹關耳山海經有聶耳雕耳國呂春秋北懷闕耳貫胸山海經其爲人胸有竅尸子曰貫匈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爾雅疏蠻類有穿胸雕題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雕刻鏤也題額也刻其肌以丹

青涅之山海經有彫題國通典百越古謂之雕題離身山海經行三身國一首三身漆齒山海經有黑齒國齒如漆後漢東夷傳自朱儒東南至黑齒國唐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衡案昆侖國名見禹貢孔傳謂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管子輕重甲曰崑崙之虛不朝又曰舊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朱長春曰崙崑去中國甚遠而此曰八千里意西番別有各國如小西天之類萬斯同羣書疑辨曰孔氏謂在流沙之內則其地當在今沙州去肅州嘉峪關不甚遠衡案南夷志崑崙國北去四洱河八十日程御覽列之南蠻部見七百八十九據一統志崑崙山在今甘肅肅州西南狗國見淮南墜形訓賈子脩務郭注山海經犬戎國引盤瓠生男爲狗生女爲美人之說不可據玄中記云高辛氏犬戎爲亂帝之狗名盤瓠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海生男爲狗生女爲美人此說不經之至夫既曰犬戎爲亂則是立國自高辛以前矣安得引以證犬封國所托始乎路史發揮論槃瓠之

妄曰子稽夏后氏之書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盖若後世之烏麗犬子豹奴虎狗云爾非狗犬也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至郭璞張華干寶范蔚宗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此論甚暢陳士元江漢叢談所闢南蠻傳尤快其略曰杜君卿據漢書辨之謂黃金古以斤計至始皇以二十兩爲一鎰今曰黃金萬鎰

非古制也吳姓至周始有而將軍乃周末之官今曰吳將軍非古制也杜君卿之辨是矣而未得其實余謂高辛之代本無犬戎之患高辛都亳卽今河南偃師而犬戎在西陲蠻土在南陲去亳各數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既能西走數千里銜吳將軍之首歸致闕下而又能負帝女南走數千里飛渡洞庭棲宿於武陵之石窟不餓乏哉此其理悖矣然則卽以槃瓠爲南蠻之祖尙且不可況欲托以爲犬戎之先乎鬼親疑卽王季所伐之西落鬼戎枳已楚地戰國

策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案一統志枳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漢置枳縣屬巴郡然則枳已或枳巴之誤又湖北襄陽府有邔縣故城在宜城縣東北本楚邑水經注沔水南過邔縣東縣故楚邑也據此則枳已疑卽枳邔在殷初爲西南夷小國至戰國時入於楚亦通闉耳卽海外北經之聶耳大荒北經之儋耳淮南墜形有耽耳博物志有擔耳皆謂是也海外南經又有離耳國郝懿行謂是南儋耳又引四方令離耳以證之案四方令有闉耳有離邛無所爲離

耳也蓋以文選注而誤郝又以海內北海經之闉非謂卽闉耳案闉非與環狗皆怪異之物如蜮犬窮奇大蠶大蟹陵魚大鰌等類不得謂是國名郝謂闉非卽闉耳環狗卽狗國俱誤案漢地理志犍爲郡漢陽有闉谷匈奴傳有闉敦師古曰闉音蹋敦音頓闉頓又見後漢馬異傳附錄侯考貫胸卽穿胸見海內南經在玄國東淮南墜形訓有穿胸民高誘注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博物志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雕題國亦見海內南經今據四方令列於正西豈雕題貫

胸二國國於西南隅故其方可兩屬歟離邛文選注引作離身王氏引三首國一首三身以解非是案後漢書東離國治莎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御覽列於西戎又呂氏春秋恃君覽離水之西注西方之戎未知卽離邛故址否也漆齒西黑齒也曲水詩序注引作染齒可爲西屠染齒之證

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無江歷二字

孔注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

補注王應麟曰荀子南海有曾青丹干西海有文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屬也卑疑反衡案丹青即山海經丹粟丹穫青雄黃之類尚書大傳丹邱出丹爝青邱出青穫白旄白牛尾也紕飾也詩傳紕所以織組也漢書高祖紀注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說文緜西戎毳布也衆經音義卷一引通俗文云織毛曰罽盧文弨曰後漢西南夷傳冉駹夷其人能作毣毲毣即紕也衡案江慎修說見顧氏音學五書唐韻卷十九引楊慎語龍角龍脫之角也神異見爾雅

長尺二寸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

孔注十三者北狄之別名也代翟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也

補注王應麟曰空同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黃帝西至于空桐山史記趙襄子娶空同氏大夏在西域月氏擊而臣之淮南子空同大夏楊子大夏之西莎車國治莎車城姑他未詳趙世家北滅黑姑旦略未詳豹胡北胡也代北狄之別秦漢代縣今蔚州翟與狄同晉語翟柤又赤翟隗姓匈奴見山海經殷曰獯粥周曰獫狁樓煩在晉北趙武靈王北破樓煩月氏居敦煌祁連閒與匈奴同俗孅犁其龍未詳漢匈奴傳有呿龍新犁國東胡在燕北見山海經燕秦開襲破東胡秦時東胡彊月氏盛漢鮮卑東胡之支也烏桓本東胡唐契丹奚本東胡種爾雅疏狄類有五月支穢貊匈奴單于白屋衡案空同見淮南氾論訓一作空桐見爾雅又作崆峒蓋依山立名亦猶正西之昆

侖也史記趙世家襄子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衡案崆峒山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一名笄頭山一名薄落山此空同國當在其左近又史記殷本紀殷後有空桐氏左哀二十六年杜注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亦見路史國名紀此商湯後國非四方令所謂空同也大夏見前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見漢西域傳魏

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邑姑師他疑一地也或曰姑他虖沱一聲之轉耳且略未詳或曰略蓋貉字之誤豹胡豹當作貊山海經海內西經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于燕詩大雅韓奕其追其貊傳貊國名代翟戰國時趙地趙襄子滅代以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漢地理志代郡應劭曰古代國漢代郡屬幽州匈奴樓煩俱見上案一統志匈奴今爲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地月氏在流沙外見海內東經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

一千六百里北史大月氏北與蠕蠕接案一統志甘肅甘州府涼州府俱禹貢雍州域戰國及秦爲月氏地又古大月氏國在土魯番界又新疆愛烏罕爲漢大月氏國在拔達克山布哈爾之西南媯犂或謂即薪犂國漢西域傳有蒲犂又有渠犂未知誰是也龍城見匈奴傳漢書作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故名大會處爲龍城此其龍當在其左近東胡見上廣韻引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於海濱兩少子厥越以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周書正北以騊駼爲獻

補注王應麟曰漢西域傳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唐吐蕃獨峯駝日馳千里爾雅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鮮卑有野馬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後漢東夷傳句驪別種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衡案橐駝漢匈奴傳作橐他師古曰橐他言能負囊橐而馱物也西域傳鄯善國多駝駝廣志天竺北多駝駝白玉出于闐國子虛賦軼野馬而轃騊駼騊駼是野馬之

良而野馬則橐駝之辭耳高誘淮南主術訓注騊駼野馬也楊升菴謂盜驪一名温驪又作騊駼後代轉名爲騊駼衡案騊駼之名既見山海經又見王會四方令而盜驪始見穆天子傳楊說倒置不足據說文駃騠馬父贏子也御覽引尸子云駃之言騠疾走之名也

湯曰善

逸周書卷十七終

逸周書卷十八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祭公解第六十

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九經古義曰棟案其詞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詞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出之

王若曰祖祭公

孔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

補注竹書紀年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

次子小子虔虔在位

孔注虔敬

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

孔注溥大也言昊天疾威於我故多是過失

補注昊天疾威當思有以昭事予多時溥愆則非大臣輔導不可

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忝其告予懿德

孔注弔至也言已道不至故天下病王畏守不美懿美也盧文弨曰守不美疑訛

補注言予敬省天心不至故天降疾病於我股肱師保之臣予畏天威恐有不測諱言祭公將死也公其告予懿德益求遺言訓已之意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

孔注拜手頭至手稽首頭俯地

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

孔注謀父祭公名我魂在于天言必死也

補注朕身尚在謂當此彌留之際尚奄奄在世茲朕魂在于天則精氣已散不能久矣盧文弨曰梁云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九字當連作一句讀注似非是

衡案梁解昭王作周昭王而以茲字屬上句不可從昭王之所勘宅天命

孔注言雖魂在天猶明王之所勉居天下之事也

補注勖卽冒懋也昭王之所勖猶君奭言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武王惟冒耳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王指穆王宅天命見康誥宅居也言我身雖死此心猶不忘王室也

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度並入聲

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所能寘明德於其身也

補注下國猶言小國卽小邦周之謂對上帝言故曰下國度謀度也作陳周者猶云陳錫哉周也陳布也卽肇造區夏之謂皇皇美大也上帝天也寘示也帝度其心故有明德之示以佑啟我後人也

付俾於四方用膺受天命敷文在下膺若作應

孔注付與四方受命於天而敷其文德在下土也

補注付如皇天既付中國民之付付俾於四方謂天全付予有家也用膺受天命指文武敷布也文謨烈也此皇祖烈祖上承帝命而式敷下土也如此

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烈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

孔注言已追學文武之徽德此由周召分治之化也

盧文弨曰徽德釋蔑字義當作徽德亂

補注文武之化得周召而益彰故予小子得以追學於前人也申如申命用休之申蔑如文王蔑德之蔑蔑小也蓋文武至穆王已五世矣施彥士曰此承上言我亦惟望有若周公召公其人者引伸子小子仰文武之末光而不廢家學也

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

孔注將行夷平也言大商本其初也

補注龕受也紹述也成康之業在於勷光揚烈將請也用夷居之大商之衆之猶是也言克撫有殷遺也爾雅釋言洵龕也郭音巡曰釋詁云洵信也洵又爲龕逸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言能信繼也

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

孔注執謂執其政也

補注施彥士曰此言我所以紹先業乂王家者平日

維賴祭公之執和也此稱其已往之功

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

孔注稱謂舉行也昭考昭王穆王之父也

補注丕大也顯明也五世之德在子一人則所以仔承者甚鉅此冀祭公訓已以配先德也故下有汝無以一段之告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見洛誥

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

孔注言公當使百官相率和輔弼我不然則困我

補注此三言王曰下三言公曰疑間舉之辭而序書者亂其次也公無困我見洛誥此冀祭公訓百僚以佐已也故下有三公汝念哉至周有常刑之告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

孔注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乃汝汝王也

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勉之咸茂厥功

孔注茂美也文王以受命爲美武王以勉殷爲美故曰咸也

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之其治用美也

孔注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既勉之而安受治

補注董督也文王伐密伐崇皆用威之事亦尚寬壯厥心威而不猛也

亦先王茂綏之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

孔注言武王申文王受命之意而勝殷也

補注戡克也墨子非攻云子必使汝大堪之堪即戡

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

孔注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乃大開國旁布于下土

補注辟如徵辟之辟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指四友十亂謂有此疏附先後之盛故周之子孫得以大開厥國列土分封也

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基丕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

孔注錫與言天子武王是還所受是大維周之開基
大維后稷所受命是長居此也
補注言武王奄有天下本于后稷之受命故能弼我
丕丕基而子孫勿替也
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幷
孔注旁建宗子立爲諸侯言皆始幷天子之故也（故疑作政）
補注後嗣指武王以後宗子同姓旁建分封也詩曰
大邦維屏宗子維城始幷之謂也盧文弨曰惠云幷

卽屏古字通郭注山海經曰幷卽屏語有輕重耳
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
億年守序終之
孔注言當以夏商爲戒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
也（道疑作遺）
補注此戒君而兼及臣故既呼天子而又呼三公以
警之監于夏商之既敗所謂維彼二國其政不獲也
故不可不監丕則無遺後難監前轍則後嗣昌也故
至萬億年猶得終守其序序如繼序思不忘之序

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孔注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武疑作王）
補注畢者終事之辭言能於我周之積功累仁克承
其業而無不盡也丕乃有利宗者言於是有利宗也
利宗謂有益周室由用也言我周承先啟後總萃於
文王一人尤當敬守其法也
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
孔注寅敬也不則則也
補注不亦丕字如不顯不承之不注非是

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喪去聲）
孔注戾反罪疾謂已所行時是二王文武
汝無以嬖御固莊后（緇衣固作疾）
孔注嬖御寵妾也莊正也（楊本有固疾也句而無莊正也三字）
補注固有禁錮之義如漢武陳后長門永巷之謂緇
衣御下有人字注云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
莊得禮者
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孔注小謀謂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

補注以小敗大則事不成緇衣注謂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人之所為也

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

孔注言無親小人疾君子

補注語曰國君好艾大夫殆此之謂也緇衣大夫上多莊士二字注云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 相去聲

孔注言陪臣執國命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也

補注家相謂同姓外謂異姓此恐同姓恃親蔽賢故以為戒孔注誤

尚皆以時中乂萬國

孔注言當盡用是中道治天下也

補注此與召誥其自時中乂同言宅中治外也

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

孔注戒三公使念我與王也泯芬亂也忍行亂則厚顏忍醜也如是則大不善之也

補注此因王有百僚輔弼之問而因以戒三公也不弔如周書不弔昊天之義泯泯芬芬亂也厚顏忍醜泄泄沓沓之貌盧文弨曰芬芬與呂刑梦梦同

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于世 難去聲盧文弨曰維丕當是丕維險于難疑是于險難衡案當作昔在先王以我不失于正我亦不維辟于險難方台辟音避

孔注先王穆王父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險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 險盧本作正

補注案紀年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是時昭王與祭公俱隕于漢此云險難即指此事我亦以免沒于世蓋謂今而後可以得保首領以沒矣

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

孔注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

補注施彥士曰茲皆保之言當共保天命也

曰康子之攸保勖敎誨之世祀無絕不則周有常刑

孔注康安也子之所宜安以善道勉敎之則子孫有福不然則犯常刑也

土拜首稽首黨言

孔注王拜受祭公之黨言也王拜則三公拜可知也

補注盧文弨曰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及劉寬二碑衡案廣雅黨善也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皐陶謨禹拜讜言史記夏紀作美言然則黨言蓋謂善言美言也

史記解第六十一

當與韓非亡徵參看路史國名紀載古之亡國多采此篇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

孔注王是穆王也戎夫左史名也

補注成周當作宗周謂鎬京也三公太師太保太傅也左史漢人表作右史又列于成王時次在祝雍前

並誤盧文弨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

日今夕朕寤遂事驚予

孔注遂成也行成事言驚夢宿欲知之也

補注寤覺也說文寐覺而有言曰寤遂事往事也驚駭也

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言盧本從御覽作主

孔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日望於王前讀之日望盧本作望日今從楊本

補注要戒取其不煩言謂解說其事盧文弨曰朔望之稱蓋始于此禮記云朔月月半亦指朔望也鄭玄曰此記歷序炎黃以至周初二十八國滅亡之由俾戎夫朔望以聞蓋至此而王之悔悟切矣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淩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孔注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立故哲士淩君之政也禁義信則亂生皮氏古諸侯也

補注胡應麟曰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乘間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為亂國之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即狙詐之謂衡案禁而生亂乃禁其淩君政非禁信義也皮氏古國名括地志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今山西絳州西百里河津縣縣西

二里有皮氏故城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卽其事

諂諛曰近方正曰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

孔注好順人意爲諂諛華氏亦古諸侯也

補注路史國名紀注華氏六韜作辛氏又博物志衛案古華辛二字多混山海經有流黃辛氏之國施彥士曰華與莘形尤相近莘有三衛有莘之墟在今曹州府曹縣十八里又開封府陳留縣東北有莘城同州府冶陽縣東南有莘國城太姒母家也未知孰是

戴清曰案左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今在河南汝陽縣境三十二年神降于莘在河南陝州東南桓十六年衛公子伋使于齊使盜待諸莘成二年晉師從齊陳師于莘今東昌府莘縣莘音同姒亦見左昭傳

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

孔注賢良不行貨故蔽遠榮由好財亡也

補注貨財珍怪如瓊臺瑤室傾宮所聚是已邪人謂于莘侯哆左師曹觸龍尹諧政種戎曲逆趙槩賢良請汝鳩汝方太史令終古費伯昌無位猶無主也

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憾其臣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

孔注不敢忠乃不仁下效其上故不親紂以暴虐亡也

補注紂九年伐有蘇十年敗于西郊二十二年大蒐于渭此紂嚴兵之證又囚箕子剖比干而八百國皆畔此刑始於親遠者寒心之證不敢忠者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沒矣

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樂音洛

孔注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專則致爭而刑殺之盡被刑也有虞商均之後

補注君娛於樂則國政怠臣爭於權則威福移民盡於刑則人不自保故亡路史國名紀虞公胥虞思國宋之虞城漢虞縣伯禹所封卽有虞君專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利而亡案利當作刑後世胡亥趙高類此

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孔注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事此與周公反矣位均勢敵

補注奉孤以專命輔幼主也謀主謂所奉之孤長大有謀略也畏其威嫌逼己也疑其前事疑其專命也挾德挾其前日擁戴之德卽指奉孤言責謂責主以恩遇也如是則君臣之禮數日疏而猜忌起位均無等也無等則爭故亡國名紀但云平林挾德責數賢

能日疏位均而爭遂亡似包括此條不盡又以詩會

伐平林釋此亦誤案一統志湖北德安府隨州東北有平林故城後漢書劉聖公傳地皇三年平林人陳牧廖湛等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隋書地理志漢東郡平林梁置上明郡元和志平林故城在隨縣東北八十里寰宇記隨縣東北有平林鄉當是古平林國也

大臣有鋼職譖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譖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以亡 三卿舊作譖卿盧文弨曰卜本作三卿

孔注鋼職謂事專權也有三卿諸侯可知也

補注質沙炎帝時諸侯質一作夙又作宿路史後紀炎帝魁之立祇修自勤質沙民始叛其大臣鋼職而譖誅臨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無禮怒而拘焉譖而弗加譖卿貳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卽謂此也鋼謂禁固譖與諆義同當訓作忘言有專柄之大臣君以一時之怒囚係累月忘而弗加誅戮故謀變也

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 間去聲

補注三苗一曰三毛見山海經淮南修務訓注以渾敦窮奇饕餮當之非也國名紀三毳美名間於內惡言間於外內外不相間而亡三毳卽三苗案所說與周書不同戴清曰案通典三苗在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地潭州今長沙府衡州岳州今仍之

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孔注無天命命在彊大者也知命則存不知命則足

以亡矣有夏啟也戰於甘滅扈也

補注此言有扈之亡由於不知命不恭卽所謂不知命也据尚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亦彊大之國此云弱而不恭弱字不可過泥蓋謂比諸有夏之全盛則有扈爲弱矣楚語觀射父謂其恃親而不恭可爲不恭切據淮南齊俗訓乃謂有扈爲義而亡蓋不知有扈包藏禍心假托堯舜與賢之說而陰以妄干神器也甘誓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其罪案此云弱而不恭是其亡國之由鄧立誠曰漢書地理志右

扶風鄠縣有扈谷亭古扈國施彥士曰案有扈國在今西安府西南七十里鄠縣衡案陝西西安府有鄠縣故城在今鄠縣治北帝王世紀扈至秦改爲鄠通典鄠亦謂之扈姚察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

夔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

孔注王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各有所事而爭立也

補注異母皆重是其禍根竹書紀年殷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疑卽此時漢地理志北地有義渠道九城志邠州古義渠城案今爲甘肅慶陽府

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平州之臣三句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

孔注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不官而任姦佞宜其出走也

補注功大不賞而諂臣日貴則有功者人人自危焉得不變國名紀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齊之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

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

孔注林氏諸侯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也

補注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前有戎其爲人人首三角郝懿行曰周書史記篇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剋之戎罷呼爲戎又與林氏國相比疑是也衡案竹書紀年成王三十年離戎來賓沈約注云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於成王卽此離戎是矣

水經注戲水出驪山焉公谷又北逕驪戎城東麗戎男國也索隱曰驪山在新豐縣西南故驪戎男國也施彥士曰案舊鄭咸林在今同州府西南一百八十里華州境驪戎城在今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臨潼縣東恰在咸林西南則林氏卽咸林是矣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

孔注伐智自足也伏謂不爲之用曲集愉州皆古諸侯

補注盧文弨曰博物志作榆烱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與此差互當是彼誤衡案國名紀曲集自伐其智廢仁義事彊力賢良伏匿君孤無使愉州伐之而亡今符陽縣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謎州氏伐之國名紀又云愉州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而亡下注云見博物志當亦周書文今不見據此則愉州伐曲集是一事曲沃伐愉州又一事羅謂當亦周書文今不見盡傳寫者失之

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孔注委之政也秉政則專生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懼禍見及故作亂也盧文弨曰案專生殺三字當重下當云則多怨雖各書作恐雖係字誤當改正

補注路史有巢氏紀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制之權有巢氏遂亡下注云見汲冢書正指此也案禮臣當作亂臣有巢氏蓋夏商時侯國施彥士曰疑卽南巢周爲巢伯國今廬州府東一百八十里巢縣是

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鄫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鄫君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馬惟訓詩紀古諺類引作鄫春臧懋循詩所同

孔注柯所以秉喻君斧所以用喻臣臣無爵祿君所任不臨言不相承奉也兩弱不能行令盧文弨曰君所任有脫字

補注路史帝顓頊紀來言邳姓封於僪是爲僪人介於河伊貪嗇減爵上下不臨重氏伐而亡之卽指此也據國名紀後君少弱禁伐不行則此處空方當作君伐字誤當作罰又云重氏伐鄫者鄫六韜作會王

符潛夫論曰會在河雒之間其君驕貪奢儉減節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愛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會仲不晤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亡何楷曰案逸周書史記解與潛夫之語相合然史記解乃周穆王所作以命左史戎夫者其非詩之鄶國明甚及考竹書載帝嚳十六年使重帥師滅有鄶則史記所述鄶亡政帝嚳時事施彥士曰鄶在今開封府西二百八十里密縣縣東北五十里鄶城是矣衡案此詩之鄶國爲鄭所滅者若帝堯時鄶國不知即此

地否也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孔注言無任己臣者故空官也無大臣故小臣亂也

君凶於上臣亂於下民無所依堯遂流之

補注山海經大荒西經有禹攻共工山國郭注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郝懿行曰周書史記篇云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案唐氏卽帝堯也堯蓋命禹攻其國而亡之遂流其君於幽州也衡案此說與孔晁注俱以流幽州之共工當此非是案流幽州之共工在堯典所謂共工方鳩僝工者乃堯臣名而此所謂共工乃黑龍氏之後據淮南子有怒觸不周之說則其世爲水患有害民生故雜見女媧顓頊帝嚳堯舜之世迨舜承堯命命禹攻其國並殺其臣相柳而水害遂平路史共工氏傳謂共工氏乃伏羲氏之代侯者也是曰康回爰以浮游爲卿自謂水德故爲水紀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僭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不得議其世也此論最允至云自聖其智以爲亡可臣者故官曠而國曰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則本此解爲言乃又云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豈未見唐氏伐之四字乎蓋羅氏之誤

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 雜去辭

孔注爭爲犯難不果爲疑林氏恃勝上衡氏怠義所以俱亡

補注弗勝盧本改作而勝據孔氏林氏恃勝之說也然子案國名紀上衡氏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

上衡爲義弗克俱亡是羅氏所見本已作弗克矣爲僞義通管子輕重戊有衡山之君疑卽上衡國施彥士曰衡山南嶽也在今衡州府北一百里衡山縣西知能均而不親竝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孔注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養徒黨所以分國也補注路史夏后紀禹後有南氏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國名紀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二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紀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

江之南爲南郡者是衡案鄧名世姓氏辨正以有南氏爲盤庚之後盧文弨曰有南氏之國水經注以爲在南郡施彥士曰案南郡今湖北荆州府是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

孔注有果亦國名也外權謂外大國

補注國名紀有果今果州衡案宋順慶府初曰果州南充郡屬梓州路太平寰宇記劒南東道有果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爲巴子國唐武德初置果州以郡南八里果山爲名

爵重祿輕比曰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直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

孔注有位無祿取名自成民不堪求比而畢之

補注損祿則俸不足以自給增爵則徒擁虛位而已羣臣貌直則莫矢公忠比而戾民則民脂民膏盡矣故亡國名紀畢程今咸陽又云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衡案呂覽俱備篇作畢程程與程同孟子作畢郢通雅云古郢字有程音故相通竹書紀年殷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疑卽此時也漢志右扶風安陵縣闕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今陝西西安府有安陵故城在咸陽縣東卽古程邑畢原在長安咸寧二縣西南

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

孔注運亂移也

補注國名紀國以陽名者多矣上陽下陽東陽南陽

難以悉數衡案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此陽氏蓋其後也

業彤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復類無親破國弗赳業彤用國外内相援穀平以亡

孔注復很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彤爲業也

補注盧文弨曰彤刑通趙云類當作類衡案國名紀穀平慢類無親慢與復相近未知孰是戴清曰春秋桓公七年穀伯來朝杜注穀國在南郡筑陽縣北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穀城不知即穀平故地否也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

孔注無親謂并兼之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獨鹿西戎地名徙都失處故亡也

補注阪泉氏姜姓蚩尤氏也以其都于阪泉故又謂之阪泉氏獨鹿即濁鹿路史後紀蚩尤傳謂阪泉氏好兵而無禮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蓋本於此又國名紀阪泉姜姓其後蚩尤彊霸周書云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今懷戎涿鹿

城東一里阪泉是戴清曰今昌化府保安州東南有蚩尤城蓋即阪泉氏故地據括地志阪泉亦在保安州涿鹿史記服虔注以爲山名當在今保安州南衙案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一引六韜云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因以亡也煩厚當是阪泉之誤

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縣宗六韜作縣原宗職國名紀作守職

孔注不納忠言皆有違心

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孔注求禱神也弃賢任巫所以亡也

補注盧文弨曰元都氏見紀年帝舜四十二年來朝獻寶玉博物志作賢鬼神道衡案路史帝顓頊紀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寘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方不類聚物不羣分民置於祀神褻民狎蓋謂此也又國名

紀引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蓋當少昊氏之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自潰而亡

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孔注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無功盡賞無財可用唐氏堯帝

補注路史前紀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蓋謂此也

又帝堯紀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棄武德好貪以求於民於是伐而亡之又國名紀西夏今鄂故大夏有夏水周書云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堯伐亡之衡案羅氏謂好貪以求於民與周書屈而無以賞不合戴清曰今甘肅寧夏府漢爲北地都尉治晉爲赫連勃勃所據稱夏不知即西夏故地否也羅氏所云鄂州在今武昌府地有夏水即江水故漢屬江夏郡然在南非在西也衡案此蓋立國于夏水之西故云西夏

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邱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樊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

孔注重邱之君畏其并己惑之以女君昏於上權分於下所謂二也

補注路史小昊紀帝之入立也其屬有更於青陽者厥後彊力侵尋四伐重氏苦之而遺之妹惑而不治大臣爭棟遠近相襲而青陽遂分下注云六韜作績陽非重氏一作重邱氏又國名紀重邱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邱故城今在濟陰東

三十一孫荊飲馬重邱遂伐曾取重邱者與德之重邱異據此則績陽當作青陽然子案一統志湖南長沙府臨湘故城在府城南今善化故界楚青陽地史記秦始皇紀荊王獻青陽以西注青陽長沙縣是也是青陽在湖南重邱在山東遠不相及羅氏之說疑誤

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孔注工功進則民困矣以工取官賢材退矣湯號曰成故曰成商

補注國名紀有洛即有雒六韜作有熊誤衡案紀年夏桀二十一年商伐有洛即此事有洛蓋洛伯用之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職方解第六十二

堯濱九州嶽鎮川澤辨古者言九州者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爲商制以郭璞注云也賈氏乃謂之夏殷蓋以詩譜所謂梁

雍荆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民爾雅無梁州則不可爲商制鄭譜但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州名不足憑也若以爾雅爲夏制則禹貢當爲何制乎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職方冀州視禹貢爲小以分冀爲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爲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瀦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於青兗可知矣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矣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兗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荷澤導孟豬而職方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絲海物而職方兗州其利蒲魚豈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入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

又屬幽州茲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藪養其浸菑時猴養在長廣菑出莨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琊有萊山茲非幽之入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藪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淳風謂在扶風茲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其勢必不能如禹之舊杜氏與二鄭不本此說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頴宜屬豫洡宜屬荆不知幽青雍梁兗豫尚多侵入況荆豫相去之州乎改其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

淮字當爲睢沭當爲洙直謂宋有大睢魯有洙泗會
不謂青之包徐也先鄭謂雍之弦當爲汧蒲當爲浦
直謂雍有汧水會不謂吳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杜
氏以荆之湛當爲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爲雷雍直以
湛與盧維無所經會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
知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至如山鎮藪澤又有可得
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五嶽總言之皆
曰山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
固爲四鎮矣而五嶽在虞夏商周世有不同舜典南

岳孔安國以爲衡山職方荆州曰山鎮曰衡山是衡
爲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爲南嶽又以
霍山爲南嶽蓋漢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
號曰南嶽是以衡山之神遂遠又移其神於霍山也
說者謂一山兩名則失之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
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
不言中嶽蓋王制南北以山爲至東西以水爲至故
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狩所至之地故五嶽言
其四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衡山爲

南嶽嵩山爲中嶽嵩大也即禹貢之外方也初無嶽
山之名職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
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爲嶽山
此周嶽之與虞夏不同也故曰山鎮之可辨者此也
九州澤藪在職方爲九在爾雅爲十蓋職方以州言
爾雅以國言也爾雅以吳越有具區即此揚也楚有
雲夢即此荆也鄭有甫田即此豫也宋有孟豬即此
青也魯有大野即此兗也泰有楊紆即此冀也燕有

昭余祁即此并也此澤藪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
之海鳧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齊即
職方之幽以其幽之澤藪貗養在徐也爾雅
之燕爲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余祁而燕爲幽州也
爾雅之周爲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爲職方之雍職
方既以弦蒲爲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爲職方
之冀職方既以冀之界入於秦以楊紆爲冀所以不
受大陸此藪澤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
然嘗考之禹貢之別九州隨山濬川而終之曰庶土
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故夏書謂之禹

貢今職方之辨九州制畿封國而終之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周官謂之職方氏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其知成周設官之意乎周人設官以職方爲名而制貢又曰各以其所有此正禹貢任土作貢之意也衛案顧氏曰知錄曰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

五戎六狄之人民

孔注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蠻之別貉狄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盧文弨曰四夷其大名也故不言四

補注周官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康成曰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貢疏曰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官尊而人多以主天下人民貢賦之事繁衛案周官職方氏後有土方氏懷方氏今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其官不過中士下士而職方獨以中大夫四人領之故康成云主四方官之長天下之圖鄭康成曰如今司空輿地圖也案即後世一統志圖之類周官太宰以佐王治邦國注大曰邦小曰國又以八則治都鄙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內者又地官小司徒四縣爲都遂人五鄉爲鄙此通言九州建國之邦國都鄙不專指王畿言東辟之民曰夷夷易也南辟之民曰蠻蠻慢也

閩東越之別名貉通作貊惡也戎凶也狄辟也此周所伏四海種落之數人民總辭也大司徒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民豐肉而瘁此則形體之可辨者爾雅釋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此則氣稟之可辨者河圖開始圖讖徐人聲緩荊揚人聲急梁州人聲濇兗豫人聲端雍冀人聲捷此則聲音之可辨者管子水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戾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汙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魯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詔諛保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壅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此則性情之可辨者山海經曰白民銷姓黑齒姜姓困民勾姓三身姚姓盈民於

姓不死甘姓巫載盼姓蜮民桑姓焦僥幾姓西周姬姓不與烈姓大人釐姓北齊姜姓毛民依姓儋耳任姓無腸任姓深目盼姓苗民釐姓此則姓氏之可辨者他如結胸國其爲人結胸交脛國其爲人交脛周饒國其爲人短小冠帶以至厥火反舌長臂一目諸國雖負形百出怪怪奇奇無所不至然同一含生賦性而來中庸所謂凡有血氣者是也是烏可以不識其情狀乎若僅云民數歲登下其死生則自有司民一官在

周官數下有要字

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補注財用金玉刀幣之類爾雅所謂九府是也九穀先鄭以黍稷秫稻大小豆大小麥當之後鄭謂有粱苽無秫大麥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也

周知其利害

補注鄭康成曰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衡案利害如年歲豐歉水道通塞民俗奢儉之類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孔注貫事

補注辨謂辨其出產如下文所云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是已同通也使同貫利則以所餘易所不足彼此可以相資矣

東南曰揚州

補注禹貢淮海惟揚州爾雅江南曰揚州職方則北據淮東至海南盡吳越之地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釋名謂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太康地記則以爲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故取名焉據呂氏春秋有始覽東南曰陽天淮南墜形訓正東陽州曰申上又云扶木在揚州日之所曊高誘

注揚州東方也又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亦見
墜形訓古揚陽通用其義蓋取諸此陳氏禮書曰禹
貢先冀次兗以治水始於近也周官先揚次荆以治
地先於遠也衡案禹貢首冀州者尊帝都也周都豐
鎬例以尊京師之文當首雍州而職方獨首揚州者
蓋以職方掌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揚州地廣人衆水
土鍾育較他州爲盛也

其山鎮曰會稽

補注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三里鄭康

成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衡案會稽山
見山海經蓋禹以會計至此得名也漢地理志會稽
郡山陰縣會稽山在南揚州山水經江水注會稽之
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楝山越絕云楝猶鎮
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也

其澤藪曰具區

補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具區太湖也一名震澤淮
南墜形訓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山海經南山經浮
玉之山北望具區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呂氏有始
吳之具區淮南墜形越之具區以其跨距吳越故可
兩屬也漢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揚州藪
古文以爲震澤師古曰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衡案
越絕謂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太平寰宇記謂澤廣二
百八十里周迴二萬七千頃接連四郡界入海則其
地之廣濶可知故一名震澤震動也極言水勢動搖
坤維皆爲之震撼也一名具區具俱也言四方之水
俱來滙於此也故又謂之太湖以其較五湖更大也
則太湖不在五湖內可知虞翻川瀆記乃謂太湖東

通松江南通雪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
五道謂之五湖則是職方既以具區爲藪又以具區
爲浸無分別矣郝懿行山海經注又以太湖爲五湖
之總名案三江九江九河俱不聞另有總名何獨五
湖有總名蓋別乎五湖而爲太湖猶別乎四岳而爲
太岳也然則太湖者具區也五湖者太湖之支分派
別而另爲五水者也

其川三江

補注顏師古曰川水之通流者也漢地理志會稽郡

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毘陵縣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顏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　欽定周官義疏曰三江之目言人人殊曰松江婁江東江者此吳之一隅曰浙江錢清江剡江者此越之一隅皆十人因其支別有三而名之不足當三江之正揚州之域北跨大江南踰會稽則岷江在北浙江在南而松江居其中此說無以易矣方苞周官析疑曰岷江雖發源於梁州而入揚州之界則合安池宣昇

潤鎮諸州之水而環其北松江合嘉湖蘇常諸州之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徽嚴杭諸州之水在其南揚州之川未有大於此者戴清曰案顧炎武云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淞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本郭璞說與班志合蓋北江中古不移中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南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塘棲鎮折而東而北因謂之浙江由餘姚入海自五代時楊行密築五壩而中江之流絕自唐築海塘而南江之道堙後人遂多異說耳衡案職方三江統括揚州全境自指岷江松江浙江景純之說洵爲定論閻伯詩趙鹿泉皆從之阮氏揅經室一集有浙江圖考融會三江之說最爲明晰

其浸五湖

補注鄭康成曰浸可以爲陂灌溉者　欽定周官義疏曰張勃陸龜蒙輩皆以五湖卽太湖或云以周行五百里故名或云上菓咸池五車之氣或云環湖隨地異稱有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之別若然則經

既言澤藪具區不必更言其浸五湖矣且揚州地域遼濶湖浸繁多胡舍其可紀者而必複舉具區之一以當二乎是則具區縱有五湖之名而必非職方之五湖也庾翻曰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李巡以彭蠡巢湖鑑湖洞庭并太湖而五柯山以射陽湖丹陽湖彭蠡湖青草湖并太湖而五洞庭青草當屬荆州非揚域也大抵楚州之射陽洪州之彭蠡巢縣之巢湖饒洮滆鑑等皆爲南方之浸或當數其九大之正者

而具區既列澤藪則不復數之歟

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周官無雞狗二字）

孔注竹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

補注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金三品者黃金謂之金白金謂之銀赤金謂之銅也錫白鑞也在銀鉛之間爾雅錫謂之鈖案魯頌言大賂南金考工記吳越之金錫爾雅云會稽之竹箭均東南所產也淮南地形訓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揚州澤國故女多於男周禮本有刻作五男二女者訛也雞狗二字疑衍鳥獸蓋泛言之稻生於水澤之地揚州厥土塗泥故其穀宜稻淮南墜形訓江水肥仁而宜稻

正南曰荊州

補注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爾雅漢南曰荊州職方則跨漢而北并屬荊州故曰正南李巡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釋名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畔常警備之也施彥士曰荊木名山多荊故曰荊山而州亦被以荊名矣

其山鎮曰衡山

補注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山周八百里有七十二峰舜典所謂南嶽也爾雅江南衡山海經中山經南海之內有衡山漢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水經湘水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沿湘七百里中有九面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寰宇記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易飛曰衡山連亘數邑凡鄧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皆衡山也方輿紀要引徐靈期曰回雁爲南岳之首嶽麓爲南岳之足衡山蓋跨長沙衡州二郡之境矣

其澤藪曰雲夢（陸德明釋文夢因莫紅切顏師古漢高帝紀注曰夢本如字讀又音莫紅切）

補注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邵晉涵曰此釋荊州之藪也禹貢荊州云雲夢土作乂職方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雲夢本一澤也左氏昭三年傳王以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

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後儒遂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唐人改禹貢爲雲土夢作乂以爲從古本尚書於是雲與夢分爲二地轉有致疑於職方爾雅者矣然史記夏本紀述禹貢云雲夢土爲治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云雲夢土作乂俱連舉雲夢則唐人所云尚書古本未足據也左傳雲夢分舉不過偶從省文耳傳文謂之江南之夢則江北有夢地可知故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後儒謂夢在江南者非也吳師五戰及郢昭王自郢西走涉沮水渡江而南東行入雲

中故杜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是雲中卽江南之夢後儒謂雲在江北者非也雲夢跨江南北統爲一藪故呂覽淮南並連稱雲夢與爾雅同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鄭康成職方注應劭風俗通義高誘呂覽淮南注韋昭國語注俱本漢志之文晉書地理志因於漢志無所改革故郭注亦作在華容　欽定周官義疏曰漢書地理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漢華容今荆州府監利縣地）水經注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縣）東界運於雲杜沌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荆州府）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元和志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雲夢在雲夢縣西七里（今屬德安府）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山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衡案淮南墜形訓南方曰大夢曰浩澤高誘曰夢雲夢也浩亦大也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方九百里

其川江漢

補注按一統志江水自今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夷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水合漢水出嶓冢山初名漾水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漢口合岷江

其浸潁湛顏師古曰湛音直林反又音直減反

補注漢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浸鄭康成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杜子春云湛讀如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黄度曰鄭氏言潁宜屬豫州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或有所更革湛水酈道元水經注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注云未聞疎也案今汝州魯山縣即漢之犨縣魚齒山在龍興連接梁縣是則周荆州界自隨巴

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州分界惠士奇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爲荆州之川潁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爲荆州之浸蓋潁之别爲澮澮有大小小澮出汝南澮强與潁水合故潁或謂之澮潁水又東大澮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而上承汝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澮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潁慎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吴者潁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潁尾蓋潁首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爲荆州浸

則其地古屬荆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南爲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荆人則皆古荆州之域也湛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有湛阪之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北有湛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犨縣北而湛出犨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即葉縣漢昆陽屬潁川爲豫犨屬南陽爲荆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荆也汝有濆酈道元謂濆澮聲相近故世謂濆爲大澮水亦或下合澮潁之稱則似潁湛汝濆合爲一水矣正南曰荆州江漢

汝濆皆南土國風列於周南故江漢爲川湛潁合汝濆爲浸古荆州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鄭語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所謂荆州諸侯也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案父城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呂亭故呂國定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羹在漢或屬潁川或屬汝南陳故陳國屬淮揚皆古荆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卷沅洞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鄧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亘之以鄧林

綿之以方城然則潁湛即潁汝也厥成以爲宜屬豫州豈其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潁川郟縣汝水逕其故城南即子瑕之所居也則潁汝宜屬荆州益信

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補注丹丹沙丹粟也齒象牙也革犀兕革也禹貢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礪砥砮丹淮南墜形謂江水肥仁而宜稻揚有三江荆有江漢故皆宜稻

河南曰豫州

補注禹貢荆河惟豫州爾雅河南曰豫州職方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春秋元命包豫之言序也釋名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

豫舒也　欽定周官義疏曰案以華山爲鎮則禹貢雍州東南之境亦入豫郊晉涵曰禹貢豫州以荆山之北爲界爾雅豫州以漢水之北爲界是夏殷之殊制也職方云河南曰豫州又云正南曰荆州則周時荆州並有漢北之地與殷制異

其山鎮曰華山華如字又胡化反

孔注華山西嶽

補注山在今陝西華州華陰縣南華山一曰太華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千里爾雅河南華華山爲西嶽漢地理志京兆尹華陰縣太華山在南豫州山顧師古曰即華陰之華山也連延東出故屬豫州辛氏三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其幾千仞如半天之雲括地志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惇物衡案漢志右扶風

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有垂山斜水淮水三祠案垂山即武功山在太壹山南非華山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宇分之四隅爲四州

其澤藪曰圃田圃音補

補注圃田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爾雅鄭有圃田邵晉涵曰西周時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小雅車攻云東有甫草鄭箋以爲圃田之草也東遷後屬於鄭故左氏僖三十二年傳云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爲圃

田澤是也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有圃田者爾雅不成于一人或七十子之徒據東周疆域改周作鄭衛案穆天子傳云祭父自圃鄭來謁又云乃遣祭父如圃鄭是此地在西周時已名鄭後至宣王封國則因以名耳故淮南墜形訓亦云鄭之圃田從爾雅也若呂氏春秋有始覽所云梁之圃田則據六國而言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水經注圃田澤多麻黃草詩所謂東有甫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許中有

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斯圃乃水澤之所鍾爲鄭濕之淵藪括地志圃田澤在管城縣東三里元和志在中牟縣西北七里

其川滎雒

補注滎周官作滎注滎滎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在滎陽衛案滎澤在今開封府滎澤縣南後漢書郡國志滎陽有賈澤劉昭注縣東滎澤也水經注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地故滎水所豬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鄭康成曰自平帝以後滎澤塞爲平地滎陽民猶以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括地志在滎陽縣西北四里今成平地段長基歷代疆域表曰滎卽濉水河所出今之汴水衛案漢志滎陽不云滎水但云汴水在西南又云蒗蕩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故後人俱疑蒗蕩渠卽滎澤蒗蕩又卽古汴水故段氏云爾不知汴與蒗蕩渠乃滎水之下流非卽滎澤也朱張洎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

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後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蓥若渠然則蓥若至始皇時方有不得以當周初之滎澤段氏又謂滎卽濉水疑誤段玉裁曰案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亂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涇洛逸周書職方解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

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墜形訓曰洛出猲山據高注爲雍州水也雒出熊耳據高注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宏農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盧氏下云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雒甩池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直路下云沮水出東西入洛此謂雍州水也已上皆經數千年尚未誤者後人書

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裴松之引魏略

其浸陂洼莊加反又音詐

補注陂周官作波波水出今河南魯山縣西北歇馬嶺流入汝水案水經注波水有三一洛水注洛水又東門水注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一穀水注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贍諸山西三十里曰耿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答水一淯水注淯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洼其水又南逕蠻城下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淯水淯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胡渭曰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豬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洼營軍臨隨則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案滎即滎澤至周而已道爲川故曰其川波則別是一水非滎播也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澤水出狼皐

山東南流合溫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淯水入汝此即波洼之波也馬融精于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洼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洼當讀如字不可牽合全祖望曰周禮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洼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滎波之波當之後人或疑其非而以爾雅洛出爲波之波當之不知滎洛既爲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爲浸也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淯入汝之波爲是洼水出今湖廣棗陽東北黃山流入溳水說文以

為荆州浸也易祓曰左傳莊四年楚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溳營軍臨隨杜氏以為溳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溳水出隨州隨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康成以為宜屬荆州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荆州而不知古荆州在荆山之南康成徇漢志而誤也胡渭曰水經注溳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經滶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溳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溳溳水流短溳水出

蔡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水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于沔溳既合溳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溳蓋即溳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溳水在漢北其為豫浸又何疑焉水道提綱曰漢水至漢川縣溳口塘北有溳溳諸水北自隨州南流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來注之源流長五百餘里段玉裁曰職方謂為一州之浸正指溳溳合流長五百餘里而言也

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孔注家所畜曰擾五穀謂黍稷穀麥稻也

補注鄭康成曰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郝敬曰豫州畜穀獨全者土氣正中也衡案禹貢豫州厥貢漆枲漆漆林也周禮載師有漆林之征絲纊絲枲麻也師古曰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

止東曰青州

補注胡渭曰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

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于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禹貢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貗養知之地理志琅琊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琊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案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濟其浸菑

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貢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劃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于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云青州卽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衡案藝文類聚引太康地記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爲名

其山鎭曰沂山

補注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九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亦曰東泰山漢地理志東盧縣東泰山汶水

所出水經汶水出朱虛縣泰山注東小泰山也元和志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四里沂水雜記沂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流大曰沂汶齊乘沂山在臨朐縣南一百里卽公玉帶請漢武帝所封之泰山也一統志案鄭康成云沂山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沂水縣雕崖山其流北去此山尙五十餘里蓋本三山也自隋唐以來始混以此爲沂山耳

其澤藪曰望諸

補注望諸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接虞城縣界呂氏有始淮南墜形皆云宋之孟諸蓋本爾雅宋有孟諸而言也郡晉涵曰殷之徐州於周爲青州故職方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青州侵夏豫州之地故禹貢豫州曰被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鄭注職方云望諸明都也詩譜作明豬左傳作孟諸與爾雅同元和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孟望明盟諸豬皆聲之轉衡案漢地理志梁國睢陽縣盟諸澤在東北

其川淮泗

補注鄭司農曰淮或爲睢賈公彥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此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爲青州也案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衡案桐柏山今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水經云出胎簪者卽桐柏之支峰也易祓曰泗水漢志所載有二一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一魯國十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衡案

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

其浸沂沭（沭音術）

補注沂水出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雕崖山即沂山沭水出沂水縣北大弁山漢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術水出琅琊郡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師古曰術水即沭水也薛季宣曰先鄭以青州之淮或爲睢沭或爲洙直謂宋有灾睢魯有洙

泗會不謂青之包徐也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

補注易祓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故其利蒲魚二男三女周官作二男二女鄭康成曰二男二女其數等似誤也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衡案逸周書所傳新舊諸本并云二男三女與兗州同不知古本如是抑亦後人因鄭注遂改二女爲三耶漢志亦作二男三女

河東曰兗州

補注禹貢濟河惟兗州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州兗信也釋名謂兗州蓋取兗水以爲名所說是春秋元命包又謂兗之言端也（誤端或作瑞瑞亦誤）易祓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河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越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爲兗之鎮山徐之大野職方以爲兗之澤藪也故曰河東欽定周官義疏曰案兗以岱爲鎮則其東南侵入青徐大野亦徐鎮也周無徐州蓋分隸於青兗矣禹貢兗壤最

小此稍擴焉

其山鎮曰岱山

補注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漢地理志博縣岱山在西北三禮義宗東嶽所以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相代之道故岱爲名也易祓曰禹貢淮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實兼有其地也

其澤藪曰大野

補注鉅野澤在今山東鉅野縣東五里禹貢大野既
豬爾雅魯有大野左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漢地
理志山陽郡鉅野縣大壑澤在北兗州藪水經注引
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元和
郡縣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
百餘里宋史宦者楊戩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
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案梁山濼今在山東
兗州府壽張東南即古大野澤之下流汶水自東北

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東北迴合而成濼又南旺湖
爲鉅野澤之東偪榮迴百五十餘里在今汶上縣西
南二十五里濟河貫乎其中西湖廣衍倍於東湖連
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經
志合郡晉涵曰大野爲爾雅沇州之藪夏屬徐州故
禹貢徐州云大野既豬周屬沇州故職方兗州云其
澤藪曰大野與爾雅同
其川河沛
補注據一統志徒駭河自禹城經齊河縣北八十里
東北流經臨邑縣南三十里又東經濟陽縣界又東

北入武定府惠民縣界鉤盤河在陵縣東四十五里
篤馬河在平原縣北經陵縣西又東北經德平縣北
又東入武定府樂陵縣界寰宇記篤馬河即古馬頰
河案九河故道雖不可考然南北遷徙相去不過百
里遠近大都在青徐兗三州之內周職方兗州東南
侵禹貢青徐之地則河爲兗川居然可見故易氏祓
謂即其地考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

東境皆兗州之域也沛爲四瀆之一禹貢濟河惟兗
州濟即沛也尚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
釋名皆作濟案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則
又一水與沛水異沛水自王莽時大旱枯竭今山東
大清河小清河相傳以爲即水故道周時沛水與河
亂流互相出入皆在兗州之境漢地理志河東郡垣
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過郡九行千八百
四十里即沛水也過郡九者河東河內陳留梁國濟
陰泰山濟南齊郡千乘也沇水又謂之濼水見山海
經北山經濼音樂又謂之衍水見水經濟水注

補注鄭康成曰盧濰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爲雷非也衡案漢書地理志琅琊郡橫縣故山久台水所出水經清水注盧水即久台水也據一統志盧水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維水出今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自箕屋山東流入諸城縣界水經注謂久台水逕東武縣故城東又北入維濰水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水又北合盧水盖二水交會滙而爲浸也案東武縣即今諸城縣地漢

地理志琅琊郡箕縣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浸也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孔注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補注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兩雅河西曰雍州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釋名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太康地記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閼故取名焉易蔽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欽定周官義疏曰雍於中國爲正西職方無梁則雍直亘南北矣所以無梁者蜀中險遠必其有未入版圖者也以華爲豫之鎮則雍之東境有分入於豫者

其山鎮曰嶽山

孔注嶽吳嶽也

補注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一名吳山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曰嶽山吳山漢地理志右扶風

汧縣吳山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後漢郡國志汧縣有吳嶽山古名汧水經渭水注吳山三峰霞舉巒秀雲天崩襞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國語所謂虞矢元和志吳山在吳山縣西南五十里秦都咸陽以爲西嶽今爲國之西鎮山國語謂之西吳寰宇記郭璞曰吳嶽別名開山一統志案兩漢志皆謂吳山即汧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俱別有汧山與吳山不相蒙近志皆因之然脈絡相連在古只是一山也

其澤藪曰弦蒲

補注弦蒲周官作弦蒲鄭康成曰弦蒲在汧鄭司農云弦或作汧蒲或爲浦案漢地里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一統志弦蒲今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西爾雅秦有楊陓正義謂周禮弦蒲卽楊陓非也水經渭水注又謂之魚龍川蓋汧渭二水交滙之處也

其川涇汭

補注山海經海內東經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北入渭又西山經高山涇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渭淮南覽冥訓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卽高山薄落之水卽涇水墜形訓又謂涇出薄落之山是也高誘注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鄭康成曰涇出涇陽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篇汭泥之卽漢地理志定安郡涇陽縣开頭山在其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右扶風汧縣芮水出汧山西北東入涇詩汭泥雍州川惠士奇曰雍之川莫大於汧渭班固言芮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汭也地理志汧縣汧水出西北芮水亦出西北

明汭卽汧也衡案漢志明云汧水芮水不得謂汭卽汧也且經以弦蒲爲藪則汧是澤渭是川不得相混大都汧涇渭汭四水互相出入而源流各別

其浸渭洛

補注鄭康成曰洛出懷德賈公彥曰洛卽詩瞻彼洛矣之洛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案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左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漆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又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其實北地郡之歸德縣乃洛水上源漢志於歸德但曰洛水懷德曰雍州浸原是一水歸德其源懷德其委耳入河卽謂入渭也洛出獵山見淮南墜形訓高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蓋卽白於山之異名一統志按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葢昭以爲三川之一其源流綿遠與涇渭等水經注失去洛水篇惟沮水渭水注中各一見餘雖散見他書源流不能明

晰孔安國書傳謂漆沮水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漢志
懷德縣下又云洛水東南入渭今富平縣界有懷德
城諸家因此遂以富平之石川河當之石川源流不
遠既不得爲雍州之浸水經注此水雖有漆沮之目
並無洛水之名即漢懷德縣亦在沙苑之北不屬富
平或者必欲求合其說以爲洛水有二一爲歸德之
洛水入河一爲懷德之洛水即漆沮入渭亦非也蓋
漢時沮水由鄭渠東注於洛故洛水下流亦蒙漆沮
之名自鄭渠廢而漆沮與洛不相入矣從來罕能知

此今以見在地界水道考之洛水上源出今榆林靖
邊之南慶陽府北界東南流經延安府延邏至州境
入河與史記自鄭濱洛以北至上郡及漢志出歸德
縣北之文皆合惟漢志懷德縣下又言入渭與水經
注同而與所云入河不合蓋雜採古記故多不同非
有二水且渭洛入河之處相去不遠水流遷徙勢所
常有近志謂明成化中改流入河即此可見漢志入
河入渭之不必過泥矣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補注賈公彥曰藍田見有玉山出玉石易祕曰禹貢
雍州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石名琅玕石
似玉

東北曰幽州

補注爾雅燕曰幽州李巡曰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
故曰幽幽要也案元命包幽之言窈也釋名云幽州
在北幽昧之地也太康地記以爲因於幽都爲名是
矣案幽都山在今順天府昌平州三十里相傳古幽
州以此名郡晉涵曰禹貢以幽州之地合於冀州爾
雅無并州幽州兼有并州之地故云燕有昭余祁昭

余祁爲周禮并地之藪殷以昭余祁屬燕是爲并合
於幽之證周時幽州偏於東北其正北則爲并州
欽定周官義疏曰幽之東北以醫無閭爲鎮而南至
淄水則跨海而與青州接界矣
其山鎮曰醫無閭

補注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高十餘里
周二百四十里其山掩抱六重亦名六山漢地理志
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即所謂醫無

閻衡案淮南墜形作醫毋閭高誘曰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

其澤藪曰貗養（貗音兪）

補注鄭康成曰貗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貗爲兪案漢地理志琅琊郡長廣有萊山兪養澤在西幽州藪貗養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在禹貢宜屬青州周時幽州南侵之地也鄭注南侵徐州據漢時言耳

其川河沛

補注易祓曰經於兗州其川河沛蓋兗州北距河而南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兗州則爲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邪郡之貗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揖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列河沛其浸菑時

補注漢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菑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浸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浸鄭康成曰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案淄水波流若漆故謂之淄水源出淄川縣東南原山一名岳陽山水多伏流潦則薄崖旱則濡軌而已時水出臨淄縣西南平地鄭謂時出般陽案漢志濟南郡般陽不言時水所出應劭曰在般水之陽豈時水一名般水乎左傳襄公三年晉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盟於耏外耏卽時也水經注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爲黑水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脈蓋伏淄所發淮南墜形訓淄出目飴時出臺台術目飴臺台術皆山名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孔注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補注幽州踦海故有魚鹽之利

河內曰冀州

孔注所謂河內者（盧文弨曰者當作郡）

補注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李巡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案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疆荒則冀豐也易祓曰舜時有十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爲帝都省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跡之舊葢東河之西西北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

并州故曰河內而已

其山鎮曰霍山

補注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南山周二百餘里南接趙城洪洞二縣界北接靈石縣界東接沁源縣界卽古太岳也漢地理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

冀州山水經注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

其澤藪曰揚紆

補注揚紆周官作楊紆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曰爾雅曰秦有楊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也衡案職方明云冀州爾雅九藪或七十子之徒所續其時楊紆已入之秦故據當時所見而言呂氏有始淮南墜形並依爾雅爲文葢秦是國名冀是州名不相混也淮南作陽紆揚陽通爾雅作楊陵呂氏作陽華其實一也高誘呂氏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其注淮南墜形訓則云陽紆葢在焉翊池陽一名具圃兩說疑而未斷俱不足据葢不知陽華陽紆實一地也郭璞爾雅注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雍州弦蒲藪當之矣方輿紀要引水經注楊紆卽

大陸澤今水經注無此文疑顧氏之誤葢以呂氏淮南俱有晉之大陸一語冀州屬晉故以楊紆爲大陸也不知呂氏淮南於大陸外別出陽華陽紆之文則顯係二處非一地也趙一清曰道元河水注云高誘以爲楊紆秦藪非也楊紆不屬雍州則當屬冀方矣足正羣說之失也衡案所說是據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驁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竹書紀年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楊紆然則楊紆葢山也其下衍而爲藪故亦以楊紆名淮南修

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陽盱卽揚紆也其謂之河者蓋河衍而爲薮兩名兼可通稱山海經海內北經曰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從極之淵卽所謂揚紆也故下文又云陽汙之山河出其中淩門之山河出其中陽汙卽陽紆也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焉逸之山斯藪實在其中信不易矣中山經曰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緡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門水門水出于

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案陽華之山卽陽汙之山楊水卽陽紆薮一曰陽盱之河一曰從極之淵其地在周初屬冀在春秋戰國屬秦自當分別觀之不得執一說以自隘也趙一清謂爾雅之陽陵又一地誤

其川漳

補注鄭康成曰漳出長子貢公彥曰地理志漳水出上黨郡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河冀州川行千六百八十里長子卽上黨也衡案水經漳水有二濁漳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據地理志冀州川是清漳道元於濁漳水引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則濁漳爲冀浸矣山海經北山經漳水出發鳩之山謂濁漳也又云清漳之水出少山東流於濁漳之水淮南墜形訓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高誘注楬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案鹿苦當作鹿谷

其沒汾露

補注鄭康成曰汾出汾陽案漢地理志太原郡汾陽

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說文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冀州浸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於河山海經北山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又海內東經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十三州志曰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段玉裁曰案許云出晉陽山與志水經不合者志水經舉其遠源許舉其近源也汾出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

注之許意謂晉水卽汾水之源所謂晉陽山者蓋卽
縣甕山在今太原縣西南十里晉水所出也杜注左
傳曰汾水出太原與許合今汾水出靜樂縣管涔山
經陽曲縣至太原縣城東晉水入焉衡案北山經晉
水出縣雍山郭注雍音甕路周官作潞鄭康成曰潞
出歸德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易祓曰唐潞
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
北岡駟曰潞水在縣北爲冀州浸卽漳也蓋周以濁
漳爲潞淸漳爲漳黃度曰鄭注潞水出歸德今慶州

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
檀州水經鮑邱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成過幽州潞縣
西鄜道元曰鮑邱水入潞通得潞稱俗稱東路此殆
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鄜道元
謂他川無可爲浸者臣浪長川惟漳水耳　欽定周
官義疏曰潞水有二其一卽濁漳乃一水而二名岡
駟謂潞水卽漳水今潞安府潞城縣因水得名者也
其一自塞外經密雲至天津入海者卽今京東之北
運河名爲白河亦曰潞河杜佑通典所指也諸儒皆

以濁漳當之則一水而旣謂之川復謂之浸豈其流
者謂之川而潞者謂之浸與又漢時兩歸德縣一屬
汝南一屬北地皆與河內冀州無涉漢志於北地郡
歸德縣言洛水出非潞水也以康成之精博寧當以
洛水爲潞水乎顏師古注漢書亦依鄭說不可曉也
北地歸德今慶陽府東北雍州之域豈可以言冀州
耶易氏黃氏以濁漳爲潞正在冀州之地但川與浸
同是一水可疑耳全祖望曰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
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

水所出東至鄴入淸漳上黨郡沾縣大要谷淸漳水
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
冀州川其於汾水則亦大書爲冀州浸矣而潞水獨
不著其地不知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
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名攷之漢無歸德郡之目
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案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有洛水
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爲
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毋誤認洛爲潞豈非
輿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

鄗坊度同華如沛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間無此水道也所以漢人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闞駰十三州志之言以爲濁漳水即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衛公亦取之葢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合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瞶瞶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軔善長以爲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略子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接蒼溪水一

帶而止其在春秋則白黎邢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留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爲川濁者爲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略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注中同時劉昭注續志亦言濁漳之爲潞引上黨記以證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於曹魏洵河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葢此乃涞易間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段氏說文注曰鄭云潞出歸德此謂潞即洛耳案班許皆云洛出歸德北夷界中漢歸德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洛水在今陝西同州府境入河非冀州地也且雍州既曰其浸洛矣安得又爲冀浸鄭注於雍州云洛出懷德冀州云潞出歸德葢由株守地理志而未思志歸德下言其源懷德下言其委一水兩言不當改洛爲潞以屬冀州自雍入冀古無此水以當之許但云冀州浸不言何出何入不欲強爲之說葢此浸自周初迄今湮沒不彰古今變遷大類如斯如大河故瀆沛水枯絕沔水不出嶓冢皆無可

疑者班許皆不言潞之源流此可以正鄭注矣

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二女作三女 周官

補注賈公彥曰其利松柏霍山兒有松柏焉

正北曰并州

補注春秋元命苞并之爲言誠也太康地記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葢以其在兩谷之間乎案淮南墜形正西弁州曰并土高誘注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易蔽曰

舜時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殷因之周復分冀立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而并州在冀州之北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補注山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亘保定府西境及山西大同府東境爾雅恒山爲北嶽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常山卽恒山也漢地理志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隋地理志恒陽縣有恒山元和志恒山在曲

陽縣地一百四十里名山記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千里周迴三千里

其澤藪曰昭餘祁

補注昭餘祁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鄭康成曰昭餘祁在鄔水經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汾水於縣左逕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隰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滭夷之澤俗謂之隰城泊許愼說文曰潕水出西河中陽縣北沙南入河卽此水也又侯甲水發源祁縣胡甲山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也卽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藪東原曰道元所言鄔澤北起大陵南接鄔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州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潕水乃入河非入汾道元就潕字與鄔字牽合孟堅以鄔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余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

庳池滭夷溧易竝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滭水出靈邱祁夷出平舒竝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涸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昭繫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衡案呂氏有始九藪晉之大陸燕之大昭明係二地道元合而一之顯是訛誤大昭淮南作昭余高誘

注曰昭余今大原郡是古者屬燕也禹貢錐指曰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係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鹿孫炎曰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眞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脩武縣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大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鄔縣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謂昭餘祁并州藪鄘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衛案胡氏之辨甚悉然大陸在禹

貢時尚未衍而爲藪至爾雅呂覽淮南始以大陸備九藪十藪之數而且大陸是晉藪鉅鹿是趙藪昭余祁是燕藪呂氏淮南二書甚爲分析今若合而一之則九藪爲七藪矣或且謂大陸是楊紆則九藪爲六藪矣據一統志昭餘祁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不知諸書皆各據現在而言爾雅游夏之徒所續呂氏不辜門客所作自據當時地圖而寫豈得訛誤淮南本于呂氏則昭余於戰國時自當在燕職方乃西周之書當時輿地定在并州豈得以爾雅呂氏淮南疑之

其川虖池嘔夷虖音呼池徒河反嘔於侯反一音區

郭注虖池今在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泰戲山至直隸天津府靜海縣小直沽入海虖沱出泰戲山見山海經北山經淮南墜形訓呼池出鲁平高誘注鲁平山名鄭康成曰虖池出鹵城案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嘔夷即滹水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翠屏山東

南流入直隸易州廣昌縣界北山經高是之山滹水出焉今翠屏山即古高是山漢志靈邱縣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鄭康成曰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案祁夷則又一水據漢志平舒縣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與滹水東至文安入海迥不相涉水經滹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是山道元曰即嘔夷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是山又夷祁水附見于濕水水出平舒縣徐廣曰平舒在代則是嘔夷祁夷判然兩地康成之誤所不待言說文滹水北地靈邱

東入河滱水即滱夷水并州川也北地當作代郡案
滹池嘔夷本一水相連滹沱河一名徒駭河一名子
牙河其上流曰瓠瀛河又轉而爲胡盧河蓋即嘔夷
也其下流即禹貢之衛水據北山經滱水東流注於
河河即指虖沱漢志謂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虖池
河亦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則滱水至文安入虖池
即由虖池入海九爲二水合一之明證

其浸淶易

補注淶水即今直隸保定府拒馬河水有二源俱發

涞山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一水西南出即淶之故
瀆鄭康成曰淶出廣昌案漢志代郡廣昌縣淶水東
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易有南易
北易中易兼有濡雹之稱濡水今在定興縣西自易
州流入與易水合今名沙河是曰北易水雹水自易
州流入遝安肅縣北門外又東南遝容城縣南二十
里又東南遝安州北二十里又東遝新安縣西南與
依城河合爲長流河即古南易水雹水亦名鮑河又
易水在定興縣西南自易州流入與巨馬河合即中
易也鄭康成曰易出故安案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
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川水亦至范陽入淶
然則淶易亦一水相連而異名者也水經易水注南
濡北易至汾郡范陽縣會北濡又竝亂流入淶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孔注五擾牛馬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麻案周官鄭注麻作稻
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周書乃辯九服之國
孔注圻界也

補注王畿之內地方千里中置國城其外爲廛里任

國中之地又其外爲場圃任國地又其外爲宅田士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又其外爲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又其外爲公邑之田任甸地又其外爲
家邑之田任稍地又其外爲小都之田任縣地又其
外爲大都之田任疆地郊地四同中置六鄉遠郊之
外爲甸甸地十二同中置六遂甸外爲稍稍地二十
同稍外爲縣縣地二十八同縣外爲疆疆地三十六
同

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

孔注爲王者斥侯也服言服王事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

孔注甸田也治田又入穀也盧文弨曰又字衍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男服

孔注男任也任王事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盧文弨曰舊脫此句今依周官補衛案文選劉越石勸進表九服前雜李善注引周書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是古本有采服夷服二句切證

補注盧文弨曰采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

孔注爲王扞衛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

孔注用事差簡慢

補注賈公彥曰蠻之言縵以政教縵來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亦是要束爲義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夷服盧文弨曰舊脫此句亦依周官補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

孔注□□□□□□盧文弨曰脫六字案鎮者言鎮守之

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藩服何晏魯靈光殿賦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注周書有侯衛藩服

孔注藩服屏四境也

補注賈公彥曰藩者以其最在外爲藩離

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

孔注周徧

補注案周官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大小周官作小大

孔注維持也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

補注鄭康成曰相維謂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設其牧者選諸侯賢者爲牧使牧理之賈公彥曰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率率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亦相維之義牧即太宰建其牧是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孔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

補注鄧如長人安人之類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孔注土地所有乃貢之

補注賈公彥曰卽太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

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乎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孔注攷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職方所口（盧文弨曰注末或是脫一莅字衞案空方疑是司字）

補注鄭康成曰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賈公彥曰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至十二年王將巡守之時先以文書戒敕於四方

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

孔注王十二歲一巡狩職方白所戒之命其不巡狩三年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巡戒命亦如巡狩也

補注鄭康成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狩同賈公彥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黃度曰大宗伯之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經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於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注謂十二年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此年有故不出則次年亦當出矣　欽定周官義疏曰殷國或在王城之外或在侯國皆有之王巡狩亦因而舉此禮然究不可與巡狩併作一事也此經上言巡狩而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巡狩與殷國爲二事明矣但殷國不必於

十二年王不巡狩之期乃舉之盛朝覲之隆禮非因不巡狩故也

逸周書卷十九終

逸周書卷二十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胡應麟三墳補逸曰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辭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絕躬作爲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良夫戒百官於朝書辭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箝口爲王之患其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

惟以貪詖爲事不勤德以備難偷生苟安爵以賄成下民胥怨予足靡措正指榮夷公輩至賦禍斃災未知王之所定等語隱然若預知流彘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知所謂矣衛案應麟所引賄成作賦訛今改正又苟安上脫偷生二字今補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

孔注伯爵若順也順其事而告之也

補注芮良夫書顧命芮伯之後稽考也道猶事也謀嘉謀告入告也案芮伯若曰者猶書大誥康誥酒誥之王若曰君奭立政之周公若曰也乃秉筆者推原語意而代爲文之之辭孔解若順也誤

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

孔注無道無德政違畔也

補注無遠不服德所致也左右臣妾乃違令不行也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於前不遠

孔注言驗於前世不遠言近

補注民心無常唯惠之懷故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

撫我也否則民讎虐我也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

孔注皋桀紂惡滅亡爲戒也

補注周厲無道與桀紂同良夫不敢斥言王故曰肆我有家故今也我有家非王而何

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空圖疑是弗字

孔注同爲昏闇教王爲不順

補注惟爾天子嗣文武業尊其名重其任以警之也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謂以左右便辟上與執
政大臣並列執政小子卽指虢公長父榮夷終輩召
穆公民勞之篇所謂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道與導
同
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
孔注專利侵民佐亂進於禍也
補注此晉行導王之實事周語厲王說榮夷公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是其專利之證又云得衛巫使
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是其作威之證左

昭二十六年傳曰至於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彘是其佐亂進禍民將弗堪之證
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
孔注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
孔注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
補注求多聞以監戒監前車也不聞是惟不知則當
引求老成金石之論矣良夫蓋將以治亂之說戒王
及執政小子故先以引之下文后除民害至如之戒
王今爾執政小子至不其亂而戒執政小子以予小
臣良夫至其惟國人申戒王嗚呼至惟爾之禍申戒
執政小子
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句惟其讎
孔注害民是與民爲怨讎
補注除民害如堯舜禹湯文武害民如桀紂
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
孔注言民不從上命從其所行類善也不知君則怨
深矣

補注上文乃非后者不成爲后也此云不知后者民
不以爲后也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
孔注言上下無義對其相怨則寡者危也
補注禮天子曰億兆言德愈廣民愈多也夏書五子
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子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芮伯
蓋深有監於太康失國而竊念此時民心已去故以
衆寡不敵爲王告之毋如王之惑溺已深故卒有圍

宮之禍

嗚呼□□□如之案此條脫誤不止空三字

孔注□□人養食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長人治民亦然也盧文弨曰注首有脫文或是脩敬脩本不空非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難去聲

孔注專利爲貪曲從爲諛

補注惟以貪諛爲事則民受其虐矣不勤德以備難則禍至無日矣桑柔之刺所以興也

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

孔注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而作亂

補注詩小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其首章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其次章曰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其十一章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芮伯一詩一書眞苦口藥石也其如小子蹻蹻何哉不其亂而言必亂也

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

孔注有土謂之諸侯也盧文弨曰之字疑衍衡案謂字當在有土上之字不必衍

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孔注言無遠德罔有天下也

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

孔注是國人爲患也

補注盧文弨曰言今諸侯無若湯武者故患不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潰也衡案汾王居鎛十五年芮伯蓋已逆料其必然矣故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

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爾愆以保爾居

孔注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

補注小人攬權未有不植黨者桑柔曰嗟爾朋友總括之辭也能洗心改行則無專利作威之事

爾乃贖禍甄哉遂弗竣予未知王之所定矧乃□□盧文弨曰缺處疑是小子二字衡案孔注當是諛臣二字

孔注贖陽不聞甄心不惕悛改矧況也尙不知王定況貪諛之臣能得其所也

補注詩大雅板凡伯刺厲王也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是其贖禍甄哉之證予未知王之所定蓋不敢斥言奔竄也

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

孔注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下民也

補注所謂變生肘腋不可測也空方疑是罔字焉於也謂大命之傾罔不存於變之所伏也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

孔注苟且無遠慮賄賂不任德

補注偷生苟安如燕雀處堂而不知火將及已也爵以賄成則國事不可問矣

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竝得厥求唯曰哀哉要平聲

孔注賢者靖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

君子爲之哀者也

補注賢智箝口小人鼓舌所謂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也

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孔注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欲行有成故也

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穫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孔注蕃多徒衆言非一也貌謂外相悅而無實也君臣之相誣蒙必相及其顛覆之也盧文弨曰之字衍

補注面相誣蒙謂欺罔也及爾顛覆謂死亡也

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去聲

孔注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也乃汝也

補注有餘寬裕之貌不足竭蹙之象敬思以德備乃禍難猶所謂懃德以備難也

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難去聲

孔注爲不言也

補注無曰予爲言無以子爲此過激之言也惟爾之

禍故不憚苦口與子豈不知而作同義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世以太子晉爲王子喬非也太子晉亦稱王子晉王子卽太子王子二字聯子晉二字不聯世單呼子晉亦非也其誤始於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之說後漢書王喬傳或云此古仙人王子喬也按王喬或可稱王子喬斷不可稱王子晉以王子晉之王子是太子之稱號而王喬之王則其姓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温

恭敦敏穀維水鬬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諫以爲不
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于周見太子與
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
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當是遣字師曠
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
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
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
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
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白去期（白去疑是知亡）故傳

稱王子喬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田
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案潛夫論所
云王子喬仙者喬高也喬仙謂昇仙也唐則天后封
王子晉號爲昇仙太子事載舊唐書禮儀志然則喬
與仙字聯不與王子聯而其作昇仙太子碑乃曰字
子喬亦誤至葉令之王喬在東漢應劭風俗通曾於
葉令祠辯之以爲葉令是春秋時楚令尹葉公子高
葉人追思而立祠後又引周書太子晉一段文與潛
夫論彷彿則在應氏方且以葉令與王喬無涉而曾
以爲即王子晉乎路史高辛紀靈王之太子超古幼
有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賓是爲晉子宗敬爲司徒
號王子家平陽爲王子氏田氏縣氏王人氏王氏李
氏拓至氏可頻氏乙速孤氏此謂王姓出自王子晉
後頗得則非晉及身之姓可知羅氏又註云字子晉
或云名晉亦云謚或云字子喬坤監云字閒山俱妄
夫知子喬閒山諸名之妄而不知超古之妄此羅氏
之惑也此篇世人頗疑爲淺陋然較之殷祝解猶爲
典雅而殷祝解之文伏氏尚書大傳已述之則其並

爲戰國時文無疑蓋其事與諫壅穀洛同載周策國
語得其精而逸周書拾其粗也故潛夫述之風俗通
亦述之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

孔注叔譽者大夫叔向也周靈王太子名晉也

補注平公悼公子名彪叔譽羊舌肸也字叔向食邑
於楊又曰楊肸悼公時使傅太子彪平公即位肸爲
太傅按周語羊舌肸聘於周即次於穀洛鬬之後蓋
即靈王二十二年事也

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其言不遂三窮舊作五窮據潘夫論改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作五窮言字舊脫據御覽百四十六增唐武皇后昇仙太子碑亦云屈叔皋于三窮

孔注五稱說五事遂終也

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

孔注告平公稱其賢才也

補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困學紀聞十引尸子同下注云太子事見周書然今本周書俱作行年十五尸子以太子晉與蒲衣類舉誤也庾信哀江南賦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倪魯玉注引此條訛作竹書紀年蓋未檢閱逸周書故也又注引竹書紀年蓋未檢閱逸周書故也又注云濱洛之歲蓋言十五歲也沈約安陸王碑云蓋同王子濱洛之歲實惟俾禦侍從之年俱云十五也衡荅昭明太子書云不追子晉事似洛濱之遊洛濱濱洛一也皆用遊伊洛事然遊伊洛出列仙傳並不云王子年歲止云接上嵩山二十餘年若必求典於十五則惟此解可據

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

孔注聲就復與周之二邑名周衰晉取之也晉取周聲就復與田不見經傳孔以爲二邑俟考

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與臣往與之言若能噤子反而復之

孔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噤覆也度謀還與否也

補注師樂師曠其名也胡應麟曰叔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莢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師曠見太子稱御覽一百四十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言協

孔注言高於泰山言無上也不安至飢渴也

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懼度協御覽引作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楊本作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末句無其字

孔注懾而忘度所以爲謙

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驕勞協

孔注有成德不以驕易也

補注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師曠自謂曠先未嘗至周故曰始言王子有古君子之德故欣慕而來不知勞瘁也

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閭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咫慎恨協遠咫協

孔注言已不及古君子咫喻近

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則德協

孔注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也

補注案下文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與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二節當在此條前蓋先以舜德爲問次則問舜以下可法則之君子故曰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尋文按義的係錯簡

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所下協人仁協

孔注言其仁合天道

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下與協正聖協之謂舊倒今改正

孔注盡力溝洫勞也貪財利篤其功合聖道也

補注勞而不居不矜不伐也必度其正聲律身度也好取不好與當作好與不好取孔以貪財利訓此不合

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惠二協方商協身仁協道曠明日返當作反注同

孔注以其仁德人惠懷之行無常唯賢所在勞謙恭儉日夜不息反失之勤行無常上疑脫一字勤盧本作也趙曠明日舊作勤訛衡

案勤字不誤

補注渾而言之謂之仁析而言之謂之惠三分天下有其二見論語言民心俱已歸周其化仍未遍者但紂都及黨惡之國耳敬人無方因人之材德而生敬不以常格拘用賢之典猶成湯立賢無方之意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是其服事之證既有其衆而反失其身謂文以得衆遭紂之忌而不免憂患也盧文弨曰似指囚於羑里衡案潛夫論賢難篇曰文王以仁故拘此之謂也

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義下所協盧文弨曰其所是三字舊脫從沈增衛案楊本作各得其儀此之謂義故孔氏有儀善二字註盧本未句義作儀誤

孔注一人紂也儀善

師曠稱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方上協

孔注問其事儀

補注董子深察名號曰古之聖人謼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

謼而效也謼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惡方疑作異方晉語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方猶靣子所謂方科也

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

孔注胄㠯盧本刪此二字注

補注胄子稚子也未冠之稱上官大官也士指卿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盧文弨曰北堂書鈔四十六率衆作齊衆

孔注作謂農功同謂好義

補注率衆則能教時作則能寓伯者明白其德也證法解立制及衆曰公

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

孔注立名生物謂化施於民也成謂成物羣謂之爲長也

補注白虎通侯者候也候順逆也能候順逆則與天道俱矣君者羣也說見前證法解

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

孔注敦厚也

補注曲禮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白虎通曰臣下謂之一人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

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

孔注四海四夷四荒四表

補注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董子三代改制曰天祐而子之稱天子白虎通天子者何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曲禮臨諸侯畛

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登假史記孝文紀大橫庚庚子爲天王夏啟以光下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獨斷曰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衡案天王者卽書所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四海四荒見爾雅釋地據山海經大荒諸經次海外諸經之外則四荒固遠於四海也

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

孔注訾艱恨也合五等之尊卑而論事義以爲名也

補注四荒莫有怨訾書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登升也帝則無以加矣

師曠磬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上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能（能字舊脫盧文弨曰卜本有能字今據補）

孔注磬然白嚴整也方道初本也起其物義也問最賢之人也

補注磬然當如磬折之義蓋心服王子之言而不覺其身之俯也溫恭敦敏言其質方德卽董子王者方也之方師曠蓋陰以舜德爲問故有上登帝臣乃參天子云云案此與下王子慶之曰二節當在前古之君子其何可則前說見上

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誰下舊衍能字今刪盧文弨曰誰字與上則熙韻協）

孔注律法也謂致其物也熙熙和盛言舜臣堯功德如此也

補注穆穆恭已之貌明明赫赫光顯也立義治律則人道盡故萬物皆作作謂興起也天財天祿也功德大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故曰分均天財

熙熙含哺鼓腹之象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

孔注東躅踏也

補注躅以足擊地也東躅者向王子也王子居主位故在東

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跒是以數也（數入聲）

孔注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

補注盧文弨曰足跒舊作足蹏按說文曰跒天寒足跒也從足句聲陸氏非子釋文亦引作跒李登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跒今定作跒紀於求於二反衡案玉

篇寒凍手足跼不伸也又史記張儀傳跣跼科頭注
偏舉一足曰跣跼
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
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射音亦樂音洛
孔注交言於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合於無
射之律
補注敷布也注如挹彼注茲之注王子乃手取瑟以
授之故曰注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贊美之辭也脩義
經矣好樂無荒戒勉之辭也

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至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
國弗愁道遠極國
孔注嶠曲名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
也諫字誤當作謙
補注爾雅釋山山銳而高曰嶠王子蓋謙言無德致
此故言何自南極至於北極云云也南極北極極遠
之度或曰王子歌嶠嶠與喬通後世因有王子喬之
誤說文趙善緣木桀之才讀若王子蹻銜案當云讀
若王子歌嶠之嶠段氏說文注曰王子蹻蓋即王子
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其說亦誤
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
孔注蹶然疾貌
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唐开仙太子碑錫師曠以四馬本此
孔注禮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
可知也
補注四馬曰乘孔注三賜不及車馬見曲禮謂為人
子者不敢以車馬子人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民不敢專也

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為夫詩詩云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
是以御之
孔注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應應亦和擾也不疑
和之心也
補注左襄二十六年渲淵之介國子賦轡之柔矣杜
注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
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焉云
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
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衛案王子蓋欲晉以寬政
安撫諸侯故於師曠歸而特歌此詩以託意也塵塵
武貌見詩鄭風騶介塵塵傳取子不疑六轡在手也
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貪聞而
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
孔注辯別也爲人有所別唯恃耳也宗尊也天下所
尊則有明王者也盧文弨曰則有二字疑衍衛案句有訛
補注爲天下宗言繼世爲天子也

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
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代天何可得
孔注言自庖犧至禹其子孫未有期運當時斯不立
矣言周衰未盡已必不立也
補注大約一姓不能再興之意未有脫誤
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汙汝色
赤白火色不壽
孔注清角也言音汙沉木木生火色赤知聲者則色
亦然
補注此以五行休咎推人之壽命也清汙謂清而濁
散在五行屬木色赤白火刑金也且尅木故不壽潛
夫論相列篇曰人身體形貌皆有相類骨法角肉各
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
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
也
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

所女叶盧文弨曰風俗通殃作禍
孔注言死必爲賓於天帝之所鬼神之口口則王子
之事不欲令人知也盧文弨曰鬼神之下或脫事祕二字
補注上賓猶登遐也賓於帝所言在帝左右也後世
以王子晉爲仙人本此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孔注未及三年并歸之年爲三年也則王子年十七
而卒也
補注案師曠與太子語事郎在羊舌肸聘周之年蓋
靈王之二十二年未及三年則靈王二十四年也告
死者至至晉也又案風俗通及潛夫論末尾俱有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十一字亦見路史前紀據
此則晉人其以謀去太子乎路史謂王子年十八而
竇御覽引東鄉序謂解化時年十五六俱誤當從孔
注作十七又藝文類聚儲宮部引春秋外傳曰師曠
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泰山願聞一言太
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
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邪後
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女太子時年十
五後三年而卒案所引是逸周書歐陽詢以為春秋

外傳盜春秋外傳鈔撮周書以成文也

王佩解第六十五

通體皆格言視丹書十七章猶為警切解盜取首句
王者所佩為篇題胡應麟從舊本引作玉佩誤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

孔注言以利民為德也天子事天所以威下使事上
補注佩服也德在利民是為實德民在順上則非莠
民
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成則易當作在有

孔注得時所為合應為其機
補注因時制宜帝王之妙用
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
孔注周忠信也力多則功多也
補注長如盤庚汝不謀長之長得民助故力多
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
孔注以義勝欲得昌大數有懲艾則無過也
補注克能也自克則能自強故昌大不過不貳過也
懲謂懲戒

不困在豫慎兒禍在未形
孔注事未成而豫慎則不困也
補注不困在豫慎凡事豫則立也養身者治疾於未
形有國者求賢於未亂皆宜先事而防故曰見禍在
未形
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
孔注能斷所不忍也知過輒改民將安生時謂可伐
時也忍盧本作思今從楊本
補注除害在能斷不以游移留後悔也上無過舉則

民有效法故安民知時知天時也時不可動則勞而
無功故用兵在知時
勝大患在合人心
孔注舉合民心何患之有哉
補注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合人心故能勝大患除暴
救民也
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
孔注內聽於孽孽而吐於中言宜其生災也可否相
濟曰和盧文弨曰孽孽似孽子之誤衡案當作孽寵

補注殃毒在信疑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孽子
在聽內趙曦明曰聽內似謂聽信婦人偏愛之言盧
文弨曰此孽子當謂災害其子衡案即所謂國君好
內適子殆也化行在知和出以自然不事勉強故民
易從也
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
孔注施謂施惠舍謂赦罪聖人以聞已過為幸貴速
改也
補注舍當如開塞葉舍之舍不指赦罪說不聞其過
則終身無改過之日故曰不幸路史黃帝紀天下已
治百人之具舉猶然卹然神桑形茹用作戒於丹書
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
所用據此則王佩一篇蓋亦雜取古昔格言以垂訓
者
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孔注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為基親賢人則固明
君之義也
補注天子受諫則保四海國君受諫則保其國卿大

夫受諫則保其家士庶人受諫則保其身故福在受
諫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故基在愛民賢者國之
寶也資以為助則外有長城之倚內有金湯之恃故
固在親賢
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
孔注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
則禍害至
補注禍福在所密辨於微危也利害在所近慎於察
食也存亡在所用隱於不測也

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已危亡在不知時

孔注教命善則事合否則離矣威得其宜則尊恭已不妄則安時謂天時得其時也

補注離合在出命離合從違也謂出命當則民從出命不當則民違也盧文弨曰漢書主父偃傳引作安危在出令衛案主父偃諫伐匈奴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本尚書之餘據下文安在恭已危亡在不知時則當作離合爲是偃蓋鈔變其辭故以存亡句反屬此句之下古人引書多如此不可泥

爲古本如是也尊在慎威威不可數數則玩安在恭已詩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也危亡在不知時此輕舉妄動之驗

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孔注怠懈惰不能行也疑由豫不果也邪姦衛也處姦衛是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盧文弨曰由與猶通卜本作猶又大上當有正字

補注見善而怠則失善時至而疑則失時亡正處邪

棄善從惡也是弗能居猶云雖與之天下弗能一朝居也案見善而殆時至而疑本太公對文王語見六韜守土篇

逸周書卷二十一　殷祝周祝二篇孔氏有注武紀解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殷祝解第六十六

此殷祝而係於周祝之前亦猶殷猷令係於王會之後蓋皆以事類來附故入之周書中也此篇所傳入咸以爲不經然細繹其讓則征誅而猶寓禪讓之風焉設桀不去居南巢則所以安而全之者湯必有道矣故伏生大傳亦傳之商祝見儀禮士喪禮又見既夕蓋是周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今案祝辭止陰

勝陽數語前則備錄其事如詩之有序也

湯將放桀於中野（廣博物志卷十引作成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又以逸周書訛爲竹書紀年）

孔注此事不然矣或者欲解之

補注放者安置之謂中野地名

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湯疑作桀）

孔注言國中空無人又不然矣

補注觀此則知桀之所以失天下者失其民心也藉使湯不造攻則厲王奔彘之事必先見於此士民皆委貨扶老攜幼奔者往奔湯也故國空無人而桀不能留矣謝墉曰湯之放桀亦如舜之封象蓋湯雖放桀猶躬至中野安定其人民中野之民咸去桀歸湯國中虛者中野之地虛也故湯復爲明之而士民致於桀之詞皆願歸亳桀乃與其屬五百人屏徙而至南巢也

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廣博物志引無請致國三字）

孔注此國爲天下也（盧文弨曰爲當作謂）

補注此桀之實情蓋亦自知天下不己屬也昔日之事桀爲政民無如桀何今日之事民爲政桀其如民何

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戮矣吾爲王明之

孔注大帝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

補注湯知桀有悔心故猶望民之奉桀也

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齊民之賤（齊盧本作濟今按文義改正）何必君更（廣博物志引無以薄之居十二字蓋不得其解故刪截也）

孔注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避湯

補注以薄之居齊民之賤猶言焦鷇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乞憐於湯之意蓋士民既棄桀歸湯恐桀異日卽以此事爲戮故斷無復從之理何必君更更改也言不能必桀之更變而爲善也

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

盧文弨曰不齊下疑當有不齊士三字衛案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據此則千里誤當作十里而不齊下有不齊士三字譌如盧說無疑又案孫毅古微書引殷祝解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于中野與今本同

孔注不齊地名

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盧文弨曰言下亦當有國字衛案古微書引無國字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

孔注魯亦地名

補注魯卽後日周公受封之地路史後紀曰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郟遂放之南巢氏案此解云徙於魯而羅氏謂轉之郟俟考

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

廣博物志引作吾則外人我將去之不知所據何本恐是以己意改更案當作吾聞海外有人我將去之

孔注言桀以此辭勸勉湯者也

補注據大傳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蓋桀以中國無地自容故欲遠去也孫毅古微書載維書靈雀聽注引國君之有也下多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十三字係重出不可據又陸次雲八紘繹史云昔湯放桀居於中野民皆避之桀曰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北徙沙漠桀死子獯粥隨畜遷徙因以成俗其說誤桀居南巢未嘗之沙漠也呂氏春秋愼大覽桀走逐之至大沙大沙地名非沙漠也其道於北野者乃桀子淳維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子獯粥妻桀之黨妾居北野是也余前注竹書紀年夏桀三十一年引山海經成湯伐桀于章山郭注章山卽大沙係抄襲孫之騤竹書注而誤而孫說又本之羅氏路史後紀今檢山海經大荒西經郭注並無此句愧當日草率未及細檢也今並附記於此

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禁止

孔注必欲去也

補注觀此則湯無利天下之心可見故桀得於亭山終老焉

湯曰欲從者從若桀與其屬五百人去盧本五百人下添居南巢三字考大傳古微書引俱無故仍從舊

孔注居南巢之地名盧本改作南巢地名

補注去者去之南巢也

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文選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引周書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卽天子之位

孔注大會於薄

補注傳所謂湯有景亳之命也

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

孔注讓諸侯之有道者

補注藝文類聚帝王部引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又見人部按所引周書與大傳同而路史後紀亦有乃取璽書云云並注曰置座左見周書則古本有置璽一事明矣今本脫去惠氏左傳補注云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云云據此則商以前已有璽名矣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藝文類聚無唯有道者紀之一句書大傳無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二句

孔注久處久居天子之位

補注案此數語太公亦嘗言之賈子脩政篇尙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蒸蒸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讓藝文類聚書大傳俱作三讓

孔注三千諸侯勸之也

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

孔注逆天道故不施

補注變易常也天弗施則不佑此以天地寓君臣之

義

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

孔注雌勝雄女淩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焉

補注人弗行則不從此以夫婦寓君臣之義京房易載成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理陰從陽女順夫與此語意仿佛

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

孔注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

補注大夫諸侯之輔也不逢君不長君則諸侯得以治其國矣言爾諸侯當謹擇左右毋以變亂自取罪也

周祝解第六十七

此周祝垂戒之語義與史記解同讀其書者可與涉世可與存身可與遠害可與盡年通篇悉爲韻語似銘似箴蓋直開老氏道德之先匪特作荀子成相之祖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爲身災不聞二字盧本作空方

孔注言所以告汝不聞爲身災也

補注維哉助語辭時是也告卽告以下文諸格言也

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盧文弨曰惠云刑亦作形刑與形通

孔注告以善道是生之是以教之以法也

補注謹謹虔也汝指民生汝富之也刑汝教之也

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民生刑經亡名協盧文弨曰按注似脫朕則阜汝四字衛案當添朕則昌汝於經汝下則陽庚青三韻通轉中間不必間阜壽二韻也

孔注經紀汝昌阜汝殺亡汝爲汝請命名汝善惡也

補注周禮以九職任萬民經汝也司馬九伐司寇八辟亡汝也民不犯法不中絕命壽汝也賢則有吉人之稱不賢則有凶人之目名汝也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足剝協

孔注狐貉俱以文受害人自賢則愚惡反見也

補注揚子太元曰翡翠干飛離其翼貂狐之毛躬之賊此文之美而以身剝也仲尼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彼自謂智也者則距人於千里之外矣故不足

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 牛茅協

孔注言牛以角死虛言致穢也

補注惠士奇曰茅讀作矛盧文弨曰案注云致穢正釋茅字惠以茅與牛協故讀從之非改字也衡案惠讀作矛其義當作戈矛解

凡彼濟者必不息觀彼聖人必趣時 盧文弨曰潛夫論引云凡彼聖人必趨時衡案潛夫論引見救邊篇

孔注以不息故濟以趣時故聖

補注執斧必伐操刀必割是趨時也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山言協案注空方當是有字

孔注山以有玉故傷人以有言受患

補注此戒人當謹言也故曰無多言多言多敗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禍爲禍

孔注不徙以及時人故失其福也

時之從也勤以行 從陽本作徙 不知道者以福亡 行亡協

孔注行謂與時偕行

補注此二節當緊接趣時句勤以徙勤以行聖人自強不息之功彼不知道者必怠於時故福亡而禍鄰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竭伐協

孔注以其供人用自然理

補注肥豕必烹肉香美也甘泉必竭味芬潔也直木必伐中材用也故聖人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物且何爲求 盧文弨曰是時下本作趨時或疑當作是則舊本多脫物字下本有案依注則正文求字乃來字之誤來與時爲韻上文是時亦不當作是則又且字亦誤衍衡案孔注聖人則之是時當作是則無疑蓋物與則當句協也末句求字疑衍爲與時協

孔注萬物自然不爲人來聖人則之如因雞鳴以識

時也

補注雞鳴由靜而動之候人爲時者人謂衆人爲善爲利皆雞鳴而起也觀彼萬物且何爲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也語曰衆人行乎陽聖人行乎陰衆人行乎土聖人行乎水其觀彼萬物之謂乎

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

孔注正謂敬授民時也爭謂爭共敏之也

補注人以爲正成歲功也爭趨也趨事赴功各務所

穫是爲爭

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

孔注經經度之也敬敬上命也

補注人出謀百姓與能也聖人是經聖人成能也明刑所以弼教故民敬

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正爭經敬爭聽靜協

孔注有禮則讓故不爭聽順靜服謂不爲亂也

補注教之以禮則有等被之以刑則知恥因其能器

使也

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獐有蚤而不敢以撅盧文弨曰案蚤當作叉說文於爪字下雖引作爪但爪爲覆手叉爲手足甲似作叉爲是

孔注喻人以小能不敢望大官亦求自盡而已也

補注狐牙獐蚤猶云鼠牙雀角也言聖王在上雖有宵小不敢放肆狐獐喻小人牙蚤喻小人之機智不敢噬不敢撅則靜聽之驗也噬齧也食也獐豪彘也撅與掘同

勢居小者不能爲大

孔注雖有材勢不便故

補注燕雀不能爲鴻鵠魚鼈不能爲蛟龍此一名一藝之流

持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大害大協

孔注不貪害也中正不立不大其度至道不行也

補注棟梁之材不可屈爲株儒江漢之流不可視同行潦不官不器大用之則大效矣首八字有訛誤

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之起自近者斧者協

孔注因木以伐木因近以成賊

補注伐木爲柯是助斧伐木也賊難之起自近者則宦官宮妾不可不防

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暝生協馮維訥詩紀臧懋循詩所並以此四語爲桓譚新論引諺案新論久亡檢孫馮翼所輯桓子亦無此條

孔注成者能昭猛者能生

補注二人同術心專者昭二虎同穴力弱者死

故虎之猛也而陷於擭人之智也而諂於詐擭詐協擭舊作獲訛

孔注虎以食陷穽人以欲陷詐詐罔也

補注此戒猛不可恃智不可倚也是故聖人以德不

以力以誠不以僞

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 柯枝協 本盾協

孔注此言飾末棄覆本質也盾喻爲人當有所備設

補注葉之美也三句言德爲才累也盾干也所以蔽身此思患預防之意盧文弨曰儼矢卽嚴矢

故澤有歌而焚其草 草下舊有木字盖因下句焚其草木誤衍今刪 太威將至不可以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 草巧協種勇協

孔注言亦貨以危身禍至不可救也 盧文弨曰言亦疑倒

補注焚其草以澤有歌也無種謂盡族而殲言大威將至順命則生巧與勇兩無足恃大威如禹驅龍蛇益烈山澤周公驅虎豹犀象之類蓋爲民除害不得不然也

故天之生也故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 度故協

孔注以言患因事而起故事也

補注言天有常度國有舊章皆當遵循若離之以故則國家之患不免矣故謂故常盧文弨曰離罹也徵

案離音荔力智切去也下同義如畔官離次之離

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 植讀如脂與謀協

孔注植立也有生則立也

補注名山大川并爲民利植生植也離之以謀謂棄而不理則生財日匱而患亦隨之矣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 貌照協 博物志引此句訛作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孔注還謂至也貌謂無實時至並應日出普照也

補注還如循環之環貌儀也轉訓作來無私謂寒暑

迭來不有偏曲也日無私照此天公無我之象

時之行也順 順字疑衍至無逆 盧文弨曰至字疑衍爲天下者用大略 逆略協

孔注言當以大略順時也

補注略道也用大略則無煦煦孑孑之慮

火之燀也固定上 盧文弨曰定疑走之訛爲天下者用牧 末二字當作利用放上放協

孔注燀然也火曰炎上牧謂法也

補注牧訓法無據當作放分兩切音昉與倣同效也

謂效法火之炎上以照四方也
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固有桴下桴協
孔注桴所擊鼓也言惡政由於發者也
補注不善謂坎險在前故乘桴以濟陳省衷曰桴當訓栿注非
故禍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惡音烏
孔注惡於何也言其微也
補注一念之善可以格天一事之惡即以斬祀故君子慎獨而謹微

故平國若之何須句鍾本何字斷句誤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須覆孤屠何協
孔注覆滅也事謂事無役也孤謂無人屠謂爲人分裂也
補注平國見周禮秋官謂治不甚治亂亦非亂者也須需也何須猶云何所作爲也國覆將傾覆之國國事疑國夷之誤夷傷也謂凋殘也國孤君孤立也國屠民被荼毒也廣雅屠壞也皆若之何言處此危亡之際將何以治之而圖存乎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仄食協陽行協
孔注仄跌也食謂毀明而生魄也以日蔽於陽喻君行失道
補注此言處己不可自滿大柄不可下移也使之有行則持滿有餘而威福不替矣行如日月運行之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徵亡常亡協
孔注徵以積小以致滅亡者也
補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有常度不可越也國君

無道則失常矣徵亡言漸滅也
故天爲葢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葢善用道者終無害軫盡協葢害協
孔注善用道動靜法天地善用舊作言用盧文弨曰下本作善用今從之
補注治天下如御車然天以爲葢地以爲軫則無馬逸輪敗之患矣善用道者法自然也
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熱竭協
孔注滄寒竭盡
補注寒暑運行終古不竭善用道者亦法其自然之

生殺而已盧文弨曰惠云說文滄从仌倉聲寒也列子曰初出滄滄涼涼

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勝稱協

孔注言五行相勝以生成萬物盡可稱名之也

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從同協

孔注從謂立也始異終同故曰反也

補注性之爲言生也性于從食色也性子同義理也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明陽長剛剛協柔剛二字舊倒今改正

孔注姑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長短之相形剛柔之相生始終之道也

補注惡於何也姑語辭幽者神其事而隱之也明者表其迹而章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言於何而從效卑法也短長猶屈伸也

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得服協

孔注言皆以貪餌自中鉤檻也

補注海大而魚可得以有罝網也山深而猛獸可服以有機械也

人智之達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測牧協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周書跂行喘息又卷四卷十六引周書並同

孔注誠於事故可測奎於事故可牧

補注人智之達而可測中於利也跂動噦息指羣生言凡有足而行者曰跂動凡以口出氣者曰噦息可牧爲牛可使之耕馬可使之走貪於食也

玉石之堅也奚可刻刻與上節協

孔注言服飾之寄物也

補注有切磋琢磨之功故可刻

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號交協

孔注言陰陽之稱號牝牡之交合皆自然也君子察自然之理則福來也

補注號讀平聲謂怒號也蓋陰陽二氣之激盪易所謂鼓之以雷霆莊子所謂萬竅發而爲聲是矣孔作稱號解誤物之雄者曰牡雌者曰牝世謂鶴以聲交謎以目交蜩蝶以翼交鶂鵒以足交俱不可思議君

子察之則能盡人物之性而並受其福故曰君子不
察禍不來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事詐協
孔注生事謂變也生詐謂詐爲求之
補注忌者忌其能忌其有也詐謂誣以無實之事
欲代而不得生爭柯欲烏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
爲柯羅爲協
孔注所以生成所欲也謂云爲之事也
補注語曰人情甚不美又曰剖斗折衡而天下治古

人其有感於此哉故蒼頡作書而鬼夜哭
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
孔注包謂包藏陰謀雄謂雄桀於人也勝謂勝所忌
皆惡忌事也盧文弨曰末一忌字疑衍
補注幽心惟恐人知故生包包蒙也大心有睥睨一
切之意故生雄雄盛也忌心刻害之心勝克也
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久察彼
萬物名爲始下怒協久始協
孔注言法天地則喜怒無錯推古久則萬始可知也
補注天爲高陽也地爲下陰也喜近陽怒近陰堯典
曰若稽古鄭注古天也詩元烏正義引商書緯同虞
翻述八卦遯象亦云天爲古蓋本此地爲久者御覽
引六韜地之爲地久矣又老子天長地久俱本此名
於始者物生則有名也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
而無止以觀人情右紀協方情協
孔注名以左右則物以數爲紀紀則生利利以利情

也
補注左名左右名右名有一定不可移也視彼萬物
數爲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紀經紀也一引
其紀萬目皆理故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言澤及萬物
不可擬議也行而無止不中輟也
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
萬物服極服協
孔注等差也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也
補注利有等者小利及一物大利遍羣生也用彼大

道知其極極皇極也

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爲之君羣君協

孔注羣類

補注用其則奉法也必有羣人往歸之也加諸物猶言加乎民也

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理子協

孔注脩長也謂綱例也

補注舉其脩立法也則有理謂臣下順從有條理也此言爲民上者當以乎萬物之情狀法天道以制人事則能若天下而無疑矣

卷二十一終

孔氏無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武紀解第六十八

此疑太公之遜較之武稱諸篇尤爲正大篇中於危急存亡之際設謀盡守與孟子策滕仿佛蓋武略不恃人之不來伐而恃己之不可亡也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不捷智不可□□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

免無功盧文弨曰章本免作克

補注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則禮儀愆而與國疑故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則賞罰亂而軍心慢故不捷三軍大勝當愼守其後克事而有武色則震而矜之矣故必失其德德猶功也臨權而疑必離其災離與罹同六韜軍勢所謂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是也

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

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

補注卑辭重幣以服之則有以事大脩備以待戰則有以禦敵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則有以自守伐服與殺降同故不祥伐戰則未知孰勝故危伐險則既慮有襲我之師而並防有截我之後者故曰難伐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間乘並去聲

補注間其疏謂間彼疏遠之臣使爲我用薄其疑薄迫也敵有所疑則多方以誤之推其危推如推亡固存之推危謂國亂扶其弱扶猶助也因其饑饉喪亂而助之所以服其心也乘其衰則兵革不煩暴其約謂當窮約之時出不意以犯之時謂可伐之時扶之而不讓是彼倘彊而不恃有助也讓如割地請盟之謂振振驚之也振之以先聲而不動是彼有成謀而不我懼也數其罪而不服則彼必有備暴突犯之也革改革也暴之而不革則彼力猶足以相抗也威之

而不恐則非但能守而并能戰矣故俱未可伐動者
撓而亂之以覘其強而暗爲進退之義立之則彼害
毀之則我利克之不難并之可得則成功如反掌矣
故曰順
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
毀之未利克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
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
失與無苦而危矣
補注此申上文四順之義而明可伐可動可毀之次

序唯克之易疑在并之不能句下蓋立毀并三者俱
未能如願而唯必勝之勢在我則舉師以伐之可也
若毀克并三者俱未能如願而出一慮發一謀彼俱
應受其害我則不難相其機宜以謀之故可動靜以
待衆力不與人不和也爭權弗果臨武不能斷也據
德不肆賞功而疑也毀者摧挫之義地荒而不振則
國貧德衰而失與則民散國貧民散不亡何待無苦
而危謂不必有師旅之苦而危已立見矣
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空方疑是而事二字爲之以其事而時無
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道行
事乃困不作小口動大殃空方疑是事字
補注求之以其道以仁義之師救民水火也故無不
得爲之以其事蒐苗彌狩以講武務農重穀以敎耕
故無不成有利備者豫于暇日也無患事者不窘於
目前也時至而不迎則事機失大祿天祿也遷徙也
延之不道謂求之不以其道行事乃困安望其得乎
不作小口動大殃謂不以小利興兵革也兵者凶事
故曰大殃

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
則事謀不足
補注仁廢則禮義之敎亡殺伐之事起故文謀不足
文謀謂敎化興也勇廢則果毅之氣消畏葸之情伏
故武謀不足武謀謂韜略勝也備廢則守國之具缺
應敵之用疎故事謀不足事謀謂兵食裕也
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偏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
國侔交權也收敎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也土地未
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

也

補注本萬事所出也幹枝葉所附也權威福所寄也倫謂次序質謂誠實樞者轉運之機體則其所附麗而行者也敵國侔交侔謂勢力相敵交邦交也土地未削則國富人民未散則兵彊國權未傾則鄰好仍睦倫質未移則紀綱尚正故雖有昏亂之君未可伐也

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果鄰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

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口家之交空方疑是邦字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

補注國有至小也語有脫誤不果鄰家謂爽約於前事則後期不應故難復飾如幽王以烽火爲戲是已封疆侵凌有坐而地盡之虞故難復振如七國時三晉之於秦是已服國小國也以國服事他人者從失謂所托之國失所庇也故難復扶如春秋時江黃之托於齊是已大國之無養不能字小也小國之畏事不能事大也本權疑作大權謂肆乃威福於一人而臣庶解體枉繩謂以非禮之事繩之而因失其歡也故不可不據直以約當習爲辭命以合鄰封也不虧體以陰不失己以求媚與國也約謂約好陰謂陰私如寄帑於留是已虞度也策謀也虞而奪策而服如晉取虞虢之謂親而侵謂外雖親附而包藏禍心如鄭殺關其思以滅胡趙簡子以姊嫁代君而取其地殺其身是已摩揣摩也摩而測謂揣摩嗜好以娛其心志如越以美女獻吳之類求而循謂先以卑辭下

之使不設備而隨以兵襲其後也如秦以五丁伐蜀之類此皆詐僞之師非堂堂正正之舉故不可施度入於體不慮費句事利於國不計勞句體句不慮費事句利於國不計勞句俱誤句鍾本施度下有喪難俱去聲喪難俱去聲

補注施度於體不慮費用所當用也事利於國不計勞勤所當勤也蓋慮費則失德計勞則喪服而後難必至矣喪服謂無功也

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

補注交邦交體敵體也交體侵凌則兩虎鬬而國權

必傾故曰不顧權

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矣

補注邊邑不安則有蹂躪之患故無爲養民

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

補注合同所與共謀國者也不得其位則國無金湯

之恃矣其誰與畏患乎

百姓屈急無藏畜矣

補注屈急窮蹙之象民無藏畜則橫征暴斂所致也

鶴實有祿余焉能戰是其應矣

擠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

補注國勢至社稷宗廟墳墓俱不能保以致鬼神困

宗廟殘則當背城一戰與國俱燼可也故曰無爲愛

死

卑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枝計戰而不足近告而無顧告過

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干

天命無爲是定亡矣舊本絕好下衍于字乃干字之誤今移在天命上盧文弨曰援舊作援今從趙改蓋所謂求生不有命在天

補注卑辭而不聽謂以文告請之而不免口財而無

枝即事以皮幣犬馬珠玉之義枝與支同無支則欲

事而不得矣計戰而不足兵微糧竭也近告而無顧

四鄰莫援也告過如鄭伯肉袒牽羊之類不悔則仍

未許平也請服而不得則雖以附庸之禮臣屬之而

不能夫然後絕好以謝之閉門循險以守之近說以

固民氣遠交以待外援倘天命可延則多難興邦未

必不從效死中借一也干如干祿豈弟之干無爲是

定亡矣言不爲是則死亡可必也

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

法弗可作句法而不時弗可行句時而失禮弗可長句得

禮而無備弗可成句鍾本四可字斷句而以成字連下舉物誤舉物不備而欲□空方疑是成字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

補注有事謂有急難之事於時君民上下同心合力

以守宗廟社稷當振作其氣誓以與國同休之義若

不能然而先衰亡者是先自敗也已故曰失禮謂失

軍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伐罪弔民古之人有行之

者是爲法否則不可妄爲舉事必視乎時法而不時

則事猶可待故弗可行時而失禮謂時雖可伐而於

止殺之義弗協故弗可長所謂以不仁得之必及其
世也得禮而無備弗可成備字所包甚廣大而將相
選則股肱備小而士卒練則羽翼備非但馬牛車輦
戈戟已也故曰舉物不備而欲成大功於天下者未
之有也此戒有國不可輕舉妄動之意
勢不求周句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
內無文道外無武迹疑脫亡字往不復來者疑脫亡字悔而求合者
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
補注周㠯備也勢不求周與舉物不備同義舉謂舉

事流舉飄忽之象幾冀也舉事而不冀其成是草間
竊發之所爲故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謂輕視其事
而求厚報如齊宣之興兵搆怨以求大欲是已故亡
內無文道外無武迹則內治外治並失故亡迹與績
同往不復來謂見輕四鄰不以爲敵禮則有吞噬之
象故亡悔而求合者謂始而相背繼則欲托以圖存
則中無主矣故亡不難謂易其事不費謂嗇于用
據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
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唯時勢而有成費而不亡
唯當去聲施而不拂成而有權久之而能□空方疑是守字唯義
補注據名而不辱名謂皇王之名不辱無愧也應行
而不困行謂弔伐之義不困謂事必濟此唯動合乎
禮者能之得之而無逆如湯武之征誅失之而無咎
如文王之服事失之謂勿取也此唯心存于敬者能
之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此天人交贊之會故曰
時與孟子唯此時爲然義同勢而有成功不虛假也
費而不亡賞不告屈也此唯事當其可者能之施而
不拂其經成而適中乎權久而不變此唯以義制事

者能之
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
之事不知困達之謀盧文弨曰惠云謀宋本作誄古通用疑此五者未可以
動大事
補注不知所取之量則無以裕後不知所施之度則
無以圖功不知動靜之時則應事乖不知吉凶之事
則修悖亂不知困達之誄則無以致屈伸往來之用
取謂取人國量則其量百世其量十世之量施謂措
置度猶方也動則宜顯靜則宜晦吉則宜從凶則宜

窘困窮也達通也未可以動大事動則自取滅亡矣恃名不久句恃功不立句虛願不至句妄爲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

補注恃掩飾之名必露其情故不久如五霸假之之類恃戰勝之功必屈于力故不立如共工氏防泉氏是已願奢而不勇於行故曰虛願不至謂無濟于事也世無桀紂而舉事者是曰妄爲夏之武觀殷之姚妊周之管蔡皆是也不祥則災必及其身敬而服修德而民自化也欲而得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奪而得以兵取也爭而克則所殺過當矣其下動而上資其力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晉文所爲是已

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愼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道也

補注內事國事也文而和有文德而和衷也外事軍事也武而義有武功而合義也形與刑同其刑軍刑也愼順也順而殺則就死無怨其政軍政也直而公則奉法有常本之以禮順天理也動之以時法天道也正之以度以身爲度也師之以法師出以律也成之以仁以仁安人也夫是之謂武紀

銓法解第六十九

說文稱銓也銓衡也廣雅稱謂之銓此蓋周一代銓選之法雜見於簡冊者首尾疑有脫落三不遠三不近似是中腹文字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祇德親同三不遠也讒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慈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信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慮泄事敗是爲好害三不畜也盧文弨曰掬當與播同

補注敬謀則有成祇德則日新親同則有輔三者皆國之典型不遠謂當親密也讒讒則內疏故自亂聽諛則志滿故自欺近慈則習於凶險故自惡三者國之賊害不近謂當斥逐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此殺妻求將烹子食君之輩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此謂朋黨之徒始則相愛繼則相傾流毒家國卒致寇戎也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慮泄事敗是爲好害如漢之

陳蕃唐之王涯是已此皆無益於國故不畜

器服解第七十

此篇題曰器服而器有明器用器食器車器諸名服則縩綾縞冠等類是也篇中脫誤甚多不可句解但能字釋今姑依類求之而已

明器因通作茵外有三疲當作皮二用器服數犢即素當作獨四相說文惙也棓禁豐一觴天當作矢韋獨食器甒匾當作匜膏侯屑侯射器欒鉞琫參冠一竿皆素獨二丸弇茨菜胎五昔昔與腊通裹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獨巾玄縩綾縞冠素紕玄冠

組武卷組纓象口口填絺紳帶象玦朱極韋素獨簟篇捍次車羔冒口純載柱綫喪勤羔當作羊冒通作墨純當作緣柱當作軑綫當作棧焚纓一給器因名有三幾玄菌當作茵褭裹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玄冢玄純

補注釋名鞄因也鞄茵通一作裀三皮虎皮鹿皮豹皮也數犢犢與韇韇通蓋藏弓之函以牛皮爲之故其字或从牛或从革或从皮也廣雅棓杖也淮南詮言訓有桃棓許愼注棓大杖桃木爲之然此字敘于禁豐之上當通作部部甒也禁即禮器士大夫捨禁之禁禁如方案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豐爵爵也射禮所用豐滿也寓滿則覆之義矣以豪牛爲鐵曰觴矢豪牛見穆天子傳字彙補云觴音義未詳見汲冢周書衡疑觴或觴字之誤故與禁豐連敘韋獨弓韜也獨與韇通故曰韋獨韋皮也少儀弓則以左手屈韇執柎注韇弓衣也又明堂位載弧韇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韇又儀禮既夕有韇注韇弓衣也以緇布爲之甒罌也禮器君尊瓦甒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儀禮士冠禮側尊一甒醴疏甒爲酒器中寬

下直上銳平底方言甖周魏之間謂之甒匜盥器膏侯即梓人之歐侯膏謂鹿豕之屬或曰膏者墠之訛也說文墠射臬也從土單聲讀若準周官司農注侯者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鵠謂之鵠著于侯中是也屑侯侯考鉍即琕說文佩刀下飾天子以玉前漢王莽傳瑒琫瑒琕注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琕琫音薛當與鞢字通琕也琕从玉故琫亦从玉參冠緇冠也緇亦作繰廣雅繰謂之縿禮檀弓縿幕注縿縿也縿讀如綃然則縿冠者以縿爲冠縿

猶純也竿謂之筲見爾雅釋器竿居案切衣架也素獨二丸卽上文數犢韋獨也獨與韇通考工記輈人注有衣謂之韇韇韜也葢以皮爲之故謂之韋獨以其不繪畫故謂之素獨也其又轉爲櫝者儀禮士喪禮筮者東面抽上韇注韇藏筴之器也士喪禮注同葢其器以牛皮爲之故周書以犢代韇也廣雅敝斁矢藏也儀禮士冠禮注藏弓矢者謂之韇丸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或謂之櫝丸鄭風抑釋捆忌傳捆所以覆矢馬融注捆櫝丸葢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執冰

而踞賈逵注冰櫝丸葢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故此言素獨二丸也弁焚疑食器焚音燔器之口小中寬者曰弁菜旨蓄牛與羊魚聶而切之爲膾昔與腊通釋名腊乾昔也五昔者魚腊麋腊豕腊之類纁說文綫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爾雅釋器三染謂之纁纁裏猶言黃裏衣內曰裏案纁裏與桃枝連文者謂以綫絳色或絹或布爲席簟底襯故曰裏也桃枝蔑席也書顧命蔑席注桃枝竹也周禮春官司几筵加次席黼純注次席桃枝席牀之小者曰獨坐席之小者曰素獨素亦竹也蒲簟席者說文簟竹席也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筵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越蒲屬祭天之車翦蒲爲席也蒲席葢卽顧命之底席公食大夫禮有蒲筵筵亦席也素斧斧猶黼也青與白謂之黼巾者用以覆物廣雅帗帕帥帨幣幦幏巾也天謂之元績書也綾縿之垂也見玉藻緇布冠績綾注縞冠子姓之冠也緇之精者曰縞紕飾也素紕無文采也禮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紕緣邊也讀如埤益之埤

雜記紕以爵韋注在旁曰紕元冠天子諸侯士通用之冠也其等以朱組纓丹組纓綦組纓別之組說文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武所以束卷同絲說文紘冠卷也纓冠系也逸雅纓頸也自上而繫於頸也象象牙佩飾也瑱他甸切說文以玉充耳也詩鄘風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衛風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絺細葛也紳大帶也象玦射者所用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內則所謂右佩玦是也亦謂之韘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

巨指或作韘詩衛風佩韘傳韘玦也鄭射禮祖決遂
鄭注決猶閪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閪
體也庶物異名疏曰詩云童子佩韘鄭氏曰沓也即
大射所謂朱極三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
指將指無名指也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周
書器服有朱極韋則此名久矣衡案射臂沓是韜韝
與拾捍同非韘也一著右手一著左臂宜辨素獨簟
見士廣雅箭箴也捍即內則右佩捍之捍注捍拾也
言可以捍弦也詩小雅車攻篇決拾既倨毛傳決鉤

弦也拾遂也周禮繕人掌抉拾鄭衆云拾謂韝扞也
鄉射禮注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
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次車
次輜謂象輜革輜羊羊車也見考工記注羊善也冒
有罍音疑即罍車也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輓車
也左傳使輓車逆之注輓車兵車名載大車也易曰
大車以載軏紡車也通俗文云繅車曰軏或曰柱當
作任亦大車也詩曰我任我輦棧棧車也詩曰有棧
之車周禮巾車士乘棧考工記棧車欲弇喪車也

木車蒲蔽大穊尾橐疏飾之類勤役車也役有勤苦
之義詩曰役車其休巾車庶人乘役車焚縪焚說文
本作樊樊讀如槃周禮巾車玉輅錫樊纓金輅鉤樊
纓象輅朱樊纓注槃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
元謂纓今馬鞅三就未詳元茵當作元茵繡裏桃枝
獨蒲席見士素布獨巾蓋用以冪尊彝者禮器犧尊
疏布鼏鼏即冪覆尊巾也元象象與祿通說文飾也
玉篇首飾也漢書外戚傳祿飾顏注盛飾也一曰首
飾在兩耳後刻鏤爲之詩衛風象服是宜傳云象服

尊者所以爲飾正義以爲象骨飾服純緣也雜記純
以素注在下曰純上喪禮緇純注飾衣曰純爾雅緣
謂之純注衣緣飾也

周書序

此斬周書既成因作序以係於末蓋倣百篇書序爲
之覩於序太子晉曰侵我王略玩一我字則作序者
定爲周史而非晉史氏矣
晉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宏道以弼無道作度訓
補注文王服事之忠千古如見度訓一作蓋直欲格

君心之非矣上下有等則不踰分不踰分則不爲亂
紂雖無道可不至失天下文之心如是而已
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
補注民習于惡故不知極極中也文王憂之詔以惠
迪從逆之義
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盧文弨曰舊作冒常訛案此六字中脫二字衡案當是民無常性四字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盧文弨曰惠和舊作意和訛案左氏傳云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正與此文同今改正衡案文王惠和句化服之上疑脫民字
補注常典常也夫其性則爲迷民矣文王懲紂之虐
民亦從之故兢兢以四徵六極八政九德爲訓

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脩仁明耻示教作文酌
補注民之無良由無耻也酌有斟酌之義此篇文義
甚晦與西伯脩仁之說不甚符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
補注紂不愛民故民失業不力田思逢年古無是理
備荒之策唯聖人能勤本務故豐不忘歉
文王立楊本作五祀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
稱

補注文王之時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東有商紂故化
行之始莫先於南戎疑此篇非王者之師然用兵之
道在乎應天順人不係乎臨敵應變也美男破老美
女破舌等語非必用以誘人抑且因以自戒孔子曰
好謀而成謀可不用乎採薇命將視同兒戲烏乎可
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
補注此篇尤用武之經非特仁人之言其言藹如也
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盧文弨曰所脫疑不止一字俗本作文王非

補注此序王上空一字則此三篇蓋不知作於何王
之世矣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盧文弨曰穆王當作文王豈穆考亦可稱穆王歟此下有脫簡詩正義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當在此
補注文王之德宜不遭大荒矣然堯憂水湯憂旱雖
以聖人不能免也所恃者有備耳嗚呼羑里則人爲
之也大荒則天爲之也文之德至矣文之遇果何如
哉
□□□□□□□□□□□□□□□□□□□□□□

□□□□□作九開

補注此脫程典程寤秦陰九政諸序案程典篇云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即以當程典篇序可程寤秦陰九政九開俱亡程寤因拜吉夢而作秦陰則泰陰也蓋推歲穰歲惡之書九征則司馬九伐是已九開蓋以九類者如九過九禁九教九利之說今其書不傳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難去聲）

補注劉法以軍政治庶邦也紂之時刑罰不中庶邦化之故文王論常典以匡正其謬誤此篇亡

文王卿士諮發敎禁戒作文開

補注諮念也告也謀也文王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是其卿士諮發之證開啟也此篇亡

維美公命于文王脩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難去聲）

補注此當作於命爲方伯之時故曰維美公命于文王謀商難者謀免商難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此脩身觀天之證此篇亡

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

補注此戒奢之義繁害者繁則有害也其目有八故曰八繁是篇亡

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難去聲）

補注是篇詞明義正俱格言其不可解者則中有脫誤故也紂自囚文之後無日不以周爲念文雖小心服事而猶恐罹纖子禍

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

補注大開乃不全之文疑與九開相表裏小開後半有脫落二篇皆懼禍之作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

補注是篇首題文王告夢二字因太姒有吉夢恐後嗣無德無以召祥也篇中利維生痛等語民情如睹而後儒乃謂稍知道者所不言豈通論哉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

補注文王自儉而富民蓋欲以家法裕後也無食則亡夏箴之言至矣故深以爲戒

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補注篇中以德爲本數語挈柔武之要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

補注忌商畏商之虐也大開武言人事小開武明天道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盧文弨曰評疑訓之誤

補注信義仁三者國之寶也故武周兢兢言之典常也欲子孫世守之義

商謀敬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

補注閱此知商周之勢不兩立久矣周不伐商商必滅周武豈好爲牧野之陳乎謀于酆告文王也

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

補注兵危事也紂强敵也恐懼之懷至形夢寐其所以必遲之十三年者職是故哉

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

補注武順一篇兵制與周禮不同蓋猶周家習用先代之成法也武穆有脫誤義亦不顯

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口衆作和寤武寤二篇

補注二篇足見武周堂堂正正之師神人允順王克配天洵非虛語

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

補注此親見商周鼎革之事而作者故所序歷歷

武王既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作大聚

補注爲之訓範下當有作大匡文政二篇七字大聚則惠農通商之義

□□□□□□□□□□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

補注空方十一字乃序作世俘之義案世俘篇云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即序義箕子篇亡蓋就封朝鮮之文也俾民辟寧之以王有脫誤

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施下空方疑是惠字

補注考德誤篇內作耆德指商室舊臣言位以官迪簡之義也此篇亡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補注商紂不能如商先哲王之顯我西土而昏憂天

下皆商諸侯所知也故申告之周時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而孟津來會者八百其外九百餘國皆商諸侯也

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補注此篇史公采入周紀蓋抄變其詞非周書原文

武王有疾□□□□□□□□□

補注此序作武儆之義也空方當是命周公立小子誦作武儆十字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補注五權俱經國之要已開姬公周禮之先

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息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

補注成成王也開啟也成開猶文開開武也蓋公以師保之職告道成王者商孽武庚也

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

補注武王度于前周公營于後聖人創建非敢苟焉已也

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補注此訓大門宗子勢臣咸獻言于王所以輔成王毋爲媚夫食蓋也

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質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

補注此訓王以體羣臣之事而因以儆王也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

補注以中氣定十二月較唐堯以閏月定四時又加密矣

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補注此占驗休咎之始後世農家月令之嚆矢也

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補注此篇亡盧本補以呂氏十二紀首失之

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法盧文弨曰舊鈔作啟訛

補注後代諡法原本於此篇中前後訛錯信如盧氏兩排之說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

補注此即小戴明堂位前半所採也

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

補注此因嘗麥之後命大正正刑書以爲國典蓋有感於商紂之虐並武庚三叔之畔也故舉蚩尤武觀

爲戒

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

補注五則智仁義德武也盧文弨曰五則疑當作五明葢以篇內有五者昌于國曰明之語

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

補注語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又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非觀察烏足以知之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補注此篇膾炙人世久矣世無張茂先誰作博物志

篇中名物方國閱者宜悉心考之

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祖祭公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祖祭公舊作祭祖誤盧文弨曰某當於謀同

補注篇中格言正論不愧典型當與左傳祈昭之諫並傳

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

補注此穆王晚年自悔之作較之衛武公九十箴警於國九爲悚惕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

補注職方氏見周禮夏官葢穆王抄錄以備省方之典者或曰王化雖弛指商紂也天命方永指周初得天下也四夷八蠻攸尊王政卽所謂通道於九夷八蠻也此篇當係於武王時亦通

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

補注此老成金石之論可與桑柔諸篇並垂不朽

晉侯尙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太子晉空方疑是思字

補注叔向晉之賢臣師曠周之罪人也平公聽師曠之言而不反侵地宜其有疾如蠱哉序言晉侯尙力侵我王略周史葢慨乎言之

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作王佩

補注此丹書十七章之遺世無太公其作於老子乎

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

補注南巢之放非湯意也葢桀奔南巢而湯因安置之故謂之放觀於此篇所載湯讓桀事則武王太白之懸信不誣矣不然一讓一誅事理懸絕序周書者

何不爲武王諱而偏以令名諛成湯也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爲邦愼政在徵作周祝

補注亦典亦誥亦古亦韻徵乎徵乎以水投水妙又須以妙解解之毋庸作河漢也

武以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

補注二語直括千古用兵之要甚矣武不可無紀也

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作銓法

補注官人之法治世常嚴亂世常疲不愼故也

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盧文弨曰明本一作民

補注此篇脫失多矣然正其訛字猶可解其六七

周道於乎大備於音烏一作於是乎大備

補注於乎嘆辭此作序者於序畢之後因以贊美周書也

卷二十二終

揚州萬有書局

卷末

補遺 一

捏寤月令證法已補入諸解篇末又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據御覽玉海補入文傳解白虎黑文舊缺黑文二字據鄭志詩釋文補入王會解茲不復載

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楊慎曰此句當仍云不祥羣臣不用禮義敎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

管子任法引周書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戰國魏策任章引周書困學紀聞曰此豈蘇秦所謂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言皆出於此

朱子云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萬希槐曰韓非喻老篇同衛案喻老只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二語喻老并未明引周書而韓非說林所引周書四語乃與此同語并見老子欲取作欲奪倘有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六語疑亦本周書如綿綿不絕諸書所引各有詳略不同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韓非說林引周書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慎言篇引周書此願似太子晉解中語又漢書鼂錯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與此小異其引作傳曰者傳曰猶語曰古人引書之通稱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呂氏慎大覽引周書案此二句卽尹佚對成王語見淮南道應訓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

補遺 二

呂氏適威篇引周書高誘注周書周公所作畜好衡案周書乃周一代之書誘以爲周公所作誤矣淮南道應訓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之何其無懼也案善之二句與呂氏所引周書同則道應所述當是周書全文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賈子君道引周書亶亶文子道原篇作坦坦淮南原道訓云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覽冥訓引周書高誘曰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

淮南氾論引周書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衡案上言下言以次第說上用下用指人說下謂百姓上謂君

子上言者常天經地誼萬古爲昭故爲上言下言者權反經合道一時之用故爲下言又韓非說林引周書下言而上用者惑也似當在此四語下

欲起無先

史記楚世家引周書

必參而伍之

史記蒙恬傳引周書索隱曰參謂三鄉五卽五大夫

欲三五更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史記貨殖傳引周書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漢書荆燕吳三王傳贊有此二語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衡案此八字已見史記吳王濞列傳

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漢書蕭何傳引周書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相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衡案此語見漢書沈淑經玩誤以爲史記又史記張耳陳

餘列傳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子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解出國語衡案漢書張耳陳餘傳亦有此八字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漢書陳湯傳谷永引周書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

衡案王嘉傳云記善忘過又曰記人之功忽於小過皆本此

呂左道事君者誅

漢書王商傳引周書

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 賈子春秋連語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四語與此仿佛

後漢書楊賜傳引周書案楊賜傳前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爲尙書此引作周書所以別乎尙書也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引周書案此二語始於晏子春秋引諺見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見六代論注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均有此二語

士分民之祿均分以祿之

說文一篇祿字引逸周書錢坫曰此逸周書見墨子士字作言此與算字同用衡案均分以祿之今逸周書本典解作均分以利之士分民之祿句今本無錢氏以爲墨子今檢墨子亦無

朕實不明以侇伯父

說文八篇侇字引逸周書案朕實不明四字見大戒解而本典解另有今朕不知故問伯父二語益許氏抄變其辭而約言之歟否則當爲闕篇中逸文故錄之

味辛而不烈

說文十篇爆字引逸周書段玉裁曰逸字衍當刪九經字樣引無逸字可證周書蓋七十一篇之周書今本未見有此句呂覽本味篇曰辛而不烈周書作不爆字異義同衡案段氏據九經字樣以爲當衍逸字今檢說文所引周書逸周書甚分晰若衍去逸字則與尙書混矣

竘匠

說文十篇竘建也一曰匠也從立句聲讀若鬻逸周書有竘匠段玉裁曰蓋謂周書七十一篇也竘匠之文侯考

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泥

博物志引周書盧文弨以爲王會脫文是也丹鉛總錄卷十一引逸周書曰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又管城碩記卷十八引逸周書曰火浣布必投諸火出火振之皓然疑乎雪焉案博物志所引周書甚多是必親見當

日周書原本若楊氏徐氏所引則與列子湯問篇相近

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則割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割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則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伕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二引周書

春爲牡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六月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牝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

五行大義卷四引周書太平御覽三百一陣部引春爲牝陣作牝陣六月爲圓陣作季夏圓陣秋爲牝陣作牝陣末句下有是爲五陣四字　月令輯要引同御覽唯無是爲五陣四字而春爲牝陣上有兵凡有五陣五字

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甚當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深丈餘五大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太公曰車騎無跡謂之變乃使人持弱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伯次雨師武王問太公竝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

五行大義卷五引周書案舊唐書禮儀志引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五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

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

隋書字文愷傳引周書明堂

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注曰縷繩甲不以組

初學記武部甲引逸周書並注御覽三百五十五引周書同無注惠定宇左傳補注三引作甲不纓縢衡案禮少儀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鄭注組縢以組飾之及紿帶也惠引作甲不似可據

黃帝始烝穀爲飯

初學記飯部引周書

黃帝始烝穀爲弗

初學記粟部引周書御覽八百五十九引同

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初學記明堂部引周書藝文類聚三十八引無亦曰太室四字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與此小異

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初學記五穀部引周書御覽八百三十七引粟居西方作北方而脫菽居北方四字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

藝文類聚帝王部引周書又百穀部引爲耜上有破木二字初學記帝王部引周書神農之時至作陶冶斤斧同御覽卷一卷八百三十二八百三十三八百七十三引此條互有詳略其八百四十所引與藝文百穀部同

秦吏趙訊之私恨告國民朱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藝文類聚菜部引周書此當入瑣語

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周書疑是漢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文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强梁好武侵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得免於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且與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周書案雜書靈准聽亦有此文

帝王作商王且與作但與

黃帝始穿井

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周書案初學記地部引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下注云周

書黃帝始穿井

微子開者紂之兄也紂不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湎于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失爲始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爲象牀彼爲玉牀則思遠方珍異之物而御之矣爲人臣者諫不聽則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紂怒剖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後周武王滅紂封之於朱其地則魏齊楚之分

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引周書案此似大傳文故末句有其地則魏齊楚之分

明堂方百一十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也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又顏師古明堂議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

成王將加元服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周書案零陵之名起於後世疑所引有誤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劒捐笏以示無仇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周書

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周書又四百九十引周書

太公望忽然曰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大事不成藝文類聚人部引周書曰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案所引俱不如此條詳備又六韜軍勢篇云智與衆同非國師也則此條出太公無疑

甘食美衣使長貧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七引周書

葛小人得其葉以爲羹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以爲君子朝廷夏服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周書

魚龍成則藪句　澤竭則蓮藕掘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周書邵氏爾雅正義卷十四引逸周書藪澤竭則蓮藕掘也誤

武王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文選王融曲水詩序革宋受天注引周書曰武王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案我聞古商先王云云見商誓解則所引武王膺受大命十二字疑是商誓其周卽命下空方之缺文梁氏曜北謂是克殷解脫文

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

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不改三辰而九星仰止李善注引周書

君憂臣勞主辱臣死

文選潘岳閑中詩主憂臣勞李善注引周書案此二語見越語又見范睢列傳

美爲士者飛鳥歸之蔽于天魚鼈歸之沸于淵

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潛魚擇淵高鳥侯柯李善注引周書

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

唐六典引周書案此乃湯祝解中脫文亦見書大傳

諸書誤引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邱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前暉後光李善注引周書案周書不應有孔子曰此乃書大傳之文

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藝文類聚舟部引周書案藝文狐部引周書成王時青邱獻九尾狐車部引周書王會成王時白州獻比閭鳥部引周書成王時茜梧獻翡翠獻部引周書成王時不屠獻青熊此於越獻舟乃竹書紀年中語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逸周書案此約竹書紀年成文非周書也

周公三捷伯禽往見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橘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觀之而伯禽往見橘梓明日朝伯禽俯

而趨周公迎而撫之曰汝安見君子哉

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引周書案此是伏生大傳非周書也

五湖元唐鉅野澤

廣博物志卷四十三引周書案此七字見尚書大傳

西海魚骨魚幹魚脇北海魚釗魚石出填擊閒河魭江鱣鉅定贏濟中贍諸孟諸靈龜大都鱣魚魚刀咸會於中國

廣博物志四十九引周書案此俱見尚書大傳

濟中贍諸

方以智通雅云蟾蜍一作贍諸王會濟中贍諸案濟中贍諸見尚書大傳玉海類次於王會之後方君未及細檢故誤以爲王會矣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經義考引呂氏春秋以爲逸書案呂氏恃君覽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有此語未嘗云出周書也語亦載說苑至公篇與呂氏異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

山海經大荒西經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璞注引周書郝懿行曰疑當爲漢書之訛天文志云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其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天竹

山海經海內經天毒郭注天毒卽天竺國吳任臣曰天毒漢書作天竺汲冢周書作天竹衡案天竹二字

不載汲冢周書檢尚書微子篇有天毒降災荒殷邦語天毒史記宋世家作天篤惠定宇曰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用據此則吳氏所引豈以周書微子誤爲逸周書乎失之

命榜人

何義門曰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見困學紀聞集證卷五衡案此係子虛賦榜人歌下注張揖又云榜人蓋船長也其所云月令者謂小戴月令也禮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今月令令漁師爲

榜人也据淮南時則訓令滂人入材葦滂榜通榜又通作舫說文舫字引明堂月令舫人習水者然則榜人滂人漁師船長一也何氏以爲周書月令失之知大文者冠鵸

格致鏡原鳥部引作逸周書爾雅正義卷十八引同蓋俱誤以禮記爲逸周書也案說文鳥部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耑聲禮記知天文者冠鵸錢坫說文解字斠詮曰應是逸周書其說亦誤郝晉涵爾雅正義曰今禮記無此文段玉裁曰引禮記者漢志百三十

一篇中語也獨斷曰建華冠形制似緩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鄭子臧聚鵸冠前圓此則是也司馬彪輿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句莊子鵸一作述然者述者鵸之省毛傳適述也古音同也說苑知天道冠鉢知地道者履蹻則又假鉢蹻爲鵸句字衡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知天文者冠鵸爲逸禮記成王時封人獻鄫鄫者趨而喙長

陳元龍格致鏡原水族引周書王會徐應秋談薈卷二十六亦引然未見出處俟考

附錄諸書引今文泰誓不錄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

管子兵法引大度之書房注謂大陳法度之書衡案大度似是書篇名

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左傳文十八年太史克引周公制禮慈谿陳煒經傳釋義曰案周語單子引周制晉語子餘引禮志與史克所引周禮蓋一類之書

克所引周禮蓋一類之書

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左傳文十八年太史克引誓命杜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

聖作則

左傳昭六年叔向引書杜預曰逸書也衡案說命有明哲實作則

有亡荒閻

左傳昭七年引周文王之法杜注荒大也閻寬也有亡人當大寬其衆衡案此傳下文又引僕區之法杜

注僕臣刑書名則周文王之法當亦刑書蓋即漢志
周法九篇之文故第曰法而不著篇名
列樹以表道立郵食以守路國有郊牧邑有寓望藪有圃
草澤有林池所以禁火也
周語引周制韋注制法也衡案語意與逸書近蓋文
傳大聚之類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
司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
詰姦慝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餼

廩人獻飧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周語引周之秩官韋注秩官周常官篇名
懷與安寶疚大事
晉語引西方之書韋注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
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衡案韋說則西方之書即周
書矣猶左傳所謂文王之法也
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墨子尚賢中引距年又尚賢下引竪年晞夫聖武知
人以屏輔而身與此語義同案竪年即距年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
佚也維擇使治天均
墨子尚同中引相年案相當作距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墨子明鬼引禽艾又呂氏春秋報更曰此書之所謂
德幾無小者也畢校曰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
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衡案
禽艾是書名世俘解之艾是國名迥不相涉
紳之束之

韓非外儲說引書
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韓非外儲說引書
七正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引書
特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商鞅傳引書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史記蔡澤傳引書

先其算命

漢書歷律志引書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三日曰朏

漢書歷律志引古文月采篇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衡案月之光采有何可說顏蓋以意測月采之義而非得之目驗也月采當卽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之義書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曰朏則又誤以月采爲月令矣案今本月令篇全亡止

御覽所引改火數語耳

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文選張衡思玄賦譬臨河而無航注引周書陰符

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發簏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魚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蚑蜚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當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反王子於后

文選張衡思玄賦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李注引古文周書案其解義似是師春瑣語之類

好用小善不得眞賢也

文選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抽揚小善李善注引周書陰符

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初學記人事部引周書陰符○案周末先秦兩漢及經疏所徵引者不勝枚舉茲先就見聞所及錄之以見一斑其有以恃德者昌諸語爲逸周書者恐不足據以所引但言書并不言周書也

昔胡君應麟有注竹書紀年逸周書穆天子傳之願見所著筆叢子于嘉慶癸酉刊紀年今周書又卒業惟瑣大子傳尙未暇考覈未知他日能成此志否道光五年小暑日衡又識

卷末終